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緣起

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三項與《四庫全書》有關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相繼在中國啟動。本《四庫禁燬書叢刊》是緊接《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之後開始編纂的。三項工程以其耗資的巨大，投入力量的驚人，而成為中國文化建設中的一件大事，其將產生的豐碩成果和影響無疑將載入史册。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著作大國，兩千多年來典册如林，汗牛充棟。據歷代各種書目的不完全統計，從漢朝到清朝，共印行古籍一八一七〇〇多部(種)，含二三六七〇〇〇多卷，僅清朝就佔其中的大半。加上沒有印行、不及流傳和沒有列入書目的古籍，實際上遠遠超過此數。這是我們祖先的文化知識最寶貴的積累和他們的精神智慧最鮮明的表現。它們所包含的思想内容，是很豐富而深刻的。它們在天壤間幸存并得以流傳，是一個長期且非常艱辛的過程。除價值不高被自然淘汰和保存手段薄弱被蝕損、自生自滅外，還飽受天災和兵火的摧殘，更嚴重的是多次遭到政治上大規模的禁燬。

政治上禁燬，是書籍的内容或作者與當時專制朝廷的統治以及忌諱發生矛盾的結果。戰國秦孝公時商鞅採取法家的治國方法，焚燒《詩》《書》而表彰法令，開中國古代禁燬書的先河。秦始皇時，丞相李斯主持盡焚秦史以外的六國史書與民間收藏的《詩》《書》等，是古代典籍的第一次大厄。秦以後歷代斷斷續續地實行過禁書措施。入明以後，禁燬書籍步入一個新階段：從西漢獨尊儒術後，明太祖第一次删節儒家經典《孟子》，印行《孟子節文》；明廷因政治原因或其他細故殺害不少文士，被殺害者的著作牽連被禁；終明一代的禁書事件頻繁發生，持續不斷。這是封建專制制度的進一步强化在文化思想上的表現。

更大規模的禁燬書籍發生在清乾隆年間。乾隆帝在即位初，曾頒布諭旨徵書，其出發點是遵循『稽古右文』，『崇儒立道』，『聿資治理』，『垂範方來』的傳統，要求充實内庫庋藏。隨着辦理徵書拖延三十餘年之久，乾隆遭遇的政治矛盾日益增多，瞭解各種著述情況更加深入，積累統治經驗亦更加豐富，因而他的思想隨之發生變化。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他下令開館纂修《四庫全書》，『假右文稽古之名，行剗除嫌忌之實』(歷史學家黄雲眉語)，標榜文治，寓禁於徵，即利用纂修《四庫全書》之名，在全國範圍内廣泛徵調圖書，進行嚴格審查，有删改，有抽燬，有全燬，對

收藏禁書者嚴懲不貸。這些措施，首先主要針對書中記述明清兩代為滿族統治者所嫌惡諱言之事，鼓吹反清民族觀念，觸犯封建禮制，違反程朱理學的內容，因書而嚴懲作者及其子嗣，甚至追究已故的作者，掘墓戮尸，懲辦後人；其次，即對作者，因人廢言，認為作者犯上，則不問其言有無不當，均加以燬棄，以將某一作者言論全部清除淨盡而始快。在這個過程中，皇上的督催，督撫的操持，府縣的經辦，教職佐雜的奔走查訪，舉國側目而視，上下告訐成風。在查獲確有反清内容的著作及其作者的同時，其他不少禁燬案件不免捕風捉影，深文周納，小題大做，寧濫勿縱，頻頻製造多起慘無人道的文字獄，據不完全統計，在近二十年中，全燬書二千四百多種，抽燬書四百多種，共約三千種，删改書無法計算，禁燬書籍總數在十萬部以上，因懼禍而私自燬棄者尚不在其內，銷燬版片八萬余塊，殺害士人和其他無辜者以及懲辦親屬均難以計數。

四庫禁燬書是纂修《四庫全書》期間被抽燬和全燬的書籍，其中以集部書佔多數。集部有某個時代或某個地區一些作者的總集，更多的是某個作者，包括一些文學派别創始人的别集、有成就的文學家和當時政治、軍事、財經、文化等重要代表人物的别集，著名風骨亮節人士的别集，如南明史專家朱希祖先生所説：『凡南明殉節之臣，其文集往往入於禁書之列。』其中有不少煊赫一時的文人學者，他們的著作有許多實屬中國文化的精品。其次是史部的書籍。史部書禁燬的重點，集中在關於遼事（入關前滿漢關係）和南明史的著作。目的是企圖抹殺、燬滅、篡改這些歷史事實。涉及到各種明人私撰或官修明史的著作的禁燬也很慘酷。一些地方志亦被殃及，甚至根據雍正諭旨頒行全國、以便人人觀覽知悉的《大義覺迷録》，都成了禁書。真是所謂『於先朝手澤，祖宗事實，尚可任意存廢，何論其餘？』（歷史學家孟森語）。地方志等遭禁燬，最清楚地反映出禁燬面的廣泛、擴大化。經部、子部和叢書中的一些書籍，在禁燬狂潮中亦未能幸免。

禁燬給典籍造成了嚴重後果。大量有價值的著作從此絶迹。但是在嚴酷的禁燬之下仍有許多優秀的典籍通過各種方式得以存留，或者是無意中幸免於難，或者是冒着殺頭抄家的危險有意藏匿。總之有一部分禁燬書幸存到今。

幸存的禁燬書以其自身含有的歷史真實性和傳統文化精華，唤起人們的良知本能。乾隆以後，抗清起義風起雲涌，外國侵略紛至沓來，國勢日衰，朝廷多事，文網自然趨於疏弛，一些禁燬書於是稍加删削掩飾，甚至以本來面目單行或編入叢書行世。入民國後，這一進程在政治上已没有什麽限制，可以更寬鬆地進行。這當然是很可喜的事情。

但是劫後幸存的禁燬書，每種書存世的數量都很少，且絶大多數是善本，甚至是孤本。它們都處在瀕臨滅絶的狀態。少數單印或編入叢書行世，對於拯救旦夕瀕危的全部禁燬書來説，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唯一的辦法，只有輯印全部迄今幸存的禁燬書。儘管學術界認識傳統文化的這塊瑰寶，不少學者也積極從事禁燬書籍研究和禁燬書目編刊，但是，印行全部幸存禁燬書工程的艱巨性，決定了這項工程尚無人敢於承擔。這種狀況持續達兩個世紀。在這期間，可能又有禁燬書散佚，但已無法查清。

直至一九七七年，我國臺灣偉文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才首次完全以禁燬書為收録對象，印行《清代禁燬書叢刊》。這應該成為一個良好的開端。但因兩岸隔絶，本省書源不足，今所見到的偉文啟動的工程僅出書少數種即告中輟，續刊或猶有待。

相對而言，完成這樣的工程，中國大陸的學術、文化界具備應有的主、客觀條件多一些。幾年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單位的幾位中青年圖書館工作者、學者提出編纂、出版現存禁燬書的設想。北京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的一些同仁、學者踴躍響應、參加。他們通過各種渠道摸底調查，綜計還有一千五百種左右的禁燬書存世，這些書收藏既分散，又相對集中，分散在全國各地各圖書館（室）、各單位和私人手中，少數大圖書館收藏較多。他們在艱難竭蹶之中，得到北京川山技貿總公司從資金方面給予的大力支持，決心實現自己的設想，把禁燬書從四面八方匯集起來，編輯成册，定名《四庫禁燬書叢刊》，分期影印面世。於是以這些圖書館工作者、學者為基本隊伍，邀約中央民族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單位的一些文史專家、學者組成編纂委員會及其工作委員會并所屬各部，聘請學術顧問，廣泛徵求意見，積極開展工作。

編印《四庫禁燬書叢刊》具有巨大的科學意義。《四庫全書》不全，是衆所周知的。其大量的書只著録在存目中，僅保留目録。如果加上存目各書，當時的典籍亦非齊全。因大量的禁燬書是從根本上被排斥的，如果没有禁燬書，會在當時文獻的全貌上留下一片很大的空白。《四庫禁燬書叢刊》首先是為填補這片空白而編印的，它與《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是互相補充的。《四庫禁燬書叢刊》、《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全書》四者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比較清晰地顯露出從當時到清末中國古典文獻的廬山面目。編印《四庫禁燬書叢刊》，也是適應全部保存其存没繫於一綫的禁燬書的需要，採取的最穩妥可靠的方法。現存禁燬書約為禁燬書總數的一半，若再不加搶救，使之繼續亡佚，將來會後悔莫及，實際上是對後人、對歷史的一種犯罪。從這些方面看來，編

印《四庫禁燬書叢刊》在文獻學上無疑有着不可估量的價值，亦是澤福後人的重大舉指。當然，編印還是為了應用，是適應進一步發展學術、開發和利用禁燬書的需要。朱希祖先生說過：『自清乾隆禁燬明季史籍以來，學者欲撰輯南明史者，輒嘆史料之難得。』現存禁燬書將在這方面提供大量罕見史料。實際上，凡研究明清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民族關係、宗教信仰、風土民情等諸多領域的課題，都可以按圖索驥，從現存禁燬書中找到所需要的稀見資料，有力地推動相關課題研究的深人。需要强調指出的是，大量明代和清初的原刻本，保持了著作的原貌，加强了著作的可信度和史料價值。

《四庫禁燬書叢刊》業經報請全國高等學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批準立項，并給予一定的資助。國家新聞出版署、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等也加以指導，因此，工作啟動和進展比較順利。

《四庫禁燬書叢刊》具體地是以姚覲元《清代禁燬書目》、孫殿起《清代禁書知見録》、雷夢辰《清代各省禁書匯考》和陳乃乾《索引式的禁書總録》所著録的圖書為主要收録範圍。它不是清代所有禁書的總匯，不收録乾隆以後的各種禁燬小說、戲曲。這樣就可以避免重複（小說、戲曲另有專業單位編印出版），有利於四庫禁燬書編纂工作的集中。其他有關編纂工作的事項，在凡例中說明。

編成這樣一套大型叢書，極為不易。版本的揀擇，書品的選用，殘缺的處理，都不是輕而易舉的。有的書藏在私人手中或某個小單位中，不見著録，還要尋覓綫索。有的一部書分藏於兩個相距遥遠的圖書館，還要去發現、拼合。有的書殘缺，要盡量尋找同一版本補配。有的書例如《明史鈔略》，是否莊廷鑨《明書》殘本，學術界見仁見智，歷來有不同說法，需要做出判斷。純技術方面、社會關係方面也會碰到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編纂委員會的目標是做得盡量好一些，完滿一些，這就需要編纂委員會及其工作委員會并所屬各部全體人員兢兢業業地工作，臨深履薄，夙興夜寐，以期無負於禁燬書的原作者和當年冒死的收藏者，無負於現在的讀者以及國內外學術文化界，更無負於高明來哲。編纂委員會切望得到國內外學術界、文化界和廣大讀者的批評、指教，以改進工作。編纂委員會全體謹在此致以誠摯的感謝。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一九九七年六月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凡例

一、本叢刊收録清修《四庫全書》所禁燬之圖書。以姚覲元編《清代禁燬書目》、孫殿起輯《清代禁書知見録》、陳乃乾《索引式的禁書總録》和雷夢辰輯《清代各省禁書匯考》所著録之圖書為選收範圍。

二、本叢刊所收録之禁燬書以刻本、活字本、鈔本為主，石印本、鉛印本、影印原刻本酌情收録，點校本不予收録。

三、本叢刊以完整圖書為收録對象。如現存僅有殘本，應視為完整圖書予以收録。存于叢書中的禁燬書，亦應收入本叢刊之内。

四、本叢刊為十六開本，每套三百册，共分十期，擬于三年内編輯出版完畢。

五、本叢刊每期内按《四庫全書》體例，依經、史、子、集四部排列。四部之下不再分類，擬酌按舊例編次，每部下單獨排列序號，如：1、2、3……等。

六、本叢刊所收録之圖書，凡同一著者所著，應盡量在同一期内出版。個別人因所禁圖書太多，一時搜集不全者，可別見他期。

七、本叢刊每册為七百頁左右，每頁收録原書兩頁，原書卷首、卷尾如有空頁擬照原樣復製。

八、本叢刊每册之前均列本册目録，每種禁燬圖書之前均另頁按國家標準著録本書詳細情況。

九、本叢刊全部出齊之後，編纂總目録與總索引一册，俾便于讀者檢用。

經部第一册目次

天蓋樓四書語錄四十六卷

〔清〕呂留良撰　周在延輯

清康熙金陵玉堂刻本

天蓋周在延編次

呂晚村先生四書語錄

金陵玉堂原本
梓行

天蓋樓四書語錄序

天蓋樓四書語錄者晚村先生評選歷科時藝其論辨經義闡明章句之語也先生歿大梁周子龍客蔡次都爲一集以行世按宋儒及勝國薛胡諸先生皆有語錄之刊所以正人心

辨學術也龍客述曰在延聞之吾師人主之治天下未行不以聖人之道治之者也聖人之道見於經其治天下未有不以聖人之經治之者也然夫六經之道備於我夫子之一身夫子者覆生人之器夫子之語言覆六經之器也夫子之後曾子子思孟子皆羽翼夫子治六經之書者也攷經學在西漢立學官議太常掌故置博士弟子或廢或興余讀太史公儒林傳序其終篇雖皆以孔子爲主然當是時治經如董仲舒輩不及四子而

學庸編入禮記中鄭孔言人人殊宋興諸儒始知推崇四子以冠於諸經之上蓋莫盛於朱夫子之書焉章句集註二十六卷而外或問輯略精義問荅語類凡又百餘卷皆以發明章句之義自朱子之書出然後人知四

子之經冠於諸經之上而爲聖賢語論之樞機道德之橐籥焉然余考宋史藝文志當是時非亶學庸未有是正卽論語孟子尚依班固例序爲語類而與朱子之書未合爲一以須於學宮行於天下蓋又莫盛於勝國洪

武取士之制藝與永樂刊序之大全焉自大全之書出夫然後學者欲治各經先治四子之經欲治四子之經先發明四子之理於八股蒙以養正習與性成義霑肌髓言本心術上以此求下以此報理之是非如黑白之

入明鑑也文之輕重如鐵炭之載權衡也材何不周鄒俗何不成康此我國家所以仍其取士之制而不廢然而安於習俗之敝蓋亦已百餘年矣而于今爲甚則何哉一曰大全所采諸家之說自漢歷宋一百五十餘家

大抵以朱子爲宗而牴牾朱子者復不少則所當辨正者一矣二則曰隆萬以後俗師之講章出講章出而朱子之章句被其抹摋矣三則曰俗學之時文出時文出聖賢之道理併語氣受其詆讕割裂無餘矣此三者敝

之綱也雖然畧舉大全之當辨正者如雜舉他家之說與章句合者存之與章句謬者去之釐正一書匡厲學官俾學者有所折衷此猶易爲功焉至俗師之講章束大全而不觀久矣條目中預提出一條目如聖經四節

之預重修身也一節中忽拈一字以串之如中庸思修身節之思字也一章中忽拈一二字以貫之如衣錦章之闇然字也自張寀曰妄生意解箋註紛羅顛倒曲直諸如此類疑誤弘多有俗師之講章因而有俗學之文

字隆萬以前先輩先體貼語氣次發揮理學其所引用入文之字句非出五經次亦取史漢古文也隆萬以後束五經史漢而不觀又久矣初掠禪既襲子至於今竒兎園之冊腐鼠相嚇壞爛而不收空虛而無用孔孟之

書未嘗不在也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得况其意乎朱子之書亦未嘗不在也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解解且不得况其所解之理乎蓋所聞於其師者曰不必也所聞於其父兄曰且亦不暇也

不必亦不暇程效於數十日之間考業於數十葉之內希冀時命苟且一得心術如是人材奚由正報稱如是風俗亦奚由醇此二者之流敝則非人其人火其書不爲功矣經論治天下之道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辭之

不可不正也猶夫非之不可不禁者也夫豈治天下之細故乎哉於是入

國朝以來吾師起而憂之而思所以救之曰其道無他亦即以其所爲科舉之文而論次其所爲文之義曰文如是矣夫子之理不如是也夫子之理

蓋如彼文之理如是矣夫子之語氣不如是也夫子之語氣蓋如彼理如是矣語氣如是矣而所引用入文之字句不出於經史則必區而別之曰此亦俗學所得於俗師之時文之字句而非先輩所得於經史之字句也

先輩之學蓋如彼要而論之有先輩之學自有先輩之文者其勢也有俗師之學自有俗學之文者亦其勢也此流之所以承其源敝之所以日甚也於是專舉朱子章句之說先辨去其俗師俗學之說次辨去其大全某

氏某氏之說又旁舉或問語類他書發明章句之說歸於衆說之一說朱子嘗曰一部論語自頭亦解說不盡於是則又反覆抽繹朱子所未說之說以補足千秋萬世所必說之說而說止矣三十餘年間閱文何啻數十

萬文之去取說之去取也自吾師之說出而天下之文始定自吾師所說之文行而後四書之說始定蓋此數科以來天下之學者翕然望走南陽奉其書如拱璧而吾師固已竭心力於文字之間告無罪於孔孟之世細

書飲格午夜燭暈病息綿惙勤勤不怠書既成而吾師歿矣悲夫在延親侍筆牘謹謹薈蕞初因文以次案其說不見文之多今離文以孤行其說不見說之少刪其繁複節其冗長錄分百卷積葉千餘於乎其心可謂勞

其功可謂勤矣而在延之收輯無遺憾矣於是謀于同人誰可出手作序者曰有虞山錢湘靈先生在龍客則又述日在延侍師久平生論今古文字源流近日所心折者先生一人耳先生序之在延得藉手報吾師于異

日余泫然曰於乎予何敢序晚村哉文章之敝且百餘年賴晚村覺悟一世世既宗之矣不幸而死僞假靈於我夫子而馮儀於有德之在位者入告呂某書應經義較正大。全表裏章句請勑著功令下所司副在朱子之

書左右準是以去取文字掄別人材其俗師俗學則人其人火其書治勿赦審爾經正則民興將天下典起於聖人之學以成三代之治其鏡源澄流正辭禁非之效豈不功高於有宋業茂於勝國哉顧晚村命之矣蓋曩

歲訪余常州道相左也已而以書來曰相慕如吾兩人千載上下固當几席遇之云云於乎晚村竟先我侍諸夫子矣話意几席千載墜言遺札遂爲橋公車過腹痛之約哉因敘能客之逝冠於端書以俟之晚村呂氏浙

之石門人名某字用晦學者不以其名咸稱曰晚村先生

康熙二十三年歲在甲子六月朔旦

虞山同學弟錢陸燦盥手拜書於

金陵之啚湘館時年七十有三

天籟樓四書語錄卷目

天藍樓四書語錄卷目終

孟子下　盡心下

卷之四十六

孟子下　盡心上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一

周在延　編次

大學

大學之道　至　能得

大學自程子更定復得朱子章句。即使原本未必盡合。正以精義縝密入後。是不可易。已後之學者未能篤信而力行之。徒故其敏年賤何曾有從其說而得過者乎。乃陽儒陰釋之徒惡格物之說害己。特為反射。輒以古文石經為蘇。然理卒不可晚也。其後李材敢道大學非聖人書。嗚呼。悖叛至此。大亂之道也。小學大學有地有制。如朱子序中所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朱子序大學二字名目緣起。故云耳。其實此大學字。即指為學之學。乃古昔聖人之法之義。故詳云大人之學。其非地制之大學可知。須知王制大學亦未嘗有此書。但予推論大人為學當如是。亦未嘗為學宮補典故也。講大學闖入地制。便迂泥不切。知有朱子小學之教在。大學之道四字。纔分明。除却俗學異學。即是大學之道。俗學者今之講章時文也。異學者今之陽儒陰釋以講學者是也。首節明列三綱領。時下講章必要歸並為一。後來本末終始都可不必矣。大學無正心義。以其本天也。盡心只可當知至。存心只可當正心。不可以該明新也。盡心非即明德。心所具者乃明德耳。單說心。即本心之學。非聖學也。止至善之事。只附在明新兩綱領上。更無第三項用力處。故止至善只說知不說行。非止至善無行。行即在明新內也。止至善不是無知之至善。謂明明德新民各有極至之則。止至善者。如學聖必孔孟。而爽惠非。所由治法必唐虞三代。而五霸漢唐不足效之謂也。止字帖定至善。至善帖定明新。方是聖人之所謂止。他人懸空說止。未有不向和尚位下討活計矣。

止至善一綱領專主知。故下文急接知止。凌渝安先生講聖經至此。畢。采請曰。八條目中知行並列。第二節單提重知一邊。其意如何。凌先生曰。聖人預知天下後世講心性之學者。必以學問思辨為支離。道外而求內。自立直捷了當之法。懸空想像。一种道理。若有所見。原非真知。其心自以為定靜。而愈見得其能。故於此節提知止為入門下手之要。即中庸告君誠身必先明善也。采舉似先生。先生曰。凌先生之言切矣。賢試道大學畢竟幾綱領。曰。章句以上三句為三綱領。豈別有義乎。曰。若正恐賢信不及有三綱領耳。又當知之。古言之止。

有明明德一綱領耳更無二事安得有三以俗學論之已物對待亦止兩綱領耳何必有三此兩家都信不及者也不知後世學術之壞正在此一綱領上蓋夫江西頓悟是知有明明德而不知明明德之有至善也永嘉事功是知有新民而不知新民之有至善也方知聖人於明新下急著此一綱領喫緊為人處是世學之定盤星指南針若少此一綱領則上兩綱領都無拱依然此一綱領至要如至微最難見故最難信上兩綱領如行車車此一綱領却單重在知至善只是難知知得自然行得行處只在上兩綱領內不消更說如孟子集大成處聖是當聖所同集大成却歸孔子者以其智更高耳故知止一節緊帖定第三句綱領說有此一節則此一綱領已了畢以下八條目只就上兩綱領中條晰次第言之雖止字工夫在其中然知不是此一綱領註脚故知行並列也○異說謂止字皆歸知至善故錯入禪去然亦有不離至善講而僉錯者如不見羅謂知止非懸空知至善之所在而止之也何矣然他日對李恣則曰儒學與禪誠兩宗禪與儒者之心無二體不能止何以能照鑑非空何以能明學可殊方而心之必歸於止而能慮者一也又涂邪正真妄拾一止覺

有退處靜中一切皆如無有如此去得無隨空虛近於禪曰還應得事否曰應處亦不差只不論差不差只一段清虛尚在否曰有時在有時不在曰如此何慮隨空虛近於禪觀此則不但其所謂止字懸空迹至善先懸空其所以懸空者緣他所謂至善解却明新事理而言卽在懸事上議亦只是要隨處尋求此一段清虛便以為止便以為至善只看他不論差與不差五字其不識至善而的係在禪俱狀照然矣要經之所謂至善止在明新事理上求繇苦不淆之極處可故于謂此節止字必要靠實至善說至善必要靠實明新說方有着落○解知止節有混入邪說而不知者皆因知止二字看不分明離却至善而泛言止也上面平列三綱領繇明新二件易見而至善極難說惟知之而後能得之故此說止至善○接口便下知止二字者亦必知止至善自然定靜安慮而得止至善以一止字總括止於至善四字蓋急轉口省文也後來講學者先不通文理如李見羅知止說竟謂知止卽艮止之止無思無為復其寂然不動之本體又謂知止卽知本一派用說只要借幾箇儒家言語字眼在自家亂之術全不顧經傳文義如何故自隆萬以後解知止者亦無不墮入在

闡總只是靜知至善二字此不特道理爲直是文理不通耳講知止得止皆定明確明新皆定至善中間定靜安慮體認註中志心所處處亦講方字字若實皆註中字字實落非極精細人不能依註體貼不差蓋其中義理辨析甚瞭粗心人不肯講究乃妄爲宗旨流倒之說似乎高妙若可解不可解不必有所窮辨審之功而坐斷頓悟復反而爲其難者此書理之終不可復明也○知止能得五者五者各自相因一節中最難清楚處字次第較重又不可傷知一樣語氣最難安頓有字換能字然有意在松亂中多不詳明此節無工夫

指定靜安慮言不是逐節止都無工夫忽然模擬舉子也知止前正有後文致知工人所多不明定上志向靜主心安主所處慮中得字中包下文誠正修齊治平一一有定義○格物致知是知止前工夫意誠至天下平是得止中次序不知來源去路縱說無功效次第究竟不解何以不是工夫節目說知但假忽然人悟說得便假大事了既名爲逐章何定不知前何爲何語也能於前後際無不了然五件總貫處析因處處字界限微分是五字實義明切處明新兼合處斜條細分方得○五而後有層次義有不自聯大本○凝知止

五者相因而見知得相去不遠此大層級也五者逐段相因此大層級中小層級也定靜安相近至慮而得處較難進此小層級中重難層級也只此一一安頓明白大是不易○知止只貫全節定靜安慮逐句有相因之脈到慮得又有小節次停頓而逐字又各有意○知止節只完得止至善一句綱領止至善原節在明新二綱領上說如何又分出爲三綱此一綱領最重明新二綱領漸次工夫即止至善工夫如下八條目是也而止至善一綱領之要只在乎知一知即自然定靜安慮而得故本子說完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

是工夫節目非謂滋容了悟可得言其工夫即在八條目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章句繫自分明所謂到處而得此處最難進亦就五字功效中說到此地位較難非將慮與知分兩節工夫也若論工夫則全是物格知至不可一蹴而至若謂知止有定可一蹴而至已先失其理而謂完靜安慮不可一蹴而至必待漸進自得則是知止有定功夫輕而定靜安又分出三節工夫到慮又分出一節工夫反以爲重矣況其言知止有定可一蹴而至則所謂不可一蹴而至者將在靜字分別功夫起乎直謂之支

門方法猶未是最上乘若其正法眼藏止有無善無惡四字
而已陽明又自言居龍場恍若有悟證諸五經四字無所不
合偶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今試取其言考之五經四字合
乎不合乎合其言者五經四字中止一告子而已堯舜曰危
微精一孔子曰繼善成性孟子曰性善與其言不合明矣牴
牾豈獨朱子乎然則其所謂證諸五經四字而無不合乃其
欺天罔人以誑後世之術耳豈誠然乎若以本體爲無善
無惡必將並去其善而後可以復本體也則凡所謂擇善固
執樂善不倦者不幾皆本體之障乎近人有云身心意知皆
至善無惡之物可謂知其說之非而救之似矣然有此理無
此事自天命以從道理不該如此所謂有此理也然堯舜相
傳也說個人心道心人心曰危道心曰微可見心便說有善
無惡不得故[illegible]人[illegible]微就說以精一允執爲主
聖學[illegible]皆[illegible]之說爲禪相律教
之[illegible]明利根言心之弊[illegible]有頓[illegible]則堯舜必是頓
而後又從[illegible]人心道心[illegible]之接[illegible]又不如陽明之接利
根乎[illegible]修身自有本分事[illegible]自有正心工夫即中庸之致中
者在[illegible]心兼動靜說[illegible]今人誤以心猶得半意乃全不知

心無全半意亦無全半意妄則心亦妄意慊則心亦慊無各
半而互全之理有正心傳有所忿懥四者可見心體上有病
皆由發用處做成故欲正先誠誠必先致只恐誠其所不當
誠而於當誠者又不知用誠耳非謂以知格意之誠不誠而
把捉之也○誠意是用力不是尋機○誠意中無過抑義只
盡其惡惡之情耳○意直到治平都是○慎獨乃傳意非聖
經所有經文所謂誠意者何發一念如好惡即是意則必實
用其好惡之力務決去求必得乃謂之誠若徒發好惡而不
去做或做而不盡皆謂之不誠誠乎中有事爲作即至乎天
下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亦只是誠意直貫到底
故誠意一傳變文獨釋正爲此也依經文本義說誠字但當
體會實用其力四字滿若慎獨則又傳者於誠意中提出緊
要關頭謂意之所以不誠皆在初發端時有所未盡人未見
處不甚用力此端於獨即易之所謂幾乃意之起頭非意之
全體也蓋事爲之始始獨只是自靜而動之交接頭誠無爲
幾有善惡之其雜從幾中生即其有所未盡不實用力便
是惡之萌幾此際更加省察則惡端無從而入此之謂慎慎
有嚴者意意誠則實行其善而已兩義不同獨非意也慎非

於道理講究得明白則意發必當乃可得而誠耳若謂知能覺察意使不爲惡能辨決意之幾何則知在意後得力矣致知是意未發時工夫到意發後加省察者察乃誠意中之愼獨非先致之知也○誠意先致知不是要知並察意也平日講究得道理明白則發念自然真實[illegible]來亦不錯若發意時知有差此又是慎獨不是致知條下事今人皆爲謬差此意故講慎獨又能入致知只坐將致知工夫誤作發動時覺察觀非○誠意必先致知非謂發念之時要知去監制他亦非謂初發之意必善繼起之意必不善而以初念爲知也致

知是乎目間事乎目講究得義理善惡分明到發念時自然當理若不曾致知則好所不當好惡所不當惡初念便不是雖誠亦錯故不可不先致也若意之既發其誠與不誠又當於發動之幾自加省察勿使虛僞間雜乃所謂慎獨即意之實境慎即誠之緊嚴處即在誠意中說不涉致知[illegible]裏事若混此處爲致知則知之功反在意後且須於致知誠意之間增補愼獨乃一條目矣○誠意先致知不是要知來監察那意之善惡只是日常間道理明白得了則發念時自然該好者好該惡者惡了本不錯耳人多誤解故知是發意時運

照之用於是將誠意傳中愼獨打混以獨爲不睹有謂即是致知者有謂真知即誠意者甚有謂意乃心之所存即是獨體者其謬亂皆從此出大凡妄生邪說只是不文不曾明白耳此亦誠意必先致知之一證也○誠意正心脩身皆所以捍禦外物也只爲不曾窮理則必有非所捍禦而捍禦者如陸王之說以窮究事物之理爲務外而必欲去之是也有所當捍禦而不捍禦且以爲主者如陸王之良以靜爲宗是也有自以爲已捍禦而實非捍禦者如陸王之自以爲立大體致良知矣而所爲所論皆猖狂傲悍且鶩於功利權詐是也

凡諸謬誤皆從不窮理而不致知來故必先窮理然後能清明其實而捍禦不謬耳若既能捍禦外物而益明其實則誠正之功已得矣又何須再講致知乎○誠意[illegible]有不同要誠意必先致知與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相似總格物便是致知[illegible]則知人矣相似一則要說得節次分明 一則要說得[illegible]通[illegible]格致之說異說聚訟其有得者總無出乎前後十六條之所有自餘皆亂支離皆竊野狐之遺迹自謂以爲醍醐而識者但得[illegible]穢耳○格物之說或問集程子之說九條內外精粗工程次第已無

之物莫不有舉人不善解會便判然分作兩件極意膠粘終不甚縫罅天下之冊識矣然又有故爲高玄之論者謂知固在內物亦不在外故格物即爲致知此可謂微令人天下歸仁謂八荒闔達皆在吾闥之意其說似爲精微然果如是則人心之中則有　卻使了安得更有所爲物者或謂物雖在外而物之理真在內此又不然且如馬牛物也馬之可乘牛之可服理也雖知馬牛之可乘服其理似在吾心然而馬不可穿鼻牛不可絡首必將馬牛反覆推究而後得其可乘可服之理則絡首之理仍在馬穿鼻之理仍在牛也但謂格

在外之物即是致吾心之知不是判然分作兩件以此爲內外合一之旨則可耳 述朱

一　之後各而后　節一

大學先後二字是二人次第有上一層纔可做下一層無下一層亦上　層要做上　層且須有上一層如此看來節節自有本分先後有定關頭中間字則得而字語脈明然也○七箇而后各有實驗實效則知一箇條貫　箇不得○七而后皆有節節相生實際非直提了當之語此二節從上三節生出此節是知所後則近道也故首節以下一句分終始大

次序而終始中又有小次序上四句與下三句分本末大次序而本末中又有小次序皆爲學者指陳大段使之知此近道○七箇而后有一串義有逐節義○此節順推效驗本無工夫在內然效驗有當應不即應者其間須有工夫始得只要而后兩字下得安詳則其理自見既不可凌節而進施又不可專本而遺末 述評 ○此節謂是一氣直下略無隔閡者固非謂是逐句縮轉歸重上截者亦非蓋此處只講箇知所後節節推去自見其功效相生之次序耳雖是蟬聯而下然每句中自有盈科後進之理但自物格至心正層次較難自

身修至天下平較易耳玩語中幾可得字便知也 述評 ○每句重上節幾箇而后層層節節各有工夫即治國平天下舉而措之然亦須有不同處　中有只是人從口功效然七箇而后字看來又各有不同如說爲學程途雖大段分作幾程然某幾程險峻某幾程平易某程紆曲某程徑捷某處屬何地界某地係何管轄某處用甚險某處用甚馬非胸中瞭然歷歷可記者不能言也 述評 ○渾寫而后大意只是總繫上文其間工夫節次自在其中○此節而后字與知止節而后之義不同知止節　知止便直貫到能得此節而后知逐層

各有境界邊下人每混看與知止節一樣便似一物格便可
七箇而后只作急口發文共為誤不在文法而在義理矣○
而后字可作兩樣讀次重讀上半句輕帶下半句者此節難
粹上節之良也快讀上半句緩讀下半句此節順覆上節之
義也然此本字註云謂此節亦有漸次有工夫則順覆之意
為多○而后節節不同而第一箇而后向來誤過尤宜發明
○孟子良知良字不過指不必學慮而自然可見以明仁義
為人心之固有其言今見孺子入井可以觀仁非以乍見為
仁之至以不慮為知之極也若知至之知則知性知天而心

無不盡之謂與良知之義不同良知正以不教見其良致知
正以不恃其良為功二字本合不攏求合則其義各失○夫言
說一篇各有所當也自陽明牽合此二字為宗旨後自指其
所為知既非曾子格致之知亦而非孟子仁義之知不過借
儒家言語說非曾可以此解釋氏之道甚近人有云外緣
無窮之緣內藏自然之心都似是而非聖賢所謂格至只是
事物之理講求理會到貫通徹盡處便是格至不分內外者
謂緣解外物以求藏內心正是分內外聖賢只要明理以行
道耳要識心則其識自然之心尤屬邪說之行如此說則外

緣無窮之說一句已早與陽明病根了也既見得病根在
要內識自然之心又要緣象以識那得不墮他病根○物皆
有至善物格則知所止矣知止於至善則知至矣即格為至
此一箇而後與下六箇而後輕重有何無精神次第○逐箇
而后各有工夫不是知止便了註中可得而二字正而后
真精神也○知之未至則不惟好而好不當惡而惡其意不
可得而誠也此言知意相關之故若真誠偽誠乃是第六章
傳意專釋誠意故云非知意相連處要旨也因致知了傳此
理少發明耳○物格知至為知止意誠以下為得止○兩節

先後言其次第如此其實工夫節節緊要無一了百了事也
知至而意不誠則知為虛知其知亦難見意誠而心未正
只得容是收拾此從內出與病自出亦不見誠之效也心正
而身未修則斟酌周旋中但可知有參與病在其根心之效
亦未充也○未意誠而進言心正者是學也未心正而進言
身修者修學也　言已括盡後來聖學之要○只一箇而后
發揮盡微使各傳大義了然明本而新末故齊治平三傳皆
根修身說然修身止連家而不連天下又有道理齊家新之
始治平新之極故治平一傳皆指家之感應說看平天下章

德而不新民之人此對上文從明明德於天下者立說故從
出此義正見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無一人不有此責任不
當爲有天下者言也若偏重天子似以至於庶人皆輔天子
之修身爲本失其旨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有許多等級
其職業亦各不同然所以不同者分也非理也故曰分殊理
一此節語勢重在庶人邊見得雖至庶人也只是此本未嘗
有別何庶人能治國平天下之分然則得修身則治國平天
下之理已具只看他明明德力量如何耳其本盛大則其末
潤達其本淺薄則其末狹小而到大德必受命與夫有天下

愿修身者各自做去更不容遽分妥觀亦未嘗無人自致也○
後世自上及下總不以修身爲本蓬將此理看得詫異耳○
此不是責重天子無一人無此身則無一人無此責重但舉
其全須從天子說下耳故曰壹是皆以猶萬物一太極物各
一太極也○齊家即新民也故庶人與天子同本中間有國
有采地治邑者不消說矣若竟責重有位之人便不是壹是
皆以四字道理奢從位說下便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論理
其實自庶人以至於天子天子新民亦須從庶人齊家道理
做起也故下文治亂結以所厚正爲齊家是本治大關處○

於薄者厚未爲不可未嘗無有但如此必須於厚處厚於薄
使於所厚者略不甚厚薄者便厚不成况彼既於厚者反薄
乎○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二終

欲止於訓無所不用其功故用字只帖極字拆開別用不得○時文排列自新新民新命作三件然下節註云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獨不言新命何也蓋新命即自新新民之極處也然必自新新民各造其極而後能新命則極字意仍含在上兩節中 述評 ○極即是至善無所不用極即明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理斷如此然此章專釋新民而原本明德推及至善理雖通而賓主不可紊故應從新民轉出極字○自新新民引古詩義已盡第恐後世自已放低了說如謂漢唐之盛即可當三代及三代之政後世必不復之類迎合時王

自流入於功利之厯而不知反謂聖人之新民不過如是擡高後世帝王霸何言也遂使三代新民之道終古不復行於天地之間不可言也傳者逆知此弊故於此特下用其極義見不到至善未可謂之新民○極無形象恐人指名千蹊萬徑任心造理有何不可即謂漢唐便是至善也出他說但將大命原頭一付則多去不得故聖賢言道必本於天極從天地上而有不走作○就大人之學言故曰新民要之聖人自一身以外天地萬物事即云爲無非分內大學總以民字該之致中和而至位育盡性而至參贊帝王與匹夫共此道理共此責任止說新民則民字中品類恐有所不盡而無治民之位者若可闕此義矣故於結末下無所不用其極包羅其廣見無事不在裏無人不在裏也○自周以後至民未經一新雖漢唐盛時亦襲用循然非至善之新雖新而不用其極則聖人新民之道究未嘗一日行於天下皆緣秦以後開國之心多從自私自利起念制度政令皆由此出凡所以遂民作與民行者一切爲因循苟簡之術後世儒者之心亦復不異凡所以輔導其君者彌縫修飾無非逢長此自私自利之根不知此一點心乃自秦以來舊染之污也必君臣先

自滌此污而後可以行王者之道故大學釋新民必先說自新復說用極其所以爲後世慮者深矣孟子謂不以堯舜之道事君治民與謂吾君不能者皆謂之賊然則後世儒者之道皆賊道耳

右[illegible]不拼載 [illegible]節

首節○自其說不在民止且曰惟民止不曰惟民止之針鋒水不使侵下兩節去○上三節是各章引子第三節明指出一箇聖人之止如何不重是次是訓不必重者誤也若謂總是止善影子則下二節皆然然則遂無所重乎即云求

是至善內名義文王之仁敬孝慈信卻是至善的活樣子神
明變化每有不可思議處體詩中精微之蘊四字方寫得一
個止字出來○大約乘五者皆不精定有然方得所謂蓋餘
之義是詳之擇乎博聚用全力博取亦用全力要人處小處
接小物亦無不以全力副之五者特其目之大者耳述評○
仁字極體用之全止字見安止化成之妙至善有定理而此
無定式如仁爲君道之至而必如文之爲君乃止善之至也
故必須細切文王所處所行乃得○文王止敬純是天理之
極則若說來多從世功刊攝學之論不見至善之止矣○此

敬字與敬止之敬不同○五倫中惟父子兄弟從仁來故不
論是非若君臣朋友二倫卻從義生義則專論是非且而義
合則爲君臣朋友非而義離則引退義絕則可爲寇讐故曰
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則子敬之義則文王夷齊諸臣皆敬也
武王亦敬君人下無不是之父母不可謂天下無不是之君
但人臣事君殺惟君不可以私怨而生懟叛之心此昌
黎之似之不行于古今也若其大義所在則天降下民一節
此理巍然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亦天經地義如此非我一人
得而狗心違天也如謂事君亦如事父違是非都抹摋則弁

止敬之道矣

詩云瞻彼　節

此與下節皆從頌美中見其止善其所以皆不忘正其善之
至也主意全在末二句故後註云此二節詠嘆淫泆其味深
長○明明德新民不能忘新民至沒世不忘方見至善全節
精神都注在兩結句弟新民至善之實在親賢樂利明明德
至善之實在學修恂慄威儀此卻是止字真實要義○實從
切磋中體出學字四句皆然此之謂釋詩不須用釋詩套話
○每字有實義每上下兩句詮釋處有實義上下連屬工夫

次第有實義先泛皆並實發揮以釋詩關文取者也語氣自
崇朝開始非古法也○題中要旨在學修恂慄威儀此數字
之理又要在切磋琢磨瑟僩赫喧數字中體出方爲精切釋
詩乃關文王傳神阿諸也○本傳是釋止至善既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兩句中使有日新不已之極方是明明德者止于
至善之學修且然學修之可當也○學謂講習討論所以
別於修也儱侗說學則省察克治亦可統名曰學○有
謂學是求所止修是得所止非也若此則上二句是求止
遽令二句是得止分界矣○詩惟從學修得此針線之所

必帖也從學修工夫純熟後推進一步令末段直接見恂慄是明明德至善之體是得明明德之止之象只就陣者胸中指示止至善工夫學修以後合有如此境界不過借詩語點出耳釋詩意思便落第二層況進入詩人本旨乎恂慄威儀俱從學修處來方有根據從瑟僩赫喧出方有體認○瑟僩何以為恂慄赫喧何以為威儀不是依稀彷彿須實有箇著落始得○通節原無重敬字意甚分兩句以敬字會卻於理無病○有斐君子是渾成贊詞自切磋琢磨至瑟僩赫喧學成德備方有此有斐君子之稱斐雖止訓文貌然所謂有

斐乃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猶之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云爾非指其體為文貌工夫備成文貌風采也故有斐二字中包涵上八句在內即盛德至善亦只就上八句指其實有如此○盛德至善中總攝上文學修恂慄威儀等語在內○不忘與新民之不忘微有不同蓋彼以功業言此以道德言○新民之不忘只感戴意思多明明德之不忘是佩服意思多註中指出一實字須知正與名字相對○俗解謂威儀以下便屬新民謬甚不知都是明明德事○須觀上云此節釋詩一段即帖衛武公而不泛及以上節為人君五句帖文王

於節親賢三句貼前王例觀而知之也按此論經傳章內五引詩皆借詩之語句發明止至善道理耳如敬止止字詩文屬語辭而此竟作實字則語句且不執定解況語句所指之人之事乎係衆例將邦畿節貼武丁孫子緡蠻節貼周衰賤者乎此謬總在釋詩二字大學原以詩釋經初無釋詩之意今作文試體釋詩體截不及各作主義後來紛紛從釋詩尊附於作揣於此等議論眾人不小能十不能忘何衛大意領取明明德止至善之妙正所謂詠嘆淫泆其味深長者也就詩句上指出這道理自然活潑豈但衛武不足當即詩言又

豈足盡哉○此節舊近日有七謬拾崇禎丙子浙墨遺瑩不做實義而取釋詩抽詞一也學修等義只以知行內外對過過去不知實從切磋琢磨瑟僩赫喧做出方謂之釋詩方謂之釋止至善二也釋詩已是閒語又攙此公入來與詩人作閒話人想武公人學想詩人贊出寬皮葛藤總與書義無涉三也上四句分功下四句分效不知通節只說明明德止至善之實無效字義註云本乃指其實而嘆美之則並民不忘何亦不重效況四也章句今無根敬止義固仍萬曆己酉北元之謬五也已酉元□根敬止只起訖緊見其中本義向來

耶九也按徐此說詳矣但其第四條所云硬分正心修身則不可若止分身心亦無言身心即表裏也第六條瑟僴不必解語亦太略恂慄威儀必算甚僴赫喧四字講出方精確難者字一頓下句本接明中間須有妙理但不得另作註解處個等語甚非第八條末幅亦不必拘定摠帶下文至第九條在言之說則人不然下文則必有當諱避者有不當諱避者如此節說明明德下節說新民故斷修民之不能忘句亦不得預犯新民所謂下文當諱避者也若本節是釋明明德之止于至善此是捌倒一句捌闖不得學即學至善修即修至善

非上四句爲明明德至末句纔說至善也況本節原釋止至善則至善二字直從章首說來先要徵前三節文便已喝出來此所謂不當諱避者也

詩云於戲前王　節

賢其賢謂後賢仰其德業親其親謂子孫思其覆育○君子兩句要透出註中能使二字之意不是前王預爲後世之君子小人計凡後世君子小人之所以如此者皆前王之至善有以使之也若只將親賢樂利品題隨手敘衍仍只說得民之不忘不見其所以不忘之故註中能使二字之意不出則至善兩字不透是語病○新民至善本就當時而言所以親賢樂利必推論到後世不忘者後世尚如此則當時自可知耳○須從後世無一不得其所想出前王新民之止至善以結不忘者有○前王爲君子小人說入語意易例○註中前王所以新民者所以二字便有新民之本在內○由天下後世被澤久遠原要前王新民之止至善但釋詩人咏嘆不忘之言而其理自得賢其賢兩句亦是極形後來規模氣象究竟前王新民之止至善卻在語句之外所謂其味深長者也○沈毅門曰本節重在後世上講以發新民止至善意按不是

預後世正從後世追原到前王之至善處蓋新民之止至善前王一向如此只是愈久不忘正見其善之至耳○不是當時相忘後世忽然感念也○前王所以新民者止于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此四句是從賢親二句推原說不言并獨　時民不能忘後世愈久而不能忘方見新民至極功乃所謂至善也若但以淵岡鉅之法爲漢唐以還莫不有法安得設世不能我未了歸謂歷史　代之道二千年來未嘗一日行於天壤之間此萬古之通論不知道者都信不及○近人有謂說明中上文民不能忘意不可說是新民之

大學

所謂誠其意節

專釋誠意人但知分出致知不釋分出正心依各傳例當云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者而此章不然蓋有義也○欺只是不實用其力不必到後來揜覆○自欺只是不能實好實惡實用其力四字是誠字了意下云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明說向行一邊矣若作以意畏意以意覺意初起之意繼起之意一意衆意等語皆鬼窟中作計○今人亦知誠意是致知後

事但吆喝得幾句自致知以來耳所謂專釋誠意之故與知何是誠意原未曾夢見○好惡到惡惡臭好好色方盡有一分不如處便是一分自欺其中又有多少等第在○不致知者必不能誠意此是題前道理既致知者必須誠意此是本題道理○自欺乃不實用力之由自慊乃實用其力處假反正一例而實兩件也○誠意只是行一邊事爲善去惡即是誠意知而不行即是自欺非胸中別有兩偽妄念頭緣飾誑遁以欺吾知而後謂之自欺也○誠意只是實用其力所以用力不實者爲自欺去欺之法在慎獨非慎獨即誠意也近人看獨字荒疏竟似誠其個者而謬甚矣○大學誠字與中庸誠字不同中庸誠字[illegible]實德之美名也兼大學誠此誠字[illegible]誠字貼定意字不可單舉但作實字解蓋意之善不善已了知條下此但說實用其力耳實便自慊不實便自欺實不實之分獨中自知故功在慎獨今人都將誠字作善字解與中庸義相似因欲于獨中分別出善不善來却攙入致知傳矣且下節誠中誠字又如何說得去又因註有人所不知而己獨知兩知字遂亂扯致知其誤始於蔡虛齋不知此兩知字指其地言即中庸所

謂人之所不見也要于欺慊二字看得對切慎獨二字析得分明○好惡意也實其好惡誠意也好惡之實與不實只在初發念時省察令其好必如好色惡必如惡臭則閒居無不善之爲而誠中形外皆自慊矣故慎獨是誠中細緊一步非誠意之外別有一條工夫亦非慎獨即誠意也今人講自欺假意外另有意講慎獨假誠中又兼知總屬繆解○不是說待致知知至了方去做誠意工夫知善知惡自是致知傳中事此傳不及耳但就人所知善惡如當下之當好當惡是非未嘗不明就此關頭爲好惡之意使當盡其好惡之力所

謂誠意也然人每不能盡好惡之力者緣其閒居不肯認眞用力自以爲人所不見處可以放鬆不知此處一鬆無所不至此放鬆處必有其端倪卽謂之幾此是私欲埋根處蓋人性本善未嘗有惡惡由此生故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時此地爲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者故謂之獨誠意者于此時加省察不使自欺之根于此滋長則好惡之力未有不盡而意自誠矣講理大段如此後儒看愼獨二字籠界不淸遂使全吉蒙障○好惡是意實用其力如好好色惡惡臭是誠稍有不實用力處卽爲自欺而不誠此五句是說誠意正義但其用力之

實與不實在閒居人不見處此是自欺之根須自己于此覺察而加謹焉此之爲愼獨此是誠意緊要關頭指示人下手不可以獨混意以愼混誠也看註中然其實與不實何用然字轉不　直說落細體會自明矣○獨只是意初發時人所不見處蓋意之誠否只在此爲顯現都是如好好色惡惡臭到必得決去方是而方其是念隱微之際一有不實便不能到必得決去田地故必愼其獨看註中下一地字則獨字指人所不見之時境言卽與下節閒居相照非謂心有獨體知有獨覺復說到致知一邊去也○好惡便是意毋自欺而必自慊便是誠毋自欺慊分界處其後相懸其初甚微他人所不見未有自已不見者故謂之獨獨卽自也不曰自而曰獨指分界之時地而言乃誠意之緊要處非心意閒別有一物名之曰獨也若心意閒別有獨體則誠意之上又增出一條目矣○獨字正動之微處○獨只是人所不見處○愼獨當緊承自欺自慊說來意發而實則自慊不實則自欺實與不實惟自心發念時知之此所謂獨也故此獨字中只辨實不實不辨善惡辨善惡乃致知中要事註中知爲善去惡句是承致知說來謂旣知善惡矣乃發一念去惡而去惡之念或不

眞發一念爲善而爲善之念或不勇此關發處幾微不眞不勇下梢便成掩著然其發念不眞不勇之時他人不見自已未有不見者從此當愼教眞教勇則意無不實矣○致知誠意由是知行分界處然看彼知時詩書友朋俱可爲我所取資然到誠意只論做與不做他人着力不得故傳中特發兩自字之義耳此誠字只作實字訓所謂自欺者只是業已曉得了當下不肯實下手去做卽做到八九分時剩了一二分便是自欺耳不是意中另生出一欺之念來與吾之眞相爲攙溷牽制使不得自由也蓋自致知以後所[illegible]只在

善一邊故此處只論實與不實。毋令人將此字看同中庸之誠以爲意中有一誠又有一欺于是乎有一意又有一知遂有官府盜賊巡捕之喻紛紜轇轕無所究竟于是始悉舉而歸之于獨謂獨是良知本體招招靈靈可以辨誠辨欺稱意審知是一箇無對待物件推其說不謂到無善無惡處不已。此節書自萬曆以後始見羅豫近來雖蔓靈潮掃然說書者猶只求之講章之中參衆存淺遂爲科律是猶救火而厝之薪求雅樂而考之于俗譜也即大全一書以通義爲務本其間去取不精純駁雜出今之論文說書者不折衷于理之是

非但曰此雲峰胡氏之說此雙峰饒氏之說此新安陳氏之說一有依據若遂可以告無罪者即勤停于洛閩諸儒之說有所不議也意者之氣不崇朝而彌天下矣 述評○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只是解箇獨字此知字不着力着力只在愼字上○愼遂有謂誠了又知者豈非癡人說夢況講到愼獨處只論實與不實更不復論善與惡也如謂不實處另是妄○所以不誠只緣知之不盡此固是探頭道理然非本傳正旨也○本傳正旨只謂致知後不可不實用其力而其要全在愼獨耳 述評○存養省察雖然有此由即天分逐動靜

不得存養是兼統動靜省察下手却在動之微處存誠主敬原無時不然至動之微處尤加審愼了此又便有兩節原非平對兩事也自俗學離而爲二與學又說混而爲一以彼爲直捷以此爲支離後人求其說而不可通于是有以愼獨即致知者有以意爲心之所存者有以獨爲本體者此眞所謂支離耳其哉誤又不知何所底也但平心觀之于文義已不通又何論其是非耶只依註發明乃爲的當○論學而流于邪慝只是求直捷害之格致誠正修分明五節必強求其一則似身心意知可併而物不可併故陽明以爲善去惡爲格

物不知此止是誠意工夫是欲廢格致而先廢誠意也後來又以意爲心所存主即是獨體則又欲廢誠意而先廢正心矣大都異說根源只是一物所謂佛法無多子而借聖賢言語改名換姓以欺人正傳呆傳授張子韶書云左右既得此欛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學正是此法只所謂致知愼獨皆致其所知愼其所獨非吾所謂致知愼獨也學者宜明辨之

小人閒居章

閒居即獨也爲不善即不愼獨也○閒居便是獨掩著府亦

是獨。病痛全在閒居二句此二句正見其知不絕處故註云是非不知善之當為惡之當去也孟子指點人亦多在此處令人猛省然須有多少學問功夫有格物知幾盡後有誠意知幾實良知家亦竊此意作指點卻更無須格物誠意幾何不認賊作子乎蓋厭然謂之幾希未盡則可謂之本無斷欠不可也。看來近世小人掩著之情狀反與古小人不同一則因天下真君子少足以售其欺盜謂古小人所以如見敗露只是術不工無博辨堅僻作用以濟之耳於是于掩著上講究益精此一種也一則大家一般人誰知我見着世

間所稱人宗道長其底裏不過如此因疑古之君子或亦不過如此因並疑天地間道理原不過如此益信得生之謂性無善無惡氣即是理等說真聖人心傳打破此關頭是道滿街都是聖人更不消掩者此一種學術行而小人之無忌憚益甚矣。如見非真見也在人或未必見見亦不盡即小人厭然處見人之見如此則無微不顯無地可容神理更緊

○問誠于中誠字與上誠字有何辨別曰上誠字只是對欺說此誠字只是對形說如此便有分曉。此謂語氣緊接上文原是虛說兼君子小人在見小人閒居為不善實有諸中則如見肺肝形下外君子慎獨毋欺實有諸中則心廣體胖形于外小人中無善故欲著而不能君子中無不善故雖指視自嚴而無掩著如見之狀兩邊對勘自明後來誤認誠字以為小人安得有誠中故必欲就君子善一邊說不知此誠字只當實字與中庸至誠誠者之誠不同也。此謂二字緊承上文說誠字只訓實字他人都看做實德之誠自說不去反生枝節獨字只說人所不見之地後來講學者欲標此作宗旨于獨字下加一體字以牽入其玄渺之說並下節都墮鬼窟。閒居節是小人欲掩其惡而不能十目節正言善

惡之不可掩如此若竟將上節貼小人下節貼君子則謬甚十手十目只是人必知之非是慎獨之君子當下意中撰出景象也○十目節只說獨之可畏不著君子小人。指視之嚴猶中庸莫見二句論道理如此非為怕指視而慎○十目十手只就當下便見其不可掩○上文兩稱慎獨曾子曰節正指獨字令人于此處用力獨只是對眾之稱對人之稱節上文自字己字閒居字[illegible]誠[illegible]待眾人而言此言自己獨處只[illegible]人所[illegible]于此能于此一反求[illegible]不[illegible]于此處不放過則意無不誠

矣只是誠意中緊要關頭指境地時候言不是心意中又有一件東西喚做獨也自嘉隆以後講學諸公借聖賢言語立自己宗旨將獨字看入深微書理從此淆亂不明矣但于獨之可畏說得分明令人不得不慎正見曾子平日提撕省察之密與其特指此象徵策君子小人為誠意下手工夫可知大學于此節特加曾子曰三字不是草草○緊要在一所字一事暫起一念倘動即其所也十目十手只是人不知之而已獨知之已知之則人必知之耳不謂慎獨中乃有此形象也兩句只言善惡之不可掩如此可畏之甚尚屬其嚴乎句○

明道善言詩只用虛字點掇便使人有所感發朱子取其意以傳詩自謂無毫髮增其註言潤物兩句亦用此法只着則能字矣字點綴故兩句貫全而實未了似實而却虛以其推說在下也○講心廣體胖或云不宜侵締正脩然或問謂內外昭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脩矣言正脩之本皆已在此則帶言固無礙衷發斯不可○一念之實一事之成皆為誠意念念如是事事如是橫推開濶無窮日日念念如是事事如是豎推久遠無間欲淨理純行道實有諸己乃所謂德也不是誠意外別有個德亦不是纔誠意便是德便

能潤身有一分德自有一分潤自下學立心至成德有多少功候在人只以一誠意盡括德字為潤身做全由慎獨而意誠西為德潤身其中妙象深廣可思○必誠其意句原結通章非三句各結本節也○閒居節言小人自欺之害潤身節言君子自慊之效曾子節乃其過文也此節不着小人說亦不着君子諸但言獨中之可畏如此纔自動念人雖不知已必獨知之即此便是十目十手不可掩處惟其如此所以詳自欺便有消阻退藏之色纔自慊便有心廣體胖之效皆從此獨中出來但小人之消阻閉藏當下便自流露若君子心

廣體胖之效則非旦夕所可致正如孟子集義養氣之旨必事事合宜無不快足而後能有此景象故傳者以此結通章之義所以上兩節皆言必慎其獨此獨曰必誠其意者慎獨者功之要而誠意者效之全也明于此義則凡講章單結一節與先結一節後結通章支離牽綴之說可不煩言而知其非矣○述評○金正希云自欺之病從無拈出者只緣認誠意誠字大差耳自欺兩字其奇微淺學人觸突過去可惜可惜艾千子云十目所視三句是找足閒居為不善節咏嘆文體非謂君子因此而慎獨也因此而慎獨心不廣體不胖矣王

蒙中云十目節竟作小人初看似偏然考亭謂此承上文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之意先董中亦上此說按三說皆有病上文此謂三句已將君子慎獨找足開告節又何須從新咏嘆小人乎以嚴爲慎此意之所以誠心廣體胖則意誠之驗故廣胖之潤與指視之嚴本是一串事有前後中外之分耳不可彼此對竝也若謂嚴則心不廣體不胖然則如見大賓承大祭皆于爲仁有礙矣主朱子承上文云云謂打上文藏下耳看人雖不知我已自知與十目手指視何異數語甚但言獨之可畏而君子之必慎自見固不謂君子怕人視指而

後慎亦非謂小人怕人視指徙自苦也小人自苦在形外處此嚴字在獨中說朱子語自分明豈容誣入哉故謂十目二句借小人反照說則是即不待說壞了嚴字君子唯知此嚴乃所以潤身而廣胖也蓋吾儒本天釋氏本心本天者知性以盡心以至善無惡爲極故知天命而常存敬畏本心者信心自大即心爲性以無善無惡爲極故不知天命而不畏其所畏却正是一个嚴字也而禪門人宜其云耳說者又從爲之詞則惑之甚矣吾何作命概許曰自欺兩字本無奇被禪學人鶻突過去可惜可恨又只錯認誠意誠字太差耳

所謂修身　章

首節說不正之故次節明身心之關在字是正心工夫是好字眼與上有所不同若要牽合有所謂有在故不在先說壞了在字辨色別聲食味人之所以生不是不好事只心不正則其用皆失耳原以此三者指重心正有謂心之不在由此三者引去視屬聚出倒說又說壞了視聽食都是不停當處○心字須頓斷看便見得宰制群動其關係至重○謂正心修身工夫已盡在誠意傳中則大學竟可廢此一傳矣此講章最不通處不可從也但誠意傳論善惡正心傳只論存否

所爲敬以直之使此心常存者大約涵養多而克治少其用力最輕則有之然用力雖輕工夫却極難朱子謂鏡昏未了時此心已是走作是何等吃緊求逝許○大學誠意傳極着力正心傳極不着力蓋誠意在發動處要鋤用力不可不猛到正心時已大段是好只在打磨本體涵養此心使無偏倚固執之病而已故傳中只論不正之害不曾實講正心工夫以既知其爲不正之害只消略略提撕本不甚着力故也○

所謂齊其家章

大學好惡二字本于誠意好于齊家其中自有至理○自誠

總傳後好惡二字直說到底是大頭腦處○古人謂齊家比
治國平天下較難看古來聖人許多難處直是無可如何然
聖人處之已無不盡善亦只是好惡無偏之至而已○但看
諺下一莫字可知溺愛不明不獨愚昧溺愛也頗有道義自命
而營逐以濟不肖之愚或詞章名世而標榜以掩不學之人
反躬試問真不可解及其論次他人又未始不了了也此在
賢者不免況流俗乎○大學致知誠意二者並重直貫到平
天下章亦只是知好知惡能好能惡盡之然兩者之中又當
以致知爲先但看世間家人父子之際舛錯乖戾甚至有幾

以致知爲先但看世間衆人父子之際舛錯乖戾甚至有幾
天下章亦只是知好知惡能好能惡盡之然兩者之中又當
任情率意仍復可笑此似不能誠意然語謂其只是不能致
知蓋其下只所講究者只是古今儱侗道理而不能當下體
察故也首節兩知最要係于上註中又下一察字尤是深切
著明之言[illegible]○此謂身不修五字總承上兩節不可以齊
其家亦總結兩節語其半句配首節半句配次節也次節註
云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者所以三字與次節未
嘗指家不齊而仍說身不修明矣

所謂治國章

只教字提得明白教者家也而所以教者身也所以教之實
則心之誠恕也國不過推而放之耳平天下亦只如此故
曰成教於國無教國之法也○上有脩身下有天下此章只
完得家國要之其責重脩身只是教家二字不是又補入脩
身也○首節只說家國之理一故不出家而教可成若上下
相感此行彼效與責在脩身爲教皆下面說話非此節義也
○推行於自然化效于機責重于身皆是下文田裏事首節
只講道理相通合一所以然一轉側便占齊而本位不切矣

○總只在理上指示故不涉事爲不涉效驗兩兩分析而所
以同處曉然若粘着君子國人身上則分說合說皆解礙文
離矣○看下文帥天下所藏乎身可見不出家便有家上面
事在成教于國便有國下面事在能會通此有橫說豎說仍
只是齊治傳中話頭○孝者三句說理亦不說效今人亦曉而
又輒犯之者只看註中君子所以脩身而教于家者也一句
不行細便做君子是孝者以孝脩身而國人便知事君故犯
也若善會註語不着眼在君子而在所以者也四虛字則孝
者弟者慈者三者字亦意原指理而不指人並不指人之脩

爲也人亦知家國相通之理矣然說來仍向感應者病坐
看煞君子國人兩邊各占一半耳因有謂都就君子一邊說
者亦非也事君如何貼得君子邊去脩身教家則家之人皆
孝弟慈矣國人都不教孝弟慈乎但通國人孝弟慈也只完
得箇家之理惟其事君事長使衆之道即在乎此此是治國
之理正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理也道將君子國人且都
置只說家之孝弟慈道理即國之事君事長使衆道理便不
發言而自解矣看註云孝弟慈君子所以修身而教于家
者也所以者也四字語意最明故三者字不是指人不是指

事只就家字中指出三件道理如云家之所謂孝也者即國
之所以事君者也云耳將解試看註中君子修身句遂將孝
弟慈屬君子下三句屬國人說來竟犯第三節欸駁矣子是
又有謂上下句俱就君子身上說者亦非也君子固孝弟慈
家人亦教此孝弟慈國人亦教此孝弟慈也只完得家底道
理若事君事長使衆乃是國底事件亦君子與國人共有的
不專指君子也直當撇開君子國人竟講家之有孝弟慈即
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所以不出家而成教于國何
等明白直捷何用葛藤糾纏耶在家有此種道理在

自爲那種道理所以不出家而成教于國在家則君子與
家人總在裏故云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
所以教成于下都只在家國道理上說不消坐入身上說脩
解分上屬君子下屬國人因非至有謂家國都在君子身上
說則更謬矣錢吉士云孝弟慈屬家事君事長使衆屬國
所以二字非云以家推之于國乃國人見我家如此亦即自
能如此所謂不出家而成教于國也楊維斗云孝弟慈所以
修身而教于家者也然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
乎此註中自是分明作者每混貴父事君之說混在一人身

上反生葛藤錢吉士謂文義要作兩三層我之上有親我之下
有臣臣事上有長臣使下又有衆分疏最清戚份人云他人
作孝者所以何則偏下但云移孝作忠貴父事君耳竟抹去
倡孝于上之一人作慈者所以何則偏上但云以孝慈之道
措循衆庶耳竟抹去處宣德意之臣有此一輩明明有不出
家有成教于國兩項而竟不知也謂之通文識字可乎按諸
公極詳于說書而所論不能如此又何惑乎作者之離合叢
雜也吉士謂國人見我家如此亦即自能如此仍舊落了感
效去且國人見我家孝亦即自能孝則有之如何是所以事

君豈不格礙乎又要作轉折豈不支離乎蓋上謂我之上有
親我之下有臣臣上有長臣使下有衆倘人謂孝者有倡
孝之人使衆有意之有司總非然在人身上看自生葛
藤若曉得此只說家國相通之故在道理上論不消入身上
論則葛藤盡絶矣不必言君子不必拘人只將家國情
勢看透合一道理自然不須挑剔而此理洞然矣
若不曾明白得一篇西銘亦見得何意思亦無處發揮此近
人要說理字做來仍却是事效也不是君孝而臣忠亦不
是求孝而得忠亦不是無意于事君而教孝亦不是為要事

君而教孝離此乃明所以之說下二句做此○三句極多好
聽門面話頭總與所以說文只要在家國相通處推出成
家之理始見其相若假得移孝作忠教孝勸忠求忠必于
孝門論頭于本意不切也此三句只講家國道理相通以
明不出家而成教于國之所以然粘住上下人身上說都不
合況粘住兩個人于身上乎○在家為孝之道即在國為
事君之道止在衆人公家道理上看不着在一人身上看着
君子身上看且不可況看在承教之人乎○三句原說自然
道理不得講成作用是中間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理

非為成教于國係陳方法功效也人皆以三句為承上不
出家而成教說然謂是不出家而成教之效便使第三節還
理謂是不出家而成教之理則非惟不開入下文即于上文
亦作截斷又是一層推究出來不牽連直下也西銘以大君
為宗子大臣為家相民胞物與與此三句語意正相同○三
可但言此理之同不必講到推準○近來亦知為家國相通
之理然必粘着君子身上講仍只是移孝作忠移悌作順之
說不過將理字唱嚮而已須如此三句是推究所以不出家
成教之由論其本然之理如此如西銘以大君為宗子大臣

為家相之意不粘着君子說但題前從不出家而成教句落
脉題後找醒所以家齊於上教成於下語勢則可耳○孝者
三句只說道理不侵事效加保赤子節只說端倪自然不侵
推行○首節顯明家國相通之故就道理言也第三節乃明
國本于家之機就推行功效言也康誥節說道理已在推行
處說推行却只說端倪自然仍在道理上看到下兩節纔正
講推行事也故朱子謂即孟子乍見入井意孟子以乍見入
井處指四德之端大學只保赤子指慈之端都在自然發
見處見得所謂端然而達者也首節言家國之理本通三

節方言推行事效康誥節乃上下交接處言孝弟慈之推行本乎自然只要誠心求取而三者之中惟慈心最真而易曉故特引以証三者之同然非謂治國惟推行慈于慈亦非謂推行便有政法作為也○機字意上已說意堯舜節又從機字中發出恕字之理主意全在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句○人言第四節借堯舜以証一人定國是引証語其說謬也不是証上語乃起下語耳上言感應之機在于一人堯舜節言一人所以致感應者必本于藏身之恕兩節意自不同若作証上則桀紂之帥從又何以証定國耶○君子有諸己而

何玉樹堂諸子有謂宜重上半截不則似爲求人而有諸己非藏身之恕矣于謂言各有當此章恕字原在齊治上說與他處恕字不同故朱子謂尋常人有諸己又何以求諸人無諸己又何必非諸人如論語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是也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蓋治國者勸人爲善禁人爲惡便是求諸人非諸人以此條觀之味如此兩句却申下才說當有諸己無諸己皆指所求諸人非諸人之事即上也不外其即上文所令有與無即上文所好因所令轉出所好則此兩句自從求非轉出有無乃合

語意若云凡治國之求人非人必有諸己無諸己而後可耳○家國相通之理之效上文節節說盡又用一句通結了卻矣三引詩只反覆咏嘆指點與人玩索○齊治相關要理上文已反覆說盡桃夭三節又引詩咏嘆自有深情須于言表領會○三節而后都從上文兩箇而后生來○家國相通教成功效至第三節已說盡第四節復承一人定國說到藏身須恕正審出修身為齊治之本恕字乃成教之要領即下章絜矩相連血脈也緊承上文兩箇而後襯出引詩節三箇而後機見三節咏嘆正襯辟向藏身之恕爲下章絜矩之原不

是重衍家國相關既綴開文也○合齊與治而總命曰教言在家則欲人人如此在國則欲家家如此也然必一家之人人如此而後可求一國之家家如此此欲治先齊之正面也自藏恕喻人以上都責重一人身上此是說所以齊之本末蓋得一家人人如此意故又引三詩咏嘆指示箇景象所謂宜家人宜兄宜弟其爲父子兄弟足法皆指一家人人能如此意見家與國成教相連處非復上文專說一人身修之義矣然一家中人人如此又有箇次第教成必始於夫婦而後及兄弟而後及父母有中庸君子好合一節及孟子老吾老

一節皆從夫婦兄弟說起蓋家之難者最是此二項而二項中又重在夫婦兄弟之尤未有不起于閨房姊姒之際者故此二項人教成以教家無難即以教國無難矣緣家人國人人人各有箇夫婦兄弟父子故教一家即教一國之家家無二理也若複混上文說便不合推于一家人人如此意與一家感化次第抉剔分明方知傳者下此三節不是閑裏吟詩也○家之齊其效在父子兄弟而齊之難却在夫婦兄弟而夫婦尤難故齊家之本始于夫婦中庸引詩必妻子合而兄弟翕然後父母順孟子引詩必刑于寡妻至于兄弟而後御家邦皆是此理此傳上面皆言齊治相關之義故類舉孝弟慈此三引詩却正指示齊家下手緊切工夫節節次第有意非隨手拈須也○宜兄宜弟二句上句是詩詞從宜而說來宜字須下得着力下句是推說從宜後說去宜字須下得輕成○雖云上句是詩詞下句獨非詩詞乎字面則同語氣則別○桃夭蓼蕭但說家鳴鳩但說國各止半邊說這半邊關合緣由實理隱躍言表俱在複一句中點綴有神乃得古人說詩之妙○傳者引詩有微旨確然是如由家人而兄弟而父子與家人兄弟父子中間許多經綸此是教家與教國之實理也有隱躍流露未嘗泥說令人自悟處如只說家而點出教國只說正國而點出本于家總于言外指點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意此不盡之妙也○國人各于其家而成教矣後來拋却國人之家一層於守法字修文實落○教家處補出修身一層乃得言外之意所謂其味深長者也○三釋詩皆補詩意所不及最得引伸之妙桃夭蓼蕭止言家而補出國其儀句指身止是何指國中間却補出家於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舉一家而言非仍歸君子身上也蓋此章原止釋家國中間貴重君子乃推本家之所由齊反覆說明上文已結此三引詩咏嘆齊治相關之旨所重在家不重推本于身矣故足法要重家人說但一家足法原說離君子不去耳○不曰其德其行而曰其儀者蓋儀而後足法也且如今世人家孝友姻睦者亦往往有之然其家禮法未明制度未備令子孫無可遵守四方無所楷式以為足法則未也自宋以來惟浦江鄭氏創制立法粲然可觀其規範一書真所謂三代盛儀盡在于是方可當得其為父子兄弟足法一句耳 先評 ○教字法字原從成教句來只說治國治乎中所該循廣說說成教于國方是大學修齊治平通切實處○金正希云其儀

不忒三句要說得是治國在齊其家原不是治國在修其身接傳文章法固如此但應做來是國與家相關不可跳過家而與身對說耳爲要發明此意因叫成治國不在修其身不覺反悖于理此文人主張已說只管暢快不顧義理之病不可不知看平天下章言得失亦責于修身自齊家以下各傳未嘗離投說也但齊家章須將心意知納入身說治國章將身納入家說平天下章將身納入國說耳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三終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四

大學

所謂平天下　二節

上老老三句原只是家國治成道處不是說天下然天下亦只此心此理但須從此絜矩法耳故是以三字之上空中尚有一折○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說盡此但取來引起絜矩之道耳輕遞三句重講末句乃見推出章旨之術○上老老三句是國與天下之所同下句是因其所同而推極國與天下之不同以使之同國與天下分界在下句此三句只合處

說須句句有下句在裡○三句似實而虛須在國與天下看出其效已見於國其理即通於天下仍在國說不得即主天下說不得要有治國在前又有平天下在後又不得祜煞三句謂道盡於此須全神注起絜矩句乃得其變只呆講三句終不得題意○三句是治國已行之效提出見人心之同然以引起絜矩之道非此兩節也須從國與天下看論而又歸身家來皆是已行之驗方得平天下在治國之義若只呆說似平天下兩節從此說起者便脣間不切○三句是說應感然都從心上說不從事理上說與他處又[illegible]人心同然處刻刻方見絜矩好惡根源○絜矩人皆以心字混過裁好只做得矩字不曾做絜字不知矩是家國天下之所同治與平不同處正在絜字中見此道之所由出也故朱子謂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如時文言只做得以心治國耳國與天下有何分別相關乎蓋家國相關只在此心感應而國與天下相關又有政事之不同絜家國之矩於天下而道生焉故此節眼目在道字而因矩為道重却在絜字也絜字得則中三句與末句自然打成一片○平天下自有政事與治國不同然其矩則一也矩從家國間見而絜之天下乃為平天

下之道故曰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全節注重末句上老老三句只是家國已效處指出矩字耳若節節插入天下便似從頭說起是以二字又須別作折度矣但涵覆道家國語極鬆指逗乃得註中所謂家齊而國治之意重發末句交關處使是以二字與首句呼應通處遂其興起之意自然親切愈分愈合○首節皆在是從矩出道皆意却是為道指矩謂平天下之道雖與國有不同然卻在家國之矩絜之而得故曰平天下在治其國也如此則興起遂順兩層皆達○家國近近止言教就躬行化下上也天下遠遠重言○政事規度言

也。故中三句只說家國。而末句方說天下。○或曰如此說則
興起屬家國。而遂願屬天下。是乃將此兩截。豈家國不須遂
而天下無煩興乎。曰家國非無教事。而所重卻在躬行化下。
到平天下時。感應工夫。已都在治國中做了。但恐立政制事
處。無以徧慊五方異性。有宜此不宜彼者。此道之所當講也。
然道之原頭。仍在家國感應處可見。為矩本一。但絜處有不
同。故重在道。然所謂遂願者。亦只是遂其興起之願。原未嘗
兩截說。但本同末異。須如此推繹得盡耳。○君子不惟有以
化之。又有所以處之。非謂平天下不須興處也。但化之意已

在治國說盡。故此章止重處之邊發明耳。○絜矩根源在格
致誠正。其道由家國而推。則已統大學綱領之全矣。○有云
絜矩是家國已行。不是到平天下方絜矩。不知正為平天下
道有不同。故須絜耳。如國之政事與天下政事。其間許多條
目。參差不齊。聖人但患於此處稍有未盡。則不能均平矣。於
家國間得此矩而絜之天下。為道務求必盡。其參差不齊者
耳。故謂矩為家國所同則可。若絜矩之道。則畢竟朱子謂到
此節次成了方用得也。蓋矩是理一。絜是分殊。重矩字看。則
雖縮到家國一源。而此處卻重絜字。註中推以度物。正為是

也。○蓋恕誠求矩字。絜字之來龍。○治國只說動處。平天下
是說到盡處。天下之勢無加於國。而盡處卻自須有道。○蓋
義來脈。有真有偽。如道字引聖經首句。此不真也。上章藏恕
是絜矩之原。而絜字工夫。在前格致誠正。此真脈也。恕字義
或尚留下節地。至格致誠正。則斷當洗發者。○舊說謂首節
有三層者。指首二句有一番議論。非謂註中亦可以見句。別
作一層也。然首二句議論究其題要看來止有兩層耳。上一
層便是矩。下一層只重道。○絜矩即是上章仁恕。此本身血
脈也。致知誠意。乃能絜矩之根柢。又是前一節說話。並引不

得。要當貫上不亂。○中二句乃人心之同。末句正不使一夫
之不獲。絜只以下理財用人之際。乃不使不獲之政事也。○
陸稼書云。依淺說。首句易作自內及外之意。與下文不相關。○
固覺未妥。時解則但謂平天下不外於治國之孝弟慈。可見
平天下在治其國。如此則首句與上老老三句相應矣。然與
末句仍未相應也。愚意不但孝弟慈是治國之道。即絜矩亦
是治國之道。但前章含而不露耳。故講絜矩亦須與治國相
關。然後首句應。末句。家國相通。以理以意。國與天下
相通。使有政事制度。理意只以感應指示。到政事制度。使有

宜此者不宜役性情氣稟之異矩只此矩絜處却不同故治
國章只說藏身之恕而此章說絜矩之道絜矩即恕之事然
而其道有辨矣○近人即以中三句爲絜矩或索性離三句
而別講絜矩皆謬也○在於身脫則畢此例之法而益明絜
矩之說若謂在此矩天下亦此矩看來合矩故能平則矩爲
死物其用有窮矣器者是於此而天下高卑遠近欹側奇零
之數皆得而止之其器全一而其用愈引愈廣使此器分線
根本有毫杪之差以之測算皆不合矣然此器之準與不準
正要在事物上比例者驗此平天下之矩必從人心同然處

體勘而得而工夫原在格致誠正中來也○道固是使老者
得分願然所謂分願正爲興起之善端耳脫却上三句使興
起自興起遂願自遂願打成兩片矣况矩之來源固從下之
同然而絜之根本仍在上老老長長恤孤處脫却君子自身
而但言民心之同亦非○從國與天下形勢寫到人心從人
心寫到道複次出各各分寫成三橛惟將道字逆入若云平
天下在道原從家國人心同然處推廣而得則三橛爲一線
矣篇中[illegible]何爲而國說到天下皆何原從天下說轉國來故
道字先納入首句[illegible][illegible]轉摺假分實合也○戚价人云上

老老三句即前章孝者三句究竟治與平工夫總在修齊中
矣故此節即舉前章之說而重申之言外隱然見只是這箇
民情只是這箇機括苟一身之倫紀修於家近也如此遠也
如此問甚麼國問甚麼天下但看緊要關處推衍何如耳○
亦說平在治亦說平治在齊修乃有鏡花本月之妙○按上老
老三句固在前章齊治中指點下來然只引得一矩字所謂
絜矩之道却自有平天下事理在故朱子曰絜矩之說不在
前數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正爲國與天下自有分殊
處耳此是推放開去非倒縮轉來也若云只是這箇近也如

此遠也如此問甚國與天下一派顢頇則平天下一章都成
剩語矣此亦是釋氏萬法歸一三界唯心之病○金正希於其
儀不忒節謂治國在齊家不是治國在修身即以子弟判之
可云平天下在齊其家乎此節正要得國與天下交際分明
不可籠統顢憒○上老老三句是興起其心在以身爲教末
句是遂其願在因人心之同而爲聖人之政此是兩義然以
身教興起其心意在齊治章已說盡此處引來只平天下之
道也只在此同然處籌畫處置耳故[illegible]其中只重遂願不重
興起蓋治平教化更無二理只政事大有不同故平天下道

章只講絜矩之道都在政事上說不在教化上說首節只要
轉出末句為全傳題目若復回繳到躬行化導意便失其旨
矣。治國亦及民平天下事亦在上只爲國與天下地雖分
然同此上同此民故可以其同然者推度耳。上老老三句
是教化所興起絜矩之道是政事以遂其欲令人但以人心
渾然混落絜矩更不分次第且於國與天下分界處不闡發
分明則其次第之所以然尚未的確也蓋上老老三句是齊
家治國中事而天下人心之同亦不外乎此故曰平天下在
治其國上行下效興感之機只是家國關通親切天下又加

濶遠觀聽阻隔非身家之修齊驟能致應感之速此國與天
下微分不同處所以必須絜矩之道絜矩者推一國人心之
同以量度天下之事也故朱子云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到
此節次成了方用得又云此章首尾只推絜矩之意未嘗復
言躬行化下之說蓋謂此也不然治國時豈無政事平天下
豈不用教化然節次自有不同不可日身修家齊而天下平
覺與治國無分也。人知國與天下有分界而不知治與平
之分界治與平分界在道字若仍此說心同然處關上三句
已足矣道者所以遂其同然好惡之政事此國與天下不同

處故必須絜矩耳非謂即與起一國之心而是也。末句總
要明白國與天下正多不相同處第其良心無不同者君子
只就這同處推度開去細微其情曲成萬物如所謂必因天
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
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
其政不易其宜正從這一點同處生出許多不同之政事乃
所謂絜矩之道也故此句所重卻在道字殊無不同絜而爲
道正多不同上文三句言國與天下之所同此句正言國與
天下之所不同所以朱子謂不在前數章而在此章到此是

節次成了方用得今人每於此句轉說向上三句同處即不
明書義。絜者絜開去也絜矩之道從天命之性上來不從
氣質之性商量。道字說到政事上乃實。人心所同有人
欲有天理如好貨好色人所同也然須是應好之色貨乃得
若但說好色貨人所同卻是人欲也遂人心之人欲則大亂
之道矣故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孝弟慈是理
義之同然故曰禮樂刑政制度亦理義同然故曰道從此
好惡亦以道得理義同然之處故曰絜矩之道若謂絜人心
同然之理而為平天下之政事也但從血氣嗜欲求各遂其

纔此是黃老之自然無爲釋氏之方便普度非聖人絜矩之道矣其弊只講矩字不講道字故絜字亦倒說向內倒說向內併矩字亦看成無善無惡這些子此非小小語病也○通節重在末句末句重在道字○試謂末句不宜塞發以避下節非也下節只詳解絜矩二字此句說平天下絜矩之道有何侵碍

詩云樂只 至 失國

近人謂父母是責備之詞非稱誦之詞最爲名論註中能絜矩云云只一能字正有推行之功後人理財用人乃其條目

大端也○兩所字正見以民心爲己心處○兩所字即是人心之所同矩也○兩之字即絜矩之道○自誠意章講好惡起修齊治平只此一線說去好惡自己及人曰新民始於齊家終於平天下故一傳中說好惡獨詳明乎天下而引詩言父母其意正深切非愛民寬皮套子也從誠意齊家傳尋出好惡源頭方得能絜矩三字實本領○首節上老老三句指人心之所同處所謂矩也末句絜矩之道又有逐其願欲致事在此節所好所惡是矩好之惡之是絜矩之道正相格應須如此一一消出若泛作釋詩語混衍君民一體話頭便是

不着痛痒○以民心爲己心章末所謂仁也仁而是無窮○泛向設施處講愛民如子好惡與同等類抑其末也只到漢文帝唐太宗而止非三代之治平也蓋此心先不是如窮秀才伏處時民之好惡皆身體之及服官涖政貪殘刻戾其好惡又與民殊也只緣做秀才時其好惡先不端正一切都是人欲如何做官時忽然節理得來自三代以後習成一功利世界己心民心皆失其正凡禮樂刑政制度文爲理財用人之道純是私心做就先儒所謂心如印板板文錯則印出書文無不錯者三代之所好所惡無論己心無不即民心亦不

望及矣豈不可哀也哉故程朱責難於君必以正心誠意非迂濶也說好惡能向誠意尋源方是能絜矩真實王道本領○此節要害是能絜矩二字好惡二句煞有氣力在只作頌揚君子與責備君子皆隔靴搔痒語也○民之所好大約在衣食用舍間○此之謂三字是傳者語就道理上說言能如此乃當得父母之稱不指民稱君子亦不指君子以此稱自家也若云即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則上下之意都在即謂百姓稱我作父母亦無所謂但此之謂三句不是指民言耳○此之謂三字極落得鄭重矣然出此之謂三字如何

見得他鄭重只將民之父母擡高則三字自落得鄭重矣突
然說民之父母又如何見得他擡高只將父母兩字講得極
尊極親則民之父母自擡得越高矣○平天下者絜矩之好
惡必從人家父母之好惡寫出方有至情○有國者不可以
不慎慎字兼存心行政講其理乃全正合誠意慎獨之旨○一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至　殆哉
人土財用俗眼看作四件解者看作一件耳人土是財之出
處用是財之行處四句只一句故下文直接財字理則如此
題面須還他四平方不犯下倚提旁得眾得國則人土二字

只當承上文用字併入財內更不消說故局自四件理自一
件○諸有字有統貫義有層次義○錢湘靈曰有德四句與
蓋均無從三句一例彼釋上所以不患此釋上所以先慎耳
又此下都說理財賦財用正須為下文立案玩註不患無三
字始甚釋上起下方是題位○他人亦解承得眾得國都若
財用二字沒根源亦解著下文提重財字却又若人土二字
沒着落惟將財用二字鈎入上文因字中不是為財用二字
奇根源正着落人土二字去因用二字從得眾得國生來○
開後文論財張本人土作眾國財用則眾國中物原不是別

生支節也章內三言得失從此說起嵌一此字是冥冥炭炭
之詞故註云承上文不可不慎而言必兼得失說方見慎字
根源四此字亦分外警動乃是能體會三言得失微旨○有
德四句只合挨次講有字若一有無所不有乃下二句中義
也○艾千子云德為治天下之根本非德為財本也財為治
平之末務非財為德末也余以為不然平天下章論財用自
此始直至傳末皆言此事故先慎乎德一句德字便專就財
用而言看此節註云本上文而言則德之本正對財財之本
正對德故下節緊接外本內末非可以泛論治平也從進章

泛論不說道理不是賞非本節之旨矣○本則理一末乃萬
殊只是一箇明德對新民言則民為本在聽訟言則訟為末
就財用言則財為末但本有又須離末看如此本字須緊
從財上較出方見親切然不得離看意則似專為財而慎德
語病不小矣○傳中分理財用人之說皆出於講章其實無
理之甚者也且如楚書節以上云是結言理財然試取上文
細讀之一則云爭民施奪再則云財聚民散三則云悖入悖
出但是言本之不可外末之不可聚耳何嘗有理財之意耶
且註中明云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則楚書兩節言無以

爲寶者總是不內末其曰善人爲寶仁親爲寶者總是不外本耳但其所云本者德也君子先慎乎德固是內本以善人仁親爲寶亦是內本則楚書兩節固不是緒上理財並不是起下用人也今俗說既分理財用人矣而於此兩節則又爲騎牆兩屬云是結理財而起用人即其爲說先自支離而不可通果如其說何不可竟割此兩節並入用人然又得詰也又明不外本內末一句於是乎支離穿鑿爲此葛藤要皆看理本是明明白白如康莊大道舍而不由而求策於蓁莽之中誤足於磽确之徑程朱緒言未能篤信深思而家存淺達

堆積盈案手披口誦目營神疲以成一牢不可破之說不亦可哀之甚者歟通章○仁親以爲寶一句是直出無轉折是伏說無近旋見順口使道無迎拒喘噓背文子犯兩人平時稱說爲此時稱先明至誠無他本也○秦誓曰三節只一氣說用人之理不重分大臣人主意然第二節正指娼嫉之人確有兩層○通章只講絜矩爲好惡究講辨明故就財上說就人上說總只講好惡公私之極耳秦誓以下數節皆借用人指好惡非以好惡調用人也○如有容是能容首尾相照應如有容從休休中得其氣象寔能容從有技彥聖中得其精神○休休是形容一个臣心體大段不着事爲不落作用不着風采不論工力○休休其心寬平廣大便與如有容渾處玉溪謂有淡然無欲粹然至善意此說好○休休二句在心體度量上看原是虛詞最難摹擬俗家人以形容擬議套話了之不惟神理並其貌亦不可得矣○高才大小無所不收以見有容之至是也然必高下大小各盡其才當其分而後謂之能容看有技二句便見其下面纖細無遺看彥聖數句便見上邊極高者大者我又能盡其高大則高大更過之矣若容有技與容彥聖一樣便不謂之寔能容可知其中正

有明通公溥嫉成器使之道在不是以一切渾霖爲容也下五句總在有容句生出故後又找寔離容之句下半段又應實不能容句語意分明無他技乃指其已分之虛冲未及人說○能容總納上九句能保推能容之用能保即在能容內

唯仁人　至　以失之

自誠意章至此章皆以好惡爲用力處然聖人論用力都重惡一邊看賢章每節便見論絜矩忠恕之道不要在講恩怨皆以不欲勿施故朱子以絜矩正是恕者之事此節又是絜矩

中一事其義本一恕以求仁故惟仁人能惡能愛此謂二字緊承上文側重惡人乃至理非小巧也嫉惡爲賊剛毅近仁理自如此居鄉而同流合汚在位而包羞養奸皆不仁之甚者也○此中言好惡之極至仁人方能得其正從惡見愛即絜矩之道但言惡而樂只節兼言之也蓋人情公私於所好處看不若於所惡上看更分明極盡此義之所以成仁而公私之界分於義利故章末又詳言之重惡邊說入方得此習緊接詩脉○從上文來自應由惡說到愛有下二節在又應好惡不還只揭定仁字處處用側串之法則上下皆妥○人

講唯字能字此是自然成德不可及之仁人須見能絜矩三字人講能絜矩亦止是自然成德不可及之能絜矩須見能絜矩三字中有人條目工夫在○釋絜矩之道節只言所惡道理原重惡邊說絜矩從恕字來不欲勿施强恕之道本如是○從來看相爲好只被謂會二字所誤看節兩能字正破此意上文單就用惡一邊說者更要講得能字十分精神也益用愛猶是恭儉之主所能獨至於用惡太猛似與忠厚之意不類然如舜之誅四凶周公之誅管蔡處看出仁人之能尤爲警醒傳者獨舉秦誓正是懲擬[illegible]之後言之有太息

恨之聲 述評 ○用賢退不肖二者自是不可偏廢然能用賢者或未必能退不肖而能退不肖者未有不能用賢故放流屏絕可以包括盡能愛能惡之理若謂聖王勵世磨鈍純用威權故字誤說入作用去便是黑風吹墮鬼國 述評 ○從能惡側到能愛盡人所知然必於傳者口中看下註腳雖理是而語氣終屬未妥有側叫而不覺有側勢斯爲得之 述評 ○君子有大道節收上文數節是總要語生財節開下文主末是財利一事語○道字直從經首大學之道道字生來註下修己治人四字即兼明新二句也○道便是大學之道○

絜矩意至好人節已說竟君子節又另起總結直炤聖經首節收歸大學之道故註云修己治人之術即明明德新民也此道字不是絜矩之道絜矩之道從心推出及民事理也絜矩者以民之好惡爲好惡公之極也皆只是新民一邊事君子大道兼修己治人之全而言以上言絜矩言好惡之公私此節言忠信又從公私中推極誠僞敬肆之分蓋所以行此好惡之公者也○君子以位言正是上句大道亦只言居是位之道○註中特地云君子以位言之正恐人誤看做有德者則驕泰何說不去也近人不體註且貪取君子與忠

信關鍵有情準一滾說去必贊嘆有德君子不道下句已一
筆勾卻矣大道註中明云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作者偏
多貼用人理財不知何以前開時論欲專主用人尤難解也總
是不曾讀註耳○大道字指絜矩○絜矩君子與此君子又
有別○大道甕定用人理財固非又有直指即絜矩之道其
謬同也絜矩之道亦所以行此大道者與忠信二字對非即
大道也絜矩之道從仁恕未來忠信從誠生來皆所以行此
大道者猶之中庸行達道歸於達德道德一本於誠相似故
有絜矩之道之君子以德器有大道之君子以位稱各有確

義不可混也○章內雜舉理財用人緣此二事是天下事之
大者故舉以直論其實平天下不止此二事今又變而為愛
民用人則用人亦愛民中事取舍即好惡之一端不可以作
對也理財用人皆所以明好惡但取用人而置理財之好惡
亦不可也總之大道所該者廣單指一二件便說不去○所
以能忠信須實有工夫必要根格致誠正發明此理○咸价
人曰一言得失緊承樂只二節二言得失緊承楨幹數節三
言得失緊承楚書數節自是確不可移止因上二結有結有
證此一結有結無證覺只正文承之所以朱子說言平天下

其實各有專指不可混到只看下文申言理財條氣家雖一
併承來却不敢明說財字將用人理財對舉出之便見得此
二語該緊承用人了但能實心用人便是忠信平日好色惡
臭毫無所欺方能以忠信用人此中又有源流之別須句句
不犯下而格物實理又貫得下文方是此處忠信方不說卻
首句按君子節以上只是說絜矩故於上節特註云自秦誓
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
節南山之意正結前上文見此節之不粘連楚書數節也又
於此節註云因上文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則此節當直

承文王康誥兩言得失而來當承上數節又割矣徐為儀云
此節是上承用人下接理財過脉不宜斷絕此正是謬論如
其說理財上已說過下文不過因上有財意而申言之耳原
非特起何用過脉哉總之眼光拘小只在貼身上下尋來路
去路而不知古人文章端緒接續脉絡貫通隨見層出有網
見於言外者其來路去路本自了然但細心者自不辨耳一
時紛紛大道有指絜矩者有指好惡者大率主張理財用人
者多亦有兼理財而專言用人者若專主用人則又咸君特解
咸君老宿而疎陋如此又何論其餘也○忠信人即作絜矩

看周非離絜矩另標一道理名目又不是絜矩是心理之同
然忠信即在行處實心上說絜矩即誠意章好惡推廣言之
忠信即誠意章之自慊愼獨也○君子只是有平天下之位
者大道即所以居是位之術其事最大故曰大道然非忠
信則施設皆虛猶云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故君子大道須切位上說忠信以得須切居位之道說方字
字有地頭下落○徐膺公云此章之前則為用人此章之後
則為理財然則此章正總結用人也非泛說主心亦非兼說
理財用人集註所言總結既不近取上數節而泛指一章便

令作者不知所指且此章所言大道用人之道也下章所言
大道理財之道也大要不出此二者若不貫結用人則此大
道又為何物乎所謂得之者得人也失之者失人也不然則
二之字亦無所指援依膺公言則康誥之前已說理財是康
誥節所言得失即應作結理財解其所言命有財無財之命
也若不結理財則此命又為何物乎得之者得財也失之者
失財也不然二之字亦無所指以予斧判予所得不問是實
案乎當時諸公皆淹通秀才以名節自任者然都悖謬如此
總為邪說浸淫只恢棄朱註為高勢必然附畚亂運橫流亦

不知其然而然也

生財有大道 全 末

此大道與上大道毫無交涉而近人多云大道不止生財而
生財亦有大道如此乃是大道以生財非生財有大道也○
有天子之財有諸侯之財有卿大夫之財有庶民之財生財
大道統而言之其理同也然必自天子得其道而天下之財
無不理此平天下之義也 直到民間而其道却制之在
上不獨食用本朝廷說即為亦從上面說下○舒徐固是
舒舒暢亦是舒也南北轉漕費以鉅萬偶是不舒太倉之粟

陳陳相因亦是不舒○東坡有言吾得一法大要是儉耳坡
其名曰儉若若米家國道理總只如此故為國須識大體看
一舒字非備節省之謂也○管商桑孔其道何嘗不能足財
却不可恒也惟此四者不見有餘自無不足雖凶荒患害皆
不能舒此方是恒足此便是大道○散財得民言其無私不
貪而適以得民發身是傳者推論非仁者要得民而故散財
以要結之也○散財得民四字是 要若泛講善
用財以成功業則與仁字無關切矣此仁字在下節引線仁
者二字沒置不得張受先云不重在以財發身只要見得如

此則生財不可無道爲平天下一大事却是謬說因上文言
生財不可無道恐人君意重在生財故特下此節以起下文
至末只一意言雖生財有道然不可外本內末故又提出仁
義而以義利之重結之如受先所云都成倒亂矣○未有上
好仁節大意是申次上文發身之說只合云上好仁則必有
其財耳而傳文故作三叠正要跌出義字爲下文義利之辨
張本也人惟看得中一叠沒緊要而首尾仁財其理又盡於
上文不過從三箇未有討口氣用順用逆總屬複衍無味明
眼於此得解直挈出中一叠作主而首尾皆震動一氣三未

有神脉何嘗不刋故取勢全在提要提要又全在節次分明
也○君民上下相接純是義而其所以相接處原是仁不容
分屬也然上但知有義則驕恣貪虐之患生下但知有仁則
狀習悖亂之禍作故上專言仁則下自安於義義字只貼下
看有意思在○大意只上好仁而財皆其財耳多少義終事
一段乃推所以得財節次如此○好仁節雖多叠句而語意
一氣急遞總以首尾仁財爲主中二句只是過接橋梁耳不
專義字只講好字主情則仁之源流自貫講事字切定力役
棄末下府庫財已透○理財用人雖朱子論此章大段亦有

此語然未嘗見章句孟獻子節此言義利亦無論理財用人
之訛○與民爭利便是病國便是不絜矩故臧文仲妾織蒲
夫子直斥其不仁○引獻子言只取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
利耳此謂二句通釋三段未嘗有單指聚斂意忠或問亦子
引公儀子董子以證上二段引臧文仲冉子以證下段則亦
並舉無疑自先輩說書略過上二段側重下段後人遂以爲
不易之說其實非也○自生財大道節至上文說財上論所
以生之有之之理傳又恐人主重視夫財而講究不置反以
仁義爲致財之道也故急下孟獻子二節見財利之必不可

求其爲後世儒者滯矣○惟義乃利天下更莫有利於義者
然如此說則講義仍是講利好義原爲好利其爲人心之害
反深矣如釋氏以禍福勸人行善其本心先壞以私心行善
事豈復有善根乎然義之爲利理本如是又不可不明故聖
賢必先說利之害義與懷義之必當去利然後轉出義本自
利更不須講利其理乃圓滿無弊如孟子之仁義不遺親後
君與此傳之以義爲利教精是也○補出雖不因利亦當好
義意亦算得題理而從一層方是儒者本領之言○同是一
個聚斂之臣在家在國他人看來便覺意思不同蓋在國則

蕪免在位毒流生民。在家則心計之臣。頗資勤儉一也。在國則搢紳之列。以爲深恥。在家則輿臺之術。不足較計。二也。所以學士大夫未嘗不深疾聚斂之臣。然往往爲家之奴。入幕之客。則有畜之而不以爲非者。不知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只是一箇道理。切有家立論方切。通計。善者不足寔然而有。即是成時指摘放廢之人。至此事急勢從方恃其爲善者。方覺善者之有。則大事已去矣。題中只患一[illegible]字作耶。然欲得雖字之神。先要有善者三字出落得好。

大梁　周在延　編次

中庸

天命之謂性節

自第十二章至二十章皆申明道不可離之意其前後各章則皆言不離道之功也此章括出不離作主乃得全部中庸大旨○艾千子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與命猶令也原非二解蓋天命不已即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羅文止謂以生天之理生人以立命之理立人可作

朱注功臣矣專言自然而不言不已則勢必專以氣質爲性以甘食悅色爲性矣按千子論極謬人生而知覺運動與氣質爲變原未嘗不是性但聖人謂此未是性之最上同然處惟說這上面有出彼類五常之至善乃天命同然之本故曰天命之謂性與孔子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孟子道性善皆一綫印合之理非有所輕重抑說也仰自然二字便有正義有邪說謂性之善本固有自然非由外鑠此正義也若謂一切動止無非自然即邪說矣至不已二字又是一義與此處無涉即不已亦須分看指此理之不已則正義也但空說不已

亦可扯入邪說去○丁子云四時五行陰陽剛柔非天命也蓋中庸即孟子性善之性耳此得之○千子云近人講命字未淸楚蓋既認陰陽五行爲命是以認氣質爲性既認氣質爲性則口味目色耳聲皆是無待而然聖人又何事焉然則人但知孟子所謂性也而不知孟子所謂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按氣質未嘗不是性然非性之主也孟子口之於味章與程張朱子發明理氣之說詳矣此非孟程張朱之言孔子子思之言也今總一槩不信只信生之謂性作用是性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三句是眞宗旨所謂本領不是一齊

差却○天命之性雖只就人心說其實兼人與物而言註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則人亦在萬物中蓋物之與人氣質有偏全不同理則無異也　遵評○只性即理也四字認得定上兩分明○緣若上云有性字淸則率字亦淸蓋指其不離者言也若字淸則道字亦淸蓋指其自然者言也吾則以爲若率字淸則性字淸氣質之性不可率不可率者非性之本然也若道字淸則率字淸日用當行之路即有不行路未嘗不在不行者不過在上面過不及耳故曰可離非道也不可離者率性故也人只就性字發揮但說得似道即性也

不付做得率性之謂道○率性一句只說箇道理本然如是不
是生安自然生安自然亦是下句中註脚○必兼人物言始
盡○合聖愚言之見此理無乎不在不是安排假合○率字
原只在理上說不在人物用力上說○率性是指理上事而
氣在其中所謂自然者謂率字不說工夫亦近人欲講得自
然二字微妙遂說入化機自動不知其然是不知此只得氣
上事乃二氏之自然非聖人所言之自然也○率不是用力
字○率亦不指人○以自然爲性天以率任自然爲率性其
謬自有出中庸因言道者淆亂故以天命率性本原正之言

此外非道也○率四體之性便有聰明恭重之道非謂視聽
持行之安便爲道也○艾千子云率性乃就私意人欲未行
時自然人中乎正獨他說不得○氣質不在性外但不可指
氣質爲性○大聖道而異端起此中庸之所以作也只修道
何有出了思懼失其真之意憂深言切慮遠言詳覺聖人亦
心片片從面前流過○修道何是子思全部總敘上二句是
此句按手此以下至終篇皆所以修之法也故此句須直承
第一句說禮樂刑政即是大命之性生于降了靜王伯安以
能視聽言動爲性只爲說卻第一句看仁義禮智都是聖人

強名設教初非性中固有即老莊謂斗折衡之言不知正因
能視聽言動之性非天命本然率循不得故假聖教耳彼所
謂性道乃聖人之所欲修去者也若单承第二句便墮此義
○程子謂自天命至於教我無加損焉蓋道在天地間人自
不行耳無存亡也剝於上復於下殺剝所不能止息也道如
是教即如是聖人之言亦至今煥然也昔道者曰三教教豈
有三乎則又從而甚之曰三教合一嗚呼其所謂三者釋也
道也秀才也而無聖教也其所謂合一者釋釋也道釋也秀
才亦釋也而無聖教也聖教違乎天地自若也日月自若

也山川自若也無存亡也○性道本不可分但性上着不得
修字耳實則修道而性復其中看註云性道雖同氣稟或異
則上二句一並注下此句全部中庸只完得修道之教也○
只爲氣質有偏勝闕欠便不能完此理之固有故聖人爲之
品節而裁成之不則天命或幾乎息而道不行於天地之間
非是聖人不得不然者不是人欲有功於天而爲此多事也
然率自然亦非本乎天理聖人亦有不得不然者非聖人能
與之而易之類之謂者有乃也人生品質各異非道即不
及不能中道所以有聖人之品節乃所謂修也○艾千子云

此節註雖兼人物言然玩修道節之也則就人言處爲勝不必以裁成輔相將物字講過些也且恐作成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邊耳按此註兼人物言本等不錯忽又自疑其非所謂見處不的也穿牛鼻絡馬首水耕火耨斧斤以時數罟不入何嘗不是品節卽假盡人物性贊天地化育理本合一又何礙乎○天命兩句一滾出來纔有天便不得不生人物纔生人物便有此性纔有此性便有此當然之道一種百有中間更無等待安排處故不但命字自然率字亦自然命與率皆天之不已有不得不然之妙到聖人之教似出人

爲然必如此乃還天命之本來此聖人之不已有不得不然者亦卽天之不得不然也然此間却有一辨○異說分裂都在教上起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反以聖人之道爲外鑠故子思立說以辨明聖教看上兩箇之謂正爲第三箇之謂而設○羣言淆亂總不知天因疑及聖教如天則下面都不錯下兩箇之謂又都從第一箇之謂貫下○一部中庸只明一道字故下節卽接道字說去性者推道之原教者明道之事三句總以言道也只爲首句從天說來末句從聖人看出中間率性人與物共有天有聖有人物故並合不攏要開天

與聖與人物但想此道爲吾之所同何只在吾身一看則天與聖人人物總在這裏中庸折開說有此層次耳天與聖人卽吾身是性命與教卽吾身之道是○艾千子云中庸所謂天命之性乃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處言性此孟子性善之源也此指最初處言尙未落陰陽五行氣質雜揉處到修道句乃有氣質之性在內若曰天者自然之謂也此說出於道家大使天無於穆不已爲之主宰而徒以氣機激盪爲自然則桃當生李牛當孕馬草當成木人當胎禽何森春夏秋冬飛潛動植終古不易此自然二字皆因少年讀書未廣見

二老莊文註皆人淸淡便以爲快不知其謬如此也雖近世宿儒皆爲此自然二字悞處多矣後學戒之按千子此說甚當然謂天無爲自然猶有一半近似至謂教爲聖人有爲不得不然之機權則今謬矣教雖聖人所爲而因吾性道之固有則亦同是自然之理三句一串說下中間只多氣質過不及。學聖人之教與天命之性原無二理也○此等書言不得究心程朱之說開口便錯近人抄記得蒙引存疑等講章數語便自以爲程朱一經辨駁確粉碎一塲沒理會少闢不得不走入差路去

道也者不可至愼其獨也

道也者單說道而性教在其中因爲從性命中與生俱來非由外鑠我雖不明不行道卻未嘗須臾離我離道者至桀紂而止然道終未嘗離桀紂也此節承上注下轉接語卻是中庸絕大關棙下十二章至二十章皆發明此句之義全從性命中說出所以不可離之故自然切實精深若但將大措了壓人責人承當非不與下意相照卻看得不可離三字已不着痛痒矣要見人自是不戒愼恐懼不得耳○不覩不聞畢常存敬畏之謂處而言見於此亦戒愼恐懼則無時無地

不然可知看註中雖亦二字語脈可悟自禪學亂儒以不覩不聞爲眞體遂謂君子專於此用工夫聖學日湮不止行文之謬也必從覩聞講到不覩聞斯理方周延○戒愼二句是君子統體操存心法就盡頭形容其全身不覩不聞而戒愼恐懼則無時不然矣○隱爲暗處微爲細事皆指境候言此時此地似人所難見然幾動已動自家先見得分明難掩已是莫見莫顯矣若將隱微講在心術上又以陰險秘巧當之則是隱微定惡而顯見定善乎隱微亦有善惡見亦有惡豈待獨揀擇隱微乎○莫見莫顯只在當下獨知中言非指隱微必至於顯見也此節與大學十目所視節人每說錯○隱言闇處微言細事但在機候上看註中的確分明不知崇禎時何故必不肯如此講定將隱微說入心覺秘密處卽近世獨字下加一體字以爲宗旨之謬也故其語意又似誠意又似致知自指劃一番道理於中庸本義不知說甚○誠無爲幾善惡人生而靜但有至善感於物而動然後善惡形焉惡之生也其在動之微乎故君子愼獨審其幾也隱微二句卽十目十手其嚴之意見幽獨之可畏如此莫見莫顯正隱微非對待推極也上節是統體處不專說靜此節是分界

頭上亦不專說動○愼獨只在動靜之交接處又加謹耳蓋此是惡初生處斬根須在此也獨只是已意已發而人猶未見故朱子謂對衆人時亦是獨○愼獨是動靜之交不可竟說是動○戒愼恐懼是兼統動靜工夫莫顯節則自靜之動分界之幾也與上節對分動靜者非是工夫截然兩節但戒愼節是總提工夫愼獨節是逐處緊要工夫提省界限有此兩節做時原只是一片不是指一放一也○問徐爲儀云靜存動察是學者入手兩事然究極之善動實本於善靜世之善處靜者只是氣機偶息耳而亂動之根本未嘗拔試以虛

夜驗之人心無事時比有事時為靜而稀則尤靜人心一有
掛念操想則睡不去無聞見思慮寂寂寥寥此靜究也而夢
中顛倒昏亂一點濁惡為病氣所掩蔽如死人則可知日間
靜時之靜亂動之根本未嘗泯卻能將所謂日間幾得清明
夜間夢亦清明日間說得昏雜夜間夢亦昏雜者以此靜驗
彼靜昭然可見大人之一心夢中尚不能自主猶疾病乎疾
病尚不能自主猶死將乎思及此未有不惕然自失者學道
者試參之其說何如曰工夫雖然兩節然却不是動靜截然
兩對戒懼是統體慎獨是細分子關頭緊要又加謹耳若截

四書語學　〔大參子〕中庸

分動靜是所視聞特反不用戒懼聊學學隨動靜做工夫使
此心敬謹凝一無間耳無惡動求靜之理周子之主靜程
子喜稱人靜坐非與曰此非彼之所謂靜也動靜有就理言
者有就氣言者有就時地言者周子之主靜以理言也正恐
人錯會故特下本註云無欲故靜程子喜人靜坐喜其人內
求不外馳耳亦非以靜為教也若莊撰之所謂清明昏雜卻
只就氣上說佛二氏之徒有工夫者即能於死化疾病睡
夢時了然不昧他便道是極頂工夫人亦以此惑之不知此只
是氣上事所以他道此了只好在靜處玩弄纔到動處便擾

亂用他不着故分動靜為二而惡動而求靜可知他清明之
時其昏雜之根本未嘗泯故聖賢勿貴也若周子之主靜即
程子所謂動亦定靜亦定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無辭萬
變而主宰有常故其靜非晝夜昏明之可擬也學者知此則
彼說之不足參自明矣〇不睹聞人皆有熱是靜邊工夫近
人有云不知其實視其忽方見秘德如是慎獨人皆說然對
待工夫近人有云不知其存視其察正得註中既常戒懼於
此尤加謹之意〇兩節工夫只是無間前後際如一耳〇近
人於幾字交際危急處極說得悚動惕快則固知與上節界

四書語學　〔大參子〕中庸

地各分矣及講到慎獨則又仍混上節何也界地分則功力
亦分各有實下手法粗做一片便不會實見得界地來〇註
一節工夫是總冒第二節是細分緊關分明兩節工夫若作
兩對說便不是不睹不聞乃語言之妙為包括睹聞以形容
敬畏之盡非謂專於此做工夫亦非謂工夫到此乃妙也慎
獨節在交接頭上用力獨就時地上看非心中另有此件物
事也〇此章從天命大原一直說下故慎獨有戒慎恐懼後
若學者下手次第卻須先從慎獨做起有本原自見〇以動
靜分貼兩節者必其不曾詳者也謂曾讀註矣則必不解

用虛字之法者也如上節註中雖字亦字下節註中旣字尤字未曾讀得解得豈有復以動靜分兩節者乎夫謂不曾讀註人所不受謂不解用虛字尤人所不平然只說上節是靜時工夫下節是動時工夫牢不可破者何也想只爲蔣文講章所誤習焉不察耳　進註

喜怒哀樂　至　育焉

徐爲儀云中卽性也和卽道也未戒懼愼獨止可謂性可謂道不可謂中謂和說似岐然不大全小註及艾千子定待之說也按性道是人物各得之總理中和則人心中自然性情之

四書語錄　卷之五　中庸　十二

德謂中卽性和卽道亦籠統在未戒懼愼獨止可謂性道不可謂中和此直是艾千子亂道大全亦無此說誰聞朱子者有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一條及陳安卿云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愼獨工夫方有已發之和數語○皆就學者講工夫已是致字中事言中和雖固有之德然不致亦不能有之耳非解中和本義也如艾說則下文致字又如何着落係他道則應云致性道不應云致中和矣或曰艾意謂致此中和於天地萬物是推極其用之意曰然則應云中和致於天地則位致於萬物則育耳亦不應云致中和也

總之亂道則不得理不通文亦通不去矣○存戒懼而後可曰中和則中和二字中已有致字矣下致字不幾蛇足乎○喜怒哀樂借來說性猶孟子之以乍見說仁都是實有○喜怒節言性情自然之德不根戒懼愼獨是一定不可變之理○性教中和字本固有之理聖賢爲之分別指示非不得已强立名目也若如近人所言將道亦强名不至無善無惡不立文字不止矣於平實步理會則必求之過高以自大幾求高卽淺淫於異說而不自知多此弊也○致字工夫上面兩節已說得精盡只消直接位育一句而中庸又特下喜怒哀

四書語錄　卷之五　中庸　十三

樂一節正見性情之德具於人心人人所有初非異事而極其功卽至位育其示人之意深切如此○艾千子云未發之中自戒愼恐懼來使無戒謹恐懼工夫則發必不能中節發不中節則當其未發時中也如人之病瘧當其未發病時其可以謂之中乎且未發性也非時也如以時則人有未發之時乎惟有將非然學中亦有喜怒矣接千子硬上要根戒愼恐懼來故其言如此若必待戒愼恐懼而後有中則亦將必待修道後而有天命之性乎譬者病也不可以喻本來臟腑之中和也如其言則人之病必待服藥而除病除然後臟

獨節開體用理路不明若欲道却靜邊則用功無本此等俗
解最為害事按孫說詳矣但戒懼是統體功夫兼動靜言今
云上節靜體靜邊亦非是此末若非俗解也然由來久矣
文有本深有淺本細得那各凡節書有是地位有是實地效
驗偏安說入此中庸說得三界唯一念不是中庸境界此真
是細淺也戒懼以致中慎獨以致和故位育分屬此對待
之理也戒懼兼動靜慎獨在動幾猶波化之於川流故萬物
統乎天地天地又統乎大此一貫之理也實見得天命源
頭天地萬物總作一例看無非本分內東西位育二字只在

日用證明不是參虛頭弄大話始得照定註中心氣二字詮
發位育方有箇着落位天地育萬物與天地位萬物育分別
須了為字之義天地位句信不及只有萬物育還好講人
功於是只在這上面說於是只說氣只說萬物育便是天地
位了萬物只說紙滿盡脈而人地只說我箇箇令秀才幾題
乎此只中只理只為道為不上理會故耳
[illegible]入矣
罷試[illegible]言今
[illegible]本此等俗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六

中庸

仲尼曰君子章

此章引聖言以揮中庸其意注重時中時中即中庸。湯潛
林云君子時中分看首不得然又不得合講按白文明下面
字一轉故註中特以又字活之頓挫一節重發下節如何分
兩層不得。時中與無忌憚正相對中字本天來不本心來。
惟君子無時不戒慎恐懼故能隨時處中若但作達權通變
作用看即是小人之無忌憚小人也不是一味任獗他也

見一種影子只是怨心起義不知天命而不畏也雖倖成事
功已離天則何嘗不自以爲時中所謂本領不是一齊差
却也。皆這章何中無定體隨時而在重隨將而在不
垂中無定體處說中之隨處而在不說中之隨處而易觀下
文曰無時不中可見若泥作達權通變解謬矣。徐蓋云章
句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分兩層有業引淺說以
靜存動察分貼余初欲以無私當理分貼然玩朱子曰爲善
者君子之德爲惡者小人之心則似是平書臨事之分但所
謂中庸者又自有二一是得于質者一是得于學者至荊石文

專主質言亦稍偏按從戒慎恐懼看時中方得聖學大本領
即句句對針無忌憚不知此意便做出兩字兩層終不能確
實親切射定無忌憚講方見重而字不是挑剔虛字法也近
多放開說隨時脫却戒慎恐懼已落無忌憚一邊去矣。顧麟
士云明有擇擇尚在下文宜避按別行從說雖在下文乃別
意也不妨語氣亦有何害先輩於本章且不避況別章乎學
者當論理何可泥俗法○君子不顧斷而字一折不分明而
字不出時中即不從戒慎恐懼得來不從戒慎恐懼說時中
即與下無忌憚無關會矣○中庸所謂時中乃從戒慎恐懼

而得於君子又進一句說故加而字一轉所謂君子而處不
得中者有之也○只加一箇時字便截得兩庸字註云中無
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正還庸字下落若只作因時
爲變不討得戒懼源流即是後世講作用學術未有不流於
無忌憚者中字兼中和時中猶中庸中字兼戒慎恐懼方是
一滴歸源不滴○徐爲僕曰註云有君子之德而又能
隨時以處中蓋惟戒慎恐懼存未發之中有君子之德全體
皆中者體也而又能隨時以處中者用也一句中分兩意甚
從而字上玩味出時講兪發下截意上截名大非時中是

隨時事事處中不論上下常變小大時講偏說何治世序約
上去只欲說得恢奇好聽耳隨時二字含兩意一日之間隨
事處中是事事各有一中又同此一事今日如此處之為中
他日又如彼處之為中是一事又各有一中堯舜只言中不
言時中已包時字在內中庸恐人忽諕一為中故着一時字
其實時之所在即中之所在未有不隨時而可為中者非中
猶未為又另有時以成之也君子之德是戒懼致未發之中
隨時處中是慎獨致已發之和小人反是非以時中為戒懼
照下無忌憚也照無忌憚當以慎獨對耳顧麟士云按註君

子如其在我之何是時中上一層話推原其平日也而無時
不中一句方是正說小人不知一句對君子無三句不戒懼
意已在裏面則亦欲反行之句對無時不中一句不可以無
忌憚有[illegible]說是又為通之此解最確按註先下
字無定體隨時而在然後方有了戒慎恐懼而無時不中先
說個中字後說個了之所以時中則戒慎恐懼正講時
中只對照無忌憚其時節日[illegible]大旨而解上之說皆誤也
蓋時中只在事理上看而首章第二節註中所謂日用事物
當行之理無一毫不合無時不然者也惟戒慎恐懼乃能體得

此理於已無時不中即所謂常存敬畏而不使離於須臾者
也故程子朱子皆只說戒慎恐懼而不及慎獨蓋有意在慎
獨只說事幾交接頭上尤要加謹戒慎恐懼兼動靜統終始
而言時中者無適而不中亦是統體說不指交接頭說故謂
君子能戒慎恐懼而時中此慎獨不可以戒慎恐懼對無忌
憚者皆誤也○時中註有二意曰隨時處中是逐時戒懼說
君子自修說曰無時不中是統體戒懼在現成看君子說○
時中即中庸○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只是說箇做得恰
好的事無忌憚亦只是不中庸耳

道之不行矣章

飲食節如詩之比體說飲食便是說道罕譬而喻神味無窮
纔見指點須會之妙每見近人呆講道字復發上文至末累
贅意趣索然或則飲食與道夾說則已分而為二非比喻體
也下流有實做飲食是道者又痴人夢語不直腹痛矣○蓋
不知味究竟飲食當飲食時其味自在何嘗離得只人自不
去領略便失之耳程子所謂飯從脊梁過也飲食是日用事
只日用中道理此等指點最親切是比喻却不是比喻兩也
字意味深長其旨未叔試綴念之便得明道言詩之妙若將

然廣言必從人心道心危微處說起者何蓋庸人只緣私意錮蔽便不能虛公無我纔不虛公舜道理到面前時亦不承受更何處說起惟精惟一乎即如此章若論明行大旨只將精一分柱已可槩括無遺細究其不自用而取之人即是其聰明過人處亨採中舜惟深言者能取然必先虛公而後能審擇能審擇而後能執守層次之間自不可躐頓抹殺也述評

○中庸引夫子之言以明行道之必本乎明乃此章大旨然不何如是人自知須交還本位而於是前題後提關大旨爲得其斯內察察問察隱揚執用○舜不自知又能令天下

之知以爲知故曰大也問察四句正見其大處非舜之所以爲知處看計六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便得此意若講竟似舜單靠此以爲知者誤矣○惟意若曰明道必須知知必不自用而取諸人此中庸意也以舜之知然且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爲大知此夫子意也要之舜之生知而又知此故成聖人學者但能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以求知亦可以至聖人其歸一也看註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皆說舜由此以爲知又抹去聖人一分矣須兩邊說透方是　且根下章知者過之而言知如舜弗可及已然其

所以大者則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其知而不過如此全重過一邊說然又須知執兩端用其中非聖人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則無不及不待言矣○聖人所以不自用而取諸人只爲中無定體恐有未盡而求之衆人邇言正爲中不離庸也可知道只得中庸大知乃所以行中庸○此作傳微旨也○舜能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爲大知亦必至之解然其所以能知此者舜固自有其知之本也而又擇之審如此此其所以大非非不無已知而特人以爲知也看註中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一語自明○其不自用而取

諸人處都有聖人本分在不是單靠衆人也○其好問好察隱揚執用不是大智如何能有此精切不差之權度但有聖人權度之精而又必不自用而取諸人如此此其智之所以尤大也○知得一分行得一分知有一分不到則道有一分不行此行道之必由乎智而智必求其大也一人之大有限合天下之善以爲智故大不可量此舜之大足以爲法也○此章重行處意多中四句正註而用中分作好問好察只收拾得中之作料耳他人但解做大知取善不能照管下文卽應智亦不能摘起中字一截也四句進節蛻出四之中雖邇言

必察是蟬聯兩層者在故平對兩件而字便不透一二誤也蓋言中正有善惡在善之中又有兩端在下多一步緊一步語正未了人都說煞不能盡留三誤也

回之爲人章

正爲上章能擇不能守者指示一箇樣子與舜大知章同例若呆贊顏子便失其理得一善正見顏子所擇守無非中庸不是着向一善上說工夫下手也○擇乎中庸句正有工夫本領○一善說得太玄奥者固非．善說得太輕率者亦非○要做是顏子之拳拳服膺務作他人地位不得此見解之

難拳拳服膺四字分明只一守字然混作一守字不得須識是拳拳是服膺此刻刻之難○擇中庸雖上章已見然回之所以能守正緣其見處分明故朱子謂此章是知底意思多○上章言能擇而不能守此似側重能守然朱子謂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何也蓋天下固有能知而不能行之人然究其所以不行之故仍是知之不明果知得好色便自然必要得他果知得惡臭自然必要去他若日專重在行則天下更有自以爲行而行錯者即如賢者過之豈是不能行只緣知處有病連行都不是耳金溪姚江未嘗不重力行但與格物窮理之學終相牴牾此正是本天本心之分不容過擇中上半截乃得紫陽微旨 述評

天下國家章

道是中庸抑說不可能則過者止矣道是不可能却只是中庸則不及者鼓矣反覆玩味言外之神方得箇中之意

子路問强章

和與中立分謨混中和此大謬也强之矯重在下半截而字不透則大意不得中立與不倚都看做一片而字一轉難分出辣手處○人謂而字轉折分段用截做乃清能一滾說乃

佳蓋截作都易成四件也只和處便見其不流中立處便得其不倚乃所以爲强哉矯此滾說之妙也○兩而字有分看側串有合併看顛倒看之理○艾千子云時文以致中致和爲此節和字中立字滿紙可厭按立言自有淺深道理初無內外如此節和與中立自與首章中和迥然兩義牽扯附會不得先儒之說具在丁子之說其正後又云中和無兩義此從涉世言耳漫從粗淺處說起恐涉率世黨錮時節義餘論故必須說本體此種議論亦是强作人言既曉從涉世言則不當從本體說明矣惟其從粗淺處說而歸之本體精明醇

身乃見談理之妙如此即涉末世俗談論何害若必以說入心性爲內爲精以事物世故爲外爲粗則全非聖賢道理最是不通秀才見識○君子何有兩截意不分則不出不合則竟成兩截和與中立雖在不流不倚此分處取而字也只和與立中便見其不流不倚此合處取而字也須如此反覆乃盡○如用賓之訟妄因當時始持正後不能堅可知中立不倚之難○中立便有不得不倚之勢纔和便易流而字一轉正從此意轉出○和而不流凡平常行已接物皆然○和與中立與國有道無道倒有不順有在不流不倚下半截乃是君

子之強處故而字轉得透則矯字有力○和與中立未是強之至惟不流不倚乃強哉矯也然只說不流不倚猶未見其強之至惟從和最易流中立最易倚處發揮得透方見非中庸之強不能如此說從而字一頓折更有精神○和與中立與中和之義無涉而近人每見和字不如此中立二字不可拆也

素隱行怪章

自仲尼曰君子中庸章至此爲一大起結總以明中庸之義○言過不及中庸之所以失也言知言仁言勇中庸之所以明而行也知必如舜仁如顏淵勇如子路分言德之成也統知仁勇之全者只惟孔子故開端以民鮮能起此以惟聖者能之結照應分明中間鮮能知味起舜之大知不能期月守起回之爲人中庸不可能起子路問強皆一能字作線直至聖者能之能字總收以仲尼曰起言中庸爲孔子之教也以此章結言必孔子而後謂之能中庸也故此章純是說孔子不是泛講過不及兩種人與宗替君子也上兩節重在吾弗爲吾弗能已兩句若三節承句飄開知正是孔子全相收拾上八章過不及知仁勇在內他人轉說轉遠但於前面數章

作複剩語惟說來只是一意方佳○告子道說至宋而忽猖子靜宗至明而大熾告子子靜當時孟子朱子闢之力辨之明然且後世有誰如此若只知言教則今尚未有孟朱者出難因知記告子別氣象由學辨問闢錄學蔀通辨諸書未嘗不指斥其學然嘗如蜀漢之討賊其意非不正而力不足以勝之其流弊心亂正未如所始耳○又于中庸句緊對素隱行怪說承遵道成雙承上[illegible]也中庸雖兼過不及然却只對過[illegible]此字是不離此做工夫戒懼愼獨中有[illegible]遵道安處亦不着邊處○

之以有以天地之有礙其無故小之此誕妄無忌憚也以道皆實有有天地之所不能盡止見天地之所有不可窮也○自漢唐以來二千餘年二帝三王之道未嘗一日行於天地之間此憾之不可解者也然其道自在畢竟殄滅他不得乃道之費也陳同父欲以漢唐充當之則道終亡矣此非天地之有憾而人之憾於萬世也故朱子辯之甚力正以留此憾在便是道耳○莫載莫破亦不指人物作用只言道之無外無內耳○鳶飛節余說自物見道頭頭上其物物上明而圓通解悟語乃翠竹與如黃花般若耳與聖人之道天懸地

隔實理流行上下充塞此中有戒懼慎獨根原在此緊為人活潑潑地與必有事焉同系不是兩重公案也○信手拈來無非此理也須道理爛熟後見此消息乃真消息耳黏滯無不得顯為顛不得頭頭上見物物上明如此只又作禪會耶禪只是處處要見他沒有底此却處處見得箇實有底便是大悲地獄 上面說費在廣大無盡處儘放得開闊令人茫洋有失此又引詩說其中變動流行處提出示人無所不在無將不然當下便是可會所謂喫緊為人活潑潑地也上面是橫說此是豎說上面包羅全體此是在 交接當機○上文

以夫婦對聖人天地以莫能破對莫能載只舉兩頭而言鳶飛節乃言其中間流行充塞處欲使人隨處可以體認耳然說得太活潑便易闌入莊釋微言如曰莎甘泉教人隨處體認天理豈非至言但究其所為天理者只是昭昭靈靈之心體而已所謂江門風月釣臺深處是余疑弄精神也 進評○末節只是總結上文指點道體如此而體道當然之意在言外須會更活潑潑地○或云中明不可離意即括體道說之無礙不知其非也不可離原說道不說君子只明道不可離而君子不離道之功已在言下此中庸妙于指示處吾正謂

中明不可離故不可黏體道說耳○上面都是將道理攤散了說或指頭或指足或隨手拈來到末節下一總結正是包羅貫串將上面言語不能到處處處幹補齊實無少缺欠其著意在造端與及至中間連合一串無非實地令人開眼便止見得夫婦天地兩頭便嫌總結上文複沓無意味於是力主首重君子體道工夫便與章句作敵也只是無聊之計○明註結上文二字偏要說到君子身上以為複衍無意味也若只在上文提關只在道體立說意味如此無窮然則彼所謂複衍者只是不曾見得結上文中自有許多道理耳○註

正結上文三字不是上三節說道而此節貢重君子可知故
脩體道者說固非或於空論道後補出君子意亦非蓋此章
只明道不可離而不離道之意卽在其中看第二節註云近
自夫婦居室之間正指天倫人道之始則夫婦二字已具有
事業功夫在不與佛家善男子善女人同例也知前節夫婦
卽有居室之間四字則此節結上文自應有戒愼中和之義
又何須分作兩層乎○鳶魚節是觸着磕着頭頭都是隨手
拈似末節是原始要終全身盡露語句體勢固不同然皆說
道體上說中明不可離意而不離道之功已在言表造字察

字都非用力字造端對及其至也專卽與上察字同謂昭著
呈露也故或問辨謝氏察見天理游氏天地明察楊氏鳶飛
察之之非凡將末節說君子工夫者誤也或謂上察字在上
下下此察字在天地上故義訓不同試將察字換註語讀去
上下昭著與昭著於天地有何分別若必改天地察天地差
察而後可豈有此文法耶○人所以多說做工夫者以結上
文複衍無意味也不知上文遠近大小夾雜零亂指示至此
結出首尾完全次第而其中推移充實之蘊無窮無不包舉原
不是空空複衍也○末節只是結上文然謂之結者自當以

議論結之若只依樣演述一番則是重出而非結矣○述評
艾千子曰造端猶言下手入門工夫耳乃君子入道之始事
非謂天地造化之理始於夫婦也造端夫婦以見道始於日
用彝倫方是君子行道自邇登高自卑不可斯須離道之意
此夫婦字卽此章與知與能後章子臣弟友宜室家樂妻孥
父母其順之旨非禮始男女化起陰陽合生於兩愛生於欲
之謂也此天地間大道理與君子入道工夫何涉按此章獨
說道體下八章又就此章節節推明各有本義無一複叠如
千千言則下數章皆重出矣何此節註只結上文三字則造

端及至是就上文兩頭總數包括語造端非下手入門及至
察乎非成功究竟也自不遠人章乃漸推出兩頭輕重來就
人身上說素位章又就身所處之位上說遠邇高卑章方在
推行之序上說卽此三章以至問政章亦只是虛指道理如
此若以中明道不可離之意不言君子不離道之功而不離
道之功已在言外自鬼神章開出誠字問政章末開出明誠
天道人道爲下半部中鋪張本方是說君子體道不離之實
上半部只講道之費隱未之及也至夫婦二字的確宜實發
不是泛言人字用故註中特下居室之間四字鳶飛魚躍皆

上陰陽妙合絪縕化醇之理此章全上此意故下章克之子
臣弟友至道邇高卑章又從妻子好合說起以見自邇自卑
之意脈絡分明可按也○時人中學貲論道便有責成人功
意造端二字當以此爲正解非也請起道便說君子之道誰
道不自成人功第說話各有次第分章各有本旨不是章章
句句說實簡言也君子之道費而隱依分章言君子如何去
費之隱之耶此章本只言道不可離意而不離道之功自見
言下只下各章言做功夫處而道之不可離自明章句各有
界分不可混也且將造字作功力字則察乎天地又如何去

察耶總是不依章句便不成文字其名曰不通不通者講不
去也○天地亦道所察亦道所察之一端見到此則於理氣
先後分合之理瞭然矣○天地二字與夫婦對○從夫婦二
字斷其餘曰天地此天地只貼夫婦本義講來指造端乎夫
婦下察乎天地□聚兩頭而言中間已無空隙如鳶飛魚躍
之觸色括有及其至也中○中庸特下夫婦二字不是泛然
天地者造物之大夫婦也故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
精萬物化生又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
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
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道理次序
如此聖人功用亦如此宇宙感應變化云爲無不由此故曰
一陰一陽之爲道中庸特於此章提出此意下章即指子臣
弟友與易傳之理相會昭然可見也故註下居室之間四字
亦正不泛然否則此說人多信不及且有識笑之者只緣今
人渾身是人欲而於此尤爲人欲之極看得褻昧醜褻不可
以口宣而筆書者不知聖人却看得此爲天理之極大極微
處戒懼慎獨正於此下手於此能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則其
餘倫物皆無難盡難遊之處矣○夫婦天地只說兩頭耳其

中處處有理會步步有境界　述評○夫婦二字是通章徹首
實在居室上講一陰一陽至天地而極故對舉結不曾徹尾
太極圖說不能精實言之○兩節皆言道體也然講得精微
則君子體道工夫亦在其中○所謂造端與及其至也言道
夫婦以至天地皆道之所在耳非謂天下道理皆從夫婦始
發源而後放之至彌綸六合也蓋夫婦與天地同是道中之
一物夫婦取其至小至近天地取其至遠至大以盡道之費
即語小語大之意也　述評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六終

中庸

道不遠人章

第定知行過不及講爲之所以遠方切實○從明道行道立
解見道不遠人中便行舉人不遠人以爲道之實理○以人
治人句原可兼人已故語錄云我自治其身亦是將我自得
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更伯擧以爲附上有君子字則似
人字對君子言故章句以此爲君子治人之事其說不盡然
也章句只因改而止字我解故云爾○通章總爲道不遠

人四字發明以人治人謂即其人之道還之非以我之人理
治之所謂以衆人望人即以人治人中此意已足不必到改
而止方說着也以人治人改而止正要人人各盡其當然不
令其遠人以爲道耳非是使之至于安逸便利而已○以人
治人言即以其人之道治之耳不加道字是文法偶簡非謂
必不可以道治之也即在人字中發明全義不必增出道字
此已是爲解嘲放胆講究然猶止在文法言今必欲提醒不
是以道治人則是與學要去理障而其所謂以天治人者亦
并非聖人之以人矣○萬物皆備于我我者人之本也盡人

性在能盡其性然則云以我治人何不可者只爲人人理一
而人人分殊若以我治人便有行不通處嘗之言孝則我與
人同該孝者然其所以孝則甲之所行不可以施之於乙故
甲乙各盡其事而同歸於孝乃所謂道不遠人看一箇人字
便見道理是箇公共底故曰本天可知外面道理無非我裏
邊道理○陽明謂事父不在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在君上
求箇忠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不知事君父不於君父
上求忠孝之理則雖有忠孝之心而其道有所不盡矣程子
謂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其義極精淑民習不知而改在心爲

理亦即此謬能於第一箇人字提醒分明直將庸字當中庸
二字而天命聖教皆貫其中乃爲卓絕○自已要做聖賢謂
人只消將就此䢖衍以衆人望人一句不出翻入薄道也夫
萬物皆備於我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固不可以該解衆然
民可使由之如爲子之必于孝爲弟之必于悌豈可云不至
干大不孝大不悌便已耶正緣此理是人人固有之良無不
可能之事故人皆可爲堯舜不是寄于權術混語以衆人望
人只中庸而已中庸盡處便是聖人莊周謂絡馬首穿牛鼻
人也然牛行必不可絡馬身必不可穿非天乎以人治人

之義只如此看所謂則者祇是其人之所當然如爲子之
當孝爲臣之當忠固是或其人之事勢只得如此或其人之
材質只得如此便自有其人當然之則如牛鼻之可穿馬首
之可絡鷄歷兔脚皆隨其本分而有定則不是有箇公共道
理各隨其人之事勢材質做到五六分八九分便可將就住
得也以人治人正以發明道不遠人之義達評拳其性之
自然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賢者俯而就不肖者跂而及謂之
以人治人改而止然則改而不止將如何曰只將末節與末
能與此節對看則聖賢責己責人之間必有間矣兩人字下

人指身上人指則以人治人若說到踐形復性則太深太難
若說作革面免罪則太淺太易須於不淺不深非難非易間
得聖賢所以治人之理此章忠恕只就學者切近處講方
合道不遠人之旨近人謂說忠恕不向高一層節從平等
人當身說法使他辭却不得纔見人心之同大道之近數語
自好蓋此是不遠人以爲道之事自說高不得有聖人之
忠恕有學者之忠恕論語夫子之道聖人之忠恕也此章不
欲勿施學者之忠恕也由學者之忠恕做到聖人便與道合
矣故彼曰夫子之道而此曰違道不遠也施諸已二句註

中直云忠恕之事或從恕字單出者非也忠恕與道有分
合忠與恕又有分合施諸已二句與忠恕又有分合要各釐
界絲毫不混然後貫通渾一處完全無間施諸已二句似只
說得恕而忠行乎其間此中賓主次第教行義理蓋修道以
仁求仁以忠恕忠恕之體用固忠先而恕後而兩者推行用
力關頭却在恕邊見恕可見忠忠不可見恕也此節節推
去其分合之故亦燎然意表矣君子節難帖在下半節
上四段正在自責忽然接出庸德二句中間更無轉通故有
語何者多主順勢直下說在聖人自修身上自謂得口氣不

知到末句畢竟直下不得從新翻起周折仍舊增添語何則
於口氣仍未嘗得也看註中以自責自修一句盡斷上半節
後繳言君子之言行如此總指下半節則未能也之下庸德
之上中間自有一段意思必須界畫停頓以出之推夫子
謙詞却難帖若老實說未能則無夫子身分若說夫子本
無不能而姑爲謙讓之言則是不誠之尤愈非夫子身分矣
庸德以下至末句一氣直下只是說君子謂君子而責已
自勉之意在其中末句只稱美君子而此言外神味無窮
若找出自勉意所爲蛇足而此六七句中又無可夾插處故

知此句之上上文之下正此意安頓處忽略不得須從夫子
求至於能意轉到君子始得○庸德以上是自責未能庸德
下半節是美君子以爲法故章句于此上用反之以自責而
自修焉句束住上文而末句用君子之言行如此繳下半節○
若此處一滚直下則下三句竟是箇割肉自責乃反自卷
矣且言顧行二句前後又如何關人君子耶○看行字便具
不足意看謹字便具有餘意然人于此二字中取下意動手
痛癢都成題外閒文須用庸德庸言中物透不足有餘落脚
謹處不用起下而下意已到兩之字正位安綮○註云德不

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下箇力字至字則
上文已說到盡言顧行二句只是過接語非更進一步也但
竊謂此二句只是言勉行訒言之至纔行到極勉時便自然
與言相照顧言到極訒時便自然與行相照顧言顧行行顧
言是言行自有相顧之理非君子去顧言顧行也　進評　○言
行顧有餘不足言只指治人之類○馬君常曰兩顧字正希
達入爲道真精神若只作飛遁語發付埋却題面矣○慥慥
句本緊指庸德以下六句慥慥只就行德謹言說非統貫也
亦非從言行勘進心神一層也○慥慥不專指心是指言行

數句而言○慥慥二字直從庸德句貫注下來君子一句是
倒裝文法不是到此方省得是君子而歎美之也○註於顧
行顧言下云君子之言行如此則上八句自然一口急遞君
子二字爲倒裝文法矣庸德以下總是說君子而自勉意在
其中既以自勉則勉人固不必言矣

君子素其位章

位字極有定却極無定君子素位之道立乎位之上○故能
乎位之中斷所處只一位而凡位之理無不備纔能素位而
行故下文曰無入不自得朝爲耕農夕爲天子其素不二也○

從過去未來顛倒回互看出此有一箇現在之位從周流六
虛變動不居看出君子此有一箇素位之道方說得聖人全
體大用盡○不願乎其外不字須斬釘截鐵始得纔說得含
糊游移便是秀才胸中卑污志趣流落周旋且不字有兩
義一是不可妄求一是不可必得然此尤就下一等人說惟
直窮到義利公私之關此纔是不字真實本領○無入不自
得不是從世情轉身隨波逐浪袒裎而入裸國也或問謂無
不足于吾心此纔是自得真實詮解不然默而識之是甚箇
甚無入不自得是得箇甚却不反爲僭愆駁飭耶○苛僭總

謂人無入不自得是得箇甚亦似周程教人尋孔顏樂處之意倫取聖賢言語改頭換面攙人機鋒以惑世人然一時被問遂無答者豈不反為所笑若當代為之答曰凡人處事接物處處當理時便自然有箇自得處是時○上下即大學之上下前後左右相似不止在出處一事說也○已字從外面求人四闢逼攙看真見得外無可願處只有正己忙耳○不求于人而講不得亟講是覆上文矣人衹將正己二字輕釋略過自不得不重講下半何只將正己二字說得有工夫不學問無暇及他則不求于人只消帶過一折便出矣○只重

正己二字不求人即上文已見所以能不求者惟其己在也所以不得求者惟正己之為急迫然正己又正要不求于人不求于人乃見其正己之盡工夫轉轉到一路如此方有而字一轉更覺有味若看上句徐事說不願外怨尤將甚總在願字生來要不願先須正己念頭一轉背向裏則內邊自有汲汲處外面無非相干處故曰無怨怨尤盡根斷不願外可知矣中庸于無怨下又加怨尤二字正為願外者拔根刮骨將怨字萌芽斬盡無字全帶光芒乃見不願外極頭○居易不是泰然無為已經動不得若無非居易○直到樂天境界無非

居易○二氏之曠達非君子之居俟也○莊周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似與聖人居易俟命之言略相彷彿然由其說必任其放達不至於無忌憚不止者此無他特未講於反求之義也須知居易俟命即是反求惟反求而後能居易若如莊周所云且無所為得無所為矣只要安之若命即如其言亦只有箇俟命無所為居易也其者流於獨任恣肆○所不為則亦可曰行險以俟命而已或謂莊周任其放達差勝於怨天尤人者一等不知天下之理惟反求而後能不怨天尤人若失而不反求諸身其失必有所歸已不任責必有

任其責者安得不歸之天與人哉即莊周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亦只是勉強排遣是雖未顯然有怨尤之迹而怨尤之根實在也且怨天尤人之人或有窮而思返之時若老莊安之若命則有終身於失而不悔悟者矣不尤下愚之甚者耶故居易俟命已說盡不怨不尤而反求其身又是所以不怨尤之實據此○夫子自言射射是主中庸引言君子射是賓○孔子只論射而比之君子之義子思只論君子而比之孔子之論射各人倒說不得在孔子口中不夾雜一句中庸語頭方見脈理精細處子思意只一句收拾却已並無句不提

中庸話頭矣○聖人絕大本領止得一箇反求從人所不見
不愧屋漏直到無聲無臭上事更無別條方法只反求則循
理循理則步步着實處處精細將到與世間走空闊捷之學
眞是天淵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節

通身神理總在註中一意字○自道不遠人至此三章皆近
裏說實指示學者用力處以發明費隱章義然各章主意不
同道不遠人因上章說道體恐人求之渦遠故指向身心
來素位章是就地位上言此章是進道推行之序其義絕不

相蒙講此章者動云高遠即在卑邇之中但求之卑邇而自
得說話未嘗不是然却是不遠人章義于此全沒交涉也不
遠章道只在人身日用是說兩頭盡處此章遠邇高卑是說
中間逐節次第處走得　一步卑邇便得一步高遠漸遞推去
節節如此無定位亦無住處全在行登二字上說着力在自
字故引詩及子論是借舉一事做箇影子令人言外自得章
句下一意字亦是吃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若但說道在卑邇
又何必于不遠人外疊牀架屋乎○高遠卑邇指兩頭兩頭
都是道此費隱章義也高遠卻即在卑邇此不遠人章義也

高卑遠邇各有本分所當盡不得居卑邇而妄騖高遠此素
位章義也以上數章皆在兩頭定處盡處說此章却就卑之
於高邇之於遠中間推行交接上不定不盡處說着力在首
節兩必自言道之高遠無窮而為之有序只在卑邇上用力
逐步積累上去行得一步卑邇便升一步高遠卑邇不定高
遠亦不定卑邇不盡高遠亦不盡只看詩言妻子兄弟而聖
人謂其道已及父母由此推之可見步步有高遠步步在卑
邇上做自然高遠即如到了父母順又不止於父母順乃所
謂序也惟其高卑遠邇無定位亦無盡頭故不可實言而引

夫子說詩做箇話頭指點令人自悟此註中意字之妙然皆
指實事實理非虛弄機鋒也俗人只看見兩頭不曉得中間
實地故做意字都落影響○作學庸文每每牽搭各章使經傳
中竟逃出一字不得豈不可笑如此章遠邇與不遠人遠字
何涉而亦見尋不免耶○遠邇高卑只在行登處說○首四
字從前兩章來○首節不是說兩頭說兩頭中間逐步推移
處也○眼目在兩自字求道有序要到彼必由此步步由卑
邇步步到高遠矣故謂高遠自高遠卑邇自卑邇者固非謂
卑邇即高遠高遠即卑邇者亦非也○詩原只說妻子以及

兄弟以及宗家但在下面推說夫子忽然移到上面正於不謂順父母而下面工夫足自然到了上面此註中所謂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也若從要順父母推出所自便失其神理。

鬼神之爲德章

鬼神非即物身心方說得盡。鬼神只氣耳所以爲鬼神即理也此中分際不知其一即不知其一。綱整卷知理一分殊之妙而于理與氣物處尚有疑礙則猶未達此關也。神之德正在造機緘上看。形上形下鬼神正在中間運用

鼓盪。鬼神之爲德說得幽深不如說得切實說得奇異不如說得平淡若舉先只在鬼神字面上講得不以幽深奇異爲能若再看到章末結穴處自覺越切實越平淡更耐尋味無窮但非于此中有所見得雖欲切實平淡不能耳述評。視之不見二句總盡得虛實二字到極虛處無非至實故虛實只是一個釋家言色即空空即色却有成兩件了也。體物不遺只在平常日用間驗之亦見。只就物指出鬼神非先有個物在而鬼神體之也。近人說物外另有個鬼神安得謂之體物哉但只道你等附木憑巫降乩者是耳若謂無

形者乃能不壞滅此方謂鬼神則諸有形而有墮落消寂者又是何物蓋其所見之粗也不出天堂地獄輪迴冥報之各有主司其精者則不出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而已秀才肚皮都是這一家道理充塞其中聖經賢傳如何得入。體空之說如佛揚了常稱其無形亦體深於易性理是否曰此正不懂易性理也世間無空空處即天也天即物也曰體物則無非是矣不可謂體空又體物體有形又體無形如此則是有無已判成兩也故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且其看物字只作形器之屬不

知事即物也天地間變化遷流與人事動作云爲皆物也此有何形然無非鬼神之所體也。鬼神是一是二若謂是一將不必有體之說如謂是二將物在而鬼神體之耶抑鬼神在而物爲其所體耶。此章兼費隱而言體物句乃言費也上下數章以鬼神之義括之皆可攝入此一句中然此句又自與誠之不可揜相爲照應。鬼神使人盡其誠鬼神之理誠也人以誠格鬼神之誠人心之誠也兩邊道理缺一邊便不見下誠字全義祭祀之鬼神鬼神之一鬼神之誠誠之一從祭祀指鬼神之全從鬼神指誠之全。三四兩節實就祭

祀之鬼神使人畏敬恍惚處見鬼神之妙未及歸重人心也
謂鬼神之精靈即在人心敬畏處見則得謂人心外更無鬼
神則不可引詩言不可度矧可射正證欺鬼神使人畏敬恍
惚處見鬼神之妙非戒人之詞即戒人射猶可謂戒人度更
說不去要之通章原只在理上說不在心上說即末節誠不
可揜誠字亦止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指實理不指實心後
此指出人心當實又是另外義不可反客作主○謝上蔡謂
鬼神要有便有要無便無此言無他不過謂鬼神精妙處全
在人心而已有此心則有鬼神無此心即無鬼神且無之論

即云人之祭祀其祖考此鬼神之至親切而可據者然若誠
意不至不過牲幣祝號周旋一番所謂雖有所爲亦如無有
而況耕蠶宰之祭於我本非一氣之屬然往往肸蠁呈露有
所求爲其受命也如響此無他只是其心之有無爲之耳此
非謂天下不無鬼神但憑吾心所造便爲鬼神亦非謂有箇
鬼神往來天地之間而吾有以召之知之也此其故正須作
箇題目人思議皆當於人心有無之際求之講鬼神之發見
流露緊貼人心上說乃爲親切蓋吾心之有鬼神者即鬼神
之所爲也如此看來覺章內使字之義更透足以發明上蔡

之說 述評 ○只說有箇鬼神游行宇宙之間倏而來兮忽而
逝縱云靈妙不可思議其所爲鬼神者亦眇矣神之格思不
可度思只是盈天地間流動充滿觸處皆是不但言其游行
無定也○然則鬼神但有屈伸無往來乎乃其所云格者何
也曰鬼神有屈伸有往來其往來者皆屈伸也且鬼神之理
雖散著於天下而有感通出入之妙實由於人心古人所云
有其誠則有其神又云要有便有要無便無不是鶻突影響
之說也以發明鬼神之只在此心而已如此章始言鬼神之
德之盛末後結出一誠字爲半部中庸樞紐而其所爲誠者

有實理有實心實理者自然無妄固無待於人爲若實心則
必有以誠之顧其所以誠之者無他焉只是乘得此心常存
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便覺天地鬼
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是則鬼神固無所爲往來其往來者
即吾心之自爲往來而已所以存誠之功必先之以主敬此
章欲結出誠字而先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即此
意也不然則但曰體物而不可遺一句已了又何必驗之於
祭祀之時體之於屋漏之際乎講到身心學問與鬼神關切
處隱隱透出下文誠不可揜乃得 述評 ○第三節是祭祀冲

見鬼神體物處引詩節則體物中見其不覩聞之隱末番則
又轉指出來反覆說盡費隱○微顯不是所然兩截便有之
字在○前後章俱從費指隱此章指微之顯于合散往來處
看故曰兼費隱○費而隱而字是推入微之顯之字是推出
一層一逆皆是併說其實有便是誠○易曰一陰一陽之謂
道記曰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陰陽動靜之妙全在四箇一
字上看鬼神亦只是此理全在屈伸至反處最是天地間靈
機妙用極杳冥恍惚難知無非實者乃所謂誠也自無之有
是誠自有之無亦是誠罪說一邊不得微之顯從上文祭祀

指出誠之不可揜非謂鬼神之德只在昭著處也○蔡虛齋
云○人物明而可見故先言人後言鬼神幽而難知故先
言微而後言顯○鬼神為亦無他都從氣上指理耳○鬼神氣也
人[illegible]也天地之氣惟鬼神最奇幻○人之氣惟心最神靈
皆若[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其實止一理為之○誠而已矣○然則
天地間豈非誠之為乎○此字雖承上文來○然夫微之顯誠
之不可揜九字是統言鬼神之理○因祭祀指出不止說祭祀
也○天地間風吹草動無一非鬼神○人身上動止云為無一非
鬼神○中庸從祭祀指出鬼神○從鬼神指出誠字○其旨甚精○若

緣祭祀則受訓詁之蔽矣○末句云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
在則亦費矣費即顯也隱即微也○說鬼神指出誠不是說
鬼神即誠也○誠是理上事鬼神是氣上事○天地間至荒忽
難信之事無如鬼神然皆實理之所為實心之所存○則天地
間事理無一非此○可知此是中庸第一箇誠字○却從鬼神說
起○煞有妙義○中庸先有誠字而後引鬼神說出○人心即
是鬼神○實有此心即是誠○欲立誠必先上做聖賢祕密法藏○
盡于是矣○誠在天地之間為實理在人為實心○必有此實
心○而實理始為我有○仁孝而饗帝饗親○非禮勿視聽而聰明

正直○上蔡所謂要有便有要無便無○鬼神至誠之理盡此矣○
○所謂實有者即誠也○其實有此合散者即誠也○一動一
靜者道也○鬼神之德也○其實有此一動一靜者誠也○能往能
來其能只是鬼神○實有此能則誠也○德字正指出誠字○
文子子云誠字即鬼神之德也○鬼神之德即天地之化也○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依先輩講何等直截
停妥○按鬼神之德即說鬼神不分兩層○故注云為德猶言性
情功效○不云德即誠也○蓋鬼神之德無非實有○其實有者○乃
誠也○天地之化只是鬼神○其實有是化者○誠也○鬼神之德只

在氣上說維天之命上天之載從理氣合一原頭說出誠字。鬼神亦包舉其中此正妙于言誠也若謂仍指天地之化則失其理矣於此見千子於此理猶隔壁聽在。鬼神不即是誠又非鬼神之外另有個誠。誠字原只作實字訓其實有鬼神者即誠也。在天地間實有鬼神理為實理在人心實有鬼神。即為實心。誠字固為下半部綱領見端於此然在此章必要粘定鬼神講方有着落若推開鬼神但將實理實心作寬大話頭自以為關鍵下半部中庸固謂之綱領所冥可也。進評〇誠是形上之理固然但實有鬼神即是誠非鬼神上面

更有誠在。進評〇中庸至此章方露誠字鬼神從上章高遠來。蓋高遠莫高遠于鬼神鬼神亦實理所為則無所不實矣。釋氏以三界法象一切歸之于虛無。吾儒以變幻幽渺之事無一不本于實有故人以釋氏為知鬼神。不知惟吾儒乃興鬼神。釋氏之所知非鬼神之正也。有透借鬼神楔出誠字之旨。離鬼神說粘鬼神說兩層精義都得〇所以鬼神之理即誠。中庸後半部書皆從此生出。全部誠字有二義。在天地為實理在人為實心。此處誠字兼二義言〇異端件件歸虛無。任山河世界皆為幻妄。聖學件件歸實有。任雲奇恍忽。皆為日用。誠者實也。有也。舉天下事物之實有皆可信。惟鬼神最渺茫難信。此處看得實有。則天下無事物非此理矣。此中庸言誠發端于鬼神意也。鬼神非即誠。即事物中運用其德則誠也。〇俗解有謂鬼神只是二氣鬼神之德乃誠也若是則鬼神粗而誠精。中庸此章開口已呼破誠字。乃下邊反說到祭祀之鬼神屋漏之鬼神。倒從精處說向粗處去。而末節又與章首重出。非惟不成道理并且不成文義矣。不知德字只作性情功効解。說鬼神便帶德而言。如火之熱水之冷火之能燥原水之能潤物。言水火便帶水火之德而言。所謂誠

者只是實有鬼神之理。非鬼神之外又有一箇誠在上面也。〇艾千子云末節是極言誠不可揜耳。不必以近取身遠取物與端并錯雜。誠身與擴孝兩項兼稱也。按兩項並稱何礙。如此夫三字。原統結上文。正當從上面精粗大小兩頭說箇盡。但須見得兩項合一處耳。於鬼神看得精者太精粗者太粗。大者太大小者太小。勉強牽合誠字總屬影響之他看誠字先不甚確。若云理之不可揜如此夫耶。非誠實有此理乃誠也。以前都說昭若處就事物實象言。見天地間無非此理。忽說到鬼神甚恍惚無形之物。而昭著如此斷引向

神明不測就人心內言爲下半部誠字張本於此實見得鬼道理如此夫三字指點語意方百倍精神○鬼神而實天下無不實者此意看得分明如此夫三字自活○如此夫三字包下半部中庸○此章是恭贊隱言從體說到用從用指出體○不似他章但言用而體在其中故夾說爲得法○此章與前三章正是一串道理○此下三章皆推庸行之極至庸行從子臣弟友節來正是人道之致處其本則在誠也○故哀公問政章達道九經歸于一誠亦是包費隱言也中庸從鬼神指出人道能從人道做出鬼神處處提明此意方得互照之妙○

詩不指周中庸引詩卻不指周。引詩只取德命以起下節耳。無重宜民人句之義。若必宜民人而後逆天則無府位之聖人其大德不可信而天之因篤亦疎闊不足憑矣。引詩總只取得一章以起下節原重受祿句。必得之故上已說竟嘉樂之詩則□□□引周詩看破下章尊頌周德受命之意。畢竟不如中庸說舜說下章專就周家說總以明庸行之至以見道之費處則都是引証耳。雖大意未嘗不關通然各自話頭。原無容主側注。即使本有如此而白文無有者亦須體貼映帶。不宜使犯喧奪。況本不如此乎。若謂引詩為

下章針線則文王之什及周頌中言則家受命語甚多豈不更明切而引此泛用之辭耶。詩言君子不指文武周公而引詩者欲借以指文武周公不太費分疏周折耶。此章專論舜孝所引嘉樂之詩特以指証大德必受命之故非冀舜周武合傳也。必要將來陪伴說論從使喧賓奪主反令實義拋荒。此原未嘗有兩件而誤添出一件以為支離者也連節。○未節言庸行之常。果能推至其極如舜之大孝未有不受命者。乃講德之至而及受命非講受命之由而及大德也。○聖人只盡庸行而天命自歸德命相與之際消息從中庸說

出必得之理指示人從庸德用力以極大道之費。氣數之命即在性命中。德有淺深則命有厚薄。惟人自取耳。程子所謂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于聖賢皆是也。受命二字須活將看之命而言然因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則德入聖人亦命之意正是中庸微旨。上大德必得兼舜說末節大德必受就統說固也。然舉是推開意是總結。○大德不是為受命只大德必受命。大德即大孝。大孝即周德庸德即大德。初非兩件。孝本庸德。如舜之孝做到盡處便是大德。凡聖人未有非孝者。然其德之所重不在孝亦如舜

舜非不不念傳說然非是聖之情柳下非不介不可易。然畢竟是聖之和耳。惟舜之孝為凡聖人所不及故其德莫大于此。論舜聖人之德固不止于孝而大德惟孝即備處論舜德亦不專說孝而此章大德卻專說孝也。俗說反云德以受命而成孝不是孝以成德於中庸之旨卻相背看總註由庸行之常。此指孝而言本也。推之以極其至此指德為對人以下而言末也。大德必受命言凡庸行之常皆能充之至其極皆可以為聖人而受天命此是中庸以道不遠人勉人之意如俗說則反德為本而孝為末則必為聖人而受命乃可以

爲庸行之至非中庸之旨矣。

無憂章

文王非公子封君藉前後成功者也其身于中庸之道。固無所不盡而又得作述之盛如此故曰無憂者其惟文王猶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極德遇之盛而益見聖人盡道之至也○二節分對武王周公各有盡中庸之道之事二節却只言武王並周公所爲總以成文武之德舉武王則周公在裡矣○因下文欲言武周制作之事首節先論文王之無憂而且下節武王上推王季此中間追敍姜嫄爪瓞溯及古公

之義也但以首節而論自以文王爲主作者只須闡揚前後遂使文王中間寂寂有願實失主之嫌且爾之字亦不見着落耳不然文王豈一無事業享凝福之人而賴後人爲之解嘲增色耶　述計○纘緒二字最易說壞不是武王不子便是太王王季文王不臣矣看透武王亦不願有天下者直是時至事迫天人交迫莫之爲而爲在後人視之太王王季文王時已有有天下之勢至武王而集其成則以爲纘緒焉耳○纘緒專指勝商一事不得泛說睽牽不得僭君子述纘德功而言但勝商非一時事勿以爲之道非圖謀神器也若欲

避翦商之說而專指周家忠厚積累仁德而言則其緒直自后稷來何以獨始于太王哉纘緒豎儒眼中看得翦商是大逆不道事于是曲爲之說反將聖人心事裝成段借闊狀不道太王武王方爲當天理王道有何罪過煩後儒解免○使紂不亡雖是道武王終守侯服其纘緒未嘗不先人也此句另講到一戎衣方說到有天下自有天下亦不過纘緒中一事耳○如此看方見武王能盡中庸之道○武王之不同于文者時也非德也不失顯名非可以僣力詐術爲之因天下則古今之公理也曰身則一人之有道也提身字作王發明天下顯

名之義可見武王非聖人論直是小人無忌憚耳○周公成文武德其纘緒制作甚備追王祭祀乃其大者以孝爲制作之本也○成文武之德是夫子追論語非周公當時以此立說也通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此節專指周公之事○周公何嘗只盡其道之所當爲爲文武之所不及爲故曰成文武之德若謂周公以之歸功文武借名說專己之嫌便是私心作用從後成聖人豈可謂盡中庸之道哉以此揣摩推合心事不啻天淵之隔矣○是孔子敘論周公之事語成文武之德論不是周公在說自謙亦不是史臣紀敍筆法也○

太王王季其功德本自當去上世禮法簡略不曾有此義例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上體天理下當人心而特創立此制直從道理上去求尊的世不易之大法不是體貼文武孝思尊崇其祖親也故不入達孝章而于此發之原不關孝字事蓋周家累世修德至太王王季文王其功烈又大故上節言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武王有天下皆本此三世之功德文王則武王已了之但制度有未暇詳及者故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而追上尊稱太王王季以武王已王文王也陳氏云太王王季本自有王周公歸本天道行事其道

理甚高潤後世不知此義以為天子必尊其親上尊號亦附于周公之制而曹操司馬懿皆得與太王王季並論豈亦可為盡中庸之道哉但其謂始王為文王故追王止文王之祖考此却是曲說總之在三五世數上講隆殺此是周公制禮後方有此推論當周公追王時是特起之義安得便拘世數定制太王王季之當追王使周公生在東土後亦須制此禮所謂成文武之德者推武王王文王之志本文王之德而云非謂以文王為王者而為追王之始祖皆因王季下少了文王二字有此支離其實文王已追王不待周公也○此章言

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以見道之大者章句云此言文王之事此言武王之事此言周公之事未嘗以文王為主而下二節乃言孝達也此皆村俗講說杜撰章旨與無憂二字作貫串之非承大孝章起達孝此章是過脈處看下章註云承上章而言又承上章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述之大者云云則此章正下章發原而此章原平說文王武王周公之事言其各盡中庸之道因盡道而推本其孝而由解其孝如上下章例也○此雖孔子之言然子思引來却為庸行之常推

之以極其至見聖人因時制宜各盡中庸之道處若謂孔子言時不為中庸分章照應然則舜之大智回之為人子路之問強皆夫子偶然各論耳又何曾有賭合智仁勇道理父母其順矣子曰云云又何曾為道之遠邇高卑乎

武王周公章

達孝與天下歸仁同例看得字與常講相淺故歸字達字必欲說入高處方不知非欲盡理純不足以當歸仁非德盛道行盡倫盡制不足以當達孝而與俯稱原非泛言孝事也○達是人加之辭非自為之事謂之達○註則云承上章而言看

下節就繼述亦就上章說而下三節祭祀之禮指通於上下
者言之則達孝貫據自應止就上文發明爲是所謂通上下○
卽上文兩達字亦卽此孝字之所以然蓋此理本非武周之
所獨自武周言之其道通天下之言孝者歸焉猶之仁爲天
下所共有故一日克復則天下歸仁達字根源在此○善繼
述所該甚廣指其大者亦當於制禮上說黏煞伐商立論乃
時文之弊也○大孝者三句不黏在武周正見此理橫天塞
地凡爲孝子皆當如此武周特其最耳如此方見達字之義○
○章意以道之費之大者而言指其盡倫盡制更在制禮一

邊戎衣纘緒固是繼述中大事然意不舉此以爲訓也入家
貪發上章大節專在取天下立論反失本章下文四節之意
矣達孝達字原指天下此心此理之同故通俐無異辭王制
之備萬世由之不易此武周之所謂達也若止就征誅上說
如何當得孝字○武周繼述伐商特其一耳時作黏此立論
不惟自周先王等探德并以武周擬不奚可乎○子孫之與
祖考本自血脈流通況三后在天道同理合者乎繼志述事
只是道理自信得及便與祖考之精神相爲貫注耳時文但
云使先王而在今日亦應如是此是無憑據事若不推究到

道理極至處亦爲知不可爲矯誣者所托耶達孝○事志[illegible]
就禮制上說是合天理當人心便是善繼達也所以達也○
善繼述不黏煞剪商說也若黏煞便於理有礙○春秋以下
不是以之概繼述只舉其禮制之大者言○春秋二節總是
舉祭祀之禮大段而下節推其義以見其孝弟春秋節指各
廟之制而太廟亦在其中下節則專指太廟之禮春秋明是
四時祀事下節則據大祫禘祭及四時之祫大祫陳祧主時
祫不陳也時文分時祭祫祭亦無大謬但宗廟節專主大祫
不無偏漏耳有謂二節俱屬一時則時祭時安得羣昭羣穆

咸在耶○善繼述之義在功業則有功業之繼述在制作則
有制作之繼述纘緒而有天下功業之繼述也然亦修德行
仁以爲纘非先王謀人天位子孫必成其志是曹丕司馬炎
皆達孝也制禮通於上下及春秋二節制作之繼述也不必
又扯戎衣有天下來說盡倫備物仁至義盡在諸侯時盡諸
侯之禮在天子時盡天子之禮此則時勢有不同耳使武周
終身侯服亦是善繼善述非必爲天子而後謂之善也看此
章書須明此義○上節有春秋及時食字下節有宗廟昭穆
字卽分時祭祫祭未始不可時說有以爲不當分者不過因

時祭亦有祫遂謂兩節皆言時祭耳不知天子有祫禘祫嘗祫烝春獨無祫也而言春秋者何卽以矛刺盾其說亦有不可通者矣○宗廟之禮五句多重子孫臣庶非祫禘無此宏備○看宗廟節禮制子孫臣庶畢備而情文周密規模宏遠自非祫祭安得如此註中明云有事於太廟則非春秋各廟特祭之禮所同可知固不可混兩節爲一事也○宗廟之禮兩句專指與祭子孫而言左昭右穆者廟制也只明宗廟二字宗廟之禮卽指子孫與祭祧事奔走拜跪進退儀文已包下四句在裏所以序昭穆言凡子孫與祭執事奔走拜獻進

退儀文各以其祖宗之昭穆爲行次也○有常制之辨貴賤辨賢有與祭之辨貴賤辨賢不從常制發明則義不宏深雖講卻無法○是從序事推出辨賢不是爲辨賢而序事人皆負辨賢議論固猶藝說序事非不齒但失題意矣○止重武周制禮用意周成仁至義盡情文燦然以見道之費處到末節明乎郊社數句漸漸闡開遂作結示猶前中若卽夾入封建諸侯邦國朝廷治天下之義非本文論周禮然啞奪矣○按禘與祫禘是二禮其混禘以祫爲一事歷代紛紜不定○則自漢賈逵劉歆始也楊信齋論之極詳而莫明於朱子王

者有禘有祫諸侯只有祫而無禘二語灼然可無疑矣禮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此言天子有極尊之大祭天子以下所無也曰諸侯及其太祖及者牽連以下之詞與配不同卽大祫也亦諸侯極尊之大祭諸侯以下[illegible]下曰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言大夫[illegible]有德而君賜之乃得祫及高祖然云干祫者謂非禮之常也凡尊必兼卑卑不得僭尊故天子有禘復有祫大祫則合毀廟群廟之主食於太廟禘則止設所自出之虛位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享不合群主序昭穆

也後人妄謂禘卽爲祫皆合毀廟群廟所異者但天子多所自出之帝耳此說非也大傳明言以其祖配之因設位在始祖廟中故不復其曰始祖而曰其祖耳非謂始祖而下皆稱祖故可統指衆祖也且配之云者偶尊之辭故郊祀止配以后稷宗祀止配以文王禘則祀嚳而配以后稷皆以一位謂之配未有羣然衆列而云配者也如所言則經文當云王者禘及其祖之所自出斯得耳或謂禘爲大祭若僅以始祖配而不合群主似太簡叔何謂大祭此又不然祭各有義有文有簡有多有少各以其義爲貴禘取尊遠祫取合祖豈以廟

王之衆寡爲大小乎如圜丘明堂后稷與文王且不相兼二何憒憒然則郊宗之祭亦疑不得爲大耶或曰按詩序長發爲商大禘雖爲禘太祖長發歌玄王相土武王中葉雖歌文武湯似禘亦兼羣廟之主曰朱子固辨之矣長發旣爲商禘乃但述玄王以下而上不及於所自出雖則但稱皇考烈考而無一詞及於嚳稷祀所尊而但頌其後必無此理若據此爲大禘豈禘祭并及阿衡文母耶義更不可通矣故朱子以長發爲商大祫之詩雖則祭文王之徹詩其以爲禘詩者處無可據蓋詩序之最也凡序之不足信而朱子辨說之精類如此正惟天子則有禘禮之尊而魯僭用之故夫子譏之邪禘非禮也若止是祫祭但有所自出之異則魯又未嘗僭祀嚳稷何爲非禮哉禮制雖散亡難考然但就禮經參訂之尚有足據如大傳王制禮運曾子問儀禮子夏傳皆略然可見至春秋三傳止便國僭禮後之記載其名實混亂固有不可以証大禘者又不足憑矣○繼志述事所該甚廣即舉祭祀言之祭祀之禮亦更僕難盡春秋兩節特言其大略耳踐位節緊承上文惟用武周祭祀之志引合到繼志述事上直與其孝者節相當當感但謂敬愛親分出上兩節而言

則講章俗說不可從也只就祭祀上說見得武周以先王之志爲志以先王之事爲事與是無所貫通形聲如在方是孝之至方是達孝 述評 ○踐其位節總承上兩節而言有制散所尊是承祖廟節愛所親是承宗廟節恐亦未然果爾則踐位行禮奏樂又當如何分晰乎○其字指先王則太王王季文武周公成文武之德則武王亦在內其義自圓活繼志述事不必坐煞文王之事也○敬愛自是武周之敬愛親是先王之尊親○敬愛根繼述所當然也繼述必主易侯爲王上立說所不當然也禮制明備仁至義盡節○是繼述之善當泰誓止稱文考至武成柴望後稱文王豈泰誓時猶有歉而武成後乃爲孝哉當稱文考泰誓時善繼述也當稱文王武成時善繼述也廣平所謂武王觀政於商時使紂一日有悛心天下必與天下共尊之無牧野之事果爾則[illegible]至也總結上三節正言[illegible]中庸盛德之至至字相同○[illegible]也已結上文郊社節本是另起但另起則無關係處[illegible]上文觸出而又從此說回抱達孝所以二字亦十分透闢不言后土省文也註中明白說破而作者必

欲皆天統地父統母等論以撤開后土直是不曾讀註然必要添註出后土來又是近來自已箋疏辨難惡札○註于踐其位節[illegible]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解者遂謂不宜復根究孝然則末節不幾成贅疣乎蓋踐其位節止結春秋二節之義并從[illegible]一盡而此又另起也上文就祭祀中見其事事以先[illegible]至末節則又從上文推論禮義之精深[illegible]以起下章問政爲天下國家之意故郊社節亦重在明乎以下不重在上四句禮制詳備也况宗廟祀先上文已盡安得以繼述爲推開乎○達孝意上已了結

末節就盡制之極推廣以見武周盡中庸之道之費也○聖人制祭祀之禮義甚精微到上帝其先其義乃盡中庸因時祭說至此直從鬼神盛德章來與下章達道九經歸于明誠矣末節復推廣言之以見繼志述事之無不至耳郊社上文作禮經不僅鋪陳祭祀制度也○宗廟之禮上兩節言之詳未見儘可鋪張宗廟上文已詳重作述敘一番便有疊床架屋之病只在祭義發揮乃爲得訣 遵註 ○五峰以爲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朱子然之而吳從爾以爲有北郊祭於方澤惟天子得行故以配郊爲至重之禮然合下面禘嘗對舉嘗

乃四時之祭通於諸侯亦不獨天子行者恐只是社祭但天子之禮不同耳有召誥用牲于郊社于新邑自明北郊之祭于尚書春秋無可據者○註中明云不言后土者省文也自萬曆後塾師欲速删註[illegible]塗抹者益學士家從未之見也崇禎間[illegible]雖見亦必反之于是曲說橫行矣○不[illegible]文[illegible]生出多少微義如地統于天陰[illegible]可笑 遵註 ○不言后土集註明日省文文中[illegible]必更作斡旋如云統之以上帝猶是自下註腳 遵註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總是誠敬之

至便可以血脉貫穿滿事帝處根定事親不但是章旨落脉○正所以發明本句之理也○郊與社對舉指天地也非天子不祭天而諸侯以下皆得祭社可父親母之義然不可謂事母者尤卑也故先儒謂社即祭地而有廣狹之不同若社止其卑矣社及其國上社徧乎天下皆祭地也故謂州里之社尤卑則可謂凡社即地之尤卑者不可也禘者五年之大祭嘗者四時之祭之一禘不王不禘而嘗則通於上下非謂嘗以飲食爲義故尤卑也禘祫嘗蒸之名皆因時物生成取義豈皆飲食之謂蓋兩者俱各舉其盡以括義固有大小之分○

與天子諸侯等差之不同而未嘗有分尊卑之意且謂明禮
義者只明此尊卑使治國如視掌之易恐聖人之說亦不至
粗淺如是也○謂差於治義蘊甚精當於本原上理會非可
求之名分權衡也在論語問禘章尚可兼名分意蓋爲有魯
禘非禮之言然亦必以報本追遠與仁孝誠敬之至爲主而
後後文名分爲得若未節則全無是義不得以彼例此也○
祭莫大于禘論語中夫子謂其難知文意與此處略相類嘗
方是四時常祭舉其一耳若嘗祭小禘祭大令人徒欲對仗相
稱既于嘗祭補出禘嗣烝因于禘祭亦增出祫祭以相配不

知合祭曰祫祫非祭之名也故記云祫禘祫嘗祫烝則禘亦
曰祫烝亦曰祫嘗亦曰祫將何說乎此向來館衍沿襲之誤○
不可不正之○明乎以下自是對後人言武周制禮已盡倫
盡物安用更明耶○郊社禘嘗之于上帝其先明禮義之于
治國總在所以二字有節合適關紐武周之所以制與後人
之所以明皆從此貫徹○禮必有義特衆之互文也註中分
明的當必不遵信孫生文雅統見其不通耳

[illegible]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九

中庸

哀公問政章

全章重在修身下面達道達德九經明誠之理皆從為政節發源取人何不過因上文生來故過渡引起耳意不重也身不可為取人而修道仁二句謂其義在下不便直說則是若為要趕下文而借人取人中說衮說此處修身又別不必力發皆誤解也道仁二字即當虛照下文講道之關於身仁之關於道循有至理須一一理會○修身為取人之則二字極

括言其身為何等身則所取者何等人耳非謂人不肯來也○以身二字當括有原兼修不修說人多坐煞修一邊說徹不修之身取人而人不肯來非也有辛紂之身所取即康來未有無人者也即修之中亦不同身而性之則所取為禹皐身而反之則所取為伊呂身而假之則所取為管孤身而詐力則所取為鞅斯此修身所以必以道以仁而知人又不可不知天也○為政節是結上起下故字面說到底結上人存政舉言修道以仁句開出下文道仁中間大有緣由關係然此處重疏則結上之意不當自緣由關係有下文在亦說

諸不傷○仁者人也至下節只完得修道以仁一句單非乎添出義理來也○仁者人也四句每下一句最難講蓋親親為大尊賢為大是道理合下如此惟其為大所以為仁者必自親親始為義者必自尊賢始非因為仁義之必始于親親尊賢而後定其為人也然本然道理極難說破○仁者節但虛虛分疏仁義禮之理如此下節乃講仁義禮之相因而合義禮智以成仁故此節仁義不講事不講用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只此兩句謂仁義之理已盡親親為大尊賢為大專為下三句等殺為禮之張本故下此二句為大就仁義中指其

所重以為下節事親知人之張本言仁義之要莫大於此非先後緩急之云也○仁者四句與下節總發明修道以仁一句義從仁中推出作兩片看從仁義推出禮成三件又從義禮上推出知成四件合來祇是一箇仁不是仁之道理有本个要在　商軌齊為川也○仁者節總為修道以仁一句注脚首　句接上句開章却已攝下在句下在句從此節節遞出非平列也若定修道發揮不但來路分明并去路了了矣○親親為大非親親為始也只講得仁義却不是此處道理總之此處道理是節節推出不是歸併反約也○義以尊賢

尊賢復以生義道理固有如此○尊賢兼小賢大賢都在其
中○義者宜也兩句語意直下皆現成道理也近人每分兩
截遂以上句說自然道理下句說推用工夫支離破碎從此
生矣○宜字從事物心上看即程子在物處物之說非有兩
也○[illegible]之大耳○宜只是該當如此親親如
父子兄弟之相[illegible]不論該不該若一泛然不相識之人
而我[illegible]之父子兄弟而不以為過其人亦晏
然受之若以為應須者無他只是該當如此耶有父子兄弟
便有君臣朋友並行特宜於天地之間這箇道理豈不為大○

大學宜從源頭說下方見分明今人但知尊賢取友則制事
處物之宜皆得有所講究所以為大承曰尊賢關乎事親此
[illegible]所[illegible]人此皆[illegible]是而賢非者也尊賢也只是一箇宜但
[illegible]大者[illegible]不必曰凡事物之宜皆從此一宜生出而後謂
[illegible]大也[illegible]尊賢關乎事親此是下節道理與此節無涉蓋
此節只[illegible]道理合下如此仁自仁義自義各有本義下節方
論到君子做工夫乃有義以輔仁之意耳且義者宜也尊賢
為大如以尊賢關乎事親所以為大則將曰親親之仁尊賢
為大而可乎要之道理自可貫通然分句解節界縫須極井

然方可 述評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而已故曰禮所生也禮
字即是理字其本則天也異端之學只要打破理字其原只
是不知[illegible]之謂性釋氏謂運水搬柴是道象山
之尚力[illegible]其知皆是不求事理當然之極則故曰
本心不[illegible]者亦敢道程朱性即理之非其蔽
悖總不[illegible]貫串上二節何法遞下似注到知
天不知[illegible]語頭重末輕一層歸併一層謂必須
如此又須如此而後完得修道以仁一句也逐層不可不自
有意義分挑則失理實發多怕文離只為不明得合義禮智

以成仁道理耶○思修身是合仁義禮智以修身不可不思
重上語不是注下語故朱子謂此節要倒看而得力却在知
天蓋仁義禮之義全在上文此只總結箇貫合的道理補出
智之意然[illegible]下文達德本也○兩節總完得修道
以仁一句[illegible]從仁字中推出道理如此君子節從修字
中推出工夫當如此其實止一氣說話推道理節節生來故
工夫須層層完備必如此方完得箇仁字故曰君子節倒看
統言只一仁分而為二則為仁義再分而為四則有仁義禮
智其中有對待有相生有消長合之原只一箇仁義禮智

上臨下出於仁以下奉上出於義上仁則下義故懷畏相感如此其實懷中具振肅之用畏中得忠愛之情理勢未嘗相離也惟後世單講作用則所以爲天子諸侯之本旣失其爲權勢亦純是詐力相制并非三代之所謂權勢矣故此句從作用立說固非若不兼理勢講亦不盡懷畏中體用具足之義〇天下二字所該者廣不單指人民凡小國遠荒來享來王者皆是此是推遠到極處兼包上數經在內看春秋戰國天下之勢多是小國歸附併吞便分强弱懷諸侯雖是天子之道然方伯盟主能懷則天下之畏服亦然其理不止天子

用得正夫子告哀公意〇若所見只在勢字故雖根本修身報政而權術之意隱然要之聖人所言懷畏乃情理之至而勢在其中非徒從勢上計較出來也〇天下畏固不卽指諸侯然亦不指草竊梟雄也萑苻奸宄諸侯自能畏之若布衣揭竿而取天下此漢以後廢封建爲郡縣事三代所未有也九經之序自近及遠自內及外故愚謂天下二字大段指要荒以外而言衆要荒而域中附庸之長鄉遂之民固已包括無遺矣單說畏叛亂之民是後世策略非三代聖人之常經卽畏字亦不是以勢鎭壓使民不敢叛也守禮奉法納於軌物道德一風俗同乃所謂畏也不懷諸侯則國異政家殊俗而不享不貢不王斯爲不畏王威耳將畏字看煞做警備盜竊則天下字自不得不指草澤奸雄而懷字亦不得不夾帶權術之意矣〇九經各有本分聖人各還其天理之當然而天下國家自治非欲自利天下國家而後爲此九經也若爲欲利天下國家而設不但尊親等皆成虛假卽爲天下國家而修身其修身已僞妄矣下面所以行之者一歸於明善誠身又如何說得去〇所以字最要看得好若寫作上之人有所爲而爲之則權術私利之說卽從此議起矣後世王者之

於宗藩何嘗不講尊位重祿同其好惡然皆非其故心不過藉其角商而多與之芻粟其平時之豢之也如犬豕防之甚如虎兕一日有變止供敵人之刀机屠醢耳所爲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安在乎〇單講一情字便極眞摯也只得私意纔看得私意越自然道理氣象越小祗能講情字句句從天說下來本推行直到民物得所都在裏方是三代王者親親道理氣象明得此義不但後世猜忌殘忍至削奪禁錮誅夷爲王者罪人卽黃屋左纛之階惟長枕大被之愛奢至縱恣不法不問亦止得私情可以過厚卽可以過薄非三代聖凡

本天之常經也須將一篇西銘看理熟徹便見天德王道上
事○大臣本領在格君心而其職掌只用人而已此而不得
行其志更有何事可為人情猶是為其專權樹黨耳不知此
意一萌小人得乘間中之大臣受黨之名而小人已收權
黨之實敗亡往往由此三代以後上下相疑已成故習然漢
唐之間尚有延攬賓客自辟僚佐詞責近侍得專征伐者至
近代又有不能行者矣○趙普尚能補牘執奏得大臣之義
人主概以私意疑其下此小人得而害君子而門戶之禍從
此烈也○大臣之功在不賤則自有職業在庶司之上必其

體優崇乃得盡其道官盛任使專主尊敬義乃大臣使令之
官非內外庶司也○周禮曰勞辱之事勞則未有不辱辱者
敬之反也每從此著議論則下何自透矣後世治天下者惟
以私意待人自宰相不自辟掾曹則內無善治自州郡不自
辟僚佐則外無善治甚至倚預選曹不設丞相致令關部無
權政歸宦寺天下事對肘無一可為此莫是從頭爲錯耶何
怪乎世之不復古也○君相皆天所設以為斯民者三公去
天子止一等耳自秦以後遂相隔絕遂而倚忌橫生至君臣
不相保皆尊君卑臣之說害之也○[illegible]貴方

是天秩上事餘人不過在人欲中校量耳命曰天命秩曰天
秩敍不待忠信是天性相接即軍旅亦只是天性中合如此不
是人主可以私意顛倒豪傑也若但從交諭養廉起見則是
下不過爲田園子孫以求仕上不過以美官多錢誘天下只
[illegible]今日士大夫心坎中物耳豈一代君臣之義哉要之後
世人主以犒客待天下亦只是大家在人欲中看透此意人
臣爲其所輕耳然以此而求勸士之效亦不可得已○若謂
必如此而後勸太說壞了士民若謂爲要他勸而後如此又
太說壞了君上要之所以勸三字為人說道理如此耳君與

士民胸中皆著不得此三字○經言體子只在上邊說此樣
勸字祗合上下兼口與效而言正要在臣民意中看出忠信
等事所以勸處更關切有味也若從臣民意中一寫使似士
勸百姓勸非勸士勸百姓矣仍向體子二字討出士民情理
勸字只結末一點句句是勸士勸百姓倒亂一筆不得○漢
唐以後太平之君無不自以為已時已薄而不知其苛也亂
世之君又方恨舊制之太時太薄而不得逞其欲也只一卷
賦役志已足為暴亂之具況聚斂之臣其所以講究莫盆
者無窮乎皆緣漢唐以來人君視天下如其莊肆然視百姓

如其個裏慤不過利之所從出耳所以不敢破制畫取者[illegible]
惟慮繼此之無利耳原未嘗有一念痛痒關切處也中庸正
箇子字便包得一篇西銘在○省試不是計其日月之養係
須要考其所成之功○稱事是有限量又無限量之法○同
是一箇百工若不論巧拙勤惰一槩施以恩澤豈有不感[illegible]
者然拙者惰者謂即如此已可以倖獲巧者勤者誰[illegible]
亦無處討好縱有感恩之心而勸功之意荒矣日省月試[illegible]
是分別其高下既稟稱事只是等差其厚薄同是恩澤之[illegible]
巧且勤者必要比人加厚一分拙且惰者必要比人減損[illegible]

分則相爭以赴功自有鼙鼓弗勝者凡朝廷之用[illegible]
衛士無不皆然只寫作恩澤優渥謳頌弗諼意便[illegible]
擇○下節豫字正豫此一而註云凡事指達道達[illegible]
屬原雙承兩一也而言猶大學自修始誠意而齊家治國平
天下亦只抽出好惡之實也前一也是修身之一低一也是
治人之一行有兩樁一只此一始于此一終于此一事事此
一萬事此一○豫之爲說非謂凡事要先圖尤慎也先圖先
慎止講得一○　亦有事中先圖先慎之理惟能擇善固
執而豫得此一則亦本此而行無不知之明

處之當故曰先立乎誠不是豫其事也○凡事豫則立有三
層意道德九經是一層行之者一是一層豫又是一層道德
九經必本於誠而誠必豫乃得下文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行
正豫此誠也人多泛說凡事既不切題即知貼道德九經也
只做得道德九經要豫已剩却一字一層矣請問凡事二字
註何以黏道德九經尊爲上文兩箇所以行之者一而設也
若說離一字更豫箇甚○甚義之所欲豫謂豫上文之一而
其所以爲豫則下文擇執之功也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謂
道德九經行之者皆一能豫此一則道德九經無不立耳泛

作凡百事爲總要豫習豫做與義脫離○凡事指達道達德
九經之屬○凡字內須照定達德達道九經豫字內須拔先
立乎誠攝下擇善固執○上言所以行之者一此所謂豫乃
豫其一也非先事伐勢之謂也凡事原可活說但爲兩箇所
以行之者一故凡事必須根達道達德九經來則豫其一之
理乃明而下文明善誠身所以爲豫之道爲一脈貫通○道
大講前定源頭不同中庸前定即下文擇執他只在機勢上
說其所謂前定乃如如常作萬務就準不勞于事聖賢之前
定也聖賢前定在理上禪學前定在氣上[illegible]育理

惻爲理所動也〇信友之所以獲上順親之所以信友皆於
處交涉處有交涉此文侯之所以知魏成林宗之所以識茅
容也蓋充滿之餘自然滲透方是先立乎誠若謂信友專要
去獲上順親專要去信友便是先立乎僞也語意少差理同
燕越 通齋 〇從古時選舉之制說方切當時所以信友獲上
之故與後世薦引植私之類正自不同〇不是立說要復鄉
舉里選之制但不從古制講出所以然則信友獲上皆說入
後世朋黨去窮士望援引於所知達者思要求於故舊一部
史記韓文猶未能免此況餘子乎甚至植私以爭門戶營賄

賂膺標榜又大奸惡矣〇順者卽底豫允若之謂有以誠通
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孝之至也非父賢從而賢父不
肯從而不肯之謂順信乎友亦不是便於與之交遊往還乃
因其大節而信其平生如郭泰之於茅容亦是此意〇誠者
天道只是箇陰陽現成道理合下便如此耳〇首句且虛
指理未說到人者字不有實乃住〇誠之者兩句且懸空說
正以不然無工夫須是工夫在下段也天人分說兩件到人
身只是一件誠之者所以誠其天道之本然也〇上誠者是
懸空說有此理下誠者是指出有此理便有此一種人須着

眼分明〇上句是兩邊所由下句雖着一邊然只要完得上
句之理仍是一串其所以一串者爲側重下截也〇天人二
義分之則二合之本一誠之者所受之理只此天道之誠誠
者之中得中道原不盡廢誠之之事如舜之大知而問察執
用孔子之生知而好古敏求故言人道不能兼從容而言天
道却包得擇執在內但工夫難易處不同耳纔說聖人便已
是人道如就之一邊便已是陰體也〇從容中道道字與上
兩道字不同卽達道之道就宇宙倫理事物上言人每混看
或說入二氏空虛則有之道去〇人有兩種人理只一般理

故不勉而中二語可分兩樣天之道二語不可平分也況業
自注重誠之者一邊連不勉而中二語勢原不平乎純用側
容方是〇思勉不是不可爲誠但誠者自不消費力耳豈可
說夾思勉〇誠只一誠只由生初至成功無或二也但中間
著一番工夫稍差分出天人耳於分中見合則平中自見側
矣〇天道不誠而人誠之猶明德而曰明明德也誠者天之
道也是懸空立此一句無可推說議論皆在誠之者人之道
也一句中蓋凡生安聖人與學利困勉等人皆是誠之者之
屬但不思不勉從容中道竟與天體相似故屬之誠者而甚

云則亦天之道也擇善固執底人純是明善復初工夫故屬之誠之者而註云此則所謂人之道也語意曉然然則後半部所分天道人道亦只就生安與學利困勉者而言究之都包在誠之者人之道也一句中誠者天之道也懸空一句究竟無可推說 進評 ○上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須知誠者不勉二段俱在誠之者人之道也一句中但生知安行聖人其自然合道處雖然與天一般所謂天道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雖人而亦天矣故註中特下一亦字至擇善固執是則人之道而已矣然觀後章其次致曲曲能有誠

自形著動變以至於化亦不異於聖人這兩箇亦字正是血脈貫通甚賢希聖聖希天也須於天道人道界畫處極分明却於天道人道貫串處極融洽 進評 ○五之字須根善字五者皆為未能誠身求所以誠之之法也○雖是學知力行之事然在下節則困勉亦只在此五者中加百倍之功耳非另有節目也○聖人不全靠此五件做成然聖人用功亦究竟離此五件不得便降至困勉只就其中加百倍之功也離此五件不得故知此五者是徹上徹下工夫○博學節是學利下節是困勉界限甚然○兩節分處不是下面另有工夫能

此五者就是學利未能底須在此五者中更下苦功須是困勉步步須由下節方為着何功但問如何由下節只說節目知此下[illegible]功處便得○一能一能亦止學利一種人混入生安[illegible]節是困勉之事也○此道緊勝己百己千[illegible]不皆繁[illegible]之者使顯[illegible]矣看透此[illegible]

[illegible]四書語錄卷之九終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十

中庸

自誠明章

兩自字境界不同。兩則字口氣迥然各別。自誠而明。自明而誠。中間皆有至發。自誠明指性者言。自明誠指誠之者言。與首章天命謂性修道謂教不同。彼是統說道理。此是說兩種人道理。而意却注重自明誠。上則字快。下則字遲。上則字直下。則字曲。世間除却生安一二人。其餘皆自明誠者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所以明焉。行所以誠。使謂只去篤行

而不必由于學問思辨。則吾不知其所謂行者是行箇甚麼。又是爲個甚。今之儒者有從象山陽明之學。過于高明以爲寧取實吾一路人。其意未始不厚。然遂使村豎白丁。人人冒闖。向使象山陽明見之。不足當其一笑。適以張其軍而助之談耳。知而故恐之耶。是爲私公不知而受其私耶。是惑願鬼。兩者均無所可也。故今日學者。但有求明一法。無還求誠不明而誠所誠者。借得然自以爲是。而不知其非是。明者終爲務學。其高強者。必一折而仍入于象山陽明矣。不寧與

惟天下至誠章

盡其性人性物性各有實事。必知明處當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到。此之謂盡。非異端之見性了性也。時文輒作一盡其性人物無不盡在裏許。是皆指用盡三界一切唯心造矣。豈特不識性字。直不曾識得盡字。盡人性盡物性。都是實參。却說做一盡性便了。竟成無象光中世間諸却非理兩障。則重學聖治皆淵誠矣。誠若人言一盡性無不盡。中庸何用多此希何。試自取支離之消耶。其性中包得人物是理一。其性中混不得人物是分殊。兩者鬭一邊。講便不是。須于逐節交關還分殊實際。節節抱歸其性。還理一原頭。或曰如公

言逐層實遞。不疑于漸次類人道。非天道之盡性乎。曰天道人道在知行有安勉之分。只天下至誠與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處便自不同耳。若事物節界節次。雖聖人亦一抹過去不得。生安知究竟非必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以至於變時雍。上下成若其節界節次分明。未嘗一抹過去也。天下原無性外之物。論來本只有一箇理一。其分殊只在理一中行出耳。上六句有理一有分殊。人每括一放一。多失之。直捷下四句本無層級。只是叅何文法。或講者不知理一一段。瑣者謂一盡性便了。不知

分殊其實僅一也○聖人知明處當本領于盡性中具備而要其所為盡處于人于物又自有各正之理皆推之序○蓋字須兼知行方有着落倘若一邊與空空說箇盡者皆于此理有滲漏 遵評 贊化育之事只在人物身上看贊化育之功卻在天地身上看○何以贊化育何只從上句推擬品位之同不是這上面還有事在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化育亦是天地氣質上事纔落氣質便有過不及故必賴聖人之贊非虛論也惟天地原有氣質之性故人稟受于天地亦如之知此足信程朱理氣

之說至精而無可疑者○參天地贊化育又不可徒云其理如此須實見得有其事始得蓋上自天子下至匹夫皆各本實有參贊之事此說朱子于首章論位育處大有辨解原生自生疑團及妄為幹旋者皆信理不及故也 遵評 ○若論道理至誠只一盡其性能事已畢竟可直貫通章矣然中庸卻不作此等直截語必能盡其性而後可以盡人性必能盡人性而後可以盡物性必能盡物性而後可以贊化育必能贊化育而後可以與天地參其間非必有層次等級然語句相聯之勢即道理相因之序也如此說來大之則排山倒海無不包納小之則繭絲牛毛無不透達方盡能盡之奇 遵評

其次致曲章

其次是從至字落脈○曲只是誠之一偏○致曲有功夫形著動變有實際○其次對上至字然除卻至誠其餘通大賢以下皆謂之次不止說一種人也但有能致不能致致足與不致足之異耳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亦是曲但彼不能致故只成發端致只是推擴將去使復吾性所固有之全體而已故曰曲能有誠○不曰致曲則誠而曰曲能有誠正見得曲誠本非二件故由曲而致之即有誠也致得一分曲便

有一分誠致得十分曲便有十分誠于此義看徹能有二字透爲之至○有從能來能不從有了若論固有之有則不可以曲名矣○誠不是一物能有誠謂德無不誠耳○曲本從氣質之性來故亦本于天致曲而有誠卻是人事○中庸誠字有指理言有指心言指理者可與性天通指心者只就人能實有此理言不可與性混作一處空說理言也○逐句回顧誠字時人亦知之但似一誠後自然無不至卻昧也自形而著而明外面一步顯然一步卻是要向[illegible]一步充拓一步原不是形著明逐節上做工夫亦不是至處一誠便了

其機先分端不可以禍福言所謂善不善也若作本源看字
看則兩之字先說不去不善句亦說不得不謂人無善無惡
上二近人云先知當是靜照若言誠則于此幾可有意將迎
且誠何以動亦無究竟義在按幾動於彼而物呈其朕如禎
祥妖孽者龜四體之屬誠動於此幾在則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動則俱動非將迎之謂也誠何以動誠之明動也如目之
忽見耳之忽聞所見所聞幾動於彼也見明聽聰而心通理
得誠動於此也靜照者 氏之說非聖賢語也即由其說言
之靜即動也彼意欲其體動而未體常寂故曰靜照非有不

動之理也將迎者幾未至而自私用智非誠動也○見其幾
指見動等知之早指善不善語合分明○兆吉凶妖孽者非
如神也因其兆而即可知吉凶妖祥者至誠如神之道也至
誠之道可以前知非以前知爲至誠也至誠之知極乎人物
故曰如神

誠者自成也章

此章自成自道分配屬于意心與時說不合竊謂首節分說
下二節則言誠而道在其中未嘗分也首節言兼人物
而言而道句專言人故下句無工夫而下

中即找誠以心言二句則誠之在人者原有工夫故下節不
誠無物註即云人心一有不實也若不誠以下止說自道則
宜云道之爲貴且末節誠者非自成已又何說乎蓋誠在物
爲實理而在人爲實心人必有此實心則實理方成而事理
亦得假如實心爲孝而後成孝子此誠以自成也而定省溫
凊許多道理已無不行即此爲自道若無此實心則不成孝
子而定省溫凊之道亦皆無物矣故所重專在誠如將說則
所重專在道矣或曰終始句亦自成不誠句已是說自道此
意本朱子不知朱子此言是說終始句仍指物而不誠以下

乃責之人耳未嘗分道與誠也要知自道工夫全在誠上用
功不在道也不然朱子何以又補而道之在我者無不行末
節又何由道亦行於彼乎○物無不誠人心之本然亦無不
誠人自得無空說物無不誠如不能道道人心有不誠而能
道道故道專屬之人而其工夫只在去其不誠而物之道亦
自人道之此下節所以成物也○說有參帶上自成句是天
命之性下自道句是率性之道本於天今於誠意其實不
然天地之理至實無妄人之心亦至實而性字無涉即以性言
亦是實有其性之謂誠非誠即性也率性之道亦兼人物不

專屬人身此道字即誠之中理其說誠字帶說故下面字若
云靜存動察以自道其道而爲誠亦是創說仍與率性之說
無二矣蓋誠之乃所以自成而自道亦在其中看章句自見
○天道人道道字與此道字迥別○首節有兼人物義有專
就人言義○自道句言重人說重人身便見自道意○自成
句兼人物自道句專在人說故朱子謂不誠句已指自道說
言指人之行之也而道自道兩道字音義本不同而道之道
理也自道之道行也自成須人自行故誠道分開不得說自
成則自道在其中[illegible]以誠者何分自成以下皆主自道其

解最謬只講自成方是○註有兩層意思其云誠者物之所
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是言自成者須得自道是
此兩本解其云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是言自道卻
在自成之中所以下文專言自成而自道已在言下乃過到
下兩節意思述評○誠以心言道以理言君子誠之爲貴不
可云君子道之爲貴也誠如忠道如恕只言自成而自道在
其中猶無忠做不出恕來之義講自道處只是說誠斯爲得
旨○自成句兼人物之說卻有誠之之人在內自道句專就
人言卻有自成成物在內○兩自字指本然之理兼貴當然

之功非謂本之自已者爲眞而在宇宙事物教學者皆爲此
○自道即所以自成○首節兩句只虛疏誠與道字到下節
誠之爲貴方貴重人功節次分明可見若意主發明兩自字
不道竟做了誠之爲貴題目非首節文字也其病總坐不審
註不肯細心體認若能體認則不特註中實字分毫移動不
得即虛字語助亦一筒忽略不得如誠者物之所以自成道
者人之所當自行兩句物字人字兩實字分下所以所當兩
虛字不同皆有至理精義今粗心者以爲兩自字總責成在
人如何自成反偏之物此不通也這物字包攝甚闊非對人

而稱之物乃兼人而言也天地間象緯流峙飛潛動植凡有
形器者固是物即人亦物也人之動作云爲交接之事亦物
也故誠者自成朱子謂孤立懸空說這句正爲其包羅廣大
不專指人而人自在中不是專屬對人之物也惟其不專指
人故不可言所當自成而云所以自成曰所以則凡物皆非
此不成而貴重之意自見矣下文又云誠以心言似專指人
曰海樂說如彼就一物上說如此其義一也物物必有此實
理而成其爲物在一物必有此實心而當理乃成如物物親
體一太極一物各具一太極之意蓋天下原多自然成就之

物不待人力安排然其道必不能自行故道必貴重之人如牛之任重馬之行地亦自其實理自成然任重行地之道必須人使之馬牛固不能也曰若說天下自有自然之成則自字恐易錯入老莊去曰不然老莊之自然俱陽明所揭良知之只字不過欲打滅理字之苦理義之縛耳殊廣平楊龜山以此意解兩自字故朱子辨之若朱子所指自然乃萬物所以自成之理與彼說有空實之別相去天淵不得以其說之謬而併廢正義也○誠本天命道在人爲此理人所知也此章自成者物之終始以下皆言自成而自道在其中觀註云而

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而道亦行於彼矣其意可見蓋誠如忠道如恕無忠做不出恕來人必實有此心而後可以盡天下之道故通章但言自成而自道即在其內此理人所未知也遂有謂第一節講自成第二節講自道又有謂誠者物之終始一句是自成以下皆言自道俱屬謬論重發自成轉入自道始與註意脗合以是知依註看書本無難解但一涉講章則異同蠭起如海入麪不得復清楚矣○因首節上句兼物下句指人故朱子謂不誠句已說自道遂言貴誠在人下即須有人不他始得之意非分此下屬道也只此一線直

下在物爲誠在人須誠之而自道即在此不誠是出人心正與首節誠以心言相照○朱子言不誠無物已是說自道此言終始句就道理說不誠以下貴在人身耳非謂上指誠而下指道也人每錯會竟分頭誠道不知自道工夫全在誠字故下文止說誠不說道於章中補道之在我者無不行而道亦行於彼矣兩句自分明今人每說自道了方說此理却倒了也誠之便是自道○君子即物皆于自道之事皆物也終始正指兩頭盡處不誠當就人心說○若將上兩句看做造化萬物外事爲天道自然誠之句爲君子身上事是勉然人

道所貴則都錯也誠者終始句即君子之成己在其中但統言人物事物之理如是故曰懸空說此句不誠句專就人心說○只說誠之自道便在其中○陸雯若曰成己合言知而屬之仁成物合言仁而屬之知此中有至理○二句本推論成己所以成物之故只緣仁智皆吾性之德誠則實有諸己其成己即性之仁其成物即性之知故成則俱成耳乃因成己成物而追本仁智不是謂求之仁智而後能成己成物也○仁知見處是德本即是性故曰性之德措諸字與下道字對照便確若換性字便失之○仁知雖是性然性不專仁知

故曰性之德合人只說仁知性也必須德字不混道字不誤○言仁知為吾性之固有道理不分內外故能誠之而自得於己則自然及物以時措之事為無所不當耳合外內是指自然道理如是非人不能合而聖人合之之道字非性道之道亦并非自道之道○性字實道字虛此道字非率性之道道字亦并而道自道道字也性字與合外內相應道字與德字相應看本文何法自明人將性道平對下句應作道之合外內矣故中二句不便分對不特語勢緩散於理倒亂不得也○性之德二句要直下要急受末句却急直不得○仁知雖

為性德合外內然不定有諸己常人豈便能時措皆宜故註○補既得於己四字脈節首誠者二字也○或以此章言人道○遂將得吾貼知兩就貼仁說謬矣此仁知是指成己成物之道理言不向工夫推論到合外內何下故時措何上照註補出既得于己處指出意則佳耳然亦不可分擇執蓋成己自有擇成物亦有執彼知仁非此知仁也○末節與上節皆只說自成而自道在其中故上節註補道之在我者無不行此節補而道亦行於彼矣合此二節文於言外補自道則可於題中平徵自成自道則涉偏

卷之十終

中庸

故至誠無息章

此章分明兩大股一總結又是一頭一過文一尾自相照應文字前六節說至誠後三節說天地末節收合此兩股一結也以至誠無息爲頭不貳不測作過文純亦不已煞尾此三節照應也其大旨只至誠無息與天地同然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第七節專指出不貳不貳者誠也聖人之誠可見而無息難見故末節專指出不已不已者無息也○此

章書提出久字作柱雖非貫源然久字原兼內外說總攝得盡卻是無息不已關要處○凡天下治理事物名術亦必[illegible]息乃久久乃徵道理未嘗二也然此卻只說至誠之不息至誠之久徵○悠遠二字只一意悠久二字兼內外乃有兩義○悠遠以下皆推極至誠德業徵驗之盛非至誠以悠遠博厚高明爲事而漸出做成也○高字當從博做出明字從厚做出○博厚所以載物節言至誠與天地同用地之博厚載物是實事至誠之博厚載物亦是實事所以二字乃其所謂同也人不能實說至誠向無形影上又何以謂之用又何以見其同哉○博厚節言聖人與天地同用自宜在功業上說俗解以爲粗偏要說人心性去此兩宋以下在在心內曰行腳人若其來由放現在在心頭也○貞觀之治唐太宗自以爲行仁義之效歎曰惜不令封德彝見之而不知其原非仁義也問何以非仁義曰其體不誠故其功用亦全不是文武成康之治惜不令唐太宗見之耳此針一錯直到伯恭同甫皆認賊作子以至于今未悟也學者亟當辨取○悠久合內外故所以成物處亦徹內外講成物只在覆載上見故悠久亦只在博厚高明上講○悠久非寬大徐緩之義此因上

文之悠久而贊聖人之用之同于天地成物當在天地成物上能看方見所以之意只說治效須悠久似上而不曾說過者毫不切題也○悠久即悠久其博厚高明成物即成其所覆載之物須從上推出　道詳　○博厚載物節言至誠與天地同用是從博厚高明悠久推論到載物覆物成物功用處非從載物覆物成物推究到博厚高明悠久本體中也所以兩字講不得太深天講不得太着力太深則似逆推本體太着力則似勉強安排又與天地功用不相肖也○載覆成俱是天地功用語講聖人載物覆物成物須爾給與之相準始不

按註中一同字不見而章節是形容所以覆載成之極處無絲毫不似天地耳非于覆載成外別有奇事也○言與天地同體正指其功用之所出非指功用之所至○悠久無疆人看來固屬推將悠久原流與博厚高明天地誠合交互便有無數妙義又人看悠久無疆須兩邊牽合耳將無疆納入悠久中看不言配之配意似更明快○俗解凡有三弊此何得不言配蓋所爲無窮者只是天地之無窮非別有箇儀象故不得言配耳俗子安生穿鑿若此何比上兩句更進一層者一弊也悠久無疆本是一理在至誠爲悠久在天地爲無疆俗手非過漫而無分即穿鑿而難合二弊也此節言至誠與天地同體然同體難言一着議論意思便誠到功用事業上去便非此節正解三弊也○悠久無疆以上言至誠之道配天地天地之道以下三節言天地之道以証至誠至末節方合併言之而歸重至誠天地節與上六節分界故題前入至誠處從上文折入則可題內夾入至誠說明亂題後引合至誠則侵末節且本節語未盡亦無從夾插○自無爲而成以上專言至誠自一言而盡以下專言天地末節乃合言之言至誠處皆天地之理然只說至誠言天地處皆至誠之理

然只說天地一夾雜便亂了古人章法○天地之道節以上說至誠之同天地以下說天地之同至誠末節乃合聯于一故天地之道節重在不貳何以見至誠無息句而下面二節則配徵後發節也若此節便人至誠合一義則末節無地步矣○不貳所以誠也竟將誠字替不貳兩字不得不貳則誠識故不息而後生物之功育不知其所以然須有箇不息在中間節看今夫天節註云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可見也　遠評　○天是天地是地如何不貳惟其誠而已今指其氣之通合爲不貳則已截然是貳矣且中庸明云天地之道可一言盡非謂天地可一也○博也厚也節是第四節對子註中誠一不貳是承上節說本節即各極其盛四字耳作不貳看不得功用在下節又作及物處看不得○生物不測只在不息中生來○博厚高明悠久天地之道皆物功用其博厚高明悠久之誠一不貳處便是至誠奏天地之爲誠不可見從此道上見得其所以然不是節厚高明悠久即誠又不可說博厚高明悠久之外別有箇誠○今夫天節人單指生物之盛說看非也看註云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則斯昭昭撮土正照不[illegible]及其

無窮以下乃所謂致盛大而生物也故又補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大以先語病則昭昭撮土其指不息不貳之本可○知蓋此節正對上文夢四節以下說以明至誠之功用併此兩節落脉直取高明博厚說起方得真解○講今夫天節每將聖人治功詞料綴合至誠以爲得章意而不知其實亂本文也自天地之道至此但言天地純無至誠在內一語夾和便亂了中庸章法彼總不知本文中自有章意明會在耳謹云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不貳不息即誠也只不可說到人事上耳天之高明即不貳高明之悠久即

不息昭昭句原貼此意說起但若粗心人不能領也○還篇止言不測不貳意已竭上節○今夫天節總爲則其生物盛測句發明一路說向外去極言其盛大耳人每爲映合至誠備要的禁轉減字並且夾和至誠說到治化上去皆謬見也○若說天去覆萬物從得幾何即覆得盡時量亦盡于此矣惟萬物覆焉只增得一焉字便覺天體覺大多少故曰無窮曰不測○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說天地之道也只是不貳不貳即誠也聖人之誠可信而無息難信故說文王之純亦是不已不已即無息也如此看兩邊結束方明○還

章止完至誠無息四字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指出不貳不貳即誠也至誠之誠可信而無息難信故結出不已不已即無息也於此瞭然兩所以爲一亦字得之指顧閒矣○至誠無息與天地合一處上九節已反覆道盡末引文王做箇模樣耳○天之可見處是不已文之可見處是純耳其實一也○不已即在純內別無兩層亦字在純字外拈弄盡是閑話套頭耳實從純字中做出亦字來方的當○但註亦字處文則天人合一處都是平對互形重頓純字轉合不已方知只說至誠無息也○純即是至誠不已即是無息此

亦易曉然何故作此複衍語只爲說至誠與天地同天地之無息可見而其誠不可見故結天地之說曰其爲物不貳不貳即誠也純也至誠之誠可信而其無息不可信故結至誠之說曰純亦不已不已即無息無疆也如此看則亦字側重不已處意自分明人將亦字看做中庸斡旋詩義便須增出純如何到不已反成兩分不知詩之言天即是言大猶中庸之言天地即是言至誠

大哉聖人之道章

虛費道體用意全在躁起第四節曉人定知是反嫌取之太

意拋却未位耳看下文一待字可知雖數千五百年無人行
聖人之道長在。此所謂非道亡也屬不酥而朱子以三代下
皆架漏牽補時日。毫無助益于此道也。能說道不必人而在
以與待字語礙。却正與待字義背。只虛虛說箇道體如此
若說聖人如何大發育。極便非書理。且使第四節亦無地
步矣○大字著眼在萬物與天上。便與道字沒交涉。道字空
則聖人亦沒交涉矣。全在發育峻極四字寫出道大。即無
聖人之大。空中實做方妙○不善解者。先定却道之分量而
後極之天。恰好克塞。假使天再高一層。道必有空缺不能綻

處矣。善解者只定天之分量。而道必極之。天高一層則道亦
高一層。天再高一層則道亦再高一層。天自高不去耳。道之
以極固無限也。如是方可謂之大而無外○儀原不粗淺。程
子所以闢異端。只在迹上斷定。要知迹從何來。知其非則知
聖人之儀固精矣。讀章原無重禮字義。即以禮論。聖人之
道之極正說三千。自可見。故曰優優大哉。但人不能修德
斯道不行耳。尊德性節。正說修德以凝道。為體不可云蓋
即其德而三千三百自為其中之至也。蓋非[illegible]之激于偶飾
儀文之人。而因[illegible]之上其[illegible]也。[illegible]之士而

并拔擬三千三百為非至道。護有勒容周旋中禮之聖人過
其前。必反疑不如儀阮之真矣○道不待人而治。有此翻義
也○道必待人而後行。此正解也。然惟不待人而始有。使必待
人而後行。二義只是一義。反正開合。足以相發。作者須於未
有其人時想待字。又須於既有其人。道已行後想待字。蓋世
無其人。不妨架漏千年。而此心此理。未嘗斷絕。固是道之待
人。若世有其人。或聖賢林立。然如禹之治水。益之掌火。稷之
稼穡。契之人倫。皋陶之折獄。一聖人各有一聖人所為之事。
道終古行他不盡。是自開闢以迄今日。無日非道待人行之

時也○致廣大句。只體莊中不以一毫私意自蔽。析理則不
使有毫釐之差。不妄生枝節。使有旁傍實地。俗文吆喝存心
致知。却與此課仍無涉○良知良能。自然之理。人人之所同
不可以故厚名之者也。已知已能。必然之理。人各不同。然無
人不有其所已知已能者。故曰故。曰厚。人為故厚。要貼德性
故每引良知良能。不知凡人之所已知已能。亦皆德性。即加
其次致曲之曲。亦德性也○徵文法上四件平列。中有貫串
漏故二句語勢全側正。自不同。看溫敦字。亦是已精加精意
故章句就已知已能說。根定上二句立義亦可○雖教學纔

可以崇禮此即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之說也然天下有一等
人實是敦篤純朴然或泥偏不以爲非故敦厚又不可以不
崇禮○非敦厚無以崇禮而敦厚者又不可以不崇禮此與
上四句每句中都有兩意自隆萬以後有側重崇禮者謂厚
者禮之意也故敦厚即所以崇禮一服說下則此句獨即有
一意與上四句異矣推其病根皆原于老莊之說以禮爲忠
信之薄故艾千子直斥之爲一字不通○聖賢氣魄大整齊
重可以旋乾轉坤撐荷得起皆從敦厚中來○所謂動容周
旋中禮盛德之至只是散碎處越充足○厚只是奢質朴厚○

禮只是威儀度數之詳今有鄉曲之人資禀淳愨忽處之朝
廟之間使之俯仰拜跪便進退失措者非是不能行正坐未
嘗知也又如人子有孝親之誠但不曉得所以事親之禮如
何是視聽如何是問寢既曉得後固不可不行未曉得精尤
先不可不知也故註云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皆致知之屬
正有精義胡雲峰乃謂抑新屬致知崇禮屬力行敦意特以
禮有節文更數爲日用服習之具耳不知習禮與崇禮正自
不同習禮只是例々家習純熟大衆行之然所爲崇禮者
乃是講貫精詳一日講擬似一日剛儉手些故謂之崇夫行

德固屬力行講禮亦可屬力行乎如謂講的後身便當踐行
如此則道問學亦當屬力行而不屬致知矣只緣誤
會註內已知已能字面又因以字變爲更生出此一番議論
耳大全一書採擇不純前儒之說竟有與背在于者講章因
之爲焉感焉不知底止而時人猶有翻述其說者何以通于
信後儒而輕于叛朱子也附此正之○末節言修凝之君子
無往而不合于道足與足容從不驕倍來不驕倍從尊道五
句來非謂當識有道無道之機勢而巧于作用也巧于作用
即驕倍之小人非君子也此此節重足與足容不重有道無

道即有道無道亦不專論君子小人之進退○足以興者
其體也如世間秀才習爲吉利軟美之辭活脫膚浮之法雖
以此得科名美祿位然其言足以以也足以與中分量高下
迺自不同○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興耻也故朝廷之上更
無默法但有無道則退耳默者卑官處士之爲也○明哲是
見得事物道理分明保身是所行必無危殆之道固非見幾
趨避先占便宜之謂亦不單就無道默容處言也

愚而好自用章

或謂今天下節止說時位不兼德言非也饒雙峰謂此章爲

在下位者言故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專指賤者而不及愚者亦非也看下文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一段則今天下雖同軌同文同倫原從文武之德位來今天下三字不是舜孫語謂今天下有位者無德有德者無位自天子以至庶人皆在為下不倍義中只合共遵守之正見部議禮制度考文者得非謂其可議禮制度考文也兼愚賤用專言方是發今天下根先王便包德字乃為人所不及○今天下從武周說下便得把柄○此節是上節實證同德同文同倫正言不制不考不議非所以不制不考不議之故也所以不制考議者

郑在下文今天下之所以同軌文倫從天子來天子者周文註所謂聖人在天子之位蓋指文武周公也故所稱太周一統之盛亦從先王制作功用氣象規模而言子思自謂當時乃今天下不制考議之時不指倆考議之天子也若子思時之天子正是有位無德不敢作禮樂之人亦在為下不倍義倆中豈議禮制度考文者乎今天下之所以同軌文倫而尊如時君聖如孔子皆不敢作禮樂正為今天下之禮度文皆從文武周公來所以大同一統如此之盛雖有當更定者而時無德位並隆之人皆當守不倍之義雖尊者不敢以愚而自用雖孔子不敢以賤而自專也○首第四節云無位無德皆不敢作禮樂則今天下車書行之所以同者依然文武周公之所作耳不但孔子不敢即時王亦不敢也若止就有位說則下節之義不全矣蓋聖人為下不倍之義不止為勢位而言○須重發同字雖天下皆同而一或異其軌一書或異其文一行或異其倫便行不通行不通乃不得不遵奉王制矣近人講同軌同文同倫但鋪張炫耀欲以震儡天下之愚賤而使之不敢異夫不敢異又何如不得異耶以是數人之見解高下工拙相懸何啻萬萬也述評 ○六書之學為

之未有不穿鑿傅會者或是好奇如石推官之類其失尚小或即以解經又任其穿鑿附會之見如臨川之字說莊渠之精蘊其病便有不可勝言者矣人中有好此雖鄭札必以重爲見及集却不敢如此以有與武正顧在也

王天下有三重章

講得有字微方是說為上不驕若重指王天下與重字仍只是為下不倍中義耳須知有字中已具不外六事在裡不是後方增出○注中明云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而近人每只虛空說道字遂使其言徜徉而無據○考建目不是着

工夫然須有實事考行於是徒有此言亦不可判斷做此方嘗過○考諸三王節根定不謬最有把握此節是極贊君子之道指其現成之理如是不是說工夫也不是考功效○考不謬建不悖正見君子不驕之實○在子子云既已徵諸庶民矣則雖鬼神從王非影響也只了自信固如此耳若待鬼神後聖而始無疑惑則非本身徵民之理矣接君道到極處只本諸身三字自信已足何必講徵諸庶民況以下四句耶然此章大指却不如此四方上下往古來今有一處分毫不合便是本身處有未是故後文云君子未有不如此詳指

本身以下六事而言此正所謂不驕也若只要自信得盡則五句都成剩語矣只為鬼神後聖二句無憑據恐人錯會節心自是故特設下節知天知人以明之而註又特下知其理三字方見二句之實總之聖學無疑惑在理上他說無疑惑在心上信理則從戒慎恐懼明善誠身來故不驕信心則自用自專生今反古直至無忌憚正與不驕相反此毫釐之辨也或以為知其所謂自信不指理而言只纔說得悍然自足泰然無事處便是道理走作孟子所謂知言亦只在這些上可見雖名理淵翻不能遁藏也○此節重在三重之道本身

以下是所以有三重者六事平列未有側重本身意然不驕根源却在本身內○只為上文鬼神百世聖人二句恐人疑其渺茫夸詞故特解之見此皆實理天地三王更不待言矣○如今人崇奉佛老諸事淫祀此不知天也惑于流俗圖于積見方隅舉世所非便立脚不住此不知人也無必欲叛正從邪只是于自家道理上原無真見自信不及便無所不至耳故欲闢異端先須識得自家本等若要爭處氣下稍定一折而人于邪矣○說鬼神百世則天地三王已在言內分得明方承得全合得一方撇得脫○不是質鬼神無疑而知天俟

後聖不惑而知人也知天而鬼神在其中知人而百世聖人出其內耳○人皆知極力據搬一知字究之未嘗有當也只在天與鬼神人與聖人交會處爲得圓融透徹則知字不據而自醒矣述評　○不是實理雖補綴成文總亂道耳畢竟天是何物鬼神是何物天與鬼神是一物是兩物先儒云天者理而已又云鬼神造化之迹也須做兩題目入思議知字便不離下也○動而世為天下道何等作頌美且瑋體易與耳須知此正是寡過之實寡過有三重正三重說知天人知天人以本身徵民正得其不驕○所以動行言而世為道法則其

根都在上文須語語合是故語脈乃作○只是言行到盡善處便天下以爲法則當時之天下以爲法則則後世之天下亦必以爲法則人皆注意後人不知歸重君子蓋後人之法則與今只乎當下辨取耳述評○兩而字粘緊行言讀令行言兩法字輕忽乃得其妙非輕行言正說行言到盡處不必重○說他凡有行有言即世法世則爲德之至非功夫純熟未易語此也

仲尼祖述章

今章懷仲尼以証天道首節言仲尼入聖之功祖述等字若

不着力則非指義若說沾沾地依傍規模又低還天道地位也存何中不漏此一解方得○此是推本仲尼之學之大亦是孔子所以得中庸之道源流○首節註即云兼內外該本末便爲小德大德張本下節註云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可見持載二句即並育並行之大德四時二句即不害不悖之小德○上兩句意在無不字下兩句意在錯代字正爲下節張本從講持載從錯行明便失之粗矣○德本無大小大小即在川流敦化處見非別有二德而一爲川流一爲敦化也川流即大德之文節敦化即小德之全體原只

是一件○敦化不可見只在川流上見之天地間燦然可指者都是川流其所以有者過來者續出而不窮者必有敦化者在其從小德看出大德來方得敦會○敦字正在化字上見非化則亦不知其爲敦非其化之敦則亦無從知其爲大德也○不是小德外另分兩人德作對亦不是小德中各隱兩大德作主只分看見箇小德合小德看便見箇大德耳是一是二○大德不在小德外敦化即從川流上見人亦欲作是觀而說來多不透蓋意中執謂川流者是分體而欲于小德上面別尋一件籠統不動者爲大德也不知川流是小

德而其所以不已者即大德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不是並指陰陽乃兩箇一字之妙也○小德川流便是其大德敦化非有二德也○即從川流上推說敦化不更起爐竈又不必將大德小德看作兩件也○川流處可見敦化處不可見只看當有日新生生不已便知有箇源頭在根本處大而出無窮入字半隱半現甚有體認令人但將理一分殊及分合偏全等語影響過去乃只做得小德大德四字各辦半句也○所以只指天地不必更補出仲尼○說天地不必更添仲尼仲尼即在所以爲三字內也○說天地是說仲尼人亦解

道得能于天地外虛無不能于天地內值持猶是執燈尋火見義不穿仲尼一句妙無何不是仲尼不消更綴一句漢學是高山逝爲身只在所以爲三字故謂看寶耳○書之精義在所以爲三字而神氣在此之也三字於神氣中探討出精義來使人咀味不盡浚乎張眼止見天地大三字用盡巧道仲尼只在外面加何道得一句者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十一終

中庸

唯天下至聖章

首節先分其所以來及行處然行處下文即到矣足以二字○
定要前用見功處。○首一段包下四段首一段即始條理
者知之事也下四段即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故聰明睿智只
作生知一字做則是兩意亦猶見氣象若模解小德人道意○
合發而謂生知連聰明睿智看成分名一端又要補足能了
大在前都是補夾中强爲籠罩法耳○聰明睿知言天賦

處首由賦物與下知之德不同下四德或偏從一德入或從
學得之皆可推至聖有此德則下四德皆備亦皆高出一層
故此段包蓋下四段知孔子之集大成惟其始條理不同故
終條理亦不同是處便是無所不包故無不仰有其下不藏
此意亦從聰明睿知又爲此章要旨發見處說便講到功
用上下便不覺說入知之德去只爲此處有得不分明耳○
首五字便是所以爲能字通節動其若爲提出乃得法○謂
首段總提下四段則是各別說向外邊大處容執敬別
說入內邊細處卻是安臨與容執敬別都在外邊說其足
以則內邊事也五段總一般並無內外之分○足臨之理在
聰明睿知上見聰明睿知在天下至聖上見只開口惟天下
至聖五字臨字意已盡到不待臨字然後大備也○有此耳
目心思便賦此聰明睿知之理凡人之所同然者也但氣偏
欲蔽不能全其本有人須從下修以復之然其爲聰明睿知
全於學力有理事合一而其神敏超異之妙有非人力之所
及者故曰惟天下至聖爲能也足以有臨亦須從此意象中
體發出德高過物則下面皆至聖之德何非足臨者單以
此爲足臨正以此生知之質包下四段故不得泛言也○足

臨固不待臨而後見然卻不是空空自命八荒皆在吾闥於
心性中攝取爲無憑據之說也生知流露處人見之未有不
讋服此便是足臨但後世英雄帝王可見其槩以思至聖更
自不同其所謂足臨是實事非虛尊也故足字臨字俱須實
定聰明睿知講出○生知之足以有臨其光芒氣略自有籠
蓋宇宙之槩此是實事如漢高之天授非人力光武之帝王
自有真唐太宗之非常人足以濟世安民便是証據數君尚
如此況至聖乎時文但用大帽頭語欲張有臨又用不必到
臨時意蔽擊足字自以爲盡其妙卻全與聰明睿知之足臨

無干○五者皆言至聖之德廿箇字字字平放只聰明睿知四字統下面四德卽無輕重低昂○發强剛毅是義之德是執須貼義發而發强剛毅之所以足執處字有實理○聖人開物成務全在乎智非智則仁義禮皆不得其所用惟智而後能權衡卽謂文理密察乃其上分兩星寸愈分得細則金稱確也○文理密察四字各有要旨分解宜精若謂理深則文密以理察文深似密測恐不然果爾則寬裕溫柔將亦可謂寬而以求為極至耶此等說數皆出於講章非必讀古人所言也○註中雖說五者之德是總承上文而言究之

只有四德生知卽附在四德上見不可別作一件也○逢評○此節言小德川流然必說到溥博淵泉者猶言恕便離不得忠之意也○上節言其生質之備溥博節又就上足字言其充積之妙○此節言小德川流也題意似專重在時出之末句然無忠做不出恕來必積於中而後能發于外溥博淵泉不是言其渾然處正是言其森然處也○逢評○凡有血氣者五字總結上八句趕息不尊親句耳極言其德化所被之廣遠非謂民之有血氣賴至聖治安之故尊親也況至聖功業已盡在如天如淵見欽言信行悅節矣○

惟天下至誠章

錢吉士云朱子既云三者皆至誠之功用又云經綸是用立本是體李九我曰體用二字只說用中之體用自[illegible]而出之則為經綸自經綸而入之則為立本此說得之按此二章總極言聖人天道之盡致朱子曰至聖一章是言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又曰此不是兩人事上章言聖人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如此下章是就實體上說然則此章初無指用上說之說九我安得遂為用中之體用而吉士從而附和之乎用中有體用體中又有體用支離甚矣總因誤看此皆至

誠無妄自然之功用一語見有箇用字便要與體字支對耳不知功用二字乃為能二字下註腳非體用之用也依九我言自立本出之為經綸即是大用矣自經綸入之為立本即是全體矣又何消由中體用之分乎抑所為全體大用者更何等乎凡講說至此已迷謬到解不通處必杜撰穿鑿至于破碎纏傳而不顧者皆此類也○只寫作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則釋家瞑眼靜坐都是立天下之大本矣惟緊切在中無人欲之私纔之方是聖賢家當他家移借不去且所謂千變萬化皆從此中流出故謂之大本若釋氏裏面只是枯寂外邊甚

有神通知打作兩橛也○立大本不是金溪先立乎其大者之意有箇昭昭靈靈物事將來把捉爲我秘密法藏也蓋吾性之中大本本立只緣形生神發以後人皆徇私從欲有所偏倚喪了至誠所謂立大本者只是人欲淨盡私意滌除所性之中不偏不倚便是至誠立天下之大本周子謂無欲故靜即此義非有所把守建豎之謂也○天地化育固具人心爲甚只至誠知得必到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此心與天體不二方是默契處○仁淵天一併其仁其淵其天一併肫肫淵淵浩浩一併非貫上文與而節節推求而之方得○仁

淵天在經綸三句看出其字在天下至誠看出肫肫淵淵浩浩在無倚中看出○但看三代以上聖人制產明倫以及封建兵刑許多布置雖纖悉久遠無所不盡都只爲天下後世人類區處簡要當不曾有一事一法從自己富貴及子孫世業上起一點永遠占定怕人奪取之心這便是肫肫其仁自秦漢以後許多制度其間亦未嘗無愛民澤物之良法然其經綸之本心卻純是一箇自私自利惟恐失卻此家當只此一點心已將仁字根荄剗絕安得更有經綸此朱子謂自漢以來千餘年二帝三王之道未嘗一日行于天下者是也○

後世儒者議禮都只去迎合人主這一點心事周周折折救點成一箇自私自利道理如所謂封建井田不可復武王非聖人堯舜不能役舜禹不得已以天下結歡之太王不剪商種種謬論皆從他不仁之心揣摩古聖肫肫之仁正如不昭昭者談高明之事亦如此耳中庸于經綸大經卻說箇肫肫其仁得古聖人心體是何等此處方得其大德王道一以貫之旨　此章就至誠存于處言故何可要說向裏去若只在經綸大經發揚一番不但仁字浮泛肫肫字亦無處着落然欲于經綸上加深一層說又不得所以難也○大經之本

于仁盡人所有但至誠之肫肫能經綸之耳○不是經綸上又須仁也不是仁了又須肫肫只想至誠經綸合下便肫肫其仁只就淵字上着想不過曰靜曰深而已惟從立天下之大本想出淵字來方見得一箇太極圖說皆具此句方不墮入老莊之虛無今人見識且不見及老莊地位固宜其麻翻影響只辦得形容擬議明明淵淵乎數語了事而已○天尚好說發惟浩浩極難形容若從天字後加添浩浩作贊詞便是空衍不實從浩浩做出其天使許中庸大二字方落了地頭○須從知化育說出其大處知化育之無倚看出浩浩

進一層謂是君子所以闇然日章之實也須知闇然日章亦是人見君子如此在君子但知衣錦尚絅惡文之著耳不惟不自炫其美并不自知其爲闇然也知謂君子以日章之效[illegible]日章之故而尚絅是君子亦特巧於的然者[illegible]君子只當得闇然兩字固不得先將淡簡溫發露君子必說在不厭字眼只淡則易厭簡則無文溫則不理三語理致分明便曉得仍是中說闇然而日章一句耳○遠評○上文已知入德向裏知遠三句又于下手處見箇把柄耳○三句原是平說語氣急注末句不得停泊但細分看其理一句緊一句耳○知遠之知即大學知先後之知非知至之知也○註云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字前須有來路○是下學立心之際未入德之前不可混講○重在知字入所曉也然將知字說[illegible]便不是此知字只是下學立心之始是得爲己門庭不待從此好下工夫耳故云可與入德矣而下文乃言愼獨戒懼工夫也知字看得與三句語氣之漸漸自見而下文理脈次第皆得矣○風字就一身而言猶風度風流風采之風也時文錯認作風俗風化之風則與是道節殊架矣○第三句[illegible]固然然必若作一

番洗剔則題脈添出波折不是直下句法○知字只見得大段樞要處不講知至工夫○上面說立心爲己是得大頭腦此三句却又就其中曉得了下手樞機所在故曰又知此三者提在上文中莫不得是在入德工夫不得○首章從天命順說下來故戒懼在愼獨前此章從下學轉說到天命故戒懼在愼獨後對照首章起結乃得大意首節只重入德不重君子末節只平說不顯不更推求○潛雖伏矣節言愼獨之事愼獨從每事每念發端隱微處省察精明不使有毫末帶所謂內省不疚也對事事省察念念省察工夫精密更無愧怍之端乃所謂無惡於志此節何自發分省察到純熟時動靜只成一片於戒懼涵養着力則下節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可無惡於志有分○第二節言愼獨之事人之所不見方字便是獨字[illegible]凡意念初動事爲未著時人所不見而自己獨見此時此處謂之獨耳大學註云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地字最當玩人每忽略地字誤認知字遂將獨字硬派入心體上說將兩節工夫混而爲一而於工夫次第亦先後倒置矣中庸首章從天命說來則戒懼在前而愼獨在後此章從下學入德說起則愼獨在前而戒懼在後節次分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十三

大梁 [illegible] 輯文

論語上　學而第一

學而章

學字親效朱子謂所包甚廣。兼學問思辨行五者。未嘗專主讀書而言。讀書乃學中一事耳。人每以稽古誦讀典籍等了卻此。正是朱子所謂爲詞章訓詁之學。而勝明反以此誣朱子者也。○門人問學之言效。如其人非效乎。曰效其人是也。以知其人爲今古未之有也。孔門諸賢誰不效孔子。以顏子

爲至。而顏子未嘗如也。有若似孔子矣。而反不及顏子曾子未嘗如孔子。而獨爲得傳。故非不欲如之也。無此事焉。故不以爲主也。吾友與余論集註曰。學字被文公註錯。覺在講義上看書不還耶。余謂此節註答之曰。後覺效先覺之所爲。何嘗出講說講義耶。乃憮然而去。吾友亦好古能文者。蓋其時講說於只知之習。以集註爲世木儒獸士大夫皆以不看朱註爲高。而篤信邪說所云。從來朱子之罪。謂但知以讀書講義爲學。而爲時文者亦以爲遵傳註。必當云爾。故選學字定以稽古博聞誦書講讀爲言。此文者尚不知守者亦不知也。試令細心讀集註章句。則豈敢爲此誣罔之論哉。

近日論者乃云作文須依註。講學則不可依註。以講學之識論文則非也。夫作文所以發明孔孟之言。此而不可用講學之說。則所講者何學耶。固不辨而知其所主者之必邪說矣。

○儒者之所謂覺者指此理。外道之所謂覺者單指心。理必格物致知而後覺。所謂知性知天而心乃盡也。覺心則必先去事理之障。而直指本體。故以格致爲務外支離。然自以爲悟本體者。於事理究竟膠黏不上。於是後來陽儒陰釋之說。又變爲先見本體。而後窮事物。自以爲包羅巧妙。不知先約

而後博。先一貫而後學識。乃所謂支離務外。聖門從無此教法。六經具在。可覆驗也。○朱子謂第一句五字。雖有輕重虛實之不同。然字字有意味。有下落。今按學時習三實字。與而字一熟人所共曉。惟之字指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人都忽略。不知時習實其而字一斷。最重時習兩字各有義。混淪不得。

○時習只是反覆無間之義。時字說合天道。已屬郛廓。更有附會孔聖之時者。又是病裏添病。入眼前道理說不盡。亦何暇及此也。○說是學之效驗。非求說而後學也。學將說字解作油深淡趣。如孔顏之樂。遂反以之生意。俱非此章本解。○

學字可貫下悅字卻貫不得○有朋何定連上節貫下不爲
套引正恐連上節說來尚是虛位必問其所學何學則其朋
爲何朋假如有辭章之學則必有秃丁之朋爲修飾之學則
必有蠹穴之朋若爲技藝之學則必有亡命無籍之朋各
學中又派不同朋亦從異類未有不相感應者也○有說得
學者有可知之實只見不慍之難亦有說得人之不知能知
以見不慍之說也解本無異詞然一尚微有感慨之意一自
覺有寧靜之意一本作○人不知雖位甚高不是嘆老窮事○
不慍本須須說得不同是成德全處○須是聖人說底道理

自可包括賢人步位若移做得賢人說底便到不得聖人說
上下境界今人於首節止作誦讀說頭次節止作交游說末
末節止作不慍說亦是低秀才胸中打論耳於聖賢何
有亦有爲作孔子自述傳貫者更謬○凡提一字以貫通章
註中初無此意自近傳以來講說杜撰章旨皆亂道也者
此章學字於理却合註雖不提明亦隱然脈絡蓋學字原無
所不貫且若謂非此不可則又不然○三節自文句法一例
凌亂偏欹皆傷位置自當以三平爲正此有又節註引程子
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之所學末節註引尹氏學在己結以

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則學字貫通註是本義

其爲人也孝弟章

其爲人也四字說假如這箇人○若論人字固非仁者人也之
人爲字亦非若力字也○務本二句是泛言凡事本字與道
字對註云其道自生大凡仁道亦此生則道不專指仁字也
○人自父母兄弟以仁恩推廣孝弟不知凡幾於父母兄
弟面上用得十分意思逮等殺派至他人即尚有一分二
分人先於父母而去其得二四分下使推派不去父所以人
只要于父母兄弟意思使之極厚此之謂務本根本既厚則

以下便自推廣得去亦不必更字講求本立道生只是如此
○或謂務本句不連上文最難爲仁之本句不旁及民物最
難直是胡說謂務本句不可遽出孝弟則是非謂不可連上
文也從上文犯亂引出務本意却仍是泛言之何曾不連上
文乎至謂爲仁不及民物則爲仁說偏甚○論語第一章言
仁始故註云心之德愛之理兼解全部仁字也此節論主愛
之理邊說○本字原有二義一爲要約一爲初始仁爲孝弟
之本重要約義孝弟爲行仁之本則兼初始義總說箇爲字
便有次第之序說親而仁民愛物故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

行仁之一事。未爲謬也。若注要約義說。則正犯程子所謂仁之本。不是行仁之本矣。朱子一坎二坎三坎之說。正與集註意合。如謂一二三之水。皆出于源者。此孝弟與仁民愛物皆出于仁也。謂二三坎之水。出于第一坎者。仁民由于親親。愛物由于仁民。即謂第三坎出于第二。亦無不可。但視親爲大耳。凡補全章意。朱子皆列之圈外。非謂與集註不合故也。凡事用力於本。則其道自生。又見行仁有仁之本。行義有義之本。無舍一事之本而務萬事之本意。要坐本字與生字對看。而道字黏住仁字。却不重在爲字耳。○今之放生戒殺齋供施捨。以爲行仁。吾謂此直行不仁耳。富貴之家。每于此揮霍費而不惜。考其家庭孝弟。則有不可問者。一貧窶親族入門上座。便疾憎咳拒矣。蓋以所捐者。明捨布啗米。家庭鄙瑣。則有失無道耳。只此一自私自利之念。便不仁之甚。直是待其父兄親族。不如見此僧道矣。故予謂凡感應功過勸善之書。皆勸急之書也。其本不仁也。○朱子恐人誤認孝弟是仁之本。則頭上安頭。故引程子之說于圈外。要人認取爲字耳。爲字若加仁字說。向周徧及物處。則其義自得。但粗見此說。而不晰其義。便若排擊句圈外註。於有若口中自爲辨駁。殊是

可見。○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故立愛自親始。直到將雍咸若。也只完得仁者人也一句道理。就上節爲人二字。便打通爲仁意。方說得源流一片。○譬之水。孝弟是第一坎。仁民之仁。是第二坎。愛物之仁。是第三坎。孝弟之所以爲仁。其科坎不同。然本只此本。乃若於孝弟外。另講爲仁。便非本字之義。○孝弟是最粗淺道理。惟其粗淺。所以必要從此做起。○孝弟不是仁之本。是爲仁之本。爲字宜重講。亦人所知。但他人只在道理上論一坎二坎。親疏遠邇之殊。尚有一膜之隔。若云愛敬之意。有以擴之。愛敬之餘。有以及之。只就推施用力處說發。不立道生之義。更覺爲字十分飽綻。遠評 ○孝弟二字虛講本字。講爲仁二字。對道字講。仁字脫爲字不得。蓋仁字只是箇博愛同理之理。其間淺深厚薄。凡所以推擇之法。皆在爲字中也。仁與孝弟交關在爲字。爲字明。則始字自明。○或曰。本句只見反覆中論孝弟不重爲仁。故但可虛講。不宜實發。曰。實發得爲仁處。則孝弟之用。人實發得爲仁之本。親切。則孝弟之理。猶正爲中論孝弟。故不得不實發耳。○末兩句只講道理。不在人身上說孝弟出者。不但不犯凡人。卽不生定。君子○爲仁之仁。小言之。即不犯上作亂。廣言之。至於

句泛言亦是强分枝節看來只大槩論事理如此耳若云仁
看凡人若孝弟便不到犯上作亂不犯上作亂便是仁化氣
象所以要做仁民愛物工夫必須在親親上做起如此看來
原是一氣說下只是前節在凡人一人身上推論其理故孝
弟與仁都說得淺了後節就道理推論到盡處不但仁字說
得廣遠即孝弟亦說得完全耳○上節就凡人處論箇道理
如此下節言君子所以專用力於孝弟之故未嘗粘煞兩箇
人說亦未嘗有上爲教而下爲學意此皆講章說夢耳○兩
節原一氣貫注不過因淺觀深就小指大總講道理如是不

曾分兩種人事也自講說强分上節爲體下節爲學轉生支
離於是君子句要過文孝弟句要過文大都割肉成瘡愈講
究愈不明白惟只從上節涵泳而下兩處過文自天然合節

吾日三省章

爲人謀事雖極盡心畢究與自己有別此私心也將身字與
人對照方中窾會○不忠不必有心償敗人事只謀事到八
九分便作此一二分則德怨利害之故也○如烏喙食之殺
人若止云傷人便是不忠就云盡己之謂忠盡字極難說纔
自說盡便是不盡○曾子曰吾日三省今人却替他補無所

不省自以爲得曾子之深而不知其正是見三者之淺也○
三者俱是門考不向人前修飾○三者若只將就修飾過去
略用功夫者即可以謝過若推勘到盡頭處則雖賢者以下
有不能無微歉者矣講不忠不信不習推究到幾微之間不
惟是曾子篤誠本色正見精一之學也不然幾與那七三箇
點何別○三省句句鞭辟向裏直追到心體幾微處不止向
爲人朋友師傳求無負不忠不信不習須看得細在幾微不
說忽加察要是曾子思誠之功

道千乘之國章

或欲以敬信貫串爲佳余謂五者之中敬信固爲重矣然節
作五段平列又豈有所不可乎如弟子章必用孝弟串講君
子不重章必用學字串講首章必重首節串下以爲必當然
者固拘以爲必不可然者亦拘也○此敬字不得深求只貼
事字說爲是信字又離上二字不得節字亦本天之道不是
心計作用○節愛之本亦只在敬事出來○節愛二字人都
在事機法制上壁畫其下稍不得不爲權術之言但於情意
眞切處發揮當理方是聖道之節愛方是註中論所存未及
爲政之義時文顧吮喝心字何曾一句道着心上下一節字

勝已之友也○足括改過格言便不若痛癢知過不改其病
坐一懈字此字講透則勿字自有力而改字不煩洗剔矣○
勿字如兵聯之揮正有力氣在○

愼終追遠章

愼終追遠原指所行盡禮盡誠處非泛論制度祭之禮也○
愼終追遠只自盡其道而民自歸厚非謂欲民之歸厚而從
事於愼追也爲民而從事其愼追之本已失矣民何以歸厚
乎凡下句說到功效者必不可倒講此義得之所也○民德
歸厚謂民亦知反本盡誠可以施教化而出治道非謂即歸

厚於君上而服從圖結也○

子禽問於子貢章

五者只是聖人德容感應處若以此說盡聖人全體○却不是○
○五者只在相見處可見處○聖人溫良恭儉讓是何等氣
象人令人摹擬但是孫賓遊客皆爲王公一副身分面孔耳○
○天下終不能用聖人而聖人誠爾變化之妙自在爲住○
溫良恭儉讓只說得聖人發見處在聖人發見處亦只說得
一半故註下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數句正爲子貢終全
讚嘆令後人不徊着箭光作用其義甚精○盛德升聞而命
以位此以聖人爲聖人也溫良恭儉讓而必聞政此以聖人
威用人也豈可以此比例要之命以位則聖人亦必羅試群
愼若必聞其政即是初見舜容亦必弱爾○今人講溫良恭
儉讓故皆欲誇動不居之言人皆稱嘆愚竊以爲不然蓋
論者之言德有此五件平淺不足以榮聖人○須就上面删
等高一層看象不知正不消如此看註中即此而觀其德盛
禮恭云云則所謂過化存神之妙原懸起一層在五件上○正
不當看低此五件○五者正要說在外而淺易處于人爲人
一望即見得如此雖其頑癡鄙皆可信故必聞其政耳又須

知聖人原無打點五德之意在那君心甘聞感化彼且不自
知所以然又從何見得即在學者自見聖人處借其所以得
聞在此○五者只還他是德容只德容便能使人傾動○不必
要擡高五者亦不必更追重向上一層而所謂過化存神之
妙未易窺測者亦無不昭然○此是子貢善言聖人處聖人○
初不知有五者又安得以五者斷爲聞政乎若沾沾爲聞政而
出此五者聖人亦大狹點矣○須得聖人平常須有聖人身
分在始得所謂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者都無有只成箇
長者原人豈復有夫子哉如此說聖人亦太低陋矣○此是

子貢推測必聞政所以然亦是子貢眼中見得聖人德容氣象如是聖人則不自覺非眞夫子挾此五者之術以希合於世也〇以則之二字對當上文最緊〇金仁山謂註中盛德過化[illegible]猶亦字與圈外謝氏三亦字是但指其外說之而猶須合未見夫子意者也所不見於子貢者爲此五字於夫子德容亦止得其謙卑遜退不自聖賢之一節於聖人中和氣象之所未備有子溫而厲望之儼然二章可見夫子五字各有當一針一向偏於和柔則鄉愿流俗之害生〇故北說補其外意不重內也惟德盛禮恭補其內亦子與

三亦字是但指外之一節亦不是補內緣子貢爲子禽求與二字下轉語以得之三字却著痕跡朱子爲此三字補參著耳〇子貢言下萬機隨波逐流只爲子禽鈍漢求與二字作轉語耳若說夫子實以此五者得之或五者便必得國政節非說語矣夫子何心以五者得聞即得亦止聞之耳何嘗得反說得字且甚人槃與言故五德亦但說和易一邊說耳〇人講得之只在夫子而上說便如兵得到手是五德皆夠致之樞矣惟從邦君傾服聖人處總感通處實實形容註中過化存神未易窺測之妙隱然托出就邦君處儼抑節中著眼字則五德中和氣象亦見圓相矣〇題有正面認其平衍至得者若從夫子呆寫五者轉落以得之未免犯權用又須於語外洗出不納權用一層雖有刻畫轉見支離竟向邦君心目中看出夫子爲翕觀心目中看出邦君心目中夫子五者之妙節在[illegible]映出四面親取全神盡是畫相邊事儘著神通於聖人不假端然不動此即蓮華色比丘止見色身不若須菩提巖中晏坐却見法身也

父在章

問曰便說父在父沒則志行原在孝上觀也若到三年無改

句纔講孝則上面說箇甚〇要知急改父道者不定要非其親只是要急見已美耳

禮之用章

朱子嚴而泰和而節六字盡一章意首節正是嚴而泰〇和字只在從容不迫處看非另有箇和也〇禮之全體中便有和在〇和字須抱定禮之用三字說謂禮本是和固非謂禮本是以和爲貴亦非指禮者天地之序其用則本和耳如言和在禮外則非有子之和乃禪和之和也〇只說道理之本然未說到制作遵行處故由字當在禮字內非人去用參也

若識得此義則下二句亦說不去○禮之用自和故和不在禮外若以和用禮分明自有箇和在矣有子講道理多就下一截說故和只在用上見得朱子補出禮之體說深有意在惟其禮本自然故其用從容不迫和原在禮內若止向用處尋和惟是禮外添了一箇故凡朱子於補字義雖本文所無必須提闡自陸萬來以註爲支離必以渾融脫略爲妙亦本於異學改復古本大學入室操戈之私意而微言大義隳之斷滅矣○不識得禮字憑他橫說豎說都無一句道着其精者不出莊子其粗則良知家云毀程朱之道學而已○禮之以人情爲端者如鐘鼓管籥以飾喜干戈弓矢以飾怒衰麻哭踊以飾哀皆因人情而生品節然其原則本於天聖人設之以降命乎人不敢以己意與其間況狗凡人之欲乎惟其本於天故等殺品節秩然有制而不亂卽所謂禮之體之嚴也惟其本於天故其行之也貴乎從容自然而各安其倫卽所謂用之和也嚴與和皆天也若曰嚴則不便於人情而和使於人情是本心之學非本天之道也是以和爲禮之本而非禮之用貴和也自晉人而異教黨棄禮法至謂禮豈爲我輩設則直滅天理而徇人欲矣士大夫之見解如此亂晉

以後之天下所以不可言也近人君禮字只以爲極則故講來皆不合于道○只講禮字不要講和字和字本無可講只於禮字中見之句句講禮卻是句句講和纔有意思講和字便是知和而和矣得訣在此方能於立言之下具有下節道理下節只消一氣直下不必更作一轉摺也○蘇老泉作禮經論其尤狂悖舛錯者莫如論禮彼其視君臣父子兄弟皆漠然無情之物凡先王所制爲繁重委曲之數皆有妙用存乎其間如此則和之根絕矣宜其以之呈歐陽公而曰荀卿子之文也意含譏諷而老泉方自得意以謂於人甚矣文人膏肓之疾重文辭而輕義理也進齊○人禮乎便將和與禮說成兩片須要橫說豎說總是一片到知和而和纔是兩片故知他人說成兩片者其胸中原只曉得知和而和之和而不曉得禮之和也○禮之體本嚴而其用則貴和和非禮之本也知和而和失禮之本故曰以禮節之不是以嚴節之蓋道箇禮便是嚴也有和與禮成兩件須割在和爲內而禮爲爲外更謬○和字雖同其所爲和已不出嵇阮之徒二氏之自在正是不和然皆自以爲和其錯卻在知字○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纔下箇禮字便十分嚴肅要端看得遠

嚴肅然艱苦道是聖人將禮外加道理柴柵羈縻人于是指得真性本無物禮爲我設正知和而和之源流也有子見於此故仰此嚴肅上指出自然道理若其運行處心安情順有非此嚴肅不可者便是真正流行原非有所艱苦也如拜跪於君親揖讓於賓友雖極敬畏然必如此乃安但於拜跪揖讓間見得此意所謂和也知和而和者便謂拜跪揖讓不過故其意於君親賓友吾已得此意雖不拜跪揖讓可也其用必出於流佚禮之本體皆失矣又安可行乎大意秖是如此○由之是小大事皆由于禮不行是禮不行自不得通

若○有子胸中早有次節而有首節

信近於義章

信只是偶然所約不經意處言之所以不復固由于非義而義之所以不合由信原最易忽略事人多率任少斟酌也○惟信字有得輕則言不可復之故道得徹○此節信恭因三字總要有得極輕如因字不可便做求友有只是踪跡初交處或偶然遇合或庶事作緣不必大倫中朋友之正然亦將終身與之或其中亦遂有是為朋友者其初必有所因而交故謂之因若竟作求友論則不失亦可爲意都說不去矣將因字須說得極易忽略轉出不失其親始分外明切○今人看朋友二字便不仔細朋友在五倫內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同平生關切身心不多數人者是也其餘自尊貴及閒散卑下之屬雖踪跡稠密皆後來旋成朋友然初因也非朋友也故因字所該者廣○因者因緣之因其初或因一事或因一人偶然相值後來以踪跡之漸熟抑事勢之關連便不得雖而遠之若始之不慎則終身受累不必說此兩句不可混作交友說若交友則一起便當擇可宗之人豈但曰不失其親而已耶○此節都在言行交際尤悔極繁處作的理寡過

之思是降一步說不是徹頭道理不則義禮如何云近交親如何云不失乎故可字遞字亦可字從近字不失字生來而近與不失字又從信恭因字生來若將信恭因看得重大下面便說不去信只指期約恭只指小節因只指踪跡于最輕易忽處能近而不失自然可無悔矣○將信字恭字因字看得輕下一段可復可宗遠恥辱處方見有心當得手提耳不然聖賢斗淵冰心腸身世學問豈止完得個言動擇交邊一流人○但作涉歷世故之言竅說得極警切其着眼只在下半截使其有可以倖免遂畀是法則亦姑聽之矣惟遍劉

不慎厥初進退失據雖可復可宗而益有所不可或幸而不
恥辱而恥辱已有所不能遠推究至此方是聖賢內省不疚
之意較涉歷世故之言更覺警切十倍也蒙引

君子食無章

上四句一敘過去末句先將好學二字立在面前四句血脈
節節相足歸結到底處乃見全身若逐句挨排漫衍便散緩
失神矣○時文每于起手貫須君子二字直是無謂君子定
不好名一貫須則於好學之意失矣又須知君子之學何學
而後講好之如此若學字不曾分明則所好終成駁雜非君

子之學也就正正非容易有道亦亂認不得此處併入上五
句方有體會○是做工夫後恐有差謬又恐有未盡故曰正
焉正其所已得也須從為學深造人道進一步好字精神彙
极千尋道理亦須府人細凡為好學必有是四者有是四
者只可謂之好學未可謂之有道也須看他所學何學如釋
恩之學佛老之學詞章之學功利作用之學以及後世陽儒
陰異之學苟好其一未有不兼是四者而後謂之好也然可
惜枉用一生心力於道何曾見得分毫或問明尹氏亦發
此旨然則取正于有道即所學不差是尚有未其所好者

子曰正為有道二字雖說㬌相悅許行神光衆達磨王艮拜
伯安他也說是就正有道衎子淵包顯道衷機仲之流就業
陽而不知止敗且以金溪為有道也奚其正故中庸曰思知
人不可以不知天如何得知天只是格物窮理○或問註有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人所共由者蓋則道字與事字相提似
亦無害曰註是借第一箇道字訓明余書道字之義循務本
節訓仁字兼說心之德其實務本節仁字只重愛之理此節
有道當指其由之道然只重有此道之人不便單提說也曰
道字前已兩見何獨至此而余訓之曰父在章道字只指前

人之志事禮用章道字只指先王政治說都不是學問通衆
之道故註始于此

貧而無諂章

正為子貢意中有得無諂驕已至大了又為指出樂與好禮
境界樂與好禮即無諂驕更上一格非指抑無諂驕也朱子
謂有人介下便來與好禮不更回來做諂驕又云今人未能
無諂驕便要到樂與好禮如何得明此一義其理始融○學
問中人未必盡無驕諂處貧富便是學樂與好禮是他性情
造詣如此初非以貧而樂以富而好禮故進於無諂無驕子

貢引詩悟得天下道理皆不可安於小成不專以此爲槃旋礪之工夫也○講悟境不落二氏機鋒不落時禪光景不落僞理學知見方不得○子貢引詩就可也未若轉語見循義理無窮已[illegible]夫子許可子貢又說他觸類通達處有其知[illegible]而進取[illegible]並不許[illegible]上而不許[illegible]他人[illegible]所謂[illegible]步相生步步脫訛○但說作空虛超忽不可把捉意思俱以此寫禪悟雖鋒先師意何嘗見在亦定遵循矣○獨於學問切實處有所發明方知夫子一可是許其學識之精進非徒許其見解之超脫也

○斯字只說上文說往來只就所者說坐實發揮義理自然深遠若寫做話頭公案題意始漆黑矣○如切如磋節言學者之義理無窮告往知來節言聰明者之善悟不羼聖賢歸宿各有所在入今人于於上節切磋琢磨毫無實義發明一味引伸觸類作緇木氏悟境而已果爾則是兩節要并作一節意思於子貢引詩時已說盡告往知來之意下節夫子忽然許可不反贅附無味耶此皆前頭太高自以爲超脫實落處白雖金正希猶不免此病須還他兩節界限寫切磋琢磨何獨詳點告往知來何獨略方能矯流俗之失　達評○往推

首節所論處貧富之道來指子貢所悟學問之功故註曰已言未言須盡開兩邊說惟其不相涉而觸悟故可與言詩在此須知夫子此句只是許可子貢知義理無窮能於學問推充不重在言詩也○告諸往只是告以處貧富之道知來只是悟得天下道理皆不可安於小成○此章書是一節生出一節然須一節不關生出一節方見聖賢知處無方引伸觸類之妙若做一節隨有一節在意中神氣索然矣　陳素菴曰子夏因論詩悟禮夫子許其可與言詩子貢因論貧富悟詩夫子亦許其可與言詩二章皆言詩也貧富之論特其緒

起耳子貢知義理之無窮正其可與言詩處若只許可子貢告往知來何必云可與言詩耶夜雖然知是畢竟不同子夏原是言詩此章却因學問說到詩可與言詩亦正爲他於學問進取無窮見進上面又有一轉在不得竟將詩做了盡頭學者將天下道理[illegible]

乃不重在言詩○[illegible]

無一段快[illegible]

言未言[illegible]

首節論貧富之道來[illegible]

論語上　為政第二

為政以德章

為政以德是現成氣象是圖畫句拆開不得層摺不得朱子曰德與政非兩事開是以德為政否曰不是把德去為政不必泥以字只為政有德相似細看其理自明若拆開層摺做則德政寫成兩事以為二字開拆喫力到底說成假合并且要重德字反重了政字許多弊病多在拆開那折中來也不是廢政但以德先之他處虛字要着力此節以字着力不

得若云以德去為政即分德政兩事即向外去其德亦襍黃老之德耳首句止得半截話無為而天下歸意在第三句中見今人輒于首句一氣講完而輕與譬喻以證之自以為高而不知失語脈且北辰二句全無發明亦是無學問人討便宜法非高也然要留此意在下句發明譬如句上以襯之下亦免瀟枝脫節居所而衆星拱正以譬德之主宰運旋只指出無為化神之意并非擬天子高居而四方環衛也從勢上起論便失其旨上句止得半句說話一大半道理正在下句譬喻中見與上句所論上下引喻作語者又不同說

天彙正說德包在言內若分天道主德作兩件說又似相感應者言更失遠矣為政以德劇云為德之政不是德與政為論故為字以字都不是着力處不可寫成兩件此頗與黃老相近得黃老之精則所謂若簡馭以寡制衆亦自見得此意頗其論近理而愈失其者其所為德非吾之所謂德耳昔人謂漢以黃老治如曹參之于齊陳平之不對錢穀刑獄與文帝之謙讓未遑故實于言是皆黃老之類皆是然亦祇得黃老之粗者耳何則北辰居其所是動之至非不動之至黃老之所為德在乎勢非主逸也而漢人惟知以逸待勞故吾謂

黃老之精漢人尚未之見及也而後世所見又出漢下遠甚下之法固宜其累千年而三代以德之政終不可得而甚也歟

詩三百章

近人講一言則離却思無邪似別指一句亦得講思則環却無邪似凡言思者皆可以蔽三百講思無邪則離却一言以蔽之似凡思不合無邪者謬異而出而以依註說為平平無奇也此是論詩教之大旨示人以讀詩之法學全部詩經而言非指作詩之人之事亦非釋詩之詞義為逐章逐句

解脫法門也。此乃聖人指詩教之本教人讀詩之法不是讀詩亦不是論思亦不是說詩之思本皆無邪也。令旨重無邪不重一言范氏守約之說是題外推廣義也各經皆然何獨詩乎故又之圍外。註中善者感發惡者懲創二節是無邪定解近來每患切塞而務圓通都不肯如此說或全主一言或只指思字使似夫子離卻語言文字立不二法門直指人心者其害道可勝言耶然其來亦有所本由王伯安輩陸子靜之說以畔朱子謂三百無淫詩然猶知其說之難通也則歸咎漢儒雜亂夫子已刪之詩非古經矣至鄒京山救

更亂逆其意猖狂灑誕謂既經刪正淫詩焉得復在三百之內朱子於詩稍涉情致即為淫奔使聖人經世之典雜以諸誤初學血氣未定多生邪思致蒙師輟講父兄不授故其詩解一以古解為斷今即序論之則桑中蝃蝀溱洧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諸篇作序已不得不言淫亂矣其詞獨非諸誤初學惑之端不生邪思蒙師父兄獨可以口而教乎至要朱子為高叟咸丘蒙而以子貢子夏孟子之言詩為斷夫說詩與説詩不同以說詩律讀詩此所謂高叟咸丘蒙之見也若如敬吾則亦但虛懸本文聽人解悟圓通足矣又何必執古序以爲左證乎又謂朱子將六經許多義理剖與二氏自守皮膚趙貞吉亦自謂不許儒學禪正聖道之精微朱子自判以授二氏耳蔡清主人民惡其上其悖實一轍正可見其底裏所自出嗚呼自孟子割之以與翟朱程朱割之以與佛老久矣敬與貞吉乃欲援而入之多見其不知量又何傷於日月乎務圓通而惡切塞正儒佛邪正之分不可以不辨也。要之詩之緣起原從采風考事而立只一採訪陳觀耳可知有先王許多刑賞慶讓補救化導之道在此無邪之本也後人讀詩提起此意在前則雖誦淫奔昏亂之章皆得性情

禮義之正矣後人不明斯理反以朱子之說爲疑若聖經存正去邪而為無邪則大易不當說見金夫不有躬之象而春秋亦不當載姜氏會齊侯之文矣。近人但取悟要之説尤可笑也甚謂悟得一言即可不須三百此大亂之道矣然而謂悟要必至此故悟之一說無忌憚之術也

道之以政章

兩節平衆語意歸一節為吾有瞭然難混朱子恐後人遂偏廢刑政故於圍外說圍謂德禮中原有刑政聖人只爲第一節專用刑政乃不可耳朱子所云不廢者正德禮之致刑非

專用之政刑也○論者動云不可貶政刑而尊德禮是欲將專
用政刑者周旋先與聖言相剌謬矣豈朱子註意哉又論恥
須平列兩種○不下褒貶○令人自辨爲妙皆是胡說○免而無恥
有恥且格○褒貶彰彰如何從新要含糊起來正在下老實爲
論辨別絕不存此等鶻突見識乃是○夫子兩下斷語○一善
一否俱然分明正欲後世持衡者知所趨舍耳如何偏要兩
下含糊不直斷是非爲妙其意似反欲周旋政刑一邊者○此
等議論俱從小人胸次流出非小小語病也○看朱子圈外
總註政刑德禮原俱指先王所以治天下者故曰不可偏廢○

但爲專重政刑而不本之德禮者言若專重政刑○則雖先王
之政刑亦止得免而無恥故政刑不但不是申商并非太公
子產之所爲政刑也○德禮在先政刑在後德禮爲本○政刑
爲末○古今理勢之必然聖人分別兩者得失淺深原爲專用○
政刑者而設故次第說入耳若講做政刑後商量變計○直是
可笑○此章原爲治法分辨本末不重責君身若止身面
民化○又別一話頭○此章道齊二字原專指教民處○但德道禮
君之躬行俱率耳○禮便是制度品節之及民者故曰齊若節
禮亦在君身行事看則仍是道之非齊之也註中齒字又守○

次第甚精此又字與又多能也又字同俱是加詳不是推原
正分本末輕重說來禮深而德淺也政道不從又須刑齊兼
道末二○又須禮齊之義自明含論之德○禮爲政刑之本分言
之○德又爲禮之[illegible]而齊深於道也道註先之齊註一之○是
兩節通訓[illegible]亦率先即政道亦是率先伯者治國○
亦必身自行[illegible]即所謂道之以政也但伯者率先只在
紀綱法令與王者之率先○只在仁義孝弟此爲不同耳不可
因伯者之教民亦以善○而謂王者只躬行未嘗教民也○此
章政刑德禮俱要論到極處政刑之極至民免無恥止矣○德

禮之極不至於有恥且格不止也若二者俱只到得三四分
五六分尚未見得○故說此章者只要將兩節精神力量○各寫
得縫足不用交互鈎連而自有銅山洛鐘之應（是評）○三代
以上○爲惡之人亦是有恥三代以下爲善之人亦是無恥○故
恥之一字乃所以爲善之根也人惟無恥則雖忠信廉潔○極
妝扮得好只是飾詐長僞而已此等人不惟爲聖賢之所痛
惡○并且爲老莊之所揶揄○然吾謂老莊之學正坐無恥○彼其
言任眞率性似爲卑鄙一切○然并將先王道德齊禮○亦視爲
飾詐長僞之具充其說○但要任眞率性而行不必問其爲

為惡所為盡決其籓籬而去之非世俗人遮遮掩掩面皮上些微未盡之恥掃除無有致後世之民畏威遠罪只是一箇免而無恥其士大夫好為高論又往往一折而入於老莊之無恥天下幾何而不胥為異物也西漢之俗最為近古而不得復為一代之治者老莊之說中之也遠評政刑德禮本出一原然此不必推說將文爲將刑爲纏繞有謂政刑亦本於德禮有謂德禮中亦有政刑之意不可掃壞政刑者皆剩噪也政刑德禮固是一本刑政刑與前德禮者判然兩途固不可得而牽合亦不可得而刑爲攝入也遠評

吾十有五章

六段血脈聯貫方見聖學不已逐段有進境六段亦就中漸出箇大節候耳不是懸空過卻十年忽然換着鼻孔也志於學三字析講便有病析學字貫下尚可有以志字貫自樹與心字關會此大謬也立不惑知天命欲那一字不是心耶工夫喫緊在前三節雖聖人亦安其此想亦無用力來到知命以下只是涵養充積去用力亦甚輕一節矣於前三節下工夫字眼以後只說變前有異方有識解是先有這件家伙在知天命只是覷得這家伙來無可若先不認得這家伙更問甚來歷也緊貼窮理盡性二義推出知天命來方甚細實聖人之學性天之學也自古無學心之說有道心便有人心放心不可爲學也學所以正此心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學其所學非聖人之學也故凡言心學二字即是爲邪說所惑亂彼只要歸于無善無惡耳聖人說箇從心所欲重在不踰矩二字矩者何也性也天也至善也心於性天合一處爲至善方是聖學可知心上面更有所在故謂聖學都在心上用功夫則可謂聖學爲心學則不可說箇不踰矩可知聖人心中刻刻有箇天則在不是即心是道此本天本心之別

即程朱所謂主敬者若只做得從心所欲候便本心之學經是聖人之道于最厭近人講末節多說窮神入化學成德全他竟不許孔子再活到八九十歲尤可笑也須說來地位極高原只數極平實乃合此章之難在逐段要還他實切句耳到知天命後尤難爲辭愈確切則自學太甚到末節則無可去處不得不死矣此章是聖人自敘故難下語節節要說得切實切實處須見得聖人分上高妙處又須道得諸家尋常數者聞便不成此章說話聖人終身只箇一箇學字數作止是學中境界若以六十時下半截逐段數揭體

假孔子測無甚事候忽過却十年到彼時實地如此須處處根定學字總見聖學原無一息之停刻刻有日新處數者只幾十年大段舉個名目教人耳○知行分配究本朱子然朱子謂志學一面學一面力行而以知為重立本於知而以行為重則知行原十分貫串不得朱子與門人問如何分知行○故隨舉言之耳此章一定之分限也不惑知命耳順言知之至從心不踰矩言行之至是不待耳順是知之純若依此立尚宜不惑知命耳順三段平列一樣而以從心句另結聽立字為得六十七十併說知行皆純未免蒙混大支總之知行

大段雖分在朱子答問則爾在夫子口中自己分疏更覺含口道理境象節節相生後十年消息已在前十年做透前十年見處却與後十年不同與那門忽摸着鼻孔又道鼻孔原來向下總沒交涉也○聖人工夫只一片去到十年個覺得火候一變耳如元氣流行不見他那一日換却寒暑然四時之自有轉○此章所難以夫子口氣為自己地位道理說低了不是聖人分上事要說聖人道理分明自作謙頌所以難也○多少節候須停頓處曲為米只是一氣穿下蓋其次第功驗如此聖人只是一路做去純亦不已不是過十年另

換一番工夫也不是無思無為忽然又開一樣境界○聖門總無頓悟之法和尚家有一宗各有一樣啞謎要人猜着棒喝便無事故有頓漸之說聖人之道做到老學到老假我數年卒以學易活到八十九十又須有進候不同處總無頓悟事也或曰然則生知者非歟曰生知者知之易不喫苦如所謂聞一以知十聞一以知二是也非謂定不須學也且如孔子問禮學琴也須從人問學來但到手容易慧識心通處不同於人耳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怎地用功何曾一聽便了悟哉○聖人言語句句真實凡所謂謙辭亦是後儒推原而

言若說聖人有意作謙便有彌縫况有所隱乎程子所謂聖人未必然朱子所謂固無積累之漸是指聖人生質而言言其生知安行于所謂志學立不惑等不大段吃力界畫定做耳不是說聖人別有一種易簡道理直捷工夫秘而不傳面故立此節目為下乘說法也惟禪門有兩種接機姚江竊之為天泉證道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這話頭爲其文立法的若接利根人則心意知物總是無善無惡本體工夫一悟盡透如彼之言竟有兩道旋有隱者示耳聖道決無可隱

父母惟其疾之憂章

不說人子之心而反說父母之心此是對照語只說父母之心如此又不說人子宜如何體父母之心此又欲後語其蕭氣極活極冷惟活也冷也纔刺入人心裏去若竟作孝順聲口而失其神理卽死句下

子夏問孝章

不說色應如何應如何便有摸擬可模擬便未爲難矣隨時易地其道無方舜之齋慄有齋慄之難老萊之嬉笑有嬉笑之難中有一分矜外便有一分色自然流露無可掩着難處

原不在色不在色色之所以難也○根心生色不假貌爲則眞朴者其色無難乎此又有說溫寶忠母夫人舉此的爲訓曰性急人烈烈轟轟凡事無不敬提只父母前一味自[illegible]且其氣質使父母難當性慢人落落托托凡事討盡便宜只父母前一副不痛不癢而孔亦使父母難當其言粗淺而有味色豈必出於不孝凡自以爲其心無它徑遂由之所傷者多皆此義也色固由於氣之和氣出於愛之深而所以能深能和則必天性學力兼至而後有此此所云難也程子謂子能直養而或少溫潤之色須識此意

吾與回言終日章

終日言正見其言之多○如愚不愚緊相呼應末看愚字對祀死句然先說得如愚深一步反與下段無情矣只一如字備當得許多神理竹實○私不必定是一室靜處之時凡謂日用動靜語默間皆是以發明終日所言之理但謂言上發明恐非聖意卽夫子所言而述言發夫子之道亦非語意也亦字是驚喜詞不是輕可詞足發正見不違中默識之妙非兩件也不違足發分貼知行說○要之要義只在不違足發四字如愚不愚乃形容此四字耳令人拋荒此四字但舉取

如愚不愚處神於聖人詞氣中添出許多幾郷敬作如有[illegible]彈詞說古今別劇相似豈不可笑上截實做不違下截實做足發如愚不愚只一二語點過方稱眼高手老○此書久在雲霧中以如愚爲老氏之盛德若愚以足發爲衆妙之門兩全抹去動靜語默之間發明所言之理之意總由平日胸中無身體力行四字處處走入空虛與聖賢大旨背反不獨此一章也○不違如愚註云默識心融觸處洞然亦足以發註云動靜語默之間坦然由之而無疑明是一層知一層行他文只於此處界限不清講到亦足以發句仍是悟境有說

照靈物事應現於日用動靜之間此即傅子淵之徒所樂
鏡光黑暗之象耳與聖賢道理不知隔幾由旬也知行分界
須的確不易方得

視其所以章

凡人情僞自上古至今日無異也聖人窮理盡性能知鬼神
萬類之情狀其道固如是非爲末世如喩而與人爲立鉤距
之術也視以觀由察安在唐虞三代前理亦爾一事而以
由安皆著於義無謬然此是一說不可以該全義至謂一符
而視觀察都到斷無此理須知此章爲人論觀人之法當詳

細如此不是聖人自夸其神鑒也或問朱子聖人當不待
如此着力曰這也爲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
人也着恁地詳細若不教徹底分明如何取舍此等處直是
朱子道得盡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虞夔明試三載考績聖
人如何委曲周到也是道理合如此聖人未嘗不詳愼也蔽
至明生只在知言窮理上省得若干工夫耳聖人只論觀人
之道當如此若其所以爲視觀察者煞有本領原是上一節
說話聖人未之及耳朱子引程子之言于圈外蓋不見此
理但講視觀察[illegible]入自私用智之術流爲機權作用

失知聖人所以觀人之本也能體是解極精刻處正是極忠
厚方見聖人成己成物智以行仁之妙于程朱所以註脚之
意亦許君親見矣程子所謂知言窮理是平日自做工夫
原不爲視觀察而設然却是視觀察底定盤針子或有改知
言作知人者便不通二句正講知人知言乃所以知人者也
知人是仁之德智之用不是做工夫處

溫故而知新章

故者所已知新者所未知都只在聞見中說言因其所已知
者而益加精詳日知其所未知非謂故爲聞見而新爲心悟

也猶之看書初時所見猶爲皮膚若能思辨不已剖析精微
或悟前解之粗或知他謬或得向時未見處或旁通於別義
皆所謂知新也如此則可以爲人師而講書辨難矣註所云
記問之學無得於心者猶之近日秀才止曉得一本說約俗
書自以爲原本傳註此以淺陋爲故而不知新者也又有一
種粗究博考講章如所謂蒙存淺達皆以在於大全則自以
爲無所不知而究於聖賢之言不知其所歸所謂蒙存淺達
之迂說大全之駁雜不能辨也此以博雜爲故而不知新者
也又其甚者造撰新奇之說雜叛傳註如袁黃之改註葛寅

言之理已在前矣從言字轉出先行來意始備淺人便其敬
得箇先行後言而已○祇是眼前所見事理其未體諸身也
曰其言參而見之實事曰行其言及其宜之了耳曰而後從
之然則其言非言也行其言只是指行也總是此理顯蘊矣
第分行先之只要完得此理實行者已以喻諸人耳若云尊
伸起行遂知須先有其言在而行之又早言仙在前了也○宗
門人要去事理障先不要有其言看得行是運水搬柴作用
言是那句文字義學打合不上纔分輕重只爲其言上無是
非故行處全無義理而謂不曾有所行可也○而後從之是

創此自然流出非爲此而先行也○先行何即落實其言則
其言非泛指辭說即所行之事理也若云我所知之事理亦
躬行有得而後可見之言八字只一句說行其言只指一件
與別章重行輕言之義不同別章言行平對泛說故行字先
解言此是片說故是平帶字

君子周而不比章

萬曆以來門戶之爭害人家國只消一比字耳郡虎子陳一云
門戶要人於東林前公曰此君子也將爲矣則于山陰劉念
臺曰此小人也這劫之天下稱其公直兼公亦長者也然深
覺比矣如念臺先生其廬褒貶而虎子能信山陰而不顧門
戶亦不可及哉後人猶以山陰爲東林之門戶人引以爲重
耳其實不然

學而不思章

學謂講習之事凡一技一藝皆有學云爲皆是讀書不過其中
一事耳今人只將讀書二字盡殺學字將學字已看得不好遂
謂學是以欺哄人此自已見識粗卑反認了道理也即就讀
書論亦不止爲若文治亂難日用細微俱在所應對進退道
之所至聖人著不思則連此事不得其理所謂終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耳

由誨女知之章

自欺之弊一則曚昧不自察一則雖覺而强欺過去知之不
知則能自察矣爲知之爲不知則不强蓋矣由此而求其可
知之理朱子補圖道理如此入正面中講覺多一轉且是字
語氣較緩故然人謂不補爲高則又隔層後夜話之論先輩
斷然補出○作四層說發背何等說箇知之道一層知之不
知是文字中所自有一層爲知爲不知是能不自欺一層末
句就指不自欺處即是有何知之道　樹後有未兩知字總

說是一樣而有虛實中四知字上二字是自己見道分現處
下二字是不自欺總合來六字字不同中二句平分末句
轉側不知何須得注中强不知爲知及雖或不能盡知之旨
知之不知就事理上說纔見得有知有不知便自盡不得
爲知爲不知是當下心上不欺處以不知意貼入知之不知
以仰此是知意貼入爲知爲不知方見細密知之不知是
不自盡處爲知之爲不知是不自欺處要學說知便指義
理不指心體但心有自欺之蔽則義理隱拒而不明所見皆
成謬妄能去此蔽則義理易明天下未有知其不知而肯終

四書語錄　卷之十四　爲政　子

安于不知者故朱子由此而求之一轉正滿圓是知中道理
非于是知外添起是也惟邪教所謂知則專指心體而言但
本體一明大事了畢當下即完全無欠若更加擬議便于本
體有虧此良知家之精蘊也故李石龍王龍谿諸集中由此
而求之一轉而衰了凡讀歡譜程文不依注千古絕唱後之
說書論文者盡道本其說本領一害不自知其借勝流轉于
任禪而尚清淨實遇謂聖學固如是而衰也已講章謂子
路以不知爲知是半不知其勝得不知而強爲知之此知與
注意不合蓋好勇之人皆有所見主張而未道是一皆過去

便是自欺故朱子引正名一節便以孔子爲迂和那知處也
不知了証得最明子路豈不知孔子之不迂只要主張名不
能正太過致此蔽耳講章之誤在一節字節者不肯之自欺
强以爲知皆者之自欺自欺亦有粗細之分然總爲自欺則
于理蔽一也對針子路自矜自恃處說他介大有尤得朱子
引証之義是孝直指上兩爲字不指知不知所謂無自欺
之蔽也語氣最緊脫離不得知其爲知當更不惑知其爲
不知當更求知此方是是知也實際令人但謂當下反觀不
昧纔是真知若其他衍求探索皆是知之餘事此等議論最

四書語錄　卷之十四　爲政　子

誤學者令人只在心體上識認全不講得真實下手工夫且
知是以爲知則天下之爲知者或易而亦不少矣曰然則當
下不昧本便是知必待求知之後方爲知耶曰只看爲知之
爲不知兩句何等分明何等吃緊此豈更不求知者乎蓋求
知之事雖在以後而所以必求知之理即在此時是知也一
句雖只是就當下不昧處指點而所以求知之道其實端用
力之法隱然即在言下但割斷之一點頭知已了則不可耳
總緣人將兩爲字輕輕過去便看得兩句都成空明　延評

子張學干祿章

祿原不是學問分外事所誤在干耳在中者道理如此學者
未嘗計及亦不必計及應圖在中不應亦在中○須從末三
句飼人測量思緊拍若呆板疾講筋脈盡弛緩矣○言寡尤
叠一句正說之也或問子張學干祿夫子以祿在其中引之
如何反作誰何財祿不在干而自得是下三句中語意此兩
段卻自得寡尤寡悔之節看兩則字如何鄭重子張才高務外
只在言行本日緊夫子說寡尤悔之功以引之却正不許
他刪寡字容易也○寡尤二句亦從上起下過脈語然而有
異凡過脈即上文叠述無將大此却與上有層次上兩寡字

言如此然後寡未全寡之詞也○此二寡字是果成其為寡數
進一步明此則寡字自然着實而虛位亦恢乎有餘矣○不
都放開獨去能收攝入稟命干祿人無站足處方知寡尤悔
二叠語正是難詞不是慰幸詞并不求自至語不消斡圖○
祿在其中不是引誘庸流亦不是鼓厲修士是天地間自然
正理故奔競與恬退有雜清濁不同而其不知道看得一祿
字重謂則一也說君子到底只有自修言行工夫在中言外
之意方圖正是干祿對治方藥○古人鄉舉里選故說箇言
行如今分有秘訣卻是醜作文低立品祿在其中矣可笑可

歎○所謂祿在其中者只是其理如此耳非必操券而求之
也○言寡尤三句正言祿之不必干非告之以善干之道也
如謂寡尤寡悔必無不得祿之理如操左券而取此與今人
念歲誦行功過格而求福田利益者何異凡言在其中者
如云有是理而已矣故上三語須活潑道理方足若說得
鑿鑿可據其意不過歆歆動韻孫然於理不無滯礙便非聖
人之言矣 [illegible] ○聖人云樂亦在其中可知學亦不必說在
祿外但意不在祿耳○在中只就理上說不論時節因緣○
在中則已有得祿之理其或不得命之不可知也干祿則已

失得祿之理其或得之亦命之不可知也枉為小人而不免
于坎壈枉為醜態而不售于場屋者不知凡幾也

哀公問曰何為章

舉直錯諸枉史雖唐太宗雖能用王魏而封德彝諸人不
可黜也○只一服字認得真總舉直錯枉天下莫不以為當
然即此便是民服耳若說到從此朝廷清明宇內治安而蒼
生咸被其澤此又是舉錯以後事當時之民 [illegible] 加額尚未
計及也必討及此而後歡呼贊頌此殊 [illegible] 也非服之
謂也且哀公雖問如何民服其實并包 [illegible] 在內意在

則有權術以震懾之耳不知纔用權術便是把薪救火祇[illegible]速禍觀五梧一言輕浮淺躁無義何面即有挾邪之事矣唐德宗時河北强藩跋扈僭僞似乎不可化誨然朝廷舉措宜無不拱手聽命哀公若能知此義焉知三家之不可帖服也

趙評　哀公一問疑其或有違道干譽與夫攬權立威之法純是一片私心夫子告以舉直錯枉則民服端本清源仍在君心好惡之際純是公理惟其舉錯至公故能使民心誠悅而非有違道干譽之私且使民情震懾而亦非有攬權立威之術此三代聖王之治定非管商申韓之所及也　進評

臨之以莊則敬章

同一物也相讓則見多相爭則見少同一理也責人則兩失自盡則兩得夫子立言原只緊重在上半截敬忠以勸就康子言之耳然即此便見此理之公有感必有應只要點破康子私心若謂兼講功效便是巧于計較者也孝慈兩件須一齊有民方忠于己朱子說如是非臆撰也語必對針康子方見精細舉善而教不能便不盡勸朱子此語正爲舉教兼重非爲教而于舉也

子奚不爲政章

或謂文公幼年孔子不仕此所是孔子微辭不知聖人無微辭凡微辭皆至理也陸子靜少讀伊川之書便覺其言似傷我者使孝友之理明亦似僅定公與季氏者則雖謂之微辭可耳然則作文者不必顧其爲微辭與否但當極力指明孝友爲政之理而已矣

子張問十世章

理數原不可分析然畢竟以理爲主無理則數亦難算矣讖緯家只見一邊故有驗有不驗聖人上下千年如著衣喫飯此等識力可祈康皇極經世程子所謂某知之堯夫不知也

子張欲知來夫子只以知往者推之知來求其變知往只求其不可變不可變者其大而變者其來也故兩段只重因邊不重損益可知二字還他前知

非其鬼而祭之章

不爲之根總在利害上起脚不知之狀又偏要在義上裝飾凡人於利害分明其氣便餒故聖賢只在是非上斷定不講利害則無欲無欲則其氣浩然所謂仁者必有勇也

天蓋樓四書語録卷之十四終

論語上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章

季氏僭竊與莽操等不同蓋公子就權奪臣一味妄自尊大
不知其文理不通帶一分騃惷無知帶一分世家習氣在

季氏旅於泰山章

與字直而不曲乃怪問之辭非宛商之語故只在能字中反
覆激厲弗能下再寬鬆一筆不得○能弗能只論冉子自已
不論季氏之從否此是聖賢行義正傳孔明之不逆視成敗
利鈍文山之病雖不治而必用藥皆此志也

君子無所爭章

君子無爭不是故尚高雅原以天下本無可爭耳○君子無
所爭句每易說得太高便攙入老莊齊物之意非聖賢語只
是抑然自下不欲多上人方與雍容揖遜意思一串說下○
無爭句要講得極純粹其爭句要講得極自然方能活書出
一箇君子情性面目若但為作長樂老和光同塵與物無競
非轉雖作塞或故為拙行則鄙吝之私積於中機權之用雜
其內與君子何無交涉也○正要在下四句中回繳首句見
聖言宛轉盡美之妙但不可呆泥射上說煞耳若只泛濫說
無爭下四句略點便了此是萬曆間俗法其論似高而實低

子夏問曰巧笑章

子夏只誤錯一為字詩人為字上微逗斷為字讀得重本意
是因素為絢子夏將素以為三字一滚下去為字讀得輕便
誤認絢素為物此所以起問也○此與無諂章相似而不同
彼終始論學此只論詩已後然難混彼首節夫子之答已進
一解而子貢悟詩又進一解故可作兩層寫此章夫子之答
只講明詩義至子夏方剔進一解若徒取層對之工子子夏

之問先作機鋒夫子之答反作用解如云子夏豈真有所未
解於詩哉夫子忽通之繪事笑等句直可發笑須知繪素節
是素絢只一後字答能為字故子反就機字掃出禮意耳若
定因論詩而知學彝實發揮庶不似袁黃詩外別傳奉禿頭
顱古機緣作孔門說詩心法也○禮後句一落悟境便入禪
一著高解便入老莊窠臼豈為我輩設耶只此一句便是應機
會歎之言然其弊未嘗不從悟處過高來也依他說只成虛
外禮為非禮後矣要知後字是重禮之義不是薄禮禮後句
是子夏因夫子一箇後字悟到有本有文自然之理正見禮

之精微未嘗以禮爲忠信之薄也當善會將詩禮紐合看
覺覺然单講善悟而輕看禮後句亦非也子夏禮後句見理
儘高故聖人許之不然說詩便牽合學問如禪門話頭相似
可說禮可不必說禮聖人豈槩許之哉○此禮字只指三千
三百美盛處而言故曰後若要將禮字講入精微則後字說
不得矣○子夏原只問詩聖人也只答他論詩子夏忽然悟
到禮後觸類旁通正得詩教之妙而所悟又只在學問本原
又見詩學之益故夫子與之未嘗爲禮後之旨不可明言而
托之言詩也禮後後字指禮之本然說謂有忠信爲本而禮

以之行禮自在忠信之後非謂人得而先後之也後之亦非
薄之去之也○緊緊根住素絢句方見可與言詩聖人正喜
其因詩知學得詩教之益非謂其能不落言詮如釋氏之破
句別字皆可以悟解將素絢句看做青州布衫鎮州蘿蔔也
○惟詩禮俱無交涉而子夏忽然有會故夫子許之可與言
詩只爲其篤學能通悟耳黏煞禮字入詩便是衆伯○要留
切子夏亦須見子夏長進一格故夫子乘與之耳子貢子夏
兩許言詩榮俱爲其切於學而有不同子貢喜其能求義理
之無窮子夏則喜其能悟出意言之表各因其人而進之正

爲其長進一格也若子夏仍取其篤信謹守灑掃應對下學
之義又何足與言詩乎今人单發揮一箇悟字縱極奇警畢
總都落空際要之聖人有取子夏言詩正爲他禮後之意從
切實反本上來見其爲學親切此方是會讀書故曰可與言
詩不是空拈悟境也○詩之教與他經不同觸類旁通斷章
取義益人無窮正在不拘滯處或言事而忽悟詩或因詩而
忽悟理皆得詩教之妙故夫子許之無異詞與一貫公案又
別一貫兩章問答開示語句已自不同子貢之不及曾子因
不待言而決若言詩之本領高下則子夏斷不及子貢聖人

必無甚與篤實言甚於穎悟之理若據後儒之授受則
得之子夏遂以爲聖人得傳子夏此必不然當時聖門無
不以詩教傳詩說者必多遭焚坑之難獨卜氏一宗不絕
焉如子貢之徒不更得孔門之微義哉但謂詩序出自子夏
則後漢書已明說爲衛宏自作矣若序可證子夏之宗則詩
傳亦托之子貢矣但如子夏之精詳訓詁而因言明理其細
心自非後儒所及蓋讀詩之道有二其一如漢人之訓詁但
解釋名義不增人意論名義精詳則其味深永意論處處通
達其一如程子之言詩渾不章解句釋但優游吟哦有時[illegible]

却一兩字點擬地念過敎人者皆二者門戶假別然皆以叢
心玩索而得焉實與涵悟一也若後世則槩大意不求甚解此
習性粗疏自托高致豈足語涵悟之語詩歌近人為經學文
務為穿鑿牽強杜撰之論以翻古人成說為高如郝敬季本
之流直六經之蟊賊又豈足與語于文之為實精詳乎

夏禮吾能言章

開口便道吾能言之可見聖人於二代禮意精擬及大綱節
目皆有欄俐在乎只是典故不詳便無徵不信耳看聖人於
文武之道尚日求之賢不賢之識大識小朱子註道字為謨

訓功烈禮樂文章蓋其大道精微聖人自點言之豪非實不
賢之所能識也三代之禮各有不同周雖監於二代然節
有不能沿襲處非必文公集二代之制取其所長以為周禮
而其所棄置者皆糟粕瓔瓓鱗甲也果爾則夏殷之禮周公
既已棄置之矣孔子又恩從而徵求之豈尚疑周公擇用之
未精而欲重陳其芻狗哉惟夏殷之禮自成一家之言故有
志學古者不可不講但言只是言其大義其度數器物欲使
之確然可徵則非文獻之足不可耳況謂能徵他人皆看作
反散諸為純粹之辭須言綱紀放失庸或于足乃更得低徊

感慕之神夏殷之禮夫子皆能言之但杞宋不足徵耳然
使杞宋雖微而文獻尚備猶可有為乃無如文獻之亦不足
也文獻當在杞宋之外有謂即杞宋之文獻者誤也

禘自既灌章

舊辭賜自成王說出明堂位先儒謂漢儒多魯人魯之僭大
始於春秋多矯飾之言漢儒因而述之則并罪周公以天子
禮樂為非據然据魯頌之辭未可謂盡出周末先秦也噫不
日施之周公之廟猶曰報功施之魯國難乎免於僭矣其說
較正

或問禘之說章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歎周公之衰其非伯禽事可
信盡說出明堂位先儒已辨其誣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
受皆非是千古定案但魯之郊禘見於經者歷然難解直點
以魯之後人僭禮而姑托之成王也夫子所難言以此看明
堂位之誇大與春秋之義例皆合矣若辨駁祀祭考雖極精
核是為夫子補出可知說也若竟呆衍不知則所云知說云
斯者又何謂只作識與天下交關原看說來潤遠到合道處
仍是不知方得委曲神脉中庸之誰明長說道經上說此

節之難知是兼魯禘非禘意故中庸止云治國而此云於天下於天下則不王不禘之義自見矣前半只論禘理後半歎方射魯事乃得註中而又二字轉意卽爲事亦不指破但就天下二字中要剔而其意自見始能傳聖人不欲明言之隱○既曰不知矣知者之於天下觀掌知從何知之故知只是難言耳他人從不知轉知說與知做假不知觸手成礙既曰不知又曰之於天下則非不可知也此段義人所解既曰之於天下又止曰示諸斯又記曰指其掌則可知而不可言也此段義人未之發○若說作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

饗親之意義亦甚明但此是能行禘者其於天下易易也推卽在禘制中推明其天下相關之義方切知其故諱○不王不禘之法又爲之所當諱是此節緊要關目但不宜於夫子口中透露或須令蓄則可耳若所論關自不可少時人或以不必帶說爲高在所不解也總之凡事不欲存是非圭所假稜之見耳○禘有大禘有時禘左傳所云多時禘之通行於天子諸侯者耳中庸泛言通於上下道理故但云治國此處易天下二字爲禘之非已隱然言下

與其媚于奧章

世道矣涼小人實是有一番見識一種學問看得極老到秘圓通極有主意極無主意總要在寧字中諦出他處寧字虛此處寧字實他處是僅可意此處是不可不意○何爲也句隱而顯不然何嚴而直

周監於二代章

此與中庸爲下不倍章不同蓋不倍所謂從周者只說遵時王之制此節止言周時禮制之盛耳其所以盛者以其監于二代之故但至末流其意漸失則大了當時之文非復文武之時之文故生末學便有擬議先民之意夫子正謂周制本

盡善但人自未之從耳○此節周字專講解之處乃泛論家治尚也近人云政云法皆錯矣其跡一郁郁乎文哉五總形容周禮之美拆說不得提出文字重講其障二中庸周因非天子不議禮而言故重不倍義此緊接郁郁句來其默矣無庶有不倍之意其跡三○病在誤看文字是忠質文之文若通節專論文者亦正坐不看得註中禮字精確以文救文等謬說皆從此生既以文字爲忠質文之文則以質礼出文字正合監二代何名兼出知文字是周禮智詞忠質二字自無附文字之解矣至謂兼含糊用說者之謬也

此以文字贊周禮非謂周尚文而論周文之宜從也忠質文
三統是三代治天下之道亦不專主禮而言此章中初無較
論三統之意但極言周禮之美盛道理該從非謂孔子不得
位當從時王而不當反古也以忠質較論周文其病只坐誤
看貫了文字爲忠質文之文○因監而得文非監二代之文
也○此論周之禮極贊其美無寓慨傷今及歎不得位制作
之意言周禮之所以善緣監于二代故明備美盛如此舍此
安適哉文是贊美之詞非文質之文也從周從其道之盡善
非從王制也○周之文自是歷代漸次趲來如此監字正其

所以爲文之故非周自以文監二代也到此正盡盡此先處
夫子從周純乎天理之至若作尊王說不特不知文字并不
知監二代之道便屬私意矣○自古一代文於一代至周而
極盛○文勝之文非監二代之文也因文勝而思返質是直
欲去文更非夫子本懷從周即從先進意○周家積累既久
又適生數代聖人故其監二代極精詳非前後所及孔子從
周以此非不倍義也能說到聖人德學直探取監字本原爲
向來所未發若但如胡氏則秦始監周弱而廢封建宋祖監
五代而廢藩鎮皆可爲法矣○非二代那趲下來周不能自

成其文非周先王亦不能監二代以成文先從周字作主[illegible]
發監字從周意自然情深○夫子所云百世可知只是殷因
於夏所損益周因於殷所損益耳邵子一部經世書總不出
此圈積變○天地之數自無而有而有者不能復無自翕而
闢而闢者不能復翕於衍變無窮之中却又往而不返仲呂
以下再生執始雖是黃鍾之位已不是黃鍾之數也但其闢
必以漸其積必有因所以夏商之文必至周而後盛監於二
代郁郁乎文周是聖人制作之善亦因天地自然之數耳
昌黎謂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天生聖人

又須適當其時耳制作之事夏商之後繼之周公集其大成
而制作於是乎盡道學術之事周程之後繼之朱子集其大
成而學術於是乎無憾故從周非私周公也尊朱非私朱子
也小儒自無所見從吠吠耳　進許

子入太廟章

陳司敗譏夫子即婉承以謝之此獨毅然立辨者正爲時人
不知禮者敬而已矣之義則禮意不明於天下故不惜直任
以悟之或謙或辨總見聖人之無私周公作者之聖夫子述
者之明正是禮字源流關○聖人問人非譏多引遜寬言獨

此教然直任非自辨知禮辨爭事端之即禮也蓋一己之是
非可以委曲任過而禮之是非關天下後世不可以不明正
見聖人無我處後來鄉原一流不但自原不知禮意即有所
知而人非之也一味含糊道他總不知不足與辨此便是多
少於私欲薄與聖人此等處較看血是天淵○言爭事詳慎
正是禮當如此我亦行禮又不乃辨明禮意以教或人非自
解如禮也故知字不可夾帶入來是字直指敬謹之意禮字
只在道理上說不在自己身上說則辨明處仍是凜然敬謹
之意即此言亦禮也可見聖人無辭不是禮若一夾入知字

語氣便揚調適失聖人意遠矣

射不主皮章

原有兩項射但禮射不主皮○原有備武射在但先王之道
不重此不主皮謂不主於貫革非禁貫革也所重在此則所
輕自在彼耳不主皮則貫革之射自備於內主皮則禮射亡
而天下之能射者亦少矣○射原是力上事但主於貫革即
是尚力主於中鵠即是尚德中鵠也是用力力歸於巧即名
爲德使中鵠又貫革先王固所取也但不主耳其所以不主
者以力不同科故也尚德則力在其中尚力則殺心勝而射

失其道故夫子歎之若從先王語成天下之力治亂各得其
用立解○不言德而德之意已透議見使高爭知聖人作弧矢
以威天下便是爲力看王者懋文教處能得幾許地其餘皆
奮武衛者也豈先王不仁之術哉如此然後萬物各得其所
其用力處乃所謂總也杯酒釋兵豈非詘力而中原塗炭甸
尚德之有先王誠惡力何不竟用書布并其皮去之耶○主
字是專重解謂不專重貫革便非禁貫革也謂力不同科便
非舍力而論射也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古聖人何故製此不
祥之器乎蓋有所用也不貫革用之何益可悟井田封建古

聖人爲天下後世計至深遠矣○不主二字一以奮武衛之
則接文教兩義須備○看來此章正意專在周衰禮廢列國
兵爭故夫子歎之不同科意却是帶說今人貪在不同科此
生發議論遂使感歎正意索然惟專在尚德尚力處獨深今
古之嘆乃爲得解　遂評　○最可笑者謂先王欲使人人能射
則寓武於文化弱爲強有無數妙用在內此是崇禎年間秀
才藏將市談經濟語豈可以入書義乎　遂評

子貢欲去告朔章

記欲去只二字當時子貢定有說故夫子下愛羊二字備其

無實而妄費此註之所以不可易也人無將子貢欲去另講出一種深心僻議豈聖人之知言知人說而論者反不知後世之態獨取只照註解何嘗不警動○羊與禮不是兩件賜看來是羊子看來是禮愛禮卻在愛羊上轉出

定公問君使臣章

欲其似春秋時君臣謂得對嘗定意見聖人告君必誠切時要則可然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但講君臣自盡當然之道古今皆不出其範圍又何必沾沾切春秋君臣也至云五侯九伯皆在臣列事使又當別論此直是後世議論天侯九

伯事使之分不同以禮以忠豈有異乎若單說分不同則自一命以至卿大夫又何嘗不分體統也○禮字緊貼使臣上見忠字緊貼事君上見但能以禮以忠須未使事前有德業工夫此是推上一層意非題中正義也正義畢竟要於使上講出禮來事上講出忠來○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天性不是假合天生民而立之君臣君臣皆為生民也臣求君以主治君求臣以輔治總有個天在故位曰天位祿曰天祿天秩天討非君臣之所得而自私也君臣之尊卑雖定而其通降相去止一間耳只緣三代以後君臣都忘卻了天

字君以為惟我之所欲為臣以為生殺刑賞為君所制不得不然於是尊君卑臣相去懸絕故其治也以威力相攝及其不能攝也則篡弒隨之直弄成一箇私心自利世界與天字隔絕君不知禮之出于天臣不知忠之本乎性性天命也天卽理也性卽理也故朱子于各欲自盡上又加理之當然四字若不識此四字便講箇各欲自盡只成本心之學自以為盡而實多未盡在知只知家言也只坐不知天也○天為生民而作君君為生民而求臣君臣之分雖嚴其情甚親近自秦人無道上下猜忌爲尊君卑臣之禮而君臣師友之誼不

可復見漢且出宦官宮妾之下矣宋時君臣猶存古意自茲以後復蹈秦轍禮數懸絕情意隔疎此一倫不正上體驕而下志汚欲求三代之治未易得也○禮忠二字人多略去粗迹而求精微若儀節之禮非禮嚴分之忠非忠其說似深而易逝離理而責心亦良知家言也能說到粗迹處方是禮忠之實方是禮忠之盡則彼之所謂深者正吾之所謂淺耳越看得禮忠好○君有禮則其分益明故曰天澤履以辨上下定民志○無禮則君已自輕○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引賢以共治亦天也君臣本乎天禮卽天秩天敘天命天討

無非天也從天看下則君臣尊卑雖截然而相去不遠蓋殺之等止一級耳自無道秦以詐力為君君非天降之君於是務自尊絕而與臣乖隔禮意澌滅盡矣後代未能反正其道不過於其所行加修飾焉宜其君臣之倫失而治道亦不能復隆於古也自三代以後以詐力取天下以法術治天下一切於人欲上修飾補苴君臣之間皆以駕馭術數為事尊卑懸絕情意隔離總忘却一天字不知君臣之所由來從天降下民起義故君求臣臣事君皆天也知天則忠字直從天命之性來不忠則逆天自有所不能已者非駕馭術數之所

能取也他人枉作許多血性赤心格言都在心上起論若據心則人心不同願忠不願忠盡忠不盡忠憑人異志惟本天來則絲毫闕欠走避不得耳以行道盡職無欲不欺職忠字乃見分寸忠不是講報荅自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分節所以盡心也易盡者心難盡者分非分偽而心真也偽者更不循分耳忠正在致身効力處

關雎樂而不淫章

惟文王之德之盛故宮人於其夫婦居室之際窺來恰得性情之正亦惟宮人身被文王之化性情自好故能寫得聖人性情出贊詩人亦正深歎文王后妃之德之不可及也從來不會此旨強攻傳註至郝敬輩必主后妃求賢自輔而辨詩宮人誰與文王臥起而知其展轉反側然則即其言刺之關雎若后妃自作則斷無自稱君子之理既淑女為嬪御亦無好逑之義鐘鼓之樂除非此詩為文王所作則可否則又誰知后妃之展轉反側者乎讀此自知詩理斷不可易宮人性情之正正見后妃之德文王之化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明在文王后妃夫婦上說後來不知道者以為涉房帷燕昵之私欲

改從序作求賢而終難通也則又變為后妃求賢女共內職而作其支離無理又甚矣哀樂猶聲也所哀所樂之本猶聲之有律也天地之聲本自無窮截竹吹之道中其律人生哀樂之情亦無窮各以所哀所樂之事適得其宜而無過不及謂之中節如哀樂本該十分則十分為中節若只該得五六分則至八九分者為過其節矣如此講來亦有推廣之義

謎許

樂與不淫哀與不傷有相須之義小序分作四件殊子已審辨之蓋樂之至便易淫哀之至便易傷凡事到十分滿足處不覺有病在無可如何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只是到

恰好底田地便自然有箇節制無分毫之溢此非得性情之
正者不能也所謂所字須重看意推方出然又須一族讀
下方見得關雎詩人漸被文王之化從性情中流出自然無
過不及之弊非有所裁制剛量於其間也 述評

管仲之器小哉章

所謂器者只如瓶罍之類生成只受得多少水其間或受得
一二分或受得五六分或受至九分十分然其器則已定也
孔孟之不用只是器大無許多水去充滿得他管仲之一匡
九合只是器小養一勺便盈故器小不是在一事一節上看

或人以儉知禮爲器小無甚採擇論曰夫子但言其不儉不
知禮耳至所云器小者固雖爲或人道也然管仲之不儉不
知禮處正是其器小處世間固未有不儉不知禮之人而其
器則大者也不儉不知禮不是証器小然也只是器小中
事功名品量正要分别看管仲雖使功名再加倍而其器
量只如是也惟其器小所以有此二事從此二事正足以
見其器小夫子斷管仲始終只是一案或人却是隨地辨解
因器小曰儉因不儉曰知禮然則二字轉口甚急或人意由
已不暇顧毋矣不知夫子判斷只勘定器小不儉不知禮者

從重判斷中公案器小如此益之類生來受得幾何過此
即溢矣即欲擴充亦不可得惟有撲破更造耳不儉不知禮
雖謂即此便是器小究其所以器小之故不在儉與知禮
也只得小兩字夫子既已明言但或人自不解節節沿襲耳
時文逆謂夫子未嘗明言不須說破將以聖人之言爲藏圖
打謎乎吾謂非不須說破也不能也 述評 或人只說差一
禮字只作冠冕迂濶等字看所以即將不儉爲知禮耳由夫
子器小之論言之管仲惟不知禮由或人之意言之管仲當
僅知禮細玩然則字乎字口氣彼尙以爲未足擬仲也

子語魯太師章

朱子云味其語勢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辭今玩記者書法固
是如此樂之難作人約讀書人好立議論而不可行除在
習之而不明其所以有相左耳今日俗樂工尺上四何嘗不
是十律還宮耶此喜令人亦知講聲音即不暇稍學者之
所以然換湯不換藥仍是浮詞亂話爲純駁擇總無精切之
言有人偶用樂記字眼爲主可所遂轉相傳以經學古樂爲
戒以爲不但無益并且有害士夫胸中不知樂記爲何物矣
何論古今樂律更有何害也夫子所言不必古樂即末世

俗樂亦斷不能出此此所以謂可知也古樂之亡亡於器既
其聲音之理終不亡○樂有以器言者以理言者以音言者
此以音言者也以器則已粗以理則已精惟音也者不樂乎
器而實本於理粗之則器皆能知其妙精之則鬼神不測
其故故發論直介乎精粗之間○樂有本有文有聲有音有
宮有律有容數者合而成樂本者功德與事也文者詩歌也
聲者器之響也音者響之高下清濁如今之工尺四上是也
宮者音所主之均如工尺四上之入某調也律者宮所中之
律也容者舞綴也此章只於樂中提出此音一種論其節奏

之善蓋為太師言之云耳然作樂之事亦莫重於此蓋樂生於
無論律呂即聲音二字尚有不求分別者何況其餘○少其
喜嬉戲嘗於度曲絲絃稍解各均旋宮自然之度今樂蓋底
此理長在工尺四上即是戲呂今樂猶古也惟舉律高下三
定之等諸儒爭求未得亦當坐不論音度而懸空說理故樂
明耳試從俗樂中合絲竹肉兩端之盡而求之元聲未嘗不
可尋也惜無明義習數者就正此事紛紛是古非今轉說轉
遠

一子謂韶盡美矣章

韶武軒輊係聖人功德不同聖人功德又係氣稟時數之不
同道理本自光明洞然言之有何觸礙有何周旋世上含含
糊糊或索性放肆妄論總被武王非聖人一篇胡說做成瘡
塊耳若能照註實寫是多少快當○惟反諱讓乃推論所以
盡善未盡善之故非以善未善推論征誅之不是也聖人亦
只是論樂不論兩聖人在帝王諸樂中獨舉二樂衡論別識
樂之美盛可知但較之韶則尚有未盡善者須證推論所以
然故及德功上看耳舜之武王之德功已至聖處但舜自
是不同不為貶刺征誅也使舜當武王時亦必伐紂其樂自

是盡善使武王受堯禪其所未盡善亦終有遜舜處在聖人
分上自有不可強耳○不說壞武王方是嬉不體認聖人微
言闡發則有疎處○論韶武非論舜武論韶武而舜武在其
中非論舜武而以韶武為斷也樂以象功舜武之功皆遜處
故聲容皆美功之所由出因乎其德其時此其所以不同聖
人亦無可如何者較量褒貶則直作武王非聖人論抹過微
時又是俗見周旋○所以美善盡不盡之說只消靠註論明
足矣必要於此上更求高一層遂將註意撇過到底推究下
落不是高一層反是低一層也　述評

論語上　里仁第四

不仁者章

余嘗見畫工棊師之最高者雖無藥術無衣食不足以敗其趣況閒有所自得也數事尚然況理義之悅心乎人惟中無所得不得不藉外物以求樂斯濫所不爲耳聖人下安仁二句止爲不可處約樂人指示可處本領○仁安知利自全其本心之德初不爲處約樂也然惟仁知久處約樂正足以見安利中體用各得之妙耳○利字有深知篤好朝夕責備之義○章意在境遇上說脫離上文不得講安利入玄微但與本指無涉然亦定約樂不識仁字徒得其粗淺至有說微安利約樂者其失更遠

唯仁者章

能好能惡只講當於理而得其正不是說功力足以及天下爲能也能字指理不指功用註所云好惡當於理正解能字也凡在功用看能字總他歸本仁者總說成體用兩截兩能字只在理上說不在事應上說在事應上說便粗淺也不在心體上說在心體上說便落空蓋無私心只說得仁者二字一講到好惡便有箇準在惟無私心乃當於理惟當於理故謂之能○能字只講當理不講人服難人服亦離當處然又是推一層說頭不是本義○兩人字雖說外邊事兩能字却說裏邊事先須無私心然後當於理不到得當於理只無私心也不濟事　能字講到體用即與仁字貼便講到功應上假乎能字盡頭也是外面一截不知只在當理處便是盡頭不必更講受好惡那邊也天下願有好惡雖爲人所悅服亦未必無私心而當理故不可以此論能字也朱子曰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未必當於理此說最精須知必無私心而當於理纔承當得箇能字此足裏面盡頭那一面更不消說得矣○能必兼智勇而後足未有不智不勇而能好人惡人者故智勇即仁之分體然仁可以兼智勇而單論智勇則不必仁不必仁則智勇亦失其爲智勇矣○老氏之道德必爲申韓佛氏之平等必廢絕倫理其義如是其原只是一箇自私自利便只是一箇不仁好惡原便是仁只是私心誤用多耳○好惡本自仁出故惟仁者能完得好惡之理人惟說君子不得已而有好惡先將好惡看壞似好惡原礙仁仁者別就上面有箇斡旋作用此却

正是二氏若之毫釐隔絕天理處人生墮地一啼笑以至老
死無非好惡只自私欲攙和多失其當好當惡之理惟仁者
無私心而當理爾所好惡渾然是仁原未嘗於好惡上別有
作用也幾著作用便是不仁總爲看得好惡是後來外鑠可
以憑心倒置不道此有個天理在不得從心說起也○目明
於五色者非必天下皆盲也耳聰於五聲者非必天下皆聾
也好人惡人天下舉然爲之然以仁者觀其能與不能則有
間矣作此節者當做能字不可但挑惟字做能字則惟字醒
只去挑剔惟字則能字全無道理矣○無私心而當理無私

心尚未是能惟當理乃能也然必無私心而後能當理故能
好能惡必屬之仁者天下固有無私心而不必當理者究竟
其本體有虧罔未可謂之能然如後世英明之主自以爲能
好能惡而心術未純究其所謂能者亦非也惟能字辨得精
斯惟字戳得醒 延詳

富與貴是人之章

不以其道道字謂不當得而得非道義之道○若將道字看
做大道之道則天下但有不道之富貴安有不道之貧賤不
以其道得之謂我不當得而得耳故曰其道其字指人而言
不處不去總是一樣○陳大士謂以道却富貴亦可以道却
貧賤故不去者尤難若徒以道爲術是亦巧於却貧賤矣其
說似新快而不知無此理也富貴之辭我可得而自主者故
不必聖賢獨行之士皆能之要却貧賤非我之所得而主貧
賤終不能却安能以道爲術而巧却之耶故不去貧賤之人
亦不必聖賢獨行之士皆能之所謂不處不去者聖賢於這
上面取舍分明毫無係戀纏綿之意渾然得其天理之安乃
所謂仁也○人必取舍端正而後可以講存養故此章從外
邊說入內令人於立身大段毫不含糊分明立個界限一處

心體性豈不可笑要之富貴貧賤原不是外邊事學者工夫
須從出處去就辭受取予處從起耳到得聖人分上於富貴
貧賤却都是精微不易到處矣○苟志於仁矣則欲惡自正
故聖賢以求仁爲急審富貴安貧賤乃求仁入門之粗節此
處脚跟一站上面更無可說若便以堅守此念爲仁則許由
黔婁皆可以稱仁人而陳仲子亦可爲得大道而棄小節者
矣○後世學者大病莫甚於自己怕喫緊只管把道理說低
來湊我若故陸輩佛上稍稍立脚便將下面極卑污一層豁
讓其鑠以稱高自己地位如釋氏之於貪嗔癡知家之於道

僞皆是曉蹊爲高要之貪據處僞固不足與言道聖人所與言正爲不貪據不處僞而仍無當於道者正多無當於道則亦終不免於貪據處僞之歸耳良知家極惡宋人論人之嚴謂彈射無完人不知從宋人之論而爲之爲完人乎抑從叢衛皆聖人之說而爲之爲完人乎然則惡宋人論人之嚴此心已不仁之甚而不可以入聖人之道也明矣近人看此章審正犯此病謂不處不去地位甚難終身守此便是不去仁若然則原憲於不處不去可謂終身以之又且克伐怨欲不行焉而夫子終未肯其仁何也要之近人胸中原奈何不下

這富貴貧賤四字看得這地位極難立不處不去定下贏從窺測不處不去以上之事又安從乎○不處不去無求位太端立腳處後面只從此加純密耳豈得說壞不處不去甚粗好名一流烏乎成名此名字甚重亦無甚近名之意造次顛沛猶言其存養之密非欲求免於造次顛沛也○余最痛人援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之說古猶今也三代以下人材未嘗不生因政教衰民不興行又都被此等說數誘壞以是卧下由其說充之三代下必無眞聖賢豪傑矣而可乎名之與實用之與體本不相離名之不立當責之實用之不行當問

諸體名即實也用即據也若離據而言用是爲作惡離實而言名是爲作僞作惡作僞聖人之所深誅也而以名欲人有此聖教乎且將仁作美名看視天下道理反成假設矣文人妄言不自知其陷人而身蹈侮聖之實如此不可不戒也○欲惡是人心仁是道心欲仁惡不仁則人心合於道心而欲惡之用正矣欲惡膠戀著富貴貧賤則離道心而入人欲欲惡之用失矣欲惡正乃可以言仁未即是仁也下面一節節說入求仁工夫精密處固不離不處不去路脉亦不廢欲惡之用而求之空虛也故註分首節爲取舍而下兩節爲存養

則工夫原是一片却自有淺深粗細之分人將首節看做塊下兩節看做心於是强分內外不知富貴貧賤雖外而不處不去即內無違必於是固內而造次顛沛亦外心境固不可分說也不處不去只定得箇門路札得脚跟住下面工夫一步精一步一節嚴一節若於下二節仍粘著富貴貧賤若止完得不處不去便是仁則反重首節而輕下面矣○取舍存養兩節多融化不合或反將存養打挪入取舍者只是心粗不識得仁字也○近人將不處富貴不去貧賤便算做仁便最不違仁工夫何曾恍見題影○人看得首節粗後二節細

[illegible]於理脉方眞切精微〇人
處取舍明而後可以言存養吾見講學宗師談心論性訶祇
古人至其趨避營利喪身失脚有不可對妻子者吾不知其
所講者何事也〇終食節正是君子字工夫半章君子也〇
總註謂取舍明而存養密存養密則取舍益明兩節有交相
爲功義更分粗細不得〇取舍義明是最粗工夫要擇難做
的做起存養功密是最細工夫是即易忽處倘然今日自名
學者先問其出處如何取與如何便已不端正更何所論也〇
若到存養工夫密則區區出處取與之義又不足言矣亦以

此見處富貴去貧賤一事之失去仁甚易而終食造次顚沛
終身無頃刻之疎漏不違仁極難〇存養之功似說得精取
舍之分似說得粗時文極意搆捏不過粗者更說得精精者
更說得粗兩者俱成不歷究未嘗得其把柄也〇無終食
之間違仁猶云無一刻之違仁耳不重終食之間四字也時
文每以於此而違時則無乎不違者矣於此而無違焉則無
乎或違者矣講來竟假愼獨工夫使非只看註中言存養不
兼說省察須知此節專氣與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之意同是
無時而不然若謂於終食之間著力則那七一日三餐也〇

貴不謂哉　述評〇將富貴貧賤看做重大而以終食違仁作
小者看悖謬極矣孟子以讓千乘謂以其小者信大者正指
此也〇終食之間猶中庸所謂須臾極言其無間斷非謂於
此著工夫也從無前後際看全身乃是法眼〇首節在取舍
上說此在存養上說其所指益精看註云不但富貴貧賤取
舍之間而已已離首節界矣〇存養之密只說工夫不說規
成〇無違是用功處〇終食無違猶云不須臾離耳非專於
終食之間用力也〇終食何是及托語總欲形容存養之密
及借疎處托出說到違字已是仁多不仁少至終食無違則

無纖微之去仁矣〇正面說話不過言君子存心之愼到極
係於仁耳然如此說便鶻突不見君子用力精嚴密處故
曰無違則全體見矣曰無終食之間違則全體之純粹無毫
處都到矣〇從君子戒愼恐懼無時不然處看出無違全體
方是存養之密不是修飾補漏頭出頭沒境界也還從反面
托正面文宜正面托反面〇終食無違正是全體工夫初入
頭人於取舍立得脚住纔好講此節進一層是本章之次第也〇
若此一節工夫完密則投之以千變萬化之取舍而無不自
得斯其爲不處不去者又稍矣是總註關義也〇當時諸名

士識作用看得富貴貧賤至重不處不去處辨遂謂無違仁
也只是守得此箇便是精然首節要混而爲一不分取舍存
養界分最爲粗疎○終食節極言存仁功夫之密說箇審尚
不足以見之從其罅隙推求乃見其密之無間如此此是反
面話法若謂君子專於終食造次顛沛上用工夫便不是或
謂此處最重於此過得方算得手都將終食造次顛沛等字
看煞了也

好仁者無以尚之章

首節註下成德字謂已成好惡之德者將文數作生安一流

看因以次節爲學利末節爲困勉强分三項并三未見亦誤
解或以首節對下二節分兩種近似矣而以天下安勉爲前
仍是錯歸只以成德用力分界而聖人望人用力至成德而
反覆只是一箇不作人物品數解三未見而曰各出而一種
願見聯情首尾連綿分而不分斯爲得之○聖人望人只在
用力處用力只是好惡首節未見正爲無人如此用力得盡
兩者字是成其好惡之德之人故註下成德字人多誤認成
德爲生安與下二節落分天人安勉失之遠矣○第一節理
當見人未見第二節未見其事第三節未見其人只用理事

人三字安頓三箇未見覺的確精透○上節言成德下言用
力○註中成德言好仁惡不仁之實有諸己不是生安自然
之謂說者錯會此二字强分安勉更有連下節分三項人看
謬皆因此○朱子謂無尚二句只是利仁事非聖人之徒也
下文用力亦不是好惡外別行其工夫但此爲已成好惡之
德者耳非好惡爲自然下用力爲勉然也○世間人未有惡
仁好不仁者則好仁惡不仁亦是當行如何便說箇未見只
是世間多是假好非好似惡非惡半好半不好半惡半不惡
到底不曾爲仁便算不得好惡故夫子曰我所謂未是者乃

必須如此方纔算得看接口卽復下箇好仁者惡不仁者意
思可見○必要到無以尚不使加方用得好惡之力盡卽大
學傳云決去而求必得以自快足也所謂成德亦是指用力
之盡不是稱他自然如此與下節用力分別也故曰成德之
事事字正指無以尚不使加是實用力工夫看朱子於誠意
傳註云知爲善去惡則當實用其力可知用力只在好惡○惡
惡臭好好色只是用力之盡故此節無以尚不使加卽是下
節用力所分者在盡不盡耳○何謂利仁之事爲好爲惡必
由分別分別好惡處便是智者事故曰利仁好至無以尚惡

至了使加卽大學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意之誠也然必知至而後意誠故註中各下眞知二字人惟好惡之原於仁不知好惡之原於智從知字轉出誠字見地方極高極實極細利仁看得眞則成德自不混入生安夫成德說得着實則下文用力亦自關通矣〇此好惡字孺定任仁不仁上折開單講不得原是說爲仁不是論好惡也且此好惡亦只在養氣德性上分看不是說一人用情發意也〇註中成德是指兩種現成人說朱子云只是利仁事則非安仁可知同是利仁而有好惡之分所謂資性生成亦非生知性之之講也人謂

看成德竟說做安仁性生一流與下二節強分天人安勉不知幾州鐵鑄此一大錯矣無以尚不使加正有爲仁工夫在卽下文用力處但此指已成之德言耳〇仁本無尚好仁者眞知其無尚而用好亦無以尚之〇三箇未見惟前後是實說未見中節我之未見只當得必無兩字反言以決其力之必足耳向來平排三未見者固非然但將中節未見說實知云用力而力不足者我之未見則已便入末節語意末節不幾爲此足乎將說遂謂此不過纔足中節口氣吾謂非纔足乃贅附也進評〇末節謂用力而力不足者並未之見是深一層語〇蓋有之矣天下原有此一種人但必用而後見其有耳〇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世間原有此一種人但必用而後知其不足今世無用力於仁之人則亦安見其有不足者乎　進評

人之過也章

各於其黨正是觀過之道人將此句泛泛說過到觀過句另講作用無惑乎其文離蒙混而及疑註中曾出不仁也〇此章之旨不是深求正是淺看謂卽人之過失顯然處皆可以見其心之仁不仁君子定失之厚小人定失之薄耳人不明

此旨添出許多略迹原心閒話而於不仁一邊定要含糊不說出從見其謬遠也〇觀過句原兼仁不仁說單爲洗刷君子者非旨也或曰如註言則仁字下須增出不仁二字似傷語氣曰如公言則亦須於觀字下增出君子之三字猶不爲傷語氣乎

君子之於章

於天下猶云凡事耳謂之天下者言無適不然與子張問在之於天下同非治天下服天下之謂也〇昔人言衆人之心無主以無所主而生有聖人之心有主以有所主而適無乃

飾虛處事素三杯酒偈武翁詠一局棋不是隨緣任運只是完他箇道理應當耳人云無適莫便是比義大是瞞話只有義之與比方能無適莫要做義之與比却須先無適莫始兩邊混併不得也○義從事物見而其根只於心識在天下在君子都不得事物之義雖具於吾心而不辨擇則不明故古人於義上著箇精字而習刚之以見然必先虛其心無所執滯而後能辨擇而至於精此比義之所以必先說無適莫也○義以方為體以精為功不可以融化作釋為稱自晉人精談乃有異解自以為高而實非也○適莫與義正相反適莫便不是義義便不是適莫理固如此然無適莫而不精於義却無是處古人所謂無私心易當理難也故須於兩面道理說透○無適莫而無義以主之必流於佛老之猖狂此本[illegible]本心之分也註中引謝氏說正見此意無適莫下自當作一字波折後落而近說好言而截謂不用過文為妙吾所不解無它猶是中斷建之寄也○其無適莫正為義之與比惟其比義故無適莫此兩路原只一路也然失却一邊則所謂一邊亦不的務要看得兩邊分合處皆盡方快○義是種有界限者君子精義亦正在界限上用工夫義之與比猶云惟義適

從耳高其說者要將比字說得無意而自合渾化而無迹都正與聖人之言悖矣○有謂無適莫即是義者有訓無適莫之見則適莫亦義者固偏俱混然轉折處太離絕截然寫做兩處境界亦不得語氣○天下事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我能知明處當便謂之義我不能知明處當我自失之耳事物之理自在也君子於一事一物必使我所以處之者與事物當然之理相合為一此之謂比人因看義字不真故講比字皆不的

君子懷德章

君子小人其所思向定是如此思向如此所以為君子小人○懷字與喻字不同如何喻是知條下事懷是意條下事喻是分曉精微懷是起心發念在此歸功於慎獨方是儒者脈絡上語

放於利而行章

利字即與義字對凡計較自私作用皆是貨財其一端放利而行謂凡事要占便宜損人益己也○放利與貪利謀利不同貪利謀利必爭大小多寡放利却不然仍有取俯有拾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定要有此便宜耳是以所適之處無不怨

抵所遇之人無不傚刻多矣尚何言哉

能以禮讓章

禮與讓不是二物不讓則禮非其禮矣有爲國以禮而其不讓程子謂達得便是堯舜氣象其理自見何有二字都要從禮讓與爲國關切原頭處體認

不患無位章

只爲人心皆向外求諸人故聖人於此等處皆引向裏求諸己明下兩不患所以截斷人心邪實也今若云聖人不禁人求位求知則雖謹言愼行仍是干祿之學非在中之理矣

此章本爲患無位患莫知者而發然實理却在下半截蓋天下自有[illegible]名位而仍無實學之人若止說兩箇不患猶未見其義也惟即從不患無位中指點出患所以立之不可終即從不患莫己知中指點出求爲可知之不可緩方爲警醒上下兩句須連講若分講便失神理每上一句但虛引待下一句纔是也○但從莫己知處泛說不患一往索盡無味若從既可以後想到聲聞過情則終夕捫心處則莫己知有不當患不可患不足患不必患題之正側橫斜搜抉殆盡矣

參乎吾道章

天下之理本自源而至流從本以達末但學者做工夫則必由末流推究到本原方有下手處曾子平日隨事隨物眞積力行亦是從末流推究上去其於本原之故固未始無所探也若從下逆推終是學有分上事若論到過化存神何思何慮之妙必自同歸而殊途自一致而百慮方見聖人之心與天體合一以貫之之言本原直下不過於順逆之間一爲轉移指點而適有天人之異然後知夫子一呼固非有教外別傳而曾子之唯亦非忽然摸著鼻子也○首節第一句最難著筆以一貫二字空洞下註腳不得也○忠恕盡頭便是

一貫本體止是一件但聖賢用處不同工夫各別耳○人盡一貫看做教外別傳宗旨將忠恕看做義學知見小乘自然牽扯不合于是空拈一心字了之註中渾然一理泛應曲當是解一貫不是一心字可了也若一心字可了則一貫忠恕都屬强名原無分別矣此正儒釋本天本心分別處故一貫忠恕看做兩件不得竟看做一件不得須要將忠恕與一貫分處合處徹底分明逐層看着○道理止是一箇理到各人身上便有許多道理却仍只得一箇道理所以一貫亦正自不同也譬之傷寒寒只是此寒但受寒之人有虛有實有陰

有陽所以雖候不同而方法叢劇到利暴暴散畫元氣復還原只是一箇傷寒道理若執定一法以治傷寒未有不謬矣若到忠恕何纔去融合一貫此理便貫分疏只是在一貫中仰一片說透方見聖人之言原不分階次下便曾子之言亦不曾稍遜上儕也○忠恕是借學者之目言○忠恕不是兩件○有聖人分上事有賢人分上事有常人分上事分殊理一○只一箇忠恕天地學者聖人多不同○朱子云忠是一恕是貫此是分體用說其實恕也只是一故又云忠在心恕在事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著便各有一箇一恕自忠出所

以貫之也看所以二字自分明若竟以忠貼一以恕貼貫死生枝節矣忠是盡處一恕是推處一更覺明白無滲漏○曾子章主行子貢章主知亦本朱子然朱子分別兩章不同大段如此曾子資禀卓於踐履得力多然其學以格物致知為始未嘗不事知也若子貢章則明指學識自當在知處說與此不同雖學識亦不離心然又是一話頭所謂節節推去可知是盡也有話中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何可知是兼知行說○一貫有一貫正義忠恕有忠恕正義兩下各自著實自論文者都依註說理為學究氣講話氣以不著色相不落言

詮為高子是學者日與理違凡遇推處必避正面而旁劫枝異徑如此章但取授受公案與言語問異機鋒所謂一貫忠恕則槩置不講非不講也向水欲樂者竟不知其說云何雖欲講而不能也一變而難為之講則又不得不出于學究講話腐話之途以為道在焉嗚呼豈復有當理言義哉○近人云曾子平日既得力于忠恕便是從心上做起既是心上做起便是平日已知一貫之理但此日互相提唱為中下人說去耐世儒以曾子為至此始悟豈非說夢按聖門傳習誰不從心上做起心上做起便算已知一貫則得者當不止曾子矣

平日得力于忠恕都信不及即是一貫事得聖人一指示爲煩然水釋道不是別見箇道理都是在此始悟也若爾互相提唱為中下人說法此言尤可笑曾子忠恕為中下人說法豬說得夫夫子一貫亦為中下說法乎則將以何等為上乘說于日吾己日夫子之道聖賢明明對面親切栽成而曰為中下說法聖賢無此偽飾行徑也○忠恕固是心然不得以心字目之○只將一心字籠統說去未嘗無夸大之存微妙之情總于聖賢道理沒交涉雖雜用不盡不已藏瞞朦欺天命氣質等字亦宗某所謂借儒家言語說法更於聖賢

道理沒交涉也○忠恕本是學者分內事然聖人亦只是無
爲之忠恕到天地亦只是無心之忠恕學者數推行着力耳
却只此一箇忠恕但所以爲忠恕不同也意中先看低了忠
恕使似曾子于夫子之言作俗呆把柄入手改頭換面接引
後學賊滑矣能于聖人學者別級分明務算分十分條暢○
此是本文之學徹上徹下故程子指出天地於穆不已變化
各正見忠恕盡頭其實却在盡己推己做入近人全不理會○
只以一心字了却忠恕若云夫子之道心而已矣不知其孤
入于禿丁本心之學也此等處須細辨○艾千子曰此章書

昔解者紛紛皆因輕視忠恕做學者權淺權易乎常道理說
其蔽痛至於不一而足有云曾子權對門人說一貫只是理
當學者忠恕便是以門人不可語一貫也如此則以一貫爲
精忠恕爲粗一貫爲性忠恕爲跡將聖人曾子門人對面分
成數截不殘與一貫不合乎此一謬也有云在聖人是一貫
在曾子只悉個中日所得處看成忠恕如此則曾子一難任
構故吾聖人時雨之化安在此又一謬也有云曾子到晤後
信手拈來無非一貫如云仁義而已皆可此說乃禪家點鐵
爲金之說世人不學每爲此等模糊不知理之至處應者無

如以禪詰縲之甚粗野和尚借此以文其短而遁其說出於
氣斯蘊却倍矣此說却甚倍甚學者以卻倍漫倘之說爲宗○
豈不形其中之無主耶且吾不知曾子何如人乃對門人如
此誕易也此又一謬也又有云忠恕是心學論語一部會解
處不是心學心學二字何處不可插入又安用以忠恕代之○
此又一謬也又有將絜矩上下前後不欲勿施博濟立達等
講忠恕者不知此特忠恕之一端耳此章忠恕肫肫淵淵浩
浩與強恕之義相去遠甚仁恕二字且不可同乃欲以強恕
爲一貫乎此又一謬也子謂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

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已盡之矣然如此猶不爲近甚
所尋溪近日浮華勝而實學衰彼安知性命之書爲何物宜
其不足語此按不體詳意不依先儒之說而妄出謬解轉成
邪道如東鄉之論詳矣又有一病依稀籠統直寫集註大全
語自謂合題而究竟無當○總於儒先所說一貫忠恕之義
一無理會一無足信只有幾箇和尚因緣公案蟠踞胸中反
信得聖賢亦不過如是但于此處寫出機鋒作用自以爲高
一切一貫忠恕只當箇話頭看當時禪通秀才如陳大士者
尚且如此安得不令天下秀才化爲異類也○須知曾子此

言爲門人指示非正須聖人也忠恕而已矣就學者分上推出聖人全體云不過就是這箇造到極處便是聖人之一貫而已矣三字語氣可想程子所謂聖人之忠恕動以天亦是將忠恕移上一階就聖人身上說畢竟忠恕本位名義須還他平實故程子亦必先提違道不遠說入方是徹上徹下今竟丟開下一截單說上一截說話儱儱侗侗如云夫子之道心而已矣又如云夫子之心自然而已矣仍過門人一箇大沉幽豈曾子語意哉○有天道之忠恕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然忠恕只是一箇忠恕在樹爲新生盆下爲[illegible]

耳忠恕二字雖借學者名目然不曾借學者道理也如曰夫子之道學者之忠恕而已矣便不成理解矣○有天道之忠恕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自先儒發之真可爲前盡理蘊然扳時文摭拾影響實義反隱作者且試將天道聖人學者等語一切撇當并指出忠恕兩字本解不著邊際却有下落於此得箇把柄方可橫說豎說無不貫通儘說得高遠却無當極講得切實却有味一自體驗一自擬捨要有不同也 遠評 ○聖人之忠恕學者之忠恕總只是一箇忠恕盡得闕合得攏又不牽扯一貫方得分了撩下教人之意 遠評 ○只是一箇忠恕而在聖人學者自有分別 遠評 ○聖人之忠恕却自天道說下來不向學者推上去 遠評 ○忠恕兩字本是學者事借來說夫子之道

君子喻於義章

喻只是明白君子只於是非上明白得盡小人只於利欲上明白得盡力行在篤好之後篤好又在深喻之後從篤好力行處推勘到喻字則可在喻字中夾雜篤好力行意便不清切矣○喻字兼深知篤好而言然必深知然後篤好君子喻義之深篤道理做着講得進至喻利則人但將貪汙一流罪

然不知道裡面正有人物在天下頗有忠信廉潔之行而其實從喻利來者蓋其智慧實曉得如是則利非然則害故所行亦復近義然要其隱微端倪之地實不從天理是非上起腳而從人事利害上得力此之謂喻利之深篤若貪汙之人止知小利而不知大害知近利而不知其後之大不利此等不能喻利者雖均之爲小人而其等高下懸殊不能深喻者其爲小人猶淺至喻之能深篤者直與君子疑似後世不察每爲所欺而此種學術遂流傳於天是之間如孔孟所指之鄉愿今人竟譽爲君子不可及之人矣豈不可恨可痛○世

却只有這兩路不喻義卽喻利中間並無甚地可閒放一步
人而且喻義者必蓮利喻利者必賊義中間亦更無漏停放
去可兩不相妨○喻字粘定義字義字對射利字此二字不
平○喻是君子自得處非能喻諸人亦非人之得知其喻也
○喻非但學不是漫然便曉只是入門一岐一路必造其極
君子喻義工夫却全在知上得力從格致用功來此是喻
之原○喻義今人都折開說喻字虛包小人義字更射利字
以爲絕乃不道都成空頭閑話要說喻字便是義之喻說義
字便是說喻字兩字無從分晝也不用籠罩也不用影射何

曾照顧下文然分毫移動不得方是真實力量○程子謂纔
其深喻是以篤好正指已成之君子小人做喻義深者識
得自然微妙更有味○陸子靜說志習在此則喻在此是從
喻字前說了靜謂科舉純是喻利看來確然如此今日舉業
愈趨愈下卻不利亦驚之只是妄求耳并未會喻然則求昔
日之小人亦不可得矣○人須虛滿喻字而以義字支純其
中則以爲能瞅下也或呆演義字而以喻字膠粘其上則叔
爲能正發也總將喻字義字說成兩開要將喻於義三字交
滾講出說義處都是喻說喻處便是義而其道理根源工也

心體實用無義不盡方有力量○

事父母幾諫章

幾字在人子諫法上說言其立言用意之微妙使不覺其爲
諫者然若竟作知幾審幾之幾則在父母事勢上說似當先
幾而諫非幾諫之謂矣其解極謬

以約失之者章

朙於世故深透而無學問以自守到得懈悟時做工夫不及○
只好走入邪說躲避去從來才人狙儈老妓名士下場未有
不以禪終者蕭闌拄杖正是一副狠熱肺腸被鼎鑊磨不妄

想因果受用卽貪竊法席名位此其心與貪欲何異亦豈可
約之道乎老子淸淨不犯乎近乎約矣而滅理寡情出爲申
韓其失略同皆非約也作是題者須將收歛近裏著實意親
人聖學矩矱中纔過高便有弊

君子欲訥章

不是贊君子之言行亦不是泛論言行之理○是說君子存心
如是則其功夫儘可知欲字覰向裏訥敏二字方精神
百倍○訥與敏只在言行上見訥言敏行只在欲字上見欲
如何見也只在他訥與敏時意象見得耳故訥言卽指日用

學者都說做者書並說文章[illegible]而非欲訥之言矣○亟另

續發一欲字○

德不孤章

不字必有字語氣反覆決絕固是自然之理而所以鼓厲人意益然言表○世間顯叢俱到一仍萬和論說成羣黨集募散墟市而已豈曰鄰乎鄰之爲言正以不多得然而必有之爲貴也○此章書意原以勉進德者使無疑沮○固言自然有一定之理亦所以學脩德者之志而振其氣知其必有鄰○雖終無鄰可也○德本不孤是直向源頭說下○

事君數章

此非戒臣友異避嫌黜也正欲其善于諫諍使君友得諫諍之益而倫乃得全耳○此章專明進退之義也蓋屢言不聽爲君友者已微示以疎斥之意當斯之時惟有引身而退一去決耳若徒恃以口舌取勝喋喋不休豈有不至疎辱者乎蓋得疎辱之咎在我已有一半不是處矣凡此專爲始進交處及既合而忽疏者言故明示以不可則止之義若道同志合寵情無間如趙中令之備顧復進豈當以數爲嫌乎○趙普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十六終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十七

論語上　公冶第五

子謂南容章

此相南宮之德器非相其福澤祿位也不廢二字當從謹於言行做出謹言行何以不廢於有道此中正有發明

子謂子賤章

上截只講子賤自做君子工夫使粗至精徑域旋移不僅作一句囫圇贊語演過下截說魯君子便見淵源氣運君子之所由來然不冒一句贊魯君子仍歸子賤取善之廣

或曰雍也章

或人看仁字甚淺看佞字卻有作用夫子不知其仁仁字甚微看佞字正是不仁若在或人口中說仁字入微則不佞亦可或人句下不得矣若說佞字是不好字則仁字又下不得矣妙在或人口中將兩字都作無知錯謬之論下面辨折方透首句焉用佞是泛講直指以教或人禦人二句乃折其佞字作用之非不知二句方爲仲弓分辨不知其仁正破其所見仁字之淺末句焉用佞卻見雍之不佞正是好處

子使漆雕開章

使仕只因其才可仕而仕並無深意到開未信一句直能進取其大追到聖人向上處出于夫子意外故說○徐爲儀曰吳西[illegible]先生云說開非說其不仕也乃說其可以仕不負所使耳最得始之使以其可仕也自見不足正精進處益見其可仕故說不然不幾與前使之意相矛盾乎說從記者摹出意不可盡知謂見大意謂不安小成要不如註篤志二字融未信意爲切而兩意自可包又云吾斯未信此實就政事推行處自反實際非虛講光景也將文聚將其斯義者如斯等斯字東塗西抹說空說懸殊可厭恨按使開是就他材分可

仕說開是因他篤志所見者大不肯小用又有篤志要意之外者故說之原不是矛所也若仍要講說其可仕卻小看了未信道理堯舜事業亦只是一點浮雲過太虛耳故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要看大了仕字朱子篤志正指見大意不安小成恐人說看入過高處故下篤志二字便有實際所謂進取也若止說取事推行處講並篤志二字亦錯看小樣矣近人專指斯字汲自着魔要見豈可因噎廢食此即所謂高者流于空虛卑者入于功利其不知此理一也看子于此論知其胸中已拔除一個仕字不下在○最是得程子見大

意三字爲難然今日持此論門風太峻矣看此吾二字不知何物不是教外別傳便作宦途秘訣不則索性拋荒吾斯句一步亂道求依傍爲志意著實地說已不多得斯未能信即據所學所仕日用平常之理切實下語不將斯字看作畏服子方於註中爲志與不安於小成意親切有味如程子所謂已見大意處亦不可不細心體會只一斯字可知漆雕心目間實有所指此所謂進取也只一信字可知其自求之切只未能字可知其精進之勇所謂篤志不安于小成也見之大志之篤進之不已不論已至未至不論究竟如何

具此數義方見全理止拈一節便不得聖賢精義之故[illegible]參解即專解作相仕字又落俗眼非眞能體會人必不能使高脫領切實並去近論此節者惟取使說二字及對字神情謂吾斯何不可實發此種議論一出純作拈花微笑一向引人靑州布衫庭前柏樹了去矣對只是吾斯句解不來做不出下反嘲實發爲非此番惜未人也止寫得吾斯句與實透闢使說對炊神情自然活動經苦說乎難下註脚因斯字不確未信是無巴鼻也程子謂見大意朱子謂篤志一是橫處說一是豎處說上參不安于小成只是兩說反覆

[illegible]便只分作上二樣看拋矣漆雕開之未信註中謂其篤志者與曾點也謂其見大意者橫說也然有國內外之分必須於篤志中看出見大意來方爲得之能見大意曾點漆雕開所同篤志是開所獨點較高應開較篤實故有別曰方寒曰人若科目資格限人進取韓富歐范皆由制科不當人才役有踰此徐師沈錦皆自吏員累積才入如水貯器孟圓則圓孟方則方何有鄙夷貌官之期作相如陳功甫吳康齋者按若謂大小惟所使無不可者其惟聖人能之在聖人亦有度道不可行而止者未可以是責夫顏矣也伍猶行伊尹之不

顧天下孟子之不見諸侯先須有堯舜周孔之道而後可[illegible]讀陳吳之書濕邪非聖惑誤後生所學陋矣而高自位置目無君上直謂之悖罔不道耳

孟武伯問子路章

聖門專求仁此者急亦主此用才非本旨也但聖人言語自是八面玲通在武伯分上看未嘗無此義只可使二字自見此章論三子與論令尹子文陳文子不實斷其于仁如何面曰未知不知者何也蓋仁者乃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謂若于此有纖毫信不及處則或日月至焉亦不可知或人欲

歛起大理漸藏亦不可知若欲舉其全體而言當下便要承當此一字大概難說至于治賦爲宰與賓客言到盡得仁字後皆可點鐵成金若其未能則治賦自治賦爲宰自爲宰與賓客言自與賓客言與仁字總沒交涉也今人有云仁必全體既備而後可知仁必舉念皆理而後可知是洞見本原之論○仁只純是天理無一毫私心之謂三子未必無一二節近仁處然謂之無一毫私心則不能若三子之才能則自有三子地位在但不得以此准當仁字朱子論漢文帝唐太宗功業不准當三代亦是此意顏子三月不違令尹子文知

未知焉得仁正欲做箇題目使學者人思議始得乃知此章不是泛論人才正要令人識得箇仁字若以仁才並講直展重才一邊皆謬也○仁道之大只在事物之間非金溪黑應子也○三子地位儘好只是仁難言耳○所以不知者只是私意未盡儘若一點私意則事功皆虛姿矣○一間未達雖顏子難之何況其餘○今人亦知此章是論仁非論三子然畢竟要將三子之長收攝入仁字裏面來以見仁道之大然不免有牽合彌縫之者總緣不講於截做之法也蓋此章上截只是未許子路之仁下截乃是許三子之才而仍未許子之仁語則兩截理仍一貫做上截只當論仁之難言儘教人微不必先含逗才字意做下截只當如題還他三子長處然自與仁字沒交涉正以見仁之難言如此縱橫言之無所不可乃知東井九衢儘與驅樂何事衣絮自行荊棘中乎○仁必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而後可言如顏子之三月不違庶幾近之不知也三字正言其日月至焉非漫作含糊語如云他心爽事外人那得知也日月至焉宜其亦有仁時矣然須非心體淨盡便是偶至之時如石火電光仍爲算不得仁然則幾箇不如已是直捷爾殼了他又非漫作含糊語如云或

仁或不仁未可知之辭也 [illegible]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章

聖人進人只在當下鞭策如與點悅賜商賜言詩之類皆是自知自屈只此是吾與女處不論從前究竟也由此可至無形如此矣言外推一步說開了讓客爲主反略却目前失之遠矣○聖門以聞知爲事含此更無教外別傳時多云即以聞論即以知論皆坐不明書理只要用字圓活之弊不覺陷然有箇西來大意在在此間此便是禪學沁入人心已久處凡下虛字皆要兼實理從此例推之○弗如也何不是活不

是奇不是回機反機乃殺何也此何須殺得盡下句纔有轉身之妙○純是聖人引進子貢妙用有縱有奪有殺有活却須向子貢境界火候中勘驗弊病分明方見聖人四路把截通接到離鉤三寸處真是老婆心切

吾未見剛者章

夫子突然一歎必有指歸而狀然難測所以來或人之對或人舉棖亦必棖之氣象有似乎剛其所謂慾有難議者故夫子辨之若粗淺嘗慾或人豈目昧至此故程子下悻悻自好此即爲慾亦此意也慾之非剛是就棖而論未可以盡明之

理盡夫子未見之意然要之大義亦不外是得或人一舉棖限已自分明耳○沈憲吉云此章非聖人論剛亦非或人問剛若是夫子論剛或或人問剛而夫子答之便要講如何爲剛之體如何爲剛之用夫子未見剛者之歎乃人才盛衰之感也但須得慨歎意个當演還剛字斯已矣申棖之對或人絕未嘗見故隨其言而折之此與管仲之器小章同解下半截絕不與發論之意相干講命語須要實講棖有慾故不得爲剛至於剛之如何如何仍不須說也所程子曰剛則不屈于慾說理甚精然但論其理耳非此章口氣也故朱子置之剛外學者强解耳以之入夫子口中將剛慾二字扯做一團謨矣按慾之不得爲剛就棖而言剛中之一義也夫子所歎之剛剛之全義也即無慾未可以盡剛也此理看得精甚

我不欲人之章

仁恕是此章鐵板不易之解但在兩邊口氣中呼唱不得以其理則如是而本文原非論仁恕也故須體認仁恕意義行文二字于口氣外結束最得成欲并此二字脫離則又畢說毀註之過也○非爾所及不是抑語進子貢則言外意也近人不曾說非所及只說可及他之及皆賓主不分○子貢辭

遜自然可見他工夫欠處夫子當下痛棒在此非爾所及是斷詞不是疑詞不期勉他及又是言外意思今未曾說他未及先夾入此意皆領于失步也○子貢理本無差但其語氣太自然容易處便是仁者之事惟其不知爲仁便見他不曾下手實體來故夫子抑之○二句之爲仁子貢不知而言之非知其爲仁而故矜之也註中仁者之事不待勉强乃發明所以非爾所及意耳○非爾所及夫子實折子貢病根勉其及是言外第二層意遠文本說未及先說可及但道是勉語不是抑詞所謂皆客爭主也

夫子之文章章

夫子之文章是子貢一生家當到此得聞性與天道之妙不為此言然只在文章裡聞中打通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消息仍不離子貢家當其見乃更高一層。文章不是容易聞然尚可得聞性天不是全不言只是不可得聞。文章即性道固是通口譬若謂文章性道截然不相關又是瞞頇了貢得聞性道原從文章得力文章性道可知是一線事只是火候不同耳得聞文章然後可言性道文章之可聞亦是子貢分上如此未必人人得聞也有不知有文章者有止于文章者有由文章而上之者有既得聞性道而用功仍在文章者此中節次等第正自不一。教不躐等尊解不可得聞句謂聖人非其人非其候不輕與言故不可得聞耳非言之而人自不悟如不聞也近人都混入宗門了悟去非是。性不明則生有所不盡天道不明則所以立者猶非其至二者于人最切但急不易明耳豈僅為其尊耶。既曰言性與天道如何又不可得聞因有謂至言不作言會與聞不以聞聞一派狐禪得而混入矣說者以教不躐等正之解者又誤執聖人秘不肯言又似有所隱者此又程子所謂而狀辭漢也即如一

貫之言夫子呼參而言門人未嘗不聞也及曾子唯而門人問則曾子得聞而門人不可言得聞也聖人豈臨門人而私示曾子哉第此言夫子原為曾子而發此所謂教不躐等也曾子能唯而門人不能此教不躐等之故原在學者自己之得聞與否也。聞者方知其難自以為聞者必非聞。有多少工夫方能已聞而知其不可得聞。有不言而不可得聞者有言之而仍不可得聞者。以文章為有以性天道為無已打成兩橛謂聖人藏其無而顯其有更以權說說壞聖教此正龍谿輩之誤空蹤不學之病。文章原是性道性道原見文章此理未為不是只俗平拈弄于可聞不可聞界殊講混而道理反成兩隔不如平平說來自然關通是一是二不解而解自見平實也。不曾聞得文章性天定落魔外不獨聞性與天道遵文章也不是權至朱子德性問學之言是自謙以勉學者後來竟摘此作公案橫分朱陸宗旨不知尊德性道問學如何分得朱子原未嘗離德性而只道問學若陸子靜之所尊只尊他之所謂德性耳原未嘗尊得德性也。若看得世間有文章之學有性天之學他人偏主而孔子能全之此似是而非也世間之文章非夫孔子之文章其性天

亦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猶之說朱子道問學象山尊德性象山之所行原非廢性而朱子之道問學原是尊德性朱子未嘗闕一邊象山未嘗有一件是也文章性道本是一串事但人之火候有淺深故聖人之教有次第若將文章看得太粗性道看得太玄則兩件都不是也又說性道自無容言聖人有顯有隱則兩件之間不聞都是聖人權衡所致也故横豎說來都錯有聞有不聞便是教不躐等然其可得不可得之故自在學人此知是所以教不躐等之故聖人初無機權作用于其間只是因物付物自有陶冶變化之妙則又教不躐等之神也須知教不躐等不是聖人有甚印板蕭規功課只為時雨化之者難得然直至不屑教誨而聖人全副精神原在後人看得教不躐等四字呆後即之離之都無意味總屬心粗不去理會所以然耳須從子貢得聞後看出夫子全身從夫子功化中看出子貢始終本分始得若淺看不躐等義直是村學堂會規日課知似有何些微耶將學者身分參差火候生熟都在教者意中看出見聖人用處老婆心切不躐等二字十分親切透露矣說來止得教不躐等一句不道四字中有多少人頭不齊在有多少火候不同在由文章到性天有多少工夫層級在此所謂等也襍說箇等字便不上是兩種門品兩法接儀兩節修為矣子貢只提箇上下大關耳又須知等字在文章界上多在性天界上少教不躐等是道理悟得教不躐等是道神延乎先生謂聖門日用親感變化人多自有融釋脫落處非論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耶故求諸不躐等猶是塔中人語須見得子貢融釋脫落之妙方過此節有四病文章性道斜擬交互一病也不備認教不躐等四字二病也子貢悟後始為此言辨可聞不可聞作門外語

混過三病也言字註罕言作夫子盡日向人說圖弄若羅有所秘惜亦非四病也去此四病方合書旨

子路有聞節

惟恐有聞只是未之能行中猛着鞭耳非眞恐後聞也只在行字下惟字上一斷將通身精力納入此一線縫則不覺刻關世間只重行恐聞所以狀其行之急耳本節十二字只形容得勇行二字耳是記者從出境界寫生妙法非子路實事也只寫子路勇行耳不寫其多聞也決不可關行道發都是記者空中設撰形容若但向惟恐二字着想則

久今將善字在籠絡上看與敬字分作兩層反以敬為善之外係機宜此看壞了善字也久字粘定敬字說不粘交字辨不粘善字敬未是難久而勿乃見其難所以為善敬字須從久字做出若贊其敬字無餘蘊而惜其久字不著精神是離久而言敬敬字固不無餘蘊即久字另鏤刻一番亦止添得一層機深堅忍作用耳此看壞了久字也○晏子之久敬亦不指所狎者若敬其可敬則不敬者多矣且敬隨人轉矣○善與人交稱晏子也久而敬之著其善交之道也願麟士云惟善與人交故久而敬之則久敬反為善交贊語矣其意以

善交中有圓通作用而久敬落宋人理路也其謬如此○總云善與人交近人都云善與惡人交要之一箇人字中君子小人庸衆都在惟敬則無所不宜晏子所以處崔慶陳鮑亦在其中耳今若専就好惡說則其為敬也純是機權作用而君子敬以善交之正義反隱不可不知其立說之有病也

臧文仲章

因文仲有知名夫子即此事以辨其知非以不知議此事也故不云不知而云何如其知猶曰人之稱其知也其謂之何爾○

令尹子文章

無喜無慍只是文子盡自己分上見其忘私忘家下二句是他為君民分上見其公爾國爾兩種義合來完成箇忠字○

季文子三思章

只論思之理不甚貶駁文子可也以其意不重文子也說再斯可即是說三思之不可而謂不貶駁三思有別識則其謬也直誣畔聖人矣而可乎○曰子聞之則魯人之稱須以為美談可知然足以誤人之思故夫子正之是論思不是論文

子而文子之得失亦在其中與前後各章論人各闢之獨自別○曰再斯可則三不可可知私意起而反惑正發明朱子再斯可之意非朱子補義也近人乃併謂夫子未嘗明譏三思之不可則將文子之三思夫子之再思可以並行而兩是耶○

甯武子邦有章

愚字只是乖巧人所不為者非大智若愚之愚也即其不避艱險處便是不可及非必謂其能成功而後為不可及也與使當時功不能成也須還他愚不可及惟其措置得宜不失

其正而又能濟君免患所以尤不可及耳○武子之愚正也
不知成敗利鈍○只從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對照
出當特心術作爲來愚字眞不可及處亦眞矣○愚字從旁
人比較而見武子則不自命爲愚亦非武子正面全身斷語
也只在智巧者一對照便見其愚即其愚處便是不可及者
以其免難成功見愚之不可及即是功利作用此與下人之
所謂作呆非武子之愚也要使衛侯終不復國武子卒及于
難其愚豈可及耶○愈說得精妙之不可爲愈見得武子之
愚愈說得武子之盡心竭力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有多少

不可解處愈見得其愚之不可及○只論心迹不及事功方
是武子之愚○愚字只與乖巧字對從來萬死一生之事世
之打乖者便不肯爲二氏之學講到極精處亦只是此理此
武子所以不可及也成公之終復得幸而濟耳至于成敗利
鈍非臣之所能逆睹也亦武侯之愚道故小人偷于利皆智
也君子喻于義皆愚也以此思愚愚可知矣○愚字從流俗
見識鄙夫講究中看出最好○人多言愚字中滿作用狡獪
乃深也黠也非愚也能實實逐他愚字那不是冥頑儱侗之
愚亦不是迂疏寡識之愚○今文逐日精衛與河不自量力

云此方是其愚　述評○一死塞責何如古人宜處尚非武子
之愚　述評○捐身殉國人臣之高節也然往往亦有出於感
明機警而爲之者或不甘視敗亂官全國事敗壞無所逃罪
而以一死塞責知其生之難於死而死之利於生也同是一
死而或出於智或出於愚心術之間不可瞞昧以此律從來
殉難諸公則公論定矣　述評

子在陳曰章

成章是狂簡之章斐然是狂簡成章之斐○不知所以裁是狂
簡之成章而不知裁之是就狂簡之章以爲裁○只在去弊

上發裁字方有識○

伯夷叔齊章

看人之滿便有從物自爲之私○看得天下人無一是看得天
下人之不是　可容而其爲不是者亘古不可化要之此
便不是聖人胸次澄闊聖之清若說聖人本性介刻而於惡
人惜處偏覺和逆又成兩截作用聖人本領原和平正大特
夷齊於是非較分明不可犯染此爲聖之清耳當下一清字
將不念舊惡已具非於清之外又有此酌劑之妙也○昔蒙
叔舍人謂夫子之言不可救原然到臨刑時果能自立　令

一我忘了他便廝殺他此便是佛氏慈悲懺悔及放刀成佛之義與聖賢度量渺不相涉不念舊惡正要從井君不事非民不使朝衣朝冠如坐塗炭中推勘出來方見得大公無我正如雷呼電掣之後霽之以光風霽月毫無所凝耳凡聖人度量無不皆然而獨舉夷齊者所爲微顯闡幽也○怨是用希 句却是帶說以爲不念舊惡之效耳若況着立論似不念舊惡専爲寡怨而然便覺淺陋非聖人分内語矣

顔淵季路章

看圖外君子總論三條則三段規模有小大要皆在與人及

物之仁上看顔子路亞於浴沂顔子大而有意須與箇會着他是其樣氣象却將子路止說做箇貧俠意氣須子止得箇謙虚長厚胸襟真說而于見矣要識二賢氣象先須識得仁字○車馬節說來毎有二病低一格便是俠客之輕財高一格便是蒙莊之達觀兩者於聖賢求仁强恕之學何曾去而萬里須知子路所云本與顔淵夫子之志是一線上事但有廣狹安勉之異耳○伐施有得粗淺便不是顔子畢我善勞說得空虚更不是顔子工夫了兩無字看出顔子克己之功作用力字不作自然字正見求善求勞其志甚深嚴老安友信少懷但略小樣耳○聖賢所志不離一箇仁字但其分量不同故其氣象自別子路較粗淺顔子較有痕迹故朱子畢子路收斂細密可到顔子地位顔子純熟擴拓可到孔子地位此中分寸鑿然不是輕易揣摩語得大樣將仲尼一聚攏來未免斷頭○講中兩節猶易講末節最難說得小樣已失聖人分量若故意作分人語又非夫子當日口氣須要於小中見大淺中見深只是眼前說話而聖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之意自然流露方謂之能正講末節者述再○老安友信少懷疏發實義毫不作一高深語而能於言外自見聖

人最仁之量方是老者安友信少懷雖是聖人之所欲爲然謂之志則聖人猶若有望道未見之意正要見得老者之不易安朋友之不易信少者之不易懷方懷得聖人之精意耳或云如是則恐於聖人分量有所貶損真蚍蜉蟻子之見何處與之說起述評○以聖人口氣說聖人胸襟作用氣象須不質中自見神妙乃佳一着妝扮便索然意盡矣俗手作爲大話固謬高者於上面標爲自然無爲意雖淺雅俗不同是亦妝扮也○看聖人三語渾純一箇仁字當時只說得切手平實未嘗有自然付物意思而由其言窺之則天地

堯舜功用氣象如是此所謂聖人之言也若硬裝大冒子便失之千里。三句要道理大了不要言語大卽道理亦要隱然想其大不要侈然表襮其大雖有一點矜張妝扮要他大之意其道理已不大矣寫大處藏在平實處越好。盡天下之老友少而安信懷之此其盡也然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中親疏貴賤有多少等級便有多少安信懷法施在無此也安信懷不成道便是一篇西銘道理。老者三句難于寫得天地氣象出耳天地氣象亦不難寫難在夫子口中自說大話不得須是夫子家常話句不覺流露

天地氣象方得。講老者三句下者墮坑落塹上者不過爨大出王者經濟來此似高而實卑也聖人所爲如化工付物隨待設施茂與無一節便是堯舜氣象但用處有盡有不盡要其本分不損毫末也。讀此章方知聖門爲學徹上徹下只是一箇克己工夫但隨人之分量而高下淺深自見如登山之級是水之器也謝顯道當謂十年去箇矜字不得程子歎其切問近思論路兩節非復如是至老安友信少懷三句頗難形容着意潤大而不覺其小保着意精實而不覺其粗浮氣如此則英雄非雅量者所能妝扮矣擬 迷評 。朱子云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理顏孔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矣意思抑只如此此條最講得高而盡歸程子皆歸之仁然在仁字中也只說得一宗就一宗上一路說去有多少層級在各人工夫見地到這裏火候氣象自不可強到得盡處原無別物要能看破此意只做一路講頭逐層推進。三者本是一貫道理而廣狹高下之差如升山望者何得更進。

天蓋樓四書講義卷之十七終

論語上　雍也第六

雍也可使章

簡可也簡三字夫子就其問而節取之詞未嘗以簡而取伯子也使仲弓別問一人夫子亦以簡論耶○敬簡數言道理淵遠此章所以錄在此若徒取南面而論民作養淵微而發揮反覆點實義而是實下倒退矣○居敬則所行自簡程子之說最高然語太直捷故朱子註中補完而字一轉始無隙義○不但居敬居簡不同即居敬之行簡與居簡之行簡亦大別居敬之行簡精明有條理居簡之行簡則一切苟省任率而已○此辨簡之源流以防滲漏非專敬與簡對論也從簡中推出敬來是合下說簡字從敬中轉出簡來是落本題簡字說條理方絲不亂○講做居敬折出而字何太貼本註也講行簡歛歸敬字內一串點兩外註意也○程子居敬則其行自簡理本一串雖然如是語太高太直捷恐學者依之有病故朱子列之圈外而不符言中用如是而行簡頓出而字一折謂天下原有能敬而不能行簡一流人也○須知居敬之行簡與居簡之行簡兩行簡字同而非理脈絡自別○

○簡字只好在外面講纔講入內心去便是老莊之學惟只就外面論故雖子桑伯子之簡亦可以謂之簡畢竟仲弓之簡與伯子之簡自有不同然其所以不同處在內不在外也總是一簡行簡而所居不同便有本異之異遠評○仲弓之簡朱子以厚重簡默四字括之添出三字非以補簡字之不逮也蓋厚重默三字只是一個敬之發見處然不言敬而言厚重默者敬在內也厚重默在外也厚重默可見敬不可見也所以此三字只在行簡處見之然添此三字已令伯子移掇不去遠評○然字與上可字相照然字中有商量公案○

第二節註云以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是辨伯子之簡正勘驗自己則然其言仍是証明其可使也故朱子謂亦見可使南面之基要見仲弓未輸可字一層所言之理默契一以印證仲弓一以完語句滲漏然此是註中言外指出在夫子然字口氣中道破不得故直用還他個圓然字與註意融合自有義理

子謂仲弓章

俗講有謂聖人必無稱其子而詆其父之理此皆村俗世情鄙見耳聖人苟論人有何忌諱周旋以牛爲喻亦後世習俗○

當時用字爲名號者多如唐宋人稱魁字直至近年爲惡名耳騂角與騂毛色之美惡豈即屬那論其實耳

回也其心節

只內外賓主之辨看得分明下語時自能秤停而出不失銖錙〇不違與至皆何工夫只是下工夫處不同兩邊都從工夫說出境界有同原處有天懸地隔處字字要皆實不可將心與仁如猜隱謎只講人安心見性了不可得去〇不違與至便有別三月與日月正有別〇近來亦知心不違仁不是仁不違心解然窮來究竟蒙混總不曉心與仁分際但胡猜

壓謎耳乃尋講論理貫徹貫圓熟此皆虛名也決使猜謎只須猜寔不着痛癢而已〇此節正與克復章參看三月不違一間未達固是己之未盡克即是禮之未盡復也若只講克己不講復禮將如面壁胡僧心體明淨亦能一息九年遂謂之不違仁也可乎

季康子問仲由章

如人任使用當其才以責望康子亦所必至若從政之必取乎果達藝果達藝之間切乎從政正教康子以識政要不獨辨論三子此義亦須發明〇康子看得政大於才夫子看得才餘於政何有不是大言欺人亦不是菲視事功實見得三子恢恢游刃處

賢哉回也章

自濂溪吟風弄月之後此等語義如青州布衫庭前柏子矣〇然釋氏流近愈失存無忘揮偶有所見便縱橫玩弄無所不可然則亦無所爲改與不改也縱說不改便仍是孔顏家當〇他家襲取不去〇樂非樂道程子之言精矣然令道尋樂便入差路但因道在我而樂非樂其道耳道猶飲食也樂猶飲食而飽也不可將飲食便喚做飽然飽亦豈在飲食之外乎〇

因周程引而不發後人遂謂孔顏樂處不可見之言說然孟子曰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二樂也又云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其言豈不深切著明耶但周程非假錄人要人廣思自得惟恐其只作口頭禪耳須當以實理體之〇第可有其樂憂不可有其憂其憂則無行而非憂其樂則無往而非樂此以憂字對較樂字者也樂貧樂道各有所樂而非顏子之所爲其樂此以樂字辨駁樂字者也以憂對較樂者孔子之本義也以樂辨駁樂者後儒之推說也　遺訂

非不說子之道章

今日學者只是做箇書子不好有開步時便是作者亦有進得一步上一步則又書作者自已便道我何必若彼只消如此將第一等人讓與人做這便是畫然究而言之只是不曾說不再求欲將說字截身夫子正點破他這一箇字

女爲君子章

君子儒小人儒兩儒字搭定不可拆蓋指儒中有此兩樣非謂以君子小人而又爲儒也○君子小人尚是籠統之名其程子下爲己爲人只開脚而聖人之旨愈見分明然非程子於

中自建綱宗也此君子小人原非籠統名目槩就儒字說是辨儒非泛論君子小人也道箇儒便自有形狀有術業而其爲出爲爲己則眞爲人則僞自是不易之義○知此義則自與先講儒就儒中分君子小人於君子小人判文爲無爲理勢乃得正只個出爲廢也辣然挨講程法便說不通矣○爲己是正解兩外遠大意已腦一層然謝氏所謂遠大亦指義利公私說非指勳業功效也爲儒而從勳業功效起脚便犯爲人功利之病甚不免於小人儒之歸矣

子游爲武城章

須寫出聖人一片大道爲公選賢與能心並無時無地不是三代舉出乎游留心人物識前鑒精與守用功用○非公事不至則其有公事多至可知既因公多至節有數次非公不至亦以爲偶然置之矣必久而怪之乃始明其意久而驗之乃始信其行亦必賢守留心人物乃能察其微而欽其實○是子游舉此二事以槩了羽之意○近世人品文章士風吏治都被幾個暮貧斯客革做秀才敗壞始盡

孟之反不伐章

凡論語所載皆關切學者若論人論事而別有言外之旨除

非答人之問則見聖人語默微顯之妙亦所以爲教也若特舉其人而稱說之則聖人之言平易正直必無許多隱謎跷蹊此章只是美之反之不伐見居功去矜之難可以爲法聖人提起與人看使人知所自克此意儒有發明未暇旁蒐史案也看程門呂楊謝蔡侯尹諸子亦只在本文議論然竈由推稱其功未了即以爲失本旨偏取上蔡說謂於學者事甚緊切猶嫌其太講得道理高於本文未審放列之圖外而總論以爲本無異說諸家特出他意以泄之夫於本文議論過當尚以爲想意橫出況闌入閒議論耶閒議論尚可其害必

輕畧本意

誰能出不由章

今人動手便要尋討誰能何莫口吻通篇套子氣究於道之不可不由與不由道之實不曾道着一何須平平實實只識道之不可離人雖不由道未嘗不在說透此理後只畧爲疑怪意而誰能何莫語脈無處不是故知慮神全在實取也○此與人莫不飲食節同出必由戶亦即是道但小事粗節耳○舉以警人最親切有味若作譬喻說則由戶在道外矣人但不由道無時不在道中天下事物總無一件不在道中雖處

提起便見○道固不曾離人人自不由耳○因由而有道發道即在由處見故訓道曰路只就一由字中夾說戶道誰能何莫語氣呼應更緊而比喻之說亦得截講固古法然於正字下出道字須另提起筆於莫不由轉莫由須中間視筆於誰能後應何莫須兩邊莫擬口角有此三難俗人冒昧爲之所以支離本合而醜態百出也○

質勝文則章

人謂君子二字不可作贊語觀然後語意是上四字正有損有餘補不足工夫不指現成說中學者云云正解文質彬彬成德云云正解君子然則君子何嘗不可作贊語但不可以文質彬彬四字作君子贊語看耳○質文二字頓斷則兩則字出矣文質彬彬四字頓斷則然後字出矣○門人問註中損有餘補不足假文可爾質不可損忠信可學禮忠信豈可損耶曰此文質作人氣象體段上說過於朴儉與道於修飾其下能彬彬一也與忠信學禮意又別故楊氏之說列之圈外若謂忠信不可損則忠信勝禮豈可謂之野乎又問向者先生謂彬彬何不指現成說然後君子乃是成德贊語正爲彬彬中有損補工夫也今又謂此找在後如卻如何曰在

聖人當下道箇彬彬已是箇成德氣體只是如何會彬彬現云然後君子則未及彬彬時固學者事也故朱子加入學者當損補以成其彬彬則彬彬方有下落而然後句亦分明但作文必於彬彬句提明學者損補云云似又添出學者君子兩件說不若暗藏於前明指於後尤爲渾然○只是拜一箇替較一句樂温率直者標枝野鹿是恭當首下尻高簡畧之人痛無倫序巧言之子言不由衷非野即史究之都是不學之故耳綴有學問人出之自然不繁不簡有情有文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也但成德之人未嘗有意調劑而自然合

虔尊者不能無偏勝之弊則須加意損益要知損益處便只是學問耳 述評 ○質與文都是好底字眼纔到偏勝時便都是病痛故各須損有餘補不足耳時說有謂文有損益質無損益者兩屬偏枯又有謂文有損益質有益無損者不知質之與文如月中之光魄明處纔增一分則暗處便減一分益其文即是損其質也且如一人拜揖權稱簡畧質也款令致恭作揖是益其文即是損其質矣天下豈有文自益而質不損者且果如此將天下更有質文並勝與質文俱無兩種人矣 述評 ○文質彬彬其中自有斟酌但到恰好處一毫增損

不得仍是不可偏勝耳定要喊破質重文輕此者眼巾習氣亦小兒強作解事也 述評 ○文質彬彬對質勝文文勝質說君子對野史說然後對則字說○註中損有餘補不足此亦全是功夫但到純熟後出之自然合度耳○文質只在人身上講○晉人須將科頭亦由質勝之意○披髮而祭登本面歌何嘗不是重質之害○文質彬彬須卻不是零星添減註中損益兩字最要看得好有謂本原之地純粹自然中律合度不消調劑者固有過高之弊然俗儒講章看得損益三字太著相遂有幾分文幾分質之說皆不知其用何秤稱用何尺量也摘篇摩揣真堪絕倒 述評 ○君子兩字只與野史等字對看時文於波下處每云是當折衷於君子矣將君子作現成名品則是語勢當云惟君子然後文質彬彬也豈不謬哉 述評 ○君子是對野史而言曰彬彬然後君子不曰惟君子為能彬彬也若謂惟君子為能彬彬便只就成德之後動容周旋自然而然處講文質彬彬句內全無工夫矣惟重然後兩字方見以前須有損益裁制之用文質彬彬不是現成氣象當更有着力處耳 述評 ○氣質習俗是野史對針語所貴乎變化超脫方為君子耳

人之生也直節

直以理言生以氣言理以為氣之本也○兩生字緩有不同○直只在生字上看乃切○首句當緊貼下句講有此直乃有此生人之所以為人者此也罔則生之理已絕雖生亦幸免耳後人誤解於生理本直句將本字作自然無為看殊是講當遂有即生是直之說是重生字不重直字下句如何振合○終古有是直故有是生聖人之道萬世不易者此也○生字指有生終始全理自將至老為彭為殤無非生也只現在此刻直則是生罔即幸免蓋生之道理本合如是耳此

程子所謂生理本直也蓋者錯認本字遂將生字看做生育之生要追原反始以直字當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看害道不小矣其病總坐不與下句相照應若將直字對罔字人之生對幸而免反覆思議自無此病○上句須緊照下句說惟生理本直不直即失所以生之理直非任其自然之謂帝王之政教聖賢之學問皆所以完此生理也豈可謂任其自然是直而無待政教學問且反爲直之害乎如任其自然即直也則安有罔之生乎將罔之生也亦直乎抑政教學問反所以爲罔乎若不知之矣○忠孝至性中曲折亦是直○直字

難盡也順也即中庸之誠孟子之利高非務直之義能實而順則經權動靜無非直也○先有此直而後有生纔有此生便付此直人必還其爲直方完得所以生之理○此語最易爲異氏所假蓋師心任是縱情直行自以爲直而不知實非直也在儒本天凡所爲直者皆從天命源頭直達出來如在之爲惻隱義之爲羞惡自然而然不假安排故謂之直若釋氏本心不知其心先已不直了不避不作轉念一直做將去便謂之直然則雖貪財好色而率心自是將亦可謂之直乎彼之所謂直正即下文之所謂罔也 焦評 ○直字如何不對

直字說註中又云罔不直也對看便可知直即不罔之謂若只作不轉念不曲折講非不是絕頂道理然如宰我短喪夫子問食稻衣錦於汝安乎宰我便直下承當曰安將亦可謂之直乎但天下自有一等人不管不講明義理而因循自欺錯歸無有是即所云罔耳 蓮評

知之者章

爲學於知好樂好用工到樂底地位程子所謂功夫尤難是駿絕又大段着力不得者濂溪之尋孔顏樂處延平之謂釋脫落皆此意○聖學工夫只有知行兩端知字中工夫最

多到得箇知之者火候已是一半好與樂總是循此火候不不曾知得也無從好樂即有所好樂如金溪姚江之學亦能使人鼓舞顛狂知只是差異不可謂之好樂總只謂之不若知也故知字提重亦是○兩不如只爲學者指箇階級作聖人賢以上自不消如此說○三之字明指聖人之道原不可指禮樂政刑理數亦何嘗空渺無倚耶若離却道字即着財好色亦何所不可附此兩何耶惟知字不的故知好樂三字說來皆泛泛若知好樂有境原倚之字爲旋轉如之字指財則知好樂皆財上情事之字指色則知好樂皆色上情事○

知者之字看作西來入意則好飛背宗門境界非聖道之知
好未也

中人以上章

中人上下原兼資學力言○此章只在材質上論語當其
將仰中人以上亦有俄假因緣中人亦有用困勉之功造到
可語者却又別是一話非此章本義也

樊遲問知章

知就事言只有經常上說得正大則智字光明仁就心言只
在克治上說得艱危則仁字寄切○只務遠處便是智只先

後處便是仁○民義鬼神難獲四者有實義務敬難先後四
者有實義從知仁看出四者又有實義○此言未足以盡知
仁是指點樊子做知仁工夫處而知仁之現體原未嘗不備
其中因遲之失而告之正謂此也○務義兩事若不足爲智
正是智處由事而指智故不先下智者字事可指而心難形
故就現成仁者指出他處心積慮樣子與仁者共言也紛相
倒先下仁者字正有意在然此說不可在夫子口中自作註
腳○民義鬼神只合兩分說夠並說纔作交互或總講定專
重鬼神一邊發論矣況今所講之鬼神乃漢唐後二氏所言

之鬼神并非夫子之謂鬼神乎○敬與遠則是一串道理然
須分別看出能敬者必遠遠者必敬亦有敬而不遠遠而不
必敬者然觀作虛器祀爰居仲尼譏其不智則知此句專爲
不能遠者發○知鬼神之當敬當遠只合如此必通於死生
晝夜之故矣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其如示諸斯乎彼許事鬼
與據作無鬼論者共悖則皆不免於爲鬼所揶揄者也○
聖人所謂鬼神指天神地祇人鬼也所謂人鬼只祖宗與百
辟卿士之在祭典者耳若佛爲造爵邪鬼及細俗誕妄之淫
祠左道亂政生心害事聖人所必誅但當遠而不當敬又不

在鬼神之例者也朕際每援此句以爲佞佛事魔之助遺戾
立不闢之說其惑誤更酷矣學者不可不知○知無定體隨
義理以見此中庸知天知人兩知字即智也○先難後獲區
是狀仁者之心大段如此然謂難字不即指爲仁說不知所
難斷非天下豈有行外之事理日用乎○雖只在日用尋常
處○是說仁者之心如此猶云有事勿正仁者地步愈高其
心亦只如此若謂得道必於進難即是癡人說夢若謂此事
原無可得又落魔外邪流矣○先難要說得精切是仁之難
不可只泛言難耳○天下本無不難而獲之事亦無先難而

究無所與之理但仁者之心只專於所難而無欲速見利之私卽此心便是仁者渾然一理無私之本體矣是指出現成仁者之心如此爲樊遲下手着力處非此卽是仁謂從此思之仁可知耳

知者樂水章

三段體意衆似說箇人段意理何無貫串之義亦無重動靜而以上下發明中段之說此節知仁雖指兩種人是就其養眞現成處說不論工夫亦不論全體矣三截節節自爲形容無淺深之義亦無聯貫之情○見山水無非仁智人所

共解仁智所見無非山水則樂字入化矣○註中體字足盡段之體不可作本體體字有若本體則知仁同原動靜豈可分耶知者動仁者靜非物動靜而後爲知仁也朱子謂體是體段之體非體用之體正爲此意 述評 ○人誤看註中體字便以動靜爲知仁之體則是動者知靜者仁也 述評 ○樂字義本不在知字中惟知而後能樂也壽字義本不在仁字中惟仁而後能壽也故以爲知者仁者之效作者正須于不然交涉之中推論其所以相關之故

齊一變章

黃暗菴曰史記伯禽三年報政太公五月報政云云此秦漢間謬說也其辨有十諸侯南面而治一國以傳子孫以成教化此大事也其立政之繁簡報政之遲速周公於伯禽必嘗面命手書而後遣之豈待報政之後始問其遲其辨一也子產授政子太叔猶有寬猛之說如周公亦當面遣伯禽是不如子產如周公先有以教伯禽而伯禽違之是不如太叔其辨二也國無成俗頑轉移何如耳孔子生數百年後猶思變魯豈有三年之內立法一定如奉之樂縮其辨三也按魯公之國在成王踐阼之初周公攝政方始如以太公之簡易爲善

則失之於魯猶可移之於周也今乃三字而定東土七年而還政然後營洛邑居九鼎先是官政尚未次序至是乃作周官官得其宜乃作立政禮樂漸備始有甚焉是周公善善而不能行也其辨四也洛誥無逸等篇訓辭諄復卒不聞有所謂簡易之說其辨五也三年者報政之常期虞廷三載考績孔子亦曰三年有成伯禽之報政卽孔子之所謂成也豈得云遲其辨六也太公以丹書授武王孟子敘見知以爲與伊業爲此若出於一切苟簡之法何以爲太公其辨七也伯禽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既云從俗則甚

亦不必三年而後除乎。其辨八也。鄭康成謂太公爲齊太師未嘗就封。同屬漢儒之說。安在鄭說不可據。其辨九也。淮南子。韓詩外傳。皆載此事。而與史記合。足見其爲可疑之說矣。其辨十也。按史記云云。先儒亦多不信其說。朱子謂未有此意。但傳者過耳。程子謂齊經桓公之霸。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則齊之難即至道。壞于管仲。不壞于太公也。齊初亦未爲周道。正與程子合。蔡朱子云。太公治齊時。便有些小功利氣象。尚未見得。被管仲以功利驅維其心。大段壞了。然則管仲之變。亦太公原頭有以致之。○兩國之治。原都是周道。

周祖宗功德。有個重其流弊。漸遠耳。○齊魯之先。都從周分。都從道分也。○變齊本欲其至道也。然功利初去。制度未修。且時纔適至魯。若變魯則至道而已矣。兩國俱不變。則魯弱而齊强。兩國俱變。則齊難而魯易。○魯事要說得蔵切。方見變字中實地。設施道字。須有得精當。方見變字中事人作用。程論他國不得。泛論後世不得。○王半山蓋未探得。不識道字而好講變法。其足以禍世一也。半山用而東坡黜。乃轉言新法之不便耳。使東坡得志。其作聰明以爲更。又豈在半山下乎。讀兩人上神宗書自見。故儒者須先識道字。

宰我問曰章

義不當不可以成仁。智不明亦不可以取義。宜死而死爲仁。不宜死而死爲不仁。毫釐千里。錯看不得。袁宏或佑終倒戈乃從義不明此理。有作以爲盡節而適足以害仁者矣。○聖門論仁。正要從仁不仁救不救處商量。出道理耳。若謂不用擬議商量。才是本性。不知錯過多少了也。有人舉禪家問路曰。驀直去。予謂只爲撥開步多不是路。他道與麼則不去也。却與聖門之仁不相涉。○惟智乃足以成仁。故君子不可陷。因救人必先愛身。便落隔壁話矣。○道理止論當下。從井必

不能救人。當下便無此理。不是惜此身爲天下不爲一人也。從井之不可。只是救法差。不是不當救。亦不講仁者所救有多寡小大也。○不從井。正是必爲仁人。○予每見任俠者流。即不顧與近彼。不自愛其身。何有於他人哉。

君子博學章

博文而又約之以禮。方能不畔於道。蓋自注重約禮句。然非先博學於文。則禮亦無從而約。且如禮有九拜。曰稽首頓首稽首振動之類。凡此名目。皆文也。然必先博學於文。纔得許多拜法。各有所宜。而後當其賓主相見時。確然當用某拜可以

約而行之方爲博文約禮是兩件工夫却是一貫道理。
○功有兩層事只一件之字即指上句

如有博施章

先儒謂仁字最難訓以其不若事爲不論地位也如博施濟
衆豈不是仁者之事然夫子却以爲聖而不止于仁仁譬之
水聖譬之海謂海非水固不可然非必海而後水也則水自
另有件物在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乃仁之體能近取譬乃
爲仁之方只此便是夫子善言仁字○論語只此章仁字從
本體說入徹上徹下是西銘骨子不理會西銘過不能解此

者○何事于仁猶言何爲止于仁乃語助非實指事功之事
也然以虛字爲實字其失在名義文法其過猶小即作實字
看亦應作此事何止于仁不應作何至事于仁也即以博施
濟衆爲事事字未嘗不好只是高遠難成耳若說事字不好
何以云必也聖乎又云堯舜猶病也聖門之仁未有離事物
而面指心性者即下文立達近取之方庸詎非事耶只抹壞
事字直與聖學離叛不但名義文法之失其過甚大○此章
惟中節最難看若兩謂非仁之同總著立達講便仍假子
貢之說纔推擴已人意則又徒末節地步要使語辭是形容

體段却又不打平撇過○論其事則堯舜猶病而立達則正
○堯舜之心非堯舜不可學而別尋仁者也○有心便有事不
論事只論心則心亦易流而道矣夫子之意非謂博施濟衆
事求諸事而不是心亦非謂立人達人專求諸心而更無事
也但心從近推事即從近做不如博施濟衆之求諸遠且難
耳○己欲立達二句說仁者指出其心如是非謂此人之心
體皆如是亦非謂但存此心而已爲仁者也故夫仁者三字
脫略不得混漫不得○夫仁者三字言仁之體如此作人看
圓非欲立欲達兩句是兩層語總見仁之周流無間也分析

○亦非天地聖人亦必先自盡而後能盡物自盡者天地之心
聖人之情也至于盡物則普萬物而無心順萬事而無情矣
立達二字各兼內外○中節是已到底下節是未到而求到
底處中節止說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可謂仁乎○人己
有次序有淺合處一分殊總在兩字裡許宛轉融洽○夫仁
者三字是上文轉語是立達二句元神聲靨不得○不必掩
施濟衆未嘗不是博施濟衆對照上節緊立達只在仁者總
其心體不說到推行立達處○而字是貫過樞紐入佛手以
剔逗了半不求於詞態反打成兩橛矣於貫過精義翻釗出

而字之理方令人胸中闘多少奥府○兩欲字同是題眼參單來挑弄未有不陷惡俗者至混入理欲欲字其謬皆由於此欲立一句直指仁者之心須於此即可以觀仁之體有兩義在人都混過○夫仁者二字就仁者之心指示仁之體不是空空言理亦不是凡爲人心能如是也凡爲人心固然如是天命本來誰曾闕少然氣拘欲蔽誰易完全所以失乎又說能近取譬可爲仁之方故立達節須從仁者二字體會不得單體心字○夫仁者節指仁體如此凡仁之心無不同其此體然而氣拘欲蔽不可得而見也故下仁者二字是現成仁者之心不是凡人之心皆然也故末示以求仁之方是下手處並有實事在混過不得輕略不得時下動去取法一心而已足是八荒吾闥彿性徧滿法界也○下二節一滾不分者兩非深刻安勉者亦未是仁者節是說仁體末節是求仁工夫所謂近取推己所欲以及人即上節立達中用工夫耳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十九

論語上　述而第七

述而章

作述本無低昂述而不作正為理不當作○人多輕看了述字便假聖人虛為退遜之詞不知述字正難承當在惟孔子能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惟孟子能述孔子惟程朱能述孔孟其道同也後人不能述程朱使敢紛紛亂道其病先從不信起於述字看得高深方見得聖人意思分明有多少喫緊為人處信而好古正是述字中實際不分兩層不作實見

得道理如是不止是謙詞如後人妄立宗旨皆是無忌憚敢作其病只是不好古不好由于不知故曰述者之謂明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所以信之之故只是古人制作已盡善盡美本無可商量處故耳○此節若但斜導作述便易落寬不深要惟在信好何來有所發明則言言淵刻矣且是論作聖述明語氣便近於降[illegible]縱說得不敢自當之意不過謙為謙詞耳信字好字體會神味方見有聖人惟以孳孳不自滿假之意須知世人立不信讀書[illegible][illegible]功倍於作是其中看孔子語人孔子自然不得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重大處○

說出信好深情不作信作之意自然迥露○友人以退方講學所著獨書歷數之辨見示其說最淺陋可笑而謂謝古昔抑侮聖言獨利放都敢於無知妄作如此皆世道人心之憂無論其視採謬劣即一開口落筆已知其不曾讀過此節書未可欺而家○六經大旨今已無晦而為經說者必欲起而晦亂之真可恨也○道釋者流得一經一法便真信仙佛可成秀才讀聖賢書卻只為胡亂做文字騙科名詐毫不信聖賢可做聖賢之言切己不謬也不信如何得好不好如何能述秀才中無人物其病正坐自不信聖人耳信字又要從

天理出來但憑心說信便入邪異傳習錄云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孔子不敢以為是然則陽明心中之是非又在孔子心中是非上矣其無忌憚妨亂道至此孔子且不信況其他乎近日亦有說程朱者人多是依傍時尚為標榜結納號召謀耳敢道他原不曾信得及在○今人好議經學著作紛紛斷斷欲勝於傳註其實於四書白文然不能從欲以欺世之無目者共相稱歎使聖人見之其為兩觀之誅何逃也○後世凡講經學著書立言者不問而可知其為妄庸也夫經學自朱子以後煥若日星其所已及者

何待後人救正即其所未及者亦可因其所已及得其緒餘而尊奉之亦何待於後人之補苴罅漏故今日而實有講明經學之志者但當篤信朱子而已所謂篤信者即如朱子謂穀暴可食亦當食之若商猶豫商量即不可謂之篤信也然則於後儒之議或謂此亦古也曷為又當奚闢之曰此正所以篤信朱子也若於後人之議有所調停和合其間便不可謂之篤信朱子矣 述評

默而識之章

三者原非聖人之極至觀不厭後二句夫子嘗以自謂可知。

此所謂謙而又謙也時解定將三者說向高玄乃求深反淺耳〇默識註云不言而存諸心概是沉潛體會服膺勿失意非不學而知之謂故不言心解一說朱子已明斥之至謂語言文字之先有見則直陷異學窠窟矣總因要說得三者過高便有此病改〇學不厭即智教不倦即仁仁智即聖不必泥註中兼聖人極至之說曰不厭倦之為智仁是子貢因夫子自謙中推進一步語看若聖與仁章自分明若此二句是智仁極至夫子豈肯自任乎則可謂云爾已矣其非聖人之極至可知蔽中實難自欺然若不及越見得聖人意思好聖人分量不賴此處推高要推高正是自己見識低不會聖意耳請拈出則事公卿一節如何推高作聖人之極至耶〇以默識作冒統下兩句求為不可圓不必以三平為正格不可移易也〇三句看來默識似知止至善學不厭似明明德教不倦似新民只默與不厭倦見聖人渾然本分如此看三句氣象如何問註云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恐不須如此恢張曰固是然於此亦須見得聖人意中所見底模樣定不小小〇上三句總要通起下句須不是夫子自狀亦不是泛論其理意中實有箇現成人在方得語氣〇學不厭誨不倦夫子

嘗以此自任於此則又曰何有於我豈非是自相矛盾亦深是此語在前而彼語為晚年進語也蓋即此可知道理之無窮即聖人純亦不已之妙亦可從此體會纔到此地位便若有所未盡者然不然則夫子故作虛謙之語以誑天下耶 述註

子之燕居章

中和之氣是申申夭夭今分動靜看申和更見中和二字實際〇凡形容氣象而最難如所謂容舒色愉自大賢以下凡為天要和緩之人未嘗無此光景然非聖人之申申夭夭

據依之時原股藝不得故藝與道德相爲終始在初學肄習
則藝自粗淺非藝粗淺爲藝工夫粗淺也至大成游藝之藝
則又爲精微非藝精微爲藝工夫精微也即洒埽應對進
退子游以爲小子之末然到聖人融會周旋中禮不過原是
此末事豈可以聖人之末同於子夏門人之末乎工夫到聖
處本原大段已定這上面神妙都在末處中所謂聖人
有所不知不能者不知不能不礙其爲聖人更知更能不足
加神妙乎故游藝序在道德仁後正自不輕惟邪學一切
爲支離務外故將他看壞也不曉得游字境界儘高也○

朱子云藝是小學工夫論先後則藝爲先三者爲後論本末
則三者爲本藝爲末習藝之功固在先而游者從容潛玩之
意又當在四者之中子謂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
自好玩此一節以游藝與事先後之理盡矣故上三句可次
第遞說而游藝一句不可[illegible]在依仁後與依仁相比屬亦不
可將此句[illegible]游於上三句也游藝自初學至
成德皆然不可謂依仁後方可及此也成德後游處自不
同耳○游藝不必然在依仁後志道據德時皆離藝不得○
出題截去末句行文固當見于法然于法正以不犯正位爲

佳蓋在出題目人有截一句意在甚理般無留一句義也若
必於此中講究一番則越巧越謬矣

自行束修章

自行束修以上極言有來學者無不教之耳非謂必待束修
也沾沾於束修着論可笑矣

不憤章

禪宗棒喝有縱有奪有活有殺無不當機而施凡能使人當
下省悟者即此法也而儒者教人反脉斯術遂無所以煆煉
人才之具不又爲異氏之所笑乎記云當其可之謂時不陵

節而施之謂孫與此章合看方知不啟不發不復正是聖賢
老婆心切耳

用之則行章

用之則行兩句須連讀合看乃見聖人所謂有是之理若謂
聖賢總以濟世爲心當事行一邊不見聖賢全身要大翻成
小樣矣○通我與爾句語脉最難襯貼着一點介謂傲負之
氣便失聖賢當下爲信實語與指示行藏本領大意矣然正
面實難形容惟用反映之法從氣發上兩句却妙於取末句
只消一點睛飛去也

不爲子貢本不待問而決所以問者欲求此理之極處至於
微無憾耳至印證明澈更釋然無疑上文之問子貢自實
疑當夫子不爲何直斷夫子之意所問非所斷所斷非所問
正見子貢善問善斷處俗手必將上文問答敘述註解子貢
寫成鈍漢矣

飯疏食章

此節須先領會箇樂字朱子云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故謂
樂貧者直頭不是其失云樂道近似矣然程子云使顏子以
道爲樂則非顏子矣朱子解之謂道與我非二物但熟後便

自樂也若云道之在天下理之在吾心卻把此病其實反似
貧賤不累其心爲樂者此卻是倒說朱子云胸中自有樂雖
貧賤不累其心不是將那不累其心底做樂玩此數條則樂
字可會若謂聖人處貧而樂以富貴不如貧賤故無所慕
乎外則聖門如原憲亦可以其有此樂矣何必孔顏哉只爲
後世談道者自己胸次俗下不如至道只與世間貪饕垢污
一流比較高低稍勝於彼便自謂迴越又將聖人較低來成
自己謂聖人不過如是不知聖人八分際然是不可窺覦孔顏
所樂千古少人到手故欲反歸此章之義須從原憲之介

許之逸老莊之放都不是此樂總出正面又從不改其樂與
樂亦在其中同是此樂說出聖人更上一層方得真實了義
若將富貴貧賤較量發此以一班流俗[illegible]肺肝與聖人比
並是非高下直是不識好惡也程子謂不是樂道又云所
以樂者仁而已或疑道與仁何辨朱子曰不是樂仁惟仁故
能樂爾明此意可知樂道樂仁未嘗害理卻是樂在道與仁
外惟道與我一故樂心與仁一故樂到得自有其樂時已不
知其爲道爲仁也故樂字註腳莫如孟子所性二節極分明
到根心生色不言而喻處是何胸次學者試嘗思此氣象來

亦在其中與不改其樂境界自殊所樂則一曰不改則非
樂簞瓢陋巷也曰亦在則非樂蔬水曲肱也亦在得解則橫
說豎說皆是說如浮雲三字不是夷然處之而不驚亦不
是介然逃避而力拒須想聖人當此時處貴當如何纔見得
箇如浮雲與他

加我數年章

一部易象都從過庭生來觀象玩占而知過所以然之理卽
可以無大過之道也亦惟聖人能深明其故耳

子所雅言章

此節爲聖人意思不得聖人原不曾立定寫課須列經義如
近日講堂規式也全是記者說矣積傳日久覺得聖言不離
乎此看首末二句記者指數神理借數不盡都在所字省字
得之○不是聖人以此立教亦不是偶然道及須看記者熟
之平日參之同人悟得聖言大都不離近是推字情景義旨
乃得若一句鋪排經學相失萬重雲矣○此言聖人尋常言
語之間引據稱說大約不出此耳不是日提此三經爲課程
也○記者久而見得指出示人非夫子懸經立教也○聖人
初不曾有箇綱宗而言必執於此在門人者亦隨人隨時各

受教而退未嘗總聚同參如後來語錄公案也記者日久參
會得如此筆之於書令後人領會聖人教人全身其意無窮
得此意則所以言字神理俱活○時文大病不會明白本旨
先說兩樣活法如首句不宜做雅字只將爛調唱夫子三比
了之則是夫子所言也何以言何不宜做三者每云不必詩而
無非言詩則是子不言詩書執禮也末句不實做皆字每
以交互錯過如云有時言詩不言書有時言詩卻言書言在
詩書禮之中言在詩書禮之外等句則是皆非雅言也如痴
說夢如魔魅阿法之弊一至于此

葉公問孔子章

聖人完全是箇天體只看與者相代晝夜遞遷乾乾之義無
時止息此天體也聖人八到忙是憤樂無已時此正非純亦
不已者不能雖學者亦有憤有樂然時而間斷纔間斷時便
已不是聖人之憤樂也要於形容忘食忘憂之中仍還他聖
人之全體○述評○於發憤數句要見得聖人全副精神一生
本領越乎實卻越高妙蓋此等處聖人純與天體相似雖
意謙遜之中不覺自然流露出來天地之道日進不已日
明月來往則暑來與無替到之息聖人之學亦如是而已

矣述評○此與下章同是一意知生知亦須學也但此篇講
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作者但不敢極力形容恐令聖人減
色其實聖人精神全在此兩句中此兩句發不透聖人全體
不出耳述評

我非生而知章

此節宜從我字人無提知字之理○或謂下句不宜說做求
知亦不須如此說看註首句云不待學而知則下句爲學而
知於理亦無害我字與之字自相應大段與子貢一貫章予
字之字相似都在聖人所得學問言原上知一邊耳○論正

面原是聖人自明以勉人尹氏又從勉人推轉聖人本分說故列在圈外若竟在孔子口中自云我不居生知我以此勉天下則可笑矣○謂求之不當竟作求知恐添壞語氣是也○然所謂求之正云我之所以知者乃好古敏求而得之者耳知有生知有學知困知聖人辭生字而居好敏耳未嘗辭知而居求也爲避求知而反添出不居知同爲添礙然求知之礙在語何不居知之礙在道理矣聖人工夫最重知如何不居○實是生知實是好古敏求此聖人全體也只恐人推委生知不肯去好古敏求此聖人至教也○人因兩者字遂將

兩句作兩項人然細思生而知之固有此一等名號若好古敏以求之乃夫子自述其平生與學而知之等不同不可將大家名號看○謂夫子自已放低一步引人是聖人打謊話也謂夫子實止好古敏求又是矮漢觀劇之論如夫子之好古敏求乃其所以爲生知猶爲誨不厭倦之正唯聖仁也○聖人實是生知實是好古敏求實不自以爲生知實不自知其好古敏求之出於生知也既自言其得力亦即以此誘人一片深情難盡○此章我字與多學而識章予字同例最重要先將此字懸起一現成孔子在前而後分別出我之爲我不是那樣是這樣做成底故兩者字緊與我字相應也字是與非字相應○全節雖就學問說然未嘗有重知字意提知字者謬也我字宜重且與二者字相應○夫子實自不以爲生知若異端論學多不知不覺說人生知去大約喜直捷簡易畏義理之艱便致如此如朱子謂陸子靜學知以下一切都廢是也須得聖人言外閑道之意

三人行章

人是極微三人是極少三人行是極暫愈說得人字微下擇字便透愈說得三人少下兩其字便透愈說得三人行是暫

下擇字從字改字便透○此言無地無取益之處其善者善就三人中彼兩人分別必有彼善於此者故善字樣活非全體皆善之謂也說善字極輕淺方精細蓋從三人行悟出擇善之理不是夸言擇善而映帶三人行爲得失也

天生德於予章

天生此德於予自無死桓魋之理只在生德上看非謂天生德後又必保護此德也既生德後天更無保護處但雖不保護必無此死法夫子亦只在理上信得過耳

二三子以我章

此章要害在無行不與何者微不真實便墮木屑香裡去矣
○凝閑從過求高遠來過求從實地少工夫來

子以四教章

此與雅言章皆門人習久共悟而舉其大要如此亦門人纂
心所得耳目所有聖人固未嘗立此條規課程也○四者只
是孔門學規聖人造就之妙有不盡此者然亦不離此也○
四者於衆人看則有財質科分之不同於一人看則有將從
次第之不一○此與雅言章皆要放下一步看聖人越見從
聖人無行不與下學上達之妙

聖人吾不章

斯可矣三字原不是慰幸亦不是絕望○自上而下與以聖
人爲宗自下而上則以有恆爲本但中間又分作兩項說不
得即以善人接君子○此章無勉進意亦無核實意蓋兩節
不過因聖人善人之難得而思其次如不得中行而思狂狷
之意若云從有恆可至於善人從君子可至於聖人雖道理
自如此然題外義非正面語氣也至於核實之意尤題之所
無此蓋泥有本節而失之者夫末節所言無爲有虛爲盈約
爲泰特是切指人心之無恆以見有恆之難非爲有恆辨

如謂假聖人不如真君子虛聖人不如實有恆也此等甚
之失皆在分毫間人每多混混特爲拈出正之○述而

子釣而不章

此正聖人仝若輔相處○仁者天地之心若無聖人之道
要其間天地之仁亦行不去故曰與天地參○文武書武備
弧矢之利皆仁也故蛇蟲飼虎豹不仁之甚者釣弋固仁術
直綱與射宿則太過而爲不仁故聖人無是耳○若但說綱
說得聖人仁心愛物纔竭力費須辨少意味惟能於釣弋中
生出僞義將凡情聖論一幷透發而言外自得聖人仝萬物一

體之意

蓋有不知章

以致知爲下手而復以良知爲本體夫羅考亭與王伯安
調和之說者此也此一種最見極多不知格物者致之功知
乃復知之體孟子所謂盡心是也若良知不過指其自然發
現如乍見孺子之仁之類耳以此驗固有之端則可不可
以此爲冷體也如以此爲全體便離去學字無理則無用○
庸愚之人無知妄作不足論也即若本心之學謂吾心自有
良知不假格物窮理但憑而做將去自有所見方謂之真

曰此說與而縱橫無忌其禍乃有不可言者矣只看夫子所
言多聞多見是何等緊細擇善從識是何等詳審然且云知
之次者蓋因功力猶有或未能一時實知其理耳非謂此外
更有簡易直捷法門爲最上一乘而此但居其次也 蓮評 ○
如後世良知家言只是師心自是天下何嘗有不知的人即
使有所不知亦在自己心體上打磨何必更外藉聞見擇識
卽使有所假藉如魚兔之筌蹄當其知得時便已豁然頓悟
何用更說知之次語語針刺以後之學者視之眞所謂其言
若傷我者 蓮評 ○實際都在多聞兩句二多字及擇從及識

皆有至藥○聖賢老婆心切正要進天下以求知之法不衰
曰不作而已 蓮評

仁遠乎哉章

通節大旨爲遠字辨論只在反求當下指示不論前後際不
論工夫不論大概到不到查滓淨不淨○此節爲放而不求
反以爲遠者言當下指點他轉來反求耳不是求仁無工夫
未說到工夫處也○此欲字是虛字只謂要字耳人每混入
理欲欲字看不特理謬且文不通矣○反求之心與心德本
仁是一是二○遠字原爲擔擱后一種人言之○若謂此心

提提卽在此只說得心未可言仁也上蔡以知覺訓仁病亦
坐此後來學術毫釐之差皆始於此仁者心之德心只是虛
靈不昧故能藏仁非虛靈不昧卽仁也惟其虛靈不昧爲最
活之物故有人心道心之分仁者道心也欲仁卽道心之動
處故曰欲仁仁至

陳司敗章

昭公原有知禮之名故司敗疑問○蓋只在言論上說指議
論扶同徇私而言○吳孟子三字中有昭公之謂有國人之
謂孟子二字昭公以愚人者國人因其愚而愚之上加一吳

字昭公固不得而弄之而聞者絶倒夫此一時情事想當然
○昭公只以孟子字諱人耳如經傳中孟子聲子之類未
有書國者昭公豈反自加吳字作此處無聊計耶 謂國人稱之方是

子與人歌章

因小見大看聖人於一細事全體皆現故此題不妨推演盡
量只患不肖聖人模樣耳○因其善故使再歌欲得其詳耳
非謂反之而歌乃善也○只此一細事而聖人成己成物德
性問學之美有不可勝求者會得此意卽在歌中已見全體
大用不會時儘他鋪張攀搭精寫得迎者沒意思聖人小家

數也○此等皆須從聖人全體思保其妙古人謂鄉黨一篇
正是聖人樣子亦是此意若[illegible]歌上[illegible]極精刻與鏤氷畫
脂等矣語語說歌語語不是說歌越寫得細入越看得高深
只要於註中一事之微衆善不可勝既意領略得神耳

文莫吾猶人章

文字始註作言爲的○此節語味有重有輕有疑有信有曲
有直却只是一氣轉注○躬行君子四字兩兩不折開不可
講做君子躬行亦不是躬行之君子蓋君子二字是指君子
之道非美其人而予之名也○君子二字是言所行之與作

實理看非稱美之號也故謝氏謂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
焉朱子謂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之意同作躬行君子
之道講四字兩開出字有落方是題義若作躬行之君子
蘇矣○後儒易說於異學也只爲他說來頗似聖言大略如
聖人說文行緩急他便道文字支離知行合一亦似重行之
義不知他輕文便欲不立語言文字非聖人輕文本意他重
行只要行他所見非聖人所重之行也行聖人躬行下急着
箇君子便有箇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在他非說教先覺之所
爲亦是專求諸外而致道求之吾心而非躡言之出于孔子

不敢信以爲是然則其所重之行決與聖賢異矣故雖君子
而說躬行行字便沒着落以此知聖人之言字字切實不可
易也○文原只是講所以躬行之理只爲學文人便將來但
作說話說了程子所以謂其玩物喪志也爲如此若子以四
教却是文作第一件弟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朱子謂不學
文則所失不止於固陋而已又何嘗不重文也近世學者恐
文章之士易走作遂全以學文爲禁而所取專當部頭不應
不應之物[illegible]有[illegible]物當[illegible]于[illegible]亦無裨補只爲此章書
看得不融貫將文行打作[illegible]撅使生出多少病痛耳寫文字

便有行在寫躬行仍有文在須于分別處得合一之旨

若聖與仁章

本節要看全在不厭不倦此四字看得精透則聖人之身分
意旨皆見而公西所謂正唯不能學處亦親切有味矣○夫
子雖不居聖人之名然觀其所言正已得聖仁之實此是公
西華意中語若論夫子自己雖虛辭其名而若其實則是聖
人假謙虛行謙語矣○聖仁是學之成爲之是學之事不厭
倦是學之心○或謂爲之不宜把來在聖仁不知兩誰不過學
究敢如此亂道註中明白說爲之謂爲聖仁之道誨人亦以

此教人近人偏不曾見何也總是正學不明皆務爲圓通而
惡切實故其弊至此○抑字轉是夫子自有安身立命處不
是徒謙讓求進讓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也之字即指聖仁而
言爲字煞有實際不然須從爲之者出蓋惟爲乃易生厭也
○此正是夫子之聖仁處公西華只說不能學須體貼得身
分高然雖住夫子自己口中說不得○弟子不能正指不
厭倦而言若須講則大家日用分內孔門弟子舍此更有何
事如何不能學

子疾病章

丘之禱久矣句即此見禱之有理即此見禱之無益即此見
聖人之敬天時行日明不失其赫氣之間如春水方至百川
灌河渾濁枯槁無不充溢古人云學者最要識得聖賢氣象
試從體會來

奢則不遜章

儉字尚從麗中出來儉非即固也儉則可耳其間有斷構有
流弊如吳二十一祿表二十年而常一儉然君子作法于儉其
失則固故禮不可不慎也今有家累巨萬而慳薄行乎骨肉
苛刻及乎僮僕作法於涼無所不至矣那得援此三字以自

文乎

君子坦蕩蕩章

君子小人心體之不同雖處窮達險夷獨居與衆寂靜感動
時無不然者非獨指用人御世也君子灿明通達變化不居
而其體自平曠若曰君子貴禍必敗不敢小人則是以坦蕩
蕩爲大呆子也豈其然乎○坦蕩蕩非直孜便委曲處亦坦
蕩蕩○註中循理二字是坦蕩蕩真本領即所謂本天者也
若只向心上尋坦蕩蕩氣象到得晉人說老莊止矣○坦蕩
蕩三字直下言坦然無適而不寬廣也故坦字只在蕩蕩二

字上看若以平寬相對則坦與蕩蕩分兩義矣下長戚戚語
作何解故知坦字當與長字相貼會也

子溫而厲章

厲與不猛與安正是形容溫威恭圖相兩字是併合語非
與語只做溫威恭之妙作是[illegible]矣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二十

論語上　泰伯第八

泰伯章

君臣之義原爲天下而有太王爲天下而翦商武王爲天下而伐紂泰伯爲天下而讓位王季爲天下而受命其義一也蔽詩曰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作邦作對而曰自泰伯則泰伯之宜有天下可知稱王季則曰友兄錫光受祿言承泰伯之意能爲周之慶而受天命以彰其知人之

明爲讓德之光則翦商亦泰伯所遺也泰伯自不欲爲且見王季之足以有爲故三讓以自全耳朱子謂太王欲太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非有愛憎利欲之私也故泰伯去之不爲狷王季受之不爲貪又云論其志則文王周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武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尤表裏無憾又云二者須見得道並行而不相悖方爲合此數條觀之足以見集註之無疑全仁由不明此義自以其人欲之心測度疑古聖之大義與後世取天下並論不知此中正相反太王翦商子孫以此頌其

德而不爲嫌豈數百年中聖君賢相名卿學士無一人知儀備訂正之而待今日爲之斡旋洗刷乎蓋事出天理本無可諱避也若莽操之纂奪必以功德爲[illegible]文今欲爲太王去翦商之名是以莽操見識在太王也乃反議集註未改正如近人所云以庸夫之腹度聖人而與今之人皆民者也豈足與讀集註哉○伯夷叩馬武王伐商俱是聖人天理極至中事太王原非陰謀只是辭不得泰伯原非謂商不可翦只是自不欲承當兩者本自合轍況壞一邊固非周旋兩邊亦非也孟子謂伯夷伊尹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

有天下如俗儒言則見聖人得有理而君即非朝廷之福即月[illegible]德不[illegible]皆齊全[illegible]由皆不識此理又受集註[illegible]後人[illegible]而論之方[illegible]益於學者○論文[illegible]太王[illegible]人[illegible]能[illegible]周旋太王不會翦商[illegible]人不以爲然此正後儒盡脫皮後世私心不[illegible]以論原無謀取天下之事無論聖人如太王武王[illegible]莽操[illegible]行謀取天下不成而事敗伏誅者乎固不必以此疑太王也[illegible]是說周家功德人材與太王作爲規模而言三代聖人[illegible]人心

爲重有天下爲輕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所不爲
太王武王同也得百里之地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泰伯之
所同而泰伯不爲此泰伯之所以爲至德也故太王薦而武
王伐紂與後世取天下心腸大體迥別儒先看得翦商伐
紂與後世取天下無異故朱子與陳同甫論漢唐之君不可
以議三代寧可千年架漏並爲此也若謂太王遷岐在小乙
之世高宗復興者六十年不可謂衰此皆後世取天下議論
也殷之衰也始於雍己而興於太戊至仲丁外壬復衰而再
興於祖乙至南庚復衰而三興於盤庚小辛復衰而四興於

武丁至祖庚祖甲一衰不可復矣此商家興衰始末也然則
太王遷岐之時商已四衰矣武丁雖賢僅足以支六十年周
家積功累仁其興勃焉人命人心之際聖如太王有不知之
者乎且古之興衰論德不論勢德盛而歸之者多則爲興德
失而歸之者少則爲衰文王三分有二原是紂之天下未嘗
剝蝕而有也然則太王德盛而人歸其爲翦商何疑善乎秦
子之言曰泰伯之心即夷齊之心大庭之常經也太王之心
即武王之心古今之通義也聖人不肯說一邊不是須見得
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方善此義非特今之庸儒不知其說實

始於元儒金仁山仁山又得之王魯齋魯齋求其說而不得
則曰朱子用古註未及改也及語錄與註脗合則仁山又曰
語錄出門人所記恐不足以証集註嗚呼朱子之學之失傳
豈待今日哉○聖人之德之至皆是從變處看出蓋人之處
變每易有不盡分處而能変而不失其權此聖人之所以爲
至德也太王之翦商固古今之通義而泰伯之不從又天地
之常經須具如此見識如此議論方見即夷齊叩馬之心而
雖處有甚焉者若只說得泰伯曲意彌縫僅存註中而其迹
亡今不見此義則其與許務臧札相去幾何鄙儒眼如針孔

固未足與論此也○泰伯於古今之通義天地之常經實見
得並行而不相悖但這邊事自有人承當自己料的却須如
是乃安而行之又極盡其善所以爲至德若泰伯原只見得
一邊道理又何須云以天下讓耶○泰伯之於君臣父子皆
是變而不失其常至德要從此看出泰伯在武丁時即早知
天命去留此其所以無得而稱而愈極其至也○要皆泰伯
不得不難爲太王此處于聽武王非聖人論也評太王矣要
費泰伯不得不周旋太王此金仁山太王未始翦商之說也
評太王且并評泰伯矣夫太王翦商泰伯不從非泰伯之薛

其父也天命在我義無可辭然幸有歷昌其人能任其責則歷興之際終不欲以身當之而為讓世天下存父子君臣之正然其事尚涉其所處至難而能行之泯然無迹之可指此泰伯之所以為至德也若用仁山諸儒之說則此義一筆抹殺矣善乎金正希之言曰凡後之人與吾皆民也烏從而稱之哉○三讓則讓之讓以天下則讓之大而又隱晦其迹非有為名之累所以為至重無稱說更見三讓之難及逃父丈身本非正禮必須行權乃為得中故曰處君臣父子之變甚變字言禮之實非變故之變也講無稱深一層則至德更透

一層○無得而稱不是民之不能稱泰伯亦不是泰伯不使民稱只是其行甚高所謂卿我其天也其迹又泯所謂蕩蕩無名也民雖欲舉一端以頌之不可得耳

恭而無禮章

此言四者皆德行之美而無禮以節之則有是獘耳非言由禮而生恭愼勇直也○不道只是不棄不偷只是不薄未到協和於變也

君子所貴乎章

朱子曰斯字來得甚緊斯遠暴慢猶云便遠暴慢又云遠之所以可貴惟是動容貌自然便會遠暴慢正顏色自然便會近於信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所以貴乎道者此也蓋所以能一動正出而自然便會者皆[illegible]之效所致非生安之質之所謂自然[illegible]樣子謂君子必須如此所貴[illegible]以此三者操存省察乎蓋以此涵養擴充[illegible]生安之不易幾者責備之也只將君子所貴乎道者三[illegible]即得其旨矣○三者修身之要為政之本[illegible]工夫則遠斯近乃得其所止耳未動正出之前有存敬涵養臨動正出之際有愼

獨省察此修身之本於誠正也如此說方與曾子平生本領切合○辭氣之氣即指言語之聲音神韻若云辭本於氣此氣字則養氣之氣有大小本末之不同況此兩字並聯亦不得橫生出側重氣字之說○鄙是鄙倍是倍不可蒙混得出辭氣之道則鄙倍自遠雖易近鄙處倍處都不鄙不倍也不是所以出處無根本工夫也不必於出字補出根本工夫斯字當下自然人而充足○若論成德之效驗則存養之意居多若論學者之修治則省察之功為切然[illegible]根交致之理此朱子之所謂不可偏廢也○斯矣二[illegible]可

貫須知有半部大學格致誠正修平日用力工夫在○斯字
令下便須如此所以可貴其根本全在存養精熟乃能得此
○對定執政大夫講非取門面瀾粽地上文君子所貴下文
則有司存正爲孟敬子箴規移向他人不得

以能問於章

上二句就學問上說下二句就器量上說○純乎無我聖人
也尚有人我之一間在顏子也擴充擯斥正見末句從事於斯
之義

可以託六尺章

自萬曆以前宰輔以相傾軋爲一局萬曆末年以後以競得
私傳衣鉢護持爲一局至啓禎間則兼此二惡爲一局總以
奪人爲巧而已亦易奪然其所奪者不過祿位耳何大節之
有

士不可以章

弘毅所以爲仁也而弘毅之體即仁也不仁不能爲弘毅也
兩邊須看得融洽工夫本體事爲方無一不透闢○秀才叢
不識仁字枉讀四書如何能作頂好文字識得仁字則士者
仁之具也弘毅仁之用也任仁之事也道仁之運也七寄人

洞何處不見此理○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在
吾分內仁也宇宙不是兩件事故弘毅二字一滾說折開不
得第二句而字是側串非平對也○仁字略逗重讀落以爲
已任下句神理自見若作以仁爲已任成以已任仁便失語
氣叁仁以爲任句串叟重達不屑說弘毅也

興於詩章

詩禮樂是古者教人躬行日習之事非如後世士失其教無
其事而但便書本記誦也看程子古成材易今成材難一段
可見三代以後人材之卑在此三代之終不可復亦在此知

從以經而已則今日詩禮樂之經何嘗不存乎故此節註當
學經教便錯○今人亦知要從興立成說起而不得其意當
辦得字眼先從見耳說來仍與詩禮樂說起者無異著意
興立成而後去尋詩禮樂則意理淺薄不見三於字之妙要
須一向在詩禮樂做工夫已而悟得興立成在此三於字之
味乃出○三於字只在兩低質義中求出○有問胡雲峯云
兼程子之說便世不知成材之難無胡氏之說須以人材爲
難象詩禮樂皆非吾心外物也其說如何曰程子之說見爲
極爲功用極大三代以上聖人之道也西山之說是義三在

不可復以下設個無聊方便法門耳然究其義則必至無詩禮樂亦得矣不知能得詩禮樂之本即無詩禮樂亦能興立成此必大賢以上幾之豈可概之中人以下哉三代聖人教人必內外交養本末全備其爲道也自聖人至中人以下皆不可廢故其時人材及治平氣象與後世人材氣象天懸地隔此有詩禮樂之興立成與無詩禮樂而强爲興立成原自迥乎不同也錄程子之言使後有王者必將講求三代教人之法庶幾聖人之道得行若夫呼之言則吾心自有詩禮樂本無外求使王者何以陶鑄人材興起教化哉要其實亦出

異端俗學二種凡以此爲經學者俗學之見也彼看詩禮樂固自膚淺以爲心學者異端之見也彼亦看得詩禮樂甚高然俗學之膚淺猶不敢畔道若異端之輕瓏則敢於蔑棄矣蓋詩禮樂本天興立成本心必心本於天乃能成材合道若謂吾心自有興立成吾心自有詩禮樂即以心爲天矣從本章上下各三字然重在下三字蓋詩禮樂妙處須發不出便與上三字沒膠粘矣詩禮樂各有體有用註中用兩層數解字字入微於此說得親切有味與立成三字但一筆轉過與時下挑弄三於字自以爲得解訣者自有雲泥之隔也

詩禮樂後世以爲經耳在古人不可斯須去身皆所以爲學之具也時文動云通經尋經與其實飯三句是得力之因由非傳授之次序如云欲興而誦詩欲立而習禮欲成而習樂則不可通矣此皆呆看然註內始中終三字而失之者也三於字正須善會　遵評　古人自小學之時便已歌詩習禮舞勺舞象由是而興由是而立由是而成幾不辨其何從得力之處然夫子謂興必得之於詩立必得之於禮成必得之於樂條分件繫正欲使人之爲詩禮樂者當得其精意之所在耳如乃花成實之後幾不辨爲何物然細爲之分出其[illegible]

發甘味當必有所屬也句句從學者得力之後推得出來故無二複然詩　遵評　此三於字與志道章於字相似而實不同彼於字是著力字粘上一字讀此於字是指點字粘下一字讀蓋彼在工夫言此在功效言　詩禮樂之所以使人興立成處講不透則三於字之理終無著落人即敷演幾句總是皮面外語耳　古者教人從小便以歌詩習禮樂爲事直至老死不輟故能使人志意得廣博肌骸强固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此是其氣象其功用其爲興立成皆不知其然而然此其所以妙也

民可使由之章

由與知有兩事兩之字原只一理可使不可使有兩層原只一條心○民字對士大夫以上言但將民字位分畫清則可不可之故瞭然矣先王教民只重行教士大夫以上卻重知同在庠序學校中而由者爲民能知者即士大夫先以上民者分量只得如此其中稍有聰明者先王卽舉而用之矣○可字只訓能字便粉飾成深解偶矣直以舉言爲老莊申韓祖詐之祖矣○兩之字只是一理知卽是由中所以然之故若看做兩件便是有所隱護也○使由處聖人正用全副精神

所知之理已藏在其中固非別有欺瞞亦非斷然不許的也○可使不可使有只在民資積上說者有只在聖王誘教上說者然惟民之資質如此故聖王之設教亦然偏靠一邊不得○可字訓能字此指民字大生知此非聖人有意於其間稍有意便是飽使知使害事強不知以爲好竟竟無深者正是不能使知也○不使民由者叢脞之政也惟恐民知者狙詐之術也兩者之失此此然矣至於因使民知之而先有聞從古未之聞焉然則大字下一語不幾贅乎不知聖人盡人性盡物性處必知之明而後能處之當先曉得民之性

情如此然後知所以安頓恰好之法此兩句單要在知民之性情也昔敬翔爲朱三草軍中文檄將士讀之者無不歎息感動蓋以其入俗易曉也然則其爲得浚深恰好只爲知將士之性情故耳

好勇疾貧章

兩者有其一皆足以造亂歛其一不足以速亂○勇與貧非亂也好之疾之乃亂耳然勇自生好貧自生疾則仍是兩者爲之季代之失天下多乃知之人爲之也嗚呼是誰之咎歟○史記一書好勇疾貧之書也其流爲蘇氏父子降至羅貫

中演義而徧逝代亂原皆出於此學者不可以不辨

如有周公章

聖人本義是極言驕吝之不可耳未嘗主才說正爲天下人重視才而輕驕吝故儘其極至於周公尚不足觀則才之輕於驕吝可知矣若只見得才之小大而驕吝之害小卻正與聖義相背卽謂不驕吝乃成其才美此亦是題後申明之論非本節語也如云全才自不驕吝則周公之美豈餘才哉聖人此言亦欠商量矣要之禪學以作用爲性如婆羅提所言入出理者徧該法界故舉其體爲無善無惡則其用但有知

覺運動睡子静得之專重精神魄力故其教極護短才字足為其學者說內則至於至無說外則但有極粗之作用耳惟其於體中打去善字則用處差從何生不得已為世法周濂善字終成假合故事才而邇驕吝並為驕吝之不可不去理而簡上知解也王伯安謂蘇張是聖人之資竟見良知妙用李卓吾稱曹操馮道為聖賢活佛皆是此旨○驕吝生於才無才則何驕吝之有傳子所云傲雖凶德必有恃而後行謝上蔡所謂去箇矜字不得者也然世間驕吝之人儘有不必有才者但當責其驕吝不當擬其無才假令有才而即可

以寬假驕吝之罪則於周公之才之美當何等耶須張如濂彼字虛神○此存大意其言驕吝之不可耳不顯才事者謂有才者不可驕吝豈無才者不妨驕吝乎蓋釋天下驕吝之病大約生於小有才者故夫子以才並說云即使才美如彼才美如周公者一驕吝則其本已壞其才直餘事何足觀哉况乎才未必美美未必如周公何以驕吝為也周公二字徒才美二字偶然引帶並不屬周公名位事業也○驕吝之來由才而生然世間竟有一無所能而驕吝者不必定須有才也但無才之驕吝其為驕吝也顯而淺有才之驕吝其為驕吝也微而深從來英雄豪傑名士風流其人亦未始顯露其驕吝之迹但窺其幾微之際必有看得自家不能忘情之意凡在這裏講箇才字者本旨中有且高著也只講箇才驕吝之不可則無才者自在其中不必再補之補也　述言

三年學章

不至非必不得穀也無暇分心及此耳不易得非必無其人也此世界中難得耳○科舉種了不好斗子已數之矣或云古人學擬志穀今人以學求穀予謂直是無學耳時文非學也今且連時文都弄做不邑愈東西那得有學耶○此猶春

秋時語也其所為學皆修己治人之術本有可以得穀之理故三年不志穀者于以為難若後世之所謂學則詞章舉業而已縱令窮工極妙以朝廷視之當曰何預我耶乃見彈炙矣如數弈品而詰道德何也　述言

篤信好學章

逢大平盛世誰不思冠恩者此不足當則見二字也○則字之前極重雖不須有危亂不足見不得見字之際極輕快本領向來蓄積無疑到此更不消推敲打點者有窘放未足也則不得

不在其位章

不在不謀合下理當如此而利害在其中因憶啓禎間以山人而橫議彌[illegible]處士而遙持朝政門戶互相猜滅而敗亡隨之出位之謀其禍烈如此○說到謀得難好亦不是謀而無害亦不是方是聖門論義之學

學如不及章

兩句總言學當如是兩玩註中既字又字則上句指進取之猛下句又加儆策持守之嚴微分次第無內外之殊也註語人作兩節工夫看故下其心字耳如不及亦就其心說猶恐失固是心卽有不失之功在講章分上句屬功下句屬心殊落支離孫月峰變而盡歸之心尤爲混帳人以爲能脫去講章習說不知萬曆間以蒙混合一爲渾融此正彼時講章習說未嘗脫去也必於學字實有所得看理極眞乃能脫去不分功與心亦不專指心亦不截開兩句只通講到底而上下界分藹然斯爲得之○兩語相生兩意相足下句只就上句中緊緊一步耳惟其精勤足生恐懼惟其恐懼愈加精勤一時如此終身如此非有前後際也先輩以上句爲功以下句爲心亦是略註合說故淺論而意自一串近日講章支分未得已得眞獅人惡夔矣

巍巍乎舜禹章

所謂與者以有天下爲樂此後世帝王之私心無一不然者也若要說得高并將事功都入不與中不知聖人惟其爲天下憂勤所以不與此舜禹孔子之所同也若以孔子之爲天下爲世爲與則舜禹之不與荒矣聖人不與正有憂勞在○只見得妙明圓淨本體如如不動便是超出三界此和尚義不與與聖人亡無干涉和尚反面正與庸妄貪癡沉溺者角較聖凡不知此正與庸妄同胎共命處聖人反面卻正與英雄豪士及和尚等見識爭較是非耳蓋聖人之不與天也道也故其不與皆敬畏異此而言不與皆心也止是心不與卻是無忌憚其不與正看得天下極重○古之天子爲天下憂勤有勞苦而無佚樂許務之流畏憂苦而辭天下是卽與之心也舜禹有天下極其憂勤勞苦而仍是不與此其所以巍巍也○古來帝王常不以天下動心非獨舜禹也以匹夫而有天下自舜禹始卻無幾微沾帶此所以爲舜禹耳○不與不是輕視天下也漢武聞不死之術曰嗟乎吾視棄妻子如敝屣耳此亦奚有天下之不與者同無論戰爭吞併純是私意○

看巢務溥四海疇人胸中正多一層沾滯耳四路掃除方見聖處○心有與處纔有不與處舜禹須不是一齊放下毫無罣礙也看透不與真源則憂勤惕厲無非不與之意此處見得高則巍巍乎三字不用虛擬而得○不與本事是歷代聖王之所同罣空得天下却是舜禹之所獨故特舉二聖只之字兩字也字便見從於上六字寫得警透大意了然俗手做來竟似竟說文武便不能不與矣○若固有之意正要對着將終身意合看舜禹讓天下正要對巢許一流人合看觀天下如敝屣正要對無忘無荒一日二日萬幾意合看不然便

講這道理不出○有天下不與是聖人所同而獨舉舜禹者正以其未嘗有天下而忽富天下尤人所難於不動心也議論亦從此發入然此意只宜在上句襯托若攙入下句便看舜禹太淺有天下而不與非輕天下之謂也程子云今人於嗜慾後或更那些些者是亦爲酒所動也當知此義○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此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凡聖人皆然而兩聖舜禹者以其遇之奇耳

大哉堯之章

首節是德不可名下節是可見者此耳明明判分兩項者節不獨任德字而兼及政教治道則下節如何說去但德字合存主將布意止說做去同歸運用而渾無爲去則不可耳○上節言其德故曰民無能名之節乃指其功業正謂可得而名者此耳仍要渾合無名則大不分德業一派混話皆講章不通之說○民無能名指其德之高大深遠不當指其功業者章之可見○則天無能名不是言其無化無名之道德在有主者有濟布者、成功文章自是其神存有文章所附成功者不的也德不可名可見者正謂其功業文章乃民能名者也今仍歸一無名是論不當爲○但謂文章必要切堯引用

虞書字句點綴即不得泥亦俗手所能辨也須知夫子此歎論堯是出格之聖人其所謂成功者是出格之成功其所謂文章者亦是出格之文章并不在古今創述小小處爭勝負能於此際寫得出方可謂之切堯發論耳　述評○巍巍等原擬形容不盡之妙而空際傳神不第無名難測即功業文章可見者都難測識是大哉至處○堯之功業文章與他人功業文章不同說到數個聖賢觀頌皆爲其有方寫得大哉

守神盡而非分

舜有臣五人章

八講首節皆注目在才難節止說得有之盛能獨注目在三分節更見得所以有之難方於論才而以至德結之微旨在會○管仲狐偃霸祚之才尚知勸其君以尊王況周之十亂皆文王所簡鍊陶鑄而武王用公濟川之以道德相輔豈可以後世功名之士作逆造亂之所爲揣測三代賢臣耶此朱子所以極辨史學之害以其中在心術也○古語才難是泛言如末世無人物衰朝兼遇合此通行議論聖人所歎卻從舜武多才際會極盛時尚且不易得如此難字意又進一層泛講通行之難不見全理深情矣○聖人心胸大所歎在古今運會衰隆世道升降純是天理上事若止得後世英雄傑失路不得志心事淋漓悲壯只成自己功利皆意氣之私看得聖人一生栖栖亦止是這箇念頭發爲感慨卻是把天相比附處也○忽然一歎不知影落何處若者虞周若不者虞周千古傷情盡在裡許○看來此章只論才難因而論到周德此夫子當日直言之節次也下節卻從唐虞之際二句生出從來並提周才周德者非是能發明際字及於斯之義使下節意思宛宛在其指下方與俗下偷注至德亂臣章法者迥別○武王順天應人不得已而爲之聖人之德也文王

可爲而不爲聖人之至德也武王牧野以前亦同文之至德後乃迫於時耳不曰文而曰周未嘗除武王也○順天應人武王原未嘗有指於聖人之德但服事時更爲至耳○或因三分以下自爲一章而集註仍舊蓋一并合說正是見文武皆聖德而服事之德爲至德兩義並行不悖○不過桀紂干戈如何可取○其時義當革耳非爲才多不可安人下也入文武猶堯舜也言舜即是堯言武即是文文王事殷武王伐紂其迹似異然中庸謂善繼志述事不可謂文王在十三年後亦必代紂擁不可謂武王當文王時必不事殷也從第三節過到第四節不殷卻文王不惟省枝節識力方有過人處○不曰文之德而曰周之德原從武王得天下追論王業來天下時以見周才皆受命於德此所以足繼唐虞非謂武王用才取天下而文以至德不用才也武王之九人多用於文王時武王十三年亦以服事殷只是大業以文王始成而稱事之德亦以文王爲至也○有二難事并不關才說故外與有別斷爲一章之語意原從武王事功轉出文武心事與用才成治功自在其中矣殷亦乘才用亦受才卻只是以服事殷如此說何嘗漏德字但將上文亂臣看做亂殷則武王之

德可議其十人之才亦只成亂世之才矣此不待稱德并淵
才也○先列舜武兩朝後隔周才之盛幾於唐盛豈矣然歷
末節稱其至德若不相蒙若有不言之隱後世遂有疑武王
非聖人者不知有二服事雖文王之事而亦武王之心事夷
伐暴雖武王之事而亦文王之道時有不得不然者耳故不
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此周字兼武王對唐虞而言言不
獨周之才可以繼唐虞周之德亦未始遜於唐虞且直繼
虞非周志武王不弒君入論足破千古之惑且將唐虞德并
到底更與上文國焙有情而此節之德自亦有着落矣○才

自是人才不在人主身上說德自是君德然亦并三分天下
之德也兩者有何交涉强將才德兩字派定下二節遂成
截不可移動此亦是徵府文者自作標題耳論孔夫子當日
未必節有分析之意也然則下兩節當如何聯鎖曰但在上
兩節寫得好便得下兩節聯鎖矣○違評

禹吾無間然章

無間然者言一無可議也與違得聞矣之間同正在事端上
說不指心也心之有間無間如何見得惟其事端之難易
徵處無一可議則其全體大用之精密可知若錄本心原是

推進一層語只好在末句中說非此句開端意也○間字從
吾字生來不從禹字生來○禹與堯舜之聖同堯舜較大禹
較精嚴其分際正在此耳無間只是事事恰好許所謂各適
其宜正見其心法之密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之至者不能
纖微都到也○無間然正說聖人盡頭處不說聖人根本處
○間然若說向心體上則是疑禹非聖人而可也但是事爲
之末四面入方比較將未有絲毫不關着縫處雖無傷於聖
人全體然已得間矣如武者方是求聖人之間然○禹之無
間是兩邊合攏來說時文每牽引精一執中都是從一處說

向兩邊去雖道理本同兩言各有當節節推去可知是蠢斷
未免儱侗鶻突矣　違評○無間只事事中節合宜非有奇奇
也○間字是吹毛求疵意○人主渾純闕失其大者尚推勘
不得何暇此間求至於間則全體已無可議只在細微盡處
處或猶有毫髮之憾乎而其無間如是乃見其至要於間宗
平淺處發其精微○禹只是個禹不俟爲有間處修雜補
其無間亦不在此零星件整也聖人極意形容其心法之密
到此盡處都見全身耳人能刻意或間字不能做妙說雜
○三段是鋪舉事件無不可以是其全體之精密無間不盡

此三段也雖選活法人亦知之難說得無間大本大用出耳○禹之無間其神理在三節而字中一若意影取而字便拙○非飲食三段不是無間之大處是無間之盡處於此皆無罅隙可尋則眞無間矣前段中又須交互凡議方見無間之盡文能刻劃入微亦復不留餘賸○首尾兩句贊歎文同義別他人作一倒放演則末句爲贅旒矣○首末二句文法雖一意却下同首句從全體大段說末句從三段推勘拖致而深歎之非復衍也粗人但看做一樣於頭尾裝畜贊頌套子乙此直是難聽卽彈拜者於首句描寫間字意已盡到末句便索然只得輕淡閒文了却矣於三段複反覆洗發末句不

論語上　子罕第九

子罕章

罕言與不語無言不同不語無言有所戒皆在罕言只是誠者旁觀見得此數者夫子言之甚少便類記之不是夫子有意教旨與人猜也故三件類記而不倫同一罕而所以罕之故正自不同若欲求合一之說則穿鑿傅會害道不小矣○此節只合三件各自分說一者牽連比例則變病百出自投釋氏矣兩與字乃記者指數之詞非夫子規條教義也○三罕言各有義註中甚明若以其皆有害而罕言則仁豈有害且夫子諸言仁章奈何耶其病只陰服老釋功利之說辟程朱精微之教而以秀才出身不得已從事文字云云耳○毀其薄儒者不足爲也深矣

達巷黨人曰章

艾千子曰黨人惜夫子之無所成名夫子即以執承之語意只要以關合首題耳文敏曰道非博亦非執近可博亦可執道無不在偶執集無往非道道不可執執之皆藝與夫惜御之卑以爲成名與執之非種種支離皆題外傍意須一掃除專玩朱註題旨始躍然且無所不包按千子此說盡矣○要摸聖意立說須先體會聖人氣象詞氣若云以此徵黨黨人無此深隱之孔子則若在其間無此情僻之孔子若黨人之說將爲學者流弊無此含糊弄機鋒之孔子○況黨人又不親面果有害處自可明白與門弟子論說黨人何所避忌而不言反留此不應應語頭貽誤後學哉故終當以黨人惜已承之以謙之爲的當不易也○陸稼書云此章有五病首節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一美一惜總在大字內惜無成名不是惜夫子之不能成名乃是惜人之不能名夫子總是贊辭故註總謂之贊與蕩蕩民無能名

但彼之無名說得深微此只就博學上看出說得粗淺取引存疑以大哉博學爲美無所成名爲惜則惜在大外而專註中譽字不合矣此蓋本圖外尹氏註及大全新安陳氏而非圖內正意此一病也既將無所成名看在大字外遂有謂黨人欲夫子有所執以成名下節是夫子答語以彼成名歪字言道本無可執名則必須執一有所執便落于技藝之末與圖內承之以謙意相去萬里矣不知夫子不若博而居執猶不居聖仁而居爲謙也絕無徵名之意亦絕無道無可執

之意蓋黨人原未嘗欲夫子之執○安得謂夫子反言以見其
無可執黨人原未嘗欲夫子成一藝之名安得謂夫子反言
以成名此二病也註中聞人譽已承之以謙此是正意若
原不資轉此是旁意道無不在故可博亦可執不可以一
善那不必不以一善名此又是旁人就黨人夫子之言看
而黨人夫子並未嘗有此意作者每將此等議論夾入連
此三病也此章之謙與他處微不同蓋博學無名本極推
與太宰章之多能一例但聖人謙讓之裏不但聖人天縱
不敢居即博學多能亦不敢遽當故執章斷託之小[illegible]此

則我自謂所執者不能爲博僅能爲執者然乃謙而更謙
辭從言謙抑與他處無分別此四病也博學二字緊對執
說認作學問學道之學者固謬近則多以知能貼之此雖本
大全然知能亦須緊貼技藝若謙却技藝空說知能則畢竟
處聖字亦無分別此五病也故家書所說五病吾無以易之
但想見第一病可不泥看第二節註云欲使我何所執以成
名乎則惜其不以一藝成名固無疑其爲譽也但不是惜
子之不能成名耳○此非夫子解嘲語也黨人以惜夫子
子以謂門弟子其說相承而意見各自不同蓋黨人以爲

聖人則不當耳若其論則未嘗不深中學者之病故夫子亦
不必言所以博學無成名之故而特言人之不可以無所執
此正見聖人好問察言處若兩若便是道理處其於黨人固
無與也看得超脫自無牽枝帶葉之病○博學非聖人所難
無所成名正聖人之不可及處然黨人以博學譽孔子則孔
子有所不敢居以無所成名惜孔子則孔子不敢不自審詳
中承之以謙承字最當體認凡作解嘲語及泛爲謙辭者皆
非也 述評 ○昔人謂聖人之言其遠如天賢人之言其近如
地程子更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如此章說到

執射執御亦可謂之近如地矣作者須切題發明字字不離
不必於平實之外補斡出高玄的意思來而聖人之不可幾
學自見語表乃佳 述評 ○觀上節註中惜字下節註中譽字
則黨人之於孔子大抵贊美之意居多但惜其惜差譽又譽
不着則直謂之不知孔子可耳黨人雖不知孔子而因黨人
之言亦正可以得孔子此又是後人會讀書善觀聖人處
評 ○是章不難於上節發明聖人之體段難於下節體認聖
人之氣象註云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不可云執御執射將聖
人假托之辭又不可說聖人認真要去執射執御不離不即

是第一等聖人生知安行甲裏事孔子以後惟朱子一人庶幾有焉二程尚不與也故朱子謂形容聖人地位獨子貢之言爲盡但此不可以學而至聖人不以立教故夫子不欲以此自居耳 進評 ○聖之多能與凡爲多能之多能不同○太宰看得多能太高便道即此是聖子貢但將聖字另提起說都不曾說他多能人便將多能放倒須失却子貢語妙而諸天縱句亦多說背失實○古來聖人中只周公孔子直是親周公之多材多藝孔子之多能皆衆聖人所無雖不以此賴衆人之聖然周孔分外不可及實如此○孔子不特多能異

乎衆聖其天縱二字則聖處已自不同孟子所謂集大成處民未有可見即所謂多能若是尋常使着聖字中說不就惟惟周孔之藝能告足經緯天地利用萬物故多能又與聖學分說也○聖自天縱多能自又多能兩者絕不相因互破太宰即以多能爲聖之說此端本上言也然聖不以多能爲賢○從古多有不多能之聖人而夫子又多能即此亦是其天縱處蓋多材多藝實非頭等聖人之不能此端本言外之意而朱子所謂二說之中甚是子貢道得聖人分量盡者此也 進評
○近人云固字從上與字生與下又字映縱字易發固字雖

攝將字畫家之襯筆也此說極好○固字上應者與下吸又也須兩邊顧盼方有呼攝目送之妙○朱子謂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待人忠地溫厚由此觀之知我乎句正是說子貢而若太宰之多能纔則并多能不欲居而委之少賤之方又爲學者指出不必多之故以絕流弊也曲折甚多將說自何處謂知我多能之故乎則全節神理盡失或又看爲太可前多能勞頭說壞則一半曲折神理亦盡失矣○不當謂多[illegible]當多能之聲故又加鄙事二字又推之少也以是多能之不足爲貴皆極謙之辭

吾有知乎哉章

此節向爲禪宗所據知以無知爲有知妙用空空爲無知靈境皆謬解也此無知只是謙辭空空就鄙夫說至于我叩兩端而竭與說得家常親切方是有功理學文字○爲唇開講無知竟入禪關謂無知正是無上宗旨而鄙夫之空空正是本來面目其爲道者不辨易明○以知爲事理障無知方是虛空粉碎本來無物鄙夫之空空正是機鋒相契見心不得已安心竟兩端之竭即四路把截前後際斷以此解書不但援正入邪于理不通即夫子自贊其淨名周妙亦于文不通

矣○以首二句屬夫子之學下三句方轉到誨人前輩多主
此○須從誨人說起方但首句原從末句生來○通主誨人
說極是蓋謙言已無知誰正對人而爲言不是自責自厲語
氣註中但其告人一轉專重雖至愚不敢不盡意不重從已
轉到人也○有知卽是生知上知之謂人以夫子誨人無所
不知而稱之故夫子遜辭以爲無知只告之不敢不盡耳非
謂毫無所知也卽辭生知而居敏求辭聖仁而居爲誨之意
○只不居有知而自任其告人之盡誠耳若勉人誨人亦實
知此以意所未及若勉人則爲誨倶直竭盡不嘗誨一趣也

○說無知便見其求知說告人無不盡便見其求知無不盡
聖人成已成物仁智並到無知二句固非玄妙說法亦非盡
執謙退也

顏淵喟然歎章

首節只贊道之無窮盡無方所時解仰顏子自錯用功誤矣
○仰鑽瞻忽之高堅前後非用力之誤也○首節只是
贊夫子不滿自已遂悟夫子自夫子顏子自顏子便到了欲
從末由處顏子自進說夫子之高堅前後不曾移動也○高
堅首後與卓爾原無兩事只是工夫到卓爾纔得親切耳說

做仍舊恍惚同落孤竇而瞭分兩橛者又說得首節是顏子
走錯路頭黑風吹入羅刹鬼國相似不知顏子從來不曾做
差工夫看註云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
之則首節是贊詞非悔詞也○或謂首節卽說做道不可幾
無所用力恐與末節無分亦謂原不須分首節只贊聖人之
道統前後而言須知顏子至此興歎原先有末節而下此節
但首節自言其難處卻在聖人身上說末節說聖道終不可
及處卻在自已身上說則無分而有分矣硬坐顏子先迷後
悟者非也○循循節只說夫子之教下節纔是顏子學之驗

至然卻是立在下節追感到此節故夫子之教多要在自得
學之得力處體出方得喟然全理○循循善誘直從聖人本
心體會若從教法上稱善尚隔一膜○善誘人人字人多
混下我字首句是說聖人教人大概下兩句纔是顏子自身
體貼得如此方見文繪工夫聖人一向教人之事不是因顏
子而立此法也○我字是顏子自承當聖教原不爲一顏子
○循循句兒總綱下二句兒條目○聖人教人只有此博約
二事不止爲顏子而設卻須于身上也一向如此不是因顏
子錯了頭路方設此補救法門也顏子以身體之從得力後

追思覺得爲我而設兩我字十分親切正是他用功眞實處若挑弄我字使似悟得文禮自作我不煩騎驢覓驢者此說太鑿語語從追思聖教說我處都是說夫子見地方超然〇聖人成物之智即其成己之仁故其教不倦之仁又都是他學不厭之智此一節中便見聖人仁智體用一原之妙如俗說夫子見顏子走錯路頭設此方便法門又看得博文約禮還不是向上一着只當箇話頭作用一派魔禪總不曾向學人心坎中體會出來也〇博我約我是顏子身體聖教而言看我字下又着箇以字可見文禮明指夫子教人之事令人

輒云文體本我自有并云有我不必更有文禮其語愈高而愈謬若謂文禮雖夫子之教其實不曾有加于我之外此又別一話頭非顏子此節語意也如斯言題應作博我文約我禮或云以我之博以我禮約即得耳〇不日以文博我以禮約我可知我先自有箇該博該約底緣故節候作而以文禮博之約之非見節節有許多之妙此我字在博約字下之義也時文執竊我字在人們以我之文禮爲博約失我字語脉且盤調亦不佳〇或云博約在悟後合一在當時猶尚是兩項當先分後合串說非是不知博文約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若

論其理未悟時未嘗不一〇若論其事雖悟後亦到底有兩件在蓋博文是分處約禮便是合一若謂悟後并博約化之是子合一之上更求合一即異端所云無無法亦無非聖學也明得實理文禮二句平說儘說似可若不曾說切便分做亦無是處〇以文以禮纔見博約有實脉不是機權格用故程子謂孟子才高難學學者須是學顏子有準的自後人論之定謂顏子高如孟子殺難學且爲甚反如此道只爲此等處顏子都做得精密說得平實乃所謂準的也時文只解會博約二字便落空去須見得文禮是聖門欄楯兩以字授受何

等用力〇致知格物是學者始事克己復禮是學者終事聖欲至於聖人之域者舍此別無法門此先儒所謂學顏子有準的也但博文約禮亦是交致並進約禮後仍須博文如着脚以學爲善假只是得後便了其所爲博者不過爲筌蹄其所爲約者亦禪氏乾屎橛江西黑豚子而已豈顏子得卓勿失之學哉 述評 〇卓爾句最難着學爲淺陋講說者既臭腐不堪稍欲作高深之談雖先輩亦訴禪異者三不知仍落其窠壁甚矣平實親切之難也〇卓爾下語勢自有一頓至二句方有神理蓋工夫到此又是一層境界程子所謂直是

變絕大段着力不得到此地位工夫尤難又在卓爾上尋出
不曾住則此意不分明下二句亦無收煞看註中所見益親
下着而又字作轉語自見○通章總只贊夫子之道夫子之
教卽其道也末節顏子之學正以見其道之不可幾及非顏
子自序入道功候也然顏子入道功候源流已盡於此須看
出兩邊全身此章自第一句至結末句原只一串說下並無
歧路橫襯諸說又剗破歧路步步棘刺○第一節只贊歎聖
人之道之高妙不測次節言聖人之教親切可循末節自言
其用功得力處從前至此益見聖道之難以見喟然歎理意甚

分明不當後來向後差去或前後都落恍惚空界或又以仰
前遠而後悟似爲兩截謬○首節只歎道之高妙次乃稱歎
之有序末方自述其學之所至先將首節說做錯下工夫看
首節已墮入陰界纔忽立卓竟分聖魔之隔一謬也究竟從
從末由與瞻忽無別二謬也如立卓爾判作悟境不靠定約
約處地反寫入陰界中瞻忽去三謬也○范雲戚云首節顏
顏子已見得大段處故極口贊歎時文竟說用功錯了路徑
循循善誘夫子教人皆是這般時文講氣若顏子有獨得秘
受如有所立卓爾畫是見得着落親切時文還說恍恍惚惚

終無所得俱謬按范君所說甚當大概向來說此章者重在
喟歎機神而輕教學實際要形容聖道高妙與顏子悟境超
微不得更詳功力此一謬也近來亦有知下兩節當實講而
又疑首節之近於虛自已融會不攏反誣顏子誤用工夫强
分迷悟此又一謬也前謬出于禪宗後謬出于講說雖有異
學俗學之別其不知聖道爲一也○此章是顏子自敘
人道始末與夫子志學章同例顏子平生用功得力處俱在
此中勘驗第二節是其下手實地第三節是其功候實證欲
罷二句中煞有工夫有所立卓只是寔事故程子謂孟子難

學學顏子有準的正指此也後來錯看顏子做陸象山王陽
明一流懸空解悟皆爲此章書理不明耳○徐爲儀云深悟
道妙四字蒸貼高堅四語耳喟然固屬悟境然悟乃在卓爾
時非仰鑽瞻忽時也仰鑽方是從前迷境耳何得遽謂之深悟耶
且仰鑽瞻忽只是比體乃追悔從前求道無方非爲贊道以
仰鑽瞻忽無定皆爲道耶則後之卓爾有定者非道矣以卓
爾有定者爲道耶則向之仰鑽瞻忽無定者非道矣雖註原
有深知道之無窮無方而歎之數語然曰深知而歎之正指
喟歎悟時非謂仰鑽時便深知之也至無窮無方乃爲高堅

前後下四字之註腳非為仰鑽瞻忽上四字之註腳四語原
重上四字不重下四字重追尋求道無方上不重贊道上其
曰不可及不可入不可為象即求道無方之意也而末始發
之曰此顏子深知道之無窮無方而歎之則弟謂於喟歎辭
[illegible]道[illegible]前非而畧帶贊道之意語意自有善融若偏泥贊
[illegible]彌堅本旨且漸使人覩道一為杳冥之物將文體平還當
[illegible]極邪等語啟門乘禪而好奇者并欲從末由真境仍等高
堅前後之象相率而入玄禪一路矣此不可不辨也大抵
[illegible]前書義解者多入玄禪其弊皆由看深之過試平心靜

[illegible]首尾相照就顏子進時說只前後處說便覺明淨是題面
後看而反深者此類是也仰鑽瞻忽空求諸心博約求諸
功是已萬此瞻遂謂仰鑽瞻忽是禁捉塞功博約是資助
法初用禁捉不得轉用資助引入竟竟資助用不得仍用禁
捉欲罷不能乃併仰鑽瞻忽并併博約于能露謂仰鑽瞻忽
是循欲從之也欲從末由方知道本無窮盡無方體乃真道
之見非未達一間之謂是則末由仍節高堅前後之說引禪
解儒皆有節贊道之說啟之嗚呼復所卓吾怪僻亂常為禪
朱罪人毋怪陽明龍谿理學名儒也而其言猶不免過高偏

無之弊此瞻講學又循故說而益為作俑流毒方不移非其
外之嘆只置掾者寔無瑕纇群子假家尋戶朱之後必有厭
故常而欲之者也故雖為[illegible]引其學按係說似是而非
亦有意闢禪宗而欲[illegible]之此見道不的也首
節只歎聖道之高妙次節[illegible]之有序第三節自言其功
候所至節次甚分明[illegible]大子道雖高妙則首節之
但贊聖道可知原[illegible]不須仰鑽瞻忽上程朱之
言具在從無以首節為顏子述悔從前迷境之說者註中不
可及不可入不可為象無窮無方體數語都只指聖道未

嘗言顏子用力之誤如所謂仰鑽瞻忽空求諸心即是俗說
杜撰顏子平生未嘗有此一段公案也只緣禪悟者流將高
堅前後與如有所立卓爾混做箇話頭後儒入釋致此紛紛
不知高堅前後只譬喻箇中庸不可能意此一節是統體說
聖人之道如此第三節纔是顏子自言躡夫子之教做工夫
到此方覺所謂高堅前後者自己見得箇定體朔朱子謂不
是離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故以卓爾末由為仍即
高堅前後者固為非謂卓爾是悟境而高堅前後是迷
境亦正是禪家伎倆顏子之學前後有親疎淺深無迷悟也

至龍谿所謂其賞之見此體所分殊提賚助彼皆看得高堅前後與卓爾別有一物事正是頓悟的傳不但高堅前後卓爾不是聖賢之道即所謂博約竭才工夫一齊認錯如或問陸子靜亦講殷般朱子曰他只要踐履他之說耳明此義則首節即不贊聖道亦無解于禪悟之誤陽明龍谿卓吾復所一宗相承其誤正在本領耳如存疑淺說講論亦遵傳註及末路爲學則又投拜姚江凡從講章訓詁出身者其見道原不的其親聖道也但見其卑淺則一折而終歸于異端者亦勢所必然也○首節看煞在顏子身上謂其誤下工夫畫蛇

仰鑽瞻忽其說之難註杜撰不足論巳即空贊道體本然亦爲未的要之首節贊歎原是贊歎夫子在夫子身上看來其道之高妙如此今人僅來做去只是做不到却賴夫子之教人有序俟他做去精進不已纔覺得所見夫子之道親切有得於巳如此看來則前後渾一脈目貫今人于首節先離却夫子專說道體其意欲留夫子作次節轉折此空虛恍惚之說與顏子迷悟之說紛紛淆亂所由生也○問首節即贊夫子與次節如何分曰首節說夫子之道次節說夫子之教有何難分然則首節中有顏子做工夫在否曰無顏子則所謂仰

鑽瞻忽又誰輸耶說箇道便猪夫子說箇夫子之道無窮盡方體便有顏子做工夫在內只是此節止而說夫子之道然則首節中顏子工夫自已別四節則必有不是處如所謂迷誤亦未必無之若即是博文約禮耶如何以前不能見道曰顏子若不曾見夫子如何自見得高堅前後若既見夫子則聖門教人只有博文約禮兩事諸弟子皆從事於此不是爲顏子迷誤特立此法也若謂別做工夫豈夫子於顏子故隱其教待其迷誤而後從之乎抑顏子初不從夫子之教及迷誤而後從之乎此皆不可通也蓋博約之教徹始徹終其中

次第淺深正自無窮如子貢所云文章性道之可聞不可聞曾子之真積力久而語一貫可知有多少功候在乃所謂善誘也顏子初時從夫子之教見得夫子之道難及如此夫子卻只用此兩事逐步引掖上去故曰循循善誘要使顏子本死達卻一間也不離博約故是徹始徹終事顏子向來原不曾做錯工夫只是所見有疏密淺深耳故不但下而節是實得即首節亦是實得

有美玉于斯章

通章在玉上說正意在言外作文但須論玉字玉字行藏

非也子貢意中雖疑夫子轍環口中原平說藏沽兩端倒偏
重沽一邊講者非也求字固有病然其意只在沽不沽以探
聖人行藏未嘗獨重在求欲夫子枉道以求仕也故初讀其
兩語時亦不覺其非及讀至夫子待賈語始覺求字之淺耳
但須點明求字俟夫子口中說待字時有照應斯已矣獨提
出求字重講者非也理則當沽而意不求沽待字正救正
求字之非。果是美玉未有不當沽者果是沽美玉未有不
待賈者世必無不待賈而沽之美玉而千古炫衒之子用此
藉口不知惟其待賈玉是以美一求之後豈復有玉乎今日

與人商量不必問沽不沽求不求只要問是美玉不是美玉
耳。試問夫子與子貢所爭不同處要在人必曰在待字與
求字也余謂不然只在美玉兩字耳果是美玉必然待賈求
沽之後豈復有美玉也須知子貢之所云美玉尚不是夫子
之美玉耳此義可助是題一解遺評。自古聖賢無不欲沽
而終不得賈者孔孟程朱其玉更美則賈更高非衰世之所
能沽也然聖人未嘗有歉於玉只能盡待賈之道雖不沽猶
沽耳待不是守株做物孔孟皇皇汲汲而未嘗枉道苟合是
之謂待若後儒屢聘而出祿祿無所建白又以官小辭歸是
而高謂異端之道此爲邀求非待賈也祿他本是破秩鬬閭
諺謂幾料玉養價邀透反賣只不得耳待字中見聖人體用具
足。待字正對子貢求字然聖人語氣渾然不必指破而求
字之病自見時文於沽哉下必排斥求字以出待字殊失語
妙然又直下不得。聖人之玉之美較尋常美玉難識便識
得無至德以契之大力量以用之如齊景齊季桓楚子西雖
識猶不識也

吾自衛反魯章

詩與樂有同用有各用原是兩件聖人修詩書禮樂亦是各

爭謂雅頌得所而後應正固非謂樂正而雅頌自得所亦兼
其病總看得詩樂分界不清楚要捏而爲一以遂其立說之
高耳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字與各得其所義相對語氣分
明不是正樂然後雅頌得所也若以季札觀樂正雅頌之未
嘗亂則其時無象箾南籥大武韶護大夏韶箾各代之樂具
在六十餘歲中又有何人突起而淆亂之而重煩孔子釐正
耶然而不但說無刪詩之事將并疑無正樂之功矣漢儒之
言固多不足信然後人沒奈何也只得憑其言而推考之以
其猶近於古必有所本若并廢此而杜撰以猪其淆亂更無

底止矣然則朱子何以不信詩序曰傳聞可因也附會假託
不可不辨也記載相合可信也穿鑿牽合考之經傳皆無據
而難通不可不辨也詩序本衛敬仲雜撰而託之先賢核其
實與詩多不合故當正其妄耳朱子立說必本先儒即辨序
亦以後漢儒林傳爲據未嘗臆度懸斷也○樂兼聲容文物
言雅頌者樂之文也故此章重樂不重詩上說樂正者舉其
全雅頌得所就樂正中舉其大者言耳樂之不正雖不止文
義然文義之失爲大如三家徹雍也止欲僭其聲容儀物之
備美夫子提出天子諸侯二句文義來三家自然用雍徹不

得此非雅頌得所即樂正之驗乎故兩句是一綱一目分兩
件講不得時文輙以詩樂並論者非也從難正折出雅頌大
義方炳然○湯云詩與樂同出于一原正詩即所以正樂至
謂正詩如何便是正樂則仍歸穿鑿矣皆由平日讀書論古
只何囫圇處着眼不曾于破碎處尋取故也○詩與樂自相
聯切此章本義也樂與禮相聯切別是諸頭非此章義也○
正因詩與樂相聯切故說個樂正便說個雅頌得所兩件一
時同倂當不是以樂引雅頌亦非以雅頌得所而後樂正也○
○止樂正詩自是兩事凡以牽合附會者皆世儒之陋也雖

詩是樂章與樂相爲表裏然亦有不必入樂之詩豈得竟爲
之說乎得其所只指篇章次序而言有以所用之人所用之
地所用之事爲所者即牽合附會於正樂而失之者也通註
○止樂雅頌正爲與樂相關其用最大者言耳註中廢闕失
次亦兼詩樂言聖人正詩樂有義有數講章執殺音節篇章
是有數而無義非聖人正之之志與功用矣○見正詩樂與
作春秋義相表裏而孤發得所須貼切篇章次第抱住正樂
方極其涵容

子在川上章

明明言道都云不可鑿破此即一句合頭萬劫繫驢橛也明明
就川言道却云不可看川此即定將境示人也此等說數應
行乎理潔陽矣正朱子所謂如猜謎又不可說破自有個
黑腔子者忌窺諦陽明之傳至龍溪而發露殆盡至李贄則
又加猖矣一點無忌憚心傳呵佛罵祖靡所不至念其學則
一黑腔子之學也隆萬以後學士大夫無人理會正道只從
此處討生活下梢學究秀才遂從巴鼻本文不思整東西更
不像模樣朱子當不見只有秀才做文字不知此事大有關係
任其言千古不爽也嗚呼是誰之過與○明道謂自漢以來

儒看不識此章義純亦不已天德也其要只在慎獨伊川曰
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自見得張思叔曰此便是無窮伊川
曰固是然怎生一箇無窮便了得他又謂先儒以靜為見天
地之心非也下面一畫便是動須合此數條思之○艾千子
曰此章當與中庸上下察夫子喟然與點孟子勿忘勿助參
看說水說天運說物生說心體皆道也充其說皆可以立教
然莫如道字之渾全也體來仲曰如斯斯字卽水也聖人分
明謂道體不息若斯水也然千年來未有人覷破孔聖人啟
口卽道何必於此處諱言特作必不肯及道字○按不肯及

道字皆袁黃葛寅亮諸邪妄講章害之後遂奉為不刊之典
如知之者章亦禁道字○如為山章禁學字子使漆雕章禁
此理之理其說不過竊取禪家不犯正位及觸背十成之例
不知禪家要打脫事理語言文字之迹故有此法聖道正於
事理語言文字見精微初無此法也自不知學道而剿襲異
說只為高徒見其鄙倍而已矣○艾韓兩說足正此謬但艾云
謂說水與天運物生心體皆可以立教莫如道字渾全猶
隔案在韓云謂道體不息若斯水則已[illegible]合聖人所指
只說川流川流便是道但道之一端耳若天運物生則程子

又就水旁推看而心體則又就道在人身上推看不可與水
與道混說也若謂道體若水則水在道外矣若謂言水不必
言道則水非道也能將程子與道為體四字反覆參究而得
其妙則諸說之障盡破矣○人謂說此節書者無莊周濠上
之想其文不高吾謂有一句拾前輩牙慧其文亦無是處昔
堯夫之於伊川季通之於考亭同堂覿面不知其所論何事
稍能得其緒餘方許於此開口位置耳述評○一陰一陽之
謂道先儒謂緊要全在兩箇一字上卽此章道理也又曰兩
在故不測又曰推行於一此等處解說不濟事皆當做箇題

目入思議來述評○往過來續無一息停止天地間無物不
然人心亦猶是也然人心體有物欲間斷則乾坤或幾乎息
矣所以先儒謂天德王道其要只在慎獨以其在動靜交接
處也述評○謂言川不言道是執相也謂言道不言川是偏
得也謂以川而言道是離二也謂川道都不着是幻遁也異
冀總不解川流與道為體四字耳○先儒皆以靜時見天地
之心惟程子獨以動乃見天地之心所以在復卦不在坤卦
天地之冬至子半人心之幾善惡時危微續絕全在乎此庶
上一敷正是夫子吃緊為人非泛言道體如老莊之將來把

弄也 述評 ○逝者如斯不曾搭出道體作文亦以不搭出爲高固然然今人含糊鶻突指東道西說成不死不活物事將爲螻蟻稊稗瓦甓屎溺耶尤可笑矣 述評 ○夫子之旨在不舍不在逝者著眼在逝者非不靈曠警悚然止是佛老見處正須從人心自含與道體離處托出川流自然之不舍方見夫子老婆心切○非漸進而有常則不能不舍全部易書予進退消長之關只是發明斯理 述評

譬如爲山章

開口便着譬如二字則爲學之義已在題先若謂如詩之比體直從爲山寫起則本旨夾雜不入矣○只一進字有警醒意有奮發意有一往意有漸積意有不倦意若止作一字講便抹殺許多妙義矣

苗而不秀者章

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在人以爲必無此理惟老農知之纔知其有便自不得不愈加奮勵故看此章書亦只要惕醒稊有矣夫二字之意

三軍可奪章

匹夫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甚矣志一不可不立也天下大任

非匹夫所能勝必益以智慧進以學問可以大有爲於天下

衣敝縕袍章

首節是先想此道理先設此境界而後稱由纔有意味若今頭便說煞子路是由也衣敝縕袍云云不但似子路實有一番故事即語氣亦無此空曠圓妙矣終身誦之不是自喜自誇是以此爲至守而勿進四字從他意思中形容出來要看得超脫○怕鬼者與言鬼不必怕非不了了然已不得不怕矣恥縕袍者與言縕袍本不必恥非不了了然已不得不恥矣只是卒然之動不能自主耳學者須於此體認克治如書上蔡所謂危階上習乃可○義理學問無窮纔有自足之心便不復進此何足以臧正解非謂不忮求者并要忘其不忮不求之心而後謂之進境亦非謂終身誦之即是忮求根苗未盡處必并去之而後臧也 述評

歲寒然後章

爲松柏者與知松柏者各有本分事若在松柏意中着一點悲憤怨尤便是木槿蒲柳心腸决非松柏矣松柏自不求知世上不知松柏淡忘亦大非然於松柏無加損也松柏本不易知不易知乃成其爲松柏說得極淡極平處松柏地位益

眞發爲此節得激烈意易得純正意難激烈尚是血氣未
事純正則理義上事故有匹夫匹婦之後凋有離物絶俗之
種凋有崎節獨行之後凋有賢智忠孝之後凋有聖神之種
凋只一箇後凋中品位正自不同見識到得一種纔做得一
種出若粗鄙人眼中止瞧得箇榮枯得喪耳安能言之眞[illegible]
而正大乎

知者不惑章

說成德自有序在內說道理如此正有學字在內說工夫叅
第又有渾然體段在內○體用無二理釋氏明心見性而不

可以治國平天下人謂用處不同不知其體原非也功利術
用家以漢唐亦幾治平曹操馮道亦足以濟時謂所少者體
耳不知其用處原非也故果眞知仁勇自然不惑懼憂必到
不惑憂懼方成其爲知仁勇

可與共學章

可與共學一句包全節俗亦云爾但知文義爲包而不以理
故包猶不包也不知所謂學者何事所謂共者何義則所謂
適道立權又何所統貫乎○畢竟共學是如何只是起脚處
路頭要端正江西頓悟永嘉事功箱山權術未嘗不援據古

經依傍孔孟君子必辭而闢之以學非其學故共不可共也
今人于是非邪正略不求辨安得志氣之通識見之眞旣無
志氣識見而隨人附和輒相與講道論文標傍聲氣其爲學
已非矣安可與共安望其適道立權乎○權字是學問盡頭
處到大而化聖而不可知也只是權之妙無窮遮上面再無
去處自立以上皆可學而至故可與權之妙雖未始不可學
然到此有非人力之能爲者一間未達幾非在我聖人亦只
虛懸此一層地位以待人之自至故以未可與終焉○講權
字精關處須得程朱遺意○漢儒謂反經合道爲權說成經

自經權自權竟兩件相對而有權變權術之說則竟離乎經
矣故程子辨之而程子權只是經一語又太高渾無分別發
學者饒疑其故朱子又詳論之蓋權實不離乎經而精微曲
折則有非經之所能盡必見理精熟乃能權衡輕重而悉合
於義是所謂權也故以經爲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故權
與經須看得是二又實是一乃得○權即是此至善之意學
者必須到此乃爲至處然學力未至而欲及此必成差誤耳
如漢儒所云則學者便亦可不必到權與守經者各成一是
矣孔子說箇未可與權是必須到權乃得與經正是一條路

事但有至有未至也○權是稱錘輕重在物分兩在星銖其進退以取平者權也權變事須權常事亦須權然則非義精仁熟未易見得做得故曰未可耳漢儒不識權遂以反經合道爲權然則權術權詐皆得謂之權矣害道殊甚惟程朱起而正之

唐棣之華章

人心神明不測其用甚近思耳思中境界古今開闢不盡都正是理之境界開闢不盡也言思便是言理豈奈何而離從乎論者必以理爲[illegible]而粘住思人說此正拘腐之至猶之三

百篇無邪詩之論總不明一理字便處處拘腐不通耶○朱子借詩言而反之就思人教思理離脫思人固非膠定思於亦非也近人云宋儒必曰思理與說詩之旨不合又云朱亟抹却情字此亦爲鄙敎詩解所惑也惟宋人能知情字敬等屑未之知耳夫子一言蔽三百曰思無邪蘇氏謂爲詩者未必知此夫子斷章云爾夫删詩義在思焉說詩豈必泥思焉乎是求鄙而反窒矣故辨此○唐棣詩人能思而不善言思然不善言思即是其不能思處意思果到則衝口而出自處深摯之病凡造語淺率皆由意不到也於此亦可悟作詩之

理述評○此是夫子正色緩聲喫緊爲人語而作者毋徇老莊玄解中求之無識甚矣述評○王制天子巡狩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市納賈以觀好惡志淫好辟此見先王采詩未嘗存貞而去淫也孟子謂王迹息而詩亡正指此制之廢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與詩相爲表裏正謂善惡是非之不可揜不相假處即天子之事三代之直道而行詩與春秋一耳若孔子删詩但存貞而去淫則其作春秋亦當揚善而隱惡矣妾氏如齊野會尤本國之醜何爲炳然書之策耶不特詩與春秋然也陽明以易爲包犧氏之史與五經事同道同然

則易尤非記實事之比儘可削惡事以杜奸何爲老婦士夫之可[illegible]見金夫不有躬之無行皆爲著其象邪其意止欲翼攻朱子之詩傳而不覺其自悖於聖人六經之旨惑亂後學可恨也

論語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章

兩者分記是聖人之中禮兩者類記又是聖人之不測須說得夫子中禮之難又能寫出夫子不測之妙乃得題意合兩節看乃見聖人全體若但說朝廟閭言語氣象縱極規摹不得變動時宜不測之妙矣

朝與下大夫章

說得禮統立朝涖政處推出所以侃侃誾誾當然之故論

辯精湛闡足擅場然此中正有不同在若從利害起見即屬權詐所不必言再進而講究儀注亦是容悅者流更進而講稱禮義賢矣或敬而欠和易而少介或不能免於倖爵之迹亦非動容周旋中禮之侃侃誾誾也須道得聖人界分上事乃確踧踖與與皆敬也若是敬外又別有與與之容便是卻和而和矣與與都要從踧踖中看出此即是聖人從容中道處張子三十年學一恭而安不成程子謂可知有多少病痛在又云學者最要識得聖人氣象氣象之所以難識正謂是耳

君子不以紺章

緇衣三句謂聖人畢竟異人此三者有何奇謂聖人猶人耳則服此三者皆聖人乎三者不是聖人創造起卻不是聖人隨俗任運絕無意於其間由是觀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日用細微道理充牣世間一經聖人從出便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何也所謂天也性也理也聖人純乎天與性與理而已矣若信心自是千奇百怪何所不可在物爲理處物爲義聖人因物付物裁成輔相道理總在物上非窮理盡性不能異學必舍物而求之心卻是自私而用智矣

齊必有明衣章

以異學之必曰齋時但須致敬敬則自能變食遷坐矣再作一轉語必曰齋時果能致敬敬則不須變食遷坐矣夫竊齊不必言食不必遷坐人或猶知其非若謂齋則自能變食遷坐其說似乎甚高而不知其非聖人意也聖人齋必變食居必遷坐而必字着力正要借外而之變遷以收攝此齋敬之心所謂制乎外以養其中之謂耳

食不厭精章

不說不厭粗妙矣卻又不說厭粗不說要精要細而云不厭

精不懈細工是記者妙於形容聖人處喫緊看來聖人亦無常人耳一着推求便爲人欲厭精厭細總與厭粗念頭無別愚者不知味貪夫講究賢人矯俗皆反中庸也此正聖人常人分界處

朋友死章

即友饋一節見聖人知天一本之道若但以饋看則車馬極重祭肉極微而聖人於拜有專敬從朋友之親起義則朋友一倫雖在親視之外而引而近之一本之理則同於此用敬極重則下面等殺總有可盡而不至於倒施此等發起處所

謂本天者也下面饋之厚薄與敬之輕重亦各有宜然不並車馬一種車馬舉其極重者言耳○豈非不三句讀却只是氣踢下意原一串然非先乎則倒貫意不透

色斯舉矣章

周秦之際設機識發開後世權詐頗壞學術其時高手就上面推出一種騎還先後不沾犯手成火裏生蓮水面滾毬作用陰符老書子房得之以興漢文景因之爲清淨之治後世以爲至道過異幾段不知由申韓管商而潮歸黃老本是一家眷屬但有淺深高下之别耳於聖人修身治天下大道總無干涉此朱子所謂千五百年間不無小康而二帝三王周孔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漢唐賢君不曾有分毫氣力扶助得他者也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二十二終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二十三

大梁　周在延　編次

論語下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章

野人君子二句乃時人之言此二句尚須活放未可直入時人口中○君子除却以位言皆有道成德之稱故此節作時人評論乃合若謂聖人自言則何故混易其詞而下又云云乎若謂因時異名則聖人亦太游戲矣○前輩後輩止說今昔耳故因於禮樂若謂禮樂分先後進則是禮樂之先進後進矣○上節述人言下節自斷故上節未可便下斷論爲是緊看註云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則上節中未嘗不分是非蓋先後二句原屬夫子指陳當人君子四字乃時人之言耳故先輩每於上句先襯正意而後點入人言或點入人言後從微出正意雖用筆有藏有露要皆不失此意從未有以渾融無是非爲妙也下節從先進則不從後進可知故先輩必補雖無君子之名寧冒野人之譏云云若聖人立言必要句句道盡則聖人亦忌苦矣論者輒以上節不替先進不貶後進下節不補不從後進以爲妙欲周旋時人反與孔子作頭抵不亦異乎朱子云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是非都沒理會秀才文字如此最可憂其病止是鶻突不通而其流至於悖理非聖皆此種議論成之也○夫子從先進從其文質得中耳若止反質便是老莊家言非聖人意○文質得宜正指周初禮樂先後進只在周朝盛衰論聖人從先進正從文武周公之禮樂也後來都將三代以前看先進因有反質之說誤矣聖人論禮樂一向只主從周曾嘆其美言遵王猶大義也○風俗日敝劫奪發於人心奢汰勢利保巧浮薄皆殺機也縉紳富室不知修德爲避轉相效慕爭便優市井之豪媟禮義廉恥之說憂將安底耶向見龔江文雅社約嘆我生之初世變已亟不謂今之日甚嘗欲與同志講行於鄉里間而未之能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庶一言一動無非禮樂也故用之特指用禮樂而言若云見用於世而右從先進則必在朝廷邦國而後有禮樂其說有不可通者矣凡講禮樂處只向巾箱袖被本子抓取冠冕大話頭於此章禮樂總不切貼非獨此一章爲人踐藉兼於道理有缺漏也只就日用平常處說若甚淺近而得其精微之意　通評

從我於陳蔡章

只在從難發論方知四科亦一時偶然所記後世以定十哲陋矣

回也非助章

語語是歎詞見喜乃從近人說來皆是喜中見歎矣如云而回進矣而回蓮矣更有何意味乎○顏子所見已到至處默識心通非經說義解也然却只在無行不與處直地勘驗見其不違足發如時雨化之妙○須從有歎之詞託出深喜之實乃得當日語妙一下者言皆歎是從備註解非聖人口氣

○無所不說正即是非助我處今人每分作兩截講便似離何貼歎下何貼喜神理索然矣○不違如愚即是回之無所不說說乃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已俗手欲劉剝說字說來便有驚喜之意此是乍見道理人境界非顏子分量也

孝哉閔子騫章

俗傳閔子故事不知其有無其情事語何俱鄙俚必非春秋時記載學者因不得據此以論閔子之孝然如時人所言却足發人倫情理之變世間後母之不慈固多然極惡不可感化者亦無幾只是爲子者未必能盡其道耳嘗記溫實忠母夫人家訓一條云中年喪偶事小正爲繼娶費處前[illegible]先將吉來許多既娘惡件填在胸坎這邊新婦父母保姆[illegible]教自立馬頭出來兩邊間離人古風遂就弄去應來外邊[illegible]子人聽得一句兩句只信及不信好似是清官判斷不問緣則如之何只要做家主的立身端正用心周到觀此一條甚備爲人夫爲人子者甚切○他人混說便似斷人與家人然前羣稱道亦太憤慨矣須是父母昆弟稱在前人信之甚後此自內及外必然之理故此節書從人字換講不得君母昆弟之言言字緊貼父母昆弟非人能知其隱而自有直

○他但皆言之無異論耳提言說起轉出人不間來方是一氣串下言字一句不是人之言與父母昆弟之言有兩句○闔子騫後母事不可爲典據以此發論未有不入於便鄙者蓋孝字只以虛還爲得若謂稱其子則不問發其父母見弟此却不然處若未嘗深須臨大子以稱中之子喻仲弓可見矣○之言二字粘聯其父母昆弟五字蓋先有父母昆弟之言而人皆信之也若作先有人言而父母昆弟不間之倒矣孝爲門內之行豈有反自外始者且如說作人之言其父母昆弟不間又似父母昆之不間於人之言矣語氣頭然不如是

所以能得人之不間者只是孝行其實父母兄弟之言動
夕浸潤洋溢以至鄉邦翕然無異詞耳非謂父母昆弟之言
不足信而必以他人之評讚爲定論也　進評

季路問事鬼神章

事人事鬼知生知死宜直道其所以然之故不徒問麤若處
作口頭禪以爲高玄名雋也須知夫子此兩答極平實固云
人鬼一理生死一原然其吃緊爲人止要人於事人知生立
着力　進評　○事鬼之道即在事人之中此聖人教學者用力
只在日用平實處而其道無所不達也若泥定在事鬼中講

出事人之理以求其合一則雖謂未能事鬼爲能事人亦無
矣此似是而非也

魯人爲長府章

有德者必有言言必有中只是明於人情物理耳當情合理
片言即解倘不在多言也王荊公輩負氣見明道便不得不
平心正爲此也今見有德善人終日發言發言或不能當理
見或爲人理一小事絮絮聒聒終日不决此只緣不明人情
物理○夫子聞之皆是惜閔一介老生耳然閔子議論夫子
贊嘆而長府之役終寢莫道老生便無事權坐自類磨古之
人君重一顰一笑豈知老生顰笑亦若實只可直取著自珍惜
因言而追說不言并美其讜直正美其當可也

子貢問師與商章

子貢謂師愈只是無箇準的在便扯長看夫子謂過猶不及
只是有箇準的在便兩折看所爭在此○近世儒者深懲象
山陽明之弊便不敢援引才高之人而深取謹厚之士以爲
差不走作然意思精者偏狹則所取者率多卑角猥瑣之病
此亦矯枉過正也且世謂爲象山陽明之學者必多高明亦
非也象山陽明之學無是非易頹廢往往便于庸人又是過

不及参半耳以聖人之中道律之只有一不是并不入過不
及帳算又安得辨明哉○道有得中是此章骨子過不及三
字幾有着落顧麟士謂首節中字不說破方有下文已是搆
耳倫餘見識將說并欲將才高意廣諸語亦不說破又要中
諸婁矣子貢是合看此說夫子只是平分說師愈一轉乎貢
未嘗不知中字但謂過中與不及中者較則過中者差勝故
愈字與賢字不同大平又云此人一般了只例以合比說夫
子到底平分說也蒙註實發問答斷次意思自徹如俗解不
說破合含糊糊不知過不及脩德○既問應答但言二子曾

失中而道以中庸爲至意自見卽抑太過引不及尚未有此意第可於言後推論及之况并教子貢不幾賓中之賓乎士人動手便括或且師商賜三人並提皆於本文有礙

季氏富於周公章

冉有政事之材長于理財爲季氏宰則竭其知能爲之謀畫足以爲盡其職分不道此却是聚斂附益也聚斂附益不特冉有無此四字在意中卽外人亦未必以此相稱是記者詞聖人之意而勘斷之故上面先從季氏富於周公句見若季氏不富冉有所爲未到此重罪也故冉有之罪從不知大義

呆老實做官得來若說他爲季氏傾魯則失入弒父與君孫不從也可知必無此事若說他陽爲季用陰敗其謀則更失出脊其解說伐顓臾不救旅泰山豈有圖季之心者夫子向許之爲具臣此不過具臣之爲而不自知其罪之重耳至所謂陽爲用而陰圖之是戰國奸宄傾險之術聖道之罪人孔門必無此作用如蘇子瞻論賈誼當先交絳灌而徐去之等論皆心術不正其根從國策來文人每爲所漸染而不知圖取新創非小病痛不可不相戒

柴也愚章

四字好處病處都有聖人造就人材于此亦可見非徒作乘蘗求類語也孫數子祭於此病而曾子竟以魯得之可見人不能無氣質之偏顧其變化之何如耳彼自聖人論定且不足以限人而何有于後世之標題月旦也

回也其庶乎章

揚回而抑賜則失之淺盡而無言外諷勵之意將下便欲斡旋子貢說得過高無分寸亦是近來摸稜世情俗腸中流出自以爲妙而不知其失更甚也只兩兩開說而言外諷厲之意自見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不踐正之不入處○善人之不踐迹與異端之去事理邪說之惡俗物窮理不同善人只是不守成法而自不爲惡此生質之美也若與異端邪說則以去迹爲教以無善爲宗不知其道之已入于至惡正與聖人之守迹相悖又何善之有哉○不入室卽在不踐迹上見亦字須死轉闔合○將踐迹看做鄉愿一流固非今將不踐迹說做狂者一流亦自粗在看註自不爲惡四字善人行徑略見非曾點漆雕開巳見大重之比也所謂不踐迹叙所云不循轍削而自合者故註云不必

亦非脫落放曠鄙夷不屑之謂○子張只問善人一種究竟故夫子云云不入室是終于不入故曰善人若謂不可限量則不得僅名之善人矣總是爲學雖愚柔不可限量不𢖍于學雖奇才異質皆可限量善人不踐迹便終無入室之理如其改行皆學則必出踐迹而入室此則凡人皆不可限量矣何必善人乎○聖賢之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一而已矣善人之道不過問善人之名義云何耳非善人自有一道與聖賢之道分大小也如問小人之道惡人之道俱可若皆與聖賢之道比較則無人不是道夷今人拈道字多謬要之說善

人便是說善人之道非善人者其姓名而別有其道也老謙章謂須論善人之道不是論善人最爲亂不通不足從也○看亦字細字分明一揚一抑第下句之抑即在上句所揚內○論二句語氣則上句揚下句抑其實下句病痛正在不踐迹句中抑揚並到但有下句在露不出抑底語氣耳須將踐迹說好一步則揚善人處抑意已透矣○只此不踐迹三字便是不學但說其好處都不踐迹而得所以見其質美非謂蕩簡踰閑也此方是表善人之道○不但不踐有抑揚并踐迹亦有抑揚不但踐字有抑揚即迹字原有抑揚之理在要

子路問聞章

學問大槩只有進退兩字此題外意由求本等有進退兩字夫子敎法有進退兩字此題內意以題外之兩字串插題內之兩字便覺如星之羅如綺之錯然都作兼人故退之不說進故退之得解不然便是强生枝節○昔程子見謝上蔡謂此秀才展拓得開大都人只坐展拓不開則頭面齷齪仍守故歩耳夫子此節是爲由求各更展一歩也若謂抑由之多以藐求增求之少以擴由則是齷齪厯稿見解將使二

子共成一樣不爬險東西而後已耶此聖人所以痛絕夫鄉愿也○人看得退字礙眼妄增出翻頭以爲敎學只有進又曲爲斡旋曰退正所以進從多支離此進退只粘定道與兼人說進者進其退者退其兼人皆治病之藥與進道之進不同

季子然問仲由章

道只一道行道處有不同即道之時中易傳謂有正而不中無中而不正非二道也若隨地爲變則馮道荆罕之皆可以爲合道乎只爲後世錯看一權字如曹操之篡試馮道之喪

心從逆李贄皆以爲活佛聖人矣○位詞道獨時獨通同立
說名通却不軌于正○道字儘受鋪張大臣論何所不舉然
非夫子對季氏語矣既斷註又能下不從行欲講出學問本
領與神化作用方合○特斷兩事亦郎串合權合宜是郎
以道○能以道者郎未當大任亦所謂大臣○道字精微廣
大無所不舉後世止向功用上見却全體本領不是郎功用
亦不能到伊周界分○通身在了可則止一句上着意以道
固不止此然正在此處見得分明看孔孟程朱事君皆如是
而天下以爲不必然者也由求具臣正爲無此一句力量如

代顓臾旅泰山之對可見也還賴與聞聖人之道故弒逆不
從猶存斯意耳○有不可則止句纔見以道事君之嚴正緣
說倘道便有不可之理在便有則止之義在矣今論文者多
謂不可句是不吉利語不宜重發最是小人諂媚之見此種
肺腸在家則爲鄉愿在朝則爲佞邪以至貴國敗節而不惜
皆是說中之莫謂文字小病也○止亦愛君行道眞大臣心
事大臣學業

子路使子羔章

要屈詞窮而惡人口給其病又北看道理不明深一層故夫

子特斥其佞而不辨其說之非○非并發從直論非援經例
以曲由之也○自家等子不端正輒敢道治國平天下此而
建之所以見譏于聖庭也秀才自忖度所讀何書讀書欲何
爲未讀時何等人今讀後又是何等人須不受此譏始得纔
苟且失脚便是不曾讀書如有聰越端正越不端正耳莫槩
道子路說錯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章

聖人引三子言志以覘其設施底裏不無知也郎是指發其
情不是譏其躁妄下一何是激令其傾吐不是笑其無其諸

實皆不得之才聖人遇世無聞尚未能至下士齊說[illegible]
腸斷不至此聖人所發固是通人境地看低不得○止講師
旅饑饉及二者兼至之不堪極意張皇只得一皮情形耳從
閒兩大生出師旅則其中之玉帛敗賦可知纔見加字之危○
從師旅生出饑饉則其中之死亡荒蕪可知纔見因字之苦○
郎加因二字亦只得一皮情形加有許多加因有許多因加
因不止一件是橫寫法不止一時是竪寫法如此方見勢處
萬難無人承當得激出由也何如聯綴努斯之謂會做加
因二字也○求赤兩節問答之言對與點看不對兩由看夫

子所許音實許其爲邦之才弟與點大意三子總不違耳非
許求赤之謙足爲國也○有謂不宜疏說與點之故非不宜
說不能說也就大全冊下上巴撥幾何大話鋪排只是看人
富貴語終不脫塞乞相耳○看曾點一番動止氣象正是他
胸中本領流露處記者細細洋藏然有深意鼓瑟希半節鏗
與第四節子路率爾而對引相貂夫子哂之緊與喟然嘆曰
何相照爲下面曾點問答張本下面將節提出禮字只是發
明此理此章記載便是史記敘事法故朱子謂記者多少仔
細不可作閒話說過程子謂子路若達便是這氣象音此義

也直取其動止與其言語分對而其胸襟學問都從氣象描出
會體用上下以爲言所見方異○點爾一節書最難看不如
不覺容易蹉過忽錯去其下者硬嵌天地堯舜大帽子語頭
只成學究講章與題理何與須知此理有本分自然處有聖
賢功用處若只見一邊道理便蹉去又須知同是此理點看
點見處大于有夫子見處兩邊也拈一放一不得○記者鋪
舍瑟一段煞有精神須知夫子與點即在此不專是莫春數
語也○此即孔顏樂處也然其中亦須橫說豎說其義方盡
蓋老安少懷物各得所有一視同仁之意此橫說也仕止久

速用舍行藏有隨感即應之妙此豎說也○莫春數語只是
釋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當下便合聖人意思如云堯舜事業
曾從此出此又須一轉推究出來非正言也述評○竊疑夫
子問何以酬知而點之言乃如此所對非所問若說作老佛
機鋒掉頭吐舌竟成一重公案恐聖門無此怪妄也不知三
子當時皆從政私門而曾點獨隱居不仕故三子之言志自
是仕者之言曾點之言志自是不仕者之言但其氣象雍容
詞旨蘊藉有非石隱一流之所能言然則夫子之與正與點
之切實爲己非與其高蹈愉悅不若邊際也述評○曾晳之

狂非晉人之狂也晉人之狂從老莊來故以粗疎脫略爲高
此無忌憚而反中庸者也曾晳之狂原從聖人原頭直下但
見太高而行不掩耳看曾晳言動之際何等紆徐暮春者一
段說話已涌喉舌間却逡巡退讓從容和緩不敢自是又不
爲曲隱又不傲睨三子只看異乎三子者之撰此一句開言
語有如許氣象下面出而後又細問三子印證夫子取舍之
旨都見他精詳處此豈老莊門下所能乎○點言亦不是純
山玩水土苴經世○顧亦有得心體精微法粗故將明心與
度世打做兩截事學釋人便將出仕與隱居亦分爲兩截不

論語下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章

克己復禮工夫人人所有但他人所云己禮者粗而顏子所云己禮者極細他人所云克復者緩而顏子所云克復者極快故先儒謂其如紅爐點雪作文不見得斯義難復字字切理語語入微總與此題沒交涉○克字有猛力所謂如克敵之克○禮只是仁體朱子不言理而言禮正爲其有準則模範可依據也○己禮分別處貴乎明克復用力處貴乎健○此書之要在克己復禮四字己禮之界貴明克復

之功貴健是指點顏子宗旨淨盡處下節請字正要緊幾微字正要致決無二義也此見朱子總註之精直摘明健二義作骨上下皆徹首節之一日天下由己次節之視聽言動是輕過自了不須說講爲勝○朱子講發動時固用克未發時須致其精明始得蓋未發之精明知居多而發時之勇決行居多近人有主發時下了說得朱子宗旨克去之意故專主行邊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所以不遠復也紅爐點雪只消是行所以爲紅爐是如何○克己復

禮是一層工夫是兩層工夫看得極融洽貫穿方能躍寫在字己字禮字源流○克即是復然克必須復禮非即仁然禮復即仁此二義要並看得透○克復是萌幾微一間處索健與他淨盡到顏子地頭方可用着此語只第一句已了下面反覆只是說一句第二節指點隨處是此句不是另生枝節也　此是大旨看朱子乾道之說貫日稱乎伸紙潑墨至明至健者能滿腹全體渙然不知所爲至明者須在己禮界幾處看來朱子所云纔克得一分己便復得一分禮又云既克己又須復禮如立雖不敢踰而猶未能如齊者是也所爲至

健者須在克復尖頭處看來朱子所云如紅爐點雪又云秦性克去之說是也至明至健不如此看得人欲縱說得極嚴緊仍與徹恕工夫無別耳　述評○乾道坤道亦是今日飯餘常物究竟聞顏子仲弓所以異則仍淵突也不知顏子之克復要講得極精細始作然要講得顏子之克復精細先要講得顏子之己禮極精細與他人大概不同方是朱子所云至明至健索性克去之義即至講天下歸仁亦與仲弓之邦家無怨大段各別一邊是迷漸浸潤一邊是頃刻就滿方是顏子真面目也○克復說得粗淺不足顏子分上說得親道此

易又失却明健實功兩邊須寫得停當○己與禮原自仁出
分出到得克復了只有一仁也不是克復外別見箇仁只是
到此時纔見得所克復底便是○己禮不兩立克復必並行
○克己之與復禮與克己便能復禮語殊而理一正爲天下
自有克己而不能復禮者必禮復而後爲克己之盡譬之治
亂克己工夫是撥亂之功雖寇賊略平然瘡痍未起禮樂未興
未可謂之治已安也必至太平熙洽然後兵革不試耳○程
子謂克己則禮自復重在克己似只一側說下朱子以其太
直捷有病故補克己又必須復禮之義蓋天下原有克己而

不能復禮者仍不可爲仁故克復並重然學者要必于克盡
下手工夫爲多○克己便是復禮程子說也朱子恐學者遺
有直捷求出即心即佛之病故云勝私欲而復于禮言克
又須復禮更加精密矣○朱子謂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節文
欠闕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己只去私意未能細密入他規矩
則復禮乃是精處愚按此說最精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
到得粗處皆盡方是工夫到至精處非有兩義故知單主克
己亦惟一邊作○克復只是爲仁之功到克復盡頭便是仁
○程子之說工夫重克己克得一分己即復得一分禮其說

本至精第克己外更無復禮工夫語太直捷便有病故朱子
補出克己又須復禮之義謂天下原有雖克己而于禮尚有
未復一種病痛故必克己復禮爲仁其理始圓足無弊要之
朱子正補足程子之說其大段原以克己爲事未嘗翻案也
蓋自大賢以下即不能無私欲之累故必須從克己下手到
己私克勝而天則尚有未合則須於復禮著力然至此境者
甚少而其功亦在精不似克己工夫艱重無人不當由此道
也有重復禮立說似克己必從復禮下手不特悖程子之說
并失朱子之義不合本文語意矣且己字乃私欲惡物故云

○克有混同己之己者尤屬顛頇其于仁字禮字源流分合處
未嘗懂得無怪其動口即是錯也○克己復禮有平排處看
側串處有交互處其實危微言使不于朱子文集語類諸書
辨訂一番未有妥道隻字或曰此不過老生常談耳則知其
必未嘗于朱子諸書尋討也○己是仁之對敵然講到最精
難大賢以上一間未達及其恩清和之偏處只是渣滓有未
盡耳禮只是仁之肢于以禮觀仁稍覺有于角痕迹然講到
動容周旋中禮與天道脗合處是一是二亦難爲言蓋夫子
與顏淵論仁方說及此所謂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也

不曰仁者克己復禮而已而曰克己復禮爲仁須將己字禮字仁字看得分明方得克己復禮所以爲仁之故○纔克得一分己便復得一分禮若論絕頂道理本自直截然朱子謂既克己又須復禮者今學者雖有下手處凡講存養省察由內及外[illegible]無不皆然此紫陽家法也○克得一分己便復得一分禮天下未有己不克而能復禮者○復禮只克得克己時○有何着力在克復下何着力在一日各有實論但不可復講克復耳○克己復禮紫陽做箇盡一日克己復禮是果然到盡頭處天下歸仁爲到此自有神速處

驗都是顏子分上說話所謂雷厲風行紅爐點雪乾道也○[illegible]一何切下手粗工人語不得此一日言用功滿足非不仁者作反之初也○[illegible]仁義朱子辨之詳矣近有用朱子闢去之說[illegible]有以爲高且巧矣然其精則入于[illegible]用歸往之參大與朱子本義[illegible]天下歸必說入心性中以爲必無一日不克復而天下仰其許與其仁之事不知夫子與顏子所言之一日乃倘試不改之一日也蓋顏子工夫已到至處所尚有渣滓未淨天理未純一之間故去

于今其索性把這些子了當去其所云克己是極微之己復禮亦極精之禮與初學克復功候逈別故先儒謂之乾道○今將庸妄暴棄之人看以爲一日克復即天下歸仁自然信此說不及反以註爲非矣○人總看得仁字精天下粗克復玄微天下淺近兩者通不上于是將天下納入仁中遂有八荒吾闥之說是欲講得天下精微而不知仁與克復先淺矣能于天下與仁體流通間明處道得分明歸字之訓爲許與自昭然確然○一日是克復盡處不是克復起處大而歸仁只是人人稱許不是同歸一體也不是天下歸往講一日見全

身功力講歸仁正爲克復勘驗用○最粗者以歸爲歸往者歸與人總附話頭其自以爲細者不出龜山在吾度內藍田八荒吾闥之意中間一條正說偏不解信從至今講師邪說循以同[illegible]相忘于大化之中爲言取古人已棄之芻狗而文飾之以爲神不知其粗又有甚焉也聖人教人字字實從無此虛空影響之言如仲弓之無怨要逆之不可乘去張之不備得乘等語都說外邊應處了人到這裏方是盡如何此句獨要說向內邊去耶○或人歸于朱子訓作與字蓋有己間隔便不能歸天下爲一己既克己復禮則盡天下俱

是此禮故與字作與祭與字看此說如何曰皆可說朱子註
得不合尚可兩存以求定論朱子以與訓歸說本程子稱其
一句與字是許與之與若作與祭與字解仍搭入朱子所
闕在吾學者之說去不但誣本文并誣朱子矣今人講經學
理學人此處後儒如晚年定論程門微言等書皆牽蔓先
儒以傅會其邪說謂樣朱亦爾其設亂更不可窮詰矣不可
以不辨也○或疑一日克復如何天下便許其仁曰此等處
總皆未嘗有先之實而遙伸已論只坐一箇心粗耳先須知
此章對顏子說顏子三月不違工夫到此已是大段了當其

所謂己與非禮亦正是些子未盡處夫子教他索打揣循換
盡一日克己復禮是指盡頭說不是下手也故程子曰克己
復禮則事事皆仁朱子曰惟其事事皆仁故天下歸仁又曰
天下以仁稱之非是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人稱不稱
固非我之所急但言其效必至如此又問一日之間如何得
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復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爲事事皆仁
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爲天下歸仁合說象傳觀之可知一
日克復原不是猝乍就得底事故朱子於註又補日日克之
不以爲難五句此乃學者克復下手也今以滿腔子人欲

心腸思量從然克復便要見天下歸仁於象萬古必無之事
思量不通則反以傳註爲非吾見其終于不通而已者此書
者必須從程子事事皆仁朱子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
看破看出而以歸仁之故乃妙惜一時無及此者○他人畫
鍊於克復中出以下不復鍛鍊不知夫子當日指示機
神正在下數句遍撥得顏子當下承流于此不見精采則通
體爲之索然矣○爲人由己兩句正與請事斯語句相爲照
應○近人或重講克復句或重發視聽言動四句至一日以
下數語每易略過則夫子指示直截所云雷厲風行之意皆

散索不得矣○己生于視聽言動克其非禮者斯復矣禮生
於仁視聽言動皆禮斯無不仁矣仁與禮有分合視聽言動
與己有分合克與復有分合○仁非知勇不全不大知勇非
字之精細不能極不大勇則勿字之迅掃不能盡朱子至明
至健二義正實闡非勿二字下手處不是修補闕文也○非
字看得細方是顏子之非禮○非字難看所以說至明勿字
難決所以說至健○四勿字用力全在未發之前如烈火精
明直是犯他不得若譏哀久猛陰翳消釋不淨矣○若云禮
則視聽言動則是有一分禮便可說也如此講便粗惟云非

禮勿視聽言動則是有一分非禮便不可也如此講便精若
講到非禮盡頭不惟視邪色聽淫聲爲非禮即不必邪色淫
聲而但不至于聰明之極亦非禮也故曰顏子工夫明之至
若云禮當視當聽當言當動則其詞緩惟云勿視勿聽勿言
勿動則其意果朱子所云勿字是旗脚此旗一麾三軍俱止
故曰顏子工夫健之至○宜在措于身之用說非禮之根在
中而視聽言動在外勿視聽言動于外而禮復于中由應制
外養中四字弊病工夫體用都在○人將顏子克己看做心齋坐
忘工夫四句只做箇話頭却似視聽言動也是不視聽言動

也是不知顏子請目請事斯語是從四件上札定硬寨做工夫
將此病批駁得盡而制外養中處能窺破仁字方有功正學
之言凡講顏子心齋坐忘諸語斷不可混入莊周以孔顏爲
口實揶揄無忌如後人扮聖賢爲劇劇耳不可爲典據也餘類
推之○到顏子地位尚有甚非禮處故朱子謂如邪色淫聲
之非禮却易覩這惟明於幾微惟聰纔不遠便不聽非德便不
明但有些子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此却難由是言之顏子
所克之己較精細故說個非禮使與己字不同朱子云克己
便能復禮又云克己而不復禮則將淪于空寂被倚俯做本題

盡是私意亦有性坦率者伊川謂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
妄也亦須克去是也愚謂己禮二者如陰陽消長此進即彼
退克復原非兩層但學者爲功自有分限在人欲勝者其身
尚在陰界則以克爲主克一分即復一分在天理勝者其身
已在陽界則以復爲主復之盡即克之盡也後人輕看復禮
即不能無弊流入于本心之學故惟朱子之言爲萬世
無弊也○總註至明至健二句似于仁外添出智勇意不知
原是本文所有非添出也說箇非字便是智非至明何以知
其非說箇勿字便是勇非至健何以能爲勿故知非智勇安
能成仁聖人言語本自徹上徹下得註中提出分外分明矣

仲弓問仁章

人心中只有一仁何處著敬恕名目只爲私欲所間隔則此
心放失而不存便與仁體日遠耳敬恕所以去私欲以存心
心存而後可以復仁體工夫層次正須一一分明○須將安
仁視出勉仁功夫是說爲仁不是說仁只再上之爲仁不是
顏子之爲仁方與朱子乾道坤道註爲貼合○敬恕是所以
存心存心亦未即是仁但存到盡處盡處更無私間斯仁耳
須將敬與仁關切處恕與仁關切處敬恕與仁總關切處那

家無怨與敬恕仁曾通關切處說得一一分明庶幾不錯
出門使民與不睹不聞立在輿終食造次顛沛等語同例言
無時無事不然也從兩澗中抽出一節來說耳只是一敬
[illegible]心存而理得二句前後際有全身
[illegible]提示箇下手景象非迫人只辦
[illegible]了用但做得從二句推類開去不
是從敬字指點一何也○偶提出一兩作釋恕事只形容無
不敬全身正如終食造次顛沛非謂君子到此處纔見不違
仁也○仲弓之坤道節節要從不足處填補正欲以逐客邪

正講到分量充滿則本體流行無少欠闕非後世斷港絕潢
之謂也○顏子本原不動但微有感湊未淨只須決去便無
事仲弓病痛似輕而本原不足處邪深痛故必當峻補出門
四語是仲弓峻補分也○己所不欲二句但寫得八荒洞達
一[illegible]仲弓分內語矣惟設
身旁觀易地對照只在兩情頭項較量分明自有痛癢相關
之意[illegible]處便是天理流行乃所坤道工夫耳○在邦二
何須寫得用力緊切與天下歸仁不同境界一作鋪張隔靴
爬癢矣○邦家二句與上章歸仁相似而實不同上章極言

其效之速而大以克復都在盡頭處說所謂乾道也此章邦
家無怨是在敬恕用力未[illegible]上說必到此纔見敬恕之量足
所謂坤道也

司馬牛問仁章

從[illegible]心見不訒病根從心想其事事想其言
見[illegible]第一句說得好下仁者其言也則不在
言上究竟可知曰其言也訒則不是訒言可知曰仁者其言
也訒則是仁者自訒非訒言即仁可知但道理要包羅得盡
語氣又要含蓄得不盡乃得○其言也訒一句只當于仁者

身上形容其言之訒不得從訒言議論所以仁不仁一講訒
言所以合于仁之故下節便無地步矣○心常存是朱子乘
兩句中體會得之喝破在于未爲不是然于夫子點綴不盡
令躁人[illegible]思語氣失之遠矣

司馬牛問君子章

司馬牛只問君子又不曾說到家難如何夫子便只與他商
量處兩難之法乎夫子因其當懷憂懼故以此開道之其實
君子之體象如是非專爲處兄弟之患而然也不憂不懼與
上章其言也訒同是現成體象到內省不疚乃推出功夫致

此之所以然其間煞有至義處變之道亦在其中耳豈得概
荒正理而單講家難況所講又皆權術作用乎看下章司馬
牛直指兄弟言子夏尚寬解之如彼曾謂夫子反勸之行未
有之事乎○不憂不懼何說得陽圖意會方生出司馬一問與
上文正相似何故憂懼句說出工夫精嚴方是成德君子其用
力正在乎此也○司馬多言而躁夫子與言無留個不盡意
理使之深思即爲之難二句與此內省不疚二句皆未嘗說
盡也故朱子于上章爲之難而點出心常存此章內省前補
出平日所爲皆從語意中探本窮源越顯得聖言神味無盡

將講乃訓註中故能二字未免多一層直是無知之論蓋此
章隱對司馬心事而言道箇內省便對着外患說內省者自
省其平日所爲也不疚在平日內省在臨時如何將內省能
得向平日去○此憂懼二字專指禍患雖有可憂懼之事而
自省平生無愧則自無憂懼之心須切對向魋之亂說穩須
着落若但言存心處則憂患恐懼皆君子操修所有豈得打
破此二字哉能從禍患中講出不疚真學問假粗而極精

司馬牛憂曰人　章

爲憂逃人開釋勿泥膠滯遠家言有子夏急下君子敬而無失

二句方見死生二句不是付之數命者此所謂知命立命也
○君子敬而無失節子夏原推開說以廣司馬之意故下文
四海云云註以爲不得已之詞不應仍粘煞兄弟講也○無
失有禮方是聖賢之敬恭子夏此語頗孫至處語病在下二
句耳求歧之打破敬字岸叟之何如無心其見地淺深不同
然皆不知無失有禮之妙者也

子張問明章

明且遠在所以不行處不是深入正要勘得實說明便是遠
即混說明更有遠亦離○子張止問明夫子添出遠字而詞

繁不殺正爲務外好高者其求明每在遠處不知反蔽于邇
夫子舉此二端最是極近而易蔽者于此能察便不弟爲明
而爲明之遠正指點子張反求于近耳如此方見第二段之
緊要不爲贅衍○向來受蔽于父子小人者皆自以爲明者
也其所以不明者正惟用明之不遠耳豈知用明之遠者卻
在最近之處不自以爲明而其明乃遠乎○遠只是明之盡
量處非明之外別有遠也須從明中說出遠來更要窮遠之
根源極遠之作用方是盡其遠之義

子貢問政章

蓋子貢止足食足兵兩項實政民信何即上句所致耶
說出猶之教裏富而民仁意故足食足兵不可作合足兵足
緣有政事在也民信之矣不可作信民文法自明不可作三
項說進而[illegible]三項謂當人[illegible]三項[illegible]各之要
之此節[illegible]二項[illegible]以上下截格爲正
不[illegible]然[illegible]不[illegible]以也○民信不
當先做三項說固矣或又因本是兩項之語將民信離平列
却仍講入兵食內者謂民信其足者如云信其足兵食之心
則又非也信只是誠意平結無欺詐離叛之心原是兵食止

邊事不牿然兵食故後面子貢可分爲三耳看註補教化行
三字固知教民信自有事在但此節止說兵食足而後信可
乎不及教信之道正如菽粟水火之仁不是足無教仁之理
也○夫子一面說來未嘗分三件亦未嘗單指歸兩件到子
貢一[illegible]做[illegible]子謂[illegible]當無不應說三說兩○
民信中有教化在[illegible]細味聖人[illegible]原不曾平分三項到民
信一項又特變文法也[illegible]修然後教化行
而民信于我不離叛則民[illegible]從上二句順帶說下到子
貢纔分作三項問聖人又[illegible]各[illegible]如此要之重信之

義在子貢設難後發明出來在上節却重在兵食故朱子謂
以人情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孚于民此指上節本義
也以民德言則信本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指下兩節之義
也故愚謂講者節不宜平存然三項亦不可先露三者二字
及總論三者分合等語爲作[illegible]教民信之矣信字聖人原說
得較輕只是民信服于上耳未指忠信誠信固有之良也到
子貢分三項來問聖人方講到心德上去若做上節郎將信
字看得深重則之矣語氣不合而三項板煞之病生矣○兩
足字在食兵上便是說政之矣字在信下且曰民信而不曰

信民則夫子民信句原根食兵說故註用然後作轉見此斷
止重兩足字不遽平分三項也但單是食兵足而民便信秦
隋之世已不可行可見民信原有教化一項工夫但必待食
兵足時則教化自行而民不離叛也故民信句竟逼入兩足
說不得而于兩足下添出一項政事又失之矣語意以是爲
難○看之矣二字則民信仍在兵食之內有下三者何則民
信與食兵各分足食足兵足字作用在上民信之矣信字實
際在下到下三者又併說○題之末句最難落民信似即在
兵食之中民信却又在兵食之外使民信當自有是政民信

與質同重也若竟重文說則病又甚于子貢矣不知此非輕
文乃輕文也子貢雖失本末輕重之差然看文質尚是同原
一體上事若云文祇是妝飾點綴之具與告子義外相似但
爲分別等差不可少故可以治天下而不可治一身此即佛
老之見與告子成似反而實合者近代良知家言正犯此病
見佛老一偏以文爲外假非本體所有却又竊見佛老之說
不可以治天下故又將刑名度數禮樂事功另講出一番施
設道是良知中作用以自別于佛老不道內外打成兩橛原
非聖道之體用也其病只看得文是外面事則說重轉輕矣

○上君子是泛常稱呼下君子是斷斷字眼上君子就行上
見下君子作一句上論上君子翹然自著下君子是中帶貶意
子成之說不下期周可謂尚矣自子貢辨之而其弊始見至
子貢論病人不易知也立言之難自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
而常適其平惟聖知聖此等處須知朱子之言已造至處自
猶字須還他混俗須眼界高濶而語有滲漏爲妙若將文質
細細有本末分別即失而猶也語氣即非子貢心口矣○以
子成之論觀文勝之俗則高甚矣而不知其言有病也得朱
貢之辨正文質不可偏廢而子成之病乃見子貢更高甚矣

而不知其猶有語病也得朱子本末輕重之說而子貢之病
又[illegible]無窮精析乃出後人心不細見理多粗疎漏矣可
彼可此遂有謂子貢之論與夫子野史君子之義相符不必
補註中之說不知聖賢講道理必求其盡不似後人妄立議
論便成門戶不許人辨駁也○良知家若袁不哭門人疑之
曰吾惡人于父母面上亦用僞也嗚呼此其爲質也其虎豹
之鞟耶抑犬羊之鞟也哭踊有節以爲僞飲酒啗肉以爲眞
食稻衣錦安即良知非被髮野祭之風乎嵇阮以老莊淪晉
金溪以狂禪陷宋至良知而三矣流禍一揆非細故也

哀公問於有若章

同一發歲諸心事迥別則情形亦迥別自賢君起念便爲百
姓不足爲百姓不足便是欲蠲租減稅賑濟也庸君起念便
爲用不足爲用不足便是欲加賦開利也哀公正爲欲加賦
以足用而告訴到年饑若實做凶荒情狀不着痛痒矣從下
文募爲出腹民自肥腑腸方是哀公心中之年饑不是百
姓身上之年饑○宣公稅畝只是加稅于私畝徹法未嘗廢
故註下專行二字是公田民田不曾亂紊兼并自是孟子
時事恐不須說收田役田也節用厚民是正意存私家備軍

難對切著事然畢竟是旁意亦宜斟酌用之○哀公所問在用而意在取故有若直答取法而意却在用此正針鋒相敵處行徹必先節用不則有若之言竊節戲斷不可行矣註中節用則民正見此章之旨字與下節百姓字針鋒相對哀公但知爲君計忘却百姓有若謂若果爲君計正當足百姓故有子乃哀公語中病根○有子祇明君民一體之意見行徹不可緩之利弊至其設施之方尙待哀公之再問而措乎其未聞也○百姓足自然不足二句中須見行徹不行徹之根由孰與不足孰與足二句中須見君民相關處即對謝用不

足實際○後世謂井田必不可行其說大約有二一謂豪强之田不可復取與人一謂農歲入不足以供所出耳然田制之法又有均田限田之法以通之至度支經費之不足則千古未有善爲之畫者是則有子兩言至今猶有不透信不及何怪乎哀公之覷覷過計也○有子正對哀公二猶不足而言意重在足君邊未講無遂在百姓便失其旨○足不足語原從吾猶不足句來哀公發二猶不足豈可行徹有子答行徹正所以爲足以破解之都重在足君一邊百姓足何不過是行徹中轉語蓋哀公看得徹行此利百姓故有子告以利百姓正是利君國之用正當亟發孰與不足孰與足之義○問足不足兩下平說而重講上二句轉帶下一句以爲得體是否曰非古法也論體自當以平對爲正或變爲上下截亦得再變而上擊下散則已爲變之變矣然格變猶可意分輕重則不可或天寶以後宋人詩各本對尙書蘇引木貴纔二句李固言爲少一句中宗云蘇瓌有子李嶠無兒可徵應制最忌乃時張丁陵進講至成敗利害日將盡已百歲矣同列深服之故此節以重上輕下爲得大體此說如何曰此說尤壞人心術人品看詩書所載古聖賢吉君皆憂危震動之言

居多李文靖爲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之眞宗愀然變色同列皆以爲不美劉元城論名相舉此事以爲惟李沆得大臣體夫告君者尙以危言爲得體豈行文反以阿腴爲得體耶成宏以前未嘗有此而題目亦未嘗避忌自嘉靖中前後有論時弊始以忌諱爲戒流至末年習成諂媚之体閣中專取吉祥偶有何字亡之屬雖宦技必黜士子從未仕時即學爲諛佞安得復有品行事功甚程子任經筵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嫌名也程子曰臣下尊君過甚則驕心生皆近習養成之漸自今勿諱爲相當法文靖經筵

當法程子若中宗攝王之言若正佞臣之術何足法哉有志于人心世道者當力破去○君民一體相關固是說當理如是然所謂百姓足與不足須從行徹不行徹來方是有若對答之[illegible]大意與當日商量足用之[illegible]較行徹神理處不用論[illegible]聽行徹不行徹在意義不在字樣意義確切[illegible]與不露但使人不講意義而止論字樣不過以為時含糊混過否何當於道理乎○所用以厚民是有子本旨至後當時變徹法亦止是稅畝加賦與秦人開阡陌壞井田不同即入私家者亦未必如後來兼并之弊○哀公與

有若商量只為着國用兩下錯綜處只是行徹不行徹源流爾論到百姓只為哀公如之何其徹也便是不曉得徹法之下關通[illegible]是指百姓而不相[illegible]故有若直下百姓何百姓足即是行徹百姓不足即是不行徹而加賦語脈最緊而語勢最安若但謂君與百姓之不足而不計百姓竟是有若呆勸哀公[illegible]民[illegible]下[illegible]事矣須知有若也原為用不足起見非老生迂闊[illegible]遠事情也○民富則君不至獨貧只如此言孰與[illegible]字極完切所謂君民一體也後來多將與字作取與之與曰君之足民與之仍從取法中講利害失有子之意矣

不若逕他孰與兩詞為得君民一體則終事急公自在其中若說必富足而後威權得行則所以足民之心術已壞豈尚有一體根源哉此亦功利之病當時文人開口便講作用其習已深不覺[illegible]也○哀公憂用不足有若以孰與不足語之語勢似[illegible]何然則當如何使百姓足非行徹不可語意實在百姓[illegible]而推何何難[illegible]孰與不足却何何只是勸他行徹幾得有若對公之意若從作君民一體相為轉輪語即後世若蕭何劉晏之徒亦能言之矣○哀公一則曰用不足再則曰吾猶不足只為忘却了百姓處處提掇此兩字便足令哀公驚心刺耳不必照照煖煖作君民一體等語也

片言可以章

片言可折是夫子想空許與並無實事故記者又紮無宿諾何以攝證夫子可以之意此須於兩節交接頭領會若竟一筆直下而於後纔轉可以之故則坐煞無宿諾在折獄裏面夫子與記者語混不分其兩兩空懸之意亦失矣○此是贊片言不是論折獄是贊片言之本于明斷不是論折獄之貴乎片言纔說片言便有下衛在何必折獄只極其用耳

子張問政章

子張才高意廣其于治道必不取卑近之行但少誠心實力耳○若與他人言必須辨所存所行之是非矣○此皆行皆指政說兩之字不得畧過與子桑伯子節不同彼是就論心法此只在政上講于行之切政而皆申其心者非也○倍指其存心處非燕閒之時也○子張所少只在一誠字倦與不忠皆從此生出蓋夫子之所以告之者並誠之目也○何以見得子張少仁其病只在過高纔過高便騖外而少實心且如東坡半山之權謀伯恭同甫之功利未嘗不說濟世安民然議論越高本心越錯總他說話但有愚弄天下之意全無誠

實愛民之心只此一點意思早已將仁字剗却此漢祖唐宗之治朱子到底不許其同于三代也只爲不是忠字源流耳○倦與不忠其原皆出于不誠然則爲政之道一誠而天下之理已盡矣不知聖賢却不如此說誠固自然無倦然未能無倦須是將那畏者使之無倦誠固自然以忠然未能以忠須是事事他滿使之以忠要皆理者幾强處卽誠也

季康子患盜章

上多欲則下行竊此感應自然之理若必說因欲而民貧爲盜是則有此事然多却轉折其意不的當蓋上導之以欲則下雖溫飽皆有盜心不必從貧而後爲盜也苟子不欲雖饑死亦不竊不必富而後不竊也如此看語意更分明緊切○不從君民起念只爲自己利害康子患處便是盜心做官不爲地方計只爲自己考成縱諒與捕逐亦總是盜術故經濟事功聖賢都從心上做起非別論也

季康子問政章

德字指君子小人之位各有分說非指性分之德也性分之德君子小人所同分位之德君子小人各與此節以善字對殺不以德字對殺草上之風必偃只言其理勢如此要知率民以善固偃率民以惡亦偃草不分和風狂風皆必偃也○

子欲善而民善十二字說明君子二句只說上下感應之勢之順速易從耳○若從君子之德活畫出風來小人之德活畫出草來則風草字俱有着落矣若只將風爲君子之德裝腳草爲小人之德裝腳則風草字俱空矣○人每將德字混善字便失其義只有好的意思不知本句切實並下二句俱通明矣○以風爲和風與人對殺立論者俗解也以君子爲登高順風悉係說者亦正解也

子張問士章

謂直道難行必兼和攝術體用各別內外分行終于詐妄矣

深之則爲老莊刻之則爲申韓彌巧彌近則爲鄉愿豈復有
君子之道哉若將好義察言觀色慮下人皆講向外面作用
夫不特此四者說境已先將質直割斷了也此比于張之聞
伺一向外面更加笈蓋矣○質直二句對針下節逐層講出
爲己內心之學一步收斂一步極其至便是無聲無臭退藏
于密境界與下節正是中分兩路隔○雖爲聞達而言然此三
句要只合鞭辟向裏務自修之實須照定註中不求人知四
字講與下二句作反勢直到下一句方跌出達字意故註明
然字轉也若句句從達字逆入若此二句專爲求達而設却

正落了聞家俯大矣○二句逐字平鋪說下見爲己務實之
審其中並不分輕重若將義字提出若前後皆以全此者遂
君子義以爲質章意于此無當也○察言二句易說向周
世故去能收拾到爲己實際方是極有線脈文字弟看註
二句云皆自修于內不求人知之事方轉出在邦必達
則此二句以無意于達爲得若處處從求達意轉出便鑿
盤針也○天下之物無獨必有對黄精可以延年鉤吻人
殺人而形狀極相似蓋有一真便有一僞只在人自能辨
耳○所以子魚竊門幼安割席古人于此辨之至嚴一毫不

假借只將兩節書每一句對一句其爲己爲人針鋒處處相
對分講互講無不警切○述評○陳國南謂神明逸云子異日
不患無大名然名者造物之所忌也必有物焉以敗之子其
愼哉後种曉節果敗世以爲南爲名亡而不知其非也方其
聲聞過情時底裏便已敗露更何待其曉節之不終哉不告
之立誠之道而徒以盛名爲懼此黄老之學耳夫韻孫好高
務外夫子告之固當以聞爲戒則質直以達爲嫌然云夫達
也者如是夫聞也者如是只要他于爲人爲己之際推勘分
明騎驢鞭辟近裏爲所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者正自有體
驗工夫也述評

樊遲從游章

只先了後處便是崇不是如是而後乃底于崇也崇是功夫不
是成效指示親切非與二字自見精神事得俱兼知行說○
無攻人之惡正以足攻其惡之力二句回環發意併成一片○
于修慝二字更爲親切

樊遲問仁章

上章疑所處都在知然其所重者都在仁疑知疑其礙仁也
辨知辨其所爲仁也知原從仁生而其用乃所以成仁仁者

人也拈出一人字便將天下枉直諸衆不仁者皆包舉在內
人有知許人仁不欲有知許人若不知即不能仁知不盡亦
仁有不全其不得不知者乃其所以仁也○愛人知人原只
在自己心德上說至樊遲有疑故指出知之功用及人處言
之以見知之不悖于仁子夏因樊遲只說以下半截語故亦
但就功用上發明推廣其實全理須歸心德講于末節不止
說天下之化于仁而推論舜湯之心至此乃盡方見仁知合
一本體○此章樊遲之疑相因而生始疑智之不能兼仁後
疑又在不解能使之理夫子子夏兩答正破其所非預作含

糊弱突曠蕩飄忽之語如禪家機鋒話頭令人捉摸不着也
然道理剖透徹伶俐處自無過火之病○通章之話柄只在
智字其此關却在仁仁者人也却提人字作線而疑處指示
處便含鋒稍俗須含糊不露○智以成仁其妙只在一使字○
見得使者智使之也能使枉者直已仁矣始終只向智裏說○
而仁在其中矣此亦人所共解而空衍無意論則能使精神不
出暢發智仁大刻露則樊遲不必更質于夏矣○遲之疑
在知于解之亦只指知故下文問于夏與子夏答都只在知
中推論若實求和便無此語妙或問因樊遲下文錯認說

知故第三節須含糊留下不知夫子原只說知而仁之理在
其中理本如此非故留疑端令樊遲偏發也○遲之未達在
知故見子夏止云問知○何謂也只是嘲其所以然不是辨
其未必然○錢啟新云樊遲原有疑處專爲知者之事是一
疑又未達所以能使之理是一疑並非自明下文富哉言乎
答專爲知者一疑也舜有天下節答所以能使一疑也今人
只講專爲知者一疑至所以能使一疑全然不講誤矣又槩
直二句緊接知人之下原是夫子說知者之事見其能兼仁
非直言仁知而樊遲故誤問仁而言問知也時解亦誤按此

子書義甚明要之所以不明能使之故者只是將二句打作
兩截耳惟打作兩截而以爲皆知者事則愈不解乃知蔽有
兩層病根只一故須細心體出○專講選舉不仁句只總一
輕點絕不說殺爲佳○舉錯雖兩件然舉即是錯故枉上加
箇諸字即末節衆字也諸枉如何盡錯得但舉直而枉皆錯
矣于諸枉中只舉得一二直非大知不能仁人放流以惡爲
愛義以成仁也以舉爲錯知以成仁也義逆而知順故末節
重在舉邊○人說末節不宜道破仁字不仁者遠仁字已出
如何道不得想于子夏已知兼仁知言矣但不可提唱仁

字與言知斯關以子夏所未知論仁只在夫子言[illegible]體會
得之看書須得此意耳○某還只就問仁子夏就夫子言下
見得箇用功處大凡不必說出仁字而仁之氣象在目借舜
湯做箇影字指點活潑潑地、某補出以此意讀勵照之趣○
然如今人空做文章[illegible]數字支
綴其間恰似子夏先與[illegible]者然是可笑○
須不失子夏不知而自合當此○此[illegible]長者正爲
樊遲未達及退問子夏兩[illegible]到末節何
妨透快言之註明云子夏蓋有以知夫仁知而言矣而今人

四書語錄　卷之二十四　論語　三

偏要不說破仁字此種議論皆自嘉隆以來以禪學說書反
詆註爲拘繫蓋惟禪家忌說破以其法原說破不得也聖學
從無此法即第一節之上句指知下句指仁亦本註語但在
夫子口中自已說解了如不得然其義理實如此聖人未嘗
故作含糊虛留以俟其疑問也故此節道理亦宜講得精實○
但還須然只須不落知仁字樣爲得耳流俗見解由來已久○
論文者方以爲極則令後人含含糊糊不敢將道理實做一
句其流弊不小並當破成說看之

君子以文章

以文會友是講學致知事以友輔仁是取善誠身事兩者原
是一致要之朋友之益只有講習切偲餘無可用力則輔仁
亦即文會內見也若將仁字作人事因緣文字看得粗淺
只作語言文字又欲參術入納未合耕難矣○人者得上句
粗下句精支當不過便看作上下[illegible]而爲測注之
局皆因自已所見文字淺小會字存此與文字有內外精粗
之別亦從陸王之說以講學爲務外求也聖人四教先
先文文章可得而聞後起者得與斯文約禮必由博文文字
是其事若併如後世之所謂文[illegible]所謂會一班朋友名公講師

四書語錄　卷之二十四　論語　三

游客娼誘權勢攫利者皆[illegible]欲皆惡根蟠錮仁字之本已
斬絕矣何輔之有○講學明道是貼知一邊說取善進德是
貼行一邊說知行本是一串事故註雖平分而實未嘗不關
注也○人之所取乎朋友者專爲明道易曰麗澤兌君子以
朋友講習講習明道朋友之益了此爲人若取善輔仁反是
假借朋友之爲人[illegible]道理偏微詳悉非講習不能明而非朋友
則不能講習若道德修業只在我自體之非他人之所能與
縱有賢師良友不過爲之一[illegible]他人皆注重下句○
能不斷放上句方爲[illegible]將兩句講得水乳融洽本爲輔

仁而會友方其會友以文之時已輔仁矣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二十四終

論語下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章

聖人說理定是上下俱徹先指行勞指事無倦指先勞便要平實淺易故叛注者添作穿鑿以求其高遂不知由其平實淺易者求之雖聖人不能盡也○先勞易貼民行民事語不足而無倦即在先勞中加勉須得未嘗復有所告意○無倦不在先勞外也不言是先勞久了纔講無倦只先勞便要無倦是徹始徹終事○為君上是極苦事後世看君上是極樂

事惟以為樂則自然不肯先勞即先勞亦易倦惟以為此業我為君上便合該承當則不先勞無倦不得必先勞無倦而後快然極樂耳若說不先勞無倦便有多大利害此仍在人欲極樂上講直向天理所以必先勞無倦說來方是天德王道之至○此與終已以敬章相似下半節道理原包涵在上節中賴他再問又見得一番道理不然也無此分明然須知縱不再問道理原不曾虧欠只為他一問而見他病根在此纔問如斯而已乎便知他敬修不盡故以安人安百姓盡之纔請益便知他先勞必倦故以無倦勉之原不曾別增道理也

仲弓為季氏宰章

上節三句夫子原平說下節因仲弓再問而發耳不可預先為下節側串入賢才句來○五倫中君臣朋友二倫從義字生來故信友則獲上不是兩節事惟其義也從世君臣朋友只成一利字是利便難信不但君臣難信朋友先難信故爭競生于朋友而禍烈於君臣門戶之爭害及國家往事可痛也欲救此病須先講義利從從根求之雖嚴科場公銓選坐為主總只在利上經營以獎禁獎反為此曹增多少利窟耳

何益之有故子謂舉賢才一事不得當竟藏卻世間兩大倫⊙體大則其用大聖人只平實說與知之理然可以見渾然天地大公之體便有盡性曲成神明變化之作用程子謂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讀者須實見得此意徒作大帽子話便不是○舉爾所知不必是訪求的遠開我現前耳目所及者抑無不用用無不盡其才則以人用人而人之所知皆我知故着力都在舉字舉不是一遇取便了亦不是舉一二人便了只是現前人辨才器使無不用不盡之藏乃得○各舉所知道理本是如此非有權術如郭隗之千金市骨取

惡一將也○後世防制舉賢之弊幾十盜賊故每有賢者不在
位而不能進一良友此法之過也然及其可爲則又多樹黨
植援自爲際位計其心以爲盜賊安得不用防制之法乎必
上下先去其私忌之心而後付求知之用耳○所知不必賢
才到十分只在目前耳接間知中取長舉得不錯則必以類
應此枯骨所以致千里也○上三句平列不先分軒輊至下
節側講不牽扯上文凡作家於此題盡知之矣但於爲知一
駁無實義發揮便覺通篇運掉不靈○此題下節有謂專重
舉爾所知何而下兩句不入稱帶者此義非也焉知一問

正恐不能盡知下兩句與此意耳蓋仲弓非不知所知不
可不舉只于人已之間未盡融徹便不解舉則各舉之理如
謂舉直十句皆爲孤知仲弓尚以薦賢竊位爲患耶又謂此
節無感動意只晁錯是而遠非舜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
官自條飾伸當必并感動乎但謂無權術於其間則可耳語錄

衛君待子章

聖人只説箇正名大義炳然合定要穿鑿如何必然正得來
是難事若純用陽明之説不知孔子家奴道如何○聖人
爲正名言要必當爲非謂我言行妙用能使其名之必正也
使能正名則爲衛政不能正只有我不爲政故子貢曰夫子
不爲也聖人於衛來能感化出公輒子不受女樂安能必
使輒痛哭奔迎其父而致國又能使蒯聵感化于子而不受
又使羣臣百姓必欲輒爲君而聽命于天子方伯如陽明之
曲説哉陽明又云設有人設難曰若由我爲政我就先去廢
他豈人情天理如其言是聖人都只循私世法不過於這上
面裝點周旋然則孔子之背援必當合盜嫂佛肸必將護晉賊
乎胡氏立郢之説亦屬臆擬不必聖意如何要之輒之必不
可君衛乃所謂人情天理也聖人正名之説正不爲衛君之

旨非爲衛君而委曲爲之正名也子路設問以觀聖意夫子
直斷其不可耳○衛不曾待子爲政子路設問其理當如此
夫子亦只就理斷豈計及己身哉○正名只論理當如此是
必也二字便見非此不可更無委曲調停陰陽作用也夷齊
以正之事法不知如何固不可強爲臆書然不可因自己
縣無知而并謂聖人亦必不能正而姑爲正論以自免也如
傳習錄布置輒迎聵致國聵不受羣臣百姓請輒輒辭不
聵亦表輒輒乃尊爲如上皇故事紛紛做作如弋陽戲場
見其滿腹詐僞鄙俚耳○古人讀書於事理萬難指畫處

致以取則字都是在用氣力只從小人討係出民字從民字
轉出上字末句躍躍言下方覺神通自在○上字只作君子
字看兼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說與小人二字對針○信字畫
用表裏甚精廣不止在誠程刑實約質上事曰好信則上之
誠實相孚者洪矣故民莫敢不用其誠實

誦詩三百章

經以明道聖人之道自洒掃進退至堯舜事業自喜怒哀
未發至舜音笑貌之微其理一也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若謂性命本體爲經學之至而政事言語爲其次之用即分

體用內外爲二非聖人之道亦非聖人欲人窮經之旨也以
此爲學雖極講得高妙在仰其必不能達政不能專對矣蓋
後世講經學之弊不出乎此○窮經不能致用其窮經時工
夫先用錯謝其用言涵矣授政使命亦指其大者而言耳
正要從此做起

子謂衛公子荊章

有看得不直錢處有看得不容易處有看得大有關係處抱
得推助于聖人言外四面領會方見善字中義旨不窮○從
公子居室上着眼見當時僭竊篡弑之變亟矣夫子善荊意
用處極大而荊之爲善亦不屑屑保家節欲之間

子適衛冉有僕章

庶矣哉三字聖人仁天下之心全體流露而先王遺澤與三
代斯民之道無不兹剖正經略不得○富教通套話頭難工
無與庶不可不富富不可不教其勢相因所以富庶所以教
富其法亦相因從相因關可處論得精當兩之字神理自出
親通套話頭與不當窮雖之視路鼠耳○加字逐節生出乃
有味富在庶字上犖畫教在富字上犖畫方見權義但泛語
爲治必兼富教必先富後教不得當日層次相商神理兩又

何加焉詞意索然矣○庶哉一句中有美有刺有望有憂要
心甚長無所不至及冉有問何加而曰富之更問加而曰教
之此理固無哉中已備然卻因問而逐漸生出時文每于是
處一口說殺失其理矣須有次第必要富之在庶上講教之
在富上講方是既字加字道理套說富教便無涉○富從庶
講出教從富講出方是聖賢義加道理既字又字之字皆是
一實境諸富教通套門面語一句用不着矣既庶是衛實景
富是設爲之詞不得混過○富之必要從庶講出教之必要
從富講出庶何以必須富富何以必須教庶雖富亦易窮

得精實講得籠統不如講得細微通

一 冉子退朝章

冉子差處在有政句夫子教冉有抑季氏亦只在此處辨

非謂冉子不應朝退朝必不可晏也況退朝是記者筆不是

冉子語何可作罪案乎

定公問一言章

仍要紹管言不可若是其幾句蓋天下安得有一言興邦

理但知得此意推而措之事業便自然在在有憂勤惕厲之

意邦之興職此之由耳如知為君之難也句下當作一頓斷

凡所以興邦事業皆在其間然添補出如何是興邦事業

又呆煞無味且復累贅不盡也只將知字敲逼則自得之矣

子夏為莒父宰章

欲速者只為小見識無遠大之圖只上補竹攬要乘涼迫窄

躁隘不可以有為且與下見小利一例并要識大事而失之

太急之謂中做之不速成遽必當其時時當先發難聖人亦

未嘗必主退後之理但為及自有次第不可急遽無序耳要

人不是教子夏退後作用後起者勝以退為進之說也

葉公語孔子章

攘羊親之過小者也故當隱諱之幽厲期孝子慈孫百世

不能改豈曾隱冉求為蹶鑿者哉葉公此論不是屬橫無

知卽二氏任真無我宛視平等之見夫子不直斥其非但舉

天倫至理以動之在葉公曰中極言其行之高思以易天下

教來巧妙而喉嚨自生在夫子曰中頓挫隱之似不直其言

冷而嚴宛而正○父子相隱一定不易之至理非義本當諱

而又曲取相隱以全之也証父正坐本心喪失相隱正得本

心之安今若云義本當諱而名教王法有所不可則相隱乃

外飾而証攘為本頭是不直在其中矣此亦為反經行權之

說所誤○此章書本無君臣義且君與父不同父子從天倫

來故不論是非君臣從義中來故專論是非但以義合不合

則此當可與父子相隱之道通混哉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章

此章應逐節間間生出須先巴攬不得亦各各分開說提攜

圓籠不得子貢每此問夫子總如此答聖人豈有他心通來

先立箇題目以待乎故凡用體用本末等說數總挈起者未

所慣抹至下三項又將行已有恥串組亦為牽絆○今日人

品文品其病都大一恥字就將文言之目不識經學理學爲

何謂口不識周秦漢唐宋爲何書而恬然講義論文牧猪奴賈裘備皆可稱名矣至若會之剽竊僞之詞華與蠹抄蓋以不爲同爲根互相剽竊以干祿於人而不厭昔者套用題題文句亦必稍更變而用之今則公然對題通篇照書且剿且行恬不爲恥近日場中謂頗不乏者可怪可歎嗚呼行文有恥亦可謂士矣○惟士之已任重道遠無所不爲所以發要收束精嚴振作新篇方挑得這大擔子起耳今士人專爲不爲寡廉鮮恥輒曰成大事者不顧小節已放倒架子爲無忌憚小人矣又何大事之有及其本末一無足觀識微者潛

以苟生則又取行己在清濁間語以自掩士品之日流焉頹鮮不由此○三句雖分志才然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卽在行己有恥中出來有恥固不是一味矯潔廉介若講到精微處便是動必合禮內省不疚也只完得一箇有恥以此而使於四方豈有辱命之著乎天下固有能有恥而未必不辱命者須知其於本原之地必有未盡精細謹微故也後世惟不知此義將體用打作兩橛遂有有體無用有用無體之論夫體猶火也用卽火之光也天下豈有有火而無光者火光或有昏暗必其火之本體微昧故耳凡作此題者亦知首句重下兩句輕而不解一串說下之旨尚屬懵然○此中志才分貼確不可易將文將志字換作節字便不可通且如蘇子卿之厄于青海顏魯公之死於希烈可得謂之辱君命乎然可得謂之非節乎且可得謂之無才乎以是知志字不可換作節字也○論品地之高下是一節低以一節若論行誼之輕重又是一節緊似一節一節低以一節則當以首節爲宗一節緊似一節須道從末節着眼

不得中行章

說必也二字聖人意中已有許多鄉原流俗必不可者在狂

狷雖與中行異而可以爲中行者惟此○不是賞實狂狷是聖人望人任道之力而所以爲道意亦寓其中狂狷固是生質然人能學爲進取有所不爲亦卽聖人之所與也與狂狷中聖人更有裁成陶鑄之妙不是狂狷便得四顧無人茲惹安屬種子向去要取一箇半箇勿令斷絕去半箇之說亦復如是能得聖人赤心於語句之表使千人萬人皆見乃爲妙品

君子和而不同章

君子本自一直爲下句立辨須如此分別耳和自是不同不

同正其所以和有不同處見其和有和處見其不同〇章素
文曰同字不可抹煞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皆是聖賢參
贊種子皆爲此語對合　蓋不到不得不如此稱謂耳按諸
文此古文然易所云同聲同氣是之論世間品類道理如此
耳豈君子與人之心哉下句明說小人同而不和若不要抹
煞同字是不肯抹煞小人也此等議論最害事〇後世朋黨
之目固是小人以之害君子然亦是君子欲主張一說害人
之同而惡人之異但知相敵之小人肆其攻擊之爲害而不
知依附之小人又借君子以行私之害更甚也卒之兵連禍

結而不可解所謂君子反爲依附之小人所用小人與小人接
無和亦而君子之惡有不可言者矣故欲爲君子先須從自
已存心處打點消乾淨讒一點爲我用彼之意則我必先爲
彼用只此一點相爲我用之意便是戈鋌箭鏃尖鋒相對
後有和字根苗伏彼之反覆傾軋固是我立心處自召之耳
〇不同正所以謂是君子之和分開有正面反面合之只處
一件非和之外另有個不同亦非外和而内不同亦非常居
時和而論辨時不同〇修祓門戶之禍其時小人之黨無
論已即所稱君子者亦皆樹私人而忘朝廷爭標榜而等

行正同而不和之類也其有被錮斥遭戮者亦宜矣而至今
門戶之流猶私相題訟不置雖賢者不免何其悖耶〇和字
是不同不同正是和處此而字直下意也然和自有和之義
不同自有不同義此而字分辨意也若分辨處發得不精
而但取直下大意未有不入乎渾一路矣

鄉人皆好之章

今世之士皆喜圓而惡方做一件事必要處處周旋有一人
不適好便嫌其術之未工其間更有稜角峭厲者則又主一
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之論于是在家必怨在邦必怨

此又所謂乖角不可謂之方也須知從來只有處兩種人無
有此兩種議論纔差夫子折衷方覺立言無病處不惡善不
善取人便知其鄉黨救得一邊又倒了一邊也學者間用黨
人不好亦用術制又不好用黨好人又不好正坐此弊〇好
惡以善不善爲斷是活法是定法〇此是說子貢鄉人好惡
之論上作轉語不如二字是隨文改義非謂觀人之法定取
必于鄉人好惡也〇謂子貢只以鄉人爲斷夫子又以鄉人
之善不善爲斷然則鄉人之善不善又何從定之是塵邊量
塵說無已時也須知夫子此章之意只論善與不善如水鑑

之不可雜居蕪穢之不可同器甚言鄉人皆好皆惡之必無是理耳縱或有之則必有阿世之術詭異之行其中必有可疑究竟歸之不善一邊耳蓋夫子只是于善不善盡頭處看得分曉故知必無兩存中立之理子貢于界限處尚看未分明便疑其或可通融和會耳 述評 〇古者取人之法自鄉舉里選辨材論究以致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而後車服以庸之誉人之難知如此子貢正患人之難知而欲以鄉人之好惡爲考驗其意未始不善但徒知鄉人之有好惡而不想鄉人之有善不善是其病耳夫子謂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先當以善不善定好惡而後以好惡辨賢否無不錯綜以得其真正是藉鄉人爲考驗非廢考驗而任鄉人也若謂鄉人之論總不足憑先要自己胸中識得善不善爲主則更有捷法何不竟向其人辨取善惡而必博求之鄉人不多生幾許轉折耶 述評 〇夫子取人之法正用鄉人非廢鄉人〇子貢看來只是好惡夫子看來皆是善不善證佐耳〇本說鄉人然受好受惡人自有身分工夫在〇善好不善惡皆是已成後看得是知人正說

君子易事章

易事句[illegible]圖說下兩句申明之若上兩句即拆開平分講便下面道理已盡不用複疊矣正爲上句而字一滾渾成故接說下兩句上句中而字須急遞下兩句中也字及其字須[illegible]斷不可作一倒看也〇易事是心之公難說是心之恕兩[illegible]難易相反故用而字紐對其理兩下無側重意也故下接說之不以道應難說及其使人也應易事又如此同互講正見事說是兩件說話欲頓一邊不得且若將難說一邊撇置前半只講易事後半只講器使兩邊轉折回互竟掉去不管所謂函蓋[illegible]烈不成文字者也〇說之不以道句正見君子之心公說之者窮工極巧而總不能動乃見其公然須知君子之公却不是因說之者來而打點應付其平日致知誠意心寡欲原無可說之根在裏不說二字是君子自己工夫到這裏若有一點打點應付作用即可就此作用上取說矣〇艾千子曰看得君子神明不測亦復孤高自貴有意無意之間人能知之不能言之[illegible]莊中公而恕二字君子何等正大平易安得有神明不測孤高自貴之意〇是說與人復物達看君子小人心術之不同遠而有位附而家食皆有使人人事之理若食大帽子必要粘在大臣 講於是本義拖[illegible]

異百出矣

君子泰而節

君子生成便泰越學問越泰小人生成便驕越講究越驕泰
驕二字聖人從君子小人心術氣象摹畫而得名非有泰之
一術而君子用之小人希慕之也君子自不知其爲泰小人
那肯希摹遵效肯希摹遵效不驕矣

剛毅木訥近仁章

就資質說取近字老教書皆能言之須子所以近處議論得
出耳時下但尋其近字妥帖之法而舍其議論所謂養子不

及父家門一世義矣

子路問曰何如章

陳百史曰子路不足處全在涵養末二句只渾言厚德純
粹見意類若分疏朋友兄弟如何失渾融矣題有廣言之而
約者此也楊維斗曰切切偲偲怡怡六字成文如溫良恭儉
讓五字折開不得朋友二句言約旨遠接六字折開不得也
只好說第一句耳到朋友二句聖人明已折開說如何反是
分疏耶本意謂朋友宜切切偲偲兄弟宜怡怡若正因上六
字渾然不分聖人恐其儱侗失宜故特示以施應條緒耳推

推其用不盡于朋友兄弟則可謂性情中和無所不宜又欲
獲而混之則以聖言爲有滲漏矣蓋切切偲偲怡怡原指養
成之氣象可知有多少功力在恒人安得有此今人於上句
即云人情之大可見者至下二句意若云如朋友之切切偲
偲如兄弟之怡怡試看天下之人有幾人能於朋友切切偲
偲于兄弟怡怡者乎若謂不至傷群敗恩等即可見此意耶
其視六字亦大卑淺矣自放低了道理却云聖人亦不過如
此便是侮聖言無忌憚良知家云滿街都是聖人釋氏謂諸
佛衆生同具大圓覺知此假亦知此處之切切偲偲配朋友

怡怡配兄弟聖人正各有精義故分別如此若中和無所不
宜只渾舍大意則朋友何嘗無怡怡兄弟何嘗無切切偲偲
耶惟各有所宜故混不得也須知六字折開不得此句便
不是若折開不得聖人亦必不突然下此六字矣即溫良恭
儉讓五字尚可合不得然或曰六字下總一如字故拆不得
然則由中如天天如只一聖人耳又可曰兩如字必須拆耶
此等話頭皆袁黃爲寅亮諸人講書譯說維斗亦習而不察
耳只形容個氣象如此須知這氣象從何來不是裏面有
實得積之厚養之純如何發演得出上一句大若作渾融

之論下二句又喜爲虛活之套又有云中間過文要不著相總以混話爲事不知先輩皆切實分疏而義趣自深回顧云云皆損神鴉鬼耳○斧下雙聲六箇總一如字從來無此文法夫子遊來剛剛畫出一箇氣象與子路有其中德性之尊禮樂之文克治涵養之功積中發外之效無不具足只在一如字中

善人教民節

亦可以是忌辭非幾辭也人言武治足以速强而不知善教七年亦可以卽戎下對當時談兵者上距帝王盛德無敵中間取善人設施功効亦字精神欲湧○若說善人意中先有卽戎意在卽是句踐之生聚教訓與趙之咒聲孤寡皆殘忍之所爲若說善人全無卽戎意則又徐偃宋襄之致亡也須兩邊打破寫出亦可道理都見王政設施與後世恣徧天淵地隔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二十六

論語　憲問第十四

憲問章

邦有道之穀固有以益原子即無道時但知潔身之爲非穀而不知行義救世之非穀即乘田委吏亦非穀也但存詭畔不恭之心以行其安身自利之術則大小皆穀矣○總而言之只是貪祿兩字耳然如此說便是鶻突須寫得邦有道之穀自是一種議論一種面目邦無道之穀又自有一種議論一種面目而其心術則同也

克伐怨欲章

原子正爲求仁務克去己私故以此爲問克伐怨欲皆心之害非心之用也其功夫未嘗不是但不行二字有病痛故夫子許其難而不許其仁然不行四者固未得爲仁而四者尚行其爲不仁可知也若將原子横派入絕情滅性一流失之遠矣然道不得原子其病猶小竟認克伐怨欲爲世情不可少事而謂仁者必以用世適道爲是不必屑屑於去累絕慾乃病之大者矣○明文勳云仁是自然不行是勉強所以不許此說是也不行只是不盡克盡則勉強亦仁所爭在留根與不留根耳與自然勉強無涉吾不知是切實語是籠統語不是鶻突語不是截斷語要之從不行處合下帶去便是故曰可以爲難先難後獲正好從此用力○不行只是外邊壓遏不是拔本塞源究竟根株在耳須與剗盡方得私欲淨而天理行查滓消而本體見非安勉天人之分也○說箇不行便有根在旋剗旋生東没西出故未許其爲仁正欲其斬盡根株耳非欲其脫韁解索也○有克伐怨欲而不行與渾然天理而自無克伐怨欲之可行其境界自是天地懸隔不必說不行到底有行即終身制使不行愈見其難於仁字究竟

懸隔嘗之薛子謂坐亡立化即不無若說先師意旨猶未甚見在也○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人字是仁字全象然必人欲淨盡而後天理流行未有人欲不淨不盡而天理得復者天理本吾心固有故可曰流行人欲本非所宜有故必曰淨盡今于四者但曰不行而已則其根蔓隱伏於中而天理反强制於外伏於中者爲主制于外者爲客以客勝主其用力甚難若謂將以久勝之亦必至使四者內消淨盡無可行者而後可言仁斯亦難信之事矣豈得謂不行爲爲仁之道蓋是故聖人不許不行爲仁止爭淨盡與不淨盡不是安勉之分

安勉之分已是流行上事非淨盡上事也誤認不行是勉強工夫粗甚矣。

有德者必有言章

爲學與觀人二義兼括爲學畢竟是急崇禎癸未多屬用人者說合與佞陳鴻麗耳○日必有則無言勇之非眞德仁可知日不必有則言勇亦非定無德仁可知其理本自明白却被講作用者要周旋言勇反將德仁看假或亦不必有言勇者則謬甚矣○仁者之勇與徒勇之勇其體段氣象原各樣見得此意做仁字便合孕勇在內做有勇都是仁之用必有

意自然透露若儻置仁勇兩開而以挑弄必有爲合則必不合矣且有德何換字移疊通套可用○崇禎問看仁字不是妙明圓淨便是慈悲願力不知兩者皆非仁也

南宮适問于孔子章

釋氏以虛無之說網羅高一層人以果報之說網羅低一層人若此節上有得不好則二病俱有若界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若識得殊詳則更便如功過格感應篇相似孝順父母也算幾功螺蚌放生也記一善起過思熟落便衆善念便是惡善根幾絕也於是聰明人卻從此中翻出一種意思來舉

善惡禍福之說而歸之於無有莊子所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人事可不修矣若不答适出之意看得如一重公案相似使旁人那東去也須實發出行法俟命之意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通子之後乎程朱始發明之令人不聞此等議論久矣安守人心之反樂聞○明旅言其德業非言其窮約也○禹未嘗躬稼稷本曾身有天下後人生出辨難自詰自解失却然直下語脈矣○佛氏喜言果報以其說易窮也通而爲輪迴無對會破敗可謂巧矣然禪宗已心其非轉而曰不落不昧脫離生死直至無言可說愈巧而愈

窮只是奈何他不下耳推于曰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卻是不安命不知命也於此稍有疑將夫子不答南宮适出亦落公案矣○大似禪家公案着一句註腳不得然禪家只要絕斷思議路頭連他默然良久休去也隨做隨掃留不得影子聖賢只是道理判至處更多著言語不得卻正要人思議那和叔謂無可說程子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此卻是儒門公案○世教裝人心壞只是一箇沒是非其害最大看得孔孟老佛程朱陸王都一般箇箇不干我事善善惡惡之心至此斷絕而謂他不尚德無君子之志豈要芍爲君子

知尚德定須討個分明如何合當和會得去○夫子既不答
矣因其出而嘆許之許其人卽所以是其言也然語意含蓄
似與上文不相蒙而脗合之意自在言外方是夫子氣象○蓮
評

愛之能勿勞乎章

勞中看愛誨中看忠只是深一層未嘗分兩層也却正在下
層處敲剔出之方分外奔動○以理論之愛則必勞忠則必
誨但以人心言之則容有不勞不誨然其心未始不自以爲
忠且愛也總之人不忠無忠愛之心特患不學無術謬認以

不勞爲愛不誨爲忠不知壞却多少事夫子所以發明此義
欲使人去其私心之蔽得其天理之公因忠之愛之之心以
講求所以勞之誨之之術纔是有關世教議論若云愛則自
勞忠則自誨則是合下如此更何須聖人之灌灌乎

爲命章

在此所謂命原重然只是爲國之一節在鄭則全賴此以立
國○然亦謂命不切鄭國事機便不見聖人所以專舉此事
之義切鄭矣而不能言數事之難則不見數人之長四人分
爲四人共爲只見一偏亦不見其妙四句原無歸重子產意

但子產執政潤色收成事此意亦不可少然却是餘意若論
潤色事更難而大亦宜齊陵縣○當時如齊之晏子晉之
臧孫衞之文子晉之士匄呂相等以辭令聞然皆一時一奉
之得失鄭則惟賴此以立國存亡係之與他國之命異故夫
子特表之是作玉帛兵戎重辭令套頭不着痛痒矣重發首
句方得此意○

或問子產章

惠字從反面拓出方是子產真身方見聖人隻眼有破敲處
有出脫處如老吏引例斷案雖居伯不能加雖慈父不能掩○

非關名法高也只是的當移易不得耳○不是惠之道理必
須嚴猛爲用子產之惠却必須嚴猛做成此意發揮得徹便
是不可移易處○陳臥子曰古來人臣存大功而原自奉養
然終其身無悲者惟敬仲與汾陽耳武侯執政任怨不下管
仲然佃數頃桑八百株與三歸騈邑異矣後世情日險而勢
日危人臣惟飭身清泰而後可以任怨如管仲者英雄之盛
遇不可法也若夫內實貪污外矯廉潔而無纖毫之功有丘
山之惡佞云不怨者吾不知其所終也已按飭身清潔自是
人臣分誼當然敬仲三歸反坫夫子固斥之矣愛英雄

賞在倫理秩序之外哉汾陽自是武臣其奢侈畢竟不足訓
若謂後世情險勢危故當用清素則奢侈其本然而清素
乃世法不得已矣且汾陽時危險已甚何又獨可耶當時執
政以小廉避事亦以此攀清流而雅氣中又多豪奢不倫之
才諸賢方倚為用先生所云亦有為言之耳

貧而無怨章

無怨中境界正不一有天性恬淡之無怨有血氣激烈之無
怨有學者刻厲之無怨有聖賢樂天安命之無怨只無怨之
境界說得深峻則將字不講而曲避矣然此節却泛論常人

之情不是說無怨學問品詣○貧而無怨難是向上至聖賢
人就人情順逆間就下一步立論云耳○此世情語也無怨
出之於聖人之口不知人非大賢以上由他聰明由他學問
由他高簡瀟洒畢竟擺脫此世情兩字不得夫謂怨驕總是
一箇病根貧富總是一箇境遇易則俱易難則俱難豈不是
絕頂道理然而不然也富則雖中材可以無驕貧則雖賢者
不免有怨世情如此亦是無可如何

孟公綽為章

公綽非不賢也特為人大則不可耳如孔圉王孫賈豈反賢

于公綽哉然而却可如此看書畢竟方活○看註云然則公綽
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是因孔子論而知公綽之為人亦下此
因知家國之任異宜一也因知用人者得其宜則中材成功
違其長則豪傑失職一也此皆言內之義也○為趙魏老則
優家愈大則愈見優也不可為滕薛大夫國雖小尚不可
也兩何語勢自有轉捩方是據魯發論○後世如李贊皇不
可謂之純臣然武宗用之而邊方晏安才有餘而德不足者
聖人亦自有器使之法但云使貪使詐則不可耳○公綽爲
爲處卽是其不可爲處不可爲節處便爲中看出○人皆

廉靜寡欲優爲短于才故不可[illegible]
老廉靜亦是不可為大夫

子路問成人章

註於首節亦可以句謂非其至者就子路之可及而語之耳
次節之為子路所已及可知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自是
之之詞要之聖人何故又作此等沉愈下語此中便有個
子雖得意處有激奮子路進取處覺聖人用意心切○玉
人方可為成人雖程子推原發然都是第一節亦可二字
思此處托起一層兩箇亦可方有分寸○文字有分有合

處其爲知廉勇藝分之說也道化其爲知廉勇藝合之說也
具此二義方見全理○首節言有四子之長而文之以禮樂
是質與學兼優者也後言思義授命久要不忘是學雖未至
而忠信之質有過人者也○大抵負約之人不待久而變也
方其言時本非實心剗響未寂而中已忘矣久要不忘只在
此心上勘驗

子問公叔文子章

試問不言不笑不取與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二者
孰難今人亦必曰後說尤難矣夫不言不笑不取天下必

無之人也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天下猶或有是人
也使於此中不曾實下手做工夫來卽做工夫而未至善精
微之處不實見其瞻前忽後卓爾末由則讀是章者雖謂時
言樂笑義取尤難於不言不笑不取而意中恐猶不能無疑
也

臧文仲以防求章

近人有云後世人臣擧兵以淸君側爲名者皆亂賊也然嘗
聞有忘其爲賊者以積怨發憤於君側之人也將此對看便
知武仲要君一案而夫子發論亦覺有謂從來無人見及於
此○不要君本是反跌文法近人引証作實案尋出季氏求
嘗要守去專爲出脫武仲却正寫得武仲與季氏鬭通首尾
陰相鉗制情事如生則罔上行私之罪益著矣回憶狠藩專
犯鼠相南齊江左陸沉皆諸賢爭黨之力也三復前說可爲
痛恨○全節之眼在一以字然以防求後輕從以字外勘
求後便寬一層重從以字中取要君貢無可躲閃處

桓公殺公子章

春秋時凡公子皆各有傅有變難則其傅與臣僕奉之出亡
例也亡公子在外各求納其傅與臣僕竭忠爲之謀入亦例

也管名爲子糾之傅非尋常之家相倣襲之執政大臣其義但
當奉糾出奔安得責之以爲先君社稷謀擇其可者定策擁
立惟我所與廢哉況鮑叔牙先奉小白奔莒矣彼管名但有
從亡之義無干議廢立之義不當於此時責其非也況謂之
傅則必先君命之矣豈可逃乎晉荀息不食其言春秋義之
卓子亦非當爲君者也夫子許管仲之功別有大義若仲無
此功仰非莫大矣子路子貢之論未嘗非正以此觀之案穫
謂子糾死時無一定之是非哉其意總欲出脫管仲可以不
死耳不知如此說既失身於前又失節於後徒增管仲一罪

耳○子路子貢兩章發問皆責其失節而夫子兩荅皆以[illegible]許其功而未嘗出脫其不死之罪以其罪原無可解也若有可解夫子必早辨之不留待後儒發明矣總坐不憚夫于大言其意終疑立功不足以贖失節之罪故曲爲之說不知管仲之功非古今功臣之功所能比也看下章自分明○九合諸侯桓公之志事然桓公只解兵車以合之耳不以兵車而合諸侯此方是管仲之妙用仁者之功也

管仲非仁者章

此章孔門論出處事功節義之道最精甚大于貢以君臣之

義言已到至處無可置辨夫子謂義更有大于此者此春秋之旨聖賢皆以天道辨斷不是夫子寬恕論人曲爲出脫也後世苟且失節之徒反欲援此以求免可謂不識死活矣○論者皆即下觀事功安得據管仲之例乎○聖人此章義指極大君臣之義域中第一事人倫之至大此節一失雖有勳業作爲無足以贖其罪者若謂能救時成功即可不論君臣之節則是計功謀利可不必正誼明道竊此方便法門亂臣賊子接迹于後世誰不以救時成功爲言者將萬世君臣之禍自聖人此章始矣看微管仲可一部春秋大義尤有大於君臣之倫爲域中第一事許放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論[illegible]義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惟誤看此義故温公以篡弑之罪當正統亦謂曹操有救時之功遂以荀彧比管仲蘇氏又以馮道擬之此義不明大亂之道矣○管仲之功非猶夫霸佐之功也齊桓之霸非猶夫各盟主之霸也看下文自見故余謂註中尊周室二句只作一句看方與上文意合若將尊王另分在借竊上說此功不足贖忠君事讐之義也然前人都如此說亦不止一人之疏要之此一段道理先儒不曾經歷講究因難曉然耳○一匡之功自大一匡之本領自假○聖

人論管仲只許其功並未嘗有一言及於斜白之是非也[illegible]程子曰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朱子曰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然其情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又曰召忽之功雖是私而其死不爲過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其功名足錄且與其事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此三條最分明所謂匹夫匹婦之諒亦以其後之功較之則此一死直小諒耳故下箇豈若字謂其不死又過于死也非指當時原不可死死即匹夫匹婦之諒也論者於此旨未徹多欲曲爲

不死出脫節程子兄弟之說愚猶以爲多此一節然其義狠
正大今人多云爲僖從亡與委贄之臣不同又云是僖公公
家之臣非公子之臣故原可不死則尤爲害理如此則王珪
魏徵高祖尚在亦君臣未定高祖改命太宗爲太子即王魏
知有唐而已又何以有背律之乎○從亡非有君臣之義

公叔文子章

萊公被薦而不知歸德及門而終抑寧相須其此器識是同
升而不記其薦賢止見文子大臣作用大段氣度○即此一
事已不愧文子之謚夫子表微別有義理不爲衛人改定謚

議也○此將凡情反擊出文子之難得則亦僅勝庸鄙技倆
一流耳從其心術隱微處着脚大處曲曲洗發見文子眞有
大臣體用乃得○人都重文字不知重可字重文字者着眼
只在文子重可字者着眼不僅在文子越見得聖人立說義
蘊淵邃以爲矣三虛字神味亦無窮○可如制可之可下來
似活動却是一定之斷說可之孔子可之也孔子如何得可
之從大理可之也此便是春秋天子之事○是美文子之事
不是辨文子之謚若認眞據此便同升事牽合文字謚法作
一篇駁議看議豈聖人立言意乎○此非翻前謚文子之不

足當文亦非謂修班制交鄰不辱等之可議只是說文子之稱
舉其義之重者莫如此事足以當其謚耳不是新立字辨所
以爲文者辨文子之所以爲文者也只一箇可字看得甚通
方爲來生動

子言衛靈公章

只就衛靈之不喪而推論及其能用才尚有此一着足以不
亡耳非謂人君所重在用才而可妨無道也衛多君子靈公
若能用之豈止不喪哉僅能用不喪之才而不能用君子正
坐不能脩身飭行以知人耳由是言之即謂人主以用才爲

急尤不可不修身飭行明矣豈可以儒者之論爲迂濶乎臨
論有害世道不小亟辨之靈既無道三臣又非仁賢即謂靈
明乎用人其明幾何謂三臣盡其才其爲才幾何然而可不
喪者各當其才故也重在當字

其言之不怍章

不待其爲只在言時已知其必難理固如是然此是對面人
說話在其人身上講原自有踐不怍之言之難是者也只在
言時說竟道理便有不足也○爲之也難只由言之太易後
不得踐耳然但謂不能踐言是尚有欲爲之心特因言時爲

爲苟難後來不克相副猶未是大言不慚一種人也所謂
之不作者專是欺世爲人方其開口時本無必爲之志只揀
好聽說話儘着說去其不思處能否難易亦由無必爲之意
所成所以不徙謂之大言而謂之不作言其本無此意而漫
以欺人其羞惡之心已亡也

陳成子章

弒君人倫之大法所必討魯之于齊尤親近當討夫子嘗
爲司寇雖告老分當告君以討雖微三家義必告也警強臣
無君之心兼及之意耳若謂夫子專爲三家而發小看了聖

人此章矣

子路問事君章

勿欺也六字說做一片總于犯字中提出勿欺作主不說做
兩節故犯字情狀事術自不同若勿欺外另有箇犯法則犯
爲作用作用所欺矣講犯字要是勿欺之犯方佳看萬層至
崇祕間亦疏其所謂犯者皆欺也事君有犯無隱犯非人
臣所諱也但以欺無犯則不可耳子路勇于義犯非其所少
正恐犯之中或其氣勇有不盡合理誠雖不失愛君而不
覺其入于欺也意原重欺一邊欺字不用說到奸邪佞倖

即立言太過強爭必勝中便有欺在勿欺而犯兩意說得分
一方是語子路勿欺意

君子上達章

不上即下凡所爲中立者即下達者也巧于下者耳愈巧愈
下上達中有勉強工夫上達直說出希聖希天無可歇
息處自非淺見所能盡古今九域之人生死即在此人倫
日用事物之內只一條山嶺大路上者在此上下者亦即
在此下上者忽欲下下者忽欲上亦即在此路上變動不居
更不能跳出別處去然行此路者只有上下兩項人發心在

上者步步高去發心在下者步步蹋落更無中間立住不上
不下之人要之山嶺畢竟上者喫力而下者勢順故下多而
上少其有中立住腳者乃掙挫不上之人巧爲變下之計幾
不上必趨下蓋其心其勢已入于下到底山嶺中間無棲泊
處也不上即下不君子即小人並無中立之地故凡說中
立者必下達必小人也

古之學者爲己章

爲己爲人總在用心處看不在事爲上看同爲是事而爲者
判然只是此心創念而東向外直追到發端幾微處辨叔耳

○爲人者欲見知于人則爲人即希世盜名之謂非經世利物之謂也經世利物亦是爲巳中事故程子曰其終至于成物人謀解此句連下爲人亦說好却大差若以經世利物爲爲人是仍舊在事爲上分別矣只看世間講理學爭氣節謀高隱此數者豈非爲巳之事爲乎然請省後思之畢竟何所爲也可以悟矣

蘧伯玉章

何爲一問夫子原出意外寡過之對又出夫子意外並出伯玉投命致辭意外有夫子贊歎不但得伯玉之意中並得夫

子之意中矣○寡過未能不要從功力中見缺陷正要從缺陷中見功力耳是伯玉意中事是使者口中語句中賓主一齊都到要在闊淡處得神却不在闊淡處着意也○欲寡未能句句要是伯玉在伯玉身上又句句要坐得實方見其謙若預先在使者口中作放鬆語不過是謙詞套語反無以形容盛德矣立言之體如此○此題一除書柬活套二除功過格言便有天下至文出于其間

君子思不出章

位字實指身之所處與所思之事而言不出位是止而不遷之謂或云思之當然處即位若思外有位即分兩層即爲出位其語似好聽而不知其人亦即心即境從心生滅之說也又有從程子心要在腔子裏以腔子釋位字不知程子是說存養心體非說思也思爲動物易越其所故必止其位不出二字欲洗發盡致須以位字爲主方能如意○不出中正是思之極處○位無思則失官思出位則無物不出位者正位中無不盡也當然有理隨時有義舍此盡是浮游謬妄楞嚴之七徵成唯識之八識圓覺之修多羅無位正無非出位也○此是曾子省身思誠之學于艮象有會故舉來做箇話頭

自警策耳須句句從曾子分上體認親切若泛講易義與虛論善思之道雖極名通不着痛痒矣○位字有主職業者有主心體者講職業雖易入粗淺然却於理不背說入心體題竟流禪宗矣聖賢之言不離事理萬事各有其所思之無過不及是爲不出位猶大學釋止至善傳此理燦然又何內外之分乎凡理真則自精不在離事理而求高妙也○出位不是多思出位之病只在思上自見思出位則位中之思不盡矣不必論到事與力○不出位不是欲其有思知思不當出位則位中之思止若研窮不到何暇出位思之出位正爲不

知位中至善之所在以用其思耳以多思少思解出位非也
至謂思而當亦不可多特甚矣此是曾子常稱此言以發
省善思之道已離却象山講矣若何斜芻一陽二陰之說此
解易非論語曾子曰三字下文字也石上多貢荞經學適以
見其不精于義理之學耳然不精義理其經學亦定穿鑿不
精人所在必有位不思則其位亦如無有位者所處之
分寓事各有其所艮象所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
其時原都在事物上看就身所處而言非謂思自有位也位
字不切實不出難說得高妙瓢落空耳

君子道者三章

不憂惑懼正講仁知勇之至非一齊放下都無事亦非拳在
知勇之法亦非推仁知勇之效受用快活也到聖人地頭看
憂惑懼愈精微難盡正是仁知勇極際我無能句終見體最
故子貢云云無能句自應重講自道若作自言所得非難
文義李說看得聖人分量亦止此意思更淺從聖人之能不
止于不憂不惑不懼若眼謙詞義更覺高深固不妨于題外
擡高也此章下節最難安頓若說得夫子本自滿足故作
謙詞是欲擡高夫子身分反抑削夫子身分也要見得聖人

實有所無能行處却又是聖人之無能行於學聖人之法
亦見其中見解方過人近人講末句皆不依註所以不依
註者皆爲自道作謙詞則粗淺無意味也不知此只坐自己
見識粗淺耳謙詞正是聖諸高深處不覺流露出來非自知
其爲謙而謙之者也自道之爲謙詞即文王望道未見之
意非虛詞遜謝之謂也人不識謙字之義若夫子自知其聖
而謙爲之詞者了是改爲自道其事自道其心並謂夫子眞
實無能皆求深得淺矣人謂自道但作謙詞則詮發苦無
意思此則眞無意思者矣果能窺見聖人體段確着屬着都
是意思況謙尊而光望道未見正是聖人精神氣象所在豈

遏其無可詮發耶

不逆詐章

若於不信下頓住另作波精以取抑亦便似一反一正做成
兩橛矣須一氣直下抑亦似轉不轉其着力不在過接處而
在兩邊呼應拖帶鈎連一片程子謂人情各有所蔽大率
患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
明覺爲自然此節從逆億自私用智之病看亡之學擴然而
大公物來順應乃所謂先覺之賢也先覺只是理明明理必

由學問習人皆可為者非必聖神不可知而後能也爾不容
與抑亦雖若有停折却只一氣直下要有體會○以語勢言
之則以不逆不億抑又先覺也以道理論之惟其不逆不億
所以先覺也能將逆億之心對出先覺之理便精確○抑亦
二字不是頓斷另起語勢是從上轉出語勢○逆詐億不信
一流不足具論凡有志道者多是不逆億而亦不先覺之
病然天下有不逆億而不先覺者矣未有先覺而猶逆億者
也故此章重在下半截抑亦正須重讀全題當一氣讀下
不作轉折者非矣但俗解謂上節屬誠下截屬明打成兩截

如此一邊須不逆不億又一邊須先覺則謬孰甚焉知[illegible]
亦兩字神理須只從上兩句裏面看出則可耳○三句參看
誠意都是明分貼不得然學者做工夫于誠明二字宜[illegible]
曰誠明只是一件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若論學者所以[illegible]
逆億與不能先覺之故只坐見理不明其欠工夫在窮理
物有所未至則明之一邊更為學者吃緊用力處每見篤
之人其處事接物過向忠厚亦欲以至誠感物然往往
默見紿而自服用瞞者其生平个第一誠字而不干窮理
物着力故也然則信及豚魚豈無其理乎究之其所爲誠

亦未謂也憤憤耳

或曰以德報怨章

莫道或人此論是些小弊病釋老之學亦是如此老氏只是
以道爲進道逆齊物也只此節在于釋氏則竟看得父母兄
弟原與昆蟲草木一般愛無差等亦何異于此耶總之異端
只是私心聖賢只是天理私心之論縱裝束得極好被天理
一驗便粉碎蓋所謂天理者正如秤之星如尺之寸一毫挪
移走趲不得纔得箇四平八穩耳○以德報德只當下義當
爾不論物不物○聖人應事從物如匠之斵室四方上下俱

閒箇甚麼乃可或人之論只是一處看不知他處不[illegible]
多則此一處原來的當也儒者之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釋氏作平等觀竟親俱泯便是倒行逆施有以愛禽獸
以愛父母矣他只要抹倒等殺不知等殺之爲天也無等殺
即無天矣故曰釋氏本心聖學本天

莫我知也章

不怨不尤便是下學上達處不可作兩層看○若看得一箇
字下時一齊差却問上字如何不俯同道人看上字在無着
落處毫人上字如何知天字則知上字矣○朱子謂不是

下學外別有箇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真說得此理四平八穩後人講學只弊總不出此不是離下學尋上達即是硬差排箇上達倒撇入下學中豈聖學乎方其下學人以為淺近而不知及其上達又皆絕人意見之表無從而知之故下學上達皆是人莫我知之實知我其天句最難形容說得太淺近則非聖人地位說得太高玄則非夫子語氣惟于親切簡介之中透露默契之旨始為得解 述評 此處語氣最難臨摹所謂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乃朱子深味其語意而見非夫子自譽

也故太淺近則不似聖人分中事一寫得高深又是自作論贊矣

子張曰書云章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古之制禮準天理人情之至義有不得不然者非第有其人而後可以行禮也假令時無其人將禮遂不行乎且商之尸陰周之旦奭亦安能代有其人而謂古之人皆然也若滕文公因孟子之言便能毅然行之滕豈有賢大臣耶何未之聞也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不可以他求故文公居廬未有命戒而父兄百官四方皆悅服可知君薨仁孝能行禮則大臣安有不足恃者君苟不仁不孝好禮雖不行諒陰之禮又豈無臣民之議乎後世只於縗制上講究而復雜以禍福利害之見如之何可以論古也

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禮履也履以辨上下定民志相動以天也若謂王者因使民而設禮以制之則禮為人為而非天秩此老莊剖斗折衡之見耳不從權衡立說好字講得精細易使自然深鞏警動好不可以聲音笑貌取禮字不必說到深微好禮民自易使若謂以禮使民則民將生心矣禮所以辨上下定

民志只是尊卑等威截然分明民便知尊君親上之誼故易使若謂以禮使民者附非謂上自好禮而民感動易使者亦非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凡一名一物一動一靜莫非禮也惟上能好之則率事循其數制物物辨其等分秩然當心業此不疑而禮制大明達於上下民之易使固其宜也重把好字方得要旨不然則漢成之威嚴公孫之尊大皆得竊其聲音笑貌矣

子路問君子章

道理已盡于首句子路只要求益于敬之外非欲推寬敬

脩之義也○敬是性天道理徹上徹下至精之義○以敬中
境分儘寬君子終身脩之不能盡耳○只因子路看得敬字體
用小工夫易故夫子二答極言其大下文二句乃轉出極難
意○近人講下二段只說得人與百姓分別似只一修己便
隨地安去不知安人安百姓只修己工夫充積步步不同只
是一敬字中境界再做不盡直到堯舜猶病用力更無他法
○安人安百姓在修己外推擴倒不是謂一敬即了更無人
第亦不是貫上下包遠近而無不該者敬之理自下上由近
遠而有差及者敬之功候功候到安百姓敬之理纔盡故曰

堯舜猶病子路兩問正見他不曾曉得敬字道理在再問語
答但極其盛不離故處正是聖人答問之妙若據却問語則
似聖人自己推廣修己之說非折引子路歸推敬字之意○
一人便是人乎百也只是人百姓者舉其盡○安百姓不是
鋪張開去語乃爲無語也百姓者安之盡必修己到盡處安
亦到盡處則此修與上修己分量已不同矣句句鞭入向裏
工夫上照安人下顧猶病鍼縫方精細○他處感應語是愈
推愈遠根本處不分層次此是愈推愈深外面遠一步正從
本處深一步此中層次無窮不是說一修己便了故曰安百

姓不曰百姓安也何何要鞭辟入裏○一篇西銘道理正在
隨分自盡處即萬[illegible]得其所耳若普度一切而成佛却是
求可求成○百姓句須句句與安人有別不止是人與百姓
有別也安百姓之修己與安人之修己又有別矣不是修己
有兩樣其力量又充拓至盡矣故須從安人下再重講修己
不當于修己下並排安人○須緊緊安人句中發明人者己
之對百姓者人之盡安人安百姓理雖只一却是分量不同
不是人與百姓不同只修己處有淺深厚薄則所及有遠邇
廣狹也止講得己與百姓交關不講得人與百姓分際則其

視安百姓之己即安人之己矣下何以云堯舜猶病乎然則
己有異歟只爲修之量有足不足故己之體象亦有大不大
工夫只在修己以敬內這裏面也分儘濶遠在

論語下　衛靈公第十五

賜也女以予章

一以貫之之字正指所學所識說這上見箇總統關通處不是於學識之上之先別有一件東西也正惟異端別有一件東西看得世間瑣碎繁重皆成外物耶要悉此件東西起滅有無不道打成兩橛畢竟喫今不上于世間一切有爲法類倒錯亂厭棄潰裂識者謂其知一而不知貫不知其一原不是故不可貫也聖人之一即在多學而識處合却學識貫箇

甚麼朱子之言眞聖人精微凡爲先一貫而後學識之論總即爲邪禪所陷溺入德之賊也○凍一看成另外一物要得此把柄到手多與不多皆妙一立學識先一入學識中正是禪而非儒理也儒理先須分別義理曾子章一貫話頭提本此章不得或曰旣大一貫豈兩章有二致乎曰公此見便是和尚只耐心看細註大○道理自少生多工夫必由多返一○有一故不多有貫故不少○學識是博文正工夫○得一方無所不貫○此章有理病離學識而言一貫不知貫箇甚一病也一貫不干知說而泥心字與曾子章無別二病也○到一貫之眞左右逢原頭頭是道○曰以貫之則正爲學識中指示箇貫通要約耳非令其空諸所有也若不曾學識來一貫從何處覺起故凡以讀書窮理爲支離務外者正是他貫不通處其所以貫不通者其所謂一非也○下學上達博文約禮夫子平生爲學次第如此子貢平時多學而識非錯做工夫也到此須知一貫則從前學識乃有個一本合通處正爲體上達之序也註中積學功至與曾子章眞積力久皆聖人鐵椿定法不可移易或謂學識非而一貫是或作一貫先而學識後皆陽儒陰釋之說○有講一貫爲初學入

德事而朱子所云眞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乃是禪學者未生人之事一坐一立孰不由學故云有物必有則若劈頭便講一貫一是一箇甚貫又是箇甚也充其說必以爲運水搬柴頭頭是道不在于猖狂恣肆破樊決籬不止至于眞積力久忽然貫通正聖賢窮理之學格物知至下學上達工夫到處不期而然乃反目以爲禪家頓悟之學不幾益悖主人之甚乎總之近來講學無非本之禪門緒餘借儒家言語做箇話頭爲文章翻案之法原不曾講得儒家言語存此之謂一貫者只是本天彼之所謂一貫者只是本心本天則有

一定之工夫一定之火候本心只一了百了更何工夫火候
之有耶故詞舉箇一貫字其實如冰炭之不同不可不明辨
也○謝顯道博舉史書程子謂其玩物喪志謝聞諫然及看
明道讀史却又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初不服後來省悟却
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須知夫子此箇話頭正從實
地勝引上一級以學識為試門之傅以一貫為密室之幃幄
禪家蓋謂得一以貫之如何應對曰多學而識之可也○學
不是合學識來一貫○一貫多識不是兩件對着又不是將
這一貫夫多識方未見得一貫時只有多識及既見得後只

有一以貫之耳却不是多識外又增一件也此意惟夫子與
之後引子貢程子以之接引上蔡再聞游尹之徒非不善學
而不得及此者關知非口說濟事亦非靜坐得來○時文講
一以貫之句都在實務中過去纔稍稍詮發又看作江西表
履了而又無可如何也蓋天下本無所為一纔意中要想像
箇一件把柄便是差路見解然貫了尚須積力久豁然貫通
處又卻有箇總結路頭卻不可謂之未嘗有一也且如作文
或為議論或為理致或為格論或為巧搭其初須逐種講究
過來未嘗有箇總訣可以傳授者然到做得純熟後渾然有

得以此而為理致可議論可格縮巧搭無所不可又豈沒箇
本原之故乎一以貫之正是如此最要人善理會而朱子散
錢索子之喻亦不過做箇影子逐書然若作兩件物事便非
也○一字與之字對不與貫字對今人務以貫字對一字動
云一貫亦所謂習焉而不察者也○夫子生知尚自謂好古
敏求其教人也則以博文約禮又門下學而上達自金溪只
空理會一貫以為先立其大者江門師弟遂宗其道至姚江
而其說更熾初則以一貫廢學識繼則遂詞以先筭一貫而
後學識則是先上達而後下學先約禮而後博文節節顛倒

悲無此聖學也朱子謂只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廢
棄却貫箇甚麼談空說滑引得一輩士人都顛狂喪乎誰生
厲階至今為梗可悲可痛也○此節席繡問答機鋒一病也
據例學識二病也忽却予字三病也一貫說得鶻突竟同禪
悟四病也與曾子章無別五病也

無為而治章

堯豈易紹舉治人豈易得能紹能得此便是聖德淵微說
時還正是說德也堯亦同此德而前無可承禹亦同此德而
後未難為惟舜適當極盛更難得故夫子讚之獨其舜也與

語氣是更無他人可及意玩何哉而已矣語氣是只消得如此意若止說聖德重恭己則都說不去矣註語體貼極精方見聖人言語真是四平八穩乃謂紫陽偶然如此解不特道理不行御看文義也不明有若云帝王皆以敬德為本此又別一話頭非此章之正旨也此章只重無為恭己句乃極寫無為之狀可以人都不要拈着遇說謂將舜看做安享痛命遊逍大了不得此最是學究相論頭紹堯得人豈逍遙天子所能特文有云聖人之德類能之聖人之遇不盡能之二語徹上徹下又云舜非無為之世舜非無為之主尤見論世之識

蓋舜前半節所為皆是放勳任內事受終以后得人而已無其所以無為也○畢竟重在紹堯得人說不是不重無為蓋德德已協帝更不消說而舜又適當上下際會之極盛故說其無為也要之能紹堯能得人處正是德說際會便是說德盛疑似倚賴於人前是自家眼孔淺識見村耳○離却紹堯得人說無為總道盡至德淵微只是道高深拱禁中之局最上亦不過淡泊黃老而已須說到德遇合一之意乃合○恭己句只是繳足上句于無為擬中作摹擬總要見其無為之至耳不是結穴處恭己句只是想像不是推究○恭己正是形容其無為處恭己正南面方字止作一容字看故註云人之所見如此湯霍林謂恭己即無為艾千子謂恭己正所以無為皆將恭己二字說作做精微大既為精微豈人所能見乎且與下句不貫此本句而已矣語氣不合此所謂求深得淺也而指定恭己正說所見處講而所以為容之本隱然言下甚淺做處甚深○恭己正南面是夫子極意形容無為之象耳并追原無為之本也玩夫何二何慮字語氣自得故註下一容字又云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俗論乃云恭己正無為之主宰則而已矣三字如何說得恁輕癡人

前真不得話夢也

子張問行章

參前倚衡只是工夫純熟無時無處非誠耳○兩其字指忠信篤敬兩見字指其存注用功兩則字也字大然後字指其工夫到極熟處或將其字看做心字或看做言行字便與孤禪家看個話頭一樣皆錯矣實從功夫精熟刻刻不離忠信篤敬處說出个理來與參倚不著緊照应相亦不用空活機鋒自然神光假得○兩其字指忠信篤敬人然後行仍在言行上驗取參上節指所以行之本參前節指所以豫立此本

純熟工夫時文雖忠信篤敬只說個心字行字若便縱橫顛○我盡落䕶窟矣○

可與言而不章

失人失言原只兩平說亦字側重非也但兩句總爲言而發○欲其語默皆當則亦字是急連上句併說故乎做截做皆不如今做爲得○

子貢問爲仁章

聖人言語定是徹上徹下事賢友仁固是先責之其然嚴憚切磋收攝得此心不走作處便是以事故事友與爲仁爲仁與仁字有層次無內外也○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爲仁二字自應提明界過不得何先硬坐子貢意欲盡已卻不可養已取人是講章因夫子答語推論當子貢問時不知夫子何言安得先有議論傳子貢悅不若已亦是因夫子之言而註及非子貢意中所有亦並不可入夫子語中○上番字對下大夫士上利字對下器仁子貢結駟連騎所少非大夫士也未必事賢友仁耳故夫子進之○如何是仁如何是爲仁如何是事友之爲仁須各各分明不混乃知事友之所以爲仁爲仁之至于仁原是一串事也只要先認得箇仁字下面纔

有穿入洞○有嚴憚切磋之意便是心存心存便是爲仁○子貢非不能事友者也而為其才情皆用有半籠宇宙之槩則自將貢有悅不若已殺是爲仁之害故夫子以此藥之重在賢仁二字[illegible]在外邊其理都說裡面○事大夫友士[illegible]入大家其賢士事其仁亦事之友之之意所必[illegible]若不賢不仁以爲事友者也第自已所以去事友緣因或以名或以利或以門戶世法則雖日親賢大夫近仁士徒以佐成其不仁亦復何益况以不賢不仁者爲賢仁乎夫子爲子貢問爲仁所求者爲已向裡之事故夫子廣之以此非教之世故也百尙一舉一動與人接事便須自撿點此心爲何而發只看是向裏向外爲已爲人此正是善惡義利分界處也○大儒巧宦借其容號以動能絡傳授衣鉢結黨羽黨其聲勢後生多少[illegible]○奔競驅結之徒其起脚便差路此中[illegible]徒誘壞[illegible]名曰入類非求友也

顏淵問爲邦章

夫子了日亂有一義一則斟酌前代舉一以該其餘非止夏時殷輅周冕也用其質之中而不純用其質文之中而不純用文者得之一則本一人之心建中和之極不獨[illegible]

禮樂等也內實根于精一執中心術之微而身有以兼夫禮樂法
度之備者得之○按總注有得此四句粗淺要於上面別見其
精微廣大之道不如夫子語顏子與他人不同猶之教門人
小子則灑掃應對進退造之可至聖人到聖人則動容周旋
中禮者盛德之至同是外面道理一邊講下手則處處要見
根本一邊講盡頭則隨處是此理更不消如此說也故千子
所云之義其餘一槩除一則猶所是若木一人之心不獨法
制禮樂一則直與聖賢當時問答不合欲於言外求深適見
其於所言淺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正謂即

此是精微廣大盡處耳若僅以法制禮樂觀誰不可語而反
以之告顏子耶○朱子謂惟顏子有這本領聞一知十大反
了得畧說四件作箇準則非謂爲邦之道盡於此也○此與
克復章正好參看與顏子言天德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與
之言王道則云云都是說到盡頭處不是說主要入手處要
之非本領盛大用他不着也不服說至此○春王正月謂夏
時冠周月畢竟不確當朱子斷以夏子爲春夫子正是爲他
不順故欲改從建寅耳○韶舞鄭聲生成對待然又須看後
韶舞鄭聲原不是對待韶舞是與上三句爲類鄭聲自與後

人爲類下二句語未盡而月已全上句更有上句在且則後
文法與上意又微有別不得混還○韶舞韶樂之統詞非盡
重舞也左傳札聘觀樂而樂舞韶箾之至豈專美舞耶○蓋
聲及人兩件事是一兩病根古來未有不相爲表裏以敗人
家國事然不得月有一件說者蓋以人主嗜欲各異其得而
中之者又復不同所以古人防微杜漸於彼於此無不備鑒
○上四句鋪敘制度是橫說下二句推究治法是竪說上四
句如尚書陳六府三事下二句如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之意
莫草草看作六事看過便疑此二句大小不稱上文與重也

人無遠慮章

遠不是不能慮只不去慮耳○必有正是不可測處○今人
說來但曰人無遠慮必有遠憂耳夫近憂似近慮可了而實
必當有遠慮方可免近是者即莊周所云足之踐地恃其所
不踐者而博也 通論

臧文仲章

就人論人就事論事就言論言是人下勸語如權衡尺度幾
毫不可走趲是以爲聖人必無苛于君子寬于小人之理若
謂賢者宜回護不宜深求此便是私心更難與言聖人之道

矣今要回護文仲反疑聖人說話有甚蹺蹊此兩正自不小文
仲竊位聖人但就知柳下不與立一事而言初不以此蓋其
平生也

躬自厚章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是至公蓋在我者此心所以不得不
厚則于人者只此事所以不得不薄若云以聖賢自待而以
不肖待人則是不責非薄責矣終是物我看作兩件亦偏陂之
論也今人纔見以禮法律人動云何必如此或云責之太過
先此說也必將使天下盡為禽獸而後可蓋其先由不能自

律其身所以為此倒角模稜之說究竟聖人何嘗不執法以
何嘗大露圭角只是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耳○薄責于人非
不責也○此聖人處己接物之要忠恕之道也凡老於世故
話頭一字都憑不入若同是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一句從天
理中出來便是篤近舉遠成己成物自然之理如此從世故
出來便是為情徇物純是一團私心纔講到極精妙處不過
如世所稱長者一流至為長樂而極矣究其故皆從遠怨句
落想故也蓋此題當從上兩句推論出遠怨之理不可從遠
怨意逆看上兩句○薄責於人非不責也但所謂以人治人

改而止耳若謂任其自然如秦越人之視則其用心之薄更
甚于厚責者矣昔東萊性褊急讀論語至此不覺釋然是
是其責人或有過火也不知此正是成公用意厚處　遠評

君子義以為質章

是非質只出者一定從心出者萬變而未有已也如陳王以
程朱為非亦是從心斷來然程朱之道久而不為所澌滅此
天之一定者也有義字不入本心之說方是破孫信君子所
以行出成之道自合如此非因世路難通而復加此作用也
○味為質二字方見有何直貫到底若將首句書斷轉出下

三句者便非○只是一事以義為本○義字朱子謂有剛決
意思亦是從下三句看出惟其剛決故處其徑直無從容自
圓亦未成全德故有下三句若將義字說得經權變通無不
咸宜則下三句成贅說矣○此義字在制事上見若君子心
學自有仁在有心之學有主敬在正不得單主義字也○在
物為理處物為義此節以處事言合下便有簡義字義者宜
也只是該如此不該如此耳禪家劈頭便將此字抹煞所以
驕所不為無所不可將個一件物先已無甚了了更從何處
把捉耶一質字三之字皆當細玩○將亢行了上說義字不

泛精義之學在事前爲質却只在事上見其理方圓義爲精
腦而禮孫信以全之體用分明義禮孫相因信又是貫徹終
終次第不混起君子二字是成德統體未事前早有學問在
末後三字是就上四句歎其制事合道體用全備之妙與首
二字不同俱脫畧不得聯入只將君子活套語前後各綫三
比如諸佛名號早晚念誦兩遍失之遠矣○四句只是一事
三之字却指義以爲質又逐層併來說義有剛決意恐直撓
去故用禮以行之禮又嫌故遜以出之使不迫然無信則義
與禮遜皆僞故信以成總只在精義中見○蒙引謂義是指

初頭未行行之出之成之皆指其事吾則以爲四句總成義
事義爲質則貫徹始終下三句所以全此質者也若離義言
言則已打成兩截行出成不關義可乎若三之字專指事則
四件並列無分且云遜以出事更說不去矣固不若都指事
一句爲得也○三之字或指事或指義當如何曰全節總說
制事事字白文本無然義以方外含事講義便落空而貫著
出成俱無着矣故註首提制事二字其實本文以首一句爲
主下三句完全此一句文法自別今若將三之字指事說來
無甚礙然將四句平看矣看註中而字一折自然平看不得

畢竟指首句爲是○三之字指上一句固已又須知不但爲
者不平列即三之字亦不是截然平列義爲質必禮以行之
此之字指義質孫以出之之字便指禮行之義信以成之之
字又指[illegible]之義逐句併包說下有兼意有遞意解題
及此者[illegible]即在禮行處看出信貫始終故總義禮
孫來[illegible]欲終必以信成字指定信上說即中庸
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也○若
曰成義義成則似義至此方成非正解矣○四者君子原一
套出來不是精義了又去學禮遜○以首句爲三之字指名

而中三句層次圓滿之是不易正解然三句又自不同禮
孫出二者相去甚微故朱子有答門人分別一條信成却
始終故朱子又有非孫出後方信成之辨其理甚精○朱子
謂信以成之見終始誠實以成此一事却非是孫以出之
方信以成之也此言信以成之句雖舉在末乃貫徹始終
理與上兩句有別然信以成却須到成終乃見若云見其
即可命其卒其始有規可必其成有候則併在義以爲質
句中了却矣○看註云以行質幹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
退遜成之必在誠實曰以爲曰必有曰必以必在皆指示

方之詞故曰君子之道非須美一生安之君子也

君子疾沒世章

從沒世二字推想到不堪使天下庸劣榮膴入索然氣喪惟有志行人聞之益鼓勵不倦耳若曰人生行樂耳笑罵且由他吾末如之何矣

君子求諸己章

只是用心處向裏向外之別纔求己便是君子用心纔求人便是小人用心不待求己求人成就時幾分兩種也但說箇求己便有如何求之功夫說箇求人便有如何求之情狀不

是真體會人不能實講便講也不親切○凡道理只在鋪着放教安穩切實便是真正道理自然意味無窮幾要說得奇妙要求深一步定走從向差路去也此節只說君子於事事物物念念反求諸己不顧外為人而已若將己字看得深微活脫求字做成異學工夫於聖賢本領一齊差却矣求字原只是懸空字義若說求己正是緣求是先說壞了求字也己字是君子根本若云為異有為我果是又說壞了己字也若意不過求深一步說得高妙不如其不安穩切實如是者俱不肯平鋪看道理耳

君子矜而不爭章

矜羣爭黨毫芒之差只爭此秦越之異亦在此蓋以事迹言之則矜字略過便是爭黨若以心術言之則方其矜羣渾是一團天理纔過乎黨一分便是私心也而字一折此間須壁立千仞始得然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故如李杜高顧諸人正當與之勘辨此處耳若後之制士分朋秀才結社合下便是爭黨從何處更着而來○不爭不黨正完得矜羣二字○爭黨之禍原于心術而實氣運成之如京察要典東林瑞亂皆朋黨適生此事而門戶借以行其攻擊報復之私是舞仲請

天下此事從朝野紛紛者國運所關自是至論至爭黨激劃兩不可恃為膺中之不斷是非驕其自為勝負崇禎間之迭用互制更求兩黨人而畢壞日甚舊調停中立又小人老巧妙極至者也君子立心自當挽回氣運挽回氣運必先自勉其為矜羣○矜自不爭羣自不黨議論豈不甚高然畢如此只消說君子矜羣而已又何必言不爭不黨乎只緣天下自以為矜羣而非矜羣故必以不爭不黨嚴為之戒猶之講錄者必須先辨鋪敘也若矜羣中必無矜羣而矜羣中庸或有爭黨但看東漢諸君子可見矣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而字須重頓斷不得一滚直下也 述評

君子不以言舉章

此節下句正完上句涉偏君子于人言人槩如此○先儒謂此章語氣皆側而不平重首句不為斐掃也○言字是好言人字是不好人言好底不是不舉只不以言舉耳人不好底斷然要廢然不並廢其言也○人自人言自言本自不相干涉然往往以此相繳合假借者只是成見私意爲之做也其病全在一以字上君子之心如太虛物來順應其可否予奪適如其分量而止何以之有 述評

有一言而可以章

子貢之問只求指示一簡要語爲做工夫地行之行此一字非爲人情世務多礙向聖門求圓通法也今文輒云閱世多違應物咸宜起講入題必重提行字一段是將行字離却一字言竟錯作子張所問之行一謬也終身猶云畢生耳今定爲析身字或與天下一世作關說行字或與心字作關說恕字二謬也做恕字毫無義理只云求之一心以心字代恕字夫仁敬忠信等孰非心乎子貢一言何嘗單求身而不求心乎三謬也已所二句只解恕字今輒寫成蛇足若恕字未盡而復云云則是非一言也四謬也因問一言而有恕字因恕字而有人已云云若先于子貢問前一總挈出于學則亂矣五謬也○行字要在一言說謂行此言耳子貢問一言非問行也時文先從行字說出一言則竟作子張問行之行矣須從一言說入二一言一字也非言行之言子貢求一字指要從此身微分行只是問學未曾有身世人我意萬一夫子亦以其敬乎其誠乎等字亦將身世人我先入子貢耳中乎故斷不可也○時人動云求之一心而已不知心字如何切貼恕字寬泛不切猶其小者也不知此說正墮釋氏本心之教墨

他說仁說敬說忠說恕我只以心字了之黃儀云愚他非吾非佛我只是即心即佛其病中讀書人學問心術間爲害不小故人以心學爲聖學者即禪學也○人止說得二恕便了須說得是終身可行為恕字中實事無窮擴充不盡直至堯舜猶病此是恕字極頭田地特文勿云求之一身而已足便不是終身行之亦不是勿字道理

吾之於人章

直道而行指三代所行于民者非謂民之自直也○善善惡惡天理本如是三代直道亦正因民立政耳若三代作法以

行便是私曲矣○首節夫子自言其無毀無譽下節是推原
所以無毀譽之故還界甚明近安谿下分別清楚遂有於上
節先說提直道者有將兩節分是非賞罰將夫子與三代聖
王對說者有將上節人字下節民字牽連作一般語意者
總不曾細心體認遂妄立意解耳○下節直道而行只在三
代王者政治上說時文每云直道自在人心惟人心本直所
以三代聖王亦不得不以直道行之此說本于胡雲峰將所
以二字看得太深讀得太重便有此語病不知此章言無毀
無譽只就吾之於人而言非言人之本未嘗有毀譽也下節

正推明上節之意亦是言三代聖王之於斯民善善惡惡無
所私曲於其間非言三代之民心本自善善惡惡無所私曲
也○漫評

衆惡之章

兩必字固是理當如此又見好惡之公有不容自已者此所
謂惟仁者能也○可疑只在一衆字耳一箇人如何使得人
皆惡他人皆好他此正煞有可疑處況所謂好之惡之者特
衆耳其可以無察乎所謂察者也只是推究其所以致惡致
好之由此正聖賢從人情物理中勘驗學問處不是解處讒

擬自用講機智權術立翻案之說也

人能弘道章

人氣也道理也氣能循理則理與氣合而道顯矣氣不循理
則氣自氣理自理而道虛懸而不著矣氣大則理大氣小則
理小道為人所固具然必聖人出而大道彰此人能弘道也
無人不賦此道而天下之衆百年之遠無一聞道之人焉此
非道弘人也理與氣固非二物人與道原非兩端無為者即
在有覺之中但無為隨有覺為存亡盛衰耳○弘字有逐漸
之義道固無時不在人身而不能弘人也○人與道本不可

離得則俱得失則俱失但欲舉而弘之其責却在人耳弘字
中地步亦不同由賢至聖由聖至化神人做得一步道弘一
步非人道又何從見此境界乎○若論道之本來原無待
于人之弘纔說弘便是發明恢廓之義已見非人不可然但
云人能弘道則人猶或希與道之亦有功于人惟復加非道
弘人一句令人當下便有警惺覺悟正是聖人重加一鞭處
也○道無所不有無時不在固不因人為存亡然人所以能
與天地參者但于其中能辨別去取側行補救耳為異端之
學者喜言自然簡易不待安排其不至無人不止矣彼自以

爲所見者大而不知其自小之已極也○弘字須說得的確擴充展拓方是弘道他人說來只是載道修道行道也道淺

○大意假人能弘道四字已足包舉然却删下句不得删下句則上句之意亦不透但下句須卽從已弘道之人看來道淺

○此道字只就人身上說如性命事功人倫物理之類是也若說作天道陰陽自然之道則豈有待于人之弘而亦非人之所能弘矣道淺

過而不改節

是教人改過語不是寬容有過語過而不改是眞過責望之

詞也必過而不改乃謂之過則回護之詞矣聖人改過使[illegible]無過此爲聖人之心若回護有過使其得此說者長傲遂非乃鄉原權術作用足以害世不可謂之忠厚也

吾嘗終日不食章

曰終日不食則所爲何事而以思之意過矣曰吾嘗明見今日之不然而無益不如學之意并透矣○無益不如若但一滚說下只做得一篇思不如學論耳須將無益頓斷從無益內轉出不如方覺得此中甘苦疾徐之數冷煖自知○夫子之思思事理也但思事理不知學問使不下手去做故謂之無益今人看夫子之思乃與異學參悟一般如此與荒唐幻妄之爲并且有害豈但無益又將與學背馳豈可祇云不如而已哉況如此說則竟似夫子起初走錯路頭後來歸正乃作此一番懺悔語耳吾願天下莫謗先師也○或謂少年不幸學禪不知埋沒幾許豪傑吾謂果是豪傑必不爲彼所埋沒也夫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便悟其無益不如學朱子始參昭昭靈靈禪後見延平便悟其妄此眞世間絕頂聰明豪傑也故人謂學陽明之學者必皆世之聰明人吾謂學陽明之學者必皆世之不聰明人惟其不聰明故作見屋暑

便沾沾自喜以爲道在是矣若眞聰明人則必要討箇下落更一步便知上面更有一步在那得爲彼所誑誤困苦也

君子謀道章

中二句從下有轉折能手多故作波瀾以爭勝能不叠橋布筏一筆直落若曰學雖可以得祿而君子之憂在此不在彼更覺直捷○自一毫謀食之念卽是不謀道不謀食正所以謀道也如此說首末句更覺精緊凡言在中者皆不必在中而在中者也此意在旁人看君子只有箇謀道耳飯糗茹草可終身玉食珍衣若固有此正是在中非是不憂○朱子謂

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求食故又繳一句則中二節
下之轉折正解也但須在論君子意中看出始得若君子自
作商量又何夢話矣此節三箇轉身一轉有一箇弊病故
一轉有一箇道理其實君子只得一條路無許多曲折計較
也學非所以求祿而祿自在其中則謂學不祿者既非而
謂學必得祿者又非也夫子所以又下末句朱子註中亦着
意在此一轉只在其中三字理會得好此意自然分明下句
自然直接要將學與祿寫得開方可寫得攏末句不可
重複首句今人亦知之然只換得幾箇替身字眼以爲分別

究未嘗不重出也須能于憂字中尋出意思議論來的確不
移方佳 述評

知及之章

三者不可平排看講仁守便是已知及之仁守講莊涖便是
已知及仁守之莊涖逐節要包上文遞下將莊涖平排看只
是外邊末節從知及仁守說下却是裏面工夫足纔充得到
此雖似輕於知仁然火候不到此便有弊病不可竟以內外
平分也莊涖禮動雖似末節小也然是仁守後之不莊不
以禮其失甚微與常人之不莊不以禮不同乃是工夫圓滿
盡頭處正自不輕他人於此說得淺忽是粗看仁守爲主之
語而失其意者也近人將禮看成一件儀文法令作用之
物本是外面粗迹但知仁者不可不用以治世耳不知在知
及仁守莊涖後而則禮雖節文之微而動之之道却精即知
及仁守莊涖而動不以禮其所謂未善者不過不能化行俗
美至至善之意耳亦不到悖亂暴戾之云也此論學者做
工夫自當以知及仁守爲重至於此章論聖學王道到盡善
盡美處正在細節小疵上較量分毫如淺丸將之路到頂尖
處更不可不完美耳定要以仁守爲重使失此章之旨凡聖

人言語各有所當一槩將儱侗道理武斷不得且此章正爲
輕看不論重正爲莊涖動禮一節輕似一節所以更不可忽
也只將首節頓斷遂欠落下兩節章意自見分明須知不
莊不以禮皆是仁守中有出來病痛所以必先從仁守說起
然仁守者誠意正心工夫又必本于致知格物天下未有行
而不本於知者也且仁守者非守此仁也以仁守其所知之
理耳說仁守而不先從知及說起便謂之無頭學問然則郎
欲舉其所重亦當兼知及仁守而言矣 述評

君子不可[illegible]

不用實發者非也

君子貞而不諒節

與別章何以別不同蓋諒而不貞反對○蓋諒尚近君子邊事○非小人之所有也不諒只在貞字中轉進一步不作反對看○正是其理正而固有精審實體毅守意合看乃得貞字之真○近人泛說箇正耳

事君敬其事節

事食分明兩件而字一轉正復鄭重敬與後題義自分輕重○何待文之爾累爲輕重哉爾累且不必乃竟有刪盖下四字

不講以爲高尤可嗤也當以平講互講爲得○後世事君總只有一食耳方其上學識字時只爲此一字及至服官總要他忠清起來砥根已深如何洗滌卽有一二勤愼乃職亦止是善保禄位就食字上加敬字粉飾耳其本心全箇不是也○故義利之辨須從上學識字時講究起乃得天秩天禄皆是天理上事因事治食君臣之大義有何誤人處看原意辭裏聖人不許則墻廡亦并合義但如爲一世事君其初應舉時是爲門戶溫飽起見一片美田宅長子孫無窮苦後之私先横其中而後講如何事只便説到敬字也只成一種固寵患失學問此便是先其食先其食則敬皆不敬也故聖人下箇後字後不是不要可知故此題但有截做對做之法無竟置一邊不做之法若論兩邊道理合一處謂敬事便是後食然則後食也正是敬事亦可但講後食而敬事在其中矣聖人何用作此支離剩語○後是置之不顧非隨後之後也若公事了畢便討俸曰吾乃可以得食矣此非後也蓋敬事無了期纔一思量到食便已不敬其事

有教無類節

類者卽流品種數之類非肖像之義○

辭達章

古今文字之妙○聖人以一字括盡後人發明此一字却又失聖人之旨○如退之子厚永叔子固子瞻論文皆近似斯言然實不得其本何況時文流輩也○須知達是達箇甚所以能達不能達又爲箇甚如此然後見達之妙○惟其能達故自己矣其不已矣者正爲不能達也不能達越不能已矣不已矣辭益不達此古今文章之通弊也○要知達是達甚麼如何便能達學者于此當入思議不可徒向辭求達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聖人非欲有文正爲文章家指出自古真訣耳○

作文必先有義理有意思議論而後以章法句法字法達之今人不復知本作古文但講規模作詩但講聲調作時文但講固謂法以其不文亢不可謂之辭即有求辭者亦止可謂之辭不可謂之達即有能達者亦止可謂之達辭不可謂辭達辭達有所達者在也今所達者何耶○文章之病只是不能達與求多于達之外二者而已矣二字兼括二義然看來求多于達外即不知達之妙即為不能達其實一病而已如近日時文只恨不能達何嘗求多于達外然偏有許多陽學問文排場甚話豈非不能達者必求多于外乎○此章專

論修辭之法至所達之意有是有不是又當別論即如敘述一件事有人敘來明白有人敘來繁衍其言越不明白又如論斷一事有人斷來只一二語便已簡要有人支蔓諄復其說愈不得其要領即此便是達不達也達不在辭亦不在意只在理明理明則自能以辭達意而無冗靡之病然亦有里言巷語不害修辭而反能達意者只是此事之理適明耳

師冕見章

有人道當然有天道自然有人物不知其然而然雖皆窮其微攬其勝而於聖人甚成輔相元極細微推達鴻廓無不恰盡其所以然處不能有所發明此一層不到下面數層都蕩空去走入老佛兩家門下而不知矣○道無時無地不在聖人只還他自然耳然須知非聖人不能恰恰處處還他自然也○無心出之而自然中道者聖人也以虛物之義自直存心也有心為之而處處其合道者學者也以存物之理[illegible]之是物也此章是言聖人分上事故說來如化工之肖[illegible]物合自然凡有絲毫及曲體必依者當作如是觀方見得聖人動容周旋中禮處而學者之事亦在其中矣

論語下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章

既以夫子欲之吾二臣不欲又曰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然則非止夫子欲之矣只據招下判直情畢露欲之直坐冉求方見其下語反覆掩飾之罪合曰爲辭四字是定冉求勸語與季氏又分一案矣○因冉有說出季孫之憂故丘也節提出當患不當患之義以破之末節直言憂之所在作結要旨只在四患字三無字着眼○上二句只說得當患不當患

下三句推出所以然之故季孫憂在蕭墻不在顓臾正爲其所憂乃所以取禍耳宜側重無須句方得蓋字一轉申明之意○冉有只見有家夫子提出一國字剔醒其利却與家字並說又正見安上所以合下之意○貧字是題之釋均字安字是題之釋貧字爲常而均安字爲奇伏貧字有連絡照應之難均安字須有穿插出入之妙○和傾二字上文所無均安貧寡又復錯互於此看得惟其有意若排愈紛愈亂將夫子自解自釋之不暇而遑解上文乎只撿一蓋字申明所以當患不當患之故大意乃瞭然○只釋解上兩句所闕之言不另添夫子自己議論和與無傾猶之說書視蓋點綴字眼均安貧寡互配乃融合貫通大意此皆從一箇蓋字得意蓋字神理透則紛挐穿插自不費打叠矣○蓋字承患不患兩路下來他人每只見得一邊耳只爲均安貧寡支配不同和與無傾添插不穩都於此柱背乎神不若發明所以患所以不患之故領會蓋字神理便大雅明切○蓋均無貧爲大意直對今夫顓臾一節說正破冉求所憂之非自此至末皆一意直到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一句結出那分崩離析正不均和安之患也上文四患字乃憂字針線須知上二句不

過引來起此三句以見國與家之分須守而顓臾之不必憂不重以此三句釋上兩句也將文看眼只在釋上兩句但見字眼錯互增易曲爲之說不免牽扯琢嵌之病須握定有國有家四字將均和安貧寡傾六字節節套煞君臣之分講不錯得於支配而大旨分外分明○遠人下文即指顓臾不是外國文德二字緊對下謀動干戈而言謂即有不服亦止修德致不事威武耳文德即忠信仁義即所以壯國勢維人心者原非空言仁義禮樂也○德字上加一文字蓋有德必有文文即德之風華也遠人不來必是德上有未至故須分

外整頓一番纔一整頓其風聲氣象煥然一新即此便是修文德所爲舞干羽而有苗格者此也王昂詞命固是修文德中一事然其實不止此安字亦非安反側之安夫所爲安反側者正是處疑其反側而設有以安之若遠人之至即我之赤子所爲安者只是勞來匡直輔翼耳 迪詳

天下有道章

從來講此章者重權勢上說愚見其不以爲然其病起於誤解經註此章通論天下之勢何所謂天下之勢者謂古今天下有道時如此無道時如彼其氣象世數大段如是此之謂

勢非謂天下之有道無道存乎勢也權勢隨道轉道不隨權勢轉自天子出之禮樂征伐與自諸侯大夫出之禮樂征伐固自不同亦隨道爲邪正盛衰蓋禮樂征伐者道之用非即道在是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然有天理之治亂有氣化之治亂三代以上其治亂皆天理爲主三代以下其治亂皆氣化爲主聖人所論有道無道正指天理之治亂如講章所云則陳同父之論爲不刊矣要之皆坐不曾識得道字耳○看朝廷處置得宜而跋扈之滸自服可知權之得失在道不以能攬權爲有道也○天下無道止說自諸侯出挨下三句併及大夫陪臣可知自大夫出自陪臣出總是諸侯之罪則[illegible]知自諸侯出天子亦不得辭其失馭之責矣吳氏謂下章戒竊權此章戒失權立說須本此○諸侯代有天下三代之嘗理但以德不以力耳蓋天子與諸侯皆君也猶宗子之與支庶用人猶天理也自大夫以下至於庶人皆臣也其至於取天下特篡也而皆自秦廢封建始封建廢天下有不可言者矣自古無不亡之天下有封建則亡無封建亦亡吾未見廢封建之何遽於夏后殷周也而其亡之漸緣亦復可睹矣○政字與禮樂征伐不同諸侯亦有禮樂征伐而出必自天子○

侯國之政則不必出自天子凡爲君者必有政天子諸侯[illegible]君也故不可曰政不在諸侯○首節推論大勢所至已到極衰瓶處下兩節忽又重提有道新安陳氏謂有挽今反古之意看來亦非無謂終之以庶人不議繁有深旨諸侯大夫之僭竊可以禮樂征伐之權正之庶人之議不議豈能以權相箝制哉到庶人不議方是有道盡頭故知禮樂征伐之權惟恃道之有無章意所重在有道有道而後有禮樂征伐故連連提揭此句不是能操禮樂征伐之權乃爲有道也○或看得庶人太好或看得庶人太不好或說得重[illegible]之議太很[illegible]

或說得庶人之議大清高總緣其看眼都在庶人不議句忽在天下有道句也須講庶人不議處都只是天下有道○孔子作春秋不在庶人不議條然中時文每作此假者誤

益者三樂章

樂字作去聲讀於悅心之中有篤好之意如張之於書僻之於九恃之於錢阮之於蠟屐嗜之於結髦樂此而不爲疲并不自解其何故方謂之樂若但解得悅心不見篤好之義尚不覺其溺心痺而淪骨髓也○禮樂人事交一時節道多一時三樂字一時各有意義○驕樂三件原是吾心本源固

有故樂在此直是意味無窮若謂將此三件以制吾樂其樂不可久矣○樂與驕樂直是膠粘不上此當從樂字中看出禮樂來若只鋪排禮樂而以節字膠粘之乃以樂字膠粘之宜其不上也其病總看得驕樂粗淺○要極推樂道先將人字脈落見庸下人之善決不肯道而況樂道之乎其實人字本義只對己而言不對聖賢豪傑古人言也

君子有三畏章

提理字作直線甚精方與知字有會知天知人知其理也程子發明主敬之學曰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蘇子瞻要破

破程子敬字正所謂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近人亦辨駁知字串天命知只是鎮叙字眼于道理全不懂得○通章重知以命句知字是畏字根苗天命是大人聖言主腦于守溪所以直提出侮字作講

君子有九思章

九思若平日不講臨時亦來不及用不着若當幾不提醒加謹則向來工夫亦落空泛不見有得力處兩者交養並進是用九思功候要訣○此思誠之學也工夫在乎素幾先不是臨崖勒馬○九者大都雙舉以視聽色貌言就自身說事

疑忿得就事上說又云言與事對得又就事上說其說頗支離不若上六件是內出之順而正者下三件是外至之逆而危者如此分看較的確○九件須熟存于未事之先而謹察于臨時之始不是于九者中終離補漏件斷港絕流生訂也○事物未接時正要件件思得即所謂凡事豫則立也○君子九思固不是源頭上攏統一思件件都了亦不是無事時全然暗壁直到臨時方件件思量也蓋當其無事既有講明涵養之功及其事至又有辦別詳審之力此聖賢之學所以千萬無弊也○此九者君子十日無時不以此爲思使義理

純熟則臨幾自然中道然臨幾時又須以此省察兩者工夫闕一不得若於視聽前一步工夫說得深微做切矣而脫却臨幾一節工夫下手處便欠落實合程子九思各專其一此意自分明或曰臨崖勒馬恐迫促不及事生騎墮而驪刎內作存之病曰此正近世良知家說頭之說但要之有此兩節工夫未事前是戒謹工夫猶戒慎恐懼之無時不然也臨事時是專一工夫即慎獨之審幾省察也平時涵養純熟臨幾又省察精明這道理纔能實得諸已而不走作良知家務直捷簡易必欲併而爲一反以此爲支離兩截不知境候固有

兩節工夫無時不然而於發動處尤加審耳非別換一樣心思則原自簡易直捷未嘗支離兩截也○在視聽未交物當體會明聽本然之理及視聽方交又當精察其微引之端尤思皆然○言常語默間便是言行住坐臥處無非事思忠思敬只在當下豈爲將有所用哉言止說做者述事止說做功寔是求大過險阨矣

見善如不及章

志道二字甚大不沾沾爲功名也看孟子廣土衆民章其蘊自見伊尹處畎畝樂堯舜之道所謂求志也使終不遇湯其志豈有歉哉聖賢固甚欲行道然出處輕重一般大行窮居並無加損此章下節隱居行義二句平說無側重行義句意硬將必須用世字添入夫子胸懷非通章本意○兩見字補出道理會意工夫非字面遂無疑之妙即乃生于明也此等處人都未道○求志中即定全下句在裏○義只是此義即君臣也　求志中不侑達道在則體用不全志字易錯入二氏去達道中不歸本求志則本領不是道字易錯入功利雜霸去互根極有理須邊身分方自高深○後世仕宦只講好官多錢耳亦間有功業却不是道○或曰行義即對上隱居

猶云出仕耳義字不甚重乎講隱居只是隱居雖君子窮困是其稱若出仕則小人亦同惟君子之仕却只爲行君臣之義耳故義字自重義指去就言道指德業言○此是夫子稱然記得二古語而因論其聞見之異同初無合并交互之言亦無比兼高下之意兩節自宜分講凡作牽綴之說者皆非也

齊景公章

此章大意爲以異不以富說故以齊景對夷齊若爲論夷齊之節則齊景之擬非其倫矣餓於首陽只對有馬千駟言耳

言其貧富俱大耳。齊景之無稱。不爲有千駟。夷齊之至今稱。亦不爲餓於首陽。故此處夷齊之餓。不可專論死節也。夷齊平生人節。固不出讓國死義。然此餓字。却不爲此。若論其節義。則必及其死。不止云餓矣。後人因誤看此書。遂有謂夷齊無死節之事。不過窮餓首陽耳。此又癡人前不得說夢也。凡書各章有本意。故其下語輕重各有故。不可一槩總說到盡。類如此。已餓死便是得仁了。今人以餓死爲怨武王。何見之陋也。

陳亢問於伯魚章

陳亢以愛厚其子。爲天理人情之必然。聖人亦猶人耳。不識異聞是私心。反說異聞是公道。不覺得異聞極說極反說得。異聞極究明所以觸口便問。意極究轉向詞無文雅。一派騃狀。從前誠中學寫盡情。若今人于已所不曉。不肯老實問人。一味含糊掩飾。自負其計。似巧實拙。此又陳亢之所耻也。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二十九

論語下　陽貨第十七

性相近章

性相近也亦是懸空說此一句其著力全在習相遠也何上○雖堯舜與塗人其性亦相近者○理不止相近兼氣質故相近耳○理氣合所以相近○氣質之說始于張程發明于朱子○于此章近遠之義至徹以之看虞書湯誥易傳中庸孟子無不脗合無間矣後學不深究其理惑于異端反謂朱子分理氣為二不知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

不是原未嘗二也須是兩邊說理方明備耳主張異端者偏氣質即是性此即告子生之謂性釋氏作用是性陽明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之說大要以無善無惡為本體先已服誘孟子矣況程朱子最有力者如盧格許諾然諾之言曰人性皆同如人形皆同人性不同如人形不齊即其言論之已截不齊之形有皆同之形非二形乎夫形何以有不齊氣質故也格之言曰孟子性善理之本體也孔子相近理之盈虧也即其言論之已分本體盈虧非二理乎夫理何以有盈虧氣質故也總之異學所最異最惡者只一理字耳如盈之精主

如諸侯之去害已理字不滅則觸處皆礙故其所主者氣之氣也本心之學也聖德所主者義氣之理也本原之學也此邪正是非之分讀書人于此等處須明辨之不可兩邊混過○不信程張朱子之說不肯去窮究其義於所謂本然之性氣質之性兼氣質言之性都不曾分明焉得不胡亂為文乎○今人總說得性字道理不是下面一齊走作其意不但以氣質之性為支離并義理兩字亦多抹畢竟無善無惡為本體極其至也并性字亦強立之名依文作解動成魔障不若一棒一喝之為無弊矣如此看性字尚多在相近之云不

更支離乎○此章論性習正是從人切近易明處言之蓋與孟子性善之說相表裡也○習字正從形氣上生○相遠指失性者而言○遠近二字原從品類不齊處生出故曰相近相遠所以不齊者氣質故也若不論氣質則非遠近之可言矣程張朱子發明氣質之性正從此得之後人依稀夾和必不能織板發揮○書意本指近遠之故重性不重習習兼善惡故曰相遠皆習于善則反于天地之性矣又豈止相近而已勉人習善是言外意○習於善則善習固有好者然相遠之云實為習於惡者而言蓋習於善之習原與性一不必言

遠近惟習惡者遠于善耳孔子之言欲其終相近耶欲其終相遠耶既曰相則習善習惡皆在習能復性只說得一半豈得說習字將習惡之習亦可復性耶然良知家必強辨曰習亦是無善無惡的則吾不知之矣○習于善則善習于惡則惡習用教術學問也故有罪亦可有功若專以教術學問言而謂其功大則當云性相近習相一矣豈得云遠哉及至講來又似有習而性失其故者然則其以教術學問為習者乃正深惡教術學問而終以無善無惡為本體耳○習非教之謂也天有運氣地有方隅物有異用事有殊因人習于善

則善習於惡則惡而至於相遠然後聖人立之教教所以化其習使復還于相近也若以詩書禮樂化教勸率為習然則聖人之教可使人相遠者哉○是從相遠之後逆推其故而論之○相近是習曰相遠非習之遠於性也者一混講便不分明○此節正要從相遠之後看來如堯舜之與桀紂其性亦未嘗不相近也但習則相遠耳相遠之後但仍相近即此便是孟子言性善張本○正在相遠處看出相近○惟其相近故可以相遠○繼性之後便是習如方隅群類是相移易者是也○變化氣質習最可以補性之偏勝○近遠二字最

下得好幾說相近便有可以相遠之理然雖到極遠處定亦什百倍蓰之可言如燕之於越終無不可以相近者也此正是孔子言性為人吃緊處

子之武城章

君子小人學道是教人說不是主教之君子言一國一邑之中必有君子亦有小人焉作不可不學道耳君子凡為搢紳士大夫皆是不必專邑宰亦不必專定現在有位不然竟是子游自命矣○君子兩句須急連讀合總看要見得無人不當學道無處不當以學道治之以對牛刀之說謂割雞亦當

用牛刀耳在夫子當時之理在分處在子游此時引據意在併處若但呆講君子學道如何愛人小人學道如何易使未其意矣○君子小人皆指受教者說極是○子游援夫子之其迂闊故述夫子平日訓言以相質見天下無不當教以[illegible]樂之人豈武城獨不必然耶君子小人猶大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盡人言耳非以君子自任以小人指武城人亦不指然武城之有君子小人也○君子小人以位言之是恐人誤以德分君子小人于理說不去故註此八字非指現在之位而言蓋一國之人從來非君子即小人皆不可不教以禮[illegible]

方其學道時未嘗分君子小人也然其理君子得之則愛人
小人得之則易使矣不說然已在位之君子爲是〇今人看
云君子指子游邑宰說方貼學道亦隱貼子游當身上說皆
拘窒非是〇後世吏治事功之卑只緣分了道學儒林名臣
循吏等傳〇儒林之死不可以言學道〇凡謂三代不可復
即是不仁其不仁也由于不知道〇學道靠定禮樂說是〇
學道二字空說者入虛玄而無把捉恥絃歌者又失之拘執
豈學道只有樂律哉其所以不肯帖禮樂講者心目中原看
得禮樂腐淺耳〇學道道字指禮樂空談大道者固非乃因

上絃歌遂并說樂數或且映綴辭律器數等樂詞以求貼絃
則淺陋甚矣〇道字所該闊廣然此只是教民成俗上說則
以禮樂爲大絃歌之際禮樂之教也故學道只指禮樂爲是
或以禮樂雖和閒詞或單用樂語以映合絃歌渾無偏枘其
意中反以註語爲迂緩矣能一遵註立程不混乃是〇學道所
以能愛人之故其理甚精不從心性源流先發繼極鋪張終
[illegible]緒〇禮樂是道之大綱因絃歌而發故直指禮樂要之
禮樂便是徹上徹下事有體有用大無外小無閒見得此意
總說得道字管括而所以愛人之故亦精深清切俗儒先看

得禮樂二字粗止說禮樂一貼映絃歌〇不解從禮樂歸重道字
則集註受誣矣〇凡人之言一番陳述一番精明一番舉示
一番闡發雖字句不更而其思自別潘陳愈出或謂君子節
俱屬夫子之言固未嘗有所證言也然則古之賦詩贈答又何
嘗獨減其辭可得謂非當時前說話耶益兩句固是夫子
之言而假舉述來謂武城亦不可不以學道治之此所謂假
之言也絕不可混過須于一句中分賓主〇末句是爲子游
說法爲二三子說法〇末句亦補了首之正是找足上句自
話耳不知上句是印證學道之說末句却消除牛刀句滲漏

各有指歸

公山弗擾章

使夫子果往必有一番設施直繼文武之業必不是半間不
界小結果下場也其字口氣是決辭不是疑詞朱子云此與
吳其爲沼乎語氣相類

子張問仁章

止是能行何講得明切以下便成被竹人看得觸突支離矣
不解能行于天下五字耳心存理得凡從事于仁者皆然不
獨此節此節五者乃子張所以存心對病藥方于天下及不

倘五句乃其服甚火候也○總以右首存心令人說理識心
都不切○時文鶻虛提在首句便錯能行五者是存心之功
于天下則心存爲仁矣方是理得時文將五者作理以仁作
心或以能行爲心五者爲理或以五者爲心仁爲理或以能
行貼心存於天下貼理得盡是醉夢中說話○須先識取仁
字識取五者之于仁如何其能行五者于天下功夫如何方
纔清切令人都是醉漢喃喃不知說甚○仁理也行心也○
不見云行五者而云能行五者方見刻刻勘驗乃是心存○
仁固無適不在只心不存耳○非是夫子說不出心存理得

四字也只爲心存兩字極難說幾有二事一處之不然便是
心之不存心不存則理又何從而得乎所以說五者只是言
事事行非即指五者爲仁也說于天下只是言處處行非以
偏及天下爲仁也且不云行五者于天下爲仁矣而曰能行
五者于天下爲仁矣者正見處處勘驗事事用意也○崇識
將名人所親仁字則佛性也天下則恒河沙界也能行則普
度功德也五者則小乘名義也于單入所言風馬牛不相及
○五者只是存心之目雖皆出于仁而不可謂之即仁又不
可指之爲心乃心與仁交接處故心理二字都下不得惟從

仁之發見處指出分際方精確於天下註謂無適不然只是
能行到純熟無間處所謂心存也俗解强分五者爲內天下
爲外更屬粗疎五者就子張所不足而言所謂爲仁矣亦自
有分寸如告樊遲司馬牛皆從端倪指其極地與全體須有
別○五者即心所具之理非從外面尋來如禪家寄心法也
○五者日出不窮行之不已自漸漸入純熟○首句誤解作
於天下者作徧世界能行者作行得也顯然與註意悖剌今
者人亦知其誤矣然或謂其故質在五者看得不親切也蓋
五者即是仁之支流節目纔做到純熟時便是此理而已非

有二也今人只將仁字看得如禪家西來大意將恭寬信敏
惠五者看作如小乘名義若謂本欲求仁而姑假托於五者
以存其心而幾其理之得如引線之針敲門之磚而已纔講
得能行是實用工夫於天下是無適不然究於聖賢心存理
得之旨無涉也　述注　○不侮得衆等正見能行之盡○不侮
五句纔見能行盡致工夫到此自有此應爲仁須于此試驗
火候與天下歸仁邦家無怨一例正鞭辟入裏不是鋪張于
天下局面也五句只作一句看○不侮五件只是恭寬信敏
惠盡頭處不到此處則其恭寬信敏惠猶有所未盡也故只

此考驗其能行然則能行之實仍在恭寬信敏惠五字上不在不侮等字上俗解每以不侮等貼能行總緣其解行字爲行得通之行於天下不照註無適不然爲謫耳○信自人任敏自有功能行到此方是非爲人任有功而爲信敏也信之人任敏之有功亦爲地可驗自天子至庶人自日用飲食至平成天地皆然不必說到任天下功天下也○聖門論爲仁每合及效如天下歸仁邦家無怨之類于夫州此方是許使之自致也不然于張務外自高豈更以此歆動之乎句句體徵能行正見體仁近裡之旨

女聞六言章

近世婦仁之害頗甚寧可一路哭以狥一家笑人且美其愛民不知其罪浮于貪酷也要之其意亦本非仁物只圖自己順利耳○不知春秋大義有死節而背天者矣○愚在理上斷不在利害上斷

小子何莫章

論者謂興觀七句不得粘連學字假也然雖指詩之益人如此不學如何見得所謂不得粘連者要與一節還有別耳非謂此七句道理中有學字不得也○說得詩有游移點奪之妙方不是以事合經死死印板○邇遠二字內倫類無所不包兩之字指點甚活不枯煞君父只就詩之益于倫理處言得情微痛快或哭或歌方足以盡其情致○二句就倫理中舉其大者而言邇遠二字隱括其富非父君非期于詩詩不益于事父君亦不必執詩之事父君者而學詩自足以事父事君

子謂伯魚章

面牆言面前一步行不得也爲二南便行得去爲其切于身家日用也如只備闕昭代典故與帝王事業爲之有何關切

不爲亦何至面牆○正牆面指至近之地一物不見一步難行故二南之當爲從切近道理說不用恢張弘闊○此與匡衡關雎之說理一而語意不同彼自近處推到遠處去此要自遠處收到近處來只在閨門衽席日用平常之間疏發義理方與牆面之意更相關切

禮云禮云章

玉帛鐘鼓如何不是禮樂如何便是禮樂乎哉二字中有其所以然不以曲折含蓄取之其味不出○自[illegible]等假不通講說以爲不可增出敬和二字始[illegible]影響難則

索性以狐解悖聖學矣萬曆末年至天啟文字之謬亂皆繇
此種說數開之一時俱以詩中字樣爲戒敢直提二字入論
自艾千子與東人士諸先生始其功不可沒也○玉帛鐘鼓
總指禮樂之末說者廣非專指此四物也○只將玉帛
鐘鼓說□□□□說得輕重語氣便得○禮樂之意惟敬
與和以□□玉帛鐘鼓亦無以達之□玉帛鐘鼓自不可廢

道聽而塗說章

道聽塗說不但指其口快爲他只當一場說話說過全不去
存諸體會使實有于心而行于身耳然其所聽所說原是正

經道理故曰德之棄若今人之講師承襲邪學更且道聽塗說
此又不當引棄字律當引上章賊字律矣要其輕狂躁妄之
狀則賊棄如一

鄙夫可與事君章

士大夫傳授做官秘訣與門戶辟氣作用大都從此章包括
○鄙夫不是猥葸闒茸一流正有機權作用○與哉字非疑
詞○國家當艱危之運不必生奇奸人惡但所用無非鄙夫
便足令神州陸沉蒼生塗炭　昔爲君子者受鄙夫之牢籠
或取其幹才或信其小節或因依門第世講遂不惜爲之援

引此輩得志但知爲身家祿位其黠者猶爲交遊則聲望求
重不知其爲交遊正爲其身家祿位久遠計未嘗一念及君
國天下也只有　鄙與字便具千古朋黨傳論在內○變見
鄙夫似易高難實則其生平機行雖細不盡也只在鄙夫
心苗運化為一人處詢狀出來未嘗有一事可舉而使鄙
夫聞之已無處回護其心孔雀鄙夫形狀何等復責而夫子
此言其患得患失之詢狀其心苗趣向不可告人處也其
生平事定何畏於辟而人于其以無所不至四字包之便見
此句中何所不有以是知聖人爲人也定比人為得刻毒○

鄙夫之心止知有得而已其所以患失者只被既得之三字
逼成耳過思得之前有多少辛苦遐想得之後有多少受用
只一既字中鄙夫之肺肝聲態畫露○得之則得之耳何以
云既既者願已償也既者意復變也計又深也

惡紫之奪朱也章

天地間陰陽人獸善惡邪正事物本自並生此天地之道也
然陰必賊陽獸必害人惡與邪必傷善與正若無聖人裁成
扶抑于其間則天地亦息矣此所以曰三才若謂天地本一
視聖人若被奸惡多事撥亂是有天地而無人亦且看人類

而歸于禽獸也。二氏之說總不出此。故最怕分別善自務。
者反以其說爲高，則人理幾滅矣○紫必奪朱，鄭必亂雅，不
必待相克倒置而後惡也。利口不覆邦家，亦可存乎。

予欲無言章

無言下一欲字，則夫子非無言也，正要人實得其所以言耳。
若作學者躐等觀，與野狐精矣○程子謂上蔡留等在此上，
是學者言語，故心口不相應。盍行之問卿何因且靜坐便是
此旨。無行不與聖人，只要人實下手，反身自得耳。若謂言則
有盡，無言則無窮，是反引向高處，不是指向實處。聖學高處

正在實處也。此一針錯走不得○此與無隱章最易錯解入
異端去。聖人因學者徒以言語求此理，而不實體之身心，故
發此以警之，非謂道本虛無，有不可說者在也○此與不言
文字法門大別，不得援儒入墨○聖人正欲人從言中實得
○註云與前無隱章相發，則所謂天理流行之實，只在無行
不與處。此是夫子言前言後、言內言外、欲言欲無言、不欲無
言大宗旨也○寫末節須得隱躍指點之意○極可笑者，以
天何言二句夫子自比，而以四時百物比小子之遠，不知天
有天之行生，夫子有夫子之行生，小子有小子之行生，都不

待言也。若必待言說，則行生非天乎○時行物生，皆已天之
義流行于迹象者，兩句一體，無分配義，亦無屑次義。若要于
時行側出物生，以時帖孔子，物帖小子，豈行者天而生非天
耶，抑行者精而生者粗耶。禪學怪支離，卻正病支離，畢竟理
上欠精細也○時行物生，是天之日用平常現前可見處；一
動一靜，是道之日用平常現前可見處。前指個實在道理如
此，以時物做小子兩非，即謂表暴自家亦非○此即是無行
不與註腳耳。一時一物無非天理，則一動一靜無非聖道。若
作四時百物以行生迹大，便是錯病○此節最易近禪，程子

所謂彌近理而愈大亂者在此。只寫得天理流行活潑潑地，
不知已墮入那裏去也。要知禪家指點，只要解處識得此心；
聖人舉示正見隨在是此實理，只在辭氣輕重抑得之間，便
易差去，故是極難○實講天理流行，動靜皆妙道精義，方是
聖學不落窠臼○行焉生焉，緊與何言哉相應。惟其行生，所
以無言，个是指示實地，非更無可說也。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程子破那已語甚然矣○此節是聖人脫口說出，纔知聖人
實落與天一般。時行物生，學者正要就此體認至理，不是聖
人即渾天而言也。若徒作當下指點詞，便麗入木犀香裏去。

矣○首末二句人皆看做一樣話頭不知首句從不言何處轉出止說天固無言末句緊承時物二句說正見其所以然也○天何言哉首尾一樣句都旨一虛一實首句虛方生出中二句末句緊接中二句正點實首句前立兩空象語後面滿承中二句忽然掉應轉此兩語正如辭家回互縱奪之妙使人恍然言下

宰我問三年章

只爲宰予各惜此三年故即以三年立說耳昊天罔極豈有年之可計耶從此萃論宰予直無容身之地

唯女子與小人章

女子小人非自其性質難化也彼實有學問傳頭作用處真使人爭用他乎不得漢唐之末足以觀矣讀約中志更有甚焉者獨怪時皆與習身受變亂之害而仍仍也復以嬖妾自妝規定宦寺之難而其後也仍用宦寺致亂豈非難養之明驗與○女子小人之禍至觀客爲烈矣讀約中志略見內庭立法原有未盡善處後來并舊制盡蔑棄之天下事安得不壞歷朝宰執無不爲司禮監私人相公拜太監外俾執符世時到門即易門生帖進矣至嚴黨排抑各爭其所私內監[illegible]

豈士大夫反爲女子小人所養且爲女子小人所歎以爲難養也豈不可恥之甚哉○只說女子小人難養處而主者養之之道即在言下可知近之遠之有許多病痛有許多養理在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二十九終

論語下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章

微子之去奔齊就養是仁人歸仁人武王伐紂以至仁誅至不仁皆天理內事其趣一也一者仁也後世之取天下爲之謀者皆人欲內事不仁也今人每以不仁之心術議論古仁人之所爲宜其悖也能將仁字看透微子心事自然光明正大非末世逆附叛賣國降臣所得而藉口○須知武王之事亦仁也而三仁爲殷宗其仁都合如此故曰殷有三仁三

仁非伐武王者也後世以詐利取天下亦不止宗親之黨也凡攀附與倖免皆不仁也從三仁所處說到殷不得不周不得不王三仁又更無別法可做與武王心事光明即仁字乃見貞身所可見伯夷叔齊與太王武王並行不悖之理皆仁也○三臣之事可曰忠曰義何以名之曰仁子文之忠文子之淸子路之可使治賦冉求之可使爲宰公西華之可使與賓客言夫子皆不輕以仁字許之何於三人而即稱之曰仁此中煞有精論今人不解只挑退殷有字面俊俯忌理到其數術贊歎處則是殷有三忠殷有三義耳須是嚴[illegible]

三仁方合○仲有謂仁者只用幾箇長德字面以爲切貼仁字矣觀之者亦以爲貼切仁字矣究竟與仁何了○是從殷看出三人之仁非解三人之仁而係之殷也

齊人歸女樂章

女樂歸定公則受之者定公也而特書季桓子孔子之得政也以桓子其去也以桓子魯之不足以有爲桓子之不足以有爲也

長沮桀溺章

將一是字換那魯之孔某是耳中極熱心中極厭直露彼哉

彼哉之意看下文桀溺之言深爲切勸則知長沮皆是也但沮明知孔子覌之無益徹之徒勞故下此譏斷桀溺旋句有帶有用是長沮絕妙機鋒若徒作儿做語失其意矣○聖人易天下之心即天心也直立作用舍行藏之外不在時勢不在一身出處亦不在做得成做不成上發息當時沮溺一流不見得此理不能有得此心遂成一種議論流爲後世二氏心腸學術聖人此言正所以破沮溺見識之差後惟孔明不逆覩成敗利鈍而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必盡死爲念稍得孔門心傳程子所以稱有儒者氣象也○天下有道二

何緊對揖揖者天下皆是而誰與易之二句作轉駁言易而正欲以道易無道耳天下有道更易箇甚非謂天下有道則我可不往其事而高蹈也聖人遇有道天下正大有爲但無須變易耳

子路從而後章

子見夫子一句在子路意中只有一夫子至丈人之不肯讓夫子子路尚未及想到子路口中亦只有一夫子至夫子爲人之道稱子路亦不暇計及須想出一種怒廹情形唐突口氣來

逸民伯夷章

逸民自夷齊而下已分作三等兼之接輿諸人其間亦自有高下○泰伯何以不稱逸民則知仲之逸初不以遜國也孤下隱居放言一段自見試亦不合于先王之法者多矣此正是他逸處然清而不汚權而適宜此正是他逸之善處○所謂無可無不可者只是精義入神變動不居耳本天者卽君子之時中本心者卽佛老之無忌憚于此亡辨之差而有天壤之謬○未嘗掃壞逸民只是聖人自有獨見處耳○無可無不可從小心做到中來方是聖學

周公謂魯公章

此論贊體非記述體也在記述必須鋪叙本文卽不用口氣也須還他所言之義卽夾述夾論亦必遙遙詳說因主生賓無暇地點過之理○親自不當施不施適得親親之宜周公垂訓豈不如董子之正誼明道乎正爲後世制治純是計較利害故其建之道殊而親親之本亡一部宗藩典禮事例皆賊仁傷恩之術耳○不是定要用故舊亦不是一槪庇徇故舊無大故三字要見甚明○魯公受命分封與開創得天下者不同其所謂故舊卽親賢之世舊者耳余主功臣立說是

後世情事非當時本義也○自漢以後開國者必有殺戮功臣之禍叙他都以詐力得天下當任草昧君臣未定未嘗不欲爲所爲但以材力相雄耳旣得天下不才詐力底裏可以欺天下而不可以欺故人其中間　而爲功臣者又怙特其故慾昭怨孝後生新進更以語阿相形故以利害動人主此殺戮之所必至也欲銷此禍須王者卽義理王者安從知必須儒者開導儒者胸中皆自私自利之心又安能開導王者哉觀洪武開功臣諸案未嘗不歎惜宋楓林之早死而潛溪伯溫諸公不深明聖人之道也○未備一人與器使有關

纔使言人無不可用無求備言用人當盡其長而全其短不得泥者。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三十終

纔使言人無不可用無求備言用人當盡其長而全其短不得泥者。

論語下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章

執德在體道有得上看信道在尊聞上看

子夏之門人章

尹和靖於二說單主子夏註意歸交誼而並取亦是分看道理如此若論子張辨駁子夏實有病處提出可不可與衆不能比較則子張道理未嘗不自成一說而以此歸子夏則不合矣夫子過猶不及之論都是此節論交斷案子張只

不然子夏之拒不不然子夏之與故尊容觀平說而意重者衆一邊子張傍為廣大之言其對射上文意專在容衆下半截然而字轉語却自平放於平放中具側注乃見心手為敏妙頓挫抑揚寫出子張海漫氣象自在語句之外如之何之義有一受拒不暇無暇拒人一也人自遠我無勞我拒二也即令拒人人亦不恨三也

雖小道必有可觀章

小道是自古來所必有必需者非因道術分而有也小道只指農圃醫卜百家衆技之屬故曰必有可觀君子不為因是君子所志之道大一務于此則精神分而識趣雁是以致遠恐泥不為只是君子自已不為非絕之使人皆不為也故朱子謂小道皆用于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各有一事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者將小道盡情抹撥謂君子絕之使不與于世是說做邪道在道非小道也或問黃勉齋云小道安知非指楊墨佛老之類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可施於近異端不可以頃刻施彼之無父無君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通哉

日知其所亡章

知字與無忘對非知能之知也故朱子謂知與忘檢棱之語只是覺得未有底為則其好可知若謂日日知得幾個便與能字對矣知與無忘字對不與能字對朱子謂知與無忘檢棱之語亦容得好字出日新不失意包裹言下故列之圈外亦本自如此初無雜解然嘗舉以語人都笑不信也時說多只知能分上下界非也知字與無忘對所無與所能對未有皆為所無既有皆為所能所無中亦有知有能所能中亦兼知兼能未有之知與無忘檢技之謂故上知字非知行之知此能字亦非知能分說之能也

博學而篤志章

此節斷不宜重提仁字逆入。四件只說致知之事。而仁在其中。註中心不外馳二句是講出所以在中之義。非子夏議中所有故替謂仁字尚可提唱心字不可提唱也。如云人知力行所以為仁不知致知而仁亦在中。于理甚當。故仁可提唱也。若云治心求心是要存心而如是。非如是而心存。子壓頭個。故心不可提唱也。蓋心字是四件與仁交接過度處說在一邊不得。謂四件是存心既謂心存即仁亦非也。○近人一遇理題必指心理二字混過此節或有以理字貼四件

而心貼仁者。或有以存心貼四件而理貼仁者。皆抽口纏繞。卻及之仁能守之。原是一事。不能守。雖得必失。然不知及又守箇甚。知是此心之明。仁是心之純熟處道理合一。故致知而仁在其中。未及力行而為仁。但謂工夫尚少一半耳。非謂致知屬外而仁向內也。致知正是內裡事。惟異說將致知看成鶩外。故於致知二字中。差排入一良字。以便割去外面一切知正是分內外為二。不知離外之內。非真內也。故謂知行之理。則可。若知行工夫畢竟有二。畢竟知先行後。但知乃所以行。行處又生知。此所謂雙輪並進耳。○須得朱子此

未嘗有求仁之意。因此得彼之義。

百工居肆節

註中二說相須。一重居肆為學。一重成事致道。釋重讀來自是講說有云。成字致字內便包得。後說不煩蛇足。此不知二五之為十耳。重講成致即是後說。何云包也。前說是用功之專。後說是志道之盡。但聖賢教人。于用功處較多。故前說為急耳。○問學如何以致其道。曰學只是一。一故專。專故能至也。且如坐如尸。立如齋。只有一箇尸。一箇齋。專而事之。道安往矣。今有多讀書而益背道者。蹶踣轉跋。琴則吾蹶轉亦可

矣。蹶躓臨祭。則吾跛倚亦可矣。是則讀書反生紛雜。學道以背道耳。然竟言之。則終不是學也。故註道云二義相須而幾。是病在不學之意多。○註中二說一重在學字。一重在道字。玩白文以致二字用力。只在學字。故尹氏說次后。○惟學乃能致道。而學必期致其道。二義合發。語氣最難和合。但截斷做。而于上半重學字。下半重道字。于理體皆得。○將尹氏說引前而以重註轉合作主。則義既備而輕重有倫。或曰失君而後。註不應倒乎。曰尹氏在志識上說。固當在先。不註在功夫說貫徹終始。不為後也。○此致字是推致之致。非召致之

致致字與成字對看只是做到極至處耳若作合致意解便
將道字看作一箇物事既無形可見又何勞到與契所云
千周燦彬彬爲道有可稽神明或若人魂靈忽自悟者純是
南華新輪之意恐於聖賢道理尚有一針之差○不遷於異
物不奪于外誘是此節緊要語脚凡講人則解者非益學以
致道句最難講講得不親切竟是下學而上達意思不知此
致是推致之致非各致之致也既定不奪於外誘語語與百
工句對照方精確不易 述許

望之儼然章

温字即從儼字中想出來厲字即從温字中想出來正見四
時之氣皆備、聖人豈嘗有意哉然必如此作意剖析看來
活潑潑一箇聖人全副渾面子分別性命來子分別理氣正
惟渾渾淪淪是故合得一齊放在望之即之聽其言處爲得
步步作意方見儼然温厲逐件尋出却仍是渾圇不變聖人
○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張子十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正
爲此也然其箴上體下工夫只在一部小學令人都不講叢
一毛一髮便已不是慢易之心生于中忽惰之容見于外又
安望其能中禮也幼時不曾做得筋骸肌膚緊束日久長來

難有意爲之更覺費力故朱子又有以敬補小學之說纔能
主敬則此心在腔子裏動止語默必有可觀但主敬到純熟
處便是恭而安境界也

君子信而後章

此言君子信於上下爲亟非爲勞諫遲留發之術也當其未
見信而事勢所至君子亦必須勞諫但君子始終以誠意感
孚爲主勞諫其從之者耳○信字即在前來勞前勞後體慎
固結講來亦甚明悉第不知第一次勞民作何擺佈耳須知
信字所指該括平日他事用心至誠乎洽處無不是不沾沾

於勞上求信也○信謂上下相孚不專指上以信動下也○信
而後勞謂平日交孚而後可以使之非謂勞之以信也○信
只是積久之後自然滲透非有術焉以取信也○所爲信者
信其愛民之意凡欲安全之耳○信不是信其所勞之事是
信其所以勞之之心但說其事有利於民即信其事專爲百
姓起見然苦力從事若處或勞而無功則怨讟必且興焉矣○
惟信其不欲勞而又不得不勞之心其懽忻樂從人人最深
此雖從之而不怨也何況勞乎○信而後諫此信字謂誠意
孚洽合上下兩邊說單貼一面不得亦是平時前一節事

止在臨事商量作用不得即平時與民相信不止在勞與諫相信不止在諫將信字粘定勞諫不得若謂與勞與諫而先信即是機權術數亦如此說不得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章

人之道本末不相離子游譏子夏末則當矣而未窮其本子夏謂本末並貫除是聖人能然學者須是先後有序子游未嘗譏子夏之末爲非而欲其專務本體子夏亦未嘗謂子游之本入空虛而必以末爲教也蓋兩家之所謂本末原同是聖人之道若近人所云則本末竟成兩樣道理矣其所謂末

即異學也其所謂末即俗學也異學俗學都與聖學從究竟彼根源差謬非從聖門之本末流散而成也○聖人沒道喪國之亂暴秦之災至教已無存者止子夏子貢子張之門人競傳經說餘緒然多假托傳會不可考矣至宋程朱諸子出而聖道復明本末具在直接不傳之微言非子夏等之所得與也子游當時無所傳亦無門人著述近有以淸虛冥悟之學託之者謬矣以本末二字從木得名本即根也末即枝也根之與枝確然有分但只是一木不可竟作兩物看程子發四條意只如此非本末不可分也故朱子於註後特辨末即

是本學末而本便在此之非正恐人誤解程子之意耳末指小學禮節本指正心誠意亦以傳文言物對道理德性而言非謂小子之事大人之事皆本也在小子則洒掃應對進退原是末而精義入神貫通所以然便是本在大人則齊治平皆是末而正心誠意以修身乃是本故註但引誠正而不及齊治平若以小子之洒掃應對進退亦算本而大人則以齊治平爲本則皆反末爲本矣其專就務本二字生來務本之本對旁流外馳而言此本末兼事理精粗形上形下者言不可混也○只將白文九句曲折最多極難理會朱子

自謂下同安寫次無事體貼出來本註最宜玩味略加轉換不得君子之道三句只是理用一致教不可缺意若因先後二字先着教未嘗無先後便使了下二句再轉云道所當先後者先後之而君子初無傳倦之心便侵了焉可誣二句盖序不可紊是下六句意此處不宜侵占也○註中明指本末則兩孰字即言本末是急應上抑末二句語紛紛向君子之心受教人之說者皆誤也○兩孰字即指本末言錯會向人身上語意便易混糢明遂將道字看作心字欲從下反侵下於孰字看得真則道字自實

仕而優章

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聖賢于兩者分粗細太存得仕粗則不可○仕與學原非兩件然理則一理事有二事但畫分則主一而兩者交爲用矣明此理則兩邊不費幹旋而優字亦不須强生分別○此節背周折都爲上一句恐生語病耳從春秋時仕學發論方知當時原有仕而不學一流有學而不肯仕一流子夏此論爲救正而發○兩句文法雖同須分別看乃佳下句而字重則字輕與上句正相反兩優字亦翻上優易下優難如此方見聖賢内重外輕寫達一致之理○只

爲如今人開業上學頭一日立心便錯讀書不過作好官耳此錯而錯到老死臨期不但無人品事功直無讀書種矣無惑乎異端以讀書爲事理障也

人求有自致章

致字即孟子自盡盡字孟子何嘗本此非推與及人之謂致也自者本心之良致者天理之極二字分開不得然自字猶易致字爲難聖賢教人却重在致字只有親喪非大逆不道人誰不哀其親者此自字猶易也至盡親喪之禮而致其哀這却是致之難蓋自字本心致字本天也喪致乎哀而止然哀之分數不同哀戚爲以至路人萬物皆哀也然不是哀之盡處故曰必也親喪若側重自字則孔子見孺子人井又何嘗有因有爲然却不可以此當自致也○此節不是歎人情之薄僞要之人理本如是到親喪纔是盡以下親親仁民愛物從此一路推去沒一件不是自心却都難逭盡處起分數便是一篇西銘道理

孟莊子之孝章

非獻子之賢則不改正有可商非謂凡執政子孫必當不改然豈紹述天子且不可而況司馬昭蔡攸諸臣豈得以不改

爲孝乎○其他可能能字指傍人後人之比儗莊子者非謂莊子之能且其他與不改莊子並不分重輕取舍夫子論孝行之中門此爲最人所尤難及耳非謂莊子不以他能專親而但尊志甚不改也

孟氏使陽膚章

上失其道過字曾子胸中早有一副王者作爲救民要道在無處設施說來沒用只好對士師講士師對此時季氏士師講此時季氏士師話耳要之道雖不行此一點心却是隆活不易○哀矜勿喜根上失其道來則罪情與罪當要非民之

過也上使之不得不然耳令既不能復上之道而又不得不
盡民之情思及此則哀矜意自惻然而有不容已之作焉
世變刑論便不能關切隱衷詞訟若民前後之得情哀矜
勿喜系根上失其道而求問是憫民之苦無有罪己之意蓋
禮教不明文綱繁密民不知禁知識又其中就而殺之與設阱
陷民者何異以此思哀哀可知矣以此思矜矜可知矣猶有
喜於得情者豈復有人心乎哉故愈得情則益宜哀矜勿喜
若但寫作衙門詞訟執有罪無罪地獄變相以是為衆生
懺悔儀是大佛慈悲耳於此題相隔不知其幾由旬也○殺

人受者為忠孝受多者為罪俗吏視祿位重則人命自輕
免一家哭不得不使一路哭豈必周興來俊臣方為屠伯
乎于公之高大門閭于定國之使相官職自信得過處只不當
俗吏耳若忠巧宦俗吏之甚者可不三復于斯

君子之過也章

過字須先看得好從日月不得不食看出君子之過原與常
人不同故可見可仰蓋其本心先過然也、第有不善未
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其過亦了如過彼日月之過惟
不知者也而不知又繼乎不知而已克已爲己克已則惟恐不

聞其過矣君子之過易改蓋其立心處便不同故其爲過原
微而反求又極處明故見幾而早以變食比君子之過極
精日月自行常度本無差失但所過入交度而易食不得不
然耳所謂更亦食過即復圓非更改其本體行度也君子之
過其本體光明無蔽亦如日月第爲所遇時勢之難或有不
合常度者君子亦不得不然然又不自諱其過故人皆見之
及其更也君子亦非於心有悔厲變易也但處之得宜中
權合道故人皆仰之四句中有許多義理可發

仲尼焉學章

論此章者謂不宜重道字宜重學字似也然吾見其不僅
等耳須知此學字非力學之學乃從學之學即師字也焉學
是問何所師文武云云正子貢妙於立說極言其無師耳焉
學焉不學轉語甚巧何常師何乃直晉之也今要重學字竭
竭力推崇夫子之學如何是僅以學字換卻道字於義何補
乎遂傳訛莫思乎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終於可遵
耶畢無一定不易之理此異端與訓詁同歸於無得也如此
章道字獨註作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人皆知之矣然試問堯
舜以來相傳之道夫子獨不學乎論道體不容分大小賢不

賢矣然道兼精粗上下獨不可以之分大小賢不賢乎文武
之道即堯舜之道列聖道統傳文武文武道統傳孔子豈堯
舜列聖之道皆止於謨烈禮文而孔子之得統專在斯乎抑
列聖之道更有別傳乎此胸儒定以爲疑者也然則道之著
爲謨烈禮文亦朱子之見如此而非不可易也生薑樹上生
也只得依他說耳只此爲邊畔乎不畔乎蓋此章文武之道
四字全要低看公孫問仲尼何師而爲仲尼子貢謂仲尼無
須師無可師列聖大道天縱之所固有也若仲尼要由師而
得者除非是典故名物之類如文武之道亦須問人然則人

人可爲仲尼之師究竟何常師之有文武之道猶云國朝典
故名物四字拆開不得如此看便分明愈見朱註之不可易
矣今人先要擡高文武之道大意已失種種俗病由此而生
雖便是撰幾箇謨訓功烈禮樂文章字面以裝點道字曾概
當於傳註哉○公孫問仲尼何所師學子貢答以無所師學
本義也答無所師學而及無非師學旁義也學者因此言可
以見聖人之生知而無所不學如此又餘義也○或曰看餘
在學字也是示聖人敏求疑亦無愆乎理曰此章是評論聖
人須見得聖人全體全體見則敏求意未嘗不在但此章須

陳亢皆論者低看了孔子而子貢辨之是極推尊孔子語公孫問
仲尼何師子貢以爲夫子有師則天下有高于孔子者矣堯
舜以來相承之道非大小賢不賢之所謂孔子自得之無師
也若夫文武之謨訓功烈禮樂文章則人人皆其師矣又豈
得謂之師哉此是子貢反說文以無師正意在言外朱子特
地將道字拈出正爲何不學之所非聖人全體之學故文武
之道亦非聖人全體之道也今者將學字說箇聖人本事則
道字之註反說不去欲就註者只道字刪聖人之學止說做
博聞廣記收羅纂輯一家其低又出公孫所問下矣故余以

謂文武之道以下七句宜虛看學字宜就師字看不宜作聖
學實做○何故論學非論道何故學道俱講粗處一邊吃此
一驗未有不日東矣蓋道章但論孔子之師故論學非論道
孔子本無師文武之道以下數句是子貢側跌語故舉道但
講粗淺一邊也○惟道字粘定文武故曰謨訓功烈禮樂文
章惟文武粘定此道字故與堯舜禹湯無涉饒雙峰陳定宇
不識朱子之指支離誤人故于謂有大全須分別其法只以
本註爲主○只道字有得雜說學不學師不師無不超曠靈
活要之子貢之意祇是天下無足當聖人之師耳學耳文武

云云正是立說之妙俗眼張皇道字便迷何傚然〇大意謂
開孔子何師答曰無師云爾文武之道數句是子貢反跌文
法正決言其無所不學也將論多云不宜重道字宜重學字〇
出葛換夢魘魅益深果若彼言道字又何不可重之有〇人
謂此章不宜重道字宜重學字似也乃其所謂學者謂夫子
實是無所不學如太宰黨人所稱者如其言則道字如何不
宜重乎只爲此章學字是從學之學非爲學之學但看一焉
焉字自明焉學問何所師也不學言無非師焉學卽常師之
答言那有常師耳學卽師也非夫子之學也故道字不重者

只爲此道字指昭代典故若云除非此等孔子也須問人耳
若學字看煞孔子身上則道字亦用迎而重〇大小總只在
禮樂功烈典章文章上說賢不賢總只在職司傳守師承記
誌上說不可以大爲道德性命以大爲道德性命則賢不賢
懸絕矣只是仲尼何師仲尼無師兩句了卻問答子貢正
眼止在末何爲不學何猶是襯跌語耳衆手舌繁此句於義
亦何不可然已死子貢句下卻是癡人說夢矣〇是節難着
語最是子貢開口處公孫問何所從學于貢突然下文武之
道四字令人無從討取意旨則必將道與文武分析稱揚以

爲播舉夫子不知其下面節節說不失言下已喪身失命也
要須先取末句在意中則落筆自活漸有得文武之道輕總
看得夫子身分足〇一章要害在末二句二句要害在常師
字餘皆鱗甲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章

武叔意中是毀仲尼非贊子貢也若一味鋪張子貢則失之
意矣武仲口中似贊子貢又未嘗毀仲尼也若說仲尼不如
子貢則又失口氣矣〇賢于二字有議論有事實有旁人口
中斷詞有夫子自已供狀〇牆之高卑只以喻難見易見非

以牆之高卑較聖賢分量也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與室家之
好都在宮裏分別不關牆事人說此節書無不以牆之尺寸
爭聖賢分量者誤也惟其宮有不同故牆有高卑之殊耳謂
在宮牆二字看〇言牆節不是及肩數仞架量高低但分
簡易見難見耳若硬牧踢與夫子比較便親而千里

陳子禽謂子貢章

尊崇讚頌語易爲高大之言若無實際則與佛經稱世尊者
何異論語註中大可爲化不可爲意從諸門弟子未常而非
等級推量出不可及之實乃無一語落空〇不可及不可升

不止爲庸人至賢智。便到一間之顏子同聖之夷惠尹皆在仿佛之列○此處以天比夫子與他處以天比聖人不同能處只以天比聖人謂其於穆不已微妙處有相默契此處以天比夫子皆只於言其無階可升升天道贊語一字用不着呆講人之不可階而升方是得解處速許○聖化神妙處全在斯守

□樓四書語錄卷之三十一終

下論　堯曰

堯曰章

此章原無以中字通貫之義自不通蒲章造之迂匯者遵之以行文後遂奉爲不刊之典○湯武之有天下公也後世之取天下私也以私視則周爲周物商爲商物以公視則此非商物乃堯舜禹湯相傳之物并非堯舜禹湯乃所謂天祿之人物也○後世取天下者以詐力守天下者亦以詐力故兵臨城下而講收拾人心之術每無濟于事以其力竭也然尚

有挽回者若湯武之征誅以德不以力紂果能散財任賢森有不可挽回之理非如後世詐力相敵便有不可中止之勢也但紂必不能爲亦自古必無之事耳○權量三事固即四方之政然四方之政却三事括不盡故上三句舉其大凡下一句包羅一切猶云如此等類皆舉行也若俗解將政行易講做奉行順化者固非然泥定四方之政只行此三事遂著末句略過亦未爲得也○人講四方政行不是謂武王於鼎革之際用收拾人心權術即是從衆奉行新政之速以須其勸衆之盛大失論語蔵以終篇之旨能發則武王兢兢於

四方之政方合帝王相傳以來道統心法如是○四方何難四方之政由是無不次第舉行是就上三句推廣言之不甚三者正而政自然奉行也○四方政行固不但行上三項者亦就上項推廣至盡且蓋商末其政雖政在四方而廢阻不行者多矣武王謹之審之修之於是四方廢阻不行之政皆一一無所不舉行焉行字原指四方之政非謂四方服從而奉事武王也○使武王生於商室其行政亦須如此豈必開國有此規模耶余最不喜新天子及收拾人心之說○極可鄙者專主改革立論謂惟恐天下懷舊而以此收拾人心如

莽操之徵聘封爵作用纔是羣賊肺腸豈聖王心事乎武王不爲民心而興衆舉民自歸心說來方光明正大○武王只知理合如此而爲之天下之民亦只爲其理合如此而歸之其相感通皆大理也若武王爲要天下歸心又惟恐其不歸而曲體以要結之便都是私心權術不可語帝王之道矣○殷憲以後世取天下私心揣摩三代聖人情事自行裏過而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後世讀書誤道者大約在這肺腸裝飾耳遂敢於誣蔑聖人而不循其本心先失也○帝王經營處置天下未嘗不在人情物理之內此古今之所同

之治者成其爲貪不算欲仁也帝王仁政教養漸摩體
政○節一眾仁豈止取民貨財爲政乎若止以取民謀欲正來
予所謂欲外物矣其根本已爲貪何仁之有哉○而不驕云
字○止說泰之美原從泰字中出無衆寡三句人看來此講得
不驕○須句句是泰字中道理發象○泰而不驕與前後因
段○語勢微別衆寡大小皆無敢慢似只講得不驕兩字然須
看止須於言外體會出來的意思試看君子做人定是何等模
容○氣象便得之矣古人謂十年學箇恭而安不成蓋成德之
入恭自能安若學者做工夫則須專向恭處著力安不可以

致爲也所以泰而不驕卑講不驕而泰字之意自見○威
天下另有一種威而不猛者必無此理他人纔威便犯猛但
不猛便無威此外更無妙術必君子正尊人畏方可當此但
所謂正尊正有工夫在耳且此是平說從政之美未便到恭
已垂裳無爲自化處

不知命章

深求者多入荒闊渺邪路淺見則又落了命通會是乎會
每及衰貴功過感應等郁魔諸家說卻命大約不出此境界
正當者解矣○我之當爲君子命之固然也爲君子而有莫

生禍福之不同亦命之適然不可辭也信命不及則氣有不
直力有不足而道有不盡者矣故無以爲君子知命者知其
莫能易至不遁之皆命所當然也若姑置不論通其大略便
是將枕大號則只是不知命耳○天即理也命即天理之當
然也即理之當然一切生死禍福成敗利鈍一齊放下面前
只有我所當爲之事在更有何商量安帶故可以爲君子術
氏以因果報應勸人衰貢禍其行逕爲功過格謂足以改命
乃所謂不知命也○此命字極粗淺如云窮達有命耳纔知
窮達有命則凡事到面前便自已有箇把捉必不妄爲機巧

趨避乃可以爲君子若將知命講得太精如五十知天命之
云則惟大賢以上庶幾及此而尚曰以爲君子而已乎○顧
如秀才家營營苟苟朝夕相算決科者其人志趣汚下必不
能爲好文字者也且其人既營營苟苟朝夕不遑如此亦將
無暇爲好文字矣夫作好文字未始不決科而爲汚下熱場
之舉業者往往終老牖下然其人則寧抱凡甘帶而不舍者
無他只是信命不及故也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三十二終

大梁　周在延　編次

孟子　梁惠上

孟子見梁惠章

孔子多說仁孟子提出義字正為戰國功利之說淪浹人心與今日講禪悅講良知講經濟者相似推其極只一自私自利之害纔說利便不義不義便不仁此是古今人獸邪正之關也○此是孟子一生出處學問大關繫若止作一篇國策游說文字先犯不見諸侯條例為孟子罪人矣能發明儒王

書法指出道統源流并見孟子歷聘魏齊心事與孫酒雍要存合方是羽翼聖學之言○六個曰字極有意惠王開口便說箇利字其心浸淫於利者深矣孟子先攻其邪心非但此其勿言也仁義之實在政孟子開口便欲行王政於齊於梁於滕於宋無不然者若僅曰言之而已則言利何害言仁義何益哉○仁義固自利然以此立說則立心原從利起其為仁義皆利做來只成五霸假之仁義之真源絕矣故必先除却言利之邪心後方轉出仁義本自利來其說乃無弊如大學亦必說破外本內末財散民聚本有後方轉出以義為利

以財發身之理若從利上計較出仁義之便益非孟子之道也○艾千子云仁義斷就人主心上說方是推本之論○利之根源原從仁中生出凡貪嗜繫戀之私皆仁之過惡也告子以食色為性故曰仁內義外釋氏之慈悲普度生死事大老氏之長生內外權術家之事功經濟皆自以為仁而不知有義然後可以成仁不知義則其所為仁皆利也非仁也孟子于孔門得仁字之傳其平生得力在體斷出一義字為七篇宗旨此章首尾仁義全提而中單舉義字正此理也以仁字闢利為從治以義字闢利為正治此是古今學術關頭○

不遺親後君此是從士庶人看要到士庶人不遺親後君○從王始王曰仁義而已矣大夫曰仁義而已矣乃至士庶人曰仁義而已矣而後見不遺親後君之效故仁義二字一顛其字當有次第功夫次第景象在絕不可放過○仁義從王至庶人仁義之效從庶人至王○上節言利之不利以應王何必曰句末節言仁義之利以應亦有仁義句不是乏義處應仁義二字是言人主躬行實得而無求利之心當頓跌得重不是空說道理曲折排蕩精意乃出○順講仁義應驗語氣便不緊切步步逼出遺親後君見仁義不但利并能去害

利之不稱其利無比乃得未有反說之神○第四節要緊斷
利字見利之不利五節却要講究利字見不利之利非言利
者所比○仁義本不爲利言孟子特因惠王問利故卽從利
字引入首言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末言仁義而已矣
何必曰利此是孟子正意中間言利之適所以爲不利仁義
之未嘗不利則就惠王所見曲爲誘掖耳如迷大海須得箇
指南車方可隨風所之不迷歸路 述評

王立於沼上章

下曰字緊接顧字來顧之正將以有言也賢者亦有此樂何

正是顧字神情王之言王之德俱從此中看出○文王以民
力爲臺沼當重發以爲息跌起而字一轉着力都在此處

寡人之於國章

當法制未備時卽傳飾愛養亦未有政令規條但人君情心
寡然以開其源不爲民物之害則天地自然之利始出然後
可求以制耳不違農食三段責歸君心方是儒者至論○此
是承於上救荒盡心說起故註云爲治之初法制未備若備
陳地宮林衡澤虞典制及點染晝字蕃殖詞頭皆非本節實
義且竟刪却下節矣須看眼在一始字○不是行王政後不

消此三節亦不是此三節中無王政蓋法制備後此三節着
題已無所不盡不必更說在法制未備時此三節爲至急隨
時隨地可行若無此則下面王政亦無從適設矣須握定天
地自然四字見儒者經世原頭與功利作用家同行異本○
或謂三者是民生日用至大至急之事王道不離乎此不盡
不入卽法制中舉政及庶備之令典非此法制未備事也始
字卽萬物資始節字之義貌貫王道正宜重講不知三者
亦然出天地自然雖無王者民生亦自能取給不違不入固
亦是法制然其教易施雖無王者如霸者富强之政亦能及

此王者之妙全在井田學校等法制霸者富强無其心不能
其道故不能爲卽天地亦各有分限而不能爲惟王者參贊
化育上下與天地同流乃能爲之此之謂王道故此三者
極爲大然只可謂王道之始也○或云始卽資生資始息
王道盡于此也下節不過廣上意耳養生送死一部周禮
之如以此節爲始事下節爲終事雞豚狗彘始不害畜耶
論不然一部周禮雖詭廟居允荒時尚未有此精詳也雖
狗彘始因已畜然有其目無文用歲時是文王養老之政
文王前不曾畜耶卽五母二母織紝精詳處正是王道盡

若任人家多畜者利不害少畜者失養便不是王道矣故
謂王道之成究不若如事加詳則可謂王道盡於此則不可
○不違以時不入不是無王政但就天地自然上節宜雖功
利之治亦能及之若五畝節則直是王者自為制造非天地
之所能為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化育者也然究非
王者豐撰也只就上節不到處曲成輔相若無王者則天地
亦無可如何耳看後世漢唐宋以來非無賢君治世然只在
上節中運用到王政便不能行陋儒反謂井田封建學校之
制必不能復古也只為世間無參天地之人胸中并無此想

議榜樣纔道漢唐以下所為便是王政豈不謬哉○孟子論
民固已極故其告君論政只重在制產是民而教學明倫
定說到亦只舉大略其全書皆然不獨此節也○宅墻餘地
欲盡其利能必有樹凡木可樹惟重本務故樹必桑○論者
重在謹申二字是也然謹申之實在教義二字孟子時王政
衰絶雖立庠序而道德離一故教須謹庠序中非不教孝弟
然其義未易明信故義須申申者反覆丁寧使紬繹其指歸
之所在也○當井制成時家塾黨庠州序國學一時都定到
井法壞連學制亦壞故游士横其端用孟子下箇謹字不特

見庠序久廢即有庠序校衛已亂亦難爲理如孟子勸滕行
王政而許行之流即至此可驗也庠序與教屑發到底謹申
之義乃盡○此時三代學校之制猶未盡亡教術之壞敗在
不如後世之甚庠序之教孝弟之義只謹之申之而已足蓋
申兩字最下得輕然其中正有精義妙用所謂使自得之又
從而振德之動其天性之不容已有不自知其油然而生者
述平

寡人願安承章

聖人之惡卑就不仁上起見不爲憎機巧而追返真樸亦單

就俑而言不推論喪禮原始以葬埋明器爲世變蒙史遊證

晋國天下章

春秋大半部盟主俱屬之晋蓋其形勝居天下之上游所以
賓齊服楚扼秦之吭而拊其背者晋也雖以秦穆公之强盛
河焚舟而終不能得志於中國以晋之蔽其前而有以脅之
也故只得霸西戎出下策耳自三晋之分而秦人遂得東窺
函谷其時晋之故地不失尺寸韓魏趙氏犄銷河山之關塞
秦人亦曰韓魏爲腹心之疾然終不足以制秦者以其勢分
力弱秦視之如無有耳然則三晋之分豈非天下一大關會

耶漆水氏書法始於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蓋亦以天下大
事無過於此闕之所以亡秦之所以興於是乎在故托始於
此并不止繁纓之惜而已也至於封建之說聚訟紛然賈長
沙謂侈其制乃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至主父偃遂倡爲令
封子弟之說尤爲可笑夫先王制天下所以使之大小相維
星羅棋置必有數大國爲之支持連絡其間而後可以長久
若徒一槩零星弱小不足以備武衛而扞蔽圉一旦有警俱
不用靴尖踢倒耳其爲害可勝言耶讀孟子此章亦可於言
外會斯意 述齋 ○省刑罰二句中便是王者徹上徹下徹始

徹終事○數斂幷盛世之典捐租亦黃老之治數斂叢煩
有重法捐租雖繼必有橫征省之薄之只是得其平耳稅斂
句得徹田源流歸行助素懷未領乃大綱儒無從下手○此
刑罰七句中惟省薄兩句君自制之以下似皆民之所教
飲射讀法庠序學校之法亦必上有以導率之非徒聽其自
爲而已也蓋先王所以化民成俗者專在乎此後世善言富
强之家亦何嘗不講省刑薄賦但不曉得以後更有事在則
其所爲省薄之民亦使利以事其上而已如晉文公示信示
禮幾於近之然其病根全在一示字上此純是用權術激發

非王道也孟子曰修其孝弟忠信曰事其父兄事其長上最
其字最可玩蓋止是民所固有之良使其先有暇日而餘暇
自得固有油然而動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 述齋 ○注云民
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則深耕句與壯者四
句相對非變體也但難其多寡不備耳○暇日即從上省薄
耕耨看出別無暇日壯者修孝弟忠信即是壯者之孝弟忠
信別無孝弟忠信○梁王但謀報復孟子惟務內治正其機
鋒不相對處然寫下等人說法不得不以撻秦楚震驚歆動
之何何勾留處處頓挫貴寫得孟子言外之意乃佳令人畢

光只注末句將本題只說得鷙鳥匿形晉文公示信示禮
用便不成說話矣

孟子見梁襄王章

三代以前但有治亂無分合分合之事始於周末治亂以德
後分合必由力併孟子謂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猶從
德言若周以後天下之爲治亂止是一分一合皆以力不以
德雖合一之時亦與三代之治不同故但可云分合不可云
治亂也然其分也必亂亂必至大殺戮而後有强國有强國
而後能混一至其混一之所歸則亦必就其中之能愛民者

嗜殺者得焉是雖尚力之中終未嘗不以德收也前篇非
代之德故治亦無三代之治耳孟子立七國之時早已如此
有秦漢之事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一句直斷盡漢秦宋以
下但難安頓者如說秦之混一似與德全背不知秦之暴止
爲漢得天下地○所以不定與嗜殺亡弊對戰國時言可也
將定一不嗜殺事理爲戰國以後之言豈孟子之旨乎或曰
定一句只好虛貫勢上說以留下不嗜殺地不然先侵占說
話來襄不須問矣曰不侵占只要不說破所以定一之故其
定一之規模氣象三代與秦漢較然是不同今止說得秦漢

後說話耳或曰只論勢則秦漢以後之定一孟子之言皆驗
若但論理則聖賢之說有不驗矣曰聖賢之說正不必了言
求驗然通盤算來畢竟驗一部孟子正要挽回萬世帝王定
一之心之道非爲後世作符讖也定要求說驗不得不推開
秦漢以後反不難把聖人之道以就之此陳同甫之鑿足以
疑惑萬世朱子所以力爭也

齊桓晉文章

此是七篇尊王黜霸開卷第一義後來以齊王猶反手關鍵
孔子不見諸侯亦必相見屬余我其祖名實未加而去之等

已包乘言下○仲尼許桓文其徒無道桓文之事正要從這
辨駁出所以然之故來方許讀書具眼今人縱有想及此處
者亦只做得膺客翻頭其所以然之故仍舊不解如此人縱
有好議論在目前亦如無有吾末如之何也已矣○餘干先
生云聖人不忍生民塗炭故取伯者之功聖門明修己治人
之道故羞稱之其論亦正然愚竊以爲羞稱伯者正不忍生
民塗炭也取伯者之功亦非有外於修己治人之道也言豈
一端各有所當論語爲門人辨駁管仲失君臣大義故舉其
功言又當別論耳是就一人身上說非以伯功爲足學也故

仲尼之時其徒原無道桓文之事者非至孟子始禁之春秋
西數語可見若春秋與桓文亦是彼善於此孔子正爲他其
義故借他行事作春秋以正三綱九法耳齊宣所問桓文查
事只是問他富強權詐之術亦并不是仲尼之所與者矣故
論學術則孔子先不道桓文之事若論人則孟子亦必許管
仲之功孔孟之分于此但本一未嘗有因時爲救之分也○
正義立誠是聖門升堂學問聖賢之學不是纔義便了而桓
文并是利聖賢之學不是纔誠便了而桓文并是假推此程
與假之心不止於弑父與君不止此仲尼之徒所以無道桓

文也正須講出無道根由○余嘗謂近世良知之學說玄說妙○
及其敗露總不脫利假二字○然世且尊奉其書○偶有指摘者○
齊則如聞父母之名掩耳惟恐不速何也○只緣偽大世界○
會見箇真程朱之徒○春秋時道桓文尚論其功如一匡九
合皆就其假仁義處言之○至戰國策士所言則直取其貪
詐之術○又桓文之一變矣○故曰五伯之罪人○齊宣所問○
戰國之桓文非春秋之桓文也○看一事字則所指爲富強
利之粗迹可知○講是心足王者○不過從不忍推衍帝王
業極言其功用之盛而止○要能於此心體用兼發及推行理

一分殊渠日用隨時發見之妙無不精微○須深於酉解者
方能會天德王道爲一○非淺深所可窺也○是心足王何容
測處卻反說到齊家治國修身之教○直看得九州非大國卷
非小立人達人處處是足王事業○平平實實切切實實人欲
可爲堯舜堯舜事功只如浮雲○方見聖學之真與偽與文章
爭尺寸上下哉○是字指點親切出口甚急○足字鼓舞盡致○
包蘊有味○齊王本無仁心仁術乎○特暴殄之行○百姓所望
信則舍牛而疑其貪吝乃必然之理○若謂王政衰而民風益
故議論輕薄○此過在百姓尚屬二層○說到無仁政及民之實○

無有仁心而不感仍是王心自家始發得親切○見牛未見
羊不是孟子代齊王作說解剖○亦不是格非端正○如好色好
貨之類○此正孟子善於指點開導處○滿腔子惻隱之心一發
上全身盡露○見牛未見羊體用具足不分兩層○朱子所謂體
無限量用無終窮○纔充得去有甚盡時○孟子說到此處直是
痛癢相關○所以下節云云○若有一毫壞權作用隔着千里矣○
○只一未字中有多少道理事業○在下文推恩仁政皆包裹
許○詩之所謂他人者他人也○齊宣之所謂他人者詩人也○
○自吾老吾幼以及人老人幼○理一分殊有同有異○寧斷推

行漸次推有實事實象○寡妻兄弟家邦○各自有道總有□
同卻只是此理更無兩般○其自刑而至而御卻又自有序○
舉斯斯字指不忍之心○所以老老幼幼者○老吾老幼吾幼處
便是舉加非謂舉吾老吾幼者而加之人老人幼也○視疏遠
近總在彼字內看其理乃盡○舉斯加彼即起下文推字○
加諸彼以上但切指出心字○加諸彼以下○反覆盡說推恩○
舉加雖並提便當然其中即有次序○只一加字內包含善推
之義○加字如何又次序○看下文刑至御○次序已在○不是預先
已體也○總言舉加他有實事在○行實事便有次第等級

推引之許多絡索收來只是這些子此所謂仁也○蓋而已語勢是從寡妻兄弟家邦反指轉斯心來見其極易極近難鼓動其舉加未是鋪張推廣○人但曉御於家邦是加諸彼境界不解刑寡妻至兄弟便是加也須根照上三句板板下老賢註脚○加字與推字重加字籠統說得盡推字漸次說不盡故下又添箇善字善字從彼字生來蓋吾老幼人老幼寡妻兄弟家邦百姓禽獸皆一彼字包之則其中等級次第已具足以及三字中有親親仁民愛物層級實際在不是一念圓覺普度衆生也○推恩有等級所謂善推○通篇只發

一善字不是講推字次第淺深乃所爲善也齊王恩足以及禽獸不是不能推而功不至於百姓此倒行逆施正坐不知耳善字從本達末中間節節有本分實際須於此理精熟方能發仁盡致○從來異氏之學二本兼愛但知有心不知有權度然以爲心無權度者其說猖濩若以爲心即權度於是乎師心率意顛倒猖狂無所不至矣且如仁民愛物者心也然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分寸銖兩一本若錯不得則心亦自有本然之權度矣謂之本然者以其出於天而非私意之所爲也心字只與物字對看苟不得本然

之權度則心亦一物耳○況一物不得權度所失止在一物耳心不得權度所失便在一心較其爲害孰者爲甚孟子推明此言眞是發千古之所未發 遵評 ○此心字只當與物字並側蓋人心之輕重長短苟不度以本然之推度則心亦一物耳卽此便悟本天本心之異 遵評○物之輕重長短卽在於物心之輕重長短卽在於心不能度時心亦一物此庸人所以異於聖賢也能度時度心者卽心此凡人所以同於聖賢也○謂心無權度固非謂心卽權度亦非卽此是末天本心之異○今王節近人多張大天下挑剔使欲以取王莫能禦

句而已不知須步步縮向裏來蓋發政施仁此是齊國與王必齊國有其實而天下響風而發施之本又必在齊宣舉斯加彼老老幼幼推恩有序方見上文指點實歸到此一收結下文另起到盡反其本處又一總收結也○明字與吾惛句接鋒相値又與仁人體用相通知周萬物乃足以成仁此王望也要在明字中發出仁人許大神用○然後二字不徒然上文有末節在驅善不是民自善有序序之教在○王欲行之節是起下文不是結前文有反本指發政施仁見節指頭節乃發政施仁之本也

卷之三十三終

孟子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章

通章結穴在一王字王字跟着民字來民字又跟着獨人與
衆字來故全章關要都在可得聞歟一節認得斯旨便知樂
字是其借論點醒今古字是其機鋒激發鼓樂兩節不過是
其聲色圖狀耳○今王兩節是極言同樂不同樂之效然孟
子機鋒入處正在可得聞與一節也重醒此節而兩節自起
○今王鼓樂兩節孟子描畫出兩種圖形欲動齊君耳與民
同樂不與同樂自在平日有實政在宜借上文指點

交鄰國有道章

天子與國與天下皆在心上推勘○但就樂畏摹想就天下
與國較量施設止得皮膚形象道來自不親切從仁智原頭
得出與則下面事蹟之無不高妙生動矣○世儒謂封建必
不可行者只是私心自秦以後天下之大患坐廢封建故也
向使封建不廢則天下之國星羅棋布各戰其地即有尾大
跋扈之禍亦楚弓楚得耳何苦是有不亡之國耶自封建不
行則大藩重鎮尚足以屏翰王家宋藝祖以杯酒釋兵權就

是暴秦一團私心自以為子孫萬世無患孰知靖康德祐
孫房臨危盡率由兵弱之弊誰生厲階又將誰咎耶故吾
以為欲正萬世之利害非封建不可然苟非樂天保天下之
主無一毫貪淬於胸中則封建亦必不能復行也○文武大
勇緊貼安天下之民似專屬樂天一邊○當時講交鄰原只
是好意而力不能并吞而又畏人蠶食故為此商量權術耳
孟子以樂天畏天答之已教以安天下之民不從鄰國角逐
起見矣故宣王大其言而以好勇為辭則已直露其貪殘攻
取之心故孟子又借大勇曲引歸於本旨曰安天下之民則

仍是樂天者保天下之說宣王之好勇與問交鄰皆發源
一意孟子答安天下之民與保天下亦若終原只一意
混纏交鄰者固非謂別是一項事者亦非也○孟子借詩
書引齊君行仁安天下之民原從樂天者保天下來若但
張文王之事後提到勇以安民亦費力周折不見引詩書
大意直提末句為出聖人心事以詩書證發揮妙用
文王全體與孟子要旨洞達光明也只是樂天者保天下之
句本領見得真也○文王之怒即從他樂天中看出安天下
之民節從一怒中看出○今王亦一怒節與好貨好色同

非真勒其用勇勸其不事血氣威武而以安天下爲志進
一怒只說靜嗛抑節方得請大之義

賢者亦有章

有上之憂樂有民之憂樂有上憂樂民之憂樂有民憂樂上
之憂樂必上先憂樂民而後民憂樂上究竟只重上以民
憂樂〇四樂字各有義民之樂指富養其樂指遊觀樂民
有仁政在樂其樂是媢嫉之應汎爲同樂奢語便醜惡矣
民樂君樂事理迥別如何混同得來惟君民各得其樂故
亦惟民之樂須君得則君之樂亦從民得故同究之君樂

四書語錄　卷之三十四　梁惠王下

在民樂中故同知此則亟要問樂字不同處尋出同者
實理方透〇人止泛說憂樂同民者誤也樂民樂憂民憂
卻有王政樂其樂憂其憂是王化之應其實民之憂樂與
憂樂各不同也故上四句是分說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謂
成化洽上下各得其憂樂便是王者氣象此是一總說亦非
說一憂樂也大意只責成樂民憂民耳〇樂以天下兩句
過脉語總承上三句以起下文故以天下三字中兼君民言
君民相憂樂必上感而下應故以字又側重君言總之其
也蓋上文四句不足別增爲恐亦不是上文氣象尚小而

又推極天下之大也〇是過接語以天下即是上四句非民
字外又推遠一層說天下也謂說到天下方與下五字相關
反支離矣〇註中總承上四句則樂憂兼君民說專主一邊
者非也〇以字文法若云不以一身而以天下耳樂民之樂
憂民之憂只一字包兩層〇天下只在民字中大言之不是
民字外推言之〇過脉語也又與叠上急遽者不類有天下
兩字須分明也天下便照下王字卻只是上民字分兩層說
不得又不可做成樂天下憂天下說一以字則上下咸在其
中而語意仍歸在上〇樂字指君樂以天下三字指君民同

四書語錄　卷之三十四　梁惠王下　卅

樂接上生下地步極虛若一張設天下便凌下矣故手法因
在以字以字如何做只將不以一己之樂爲樂照耀以字自
然出色矣〇樂以天下二句只從上想像不別起議論〇說
在君心反復推出以字〇止就上文推想以起王字不得別
作爐竈固然矣又須知上文是上下交說樂以天下句卻止
就上一邊看句句要從君心體出〇巡狩述職省耕省斂是
先王觀之名巡所守述所職補不足助不給是先王觀之事
先王而亦可以謂之觀者只其名而言也觀而仍別之以遊
王者以其事而言也〇無非事者四字橫截上數句將四字

置題末固不可干春秋句下再添出四字來亦不可○人臣
因事効忠有回天之力須令大義見實功若後世出游之辭
避暑之宮亦以補救而實行則逢長所謂又從爲之辭非格
之道也伊川折柳之諫今人以爲不得規諷之法此正今人
諸媚肺腸自已流露耳天子節須語語正觀之非方見晏子
回天在興發補不足不爲景公粉飾觀名也○看上文從天
子說來下面以夏諺爲諸侯度語結春秋二句在天子說爲
是蓋晏子答景公比先王觀語其志願規模原大孟子引以
証晏樂以天下未有不王意亦不是小小事爲不必因齊宣

及景公殺戮諸侯講也○春省二句因論遊觀及此見吾君
一舉動亦無不勤恤民隱如是并謂仁政主乎此亦非椒宸
常年條例也若仁政則自有觀制富教大法深宮大廷至治
固不止春秋區區矣○此只是因事納忠即在遊觀上猷勷
出恤民之道通身只對遊觀重講省字方得要領○後世因
游幸而有免租賜酺復家者雖非仁政亦省之善也○省耕
斂是恐其失時補助不足不給又是耕斂中一節有兩層義
人只貪發得下一層不道删却而字一折○省耕省斂是處
處事補助則法外意也無一定之制亦無多寡劑量當因人

主衡行時隨處省察因其不足不給而制之正以見先王用
心之至耳向使習爲故事不過乘時依時沿門分派一番若
謂之無事可矣 述評 ○先王之勞民勸農治具無不修舉省
耕省斂又是法外之意若謂先王之盡心於農終歲只此兩
番則先王之意荒矣 述評 ○省字對針觀字固已然晏子着
君之意正是諫止景公使其無事不得游觀非陷之以觀游
而陰引之於民事也後世如相如奏賦曼倩詼諧曲終奏雅
終屬諸臣媚子所爲徒令人主聽之者心蕩神移亦安望其
能引君於當道也 述評 ○惟字兩邊說是通法不是活法活

法正是通法不行此則行彼道理分別如此只看君所樂觀
如此處却是他人着力不得此句逼拶極很非是但憑君欲
也○孟子引此公案下更不添一語其勉君行仁政固是亟
意而欲齊宣納諫如流奮發有爲意尤隱然切至○孟子畢
竟晏景公亦非行仁之主不過借其事引之耳始字中要見
斟酌處處將先王觀出此意便不言而足若竟以興發補不
足當王政觀老大顢頇矣

　人皆謂我毁章 ——

要是齊國中之明堂非通訓明堂典故王者二字是貴難語

非張大語王者不獨指天子諸侯能行王政者便是看下面引文王治岐爲証其旨自明語意皆從行王政句倒入方有理會○因明堂闢陳王政宜引武王周公制作之盛與成康治化之隆忽然提箇文王治岐爲榜樣正是孟子善道齊王處下面公劉古公都是此法○明堂王者之政當以武周禮制爲法而特舉文王治岐之政爲諸侯行王政言也人言孟子勸齊梁國王爲無王不知此等處聖賢煞分明專爲國王而行仁義卽是霸術其行仁義之本已失若行仁義而王卻是天理上事自堯舜禹湯武以來禪伐不同其義一也○只

緣齊宣王政不引武周典制全舉爲法祇但舉文王治岐者蓋非謂齊不得行周制亦非謂文王之政又善於武周也蓋見諸侯本當行王政卽文王可師二見文王艱難草創將尚必須此況今日典故明備三見王政原是救時撥亂之上策雖弱小危急惟此可以圖興看孟子告滕宋亦必以此非迂平迂論也切定治岐發論方是關導齊宣微旨○泛陳王道多不切治岐切治岐則又嘵嘵不得王者氣象孟子闢口便喝出王者之堂行王政下面却止說治岐文王未嘗坐明堂然所行卻卽是王政此正孟子就齊君意岐邑與有天下

境界不同兩邊氣象有分有合滿却一邊不得只要識得住字則隨大隨小橫豎說來都是○發政施仁所該甚廣將此句分清則先字躍然透露引詩此証四者宜先與文王無與也○須知文王不是單單借此四者而獨加厚也爲此四者尤窮不及待仁政之行仁政制度周詳一時亦未能遽及四者故曰必先○說到此等處似乎煦煦小恩不知道纔是王者仁政盡頭盡頭實乎在後却爲此四種後不得稍後卽無及矣緣他是分田制產養老慈幼之政所不能逮也施仁必先方見王者用心必使天地間無一物不得其所至此直只

見天自居他如桓文之治齊晉越之復國秦之興其初亦無不以撫循生聚爲事然却是要用其民而然則當其施恩義政之時純是自私自利之心矣看孟子舉文王至此不過爲天地萬物區處一箇停當未嘗於這上面又有箇自已用處在此朱子與陳同父辨論漢唐之治不可以當三代只爲這一點心天懸地隔耳伊川臨死語學者曰道着用便不是此天德王道淵源盡頭也○纔說發政施仁便寫得總大體最大綱於鰥寡孤獨廓然不見痛痒相關處矣纔說得先斯四者便寫得下面流出那裡條理細密盡於發政施仁之

不見包括矣此却是打作兩截也能於發政施仁中寫出四
者必當先之故來方覺痌瘝在身而全體畢具是一件事始
信澤及枯骨確是三分服二伎倆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
存焉得民心者全在乎此只一好貨好色私之即爲殘賊周
之刑王者治天下之道不外是焉孟子此兩段正是危言莊
論辨別人心道心危微治忽處若徒作造辟說辭譎諫悟主
點鐵成金則貪財好色無所不可非拾儀秦之牙慧即墮孫
老之機鋒今非孟夫子泰山巖巖氣象矣

所謂故國章

發端在世臣大旨却在進賢之始上二節見原流下二節見
實義○畢論尊疏踰戚孟子原通論古今進退之常理若當
就戰國傾軋之意言非本義也○如不得已只形容一箇慎
字其所以慎者正爲難識也知人帝且難之疇咨試可無非
是慎慎便是識之之道此外別無知人之法也緊根識字立
論方是當時對副道理○如不得已只是慎字形容語就心
上說不就事上說也○直末結到國人殺之則可知左右諸
曰賢一段亦惟國人用之也語意似專重在國人但國人之
稱賢聯無黨同作好之疑而其人之得衆或有違道干譽之

實於又須察而後用之乃是致慎之意非疑國人而爲是
兩箇然後字接連疊用儀從國人皆曰賢句生出以見其
之至耳分貼公聽獨斷二意便失此神解矣述評○左右不
是全不是只是歸重國人耳未可亦非非槩不聽止聽國人
可知未可中有多少權衡作用在○總極言其詳慎乃所
如不得已耳非謂閭人多便可信其不差也兩未可也不是
多疑只是虛心體訪不遽專信直近正詳慎之至耳若云
知左右大夫之多私此李伯紀謂孝宗之疑生閒也附服皆
猜忌豈可與共國事哉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言皆合矣猶

自察故曰如不得已○凡遴賢才衡文字皆以明爲主明
公也未聞以公爲明者也明則當當即公徒責其公不過
私弊絶請託然而賢否未必當則舉措顛倒其心雖公而於
天理之當然眞不公矣余少時見考試案發論者以爲某某
眞孤寒果公或其案多溫飽者即譁以爲不公余笑謂今日
優劣豈孤寒必通而溫飽必僞也假令顏淵與子貢同試顏
淵居前爲公若子貢與原思同試則思居前爲不公矣此雖
語實至理也○如此何若泛指尋覓領辭不第失慎重語意

并不是此章父母二字須接上文三段推出父母之義方合陳氏總結三節意亦是論進賢而及父母不混作論父母面以進賢當之也○如此二字若泛看用舍刑殺只講得父母職分不講得父母真實義且收拾上文亦累墜矣但泛看一箇字發明如不得已緣由則父母之本心大用俱出而通章無不貫串輕舉

為巨室章

孟子敎齊王行仁政而齊王反欲孟子爲功利以是齟齬而道不行此孟子去齊之本也章中所指正爲是非混淆用人

當任能不當任不能也○愛國當甚於愛玉今反不如愛玉怎見其不如只在一敎字較出○幼學壯行分明兩件如說是一件無他之字同也○之字自有所指在今一讀得幾首㸌然特文便思富貴利達此亦幼學壯行耶須問幼而學之是學箇甚壯而欲行之是行箇甚

齊人伐燕章

只從國勢立論便是蘇張捭闔習氣須語從民心上起見便是聖賢有本領經濟議論

齊人伐燕取之章

[illegible]在多謀救燕而曰謀伐寡人是齊王膽落語意中極畏縮仍有沒處埋怨極悔前來却尚自[illegible]事已決裂詞尚[illegible]在一肯見齊王膽落答色態狀也○反其旄倪等項孟子此章原是正着即天下之兵不動亦義當如此只是大非齊王之所欲故就利害上發論耳語語須從功利引到正誼方是孟子方略不然與策士何異且其策臨退反出策士之下矣

鄒與魯鬨章

孟子因鄒有司之死而論其出爾反爾其言可爲痛切然其

意所指斥豈止於有司而已耶觀其末節推重到君行仁政雖此意含蓄不露然一作反看宜爲何如也昔東關之敗司責在元帥成濟之獄曰更有進於充者至今讀之猶覺冷齒襲人　進評

滕小國章

間於齊楚只就地勢言即今齊楚按甲不動已屬可患道者言齊楚交困我也○若只在齊楚帳幕尚有法則出來須讓得不事不可事亦不可專事不可兼事尤不可或事而他國仇之或事而本國仰倚之四路把截無可紳縮置算纔是再

子字神情

齊人將築薛章

轉移妙變倒垂中事正自不同爲可總總歸一善字行仁義去功利此善之實也但盡分内不求意外而道自包舉此爲善可繼與後世必王之實也○善字不遲他下落則王業無象斗柄與梁武佛寺說經也不過一樣無聊之計矣井田學校自是旋乾轉坤大用不是迂濶聽死商量也○爲善而後世必王是言其理而命或未然君子亦止盡其當爲之事孔明但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道觀成敗利鈍此其所以有儒者氣象也

滕小國也章

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正太王光明駿偉與後世庸主舉動不同其詞正而不詭壯而不悲有斷決而無依戀對耆老數言雖平日團結之深亦由當下詞氣間有以感動之也○去邠前如何籌謀論梁時如何約束邑岐後如何經營事出萬全方是太王之遷耳滕之遷得遷不得只要此際自問何如未下若謂孟子故作此難爲滕岡効死又不是○文公初謀事齊楚孟子即以效死勿去告之此是正策到此又商不得免之局是文公以與民死守之說爲不然故孟子告以太王之事而後仍以死守爲策言舍此別無妙法然遷之說勢不甚行則但有效死而已耳看上章已引太王而末云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其義已見故遷避之說乃別策餘理不當以此節說在後遂反作遷避之變計也○可遷則遷可守則守孟有一番經濟實學在此正是齊王反手絕大本領可笑鄙儒毎讀是章必謂列國碁布遷必不能若謂孟子妄設是一策耳夫岳戈之間猶有棄地一成一旅尚可以爲只坐鄙儒眼孔小耳○論理論事勢孟子自有一定之則到人注才儒者量所至豈孟子之所能後關係善遷使之自取要之孟子

中固未嘗不以第一等作爲望滕君也君字提重擇字旋方得深意結末微轉能爲太王不能爲太王兩平中自見輕重所謂歸重者非但歸重太王之覓遷地也歸重在仁人也三句耳此是孟子一生本領中具旋乾轉坤手段莫作腐儒迂濶雜行語輕看

魯平公將出章

道學非不美之名而天下每以譏訶腐儒是自別於道學之外也曰吾惡其假耳假誠可惡不知於真不道學者何如

學小有瑕纍則爭摘詆之不道學者舉通體悖戾無足道
彼固未嘗道學也道學之弊如此不幾欲相率而歸於異
道學斯無義矣此說亦自良知家始古未之聞也臧倉衣鉢
傳遍天下道學者正當於此精進耳○說德賢者一無足取
只有禮義禮義已極迂腐不堪但賢者尚稍有此耳不是詞
與講禮義只是借端責備賢者亦不是詞嚴義正責備賢者
是輕侮譏笑責備賢者須在口角得神○須知平公本無輕
賢之誠故倉言得入只諸字何等伏捉○諸字有聲音無語
句不神情無從議能將語句擬議居書出一字聲音神情來

便是須毫纇紋之技○凡昏辟之於嬖人始而狎愛之至
為信服信之至為畏憚而嬖人所以蠱惑箝制之法亦盡此
矣只一字中有愛昵有信服有畏憚平公臧倉平日情狀已
渾身托出矣○行者自行止者自止更有甚或也然行之則
行止之則止便自有個或存識得此意破覺世人許多厭塞
感激俱不直一笑耳只是孟子之行須與人之行不同孟子
之止卻與人之止不同這箇又要人喫緊著眼又不可一齊
抹倒也○聖賢知天在一箇到此際明白說與不知者耳道
不行究皇皇正是知天處不是曉得天不故便罷休若英雄

豪傑欲天意卻正不知天在○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三十四終

孟子　公孫丑上

夫子當路於齊章

功利之惡浸淫人心孟子以後千載猶戢學士大夫於此不會分明安得有學術事功乎陳同父以漢文帝唐太宗接義三代而朱子力辨之正爲此也○正講時勢忽入孔子曰節人以爲突也不知此正辨文王百年後典與齊王反手異同處德字即從文王之德德字生來此孟子文章線脉也文王無時無勢然以百里起正見德之速處若齊之時勢即德不

必如文而王尤易矣下文事半功倍對文王言也故此節只引証得一箇速字人亦知於孔子曰前翻騰而入然都只說得有時勢必須要德於理無無差然於語意失之遠矣○正節之下孔子曰之上須有一段意議在孟子文字未下時區到筆先既下語却留言外空下孔子曰三字正有理會○覺正對文王之德講速字正對百年斷之文無時勢故難齊看時勢故易然易固是速難亦是速緣德本極速也○上文言時勢之易王孔子曰節亦從不易王兩兩不列到下文當今之時時也萬乘之國勢也行仁政德也此三句方合德與時

勢言故此節要炤時勢又要離時勢不炤時勢則呆疏無關會不知孟子何故忽插此關節而不離時勢若云有時勢必須德即侵下節疆域矣○公孫丑問夫子當路於齊孟子答云以齊王猶反手就以之孟子以之也因公孫疑文王之難故論及時勢之易時勢就齊言德字却就孟子言孔孟之德從百里而君皆能朝諸侯有天下如文王然不論時勢也齊宣何德但猶足用爲善能任孟子亦可以王然終不能盡孟子之量故須乘時勢爲之此孟子所以戀戀於齊也要之聖賢以行吾道救濟天下爲事或爲君或爲輔相其德則一而所

以行此德畢竟不同故孟子言時言勢也只爲當路於齊而說耳孔子曰一節却是孟子全身自任處引孔子之言然在微意能於一德字中看出體一用殊之妙眼界方闊○孔子此言自不關時勢說單說德之行速如此孟子前既言時勢之易此引孔子之言又見德行本易故下文總結謂事半功倍方兼時勢說見不必有文王之德而王可反手也作文必須徹開時勢不粘爲是○末節申辦齊王反手即是解明文王足法古之人三字乃有關目○是總結齊王反手之易與文王百年之難古人指文王也泛論便不醒○古之人句

應結文王百年後興功必倍之句應結齊王反手須何何從
孟子意中布敨開較古今不得且有下句在他作每每說孟
齊失語氣二兩句只是一箇易字正對針是以難也難字去
人正指文王是通章總結王齊之易與辨文王之難兩件事
理合一處若泛論古今事功不着關目矣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四十以前有工夫四十以往亦有工夫四十以前規模粗
已定四十以往打磨煅煉愈精○失聲破釜見色豆羹周動
也許由之玩世子方之驕人亦動也古人謂被酒而狂與靜

而益矜愼者均爲酒所動耳○兩箇守約邇不相同只推論
箇氣字而曾子之約自見孟子受業子思子思之傳出於曾
子孟子不動心之源出於此○須知氣字是實字約字是虛
字惟是虛字故將舍與黝較則約在舍將曾子與舍較則約
又在曾子若作實字看則曾子與孟舍品類不同烏得同稱
守約且一人之身而忽乎忽奪亦有不可通者矣○袝客氣
聶政謂嚴仲子曰此其際不可以多人蓋多人則須多所顧
顧便不能奮行直前舍守約只是將顧處少以必勝爲主
所守在一己不在他人較之北宮已爲約極然猶有必勝之

意在更須將顧則其所守者猶是守氣而未可以云約也孟
子守約亦非有一約可守但其要在自反只論縮不縮不論
勝不勝則凡浮氣客氣消化殆盡可以勝可以不勝可以無
懼并可以無所不懼亦無沾帶將顧而徹其所往無不浩然
莫禦其勇何如而所守方可爲約之至矣逃評○論語何以
應立舍黝爲上而援上曾僾之蓋孟子原爲論己之不動心
因公孫丑借孟賁爲言故孟子亦借黝舍之養勇以引人養
氣之說一步步打到自身上養勇亦以守約爲上故二子主
已是北宮陪舍借黝舍陪出曾子子夏却又是子夏陪曾子

孟子之學源本曾子故說曾子正陪出自己一路脫卸到孟
子一住此二句雖是評品黝舍卻正爲過渡出曾子子夏空
中形影暫鼯見孟子文章神化處○曾子自反是知言養氣
源流公案也見得曾子全身方見孟子綱宗後半章推尊孔
子作結乃一瓣香從上法乳也記楓正在此節若泛作對面
黝舍觀觀面千里矣○陸稼書云將說謂告子守莫空虛
用之心不管外面之差失因目爲禪定之學其實非也告子
乃是欲守其心以爲應事之本蓋近日姚江之學爾然既
能知言養氣則其所守之心亦何能以應事故猶自覺有未

得處雖有不得彼終固守其心絕不從言與氣上照管為其久也則亦不自覺有不得而冥然悍然而已以冥然悍然之心而應事則又為王介甫之執拗矣故告子者好乎陽明發乎介甫者也大抵陽明天資高故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告子天資不如陽明則遂為介甫之執拗矣介甫不知治其心而執拗者也告子徒治其心而至於執拗者也然則學陽明者其弊必至於執拗乎是又不然如告子天資剛強故成執拗若天資柔弱者則又為委靡矣故為陽明之學強者必至於拗弱者必至於靡然陽明之徒亦認告子為老莊禪定之學

謂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如種樹者專守其本根不求其枝葉若孟子言志至氣次是謂志之所至氣必從焉則如兼其本根而枝葉自茂與告子之勿求者異矣噫孰知陽明之所以言孟子者乃正告子之所以為告子也歟○百餘年以來邪說橫流生心害政釀成生民之禍前茫當所謂波蕩後生使搢紳翻然改轍至今猶思其罪深於桀紂者雖前輩講學先生亦嘗心疑之然皆包羅和合而不敢直指其為非是及其障俗深而具轉然讀稼書說為之驚歎深幸此理之在天下終不得而泯滅亦世運陽生之一機也至謂陽明天

資高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即朱子所謂禪家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為人好非禪之力意然如朱子所稱必富鄭公呂正獻陳忠肅趙清獻諸公乃可謂之行得好耳按陽明所為皆苟且僥倖不誠無物吾本見其能應事也觀其通近侍結中朝權奪下功縱兵肆掠家門乖舛尤甚皆載在實錄可考而知也實錄稱其性警敏善機械能以學術自文際中其隱矣或曰子何言之激也曰是則是非則非無渾融無矯激陽明答羅整菴書直指朱子為洪水猛獸比之為楊墨楊墨之與孟子不可以包羅和會者也使其果是則朱子盡非亦不可兩立

也凡論佛者曰我不佞佛亦不闢佛此必深於佞佛者也曰我不入君子黨亦不入小人黨此必深於媚小人者也故凡謂朱陸無異同及陽明之於朱子有合一處者皆異端之徒陰陽鼓亂之術不可不辨○錢吉士曰佛氏專言心七處之徵非有心以徵物觸物皆心也大率道德之言趣最上一乘非不高妙然豈能至於高妙乎故學吾儒者多君子儒而學佛者不皆佛此孔孟把柄自治治人處也徐階公曰觀於佛氏之言既不執有亦不執無告子之學所謂異頑乃禪宗之所呵謂之外道者非想非非想者耶蓋總之不可以用世孟

子旣言不動心恐學者之流入於此也故辨之何慭人曰異
端亦有妙處惟一槩禁絕若於作用中出其定力自不能無
其蚤得亦不肯爲其眞空也于所右日常見異端之學以才
智人入其中皆欣然而不肯復出彼蓋實有精奇之處可以
自樂也若竟斥其無當安能服之推高其學而明其不可應
物方爲折中大正之論〇看當年一時名士皆是此一副議
論已敢依禿丁位下乞命矣因安得不亡世安得不亂耶若
與王何嵇阮之墮晉同爲千古之鑑秀才家正不可視爲至
言無妨亂道也且有謂異端專能治心而不可應世聖賢專

爲應世而治氣其治心則與彼同妙推高異學之治心猶弱
言也說壞聖人之治心治氣不可言也夫惟聖人爲專能治
心耳聖人之治心以格致誠正修爲治使心合乎一而齊治
平之道自出其中此所謂知其心而存其本而末無不該者
內外之道也異端之不可用世正爲不知心不能存其本故
末不可通如其本是豈有絕末之理若但謂其不能應世猶
且謂神通普度以帝王身宰官身將軍女子身皆可說法非
頑空無作用矣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儒同處伊川子曰末雖
不是一齊差卻秀才自不曉得聖人本領妄謂吾儒之勝異

端只在能治家國天下故勢不能冲漠寂寞以求最上之高
妙是以本讓異端而自踞於末以求勝其不爲魔鬼所侮者
幾何夫治心應世體用一原如其言則已判而爲二判而爲
二則所謂應世者已不關本體已自流於功利則倒者之道
已遠出二氏下矣安得不敢依乞命哉〇不得於言不知言
也言在外而知言卻在心勿求於心謂不復求知耳本人看
不可之意卻與孟子不合孟子意正欲求明其言之理於心
今人說求心止是明心見性之意與言更不相涉不知離言
而求心正是告子宗旨與孟子背馳處如何反倒入他圈套

耳此不但不知孟子并不知告子之言也看告子勿求下兩
箇於字原緊粘上何言勿求心之助於氣勿求言之理於心
故曰於非謂不得於心勿求氣不得於言勿求心也學者須
明辨之〇氣之帥六句自爲斷上文可字意側在氣邊然語
語與志字並下不但側重不得并互發不得若側重互發則
公孫不必疑問孟子不須重答矣故六句不嫌其不明語意
正嫌其太明耳須只兩兩平下用詳中幾箇虛字斡旋其關
便見每上一句是承上不可是貫每下一句是駁上可字是
主而側重互發之意自無不透現〇大意駟平而實側重氣

遂第此意最忌說盡令下文不消說得若但虛衍註中固本義
等字又有何意味○夫志以下六句平列無疑疑關在至次
二字孟子轉下原平公孫丑請覺仄耳孟子平中之仄在氣
而公孫所疑之仄却在志其錯綜處在此却預爲清藏不得
但從不得於心勿求於氣翻落至次則平仄都見恰好是辨
駁可不可本旨○孟子氣次句接口而來公孫丑氣次句暴
滯而出此是公孫丑思量不通根由既曰兩字是公孫丑思
量不通以氣將根由處分疏得了纔曰氣體章而就亦是道
子義固相法○志固爲主氣即為次丑只不曉得固字即字

耳○志一則動氣兩句論道理本位畢竟氣體論會兩語氣
却側重氣說兩何若不平講則語意不盡平講而不側重亦
句猶不盡語意也○以道理正解言之上句自重下句稍輕
以此處語勢言之病在上句重卻下句極難措手惟從上句
側卻出下句來體貼得註中固字亦字語氣則輕重之勢得
矣○養氣本於知言即大學知止而定靜安慮得自到集義
成之力因功異是也孟子淵源於孔子以學孔子嫡脉在此
知言則知之明養氣則行之勇知明處當心自然不動與全
工夫總不外知行知先行後序必如此若謂知行合一不分

先後則孟子此二句難免支離且良知二字發自孟子而孟
子自言其知邪聖言字言老人言也即讀書窮理之說也孟
子既知有良知乃反舍其內而求之外何耶及言養氣則又
云集義集者事事積聚之謂若統乎良知則良知即義又何
用集若以良知集義則義又在外耶○到不得而後求已是
補救求若况勿求乎知言養氣是不得前一步工夫與告子
之所謂求本自不同告子只强制於臨時孟子惟培養於平
日此自然不至於不得而心之所由不動也○前言告子先
我不動心特據告子自以爲不動耳究之未嘗不動也疑懼

二字應井告子所受然告子能强制其心不能强制其疑懼
纔云我不疑懼便是疑懼之甚纔有疑懼便是動心知言養
氣能拔除疑懼之根方是眞不動心 邊評 ○此二句正是孟
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不同處知言養氣正是所以不動之實
照出中無所疑懼語語引合到不動心來方爲合竅○知言
養氣皆有効驗皆有工夫下文講養氣工夫効驗皆備而於
知言獨言効驗而不言工夫非略知言也知言正是聖學源
頭後來異端爭辯紛然皆若粉碎只於此二字不能假借過
去如何可略須知養氣工夫全在集義然非格物窮理則義

不可得而集是集義中已兼有知言工夫在矣此亦孟子引
而不發之旨也○說者謂我字與告子對故伴說爲是不知
此下何句不對告子耶蓋浩然之形容善養之方法俱在下
文空疊則無理實做則侵位故借告子反襯出來如畫家繪
雲以墨染空地法耳此正做浩然善養非做我字也立說一
誤便開人走油腔挑弄我字之弊故辨之○先講浩然之氣
次出善養先講氣次出浩然先講養次出善步驟方清○至
大至剛節言本然體段如此下節言養成之用如此界分極
淸人作直養二句便占下文作配義道又懸空與上文無别

須字字精鑿方佳○至大至剛亦是虛空擬議卽塞于天地
亦是虛空氣象須工夫到得此地纔得此箇消息卽未能身
造其境也須相去一二級見得聖人體段便知此語不虛不
然便硬書出一箇浩然模樣畢竟影響難信故孟子曰難言
也此節止說本來體段何須說到直養工夫豈不直養人原
無此氣乎非也人人有此氣因不能善養則日就銷縮自不
得見故信不及必借直養無害者身上纔信得此事眞實正
孟子言難言之妙○伊川不將至大至剛以直點句朱子
有謂如此則養字全無骨力而伊川亦云須要識得當

行不歉於心時自然有此氣象則可知直養無害句是全節
把鼻而直字又此句把鼻也試且將此節删去直字則所云
氣與養者皆可入差路去卽與告子之說亦可以不相
牴牾者矣故講此節易落離精切亦人所知究其所以不
精切之故只爭此一字也進溪○自反而縮是直養勿正勿
助長是又無所害之○至大至剛節只說箇浩然體段不及
工夫只消云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是矣只爲人人有此
氣卻不能直養無害此箇體段不會見便說與他也信不及
故特下以直養而無害句見會做工夫了纔見得這箇體段

直養無害四字也是現成話不是說工夫務須上承自反而
縮下聯集義有事不得別說野話也○塞天地間也不是空
亮子話天地間無非此氣流行瀰滿更無空處天人一也延
不分別只是人不能直養自家不能完全此氣與天地不相
親切只自家一箇身子動多窒礙何處見此箇氣象來果能
以直養無害則天地間氣卽我之氣位天地育萬物亦復流
行瀰滿更無空闕處所謂塞也朱子云富貴貧賤威武不能
淫移屈之類皆低不可用指此此是何等體段若只說做如
人奪物制勝之具拔相部可笑○氣之本來與究竟一天地

耳而其所塞處抑在天地之間若離却之間泛說氣盈天地直是寬皮大話樂記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看世間許多事物道理皆聖賢之氣爲之貞幹充周上蟠下際故能參贊而立爲三也○配字在空中紐捏則氣配義道與義道配氣有何意不去處須實體貼到日用事業上方見是氣配義道俱亂不得如今人也說得是義道而不能行或得半而中間消沮或雖行而意氣衰颯皆不能養成此氣故也故朱子於此節氣字指功用而上節氣字指體段○此是說養成之氣義道有此氣纔能行著出來若義道生氣之功又在下文

故配字倒互不得○此節氣字指養成浩然之氣故能配義與道非謂凡人血氣之氣也故下文又云是集義所生者下是字便是此無是之是字○至大至剛節是氣之本來體段配義與道節是氣之養成功用界限元自不同人因首句文法無異定用中含從忠不特無此節氣是看得兩氣字原無分別也○配字是一滾出來○義是吾心之裁制道乃天下之共理義之盡頭統體處便是道義與氣最親切合却義氣亦無從配道合却義道亦不能生氣故下文但言集義題中與字最宜玩人多貪說配字昧却與字○義道都在身心內

事爲上看則配字自精下文餒字亦有分曉矣○徐爲俱曰有謂氣須合於義道者無義道則氣餒若云無氣則義道餒便說不去然如此則下節又爲贅大全纂引諸說已辨之義道俱不可云餒當是氣餒蓋無是浩然之氣則血氣易盡所以不能配義道而餒然說約又有以爲非氣餒乃體餒者蓋正可發要之皆非配義集義混一之說耳按餒字卽指義道餒有甚說不去此說肆於袁黃黃宗羲而徐註眞義外之學故云云耳若徐註之意則以氣與義道同爲吾身心以內所固有但氣不浩然則吾之義道亦不能行卽行亦不能盡乃

所謂餒也按配字朱子以挺延不二一滾出來解之最爲確解看得義道便是外邊事空空然在天地間如何會餒故云說不去耳今既知氣配義道之爲是又曲爲兩騎之說得非所知仍有未知者耶○是集義所生者句句對定襲字洗發方是但於集義義襲只分得內外不分得久暫義襲不必定是虛僞只一二事偶合眞義而不能積久則他行必多不慊於心浩然之氣無從生而餒矣若下行有不慊句註云所行一有不合於義則不慊乃指他事非卽指合義之事也如此看乃見下文必有事焉三句工夫正在積久處○纔一事行合

義便一事也有此氣纔一日行合義便一日也有此氣於日
用酬接應對處驗之可見然所爲浩然之氣全體大用必無
事不合乎義而後可庶幾然且有火候有氣機須待其自生
不可得而急迫期之者有云萬事之義而一事之氣應之終
身之應而一日之氣驗之真積徐進理之言○必有事焉先
儒以爲即是主敬惟程子云主敬是涵養非集義也然則
所謂集義者必須格物窮理而後可盡物有未格理有未窮
則凡事之來不必識判私意纏擾即素不諳習素不講究者
然行之必有不得其宜者此心便不慊不慊即是餒矣此陸

子靜之務心靜求未始不可謂之主敬而求本直以爲告子
之義外也○襲義即是外義惟以爲對敵可襲耳外義者必
襲義如異學既以讀書窮理爲義外及其立說又必襲力行
立大者主靜體天理知止致良知慎獨諸經傳之言以行之
故未有不先外而後襲者也但其中有淺深高卑之不同若
高其所者只外而襲者之偏偏索性只不襲爲外然究竟不
若小要如大義知識襲一切皆幻妄而上堂受戒拈香喫棗
時又極精於世法他倫倫皆外到底離外不得並外邊義理
原無一不是襲得的皆外○不者正非外義外義者必不外求

姚江以事物上求至善爲義外正坐此病○我故曰告子未
嘗知義是推究出告子不求氣病根非辨義內外也○必有
事焉四句前輩亦殊混過勿字作三平者多看下文註云舍
之不耘忘其所有事揠而助長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則勿
忘即對有事勿助即對勿正仍就上句申入一步耳若作三
平說則勿正與勿助不幾複沓乎或又作三者相因反覆之
說來了云不可萌一期待之心待之不得則必出於私意有
所作爲又云有事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勿助是論氣之
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由是觀之即有相因意亦是有事

與忘相因正與助長相因若正與忘忘與助未嘗有相因意
說也故予終以截做對勘爲是雖先輩有三平之文未敢從
爲然○首四字是三句總綱勿正即根繫有事說而字一轉
是最是語非平串也故而字中雖有層次而無轉折心勿忘
二句又從首句中說如此而猶未也則又但當如此看註中
其或未充四字則二句上雖有一轉折倚眼迷離觀將三勿
字排頭平看不常盼限糊塗即心字無安頓處提在前幅
既部位倒亂拔放勿忘上則三句既平何故此句獨多心字
須於勿正下頓斷分清題眼心字自有箇下落只要體認註

義精細○孟子正爲告子强制其心不能免正助之病故其
文直言助長有事勿忘是前之直養勿正勿助是前之無害
故節末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害字前後相關○三勿字作三
平講者固屬謬解即分上下兩截而兩截寫來仍是一樣者
亦非也上句有事是正勿正是轉味必字而字可見下兩勿
勿忘何是張勿助長何是翕味註但當不可字可見○三勿
舊作三平說極粗其中却有相因而及之理故多一直看去
不分層次只是心字無着落遂有連正字讀者然畢竟三平
說來正與助長却複混難清自集註劈作兩截看忘恰與有

事對助長恰與正對加一尤其或未尤一轉枝葉相當心字更
經分明而三者相因次第又未嘗不具○作兩截講不依平
頭三脚俗說近亦頗以爲然但上下兩箇而字語勢各有不
同人或未曉上句意重在必有事焉而字一轉尔是輕帶緊
氣下句意重在勿助長而字一轉却是側重語氣只歸貼著
中幾箇虛字可見今人一槩抹殺只消上下分作兩截重講
一邊或將有事勿忘作一邊勿正勿助長作一邊劈作兩比
已盡其義不惟層次火候不見并語勢之輕重展側皆僵
埋沒矣　述評　○異端無心得無力行亦不足以成異端不足

以惑君卿士大夫但其所得所行非聖人本天之道未有不
害政事毒生民者也看其門下堂堂是何人物借昧聖道爲
其本心之說所惑溺耳○老莊未嘗得志而害昔佛氏未嘗
用世而害漢唐以後世界異端之害政事不必其人見用也
嘉靖以後學士大夫無不惑於邪說主以其說入文字觀者
喜其新奇耳然不覺已生於其心矣塗炭陸沉非其明驗耶
○宰我節重在德行不重在善言非以德行而美其善言特
以善言而發微其德行也作者重寫善言固是失旨若只講
得德行則善言兩字亦贅疣矣○不厭智之事不倦仁之事

非即以不厭不倦盡仁智也以其不題知其智以兼不能
其仁也字語氣當如此看又須知不厭不倦是夫子此言
仁兩字乃自子貢點出則下文既聖不居兩意俱起矣○若
將學不厭教不倦六字輕看方推出知仁又從知仁推出聖
字節節遞落非不如題然此八字中全不涉孔子分上事
矣先將聖字高置題前從此字中推出八字則所言皆高人
百倍○學不厭三字在孔子極說得淺易從淺易題求其所
以然到盡頭纔見倚智字正得子貢稱是知聖之妙若先點
破孔子是智而以學不厭求湊之便索然矣○不是以不厭

不倦成其智仁惟智仁所以能不厭不倦也然智仁之體[illegible]要在不厭不倦上推出不厭何以便是智不倦何以便是[illegible]使其智仁之體尚有分毫未盡有不覺厭倦之忽生者矣[illegible]則不厭又倦不但智仁之一端實智仁之盡頭處也○只不厭倦便是智仁只智仁便是聖乃一層推究一層非一層[illegible]高一層也 述而 ○語是由不厭倦得知仁聖卻是由知仁看不厭倦○孟子只欲跌出孔子不居何然此意尚隔著子貢下二句語氣未到直用孟子口中夾發子貢語則此意已至題上而子貢語氣仍是未到○四可以即天道之本然見權度之精智之事也四則字乃時中之太用見神明變化之[illegible]聖之事也四句須一氣併讀乃得若止就仕止久速呆板[illegible]疏即不見聖人全身矣○清任和三子自古未有以學不自之目之自孟子始看百世之師章何其尊崇備却不放過[illegible]病處看險與不恭章又何其針砭做頑學句不是貶抑三子正為天下萬世立中正之極也述作大旨便非本旨○得[illegible]單節兩段合來纔看得聖人身分盡然自俗眼觀之難在上半段不信也在上半段自智者觀之卻難在下半段并信得上半段過也在下半段○此章三段只証實一異字耳[illegible]

深義○四個其字明明虛指百世王與孔子分賓主如何逝人反說包有孔子在內孔子安得有禮樂與政且子貢與孔子又何消禮樂而知耶此種俗解胡纏謬言反拋荒正義惑亂後學不小○羣聖人孔子分作三層民與聖人相去甚遠羣聖人與孔子分別處甚微聖人之於民如麟鳳山海之於眾類可不煩言而自明惟孔子於羣聖人分處最難說若一味作推崇讚歎便說得孔子玄玄妙妙如有三頭六臂不成模樣但只講得平常至處又是羣聖人公共道理不實見得孔子之所以異要語語從羣聖人與孔子不同處看出此為至難○三節總會所以異於夷尹之間而引三子之言以証之都對古今聖人比較與凡民無與有若要說得品級分明故將眾人與羣聖先箇起一層耳出類二句總說古今聖人表句總說孔子更盛如古今聖人出類二句人看來一樣則[illegible]份無別於是并為一句指羣聖一句指孔子之說尤為[illegible]不知類一樣指羣聖而義原不同類指眾生指大賢以下此解從來混過○出於其類二句俗解頗多有謂上句是說羣聖人下句是說孔子者其荒謬固不足辯又有謂兩句俱就孔子講者則是羣聖人與凡人如胥壞之隔者反比而[illegible]

之而羣聖人之於孔子未之逮一聞者反謂不可同日語也錄
不均之甚耶蓋此兩句皆就凡爲聖人者而言言聖人之生
固有異於凡人耳○自生民以來二句是本節結語是三節
結語是願學孔子後半章結語是全章結語○孔子盛於羣
聖其道德體段原自不同看集大成章可見必欲從事功論
量於是單推高其立言垂訓以當之却看小了孔子也總是
於聖人眞實分量信不及疑孔孟疑程朱都只自己眼孔低
小耳○

以力假仁者章

以德行仁即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直自裡面
做出凡念慮之微及事爲之著纔有幾微不停當處則雖有
作爲亦如無有此朱子告君必以誠正而論漢高祖唐太宗
不無偷合三代之時然全體只在利欲上謂陳龍川追點功
利之幟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閑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
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此天德王道之正宗亦古今聖賢
默教人極之同心也文人見到此甚難○王字是辨別語不
是褒人功效語一張大功效便是他底廣敚詞卽不虛義
定侵奪後文矣只就辨別意空際廻旋從下湯文不待大與

中心悅而誠服義無不偏動却只還他虛冒一句乃得法程
以德行仁是一淺出來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火然泉
達原非兩層兩層看便着假矣而德字仁字各有實際亦說
帳不得○大亦何害只是待字不好耳待字只是力量不濟
實見王者所以不待根由自然正大光明○但說心服猶覺
聽說加一悅字又加而字一轉方見王者服人有不知其然
而然之妙服字氣象便不同○說王說霸忽然插入孔子作
比方甚是不倫此正是孟子文章妙處只要發明王不待大
之理行仁之德至孔子而極力之不大亦至孔子而極百里
七十里尚有力可待孔子則併無待矣以此看王者悅服之
理何等親切分明○七十子之服孔子全旨只証王不待大
不大到孔子而極○此之謂也緫以德服人不指服孔子句
並不指湯文介武王更簡案矣

仁則榮章

按及是時明其政刑大旨爲惡辱者轉計故下文曰未雨曰
侮予曰自求禍刻刻任危亡言辭從此看及是時三字是何
意氣○知道只是知所以治國家之道道字落空不得纔落
空便說得知機識勢入陰符道德秘魔障中與聖人憂勤惕

厲之意判若氷炭矣○上閒暇是明盛之閒暇其閒暇可畏
下閒暇是叢脞之閒暇其閒暇可危字樣雖同景象自別○
通章只寫聖人一段憂勤惕厲之意此是周孔相傳心法所
以治國家之道不出乎此矣後世人主只是般樂怠傲般樂
怠傲與憂勤惕厲正相對然究其所以如此者只是看得一
侮字不着痛癢耳 述評

尊賢使能章

五節信實而虛只說感應之情理如此顯者未即實事也其
勢側重下信能行至無敵而王方是實效○戰國時諸政雖

壞已極孟子就其最大者斟酌以行仁政耳仁政固不只此
也然王者規模大段已具○首暇在下文信能行之句五節
只說箇王政感應如此引動能行感者未有實事應者亦止
在人情向慕邊看○所謂賢能固非當時惡軾結糊之流也
所謂俊使固非當時黃金白鎰錦繡千純之罰也孟子此言
亦止指當日厚幣脩賢者而言耶今日代孟子作文而其所
目者猶然惡軾結糊之流其所注意不過百鎰千純之實而
已嗚呼不亦難乎亦猶其胸中所謂賢能者無此榜樣所謂
尊使者無此見識如何當能時个地生得此榜樣見識出來○

○人止道得風雲會合之盛與巖穴招致之術只是勸秀才
有妄想出身事與章意無着也須要會朝廷所以需放曹蓄
何汝曹所欲得勢用於職業者何則妄想俗情須盡下文都
在度內矣○三代教養造就法備而化久故人材迥異戰國
時此道已壞猝不能復故孟子但言用人之法蓋人材無時
蔑有但用之得宜亦足以濟後世求賢圖治不過向此中補
苴布擺耳孟子却使講井田學校正爲後來教養地也○朝
廟以來朝政天下事悉歸於宦官而施行聽之吏胥士大
夫拱手其間自竊遷擢而已如門戶勝負人皆以爲士大夫

爭黨不知皆宦官之黨爭勝負而士大夫從之耳○尊賢使
當重在賢字能字俊傑字蓋舉任得人方能羣然有嘗於其
之心此上之所以悅而願立其朝也若只在尊使在位上着
眼後說得淋漓感慨驚蕩無涯牢落英雄之術至漢高唐太
而止非此針砭未對也○燕昭築黃金臺以奉郭隗則當
時之所得者不過樂毅之徒而止矣隗之賢或不及毅然只是
執之中相爲上下鼓鬬其用也則悅而願立其朝不遠而
由以歸之即如孟子來當不在當時則雖同而不悅也因
知千金市骨也只講得尊使在位不曾講到賢能俊傑述評

○先王興竟貴農而惡逐末待之不得均平也均平則不治
平矣故但市有廛而民居六區初無所徵也市商多則行廛
若市商少則其地多空勢難用廛故但法而不廛此是兩樣
活變爲用之例非一併同行者故張子下兩箇或字可見○
二句作一例說如云法而不廛廛而不征則語勢順矣然朱
注極論之意可已即已從廛說到不廛不從不廛說到廛語
意自明○但說市取兩者與苛政之暴雖極意數陳於事例
不說明直將先王設市大布與廛之法原頭講透三征各有
義指例雖通用罪不重科從此發揮情理自然明通對至

人皆有不忍章

此章主好與離婁章參看○心與政本一物也未有政時先有
心在既有政後心即寓焉以字如火之附薪行字如舟之載
物只體貼二字之義便已得其不可偏廢之理在此章又偏
注政　後篇下文專講擴充也○先王有心斯有政便是現
成擴充盡處後人擴充亦須到此方得○全章指示此情體
用勉人擴充首節不是鋪排事功正借聖人做箇極頭樣子
以爲擴充之的將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消納在人虛中來方見此是
上一節註腳下五節總言不然打成兩橛矣○因先王之政

見凡人之心之發不是因凡人之心推出先王之政之異先
步跌轉人皆有惑方好○以行二句即是與有中市此意處
語非層次語也但斯字指聖人過化存神不可知之妙而以
行二句即就其中見聖人實地施設處卻正是下面擴充用
力之方○以行二字即包下擴充義先王不待擴充自然行
之衆人必待擴充方能行得此三句是聖人與衆人交接處
孟子就上文指出示人吃語最急○謂以行二句根上文說
先王乎另推開說凡人乎曰看語勢自然根先王說然已兼
得凡人在內蓋中言其理也謂先王亦須擴充乎曰既竭心

思焉繼之以不忍之政竭與繼便是擴充只是出來發自然
耳總是擴充聖人以下其分數不同知皆多點定擴充說應
行二字纔有着落○以行是着力字看後擴而充之火然泉
達是甚氣象豈是空然便能行須着乾旋坤轉雷厲風行始
得成甘此二句指先王說是安而行後擴充是勉而行此處
不宜說得有分若謂二句也不作粘煞在先王身上只論其
成而可如此耳原兼安勉在內用功有難易分量有盡未盡
其爲行則一也但此二句指現成說下擴充則就此中指出
人下手究竟擴充只是行也對定擴充意以行兩字一滾說

來方是擴充之現成盡頭處○自桀弃天下以後以自私自
利之心行自私自利之政歷代因之後儒商量只從他
私利心上要裝折出不忍人之政來如何裝折得好不得已
反說井田封建學校選舉之必不可復此正叔孫通希世度
務之學雜就禮儀皆逢迎漢高之所欲豈三代王朝之禮哉
王者之典制度文爲必取之儒者儒者先自將不忍人之心
連根剗絕又復何學乎○雖心政互舉章意原重論心然此
二句所重却在行政一邊蓋行政字即後文擴充保四海者
是也人因下文不復言政遂謂宜重在心不知下文四節只

申解得首節人皆有之意而末節乃應此節正指點人去擴
充則此二句重行政是孟子立言本旨○惻隱之心節與公
都子章語同而意別彼是從用而指其體以證固有此却欲
人識其端用而充廣之故加一端字便有一充字對待兩之
而在最常而出之使盡其最正見直在行不忍人之政意○
昔人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然畢竟有一定之是非在○
[illegible]只知是非之生於心而不知所以是非者之由於智
是即本天本心之分今人帶人說道理也只怕是非二字然
究竟應該不得是非之心是天命中智之端但說是端須曉

充始得若不擴充則如石火電光其不牿亡於旦晝者幾希
須要留出末節地步○蔣虎臣曰下擴充二字火然泉達皆
有剛烈意思在七國之君肥甘輕暖從孔孫中生活不肯留
心愛養固是由儒字躲根即秦皇漢武殺人如楷至於仁義
道德畏如毒藥亦是把虛怯症非有餘症也大末嶽無所不
泊偏不能援火救之上仁道難舉亦復如是恩之三數虎臣
此所見頗高須知所以虛怯不能充可知有許多病痛在汲
長孺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
乎此言切中三代以下病根故欲行三代之政須先正三代

之心正三代之心先須去私欲私欲非剛烈不能去故仁義
亦非剛烈不能行也

矢人豈不仁章

夫仁二句只可空中說道理本來如此著不得人力一句是
下文也

子路人告之章

看大舜有大焉特下斷語一句而禹聞善言上未嘗有較量
之詞則由禹地位雖別孟子意原平列總要拔出舜善極處
耳有大焉句自應平對由禹說○只是形容善量無窮不是

較量三人品第。與人同舍己從人正言其取善非謂其為
也即忘亦忘人己之見豈忘善哉但以渾忘意體統架空乃
二氏之說非孟子道理也即下文與人為善與字乃從取字
推出以蓋其大之說究竟大舜只得一箇樂取耳況樂取何
未有與字意只合先發取字不宜先混入與字也。取諸人
以為善僅就道理推論不是事實。舜只是自為善耳因其
而有取取之愈廣所及愈遠即取為與是極意形容取善之
妙非較量功效為大小也句句是孟子推論舜胸中着絲毫
不得。取字生出與字來與字只在取字內分清有兩層

栩止一層。取諸句只在舜身上想是與人句在人身上想
便得兩層處上句在舜想到人下句在人想到舜便得一層
處

伯夷非其君章

隘與不恭朱子謂非偏流弊亦是當日偏至耳。以夷惠為
脾面者後人之隘不恭也以隘不恭為脾面者夷惠之自為
夷惠說然則以隘之夷與惠耳然孔子又曰伯夷不念
舊惡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學者宜參案以觀之
可也。須識得隘不恭之外自有夷惠在夷隘惠不恭外更

自有不隘之夷不不恭之惠在自不消為夷惠擔處而當時
學術後世流弊俱一一洞悉。孟子所指不恭乃學之和為
偏處其辨甚微近人却將來做柳下不領看故深求越差夫
耳。隘與不恭歸之學者流弊朱子已不謂然若伯夷只是
清極便帶得隘來柳下惠只是和極便帶得不恭來隘與不
恭正是其清和極處豈有斯意亦何必為二子諱也但學夷
惠者不學得他清先學得隘不學得他和先學得不恭其為
其不恭或更有甚焉者孟子所以為不可由耳然孟子又嘗
說聖人百世之師不指孔子偏只取伯夷柳下惠固是其清

和足以感激興起人亦其隘與不恭有以震動天下之心目
也若孔子如太和元氣反有不必然者矣合兩章看來便曉
得孟子使人善學夷惠處 選詳 。善學夷惠者當學其清和
不可學其隘不恭此說得矣然論到孟子願學孔子意不惟
夷惠之隘不恭不可由即清和亦不足由也幾說清和便不
覺隱然有隘與不恭之意相隨而來所以孟子直言君子不
由則未嘗曰當學夷惠而去其隘與不恭也況由如行道路
必智愚賢不肖千萬人可行而後可若如夷惠所為不可議
非聖人然使人人行之其弊必有不可言者矣無他以其隘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三十六

孟子　公孫丑下

天時章

天時地利人和當時想有此三說皆爲用兵言耳孟子因爲推論倒出人和以得民心爲要歸下多助一段正是說人和而上加得道二字正欲人求所以得人和之本故曰有不戰戰必勝原不專主用兵言也嘗與友人言秀才不會應變處事只是窮理工夫缺欠纔講作用便非孔子曰我戰則克豈炌用之謂也孟子此章正要如此看蘇老泉好談兵著權

書各十以擬孫子此意便祇若如宋襄公不鼓不列面公羊以爲雖文王之戰不是過亦與腐儒之論耳封疆正所以域民山谿正所以固國兵革正所以威天下不以云者正要說關去險𨻶兵之謂只要人和得道乃可耳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皆係上之說孟子就其中取人和之說以發明本論但策士所講人和都是五霸假之爲招徠籠絡之術非孟子所意之人和也故孟子特下得道二字見人和之本謂得王者之道實能發政施仁也得道者自多助不是要多助而求得道這些子上便是王霸之分而作爲亦別於此不清楚王霸士權謀團聚中也漢唐之所以終不能返於三代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則所謂得道孟子一生宗旨也

孟子將朝王章

非道不陳是反激語以起下敬字人皆能之然此辨文法挑剔而已若實講得除仁義二字亦先爲富强功利一切淫辭邪說生心害政者都是非字中所攝都是拂性背聰之說如此做非字不敢字方字字着實堯舜之道全從此心激出君不能致敬於臣則不能德樂道不足與有爲臣不致敬於

君則不能陳善閉邪格君心使之正此二典關口便說欽若也孟子之不敢陳非道此心便是致君堯舜之本方見不敢與下敬字中內聖外王體用具在平生本領只一箇堯舜之道守堯舜之道只一箇敬字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是舍却仁義便都是非堯舜之道也不以此事君即賊其君是不陳堯舜便敢於賊也故此二句不獨指一時敬齊宜云然是孟子一生學問事功俱在裏許一邊陳堯舜之道所以責難一邊即不陳非堯舜之道所以閉邪兩路並到責難中有無數法則閉邪中亦有無數門庭法語巽言潛移默奪可

知孟子有多少苦心大用○敬上不是說上好是敬其欲
到堯舜看王便當堯舜如此說却是褒獎尊頌乃後世之積○
非孟子之所謂敬也自己實見得若非仁義不可仁義非堯
舜不至不敢不以此陳告陳者陳其道非以堯舜相眷包此
方是責難陳善之敬○孟子未嘗輕爵也但爵止居其一耳○
○呆講德尊不得竟說德不尊亦不得重說朝廷不得輕說
朝廷亦不得只於朝廷下加一則字在便字字靈活矣○講
德字便見鄒國學問源流不似他人但以功效設施作奪大
話只說出俗儒一肚皮寒乞相來非孟子之所謂德也○人

亦知以爵齒形德然爵齒中又有賓主爵爲德之輔齒非
德之佐○不名之臣乃師傅非佐相功臣也大有之君其臣
謀即王道仁政之事非陰謀秘計也就之乃尊德樂道以師
禮事之非脫略儀節以示褻寵爲英雄作用也○景丑以不
敬責孟子孟子正以不敬責齊王則不敢名何其敬也責難
陳善亦正孟子之敬上也○管仲二字激動看得管仲一文
不直下不可名說得管仲崖岸嶄然中間且猶兩字躍然而
出○

孟子之平陸章

衰亂君臣大約情相欺過相委耳孟子兩說能任其在己罪
其義正在不相借處大夫之責本於上推勘未嘗不是然有
夫出處不見聖賢義例之精細矣○天下大禍皆釀成於巧
宦士大夫但講做官不復知有百姓使人君但講財利不復
知用救民之官以致生靈塗炭害貽君國皆立而視其死一
法爲之○反之一法先棄其避罪之路親字則直抉其隱情
罪案也

孟子謂蚳鼃章

孟子之留齊爲行道也齊無學焉後臣之實則不足與有爲

故不受祿而王猶足用爲善故戀望不忍即去此孟子之本
義交至也蚳鼃一事但就鼃言鼃齊人一論則又就孟子言
孟子各有所當無非至道其發蚳鼃也初不爲齊何況自爲
言外推論謂其即此有益於齊而無傷於自爲則得若謂孟
子以此爲齊門爲則純是權術作用非聖賢心事作爲也○
所以爲蚳鼃爲守只是別人事擔在自己身上見得極圓轉
徹尚且如此耳

燕人畔章

庸妄人此駁聖人○僭存他許多庸妄計較庸妄證據看[illegible]

人作爲極迂遠又要爲聖人惋惜出脫讀之令人絕倒然匡
莫便笑後世學者好以漢唐情事議三代以私鄙心術揣聖
賢謂古今智愚不甚相遠大都皆陳賈家奴耳○艾千子云
周頑民殷忠臣貶武王護管叔皆得罪於名教不可不辨拔
使殷可圖復以爲忠則微箕之罪上通於天矣此極背理大
不道之論得千子此議足破千古狂霧○周公之過何等光
明洞達豈待後人爲之解說耶蓋此時只宜有過不宜無過
豎儒不具此識見妄下一轉曰其有過一如無過即蚍蜉撼
樹之論矣○古人之過皆從理義上起不從心意上起理義

有何過此有二種一爲眞過一爲似過眞過者知有未至看
理義稍粗以爲是矣而未止於至善也似過者於理義極精
而於尋常之迹遺非庸人所易曉又不可以告人此古人處
無可如何只有引爲己過其實盛德至善即聖人之所謂權
也只此二種總於理義得過故聖賢無時不惡危惕厲而愈
見其過多惟釋氏本心自信其心無他即以爲無過故其行
猖狂亦不自掩飾但以其不掩飾處自認爲率性爲眞心白
沙名之曰天理陽明名之曰良知不知於理義不合處皆成
大過蓋即此一點信心無忌憚之意本爲禪純是過從這上

面發揮出來安有無過之理哉

孟子去齊二章

不是責客以安賢亦不是望王之聽客只是王無繆公使人
之意則客非繆公左右之人旁觀作此閒周旋眞是沒要緊
惟將君臣間須人左右之意發得十分激越冷然見客固非
其人也即謂客亦齊王親近之人然不能維持調護於未行
則亦難人而不算人矣○何以子思之側有人便能安子思
何以繆公之側有人便能安泄都申詳意發其所以然之故
方見其人之必不可闕無人則不能安是反跌語○天下之

民舉安是聖賢大事因緣平生志業在此栖栖齊梁諸國無
非藉以行道非欲與齊梁以代周也故此句是其眞實本事
不是大門面語然作爲有本安天下之術不出安齊安齊之
功須得王用王之用否是在天命逐步縮歸實地不用六句
敷張方得孟子仁天下之心不同功利之士○用齊有王政
本領在排斥管晏正是齊人病根是孟子治法○泛張天下
妄夸詞與指陳形勢功利不但不切直悖仁義救世之旨矣
語語須從用齊做出天下語語從以王道用齊王做出天下
安愈切實本領愈大

孟子去齊章

近人講王者兩句極多窮秀才大言愈濶綽愈卑鄙緣其胸中純從時命起妄想何用知非僕役倖爲一耳不道孟子所信處只在天信天却只是信我若無知言養氣仁義禮智根於心本領此兩句亦與自家無涉看下文舍我其誰句便見此兩句必字正是孟子屈頭肩大擔不是輕易打誑語○義須名世不重于者名世或先王者生或與王者同時而闡道先王者故曰其間爲王者之所從學焉而後臣者也非王者與有名世爲之應也孔孟雖不遇王者而無損其爲名世之

實故孟子謂天未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看後來漢高祖然祠孔子而得其道亦從學之義後世王佐不聞道故帝王之道亦微可見名世非必遇王者而後爲名世若必遇王者而後信則孟子之言若失故予謂序上句說乃有着落之論若也秀才眼孔低微竭力要靠王者撐眼不道古之名世乃擧學王者者也○三代以來因無王者故雖有孔孟程朱不成名世然必如此然後當得名世二字若漢唐以下止成得英雄君臣不可云王者名世也然其遇合之難則名世與英雄不異○三代以下一治一亂亦猶是也然其治亂皆氣數上

事非聖賢理道上事故漢唐以來君相但可稱英雄不是當王者名世之實名世必孔孟程朱其人乃足以敎導王者旋乾轉坤此非子房孔明之所克況房魏輩因人成事之輩乎若乘時賢能之士何代蔑有以其當名世則不應三代後平治之運曾反當其盛哉一代起亦必有所從上必有爲階其間可有十百年爲興有與十何有得成一又看得成高始得之其數指五百不指七百餘過矣乃指七百餘耳五百年王者興爲治亂當數七百餘歲而王者不作則亂靡有已故聖賢以爲憂皆得過其時難不命十年正聖賢之所樂

人每爲不謀予後世英雄起草澤好人生覬伺神器之心乃是談符命之術非孟子所云時數也

孟子　滕文公上

滕文公章

孟子曰人皆可為堯舜良知家言滿街都是聖人其言似合而有水火之異一則歸心自是一則須致知力行以必至於聖人也滕世子為人想是資性粹美而氣魄薄弱故孟子特以此開發激動之然驟聞此言豈能無疑不是定要他不疑幾疑亦便可進說耳逆許○性善是孟子極至之論其理本天上下聖賢無以易之人卻只當孟子偶然道為之已說可然可不必然者至謂抑退之言則是性善之上原有妙道而惡子所言非其至也情抑甚矣兩句只作一意解說極是至句總是和同性善道理非有下文道一即性善何引成覸三□□稱堯舜何也言必稱三字亦只一意活看不必分煞○言善反面只對性惡一宗不旁及三品之論所見方卓蓋凡為貫備只要撇翻告子故性惡之說是其正宗善惡混無善惡知其說之駭世而不足以服故又遁此二宗則蔑亂益巧矣善惡混者欲陰存與惡而旁拔善人惡所謂落水拋也○無善惡者故挾惡與善同滅所謂予及汝偕亡也總是極憎

道善字必欲打掉了乃得看告子先本作杞棬之說後遁湍為湍水又遁為生之謂性其話頭有轉換宗旨只一而已後來謂無善無惡心之體便是這狐精投胎別無他法○性善堯舜固直窮本原然正是接引庸衆以我固有之人皆可為也○性字無論今日當宋室諸聖賢此道中天時卻康侯得之說由以善為對惡之稱故至五峰遂分兩截謂善不是性二蘇亦謂善是火熟物惡是火焚物且云孔子不得已而命曰一寄日中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始支其謬已如此何怪乎末流論學直敢道無善無惡心之體也蓋其源本于東林僧常總然嘗考常總對龜山語只云本然之性不與惡對此語尚未有大病也嘗謂諸儒不如常總乎○孟子此言是滕世子破天荒中生未聞之言亦是孟子無假借無粧飾乎非朴質頭本色學問○有節是孟子一生大本領兩句道理只一而為說各有指皆立極之言性善者理之極堯舜者人之極也知理之極則不為外說所淆知人之極則足以有為而無暴棄之患兩句原有賓主人認認此何所以證明性善遂謂堯舜之說止一偏并是○與許疑字都足與語道在此○人亦能言但多說成世子真有辨難話頭卻不是當時相對

横渠要知世子復來見面坐立未定不曾開口早似從何處他疑處劈頭一句喝破直令世子汗流下拜此是孟子知言窮理盡萬物之情當下薦機迅利處人却寫不出○道一非人一也人如何一得堯與舜便不同矣○成覸節總爲世子決道一之無疑○一邊打破疑團一邊他推策篤信力行以見人皆可爲處只引証三段不下一指點語而指點已在言外若向三段中逐句體貼以合上節縱十分親切是投羅貫雀矣○師文王節其道也不止文詞之末與二節之行

滕文公問爲國章

民事只農事引起通章制產意着民事二字可見制度原因爲民非爲君也爲民正以爲君又是轉一層語此句實未及此惟其爲民中人君輒視之爲緩而不知其不可緩也○民事二字近則農功遠而制產取民井田學校通章都是因要包籠又要不侵占又要有意義○不可緩人止說得農之當亟躐泛論耳不從先須只不忍之心即有役而不忍之政○恒產二字已包役分田制祿兼君子小人在內然此處只就民說○賢君節是下面一五節分田制祿總綱由心德而推爲治體由治體而極之制度其間煞有次第有包攝有綱目大小有歸重本原○恭儉各有義自應乎蹈雖曰養賢爲民羅分田制祿兩者並重故又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可互明不可側并也如云賢君欲儉而取於民有制必先恭以禮下行之則大費支離矣○或謂禮下二句實講恐侵露下文非也二句是恭儉之實事亦是井田學校之實意于此不實講則恭儉不過聲音笑貌而下文井田學校等事亦僅帝王之糟粕道身筋節俱懈矣但講禮下處須從恭字看出講取民有制須從儉字看出愈講得詳明確實愈不溢此題本位何嫌于侵露乎惟爲影響單下之論始侵露耳○

○三代授田多寡之數不同耕斂賦稅之法亦異但是取于民者其實同是十一實字對數與法言不與名字對要之三代法數之異本是事勢不得不變非謂更姓開國必改易名號以新耳目也此皆後世私心議論漢唐宋以來只此一點心祖述暴秦嫡傳惡他制禮作樂總不能復返三代者坐此讀書人不可不知○三代井田制度朱子謂此難卒曉以周禮爲本而參諸說証之然恐終不能有定論但不可不盡其異同耳前詠其言且見如右圖亦無不知而作之意又當云今人讀書欲字字如某也難某無用功夫來乃朱子之所

未詳者而後人必欲取而論定之其不幸于穿鑿附會非與
祥道如郝敬之解經不止一授田多寡諸解朱子亦取陳祥
二說爲近或云易姓改步異名同寔田數無增只尺放長短
以新其法耳是將殷周聖王都說做剏三暮四欺詐之徂公
與亦是後世心術不正之論最害道○徹者二句不是詳建
制作只是疏解名義然名義正要從制作中疏解出來其呆
板填砌不得者也二字神理看得非虛描者也字却打成兩
橛意外膠粘者亦謬有夏初之貢有夏衰之貢有周初兼
用之貢有周末虐取之貢能于所識猶指周以前之貢言耳

要之夏后氏之初必無是弊後王醉剏頭事加美而貢之丕
善乃見亦從其弊後言之也看後文請野中什一自賦周當
時之貢又非記于所言之貢矣孟子自論貢助之善否耳
非以此制斷出湯也孔子擬行夏時乘殷輅奏韶舞豈非與
時代故云者因爲善表自前人周旋夏后秀才針孔眼睛與
若不得　未謬于可笑也若謂不可十分抹煞貢法則孟子
國中什　自賦已是斡旋矣何待公等作能于此兩句中却
纔無周旋表白處也且今下文如何說去○稱貸是何等處
事若民明知而爲之家民明知而行之只緣有必取盈爲與

字在上耳○公田世祿相爲表裏世祿非公田不可意今
日秀才巾箱本皆有是語試問公田世祿如何相爲表裏○世
祿非公田何病公田而世祿何利則不能道隻詞矣故知不
是從世祿折出公田便了事也○錢世熹云數勝于助孟子
勸滕行徹非勸滕行助下文自明雖周亦助猶云雖徹亦助
非謂周之法是助也若上文既說周行徹此又說周行助不
相矛盾乎蓋此節與龍子節是一套不過申言助法之善耳
是以助與貢較非與徹較也何俱憤憤又兩我公田節要領
在惟助爲有公田一句時解俱重由是觀之何亦誤按請徹

法兼貢助可謂徹勝于助未可謂勸滕行徹可兩非勸行助
未可看明堂章尊賢使能章孟子平生實以助法爲至善未
嘗許徹也請野九一節是兼貢助是勸行徹亦爲國中難行
助處只得變通如徹于此國中行貢之地原自不多究竟以
助爲主故死徙無出鄉一節單言周之助法作總結也錢子
所論不免有矯枉過正處○雨我公田節是孟子于無可憑
據中巧尋出憑據來乃是一格只要將公田兩字坐實在商
助甲裏則雖周亦助何不撲自醒孟子原勸滕行徹而極
言助之善見徹之妙正在助耳看請野節自見非欲廢徹而

行助也○徹之與助只耕斂賦稅之下同其制同爲井田畿
國時井田法壞不但不行助并不知有徹矣近文頗有謂孟
子意在復徹者其說非不佳然細思不是孟子主意孟子主
意總欲復井田既復井田則家姓復助法耳蓋孟子時周法
已盡亡故其告君行王道都索性從天理當然起論如孔子
夏時殷輅之義未嘗有必遵周制意也通節大旨只了莫善
於助一句借詩引證亦只取公田二字證周亦助謂周徹未
總足井田耳非謂徹只更名而法悉同助也○顧麟士云上
文既到三代之制而引龍子莫善之說以等差之明是要公

尋行助矣然獨介何背周而從殷故又引詩言周亦助者蓋
明其原未嘗背周以救其決也按徹耕則通力收則計畝民
得其九公取其一當耕與收時一井之中公田私田只并
混一處然而得什而取一則私田之中亦即有公用耕私田
者便是助公田矣故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一田兩名故云
爾兩觀詩人絕妙之辭也雖周亦助則是孟子說詩到絕妙
處○一井之田中公外私此定制也若曰通力計畝則當耕
與收時自無彼此之別蓋人情可如一口假令今以衆農看
力未必無偷惰不忠之處且合衆私以耕一公畝難遽裂在
爲卒事者亦必比比矣周之收助爲徹未必不慮此而先亦
一助異名而同實也楊子常云向與麟士講此謂助徹字分
別確當亦每爲學徒言之今按方里而井節明有中外先後
之別註曰乃周助法則此雖周亦助知非孟子臆解詩之說
矣饒氏云徹者徹也兼貢助而通力也故孟子曰請野九一
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入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所謂九
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爲徹
也通者亦云徹者通也言其通用夏殷貢助之法也如此則
通力計畝兩語似未盡徹解朱子又曰此亦不可詳知但因

洛陽議論中通徹而通之說推之耳向余兩人卽又推朱子
之意猶不足爲據遂玩白文前後義自相連貫斷斷主是說
雖余兩人之先後彼此又不嫌異同耳按徹法前註云一夫
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
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而分按此則徹之取義原以通用貢
助之法而其於用助則又稍變通力計畝之法本註原兼二
義未嘗專以通力計畝盡徹解也顧楊自生葛藤耳至于常
欲竟主通用貢助而廢通力計畝之義乃據方里而井節有
中外先後之別註爲周助法余謂此節乃指井田形體及與

夠合耦之先後與殷助同者耳既曰周之助法則與殷之助必有別矣曰惟助為有公田則徹之公田必又有別矣故三義不可廢一也○雖周亦助謂雖徹亦原本助法其井制畧同而耕收少變要是助法講究到至精耳非謂但換名號而毫無更改也看末後請野一節註云周所謂徹法如此又曰大畧潤澤則勸公度周徹行十一之政所謂取民有制是孟子大主意亦未嘗再要行助也林稱助法之善謂徹法雖兼貢助而其不善者為助兼貢法乃其不得已故後請國中什一使自賦可見也近人有謂收徹即放商以明告劉文王之

不然却是後來私心議論將於後世文法編小見識當精熟人只以民事為重那有後世許多處文忌諱若云當商時不應更制豈由徹田如太王之故可空可徒設皋門應門冢土公劉之制三單京師亦在之出師類禡何非帝制自為精熟責以僭擬耶抑又有別說耶總不足憑耶故後世見識議論不可以後例三代聖人也○雖周亦助是舊與論以後無可據孟子却于勉其中曲關合出來○徹兼貢助孟子就徹中指出助來周字即徹字也○近人皆于殷周因革之故貪發議論而孟子引証指點神情略不理會此先輩之自以

為高潤而不知實欠細也孟子引大田之詩本只取他公田二字以証雖周之亦助是於無憑據中尋憑據曲折推就以見其必然妙處全在于此然就現成名色指點若必推究所以周不改助之說則必強生枝節反於題神沒交涉甚則必穿鑿傅會或以為聖人之陰謀或以為名實之間聖人所以愚弄天下之耳目則大謬矣 述評 ○庠序學校原是井田中事到此乃民事之成耳○游士莫盛于戰國以學校盡斂無所安着之也○之字承上文而言即指井田之民也但謂之秀民是於儔類之中翹然秀出若不收之於學彼聰明才

力必將有所用其志有不可勝言者戰國之時井田既壞學校亦廢由是而學校之士皆散而之四方為游說之士其田閒之秀民亦皆蠭起而奔走附和之即論四公子之客嘗至于數萬人夫如是天下幾何而不亂也朱子因看五胡六朝豫遁榜向僧尚若不歸釋氏必是綠林中人夫使天下之豪士依依無歸而又令異端收之是學校不修之故也蘇秦張儀之徒使在孔門何必不為子賜之亞歟 述評 ○校庠序三字名義已在上文此只教將夏殷周耳若但尋幾個夏殷周字眼點掇究竟夏亦可曰序殷亦可曰庠即是饒究說異

該是校殷確該是序周確該是庠方確稱○夏曰校四句泛襯
釋第一句立名之義四句一例其字側重意旨若道重學也畢
共則下皆字說不去矣○皆字總結上八句庠序學校皆明
人倫之具也而所以明者徒特此法制之具不得歸本君德
身教所以之義乃稱明于上指設教而設教又歸本躬行
親于下指人各親其親而推之至不獨親其親○他處王者
是已成之全體此處王者是將成之坏質便起得下取法意
○孟子與齊梁之君言曰以齊王猶反手曰地方百里而可
以王與滕君言只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此亦是當時事勢

如此王者必要歸結到滕君反生支離之病○上節度滕從
之不能興王因示以天下非甲爲師乙爲見聖人大公之義
此節申未見氣臨志衆故周雖舊邦節又勉滕行王政見創
垂統未必無成功之理特舉文王以勵之文王終身不王
然其屬于天下之道皆不外文王治岐之政此必法爲師之
所驗也○詩係引文王爲樣然講之謂何須抱前而所言之
王政單說文王之能新而不及所以新之具明人曉卯矣須
根井助明倫等意說○封建井田之廢勢也非理也亂也非
治也後世君相因循苟且以養成其私利之心欲不能復返

三代孔孟程朱之所以憂而必爭者正爲此耳雖終古必不
能行儒者不可不存此理以望聖王之復作今托身儒流而
自且以爲迂更復何望哉若因循順勢便可爲功則李斯之
法叔孫通之禮曹丕之禪馮道之臣濟趙普之擇兵皆可以
比肩聖賢矣此所謂曲學阿世孔孟之罪人學者不可不慎
也○始字之義已透惟必自兩字其說即在下文只爲要均
井地平穀祿耳○孟子主意只要行助雖周亦助正謂雖從
亦助國中用貢周法亦是佐助之窮耳請野與國中不可作
平對○請野節注中明云周所謂徹法蓋如此第孟子特下

箇請字定於徹法徵有不同處時文謂野用助國中用貢爲
徹法而九一十一則孟子之所酌變未知果如何但云徹法
九一在貢十一在助疑未必然即註謂當時貢不止十一乃
指徹法收實時事徹法用貢原止十一也助法未嘗有十一
之說即前註謂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八家之廬舍一夫
通公私田耕一百一十畝爲十一分而取一則又輕於十一
亦未嘗云十一在助也今欲發揮請字便使痛徹法不妙自
是文人過火處要之孟子曰法使有所酌變亦是因稱而益
精耳○徹田亦九一但法非助耳○九一而是周徹法却不

千里之地故及萬夫匠人言百里之法故止一同遂人舉成數匠人言編予其義互見也至鄭氏註匠人曰周制畿內用貢邦國用助則尤牽強與孟子語意不合矣當讀葉竹埜論謂成周鄉遂那國都鄙井牧之制本同惟貢助之法少異耳此說近是蓋周時無不井之地其中參用二代之法亦甚博未可執一說以求合也觀孟子下文大略潤澤四字可見○中是公田其中便連九百畝說公田居中自有八百畝環環列在外既有方外復有形勢須要說出其中字不要單做從公田字○助徹之義上文已盡方與節正實指井田形體之

制蓋助徹之妙全在井制形體上後世賦稅未嘗不做傚古一作數而取民無度上下交病終不能返于三代之治者職此形體之制不講也○孟子井田之說略于齊梁而詳于滕非爲滕易行而齊梁難也齊梁之君溺于功利聲色專發好貨其志趣根本未正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所以與齊梁言者皆興起其行仁之本而未暇及條目然恒產九一庠序孝弟之語未嘗異也滕文公爲世子時即能就見孟子聞性善道一之旨不忘于心其志趣根本已正故及其問爲國直告以條目之詳耳然滕終不能有爲孟

子期之亦止曰王者師蓋孟子闢拓世子猶有王者而于齊梁則曰不王者未之有以齊王猶反手正以仁政得勢而借境故齊梁易而滕難孟子所謂仁政王道只有井田學校合此更無他圖只可惜齊梁之國易行而君無志滕君有志而國不足行若以滕文而有齊梁之國孟子之道必行三代之盛復覩矣後世儒者亦習于功利詐力之事自先信仁政必王不及只在時勢利害上商量直謂王道難行貶損以就後世苟且之術旋且承大以爲此即三代之意蓋至是而二帝三王孔孟之道漸滅欲盡矣此永嘉事功之習朱子闢之與金

溪同凡熟讀史學經濟未有不墮此坑塹者○謂繼世守文之君難行則有之然亦顧其人何如耳眞聖人定不難若創國之君無不可行者今人謂漢以後去古遠雖開國亦不可行最是亂道焉知天不生聖人耶即萬世無聖人聖人之道不可易也況從來開創之君皆聰明有爲其不能復三代者皆輔佐之臣本領不濟不能導之止于至善耳亦皆此種議論陷惑深錮故本領日下學者不可不先破此見也○學校不難設井田不易行渠只見近時有學校而無井田故云耳不知今之學校非古之學校也古之學校亦必待井田行後

後可設盡其規制義指與井田相依與今學校絕不相同故
易則均易難則均難不可分也○古人大而明堂制度小而
算數之學只是一箇井字與而大之可以無外剖而小之可
以無內其用無窮然井字之妙只是箇別天下之理必別而
後可以相助假使公私混淆內外無分則爭之不暇助於何
有故云所以別野人也正見此意若使今人言之要說助法
之上下一體必曰所以合野人也便不成義理矣　述評

有爲神農章

不是數十人從許行是許行要數十人從己如山農心隱之

黨今網羅專爲惑天下耳○許子彼縱只在以衆易之一[illegible]
○不說許子之不當如是只問許子之何不如是總要逼出
他不可耕且爲也　句來○何不二字不是要他爲正是明
知其不可爲又要他自己說出所以不能爲之故來也○其
古語雖六句並列而意正在勞心與食于人兩句耳○因下
文只須並舉故有以堯獨憂之二句對下一百餘字者盛說
本文兩節起云堯獨憂末以放勳曰收出憂字畢竟以堯爲
主是正局○水道不合一則古今遂變一則孟子行文取大
段不能作斷追究也第帖括時旋却難混過在孟子口中

又自作翻駁不得蓋不合在下段爲甚先提海爲兩段之主
於上段先分入海之不得則下段之入江淮所不重
輕視過去斡旋不露斧鑿矣○或謂入淮淮不入江朱子已
明云記者之誤而監篇必欲牽合附會今人嘆此皆論此只
有兩樣做法依日氣則竟要如顧日道諸一意斡旋廻護不
得辭做則竟要以禹貢爲據指出記者之誤來斷不背理○
教字與通耕對照固是註意然畢竟是言外疏解故註下一
亦字若每于言中自作牋解又似孟子爲誰下註脚矣○堯
舉舜舜使益禹稷契但提堯舜之憂說來使字已到明出[illegible]

出有字無字皆可不拘也或云后稷上無使字樣以后稷直
起爲妙不成后稷不受帝命而自行其教耶到使契句又須
別增使字議論矣　觀兵刑官信亦是天性固有何俟於教
教只是教其[illegible]已然此處須講得粗淺方使人
易曉不然將[illegible]內[illegible]品也○夫婦一倫人道之始四倫
皆從此出故聖人於此最重易首乾坤詩肇關雎書載媯汭
之試皆此義也自人欲橫流於閨門衽席尤甚無不以此事
爲[illegible]私若不可以此爲者不知聖人正以此爲天理之
至[illegible]而戒懼慎獨之所必謹於此得手其餘更無

下兩字看用不從爲字看出○堯得舜舜得禹皋陶以下
至庶司皆是勞心中人但其勞心有大小耳舜禹皋陶之勞
心皆爲堯得之而後勞若未爲堯得則亦無從勞也論至此
則堯受爲更多而勞心更大○抱甕而汲不若桔槔之利溥
也有爲天下之心而不得所以爲天下之術雖諸體徐足皆
服焦悴亦復何益乎須從此意翻說方見撇場○若只論仁
心則墨子之摩頂放踵未始無愛物之心即許行並耕亦何
嘗無不欲厲民之意但有仁心而無仁術則雖欲如堯舜之
澤被天下且道無由爲天下得人只是所以爲仁之術然果

欲得其術則便不得不愛遠評○所謂仁者原只是惠與忠
之道耳惟其要盡人而忠之忠之此其法非得人不可得人
正所以爲天下也而所以必要得人之故得人所以爲仁之故
其着眼只在天下兩字天下兩字緊對上人字只將上兩句
總用不有方得無不成未之法○堯之爲君二段說甚冠冕
而其渺其字只要勞起不用心于耕耳與此數語全沒交涉
○主意只說堯舜有所用其心然說無則要說堯舜豈無所
用其心何何要說得堯舜絕似無所用其心者然後跌出下
豈字來○聖人道個似便有得聖人分量不到極處分量不

到極便有可尚尚在從此破人言下言外乃有興會高嶠不可
尚只在濯暴二句刻畫不用浸語設喻修琢精微方使依稀
一點到也不得○凡欲禁欺去僞必衒其本非可以悍然不
顧勝之也聖賢言理一必言分殊異端患言分殊而好言理
一告子個心許行齊物學術治術總是一個病根○先儒云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處物之義仍因在物之理所以聖賢應
事接物千變萬化如化工肖物無一同者但是從來異端之
說必是單講處物不講在物許行並耕平價總是一個根源○
自以爲直捷簡易而實支離扞格而不可通以其不察物情

故也

墨者夷之章

愛字與親字不同提一親字便見一本之義○異端之所以
別于吾道者只是無等殺無等殺便無禮無禮便無天從此
中著失便以爲等殺之總聖人造作以教人苦人而不知
其爲天也此是偏頗勞頭分路處程子所謂本領不是者此
也俗士猶以本貫本同三教合一亦只坐不知天耳不徹得
兩錄一篇道理有此等定無得處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三十七終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三十八

孟子 滕文公下

陳代曰章

從來英雄豪傑與講經濟作用人其末路最可憐其初只云一見諸侯是亦未嘗不高其聲價也然自失脚之後便再見三見無所不可漸漸習慣雖至於首下尻高搖尾乞憐居不爲異矣其初亦云大則王小則霸是其志願亦未始不大也然至於日暮途窮見勢漸做不來不得不貶小其結構且損其制雖至於向所不屑就蠅頭之利亦反若有求之而惟

恐不得者矣蓋所枉之尺一日長似一日則所直之尋亦幾日短似一日是天下之枉尺直尋者未有不至於枉尋直尺而後已也然蜣螂抱丸蝍蛆甘帶雖其無利害亦爲之至此則其性與人殊淪於骨髓而不可復救矣雖以孟子之大聲疾呼微文冷刺亦何益耶○若高看王良竟如孟子自比不惟孟子設身分位下節且字神理不出矣只將王良與簡子雙奚諸人寫來相去無幾然且如此而況不爲王良者乎

景春曰章

丈夫之冠節只對定衍儀是妾婦之道丈夫且不是況大丈夫乎意側在女子之嫁一截丈夫之冠二句帶來引起話頭○不即對大丈夫言也○妾婦而順道也衍儀而亦如妾婦之順不道也故妾婦而順或有合于大丈夫衍儀而亦如妾婦之順必見逐于妾婦如此洗發出來頗令世間一二妾婦人自詫作用一流無地自容

周霄問曰章

急仕難仕兩義相資惟其急仕所以難仕周霄不解此意故將急仕揭出翻駁誘令孟子深入將謂一句跌轉直破孟子難仕之義令其無可轉身處矣就竟被孟子點出道字仍復

如神龍戲蟠不可捉摸急仕難仕本是一意霄自打作兩橛耳通節○周霄意中是仕孟子口中亦是仕然孟子已知周霄意中之仕非孟子所爲仕○下一古字便知是向來有的無一日不須無一日不用出疆之時正賴此爲先資豈爲是而反合之耶

彭更問曰章

此與素餐章同意但彭更多一番巧辨食功食志之說展轉支吾孟子亦隨推之用且縱且奪其聖賢無求食之志而有可以得食之功然孟子於答他更只自推明其可以得食之

功略不辨其但求食之志者此則不足辨也若可以得食之功則又有二焉言道大行澤被生民而享天下之奉雖彭更亦以為當世道不行而傳食諸侯則以為無事而不可耳然不知人挙出處守先待後其功不在禹下區區傳食豈以為泰哉論功至此則已是聖賢大無聊事感概係之矣 述評 ○先王之道即上文舜受堯天下及下文為仁義是也不單指孝弟而言

宋小國也章

自有征伐見兩不相蒙如文王伐崇無嘗為誅紂哉至謂欲伐夏而以葛為端則不待伐夏為大逆而征葛亦陰謀不道矣○征以為綏他人尚須一轉解説看得即征是綏更道得聖人心事光明體用合一征字中見周君子小人之仁綏字中即見商君子小人之歸仁○王者只為義所以但望人好伯者只為利所以但望人不好王者之于天下存遲遲而後得之伯者亦遲遲而後取之然王者之遲遲者冀人之悔也伯者之遲遲者益人之疾也後世人或謂三代懸絶只在道字上○其君子二句是釋匪厥玄黄何不是從新形容只輕點為彼言君子小人所以如此皆以武王救民取殘之故以

起下四海望之對針齊楚悉代純要從君子小人看出救民取殘不可從武王看到君子小人擒住君子小人乃有見

孟子謂戴不勝章

莊嶽之間言齊人之衆處非謂以地屬也不善對當時功利邪説言

不見諸侯何義章

章首以不見為主却反引孔子之見陽貨為証何也証義非証不見也以不見為主則所謂不見者只是死法惟以義為主則不見之說方精細砌段干木只是執定不見纔執定不見便不[illegible]惟孔子辨之至精其見其不見一以義為斷耳固非二子之所及者矣至於末節又単重在養字益聖人處變之權固非初學之所能然士必先有廉耻之心而後可以存秉義也 述評

戴盈之曰章

義利不兩立雖至義之事自計利者言之竟亦為利如盈之之待來年其不能速巳者只為言也如以利則來年亦不可巳也故孟子直折其隱謂其只當知義只是當下有箇是非便有箇可否斷決欲行此中間不容依違縱緩之義哉

纔如此便知其原在利上計較不曾知義也若知義便不利也須速已既決然速已自然有已中商量經濟○孟子下如知二字謂盈之原不曾知也什一去征說來一句做時須有幾許經營次第本末利弊在盈之如何知得不知而請輕待耳戴氏正欲云云故是設請耳○

公都子曰外人章

治亂只是說世作斡旋事不是氣化上事雖主持斡旋也是氣化然聖賢不得已心事正便是天地不得已心事原不是兩件若只說氣化則一治一亂自是常理不幾聖賢多事乎此

二氏之看治亂自以爲橫出然出而不知其終不出治亂中正是不關治亂之一物耳故治亂雖平列聖賢心事只有一治道一治都在一亂中生出方見聖賢不得已用處講語倒禹周孔子在天下之生只說治亂是孟子胸中有出禹周孔子○一亂亦只是人之心所爲不是堯之時此一亂也與後來人事感召之亂不同即亂中見天之運數理之氣象○山川崩洞日月薄蝕以數示之皆有定法常變殊常王說不得定法常度以轉移氣數天人感應之際責在帝王無可推也小儒偶窺曆占之術便道天變不足畏非愚即誣南人論戊寅癸惑守心罰當其留不以堯舜而避當其退不以桀紂而遲以便凌犯皆非災一時士大夫皆言其說嗚呼驗竟何如也○講水災是堯之時適當是堯之時方道得天之運數聖之氣象出一此中一有財制若以數言之皆是常理常度耳然帝王雖云常度以轉移氣數之責在帝王○天人感應之間作帝王不得已與可推也故引堯湯之水旱而謂天變不足畏者非愚即誣○儒偶得曆占之術而未聞聖道無怪其然也○水由地中行是概說水無不治大句乃指其駛大難治而言他人一概說便似江淮河

漢由地中行矣○用力都在行字水不行則不治四者乃所行之大道也水源于山而歸于海中間無行道則亂而不治禹貢山曰自海曰同而其治法全在行道所謂地中也○水由地中行何題面也從既治水後見山高而水奔隨意要從未治水前想一脈貫通與孟子好辯不得已之意互相發明且更知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先儒非爰諂阿好也○問除湯放桀一案而竟及武周何也曰懼淆源謂以類數至紂而大亂無以復加想見夏桀亦未必有飛廉等與虎豹犀象之害此說亦似大泥孟子約舉古今治亂之槩不是定治亂之

數止于此也只將從來變局各提其大者而言堯舜時天地之變舉禹三代將放伐之變舉周公春秋時道統之變舉孔子則三者而某在其中言武周而湯尹在其中○不可因文有詳略而別其將武周抑湯尹之論亦不可謂商周固一樣而爲欲令孫武周故且置湯尹也○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詩人忠厚之至而其嫉惡也必如是而後快○飛廉所以必驅之海隅而後戮之也○周公相武王節○以周公爲上前揷文武後補周公亦隸驅者所必計及特武王之事而書詞却平列文武此處無安頓不得添出辨難不得須

用側串之法則斡旋無迹○王者政教號令刑賞不行於天下○而有弒逆之亂孔子作春秋其所取義皆王者政教號令刑賞之道○使萬世皆知亂賊之不可爲故爲一治道理本自分明即胡文定謂代天子行王法有何不是安得謂之僭竊○但胡傳中所指褒貶義例當時孔子之取義未必盡然惜無從考辨耳若謂孔子竟無筆削褒貶則仍是魯史之春秋與乘與檮杌何異又何足以見孔子之作而爲一治哉朱子曰○但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所謂直書其事即筆削褒貶也非於直○書之外另有褒貶之說字字有微詞隱義也湛甘泉乃云○若筆之削之焉在其爲魯史之文哉吾則謂若無褒貶筆削焉在其爲竊取之義哉甘泉又云竊取之意存乎經傳以傳實經而斷案見矣乃又云左氏事實而未純其餘皆臆說然則三傳百家既不可憑信又何從觀傳以實經而知聖人取義之指乎要之胡傳義例固多穿鑿未當然其大義炳然或悖○乎聖人者亦鮮矣今以其小者而欲盡廢其大者則其視春秋猶夫王介甫所謂斷爛朝報耳況孟子引孔子知我罪我之言正爲其取義皆天子之事也不然何罪之有甘泉亦自知其說之不通而穿鑿遁詞以爲兩我字指天下後世之人○

謂春秋者在我制我不知孔子當時安得預料天下後世之人如此且孔子曰丘字如何忽然接下天下後世人口氣○此細玩白文而其不通自見亦不足與辨也○近顏有宗傳其說○以羿射先儒武亂不小故不可不辨○天子二字原從作之君師說來指有此位之道而言非凡有其位者之天子也○凡有位之天子不能行其事者多矣權未嘗不在無其道也○春秋天子之事爲其道在焉未嘗假其權也允稱至義之盡耳猶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腐儒不明大義見天子二字便裂於權位反謂孔子欲正人僭竊竟有身爲僭竊以正

人之理其迂戾不道如是豈足與論春秋聖人之義哉○然瑕舉之直道卽三代之行僭亂賊之取義卽天子之事充類至義之盡理自如此非謂假天子之權以行其義也豈儒者倒天子二字便道聖人正天下之僭竊身爲僭竊之事耶是癡人夢中說夢也○聖人作春秋爲天地古今衛道計而其事實與僭逆聖人事行不得已爲者非謂能諒此不得已者爲知我不諒此不得已者爲罪我也知我者亦罪我罪我者亦知我非謂分應此兩種人也只春秋天子之事也一句內知罪兩種道理並到知我罪我合下道理如此聖人只在

春秋上講不管天下後世有此兩種人議論也若爲天下後世人知罪我想則假知我是而罪我非豈知我而病罪我矣不道聖人知罪二字只作一倒看乃見天理人情之極至○諸侯放恣二句乃楊墨所以爲天下之禍起也諸侯不放恣則處士不敢橫議處士橫議皆倫摩諸侯以行其私有橫議而諸侯之放恣益甚矣然後楊墨得傲然立說而無所顧忌其原皆始于無懼無懼非無法也無人也孔孟之懼知天也後世陸王之橫議總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故懼之一字卽千聖之心法所以逆天之本○楊氏爲我其初指但知自利便

是無君墨氏兼愛其初指二本卽是無父正爲他本原處無君無父耳不是其道本善而立說有病流弊爲害也且如佛教毀棄倫常並滅禮法顯無父無君之至然其立說何嘗不勸人爲善勸人忠孝哉以其勸人忠孝爲善之言曰佛固未嘗不道豈不爲其所欺試思齊天下皈其教豈復有君父哉○道近楊釋近墨猶是魏晉以前之釋道晉以後道亦降釋釋則兼楊墨至臨濟出并兼後世之儒矣故其術益巧而難破白沙陽明天分儘高倘爲所欺何況後生○楊墨之禍只言其充塞仁義已足然孟子必究其本而斥之爲無父無君

蓋由其無父無君而充塞仁義非充塞仁義而至於無父無君者也後人於楊墨之道相與信從否則亦爲之調停末減只是疑君父之或可無耳須據此發論使知於孔子之道無中立兩存之勢且令欲爲之回護者無可開口處○歐楊子本論爲當修其本以勝之意豈不甚然孟子却云不息不著蓋使楊墨之說尚存則雖欲修本其道無由也故爲聖人之學者必先闢佛老思返三代之治者必先去仲尼歐楊却倒說了○吾爲此懼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非爲聖人之道懼也閑先聖之道乃所以治此懼者故兩句必須截講混併不

得講關道必須帖仁義說發方切吾爲此懼四字是孟子不
得已好辨根由須承上文來重發見天下大亂大治關係重
大若止與楊墨爭攻守勝負以見吾道之正便不成說話矣
○此先聖之道所指君臣父子之大道明楊墨之無父君即
其劣人精爲者亦不得說然爾擬看聖賢行藏明落尾之智術
也○自孔子以下反常衣任治亂之統與上去佐得位行事
者不同蓋有東遷之亂則孔子懼而作春秋有戰國之亂則
孟子懼而闢楊墨皆所謂不得已故懼吾爲此懼四字與孔
子懼三字相應正見其心出之一此句最重閑先聖之道宜

只應講仁義之不可充塞未應闢楊墨○三聖人不得已
之心之事上文已一一詳列昔者禹一節再總敘一遍正爲
我亦欲正人心句作引子耳若從新另敘爲三聖人非複敘
即增添別話於結上起下之意索然遂失矣○昔者節是總
上起下過遞語從新鋪衍張皇便失語氣只將自己不得已
心事翻斷出古人公案乃合○通篇聊思要在昔者二字得
之○三聖事功已分列上文白昔者禹抑洪水至周公所膺
也總敘作過文專爲我亦欲節若仍呆講前事覩而千里○
從亂賊種類盡頭提出衆心爲隱微處見得聖人用處與正

人清議之功用真如劍光雷火令奸魔無躲閃處○匹夫有
何權空言有何益然卅見亂賊擬他此非匹夫空言之足懼
天地之大義存焉爾春秋以後亂賊之局變則其義亦變賴
朱子起而辨之而大義更明然至今攻詆朱子創立邪說者
不少彼○○皆守瞿朱子者也韓昌以後天下之局大變而
義不明○○人事爲之閑距乎○作春秋之關係前文已具孔
子成春秋何以總序諸聖之功重在距字○故○不好辨而
辯爲不得已不得已爲闢邪闢邪爲我適當其時我當其時
爲三聖之統在是故張提到盡處只有我亦欲三字是眞精

神○固欲領取我亦口氣遂一往作矜張自負語恐孟夫子
必無此粗鹵氣質也述評○自禹抑洪水以下至此是重敘
前文一遍故不忌語放正而但呆講不得述評○楊墨至今
種類未嘗不盡于天下只是頼說于一辯人心畢竟正也○
異端之說古粗而今精其爲吾道之害古遠而今近周衰邪
說必是最粗至楊墨則已精至老莊則又精然其言尚有崖
略至釋氏直指人心則彌近理而不可提則其說尤精矣然
楊墨老釋猶各成一家至陸象山則陽儒陰釋更難識破然
案尚未裂到底至陽明出則變幻權譎晚年定論又包羅混

蛟于朱陸之間矣異之㓨賊始猶持挺而來容易辨識今則巾幗矣始猶自門外入尙可防禦今更入室裏人矣近來多講朱子之學于□□才行已朱必得朱子之眞其憂有甚焉者開學說未聞口稱先已不是又何論其講義語錄哉故今日學人當于立身行已上定箇根脚與師友實下爲己工夫若村之士便不可講有用世之志者便不必講不開講還全得箇我字一講則我便是邪說我便是詖行我便是淫辭更誰息誰距誰放耶此理亦易明不然妄倡妄和毫無當于朱子之學而他日爲朱子之學者未必不反爲所累同志者試審

思吾言而共謀之○人心之必須正楊墨之必當距此是生民天理上事非儒者自爲其教興廢自欲成就事功也故饑者此作用標準只於張意氣便不是聖賢道學者須細辨此意○

語語當別許楊墨之充塞仁義語語當根承閑先聖之道一楊墨力是正人心不義孟子之好辯即所以正人心非謂孔正人心而後可便從吾說也孟子何嘗別有正人心事功當時人心亦何嘗便正而人皆爲孟子用乎只是能言距楊墨便是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都在這裏直至吾輩今日猶得誦以辨異端之非可知吾欲正人心非虛言也○欲正楊墨非言不可着言則必有是非眞僞不可掩飾此楊墨所畏惡也凡後世專主力行以爲不在多言者必是那一邊人窺其意只要不說起便可包羅和會藏垢納汙耳

匡章曰陳仲子章

仲子非不欲充其類也不能耳若充之必若不食不居故曰蚓而後可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三十八終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三十九

大梁　周在延　編次

孟子下　離婁上

離婁之明章

人謂孟子此章是講求法度者。不知其說正與聖賢之說相反。人心雖聖明亦止一人之明。若法度則自從前許多聖人積遺下來。以一人而較多人之智。以未經歷人而較已過來人之智。其勢逈不侔而明也。良知家欲奮其私智而廢從古聖人之道。謂周公制作。堯舜何不先盡爲。而待周公必遇其職方有其事。故但須心明。不須講求。不知周公若不曾講求堯舜之道。雖遇其時。心仍不明。如何制作。故夫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周公之過於制作者。正以其能監前古也。蓋老莊清淨與良知家思講求。俱是畏避而取勢。其所爲皆苟簡滅裂。有欲亂無爲。安能治天下哉。○堯舜之道。業已平治天下。今其所用者。則皆仁政也。設使不以仁政。則亦不能平治天下。法字即指仁政。○徒善節承上文起下兩節意。重在仁政。過。但言先王之法。言遵遵先王之法。便無過。此是第一層意思。過字緊貼愆忘而言。剔然寫出兩種弊病。

無不確切。此是第二層意思。過既有兩種過。則遵法時如何能使不愆。如何能使不忘。亦有兩種杜絕。此又是第三層意思矣。遺評 ○既竭心思節。方說先王之法之善。承由節只決遵法之必無過。上當時說士力破王政。以爲必不可行。如今人謂時勢不同不可復行。是戰國學術。故孟子先破此說。通節至勝字。過字從彼意中看出。須在遵後言。不是遵字前議論也。○近人謂聖人節三段有賓主。紐爲一串。未免少泥。吾則以爲不然。三者有大小。非賓主也。看其中耳目心思。未嘗分別。故慶源謂皆聖人所作。故作一統說也。仁覆天下。亦包聯其用不窮。總是此節只重制爲法度。耳作三平處。其失大小輕重。且神氣不貫。斷紐爲一串。既合計於上下文。文湊拍。正是得法處也。○心思竭處。是仁政起處。故謂之綱要。說得心思之不得不竭。方見得仁政之不得不繼。未有仁政以前。仁政原從心思中出來。既有仁政以後。心思知在仁政中流露。蓋心思已竭。而仁政尚存。猶有仁覆天下之用。此繼字之義也。遺評 ○政便是聖人心思。以有不忍人三字在也。聖人心思之既竭。亦何從見之。只就政之委曲詳盡處。可以使千萬世見其心思。此正是繼字之妙。須向政字推出此意。

矣○至字訓極字不可作到字解若云凡人不至而聖人獨
至聖人旣至則凡人可至皆隔靴爬搔也○一至字便可將
經權常變功過安勉等字一齊掃却須將此等字看出聖人
於人倫無纖毫遺憾處纔見聖人可以爲百世法纔見道二
只仁與不仁至字處方得與而足不混入到字解去○人之
不求入理人都說聖人不可學而亦及其論爲入也則又未
在面講權求正在而謂到通變化又似滿街都是聖人則是
任其意爲方員無有規矩也可乎故天下不方員之物定是
規矩教人倫之人定是聖人從是生道從道生倫總不出孟

子自暴自棄兩病○兩病又只一病惟其自棄耳如朱子說
子從小便道聖人可學是其志識○說至字便映起法字蓋
先有法字意而後下箇至字若不法那見其至○知有至然
後能法不知至便下達無底○至之道日在目前人自不由
也○知有至而後法生亦能法而見其至○人倫二字原是
通說說人倫必從家庭起亦聖賢不易之理到下文只就人
倫中提出君臣說亦初無妨礙蓋必因下說君臣而此何中
亦斷却四倫耶○不可易之謂至不可勉之謂至衆人之至
從爲聖人之至聖人之至亦爲衆人之至○爲臣盡臣道

舜之所以事君方爲臣道之至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
以陳於王前此所謂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也說箇道字便
有多少義理事在試看舜徵庸時五典克從百揆時敘四門
穆穆烈風雷雨弗迷上祭而百神享主事而事治百姓安察
舜時實有遇合任用禹稷諸臣多少平成事理皆所謂盡
臣道也乃所謂當法者也若謂不必論其事而卽論其心則
何必以舜爲言而法之哉或曰照下文仁與不仁似論心亦
是曰註云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
賊民而不仁矣蓋以盡道不盡道分仁不仁不以仁不仁分

法堯舜不法堯舜也故重言心而輕視道便成顚倒謬誤
失孟子本旨人倫日用必皆本此至孟子所以道性善而
稱人皆可爲堯舜未嘗放鬆一活路令人可以假借胡行亂
走也只是後人自畫定不能居仁由義妄謂堯舜不可再只
要得其心心是無形無據底如何去法徒借此說以自便其
私總由一概自棄之心以逞自恣之論學者所當深戒也非
舜事堯之道分它不可假借貶損是舜事堯之道其間正多
舜勝神明兩邊夾來法字之理乃盡而已矣有再無別樣
也亦無所不盡也只這些子也毫釐千里也

愛人不親章

天下歸三字雖受張皇然非書意所重也只在反求中深看一步取正字則人民歸亦只于人親人治人答中考實一層耳引詩不可□□□□□自求二字而帶証天下歸原繳親治答三字也□□□□□歸與配命多福數字局面唐皇便欲鋪揚□□□□□此句見得門面來不知門裏人事者也其身正節□反求內天下歸節作求正內節節要倒縮上去方得立言之意其身正三字當重讀是重難語下半句當急讀是找足語此句字轉與他處不同是歸併上半語○引詩重自求不重永言從永字立意說本鏡雙峰非正義也

人有恒言章

此章原承身正而天下歸說來○三句魚貫而下身字本粘定家說但一氣讀吞則豈是皆以身爲本意隱然言下待三句後另發此義不爲不是微嫌語氣若爲孟子補闕耳○此是孟子得曾子大學眞傳借恒言發明其本領極大其用意深切著明

爲政不難章

孟子但言爲政機勢所及如此與重在巨室不得罪三字中固有本領意却在言外能補出本領固善若欲申己意反將孟子主意抹殺以巨室一國天下一例暫置却不可

天下有道章

從後世功利眼中看來只有小役大弱役強信有道之天不過從腐儒眼中看來只有小德小賢役大德大賢又信無道時亦天也之說不過○大意歸重德賢爲是然所以重德賢者以其仁也師文王者行仁政也若陰謀柔節以圖大仍是師大國仍是無道天下之講究正與下文兩節意反矣○孟子德力皆天之說極精天有理有氣有道之相役天之常理也無道而順強人天之氣運也天心固以理爲主然有道無道是在人爲人失其職天亦無如之何但存氣運之治亂而已看三代以後天下之存亡皆以強弱大小爲斷可見孟子之說精不然則三代以下無天矣若謂強大相役便是天還此語不然朱子所以辨同甫漢唐之論也○是猶弟子句不是訶其不受命正訶其爲弟子不是怪他恥正是怪他師正是怪他失所恥正是要他知所恥○三代前總未嘗有謀取天下之事歸仁去不仁自是定理聖賢去就予奪皆以仁爲斷非謂勢不得已而從之也若將背聯侍文王焉道當徵其

是關於理人之經反以今謂言此凡爲史學之大患也○此
章原爲當時諸侯恥見役而不能自爲强弱言故無敵二字
須照侯國講不指民下歸往也國君天下之辨正爲此耳

不仁者可與言哉章

滄浪之水兩節只引得自取二字章義都在上下

桀紂之失天下章

聚欲勿施惡即仁也須說得醇細不入雜霸作用○玩爾也
二字有惟其如此但要如此必須如此之意○衆欲勿施惡
是上感下民之歸仁是下應上說應正所以滿足感下之理

自暴者章

仁與義有分用有合體有大小有先後有虛實須約見全體
不可有能統之謨○仁與義同生并有非仁窮而義出亦非
明義以制仁也故要合仁字發明須見得理一分殊之旨

道在邇而章

此有主天下人說者有主爲天下人說者當如何曰讀白文
自見因求遠求難明對當時邪說功利諸家令知根本言道
言非依特地指醒而目前現成道理與他看耳全旨自當求
在教擇術看言不是家喻戶曉也但末句却就天下人身上
看正見道理只得如此若臥立教擇術更無事外求耳若末句
責重爲天下人身上要到得人人親親長長又多轉折反失
却指點邇易語氣矣○求遠求難孟子明有所指非文法泛
言也求遠求難二句是喚醒他岐途親長句是指示他實地
指示正所以喚醒也○人人便是天下親其親長其長便是
平只就上面分出箇景象名目來絕非兩層方見得最邇最
易而字是逆指語非轉關語亦非指一步語也○此只在道
理上說不在功效上說若說功效則須人人親親長長豈是
容易有一人不親親長長不可爲平堯舜猶病是反成遠難

矣蓋邇易二字專就求遠求難者言堯舜之道人皆可爲孫
可求差了自走遠難耳不是說親親長長毫不費工夫也親
親長長而天下平是就現成本然之理示人擇術不事他求
耳若要到人人親親長長又須有使之道理在但此章只重
指點知所求處故不重此義然大旨責在主教倡始之人則
補此義更爲圓滿○玩全節語氣於天下平下應有然則何
不求邇易而求諸遠難哉之意然白文却只此縮住令人自
悟千載猶若見其當前指點是孟子文章之妙行文補足此
語義亦無傷然失其語妙矣○陳臥子云儒者之攻異端擴

莫以其精者與之爭勝而已若其精者或有非吾儒之所及而其粗者亦卒無以易吾儒也佛老之興皆始於士大夫好言性命之學耳此即孟氏近遁之說乎昌黎原道諸篇子雖指爲梟其說而不知其味此確論也然聖賢之道使人人能辨其說而爲其行足矣又何用知其味乎觀陳卧子此語可知一時士大夫其惑溺於佛老者甚深錮而聖人之道不明久矣方以精者遜佛老而自處於粗謂彼之精非吾儒所及但不可以平天下吾之粗僅可以處家國天下而不足與爭性命之學其迷謬如此則將已屈膝乞命於其庭矣而又曰

吾儒也倒當與之强辨則辨其不可以平天下而已上自天子下至公卿士庶無不以人道爲不得已之俗緣而别有一明心性離生死轉禍福之妙道視爲極至惜爲俗緣所累不得而也嗚呼其亦勿思甚矣聖人之道其所以能平天下者皆其窮理盡性至命之至精也異端之所以不可以平天下者正其不精於性命之學也秀才未嘗明聖人之道其胸中所見既出異端之下而又甘儒以闢也適助之從而已如卧子者謂之秀才則可謂之儒因未可也秀才者異端之下嗣也

居下位章

徐闇公曰前叙後斷此定體也然若作此體則全篇失勢矣以是知全章之文須駕馭有法操縱在乎与可下筆彭燕又曰直提首節并在後一節中論之以啟上段不實下段不虛

按此原不是前叙後斷體孟子述爲己論未嘗稱引孔子而後亦之也誠之叹爲思誠固非異義亦非叙非斷此與曾子引于下思不出其位相似不是稱說抖衆也通章實際在明善誠身畢竟抛於不得至誠根明善誠身來有多少工夫火候全體大用學問不是一真心便了也若但作真心兩字

看則議論見解皆極粗矣心感人雖尋常忠厚人亦有之非至誠之動也從事勢揆摧有此節欠剝誠身則順親信友獲上亦無節次要之誠身原不爲順信獲而後誠之也聖賢從人情物理指點出歸根用力處須如此分明耳只是一箇道理離人身看着人身看有此各條耳以人人不能完得此理在人身上難見故另提出説及至人完得此理時原不曾另有一件離聖人亦未嘗有毫末之加也離人身看只有理着人身看只有心然心不即是理故必能思而後理得思是人誠仍是天原無二道也從思誠至至誠是以人合天工

夫從至誠觀感物是以人合天功用惟同此天故思誠者無不至能同此天故至誠便能動說人處都是說天不可懸空放出第一句○孟子只換得一思字將中庸博學之節已盡括在內益明所以思誠之本也于思字中補出明善工夫正得誠元○人但知思誠即天道之誠謂上句合此句不知得天道者亦必思誠却是此句合上句可知兩句分不得處○中庸天人後面分說開去其合處互見故中庸至誠專就天道邊多此處不分天人即接至誠二字是即思誠以極其誠由人以合天如中庸致曲節之至誠也中庸至字不說功夫

此至字兼功夫說前半天人合出極得此意至字深一步則動字透一層動字抱首節講得切實則至字更切實至誠自然動物非欲動物而思誠也說到要人爲我用更不是

伯夷辟紂章

有仁天下之心有治天下之學有超越天下之才識有歷練天下之精神方承當得天下之大老老字○英才與老成皆不能及此之謂大老○天下之父從天下之大老來大老二德之盛民望所歸故如父之統子而大老之歸又從文德至皆天理無私自然感化上事非後世挾資回天杖衆從王之比

求也爲季氏宰章

天將開治必以殺戮靖亂殺戮必假手于殘暴之人○凡征將謀士皆天所用亦皆天所必誅故往往開國功臣不能善終者人宜痛過人于前忘不能保全其則其道有足自取者亦天理之所必然也惜此輩不知書不能講習此文耳若諸葛武侯郭汾陽曹武惠郦善鎮其知免矣爲將者何可不讀書○

恭者不侮人章

若窮聲音笑貌而以不可爲恭儉足之便與上句語氣複疊○

而聲音笑貌四字亦突無來歷從恭儉轉出假爲從假爲發揮豈可語氣自斷斷生動

男女授受不親章

所以不援即是以道惟其以道故人見謂不援耳以道不援○作兩層說便隔

事孰爲大章

只緣事親守身便包括得許多事守在內所以爲大大字○以道理言下節纔講到以事親爲事之本以守身爲守之本方是以其功用推言而此也兩節道理只是一可以限須極分

明讀者亦宜細心體認不可躐等混去孰不爲事一節
說者謂只申明上文大字意似矣而未盡其辭大字只講包
括本字雜揣究其實正是所以大處若仍在事親守身上鋪
張既複而無味亦失其義矣今在事親守身推究到凡爲事
凡爲守者無不貫無不盡中間本末精密周通方得本字之
義本對末而言由本至末中間有條理就曾晳一問便
寫出他春風沂水胸襟就曾子一答便寫出他誠身守約一
本孝經體段卽語言之下得見其人方妙不見得狂士之
志則曾子之必曰有亦止在口體上事惟爲得曾晳志出而

後曾子之所養乃見而曾子此二答之志亦見寫曾晳問處
便有曾子在內寫曾子答處仍有曾晳在內兩人性情氣象
適乎不同而此際相關一意却正是志字體會得神養志
養口體下文批斷甚明養口體亦庸俗之孝事原不曾說壞
曾元若役於上面周旋曾元一番並謂曰無有亦是誠信此
却太過與需殺性滅親而目逆度爲孝俗宜絕養奪情而
曰斷揚爲孝人類幾何而不變也今人祗以貧無以養爲
辭反曰曾元猶道昔是父母前日養並當養子孫也異哉可
者僅可之詞孝到十分只盡已分內事纔少一分便是不盡

分耳細心體貼捉之意可也兩字極下得穩

　　人不足與適章

君心之非尚可以適間者也格君心之非亦以治人攻者也
處處不脫上文帶下是上文中要事格字有本有用德盛
而自化本也印微而潛移用也人多說得一邊耳

　　有不虞之譽章

說到此等處于人情物理之變無微不矚可知聖賢煞會體
究求只是照管自己機在自化不若庸人以機生機耳若謂
聖賢不知世間有機事是以愚視聖賢也詐中修己觀人

補出言外大意見孟子此章用處非徒作一番不平慨歎也

　　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章

孟子欲學者不自足而求進然後可以爲聖賢盡人道若好
爲人師則志氣浮躁而滿假從此不復可以成人故曰人之
患爲人之自爲計非指數人師之弊也凡人師之患虛玄
高異之患深而學究訓詁之患淺人師講學亦以陽儒陰釋
非戕禮法而猖狂無忌之患大而拘拘末節修飾儀容而中
無實得之患小先王之教必以禮儀規範謂禮儀規範必本
忠信實德則可不可謂大體在規範而專求忠信實德也況

其所求并非忠信質德乎試看程朱之後雖數傳失其指然
其淵源授受猶至宋景濂方希直雖不能大有所爲而卓然
尚有可觀靖難殺戮後此學方絕耳若蔡子節一傳而門人
罵坐打人傅子淵以失心死矣王伯安一再傳而門人狂悖
無行顏鈞何心隱等獄深致死以不覊擯斥李贄以左道伏
誅矣此其爲天下後世之大患不昭然可鑒耶

宋止子從于子放章

先生何爲出此言一句是摸頭不着語是自信不差語層次
設詞從轉折學者解句句認罪句句無可罪何爲二字神理

如是○一樣昔者兩字與正子數來極近孟子數來極久○
人謂從蚤發也西字難當吾謂只子之從于子教來一句已
難當矣

仁之實章

實字是根本義不是該盡義○朱子謂此實字是華實之實
蓋五者之用最廣惟此爲之實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
有以發見極其盛即有子本立道生之意也○實字只作本
字解非與仁義作對待說若以名字文字等辭別便似仁義
假而事親從兄與其言道不淺○天下道理無不根原於孝
弟此五段所同也然其實只有上二段下三段又因上二段
生出故曰知斯二者云云下三段正所以完全上二段者也
粗心人只看只似仁義智禮樂盡於事親從兄與大顯預矣
○仁與事親義與從兄兩邊看得稍粗大小遠近判然膠柱
不上皆由中間不見關捩處故註中補出愛敬二字蓋仁義
是性事親從兄是事若不明愛敬實地關捩處分疏終成
兩件惟揭出用字觀其融洽方講得洞然無疑也只要體貼
其意精細耳○細玩大註內必字然後字似尊重知一邊何
也蓋論道理只一仁義便了但恐爲仁義者自以爲仁義矣

而於事親從兄之際實有未合理未盡善處此非智禮樂不
能究之極其精而其緊要尤在於智此即大學以致知格物
爲先而孟子論孔子集大成金聲尤重於玉振者也後儒不
能闡明斯旨乃合四德五行或以智爲貞下起元或以知爲
弗去爲五行皆一而水獨二以此釋經嘗猶含糊而趨卻
曲徒鄰蔦自困耳　遠評　○人但做得智二者是也禮二者是
也而已不知須要字字的實蓋知勿去與節文乃是智禮而
知斯二者與節文二者乃智禮之實也若人言則天下無所
謂仁義智禮樂只有事親從兄而已仁義智禮樂皆假造虛

舊君是章義若泛作明其共勵腐語兩是不切近則滿紙新朝故事如長樂老歐陽開卷讀所自述更事各朝官階數爵以爲榮此之方、殺顧乎以此爲做章有所謂自取敗闕也有禮字者得遇之道其備文爲至如此所以得爲之服義若說做現例故事即成虛套若說推恐人下人議其薄即成嫉而若說所以勸誘招致即成權術如何能感人爲服哉說有禮都要在情意真至處婉轉動人正是禮字有得好他家總說着禮便多擺設在外面有箇人以後讀者人眼孔只得如此

非禮之禮章

禮便是事之禮義便是時之宜禮義之原雖在吾心然無其事非其時禮義亦無從見一有事一當時便有箇禮義在來所不得若說以禮從事以義狗時卻早是兩件也有是迹即有是心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在其人之爲之者亦自其心認以爲禮義而誤故曰察理不精非拘迹者乃爲非禮非義而合之心者乃爲真禮義也只知家有得天下一切有爲之迹若是外假惟有心之知覺爲良知爲天理是即名禮義不知聖賢之禮義正在事與時上看事得其理時中其宜吾心之禮義乃完若於事與時察之不精識心妄新其行自是正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此處正須辨析道箇禮便其變化之理道循義便其神明之用弗爲見大人察理之精又與大賢以下不同所謂可與權者也不爲非禮義之禮義正見大人之極精也平常中自有至精之禮義奇異脫略中亦多非禮義之禮義豈必不事小節驚駭非常而後爲大人之禮義哉在外面行非在裏面亦有非大處有非小處亦有非惟窮理卻至乃爲大人耳此只到得吾人禮豈爲我服設除下何足與論大也

人有不爲也章

孟子此言真勘得人心術學問盡天下妄作苟取之徒動興豪傑自命曰成大事者不顧小節此爲作用權變誑罔作用權變之大古今有如伊尹者乎然孟子推其本領止云非義道一介不取與得百里之地皆能朝諸侯有天下非作用權變盡與于然推其同處止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皆所不爲由是觀之聖賢門下豈有權所不爲之豪傑哉惟稱與良知家自謂門風廣大無所不可故此一流下稍無不收拾其中反謂程朱嚴薄留人不住逐行驅彼而仇此但觀今日誑譽

聖人且明之意不徒膠前一層○正解在遠邇分處不在遠
邇融處○三王四事原不必是周公曾事總見其心如此活
看爲妙○思字中有經權妙用○其有不合句直貫下四句○
○三王從文武溯其禹湯不可併講兩思字境界不同不可
混講不合從思兼處看出三王時勢互異方見精細非理有
不合也須用另頓不可平講纔見極形其思之勤待旦極形
其行之急須用聳動惕厲大意不可呆講○此心同此理同○
二語人多誤混人心最是不同事理亦甚不同所謂心同者○
只同其聳動惕厲處而謂理同者只同此理之當然之則聖

人正於不同處推求得盡執兩用中惟精惟一故其同爲難
同孟子說周公所以能兼施正妙在其有不合一句此正古
古聖人相傳本天之學也異流本心起教便將此不同之治
認爲只知天理行以爲憑此擬設無非聖人作用更不須觀
究事物之理儼然橫衝直撞可以宇宙由我不知只此一差
守其無忌憚之心已與聖人絕遠心既不同矣何從而得理
之同乎

王者之迹章

須從前章起論蓋王者之迹原從上文說下也○收敎號令

是爲王迹○王者之迹熄不是說詩因迹熄而詩亡詩亡後
王者之是非行其是非得失無復著於天下傳於後世故孔
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所以存王迹之熄
非以續詩也如專爲詩教亡而作則孔子自有刪詩之功
與春秋無涉但講經義相比附代起失其旨矣若謂詩教則
至今不亡當時亦得亡故註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正以
見王迹之熄也故當重迹熄說不重詩亡○王迹熄後詩尚
多見於經者不可謂詩竟亡也第雅亡而王國之詩降爲風
耳其降也亦非刪詩者能降之蓋王政不行則朝廷無制作
公卿無獻納猶有民俗歌謠猶存不得不繫之風也○詩亡

只是王迹熄之徵不重詩也若謂詩與春秋義例並重則孔
子未嘗不刪詩詩何嘗亡蓋王風降而雅亡政教號令更無
行者此春秋所以存王迹非繼詩也故凡衡較詩與春秋者
皆失　詩亡只作迹熄之驗爲是○春秋繼王迹不是繼
詩○詩亡只是天子下夷於諸侯而雅降爲風所以降爲風
天子無政教號令行於天下不過王國一國之詩故只可列
風而不可入雅也若謂詩篇亡則東遷後之詩仍有若謂詩
教亡則孔子自有刪詩之功春秋不可以存詩教也即雅亡

爲風亦道理自然不可易不然聖人刪正詩教何難升風而
爲雅蓋升降之故在政教號令不在詩也不將詩與春秋篇
篇方見高處詩亡只是迹熄之徵王教不復行于天下故
春秋之義不得不取詩與春秋本無關連也强爲牽合徒見
支離正以開說爲高近世儒臣解經援春秋詩易分配湊合
以爲巧亦好奇之過于義實無所取見註中雅亡二字便
道詩以雅爲尊可謂粗矣雅亡者下降爲風也王降爲風而
雅亡因政教號令不行于天下也春秋存王者政教號令之
道所謂其義竊取也於詩何與彼若謂繼詩經則全詩當存

豈獨雅耶詩亡何繫乎王迹熄春秋作何繫乎詩亡人輩
强爲之說實未信其必然也古人說經各有所發明然其
發明都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中來故門戶不同而指歸畫
一學以[illegible]求于正耳今人未望見古人牆壁便
[illegible]論[illegible]必[illegible]先儒是其穿鑿傅會之處說是既正之後
又生亦亂此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也學術之壞總由不信先
儒與知力行耳何嘗有遵先儒之經說而得過者乎故余每
見今人著書說經便心知其非詩教之所以關王迹正與
春秋義同褒[illegible]而賞罰存貞淫並列而勸懲見其義[illegible]

也邶鄘乃以詩爲有[illegible]而無淫則春秋亦當著忠孝而屢見
臣賊子矣正須洞悉源流春秋因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
然中如朝聘郊禘蒐狩卒葬包舉許多典章制度在故註云
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義始完備自蘇明允著春秋
論只說得是非賞罰令人往往概却半邊兼深不滿乃合
謂春秋逐字襃貶如先儒之說倘不無穿鑿傅會之失然後
儒一乘而空之謂丙史文無損益是又因噎廢食也聖人筆
削必無絲毫之不當其衡但事迹義理自難以後世律例爲
斷耳此章是一篇春秋緣起大意儘更了然聖人心事明

白顯易本如是後來學春秋者無慮數十百家皆穿鑿傅會
只向一字半字尋活計說得聖人朝三暮四神頭鬼腦不成
箇分段以胡文定之嚴正猶且不免朱子謂只恐地中失了
家奴出來說失了當時意不如是爾解春秋依胡氏講義
服子靜不無難通之處然其大指正大說自不朽後人指摘
一二瑣節目便欲盡廢其說謂孔子止用魯史舊文據事
直書毫無所更改然則春秋只一魯史之功耳即乘與檮杌
亦何嘗不據事直書而是非自見者豈亦得比于春秋乎春
孟子此二節其理照然乃爲攻胡氏而併疑及孔子更可笑

取善取友之得報以証邪亦有罪之義质斯所處之是非固
不論也○但輪去全只就取友上說不及旁義爲高程子曰
學不講文義全背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
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意人却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
何也

天下之言性章

此章言智只論性也開口便道天下之言性未嘗言天下之
性也蓋便是天下之言性便是所惡於智者○不是說有故
之有利只凡爲故者必利但言性者必當指其利處言之耳

凡人爲惡必諱爲善必潛爲惡必曲爲善必直作見孺子入
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忽然而感率然而應固非意之能使
爲不利亦非意之能使爲利也荀子言性惡只坐不知利固
不已有故耳○孟子言性只言情言端正是故與利處○與
告子言性都從無處說告儒都從有處說故孟子言性只就情
字做推上去○此章謂爲智而發以開口便說天下之言性
也言性而不知言故不知故之本利即是不曾知性而穿鑿
以求勝耳○大意爲智言□□□溪慈湖江門姚江甚不
識性字總坐此病耳○或疑此章主言性不專爲智而發者

知從來言性者就不因用智穿鑿錯如孟子言四端便是憑
言乍見人井便是利乃所以爲大智也然則程子專爲智發
之言正對告子及荀楊韓蘇諸言性者而說耳奈何看成兩
件了○既知言性爲主便不是性爲主矣智字正從言字生
來但何以不利而不○惟聖盡物之性而因物付物故能行
所無事若先設一無事之心即是黃老之學矣○論來爲性
之害者只是私意而已然私意猶未敢波猶必得小智爲之
穿鑿其間而後狂蕩不可復制如爲水之害者不過下流淤
塞然猶不至於懷襄山陵也必自好作聰明之人爲之堤障

穿鑿而後汨陳之禍乃至不可勝言凡後世解經論學處未
一技一藝之事無不被小智壞却故孟子此章專爲智而發
大智行所無事又不可說得虛無高玄只是因物付物順其
自然之勢而已

公行子章

衆人意中只有右師無孟子右師意中有孟子無衆人○孟子
意中并無右師衆人聚在一堂之中而其不同意態亦別○言
與右師兩句總形容當時名大人無不趨勢貢媚只留出一
孟子作家只此筆便此寫得兩員人有守名字都無插畫矣

孟子下　萬章上

舜往于田章

夫公明高一句有三層意。孝子之心一層。公明高代孝子之心設想一層。孟子代公明高設想又一層。兩層在題內。一層在題外。而初易寫一層難描。因孟子口中說不得代公明高申述也。殊不知白文內自有代述口氣。若注定以字孳寫止得兩層意須層層寫出。只要看得夫字語氣好。○慕少艾慕妻子慕君各自有變相。然一言斷之總不慕父母耳。人當慕此三者時幾不知其有父母矣。○不言得于君則熱中。○而獨不得于君則熱中。寫盡窮秀才巧仕官躁妄之念。此時不知置父母于何所。○實敘如何終身慕。須作大孝年譜。始得。只將慕少艾慕妻子慕君人看他數四變遷。而大孝如故。此直以若人作譜為大孝年譜也。○少艾妻子仕君大孝亦有之。不是撇當一切專去慕父母也。語語正要從少艾妻子仕君中渤出世情親切。○終身慕語中有多少閱歷多少鍛煉。○多少引誘而慕如故。所以難也。不曰終身大孝而曰終身慕。○此義橫絕今古。○慕字有限。此人所同也。慕字無窮。此大孝

所獨也。○終身慕之即少時之慕。譬如樹之萌芽甲折而干霄蔽日之勢已具。及至干霄蔽日。仍是萌芽甲折者而已。

詩云娶妻章

方論舜之不告。忽轉到堯之何以不告。此正是古人論事精細。四面八方眼光皆到處。作者亦須四面八方說來。確見得堯之必當不告。始得。若只為帝堯辨。自何異對痴說夢耶。○萬章只疑舜之不告耳。闢孟子之說以為舜果不當告。堯則何以亦不告。是其意中仍疑舜在。從舜之不告折出帝之不告來。方口吻如生。聖人所為止是情理之極乎。然所謂倫

理者皆本乎天。非庸俗之所謂情理也。故以稀奇詫異看聖人者固不是。即以後世人欲心腸看聖人。謂聖人不過如此。尤不是。舜之出是聖人行權。正是守經。○鬱陶思君爾一句。是卒見舜語。是沒意思語。是急中擬出語。是若自解說非自解說語。總之語外要有忸怩二字在。方妙。○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萬章胸中不曾有此識見。有此道理。有此至性。左思右量。只有一偽字耳。然則語氣只得如此。今人見人稱學好。做得一件好事。自忖必無此心。便指他人為偽。此即荀卿性惡之說。其壞人心術不淺。不道以偽道學加人。人人誠未必考亭

也○已不先生定與伲肯乎聞其言可以辨其類矣○于子產口中要見得校人爲之適與于校人口中要見得于產信之極易翻覆看來只是可欺以方一句耳○象至僞也舜至仁也要將象與舜對勘如云象感于舜而舜反不感于象象觸于舜而舜反不觸于象方見舜之必無僞理

象日以殺舜爲事章

黃陶菴云趙岐注孟子不言殛字爲何鄭玄注周禮則云殛以馭其罪廢猶放也舜殛鯀于羽山是也陸德明釋云殛誅也曲禮音路馬有誅以言語責之非有刑罪也今以尙書

鯀於羽山証之則鄭陸之說良是但鯀死於眞所故洪範疏鯀則殛死春秋傳云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也殛當爲殺○何屑治僕按蔡傳殛則拘囚困苦之亦未嘗謂殺然蔡範云鯀則殛死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其非輕罪可知蓋共驩三苗害在一官禍及一方鯀之禍害及天下故共驩三苗曰流曰放曰竄而鯀曰殛則鯀罪重於共驩三苗非輕也○故謂殛非殺則可謂鯀罪輕而曲爲之出脫則不可其所謂必欲曲爲出脫者以爲故也不知鯀殛禹與皆天理之所當然非若後世刑賞德怨之私又倩禹而爲之曲說乎通見論者以爲鯀若伏誅則禹與舜讐忘不肯臣舜而服事此說至悖周官曰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乎人殺之而義且不可讐況聖人而作君乎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以舜誅鯀有不受者乎舜之殛鯀天道也天可讐乎臣君誅臣臣之子必讐君則爲天下君者亦不勝讐矣父子之仁君臣之義並行於天地之間皆天也致皆仁也如有父而不知有君是知仁而不知義則非生所爲仁者私心也非仁也告子外義以生爲性釋氏本心以理爲僞皆不知天而無忌憚此等議數原出于此可以爲仁孝之至而不知其爲大

逆不道之論也○後世治河止爲國計然且潰決無功必爲法況鯀害及天下乎果誅其首領○亦必天理允當何碍于舉子之幹蠱爲孝哉○四罪而天下咸服只要說舜之有罪必罪刑必當罪以做封象之疑耳若徒作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失之遠矣○親之欲貴愛之欲富自是合下如此固未嘗有斟酌計較也封之有庳方是斟酌計較出曲全之法此舜之所以處象然亦必遂其所欲而始已耳今人解此者着手便先是斟酌計較一片私心此即是後世病支去通之意仁在個如是乎○看不得二字固如象自不干責之說爲迂然兼

孝子動天地感鬼神等語日星瀾淪總極若咸丘蒙之說是所謂蚍蜉撼大樹祇笑不自量耳[illegible]不是當一爽也○至孝須從無準則處看出無準則乃所以為準則也句句要放得活到底有未盡慊之意乃任一作鋪排者威福玉食等語便如未央上壽所得與仲孰多云云非是心也即有可以南面朝父之理矣幾微之間於是乎辨○是不是論事勢不是論分誼并不是論道理乃推原孝子之心思當如是耳故造語益奇險入理益精切不然則其言[illegible]何有孝子終日妄想者耶○孝子之至四句只虛論情理下兩句纔照舜事故此何尊字境位尚傳自天子以下至大夫士更推之為聖賢豪傑之父皆尊親也尊至為天子父尊止矣而舜幸得之在舜當時亦不與及此然不此論亦只如固有緣孝子之分有定而心無窮天下有一步尊處孝子之欲尊之心必不留餘第不是定以為天子父為孝之至也兼士庶帝下論方是為天子父亦從道德功業來有[illegible]尊親為天子父此豈人所得而妄覬者哉[illegible]人心上方是○咸丘蒙只疑孝子可以臣父舜[illegible]不是孝子故孟子只以孝子所以為孝之常理推之則臣父可不辨明矣○只將尊親

養親之至為得十分滿足臣父之妄不辨自明○按註以為則當字四句是側落不是平分○為孝子而至尊親天下養乃為至耳非尊親天下養即為至孝也漢高心着宋令言乃尊太公故是分竟餘剩耳豈得為至孝哉○舜之尊養原以孝得非以尊養為孝○從臣父立辨人皆知之正難其辨之正句照顧出何謂病若但以尊養之極為孝則叛臣亂賊皆可取其志乎惟舜之尊親皆從大孝得來其至德協帝處便是尊養之至處及其尊養亦不過止於尊養不以亂天下之常經大義方見聖孝之仁至義盡○引詩只謂為天下法則耳非引武王也○則字即人倫之至至字孝中父孝中孝不孝層級正不同必至此方盡盡處纔是則若是還上面還有一層便不可以為則引詩只明此意以見孝到極盡處斷無臣父之理不是扯武王來陪論亦不是借武詩頌舜也○引詩二句照上孝子之至四句作結也是籠統說不單指舜之尊養亦不是教後人以舜為尊親備養總是孝思所致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即所謂孝子之至其為尊養自能極盡可以為天下法則舜[illegible]所謂能長言孝思而足法者也[illegible]其臣父之[illegible]尊養乃孝思中事非以尊養盡孝思也

下事非甲爲即乙爲豈伊尹見不及此拈定道字方是所謂
者大若但銘碣際會說盡君民吾身對儀這只寫得如今秀
才胸中耳博一舉人進士便了那个生靠將文一塲辛苦何
嘗不道致君澤民耶○天之生斯民節盡是伊尹胸中語細
是知箇甚覺是覺箇甚先覺覺後覺如何去覺他略不說影
將手拈此往往亦以含糊影響了之直是不著痛痒非向要
銘正案諸書沉潛反覆不能洞筋擢髓○人亦知辜爲伊尹
自任神情然一往作豪邁語便是呂伯恭陳同父習氣與伊
尹猶隔幾重山也伊之自任必歸原于天便其所爲知覺者

俱從性命中來自然有欽若克綏之意故其儆戒擔荷都是
以敬謹小心出之此正其本領與人不同處 蓮評 ○首句既
字中便有予在等民也只覺處分先後耳方見予天民三字
神理緊接○誰字須跌起方見聖賢赤心不是妄自尊大蓋
予舍我其誰亦是筳語痛切語○聖人一片赤心本天直下
不狥己私亦并不狥天下即有罪不敢赦罪在朕躬之意蓋
時君臣一德是何擔任是何敬畏此三句正見顧諟明命之
旨著 點矜情浩氣便是後世英雄自負大言與聖人分上
無涉不涉聖人分上便純是私意其自負大言正是𨁟索擔

備矣○做思字人亦能之但只做得伊尹濟世澤民急任功
名一邊看來與畎畝樂道意思打成兩截人則伊尹竟成熱
終參差著黄反覆一流須是從樂道中看出思之源流見得
夏敎民正是畎畝樂道中事與堯之憂民舜之不與禹稷之
饑溺孔子之疏水顏子之簞瓢孟子之好辯聖人揆同趣一
處卓然有會乃得○從樂道中看出思來根本乃見己字從
吾身親見來○此際之憂便是向來之樂因時遇而分露甚
庭未嘗分也思字正向源頭討消息方見親切讀朱子感春
賦云樂吾之樂分誠不可以終極憂子之憂兮孰知吾心之

永傷歎聖人心坎中憂樂同原直自具一箇天地後世學者
胸窩只有一副私心以得喪爲憂樂如何見得這箇道理○
拈殺伊尹說如早晚做箇話頭直說得口中念念有箇思字
越做越呆矣思字却是孟子從他前之樂道後之伐夏體貼
出來○思天下之民至納之溝中二十五字只襯筭一箇思
字之蘊且憑耳但思字却有箇根源若止向天下事功上着
想止寫得後世豪傑志量到不得聖人心上○袁皇天下之
民堯舜之澤以爲是下然只想到天下之重與下節正天下
耳惟握定己字方與下文自任下節枉己潔身命脉相關○

自任自字鄭重而射下節己字身字○看如此二字何等鄭
重方是闢割烹正旨○上文原其心下文述其事中間忽然
夾入贊頌一句正對定割烹作洗刷○自任何最易說入秦
士急功名英雄試經綸的看一分意氣便不涉聖人心事天下
之重正爲堯舜之道含我堯舜之澤亦在我更無可諉處耳
將堯舜與尹械出自任之重自然洗着○如此二字愼重之
詞非夸大之詞重字乃不敢苟且意非不肯狹小意方是闢
割烹本旨蓋此句原兼處畝畝與就湯說就湯固爲任重而
斷弗視與萬駟却聘亦非爲任而也正己乃所以正天下○天

下是己分內事天下不正于正己尚虧欠○緊對辱己以正
天下講方是不割烹之自任○人苟見道分明自不放當時
後世非笑看眼俾貴賤如此纔是眞自任○自任句原兼樂
道就湯前後看出○自字與下己字對天下之重與下正天
下對但有正己以正天下無正天下以爲己之理故任天下
之重全在一自字○天下之重只在道上看自任只在天上
看如此方見就湯伐夏却是正己潔身內事若注眼但見幾
湯伐夏一節任重不發說向外去反爲割烹左證矣故自任
須對下節講○伐夏救民正起堯舜之澤方是伊尹之思○

就湯伐夏都在思中○[illegible]有何來本[illegible]有之
事自伊尹敢犯于御爲之○只[illegible]伊尹[illegible]中有箇堯舜之道在
堯舜之道中有箇天在道得的伊尹不敢不犯手做後世拖
不哭孩兒者固不能學敢於[illegible]辟無忌憚至以作用爲即三
代者又伊尹之罪人也要寫得任聖氣象出○堯舜之澤指
除亂與治兼養[illegible]事說卽提覺字便容易趕入禪去○既
云堯舜之道使不可謂之要矣而云要者此是孟子善辨亦
識問人口氣如此○聖賢於出處去就辭受取予上不肯苟
且通融一分不是他不識權變只爲經天緯地事業都在這

些子上做毫釐差不得耳自作用之學與竟分體用爲兩截
更搞而事合[illegible]割烹判以作用爲本體引得一班苟且無忌
憚之[illegible]以英雄自命成大業者不顧小節者
[illegible]自己身心如何離其中亦[illegible]俗高卑之
[illegible]小人且道自古來作用之奇孔夫有過
于伊尹者乎有[illegible]他本領原只得非義非道謂天下弗
顧千駟弗視一介不取一介不與若不是後來[illegible]事功也
定說他有體無用矣○

或謂孔子于衞章

止謂孔子與衛靈膠粘不着不意中生彌子一段節緣因數
世間奔競之徒乞憐納賄輸情獻媚以買權營進鑽騎人
而恬不知恥使得一彌子之奸門路必不知如何榮謝矣○
聖人不言命間或言之特爲下等人說法使易開明耳于此
中略存懸望計較之意便非令人不信命固不可若一向委
之于命而不修人事尤極壞事須知命字上又有一層人雖
見不得上一層故亦信不煞下一層耳○進以禮二句原從
上有命二字抽補出聖人栖栖須知聖人不是一切委之數
命其知命也正以禮義耳若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而栖栖奔

老於行此豈委心任運者耶故此三句指平生大段說不惟
楚衛一事禮義亦不專在進退上用○門戶膺階至今爲烈
凡古人所以謂去朝廷朋黨難也然使爲人君者能識觀近
臣遠臣主可從此所出伸盤耳只要辨得一二閣部大臣據
其所細卜其所外傍矣復何難耶方知歐公朋黨論猶未
得其要領

或曰百里奚章

此已是孟子放下一格議論謂雖功名之士然使之辱身屈
行○必有所不爲耳看來戰國之時士習汙下每好爲鄙俚不
之如太公歎力伊尹負鼎俱出於荒唐無稽而不以爲怪然
其人則猶知其爲賤辱也特欲引賢者以爲之重耳若至後
日功名之路半屬此途五羊食牛之說又方且謫謫自矜矣連讀
○孟子開口第一句只處人也二字低得多少辨難○傳家
第一句云某者某人也然彼是上若人箭背此是流寓人來
歷下文多少事故盡要于此六字中見之方好莫粗淺看○
百里奚雖章推上文已見然下文皆通便須迴避晉人假道
三句中獨犯不得若泛論處皆關其關極有奇論縱橫三傳
只成閒話巧借勾留出來作百里奚頭敵對面過遞下邊

不諫不可諫柄泰斯君之賢節節映透方有思致○要說得
百里之忠君與宮之奇同而見幾明決又高一着若但做避
難自全隱默圖利是奸也非智也智字識得不錯纔斷得此
一重公案○知虞公之不可諫全節只智賢兩義耳智見其
知所不爲賢見其品行必不爲忽幻作六段反覆藏頭隱尾
孟子文字已極其爲精妙作者隨了敷衍亦覺可誦然止驟
水放船耳作家之訣又當知逆水行舟不諦故處此亦無他
只在詳處略處附句首句之間倒換得法無一率筆而已○
孟子文法已極錯綜變幻之妙若描摹硬套定弄成死蛇矣○

直提知賢兩字破空立論別出機杼淋漓反覆自成一則議論於題中意思無一不飛動不放孟子文法在頭項方能出跳然不是細心看得孟子文法熟的想胡亂做作〇出脫百里奚只在知虞公之不可諫一句下面但反覆申明此句耳文須只頓跌得此句透〇好事談奚正為當時苟且干進之地耳辯其言必日以名教節義為柱樁以興亡去就為浮雲故孟子直來其人奈之故辨之今好事者更無指摘處〇數章為聖賢辨誣皆歷叙其生平行事以證其妄大略相同而此節夾叙事夾議論更極變化跌宕所為孟子文章本自佳

作者若不自出機杼便不覺為其所壓〇百里相秦事功赫無可考于春秋見說之論存秦穆之誓聖人取之經此顯君傳後之實可知　謂春秋大有關六經同歸凡為聖君賢相事功莫大於此〇自戰國開功利之說後世許多學術門徑總出不得此二字關于欲為君者不論篡弒僭竊曰逆取而順守欲為臣者不顧喪身失節曰枉尺而直尋孟子一生所憂所關只在此故拳拳皆以不見諸侯為疑割烹癰疽食牛數章問答之意有作井觀作一卷史論辨疑也。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四十一終

孟子　萬章下

伯夷目不視

清之上再舉頭看聖之二字乃得要之清字原不同也清家從倫常義理界限分明處看方是聖之清○聖人所爲使天天理人心有絲毫未當處便不可謂之聖又何有於清清字從聖字看出謂其於聖人中較分明嚴肅則清處爲多非謂其以清爲學也須道得聖人分地明白不似低乎寫入孤高一流作獨行傳贊去○自古未有以聖稱三子者稱之自孟

子始是孟子實實見得如是故足爲千古定論講者無子欲尊孔子故聖三子以極尊之是三子之聖出于一人之私而非萬世之公并孟子亦權用而非尊信之遲矣此等論最害道猶昔論三代以後聖人惟明道文公爲第一等無孟子其人出而定之耳○孟子願學孔子而其任處氣象實似伊尹故其稱伊尹處尤精采割烹太甲二章闢論最徵自可見直提伊尹儗孟子于方是尚論具眼或議孟子勸齊梁爲湯武爲不可訓此小儒齷齪之論也伊尹孟子所見在天命民心小儒所見但在名位此正有伊尹之志與無伊尹之志分辨處若先學伊尹而安漢王莽學周公而篡漢若無尹孟子不可訓則周公更不足法矣○聖之下加箇清任和時纔見孟子辨析之精言聖之妙聖所同也清任和時所各也若說孔子以時爲聖則時字便小聖亦不大惟清任和各露在聖外故皆見其偏惟時字卻出聖外故獨見其高若聖字亦高一層矣即是下文聖繫于智之義○時之義正在聖化不同處見有統有析有統看者下古只如一時而無不包運世春夏秋冬無所不有析看者一時各有一天而所乘若旦夜呼吸無所不在○張南公謂講時字不必拈出聖字○

此俗眼講究非學者立法也時之妙正在中不知中而言時未有不流於猖狂縱恣矣○金聲玉振解集大成之所以集開下聖智之事乃下聖由于智之意○集大成謂兼統衆小成耳兩個清越隆大纖徵咸備是已卻不論進爲之本○孟子自有條理之始卻與始條理之始不同○清任和皆有條也孔子之始更全且盡耳○凡樂皆有始終惟金聲玉振爲衆始終之始終凡聖人皆有知聖之事惟孔子知聖之事能包函衆聖人知聖之事所以文正道得聖人必以知始以聖終一層不是看得孔子與三聖無異使看得三聖人於知聖之

事有所欠矣三聖原無所欠只是孔子更全備變化耳○未
是疏集大成三字就衆說知之事聖之事方轉合到孔子身
上說亦其始也志亦終理一字一件說知說聖總不切孔子
一句矣蓋條理各有始終惟金玉又總始之總終之猶三聖
各有智聖惟孔子能包舉之也○上分列智聖言各造其極
聖字之理已明突出箇智字正分別孔子之所以兼三聖處
在乎此○上節說智聖分說末節說聖由于智而巧力二句
尚平列欲直不得

周室班爵祿章

自柳州著封建之論都以私意窺測聖人遂使後生議論
封建爲必不可復余向以爲先王之經理務成不過度量
分寸明耳然則縱一家一邑非此不治況天下乎○五兵作
而殺戮多封建制而爭戰烈聖人豈不知之然必不可已者
其利害有大小也後世不知聖人深意以一姓之私廢生民
之公究其子孫受禍尤酷流未有之毒于無窮則何益矣盛
余讀史至秦之銷兵爲郡縣宋之杯酒去藩鎮未嘗不痛恨
切齒也而腐儒猶以古爲不可行以彼爲妙用何不議死甚
哉其亦未之思耳○井田封建兩者俱是孟子意中欲行事

然井田一施於滕猶甚望其可行至於封建則當時七雄戰
爭干戈日尋所謂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耶孟子此章只
好僅存其略以待後世之取法而已所謂略者非闕略之謂
乃約略之略寥寥數言極似粗率然其間規制已備內外大
小之間無不四平八穩簡肅接續但再加之節目粉飾便可
自成一部官禮此乃所爲略也蓋其詳可亡其略不可亡此
是亘古及今所不可與民變易者嘗之曆事其法至後世益
精其閏差歲欲秒頗有古人所不到處然虞書曰朞三百有
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數語粗枝大葉而後世治

曆之家有能出此範圍者乎以是知愈略亦愈精耳○聖王
制度皆本天秩之自然以爲節爲其理當如此不從勢力相
制起見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聖人意中原無私爲子孫
世世爲天子之謀雖上下相馭之道未嘗不在其中然非其
本義也若爲子孫謀從勢力起見斷無出於廢封建爲郡縣
者矣然秦以後有天下者反不及三代之長其子孫受禍亦
慘於三代之革命而儒者猶言封建不如郡縣并譏三代封
建之制亦從勢力相鑒馭上商量豈不悖哉○艾千子曰封
建公侯卿大夫原以四海之大兆民之衆與之共理方是畫

人之心今作者盡講人防後杜漸制數於宗事制曲防上去將先王公天下之心爲秦人郡縣自私漢高猜忌功臣之心○後學如此作文眞不讀書也按千子之論至矣陸機柳宗元尙不明此義況秀才之猥陋乎○重內重外此老生之常談而後世經國者亦只講得犬牙相制然則立制之初已純是一團權詐又安望其後世之無弊也○卿祿二大夫須切挨于男之國發揮上有君下有大夫到盡處有庶人在官與下節耕者在方講得本句所以二大夫之義明確○末節耕者三字直起原從上文代耕二字生來代耕之義上逼于君卿

直至天子亦不過代耕之盡耳天生蒸民俱合一夫百畝特人各致其能以相生故有君卿大夫士之祿君卿大夫士俱合一夫之食特其功大者其食倍耳皆所謂代也參看孟耕章此義更分明○末節原只爲庶人在官者定制祿之準則從此推之則君卿大夫士之制祿義亦盡此而凡祿之制皆起于農則爵位之原亦起于農蓋天生民而立君師義皆包盡矣然此題外微意也○自封建變郡縣仕官如歷傳舍而胥吏坐長子孫仕宦素不練習[illegible]吏皆諳熟典故朝廷一舉一動必不能出此輩之手天[illegible]胥吏之天下耳然猶五方

雜用自朱廣作相盡以其[illegible]人布列各衙門而線索始[illegible]通盤郡縣固不可破矣○卿據周禮中府史胥徒計之已自不少外而侯國家臣更多可知想當時必先安頓此一輩而後其上可得而安也則用制授田多于古亦或其一端○不是先王於極瑣碎處皆寓深心天下大道理原從此起如九章之始於九九七政之始於日行聲律之始於管吹先王建法必從此起奉明耕者所食之等分以之起算直至天子之祿皆由此定但言庶人在官者以[illegible]者以上貼身一級人言也庶人在官者與下士貼身一級節中士由此節節推上去事

分明到底可見先王井田封建之原都只從耕者立義而天降下民之意與聖人本天制度之道亦昭然可見矣○爵祿後上看來似推到庶人住不知從天降下民看來其義原從庶人發重推到天子住耳天子亦代耕之極地也○天下任道則重在師儒公卿大夫皆師儒也故天子亦曰作之師天下任法則重在吏胥公卿大夫以上無非吏胥之衙矣此患由秦田封建廢來代耕者之義井田封建之本也秦以後純是在官者用事只是任法不得不然非三代不用吏胥亦不是三代吏胥天生好也○用官一書安頓府史胥徒幾許人○

孟子此章言制祿之法大國次國小國必說到庶人在官祿此節又提出另講以爲差祿之始前謂周官孟子何切切以此輩爲計自今觀之乃知天下惟此輩極難安頓後世天下不治其坐此輩無處置法耳後世上自公卿下至守令幾不能出此輩圈櫃刑名簿書出其手典禮憲令出其手甚至於兵權政要遷速號退無不出其手公卿守令襟傀儡也而徵實其牽線提掇者也使一鄉集此輩則宰相亦束手矣是以老吏蠧胥螳螂衣鉢并爲一羣牢不可破卽此周天下某稱復治乎然後之儒者爲之亦久矣卽差役雇役議無退避漏

官孟子之遺意難言之矣〇天生民而立之君必足以濟斯民而後享斯民之養故自天子以至於一命之奉皆斯之天祿天祿本於農祿自農生故差自農始由庶人在官者逆推至天子止此一義故以此體通章不僅解在官一類也前遂天子諸侯卿大夫皆視其祿位爲苦事今則皆視爲樂事惟以爲樂而民生之苦有不可言者矣〇此章但述制度不發義解惟代耕之說孟子獨詳言之卽積銖尺度民在一分一寸處耕得分明展至鈞石丈尋無所不合矣蓋亦所爲固其群也只班爵自上而下制祿自下而上爵以報貴本天祿以報富本地也先王量入爲出權國定制必先安頓此一輩人只看周官一書府史胥徒總有幾許〇三代以上府史胥徒不能爲害以卿大夫士皆世官久任故也必須撮用視頭只講後世之胥吏耳況末節本以定祿并無驅策勸勉之意〇差字之義甚廣人自認煞在末節耳不知末節固差之根柢〇

敢問友章

論交在今日但有勢利耳此挾不賢以爲賢彼挾不貴以爲貴緣實謁各賄謝放風詩文講學爲籠絡之吠嗥布衲幅巾爲之有之舞拜相謔爲交友之人榮恬不知恥引得一輩小

才後生都顛狂鳴呼且亦可哀已也〇中庸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親親之殺易知尊賢之等難知然二者皆天也既出於天則其輕重差殺固有一定而不可移易假借者矣是故高之非亢卑之非謟惟世不明此義遂有謂事我句難安頓并有增出一番斡旋者皆小兒強解事也〇自秦之尊君抑臣漸以漢家叔孫之禮迄今遂不復古至如宋朝之寬仁有禮而殿上坐講尚猶以爲怪豈勝歎耶〇倘云天子友宰相諸侯友諸侯友匹夫大夫天子友天子友于諸親昆弟相友積未爲奇惟天子而友匹夫遂成奇事

仕非爲貧也章

此章論聖賢出仕之大略盡乎是矣顧人之自處何如耳要

囊奉檄而喜伊川不爲妻乞封其義一也○通章止論爲貧

然觀起說兩何則爲貧之仕亦是仕之變局必須從行道說

入議論始覺名通爲行道而仕始終是爲行道爲貧而仕亦

始終只是爲貧若始是爲貧因做得頭忽然改作行道始

是行道因道不可行忽然降作爲貧則不可也須仰着眼界

在一爲字上 蓬評 ○孟子此章似專爲爲貧而仕者發郎事

末一句亦是從爲貧者意中惟恐有曠官覆餗之恥故事辭

尊富而居卑貧耳○爲貧之仕只合辭富如何論尊卑尊

所以爲貧富也○夫官不過多得錢此宋太祖愚天武夫語

言不謂今日學士大夫竟本此爲安身立本之術讀此而恐

不動心者鮮能矣嚴之從也○學者果有本領便自無所

不可只聞今日及當官處卻爲當如是盡職耳纔說有輕世

玩物之心便非聖賢學問何非自卑才又曰大事不糊塗也

事糊塗只是本領不濟耳○貧仕固不爲行道然其所以亦

爲行道者卽貧仕之道也辭尊富而居卑貧卽行貧仕之道

也故位卑立朝易地則皆然會計當牛羊茁壯長卽是地平

天成萬物得所手段事有大小道無大小也若位卑時身不

行道立朝時亦無道之可行矣孟子引孔子作樣子豈爲會

仕者開方便法門乎○仕原于行道爲貧而仕者仕之變面

行道之體用未始不在其中處處從末後一句倒折入來左

見爲貧原不在道外可以苟且得者但有任大小輕重不同

耳是亦道也人滿兩而已矣孟意重是輕忽惟于會計當牛

羊茁壯長中看出絕人本領方見聖人仕止久速無時無不

不是平成手段而全處舜亦業也只浮實默太虛此是甚境

界如是講而已矣豈是苟且了得○道不行句應仕非爲貧

也句位卑言高句應有嫌乎爲貧何結所以然之故也太着

側重爲貧者斷斷而而居卑貧一邊故串發不妨但嫌太花

梃耳○近人每將末節分作兩段似位卑句結上爲貧而仕

一案立朝句又似辭刺當局在位之人直是不曾讀註耳

士之不托諸侯章

只是鼎肉兩字上邊讀得略重下邊讀得略輕上邊讀得略

遲下邊讀得略快中間字面多意思便已了了此程子點掇會

詩之妙也○可思不受之下蓋字之前正有下節善養意在

其中間

知爲友善之極則○人每怪宋人苛論古無完人以爲好議
彈非也宋儒于論古之嚴正是爲己求精亦以愛天下後世
耳即如揚子雲未嘗不稱其好學而貴然使不爲莽大夫不
更皆乎好議彈者私也惡也辨析研窮以求至善使後世可
法此公道者也此之謂能論世知人此之謂能尚友友善者
以友求善也非私其相好亦非周旋古今也○春秋之書亂
而折衷于孔孟漢唐之書亂而折衷于程朱論世不衡聖人
之是非衡決從以書禍天下耳今日議論亂甚矣其孰從
而衷之乎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四十三

孟子　告子上

性猶杞柳章

告子天資剛傲看其辭氣絕無商量故孟子只就彼說直抗其非而不明言其所以然蓋亦至于太原之意也然理必極明辭必極快理明處只是入情辭快處要在刺骨何少作意難鶻突幾何不爲此老所揶揄耶先說義後言仁義告子先有義外論頭在故其爲字亦指義字居多先單說義又兼說仁義便是告子仁內義外便箭順字對爲字敬者以

利爲本惟其順也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只是做義告子岐而二之便不是然其以杞柳桮棬爲喻而輕下一爲字亦自包藏得好孟子從爲字中抉出戕賊二字便歸漏自出不攻而自潰性義杞柳桮棬之說在何處曰在爲字爲字在下皆從何處尋取曰只在一性一義一杞柳一桮棬兩猶兩也半分連及之間告子曰爲孟子曰戕賊然乎深文然將順字一襯能乎一跌轉出戕賊二字來固勢必然而理非誣矣凡作此題者要驗得下句分明又先要做得本句迂誕順字與爲字令然不介不合而合之則迂誕生矣迂誕生則能乎諸氣自出矣今人低聲微氣極力摹寫能乎之神而終不得之者不曉此訣也時人爲何定要出脫告子以其本師也秀才在性善便道孟子不得已與造立教如此其實心服告子之說若不直推而上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總是孟子一流其爲健順五常禮樂形政諸道理總是性善一例皆所以害人殺人者也不若無善無惡心之體何爲正法眼藏日菲刻告子五宗禪家象山陽明皆以此爲宗秀才已皈依而化之矣安得不回護本師哉

性猶湍水章

告子屢設譬喻以言性即佛老家之寓言兩襟支離不可物其實皆道詞耳儒者只與格物窮理則終無遁處孟子知言本領在此程朱闢佛只與論迹迹從何來亦此意也告子先不識杞柳湍水馬炙等物之理如何識性孟子知性知天其於知言也何有方知杞柳湍水馬炙之理皆吾性所有以格物窮理爲外此所謂義外也伯安若善格竹子竹子亦未必不可以言道其不識良知先不識竹子耳以任性自然爲說此本之老莊即以無善爲宗雖合二氏之言顛攻孟子不知本而又以爲教人之道如此若反爲回護者即陽明矣

云不忍㥘㥘朱子不得已而委曲調停以爲朱子晚歲已[illegible]
悟也。此等說數浸淫於學士大夫胸中。老人不然孔孟。何[illegible]
程朱。水非可以指性也。水之必下。肖其性也。人非可以指
性也。人之必善者其性也。若但以水言以人言則水有多少
水人有多少人。皆後有定體。識告子本領在生之謂性一[illegible]
看水之流便是性。看人之心便是性。其病只在此際明可見
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即是此意不知能視聽言動
箇正是無分于東西之水也。故其不言亦只在無善[illegible]
之體一句。若聖人之所謂性則必視之明聽之聰言[illegible]

之當乃所謂水之必下也人之性也

生之謂性章

生之謂性。經孟子如此辯闢。後人猶祖其說。告子未嘗不
是。孟子爲孤辨。直撥敲爲矯枉之言者。嗚呼。使無孟子。舜何
其不以告子爲聖人也。孟子是性善。非爲同。然其犬牛與
人性有同有不同。非爲生中有不同耳。性善是言本同。
同者言人與也。告子只指氣同者爲性。故到人與犬牛道理
上說不去耳。近人有以孟子大于告子非道過之。其辨辭[illegible]
然孟子能紬氏之同性之一說終不能細生之謂性之說也

而窮之。是佐之使辨也。其狂悖如此。艾千子駁之。今錄其[illegible]
於後。○艾千子曰。告子言性之差在認氣質爲性。此人與[illegible]
之所同共也。孟子言性是從維天之命降衷秉彝處言。此人
之所獨異於萬物者。非孟子能辨是以取勝也。何緣知告子
口乞不能辨乎。流傳後世。罪過不小。後生承之。無爲此輕薄
浸潤相也。○艾千子評章大力文云。今有爲章大力日章太
力之性猶牛之性犬之性也。大力必怒矣。若大力回護日我
見之於文不應自矛盾。因自認與犬牛等也。則大牛父子無
親兄弟無序夫婦無別。大力果自認與犬牛等乎。書生叛經

侮聖賢。不自知其身之等於犬牛。然則侮聖賢。譏先儒者[illegible]
不待如佛氏之說報應墮落畜生道而後爲報應也。宋程[illegible]
諸儒言性處大力既不看。五經語孟言性處大力亦不看。[illegible]
按艾先生此言非罵也。痛哭流涕而道之。親愛之也。秀才不
明聖賢之理。誤惑於佛老陽明之說。身入禽獸而不自知。同
爲人類者。不呼號激厲以救之。不仁也。艾先生之論仁矣。[illegible]
告子正爲不知本故理窮。今人卻以爲其辨拙而理不窮。及
其代告子辨也。倒連告子所主之義都失之。告子本以知覺
運動言生。猶陽明所云能視聽言動底這箇便是性。時人[illegible]

云都以生死之人當之果爾則孟子亦不必以白之謂白為
之而告子然之矣竊恐告子辨不能勝今人十倍今人尚未
知告子言安能知孟子言獨其悍然敢以告子為是而直非
孟子謂告子理是而辨拙孟子理不足而辨勝是告子誠而
孟子黠也此一種無忌憚之病非小小非過也嗚呼此非異
明之害歟

孟季子章

異端之學至後世而益精且如告子子子焉必以義為外者
在後人自有神通作用卽以為義內有何不可但推究到根

源處則仍外耳公都子行吾敬斧飲湯飲水之喻固已得其
崖略然使孟季子更下一轉語恐其說又不能不為之轉矣
要之公都子孟季子於兩家之理各未見得透徹只暫依樣
葫蘆互相酬答一番駁難便覺隔闕所謂蝦蟇爾只一跳耳

選評

公都子曰章

此性善之理一則三說皆可以備論性氣質之分殊然無善
不善畢竟不是不可存也孟子言性皆從端倪發現處
而上故極形其氣質所謂求故以利者也乃若其情云

節虛虛發凡下節四者之心方是就情之善弗思求舍半點
方是就非才之罪○性為中涵劑疑其未必盡善況情之流
動攻取者須刻萬變何足以証乎孟子所言之情只指人心
猝乍感觸不知不覺發露雖凶人恭客無不然者此為最
眞所謂孺子入井之惻隱與牽牛之不忍乎且好惡之相近
孩提之愛敬無非此意此說道端倪上指証以見善為人心
之自有不說情之流變亦不說此不知不覺處為究竟工夫
如良知家所云也○惻隱之心我固有之矣是乃若節註
腳故並做不得另生枝節不得只用上三說批駁指點正見

乃若則可為乃所謂諸虛字眾與三篇或曰及今日呼應相
應而下意已隱然包舉可知極空題必有本身定相人許不
會體認耳○從來小人之非君子異端之詆正學每至萬不
可假借萬無可訾議處必以一僞字了之此蘇軾孔文仲之
於伊川余嘉沈繼祖之於考亭而佛老於道德仁義之說皆
是也非由外鑠我也一句遂破孟子道破遂令告子喙長三
尺述評○鑠字但取自外令內之意言本無而強入為有也
其銷以煅煉意又論一度○惻隱羞惡情也其載之而發者
心也仁義禮智性也能惻隱羞惡辭讓至仁義不勝用者

知其固有而欲得之思也○詩曰天生節是當以孔子伏諸
子不是引詩故前後皆重孔子○諸說之非總只在物上起
見謂物即是則卻從伊余笑此耳官主曲說孔孟卻以則為
主有物有則明分兩件有物必有則歸併一件歸於則不無
于物也則在物之先物之上但離物則則亦不見乎孟子孔
此以証其即情驗性之說兼合必有故好四字○性情才也
道盡此只証據見○也故二字謂即好是德正以証即情見
性之說○理在氣先本非在○中世從未分得明白故其合
一處天然無間後來欲說即氣是理其所謂合一非孔孟之

合一也孔孟之合　重在則謂物必有則後來之合一重在
物謂物使是則此正彼是之非與孟子性善作頭緒矣于此
處須見得分明○有物句是証結性善民人秉彛二句是証
結情與才之善即性善孟子正說主因情而見性故引據之
意重好德句不宜下畢○性善是非理解上文已詳盡君於
此復起辨論即為支復要解詩與孔子之言與性善之說如
何相同又增添言辭不得矣○何必哦上下轉却一兩字點
撥地念過令人省悟之妙可卻將文旁衍引証一派空涵套
頭更無意味要看透此節緊對今日性善一節作應作結不

止是泛泛引証○艾千子曰句句代孔子說詩只二故字之
神處處俱見按艾說非也句句是孟子自証性善耳二故字
正指點所以善之說定要代孔子說詩則甚或又云孔子贊
詩只敍說知道中夾人性二字是先輩泥拙處余却謂此說
者泥拙也假如大學引文王詩作敬止義其實詩人止字是
助者耳可曰傳者文理不通乎孔子說詩將不必加人性字
孟子引証却不妨坐忘入性況天生物則秉彛懿德詩人只
明具人性義與敬止例又不同何故孔子口中反不許他說
性哉此種論法似是而非當被除之○若但作孔子說詩一

則則懿德下又須補繳辨性善關三說論頭矣惟其引來是
當得自已說話故白文竟住耳須是孟子總結上文文法方
得○物則倒看乃得必字秉好合看乃得故字○曰則曰秉
夷曰懿德猶程子言天之形體主宰功用性情○明道先生
善言詩不曾章解句釋下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掇
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其法蓋得之此節但將必字故字托出
分明通章筋脉洞然

孟子曰富歲子弟章

此章借口耳目之有同嗜同聽同美以明心之亦有同然猶

是性善之論耳尚未及存理遏欲之意讀者善會之○心正不同心之理義則同此正備釋之詞若如後世講學當云理義之所同然何也謂心也只消註末數語云在心爲理處物爲義只改一物字便是義外之病若以物爲外是分內外之道非皆備之旨也如此說義又何曾不任心來要將理字說高反將心與理與物盡成三片此未合而得離也大約講學最怕粘着理字後來偏要拈理字以明其非確只打開物字則理字便好活用此正前呆說反使郎所謂即用儒家言語改頭換面援引入去之術也與正格物之說正是此法乃

反以程朱之說爲義外試思合外內者義外乎分外內義者外乎亦易辨耳以理義即是心之同然不是以心之同然註疏理義故只在悅理義處着解便得註中程子之意○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欲叙註脚程子分解二字如此正爲兩箇也字破疑耳其實止是一串故急接語云體用之謂也若呆煞分看便是告子義外○體也義也兩也字不混聖學只是分明異端只要籠統聖人先得吾心故意放低聖人引人卽成自棄若謂滿街是聖人藐爲中原是聖人要人笑受即是無忌憚掃除兩路方見孟子吃緊爲人處○是欲還聖人與我同類句要將聖人引得低先將聖人擡得起耳字尤重一跌便重

牛山之木章

此章心字是仁義之良心與他處單心字不同故說心便須根仁義氣清時可驗良心之萌櫱所重不任氣故說氣便須根心好惡是心所發處相近幾希處是良心萌櫱非無仁義而但有好惡也故說好惡便須根相近幾希此數字都單說不得○首兩節言人心喪失之易郎正言人心喪失之難難處發生旋復斷滅所以甚大牿亾反覆之禍而爲下文養字

張本也○雖存乎人節與上文枝當葉對山木所重在牿字之牧萌櫱人心所重在牿亡之失幾希○雖字緊接上文說不是頭上安頭○氣字千古惟孟子發明而氣之生于息息乎平旦于此章尤精氣根于理理根于心惟主靜而理與心一氣之用自行此周子之圖說卽從孟子息字得宗也○平旦之氣兩句非孝之危之也前既是梏失之餘旋即是旦晝梏亡隨其後然則所爲與人相近幾希者一瞬耳○日夜平旦無刻不生只平旦易見耳○好惡相近之幾希與會歇處希正復不同○氣只神通生只是夜裏稍靜不耗耳○平旦

之際正是良心之萌蘖但在氣上見耳梏亡時未嘗無好惡好惡相近正是仁義之心只幾希耳○旦晝梏亡尚有夜氣一綫滋生至於反覆則消者日甚而息者不足以供所消一綫漸滅見心乃喪盡矣重發反覆二字方得肯綮○夜氣之不足以存爲良心溺且絕也惟良心之溺且絕故違禽獸不遠若只歸咎夜氣便失之萬里矣○不存是不存良心非不存夜氣也○此章緊要在存字夜氣不足以存非謂夜氣亦梏亡也○好惡未嘗亡只不與人相近者便是梏亡之○不足以存言不足以存仁義之良心非云夜氣不存也日晝梏亡循環不已則夜氣所生息者漸漸消亡梏亡只指旦晝所爲不是夜中亦復梏亡○所云違禽獸不遠亦只于好惡見之好惡相近之幾希與禽獸幾希正復不同○夜氣之[illegible]此不是言人爲禽獸之易正言爲禽獸之難耳如此日爲夜爲而猶未至禽獸直至幾反幾覆而後始不違也方知爲禽獸如是之難然細思之却正言爲禽獸之易耳可畏哉可畏哉○集義養氣求放心是孟子實下手工夫發前聖所未發處曰仁義之心曰良心曰仁人心也說箇心便指着仁義未有離仁義而單言心者也說心說氣說好惡俱要緊緊粘

仁義○心之形質無出入其理體亦無出入其可以出入者乃運乎形質而載夫理體之活物惟其活故有存亡出入存亡出入卽生乎操舍其爲物原無出入也孟子通章所指皆仁義之心無出入者也孔子所指卻只是單心字孟子借以証其不可不養重在操舍字要之心存則仁義存亦初非二物也若只重神明不測之體言便易墮禪宗去○孔子所言與孟子不同處一屬氣上事一屬理上事○孟子養之得失有工夫孔子操舍但指其收放而言○孟子引孔子之言以見心之易放而難守欲人用力養之耳其實孔子之言本與孟子心字微有不同孟子言仁義之心指本然之良者堯舜之所謂道心也孔子單說心之爲物最活變不測惟其活變不測故有道心人心之殊存亡出入已指人心之危矣其理雖一而所言各有指不得混過○孟子所言心字與孔子不同孔子是說心之爲物孟子前後數章心字皆指仁義之良非麤說心字也然仁義之所以放失皆因心之爲物最活風吹草動便已走作故不可[illegible]不操此節引來只重一操字耳○聖人盡性亦只是操之純熟其活物自同○程子論出入二字故曰以操舍言然此四句總言心之活變難捉

提以徵人不可不操耳以心之自然上論爲正不必黏[illegible]
舍耳亡時與莫知其鄉乎看

無或乎王之不智章

王之不智在道理上說如仁義之與利行王政之與好勇好
貨好色伐國救民之與火熱水深說時亦害不足用爲善而
卒不能改從敬道理到底不明白不足與有爲孟子之所以
歎蓋歎道也非歎其身不用謂王不能知已而爲智也孟子
此篇都講學而爲學之旨看前後章自明若從已之用不用
說王之智不智義小而私非此章意也○一日暴之箇[illegible]

寒之者然所以引寒之久者王心原自有病故章首云亦
不專心致志正見弗若緣故有朋章末二句語氣謂講學
之矣亦不宜老質說明者眞俗論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
孟子已提清在上故章末只用反辭決之意已足耳今人
惟不識孟子道理抑且不識孟子文字何處與他說起耶

魚我所欲章

自本心喪失但爲利欲所驅便爲境遇所遷移萬鍾非人
乞亦非人也忽然萬鍾便講作用忽然行乞又仍講禮義
等人世上正復不少胸中總含箇萬鍾不得彼赫赫者無

已一輩貌取禮義之徒退入高隱即于高隱求萬鍾退入佛
老即于佛老求萬鍾退人理學即于理學求萬鍾退人方技
即于方技求萬鍾尤爲失心之甚者也○一簞食兩節當作
兩案並列甚見其不可解末節方指出失其本心一句來○
輕重二字從一我字生出便有个我在故物不能爲之輕
重庸人無所謂我故物能爲之輕能爲之重且即以其所輕
所重之物爲我也○宮室妻妾窮乏得我三件猶是孟子雖
語若今日則只有兩句矣或云末句當改作所識富貴者皆
我亦通　述評　○世人惟將萬鍾與我合而爲一孟子只將萬

鍾與我分而爲二即此一分之中多少快論出矣亦使近世
刀頭舐蜜人噴回飛夢○譏訶笑罵世人儘尖酸明白不知
到自身上使全不照管心口相違前後異狀即以問其人亦
自不可解此不可解處即孟子所謂可已而失本心者也[illegible]

仁人心章

義爲人路異端遂指爲外不如路在外而所以由者仍在內
也事父則宜孝事君則宜忠宜亦在外乎如此則路亦不離
外物異端自打成兩橛耳○上兼說仁義學問節專說求放
心○心統性情心之出入存亡氣之爲也而所統之妙與之

俱爲存亾故放心者所統之仁義放也求放心者求心之所
統也心存則所統者俱存是氣與理一也所以完其爲仁人
心也心放則氣離理而自行故必用學問之道正以理歛之
養之使復爲一也異端亦自求心但舍事理以爲求則其所
求者止氣之靈而已故不可以窮衆理應萬事自聖人觀之
雖妙明圓淨如如不動與常流往皆放心也故而已矣三字
緊根學問之道講若謂只要求心解私更不須學問便是臨
濟曹洞金谿新會姚江之邪說與聖人之旨悖矣○近人所
說有合有離其合處能根柢仁義二字見聖賢不廢學問其

離處在將學直捷看學問是假借差路緣他所指學問便
淺止將載籍誦讀當之此知是學問中一件事耳聖賢所謂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至
齊治平其說從止如此○放心者心之仁放失也求放心者
以學問求之也故曰學問之道無他心便指仁求便指學問
言人爲求放心故行此學問而學問之道總所以求放心而
已此一節惟勉齋發明最切或問註云志氣清明義理昭著
恐只是收攝得此心乃可以求仁否曰此却犯朱子所謂
一心求一心也我欲仁斯仁至只求底便是若謂先存此心

以求仁則已分爲兩物矣又何以云仁人心也哉此正緊要
學與異學分界處總緣於學問外另有箇求字工夫卻納本
學問內說亦另有一箇求字工夫如此將學問與仁全無關
粘有亦得無亦得不道心與仁早無膠粘有仁亦得無仁亦
得只心不走作便是知是蹉了路頭也蓋人但知心與仁不
離不得不知仁與學問原分離不得離了學問便放得心出
來無處安頓亦必走作也且如人言只收攝此心爲主則原
不消學問得參禪坐功皆可悟本體一着學問反生障礙矣
然其所失之猢猻便守到臘月三十終無用處程子所爲

一錢而亂及金谿姚江之徒一悟之後內德敗行靡所不至
惟其求非學問之求故其所存之心亦非仁義之心也且求
放心孟子開示學問之要學問之實不是說到盡無他而已
矣歸本之辭非倫頭之辭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
可以上達可知學問於求放心上正好做去不是求放心便
體○正惟求放心所以要學問知求放心方是學問之道兩
邊說來方得○心字從首節生來即仁字也故第三節註云
上兼仁義下專論求放心則不言仁而義在其中勉齋亦
云三心字皆指仁而言將文空空說求放心便是陸學收攝

精神本領更進亦止得上蔡知覺是仁一層耳能兼說仁義立說方透本原蓋孟子此一篇中自公都子章至末皆指仁義之良心而言未有泛指血氣活動之心而言者象山便倡先立其大亦是錯認孟子正與假借良知二字之術同皆指鹿爲馬也○學問之道四字講得精切方不爲金溪姚江輩說所亂但講做只有求放心此外更無學問自以爲得而遂矣語氣不知其流入於不必讀書窮理邪說去也○通章三箇心字皆指仁而言自勉齊始闢斯義○心若專指虛靈不昧者而言則是參禪打坐誦經念佛皆是把守此心皆可曰

求放心矣只緣他不知有仁與義便是愈求愈放也但求放心不須更事學問此說人都知其謬特因誤會註意謂學問者必先求放心而後可如此則所謂心者亦專指虛靈不昧者而言矣況學問之道不專指讀書凡涵養持守踐行便克克治等皆是則方其學問時即是求放心矣註中所云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後可以上達者蓋言學問求放心之效耳志氣清明便是涵養之效義理昭著便是致知之效非曰如是而後可以學問也若將心與仁作兩件便不得不說求放心與學問作兩件[illegible]心即是仁而義在

其中求放心只是求所放仁義之心方真得也閉目靜坐把捉此心者毫無交關自勉齊發明此義其有功後學不小雖○只人心與仁義離便是放求放心只是將人心引合到仁義上去

人之于身也章

養小定失大養大却舉小此義要發明得圓足○孟子爲當時醉溺者喚醒路頭故指示大段處多說工夫處少如此章養大者下章先立大者極其微切然只是大段須有人問大者如何養如何立定有箇方法在惜將無人焉足以發之也

然其方法亦只在孔曾思三書中可想而知必無別傳宗旨陽儒陰釋之流喜其空洞不費繁可以收頭換面假借孟子之言以行其私且云工夫即本體本體即工夫其論至不可窮詰不知孟子所言實不如此如醉于靜講義利內外處頗足動人及說到工夫本領則一齊茫然大段易取實際難得也○

均是人也章

耳目之官不思與心之官則思兩句緊相照故思字與耳目一段對不與心字對也將下皆說成能思則得其心失其義

是得之謂得事物之理非得心之官也下兩句只解心之官
一句見其爲大體耳艾千子云心之官則思此有人心在內
思則得之則皆道心心之官對耳目言思則得之乃先立乎
其大也坐誤看得之意致生誤解也○此字兼心思耳目天
總以付人從大從小却聽人自擇首句開示得分明則下句
湊理自緊而不盡語氣亦自疑放妥帖矣○孟子爲邪說以
理義爲外故其立言務直指本體小人固有處多而不及工
夫如放心章之求字存體一章之存字此章之立字皆懸空
說在三字中數有工夫非前後際斷空洞森羅之爲立也象

山以先立其大爲宗旨舉示詹阜民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
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中立象山見之曰此理已顯也然則
象山之所謂立立其所立非孟子之所謂立也孟子之立欲
得其能思之職如象山論乃不立其大耳先立乎大者不祇
能思○主敬存誠是先立大者鐵板住脚○上句總大小體
言次句乃責重大體若將次句粘連上句謂大體天意所與
則此字竟單指大體豈小體非天所與乎曰先立則耳目之
官非無責成也但重在大耳○呂子靜將儒家言語改頭換
面先立乎其大者是從來一大公案作者拈此先須將此案

打破然往往盤旋曲折反入其圈圈而不知者無他以其見
把一心字也夫金溪之學只是一箇弄精魂其所爲弄精魂
者乃是人心虛靈偶現之象將來作箇話頭所云鏡光黑幕
者卽此物也今人只把心字最易說到靈體妙用所以淺覺
然入於彼說而不自知惟講到心字便緊貼着思字主敬存
誠之學只是能思先立乎其大者步步着實此金溪之所甚
惡而不能混托者也譬之機萌破邪牡樟鎮惡不待我之攻
之而彼自無潛身匿影處矣○異端怕外緣正坐大者不立
或云三界惟心他正要立這箇耳曰他先去了理義再大者

如何立他自以爲立却是壞了這大者非立也○孟子當戰
言淆亂人心陷溺之時故其所言大約辨醒是非處多塞揩
工夫處少故其語多懸易爲外道所假借陸子靜亦拈此句
爲話脚却是改頭換面之術耳如此節講先立大者是甚麼
越然大者如何便立却未及詳示不是他不說無暇說至也
七篇中大約如是或謂說立便是工夫此陽明本體卽工夫
邪說也或謂如是則當於立字中講出實功曰孟子不曾說
得如何代爲補然則畢竟如何曰孟子只孔子子思爲宗者
也看孔思所說工夫卽得之矣不是不可補須補得真是者

子意中工夫爲難耳。所以必當先立之故不必更生枝節
也上文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又云心之官則思則已
明言之矣然則先立之工夫如何曰此孟子之引而不發也
孟子引而不發而我仍以不發遏之則是討小便宜法矣

有天爵者章

天爵二字是孟子自撰語然却是眞實義非寓言名目也天
位天祿天秩天叙天命天討無非天者天即理也自天字說
明異端横起其敝下者至袁黄了凡遂爲感應功過格附會
太上不根之語謂以此求科名年壽子女貨殖之屬無不應

驗而得者云是勸人爲善夫所爲善者何公也義也惡者何
私也利也以自私自利之心而僞行善事此勸人爲惡非爲
善也即使盡如袁黄所勸正孟子所謂要棄必亡者耳三代
以上未嘗有此勸法而爲善者衆自漢以來爲因果報應之
勸者日益精工而人心益下不可謂非彼說之罪也今日雖
極聰明長厚人無不爲所惑亂矣爲孔孟之徒者不亟起而
正之更誰望耶。學者不識得天字惡他英雄才智靈側在
氣數之命下究氣數之命即人爵也不如上邊還有箇天命
之性在此是氣數之命他何辰聖賢只爭這些子耳孟子

提箇天爵已將氣數之命俯視在百尺樓下然是這理非虛
氣也請看孔孟程朱今日又何嘗無人爵故曰大德者必受
命。修其天爵對定要棄二字說極精切由其可棄知其修
時是要由其爲要則其所修亦非眞仁義忠信矣朱子謂孟
子時尚有修天爵以要人爵者今並廢天爵以要人爵如五
霸假仁義今之溺仁不假矣就時文言之隆萬以前先輩
崇尚實學觀制義極盛自萬曆末年至今日觀制義日益
士大夫無不以時文爲爛惡不堪之物當其開筆試草時已
棄之惟恐不速矣只緣要公卿大夫在此不得不爲耳此豈

非要棄甚証乎於是有歸咎時文不善者不知先輩時文儘
有如此爛惡不堪哉故做好文字與做醜文字其立心便有
人禽之分此便是兩修字不同處。孟子此章大段爲有人
爵者言令其擴省而求爵者已在裏許看下節說之甚甚深
及終必亡句自見故註中補個已或已最宜熟味古人始終
只是一箇修天爵從守極輕初非古人之意也今人始終
是一箇要人爵修字亦極輕其所修亦非古人之修也若
孟子有以人爵欲勸令人意則下文修天爵以要人爵者
古人又何別耶。故直看人爵是窮秀才舉熱科甲俗腸非

言也○見處機落時命作用便看此章書理不徹下文曰[illegible]
曰棄前半截如此後半截都成人道是兩截人我道原是一
截由後半截若來知他前半截已不好了也故讀書人終身
志節全在初上學時立心便須端的不然才人名士下梢頭
都是文字不着便是要棄必一榜樣惟其共樂所以貴也
惟其共貴故曰天也程子曰天即理也○樂善不倦假是修
字中事如何說人天爵不知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是天理
合下當如此古人修而不要也只還他固有耳爲要人爵而
修便已不樂那得不倦此棄字病根早已生成也今人讀書

作文何嘗有所樂在焉只爲富貴利達驟此不得不然耳
是初上學時早已棄絕天爵矣故先儒教人尋孔顏樂處曰
貧賤書而科名任尚是修從中來自萬曆末年揣摩之說興
士人目時文爲敲門甎一得焉即棄之也試問敲門欲何爲
取美官多得錢廣田園長子孫耳然則修敲門甎時已習成
貪賤之心安得復有人品事業哉故凡爲揣摩舉業之人不
獨其文醜惡其人必下流鄙夫也有志者可不戒與

欲貴者人之章

良貴即上章天爵孟子只以仁義爲宗良貴者仁義也引詩但
取飽字大意德即仁義也仁義之時中爲飽其彰著于外爲
聞譽俗眼倒看德字只仁義註德賜詩斷令聞一段苦無根
據須借無數分解聞文終不得稍實且混仁義二字作主自
然安頓平穩○三代以下皆恐不好名此言大誤後生疾沒
世而名不稱三代皆不好名所好者所以名之實耳三代下
之好名但在聲華榮利上起見正與古之好名相反其所謂
名正就當世權貴與一時市乞嘖嘖以爲快意不知此正古
人之所鄙恥而痛惡者一好此名終身墮落坑塹雖有作爲
只如無有矣

五穀者章

熟字貼定爲仁說須將應五穀之熟又要註中不恃不爲他
道意將應補美美稗亦字不必外邊別求着色自然親切[illegible]
通矣○熟之非已熟也只在用力上說然熟字是火候境界
盡處又須見得之字亦有着落○熟字原從美字中轉出看
註中恃其美與爲他道之有成兩路矣撥出熟之只在道修
路上做去便是至美連熟字亦有名象無從捉摸故曰熟之而
已矣不曰熟而已矣此便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
長也數句道理都包在之而已矣四虛字中須體會註意

○先言着箇之字則淡字是用力字非功候字也自始至終槩是這箇都是熟之中非亦不能未後一著也只此二字中便見必有事焉心勿忘勿助長直到鳶飛魚躍活潑潑地逼眞其在學眼只見得一節皮毛耳。

□樓四書語錄卷之四十三終

自了然不須更發諸字不如諸字雖同上文景象一變意甚
亦換此中有定際在諸字境界宜一樣乎此種俗論開后人
杢而悉派不小

孟子居鄒章

諸意自是孫子受應酬之道視其誠意以為衡皆有精義存
焉所謂可與權也不重在用人如客亦無孟子思用世求知
已之意

先名實者章

章蝴蔡云仁字即照三子說不必又進一層按亦非為焰三

子故仁字不必深講也淳于髡雖為去就名實故孟子遞
了亦只叙其出處仁字原只在道上邊說理本如此然正須
識得仁字个體方能下深講而道理自足只說出處而聖人
之精微自在此又不可不知

五霸者章

一節便是無王如文之辰定序享未嘗不陽尊天子其寔目
中無有將天命天討之本一齊廢棄此樓伐之罪也若戰國
諸侯則全不用陽尊以為樓伐究竟出乎當論霸者之無王不
論諸侯之無天子無天子乃今之諸侯之所同也若止在推
勢統制直論縱橫捭張止道得漢唐駕御藩鎮利害耳○孤
霸未嘗不盡地力用人才○然其所為五三王之所必誅豈有
慶予卽後世亦未嘗無慶讓○然只在權法上講雖自天子出
亦總是私心非王者之慶讓也王者之政直從上天生民出
來與五霸駕馭權術正相反○此是王霸分界處○朱子所以不
肯輕許漢唐也○孟子取葵丘之命亦只取其五命尚合義
理耳不是贊其功之盛亦不贊其信於諸侯○尊賢兩何深
言之大言之雖五霸之命何不可然須知是桓公教條孟子
引來為中有卽正須辯駁當可○取士必得若混作得人諸

便與本意沒交涉俱在霸者口中說王道下筆須有分寸○
葵丘之會叛者九國只桓公之矜也能寫出振振然矜氣而
摟諸侯之罪與今之諸侯不守五禁之罪兩重公案同時並發○

魯欲使慎子章

只說周初深計便止寫得漢唐以來權略私心耳長沙衆建
少力非王道也直說到周公太公意中亦只合如此纔是儒
者見本之言纔服得慎子倒○任所損乎二句言必當損萬
無益理也詰勢對舉意在言外○儉宜非儉嗇儉陋也註云
止而不過之意最善又再足字之義後世如秦之郡縣唐之

藩鎭或憂外重或憂內重只坐不解足字之義而封建遂不
可復矣○爲仁不可分總是務引其君四字一串並說下君
必須志仁臣亦須當道而志仁爲君子而當道爲君也○有
功而無功有利而無利此是聖賢打穿後壁本領舍此
而求必勝者是所以不爲先自陷于蠅頭蝸角之得爲儒
臣亦只辨正其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諸葛武侯有儒者氣
象亦只解道成敗利鈍非所能逆覩今細細上習開陽明後
人頗成獻夫貴之辨論輒以經濟豪傑自命終其身猖狂恣
雜自陷于極惡而不知者蓋不少也嗚呼爲孔孟爲王霸爲

儒釋爲朱陸爲人獸只在此關辨取毫釐耳可不愼哉○愼
勇好貨好色之說孟子正隨事攻其邪心引之于正耳豈獨
不能禁之使不爲而姑曲爲之說耶君心者王攻之根本本
以好勇及貨色之心而可以行王政者也文武豈眞好勇然
則以文者與好貨色一者耶若謂識時不能禁而姑以爲資則
是枉道徇俗也豈謂告君不能也後來苟且功利之見別具
枉己逢長及借孟子之言爲牌面而議程朱爲不得事君之
道病皆坐此不可不正之○道箇道便知上王制之不當耳○
道箇仁便知殺人以求之之不容做而已矣三字便見愼子所
爲都是道仁外事

白圭曰吾欲章

聖賢論事只有箇是非是非當下便明而成敗利害自在其
中二十取一必如貉之去人倫無君子而可如是則當下便
不是不必轉彎到多取也

君子不亮章

今之作家無他技也只以字眼配貼一法而已如此題單道
不亮兩字此可以字眼配貼者也單道不執兩字此亦可以
字眼配貼者也今日君子不亮惡乎執是要從不亮中說出

所以不能執緣故來此不可以字眼配貼了事者也要知此
節意思議論正在上下兩句之接縫處

將欲使樂正子章

樂正子好善非好士也好善則正與縱橫捭闔一輩相反○

舜發于畎畝章

此節言不可有做富貴人說游衍亦不可作做窮愁人爭饑
氣但平平實實講來纔見得聖賢當此自有聖賢之磨練本
當此亦有磨才之後方有本領有見地能當大任才假豪傑
爭處氣說大話勞叨一偏直是沒交涉○此章當作兩截看○

孟子　盡心上

盡其心者章

三節各分知行說然大學言物格知至畢竟知性是始事此所言天地位萬物育畢竟立命是終事○知性只作窮理兩字看正指吾身精細切實工夫若誤認本體統會要說高一層便與知字膠粘不上不知吾身精細切實處莫非性也正莫非天也如此看乃更見其高要另說高一層却正是所見低也○知性則知天而能盡其心故孟子云知天只在知性

裏說○知性只是物格盡心是知至故盡字大知字寡若要從無物處恍然悟得本體此知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說程子所謂吾儒本天釋氏本心正指此也性即理也天即理也不曰心即理也故恍然無物謂心體則可謂知性則非近日講師有闢宋儒之性即理爲非者亦皆惑于良知之說耳係邪正不小○横渠先生心統性情一句道盡朱子所謂虛靈不昧即指心體具衆理即統性應萬事即統情也心是活物惟其虛靈故能具性情亦惟其具性情之德故其虛靈直合天體釋氏上截天理曰理障下截人事曰事障四路把截只取虛靈不昧者爲本體達磨所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八字○即此是佛性故羅整庵謂其有見於心無見于性其實連心都不是他只見得活處不會見得極處他與天體不相合下面都無用故必知性知天則見得極處方是能盡其心若楊簡之言下忽省此心詹阜民之下樓忽覺澄瑩王守仁之龍場恍若有悟皆止見得釋氏之妙圓空寂而非聖賢之所謂心亦止到得他覺字悟字而非聖賢之所謂知與盡也故此節知天只在知性裏說若倒說在盡心後便天在心外失其所謂心矣○首節只合向盡字知字着力盡亦是知裏事

若多向心性天三字着力不覺便侵入下節去矣○今日講說亦無不說天說心總不懂性即理也一句孟子提醒正在此○將性字看錯在本體原頭上語意遂多雜和下節不還性字只作理字看知性只在零星處說又知天即在知性裏盡心知在知天後與下節不同若竟以知天作所說不找出盡心來則見地不透○心與性要分成兩看性與天要併成一看天與性納入心裏看心與性歸原天字看心與天靠實在性中看心性天三件有順看倒看三者又總在知上看○他人亦說致知到底不切今只是性字看得虛空鶻突則知

字亦無礙只要知此性字只是萬物皆備于我一句斷定盡
理說性字則不但知字有着落并心天亦分明矣○觀斗
日知字零泉書即是知之周滿處者字也子緊緊呼應神
兩句理只一句少露痕矣使將盡字義侵入下節界限矣何
天知字現成知性知字却有多少工夫時下都認作悟字丞
象山流毒近在吾儒何假遠攻釋氏也○首節人多蔽在知
字不知正誤在性○名作格物窮理看道是說向外與心不
二字膠粘不上與下節存養關會不通不知此病却正坐分
內外為二看得外面一切道理與裏面本體無干不但性非

其性即所謂心亦非聖賢所謂之心也故他說明心見性只
字便要掃除一切以為講心性到極精微不知他只是丞
得性字正是極粗淺處聖賢說性便是合外內之道便得
外邊底便明得內邊底初非二事但如將下講格物窮理只
說得博聞強記玩物喪志一流却又不是聖賢之所謂格物
窮理只作俗詞章訓詁為異端所指為支離者此則原與吾
天膠粘不上須有養關會不通又出異端之下無惑乎其見
伏了輸和也故只要道得性字不差知字自有着落自能見
合外內處點滴不漏觀斗辰之說知其辨析于邪正者精矣

○集註于此節及言游過矣節皆從極精微合處曲盡其理
微妙入神也只在語句文法中所謂却在語句文法外直與
古聖賢心口相貫接○張子心統性情四字真千古獨發不
是此心則此理顯藏何處但不明所顯藏之理則心雖有而
不盡禪學所謂明心見性必先截斷事理而後能直見本體
是必去天而可以明心也故擺落庶謂其有見于心無見于
性不知離却性天心已不盡安得謂之有見于心哉聖學只
說知性知天從無曰知心者蓋心無所用其知知性天正為
盡此心耳盡得此心下面存心養性不然又存養箇甚故此

節工夫重知性而所以欲知性者只為心下節心性並言而
工夫用處亦只在心聖學未嘗輕存心也但必合性天而後
謂之心耳看此節首句四字如何郤重分明○或問禪學亦
言見性不只識心是如何曰聖人之所謂性指健順五常日
用事物之理而言禪學之所謂性則指其虛無中妙明圓覺
者而言總要打破事理始得與其所謂心仍是一樣非吾之
所謂性也後來陽儒陰釋所稱如良知如本體獨等皆
名是而實非同是此術陸子靜謂儒釋差處只是義利之間
未了曰此猶是第二着若儒說萬理皆實佛說萬理皆空從

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別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是
識何心見何性彼此知吾儒惟知其皆理皆實故能誠敬
以存養之禪學惟知萬理皆空故猖狂無忌憚下稍一切無
用直敢說諸天供事以爲以喻天小于心此惟不知性故心
亦放失如此○中庸首章自天命說下先戒愼恐懼而愼獨
直指工夫在未發已發本章自下學立心說上先內省不疚
而不動不言直歸到無聲無臭明此則先存心而後養性皆
所以事天之理了然心目間矣○存養便是事心性便是天
是徹始徹終事若必到純熟後方算存養存養了方見事天

則天在心性外事在存養上求合轉離矣存之功多養之功
少存之力重養之力輕存之事顯養之事微須一貫說方有
理會○王伯安謂知天如知州則一州皆己事知縣則一縣
皆己事是與天爲一者聖人之事也事天則如子事父臣事
君猶與天爲二者賢人之事也由其言思之便知他不曾知
天猶看得與天爲二在蓋心性即是天命故知得心性便是
知天從事于心性便是事天此分言之而理愈一者也如彼
之言必知州知縣管轄得大方是與天爲一若事父事君
敬畏着天便是與天爲二却將天看做外邊甚物事要與他

比並箇甚了只此便是不知天命而不畏不知聖賢之所謂
天只在心性說而此一點敬畏之心正天之精微聖人之極
功也若謂仕父非己事則州縣又何與己事州縣而知即是
己事則君父而朋友非己事哉又謂但存之而不敢失養
之而不敢害尚屬賢人之事夫非也存養功夫徹上徹下其
純熟神化處便是聖人降而三月不違以至日月至焉皆存
養也即個人一息一瞬之反求亦是存養外即是事天但爭
久暫生熟耳其心性無分其天無分也勘透心性天合一處
直是精細融洽○不是存心養性要去事天也不是心存性

養了方好事天也不是極存養之至足以事天也不是下面
存養忽然上及事天所以二字是直指合一語不是進一步
遞原語○人只見得一箇心字于性天源流毫不親切此從
釋氏得宗本心而不本天故其存天字便作諸天帝釋觀于
聖賢所說何天無與其存存養在則在名利之關術則如如
不動而已其存事天則慈悲普度作用神通將此身心奉塵
刹是則名爲報佛恩打破這一副家當更有何聖賢道理哉○
○立命不是化吉爲凶轉禍爲福亦不是知其無可奈何而
安之若命要之此命字不是術家二氏命字道理○立命體

且耳若单指對已有形之物則皆備義不全亦説不去○强之盡頭便是仁看不欲無加與不欲勿施分別無加便是絲勿施便是恕無二理也故恕字用力全在强字强即勿施也而强字却在行上見近字亦在求上見人皆説得假强恕則近仁耳故不能親切○從其有未誠轉下是原不曾恕在故氣力全在强字迮作恕以求仁説就不切此章矣

行之而不著章

不著不察所以不知著察是行習將格致之功人之不著不察或自以爲已知或畏難而不下窮理之功或心粗而不能

入或誤於異説而不求知或用功而走入拘蔽之路可知著多少病痛在只説近而易忽故不著察此見得一種病耳也

人不可以無恥章

由有可恥而至于無恥由無恥之甚而至不以無恥爲恥今即以作文喻之凡作惡爛文字者其初未有不識羞者也東掩木頭惟恐人見既而稍出示人而反漸老便公然刊梓行世始不識羞矣今有人從旁大聲疾呼以罵之曰若輩之爲是惡爛文字真不識羞之甚其人初聞此言亦覺悚然既而聞之稍熟便復怡然答曰我固不識羞頑鄙何事耶于是遂

不以無恥爲恥而恥根始絕矣然則要其可恥必先去其無恥之意要去無恥之意又必先去其不恥無恥之意耳作文之心即爲人之心也可不猛省乎○偌大一箇世界無人羞以士不立志也心之不立由于不知恥人之恥爲下流而後能向上故曰知恥近乎勇士大夫以術數機謀爲傳游俠館僚以鑽刺欺詐爲術下士秀才布衣無不甘卑汙之行皆羣惡之交但求驕得功名貨財入手便以爲天下之至巧曰豪傑曰作用才智之士方靡然嚮之惟恐其不及孰知此正孟子所謂無所用恥者乎○今世非無才奇才滿眼只是無志

所以無志總緣無恥焉之爲禽獸非人莫不勃然怒發及其爲禽獸之事則又欣然安之奉之爲聖賢莫不色然喜可及見流俗汚下亦不以爲非是皆無恥之甚者無恥安能立志志不立何以成人

古之賢王章

何獨不然正對賢王說然從賢王轉下賓主略倒亂即失其旨矣故此何語勢最難體帖句句是賢士爲主却句句在賢王轉出相反相成意分了然心口之間

子好遊乎章

達不離道本領正在窮不失義中窮不失義本領全在尊德
樂義處作一串說不分窮達兩境見地方高○得志澤民不
是誇張語句句轉落入裏纔是得已不失望之實上二句須
扼修身下二句須扼善字○當時遊說者但知有功利其術
揣摩似乎窮亢其實自待極卑驗孟子以囂囂語句蹉正是
義利王伯之辨

待文王章

猶言文王或因作人乃生有之然不重文王也卽易文王爲
堯舜禹湯亦無不可人意只責重人當自奮興耳待而後興

雖無猶六字精神都注學人身上與王教盛衰何涉哉○豈
字謂興起善道感發有爲在聖賢路上說若但講事業功名
便是三代以後之所謂豪傑正孟子之所黜者陳同父欲以
漢唐繼三代朱子辨之最精卽是此義○此章要得孟子激
厲學者之意凡民兩字極是難堪人若不肯受此兩字必須
擘立萬仞始得略有一毫粘蔕尚將凡民應務中如此言語
直是孟子善鍛鍊人處方平語蔡經曰吾猶不可[illegible]得也○
凡民正在無文王時看出有文王亦興豪傑正在有文王時
看出無文王亦興○此章文王只借來做箇樣子若徹底講

人之意重在辨別豪傑凡民不重在文王也或謂此章
從文王領起此皆泥於先輩挨講之法而失之者且如
亦當先領待字矣此俗論俗法所以辟游本義也○孟子
豪傑之士無文猶興則豪傑正聖賢路上人後世看錯此二
字於聖賢之外另立一種放棄理法敢爲不道者曰豪傑不
知濟惡不才乃無忌憚之小人非豪傑也因誤解二字後世
小才欣然自以爲得此矣將何必聖賢門下此漢唐以後君
相人品事功必不能復返於三代之病根也學者不可不辨

附之以韓章

看得韓魏之家不足以重我而自視欿然必於己分上已有
所見故曰過人遠此論學識不是氣可蓋才可辦也

王者之民章

皞皞句實難描畫付低手不得不以形容擬議想像思維了
局矣○王者是三王人說得太高遠做成無懷爲天世界了
對伯者之言矣漢治尚黄老正是雜伯豈復有皞皞景象于
黄老申韓自是一氣○昔人有游海上乘風至一所有巨山
當前林木蓊鬱因繫舟其下將登覽焉已而覺山[illegible]遠
解纜山旋淪沒須臾狂飈大作遙見此山出沒風濤[illegible]

之乃大綱也昔積沙土久之生叢薄耳蓋此綱已稱息于無
矣皡皡之意當以此會之○皡皡句已如太虛之洞澹泊之
至并所為澹泊之義又在下文而是着一毫意於不得於無
議論處有議論又復不從方見老子述許遷許有實際便
是王者為之有實際在皡皡只於不知一字所容氣象耳若
作標枝野鹿觀則是鴻荒世界黃老家言矣孟子所謂王者
蓋指三代也○極意刻畫不知方得皡皡氣象若一筆粘滯
遷善便不超卓矣○非謂遷善不須做也但與霸者之民比
較優劣處在不知不在遷善耳○須於講遷善處先將為之

者說得分明的確不知兩字一跌便醒○君子即是王者但
君子指聖人之通稱耳不得位之聖人如孔子亦在內見王
者之道大如此與王者二字自有微分○通章只在王者功
用上說此末節仰說上文極力形容祇是一意說到底初未
嘗分上文為民風此節為王德也纔說業則德在其中德之
盛正在業上見故註云德業之盛與天地之化同何嘗專說
德哉近文多謬分彼此○通稱王者未得與君子君子者聖
人之通稱兼有位無位而言如孔子綏之斯來云云是也總
見王道之極如此得此道者即君子也其功用亦如是○本

以上文分民風末節分王德看入君子心性中去不知通章
止在王者功用上說以辨霸者之非一路說到廣大處未嘗
收向裏來也過化存神只重化神二字人或誤看所存句不
見朱子云亦是人見得他如此若重所存豈人所見乎即如
俗解又當與所過句分出淺深矣上下句亦是極言其功用
之妙而是乾坤運旋不是補苴罅漏此句當緊對下句霸者
作衣了語若空空贊頌君子似天地便與題隔風馬牛矣或
云註謂德業之盛今如予言不說却德字乎曰纔說業便脫
不得德纔用一原夫子之言所以至也章意如此說功用與

霸者對不重德也若說德則上文又何嘗不兼德業來○譬
字止以形容所存之妙原不講聖人之神也

仁言不如章

此章仁言善政皆王道中事但有本末淺深之辨耳與別章
覇術名法不同○首二句人多平寫例後來仁言何無照應
若落不得不議分疏覆撹補紛紛到底做炫畫蛇添足之弊
出矣首二句不對做將善政善教同納入仁聲中以後便不
費斡旋乃為得法○提愛財心總只是點醒世主說未為
人君着意在此使入驩虞假仁一路此正箭明道不謀利計

之士也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正忌本如此顯然示人
進取之極此何害乎有文而必欲書大之耶使人抹是非而
輕于叛註是亦論文者之過也○悅非徼幸之意乃喜樂之
誠也安社稷與社稷安不同社稷安安字爲景象可用書新
君冕語安社稷安字有許多謀猷事功作正於憂勤惕厲精
衆盡瘁不見社稷之安處見其以此爲悅○若天民二字便
是畎畝樂堯舜之道不肯輕往者固非枕流漱石閒人亦非
間慨林慚各也爲可行而後行身分幾得註中不見知不
悔之意俗乎取君冕唐皇不覺流露出買羞鮑塵不求聞達

科師勝○達可而後行謂度其君民時勢因緣足以發舒者
道而後出如伊尹耕莘樂道三聘幡然就湯數言是也先與
其身是學人分上事亦是大能樂堯舜之道辟事雖曰行道
本乎身郤不是見成天民達可行之道也言有似是而非者
此類是也○註六上下化之則物字兼君民講無疑而人稱
混過謂君不可用物字也不知其爲物不貳則天地亦稱物
豈府突天地耶○而字中有無心化成神速不測二意○此
等處再摹不得人語一摹人語便如是乞兒相矣功業之高
且大莫如伊尹然其本領只在非道義一介不取與三代以

下人物推諸爲然自謂有今性命又曰先帝知臣謹慎故臨
崩大人是不說假大話其不說假處却與是大話也趙普謂
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取天下便是村學究扯空頭不待其實
體修悉而後益其無相度矣秀才胸中須常將此意體帖自
然器識不同

廣土衆民章

大行說君子今其所得乎天即程子所謂孔顏所樂何事故
窮閒窮達不能加損即到堯舜事業亦只得浮雲過太虛此
是何境界奈何今人說來說去只在爲天子有天下上着腕

耶睟面盎背乃周孔形色非漢高祖唐太宗相貌也○中天
下而立是孟子借大行盡頭語只要觀跌出所性不存句耳
既非異事亦非正位亦非了何須極意張大而虛他不盡語
氣竟得○定字是十者中成富教事非三代下之天下一統
太平無事景象也漢唐以來養不成養教不成教制度不成
制度事功不成事功此來了所謂千五百年架漏牽補過了
堯舜三王周孔之道未嘗一日行于天地間也然則三代後
之太平都是氣化中自然治亂以君子觀之憂方大耳何樂
之有學者須從此處見得商道理講定字史不肯渾帳下語

○惟其分定故無加損耳不加損乃爲分定讀書人每自命
不凡一得些小得失利害便都身倒躱何消說到大行窮居
耶故分定功夫全在根心上扎硬寨做乃得○心是虛器性
是實理仁義禮智正是性之四德有是器即具是四德之理
分明有凡存目合之只一物也但性爲理故不雜心屬氣便
有滔滔理欲之雜所以言人心道心也此理本人人具
足然有人心之雜理便喪失故君子復性之功正爲培植此
理了心耳故講根心處須字字的確天性人工俱到方得註
中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及程子有德能之之意近人有云

性中之心性中之仁義禮智根心無非根性性外無色○仁義
禮智之生色無非性之生色性之見性之發性之驗等句竟
不知心性仁義禮智爲何物○君子所性不是說本然之德
故特下根于心一字來牛實了大生生色以下不是效驗正
是根心滿足處時時刻刻此方晶瑩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
也　此與其爲氣也相似兩起何文法亦同實義自別上節
是所性之分下節是所性之蘊○仁義禮智所性之德是一
是○根字不是自然而然○此根于心者字之蘊仁義禮
智凡人本來原就於心但爲氣稟拘物欲錮等不免斷喪却
不能使之根于心不能根于心安能有生色云云之妙不能
有生色之妙安能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得所性之存哉註
中所謂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四德根心積盛發外可知
根字不是自然而然○根心體段難說孟子特下其生色四
何正說所性充足處指示實際非說根心應驗也外面風吹
草動都是根裏緣由張子十年學商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
知有多少病痛在故因形色大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動容周旋中禮方是聖人之盛德古人云十年學商恭而
安不成此正是聖人之不可爲處

易其田疇章

此章富了不言功利此却言富言財○當有分曉孟子謂只在可
使富與財不勝用一句看眼便似言功利若向易薄四句着
眼正見孟子行仁政實本領與功利家大懸絶隔何須更用
分曉乎惟其政爲仁政故其富足亦是仁治中之富足民心
之仁自有不期而然者矣○此章仁字即在富足相通處見
非聖人教化漸摩之仁也謂此便是教仁不必更有王道即
失其義○此章諸解都爲下仁字牽出須先將仁字分明民
貧則私吝殘刻爭奪之意自然而生此便是不仁民富則有

無以逋殺忌親賢之病亦自然[illegible]此便是仁仁字卽富中
自然之驗是極言富民之妙[illegible]及之要之此章原不重仁
字說也有被仁字自然[illegible]力矣○爲有不仁是富民
之說[illegible]故出仁來如既富加教之說也○俗
視了[illegible]只知明是有仁字卽在富民內○聖人只欲
使之[illegible]此便是仁字根源故其經制不求富而民已富不
患[illegible]已足所以民無不仁若聖人沾沾謀富足財用則
[illegible]交征利不仁之甚矣霸道故爲治十年可使黃金與土
同價亦可與聖人使菽粟如水火同語乎○至足便無有不

仁不足足後方求其仁專就富養上說不及教一邊若王道
之成必世後仁須兼富教方得陳定宇淺看此仁字最有理
若朱子所謂[illegible]則所以仁民之道有未全矣○此不是
說先養後教亦不是說卽養是教只是說治天下重在使民
富足富足則仁心自生仁只是富足之效與聖仁仁字相似
原是帶說故不曰民仁矣而曰焉有不仁也○語意須看語
勢論第二句急看則知末句[illegible]要緊人看句中若第二句語
勢不得便寫成兩截也○不是說富民外別無教民仁之事○
只是此章不及耳○此仁字與必世後仁之仁不同他仁字

講到漸仁摩義乃聖王[illegible]信達順之意此仁字只是忠厚慈
愛之意而已故方其菽粟如水火時便自能仁讓[illegible]焉有二
字戶氣甚快便直截[illegible]謂菽粟足後方可施之教訓以至於
體信達順之成也○聖賢論治有舉其全有舉其重如對梁
惠齊宣滕文所[illegible]全也此章所言舉重也原未及教民意
謂富足不必教民者固非謂富足卽所以教民者亦非也總
因誤看下仁字便[illegible]此一節說養下節說教相假不知此三
節只是一意若說教民須另有綱目在不止易薄二句矣○
聖人治天下實際卽易其田疇四句使有菽粟如水火卽可

使富不可勝用二句昏夜卽求無勿與卽下文仁字菽粟而
句只爲跌出下文兩句過脈語耳非又另贊聖人別有妙用
而呆數殷阜景象○民富則性良而俗厚此仁字只在菽粟
中推論見民富之效耳非卽富是教亦非富不必教也但如
水火之求無勿與卽便是仁仁字正不得深看方得豈何急
只[illegible]

孔子登東山章

首言聖道之大次言其大有本終言學聖之法○首節總只
言聖人之道大以起下學聖之法與中庸大哉聖人之道三

得尋出便失精神

食而弗愛章

緊切戰國情事爲言當時上下只用詐虛拘之法其不可者僅孟子一人耳此法不止戰國後世取士用賢總不出此義要之世間君子不多有自不科不酬陳儲討見聘君陳布衣不肯應科舉有志者且然況聖賢乎從蒙士借狀托出孟子身分泰山巖巖正賴若山崩巖谷形其峻大耳

形色天性章

此節與告子生之謂性陽明能視能聽是性正有是非邪正之辨○形色天性也一句最難說謂形色天性蓋然有兩條不可謂天性即是形色尤不可如謂天性即是形色則告子食色是性釋氏運水搬柴頭頭是道尤其說可以猖狂恣肆靡所不至或問中辨之詳矣述言○心亦只是形色其作春理之理則天性也形色只是形色其各有自然之理即天性也此天性即在形色上看是從道理說不從心說不是將形色便作天性形色皆有自然之理乃天性也○若云形色即是天性則是口之於味鼻之於臭耳之於色四支之於安佚皆可謂天性也其弊必至於猖狂恣肆無忌憚而後已故

註云人之有形有色莫不各有自然之理乃所謂天性也此紫陽有功後學之論也蓋目能視耳能聽而聰明乃天性也父子君臣其仁義乃天性也故曰有物必有則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合下如此反身無歉無所缺欠生安之聖人之踐形也既已從勉生敬强恕學利困勉之聖人之踐形也○或言須稍高聖人方得與然後字意或言不可擡高聖人方得指引踐形意或言上句須說得輕下句說得重方見兩意都到其實皆未盡也兩句中各有輕重上句形色輕天性重下句聖人重踐形輕合言之則兩意都到耳○得指示意

得微策意指示意從也字生來微策意從惟字托出故首二句寬末句緊形色天性則人皆有之非聖獨異惟聖然後可則人之所以異乎聖人者雖不能踐也今人講末句輒云聖人亦不過踐形則重看形色輕踐字非孟子示人之意矣○踐字在聖人是現成字而在學聖人即是用力字兩得此意方是徹上徹下道理○形字要看得指所謂一顰一笑皆有至理形字看得精則踐字便講得精踐形談何容易以聖人之精義入神而曰惟聖然後可以纔到得恰好處若幾幾乎僅可以當之者此危微之辛也所以雖聖人亦必戒懼恐

孟子　盡心下

盡信書章

孟子此章專爲不善讀書人害道說法。一種拘文牽義，支離於字句而反病大旨，如近世蒙存淺達等講章是也。其一種穿鑿破碎，自以爲得古人不傳之奇，而深害於道，如鄒敎之經解、季本之私考、近日黃石齋之易象正洞璣等緯說是也。此皆就文字生病，即可以本文正之，其害猶小。至若陰主邪異之敎，而陽借聖賢語言文字以飾其說，如致良知、體認天理、主靜、知本、愼獨體等宗派，言皆聖賢之言，而理非聖賢之理，惑亂至此，雖明眼難辨，害道乃不可勝言矣。然其詖淫邪遁作用，總止在語言文字之粗跡上生救捨，而今之學者於聖賢之書亦止在語言文字之粗跡上作生活，聞其說便似與聖賢之書無異，鮮不靡然信之，而反不信正學者，皆緣於義理無見，而讀書但知有語言文字之粗跡也。若能於書之義理是非研究得聖賢眞正指歸，則一切語言文字皆有下落，誰能改頭換面以惑亂我哉。孟子所戒，止爲盡字不好，不是教人不信書。盡者正指語言文字之粗跡，雖經傳不能無

文法之病。讀書不於義理是非上斷之，將語言文字之粗跡與聖賢指歸混淪不分輕重，則必反因粗跡而疑及指歸，如泥血流漂杵，必疑武王之力甚不仁矣。故必須見孟子此章指歸，而不執語言文字之粗迹。不然，如陽明謂反之吾心而非，雖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信也，彼直是不信書耳，遂爲無忌憚之言，豈非不如無書一句粗跡誤事耶。孟子敎人信書，貴得其大意，不要字句上去傳會。且如咸丘蒙說北山之詩，其始似拘，然遂使天下以臣父爲可，其終則賊，故謂盡信則不如無耳。今之後生小子輒於非詆先儒，村學究便思著書翻案，須知孟子究不曾抹却血流漂杵句也。孟子不盡信書，必有深信處。今試讀武成篇，諸公且近孟子所取三三策安在。孟子正恐人不信書而言，讀書當得其大義所在，若徒求之辭句，反以小害其大者矣。謝上蔡傳纂史傳，程子謂其玩物喪志，及見程子讀史，則字句不差，謝以爲疑，後乃悟此理，每事以教學者，正可與此意參看。程子收大學古本，朱子辨詩序，此能篤信書者也。伯安樂良知而非孟子之旨，象致知而非曾子之義，此不信書者也。會得此意，方不負孟子此章。心切。於世務而譎詐旋者，必小人也；於學問而講

斡旋者必小儒也如孟子云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一傷
光明磊落直截痛快今人幽爲之說曰不盡信正所以盡信
書者孟子此言有所太甚而必待我之爲斡旋者吾不識孟
子何如人而待公等斡旋耶朱子之於禮斷然不信古本之
學於詩斷然不信小序何嘗依違躊躇於其間哉其所以不
依違躊躇者以其務求此理之當初非有立說翻案之私意
存焉也惟陽明肆詆考亭而又恐天下之疑其異而不之信
也乃爲晚年定論以斡旋之改竄割裂以就其說思以塗天
下之耳目即此爲欺天罔人矣尚何論其學乎佛氏著說多

援聖經闢邪如韓歐程朱反扯入護法御藏宗果謂張儀蘇
云足下得此把柄入手即用儒家言語改頭換面接引後學
去無非此故智吾故曰凡講斡旋者必小大小儒也○蓋幾
必有爭地殺人者藉口武成故孟子發盡信書不如無書之
論○孟子不道只爲當時功利權術家行不義殺不辜以求
得天下而發○蓋在盡字不在信字所以求者病無是非也

有人曰我善章

先說六軍之士八百諸侯然後說三百兩三千人見得武王
不恃此則上無仰便有身分矣先說民本無長無不事無據
說盡異寧爾見得武王猶慮其及此則下二一句便有身分矣

好名之人章

當時好名人難辨能讓子乘安得不驚世若近日何用如此
口談性命之人皆失色於簞豆者也其妻子生徒且心鄙之
況能欺天下乎然雖高低迥絕總只是此一點心腸裝扮古
之名高則好者亦高今日名低則好者亦低耳○昔人謂三
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此亦爲下等人立說三代以下所以無
眞人品只被此兩字壞却因在不立誠亦緣不知義○人若
有矜大德而不謹細行者却不是好名好名之人方其讓千

乘之國時原是一團人欲但被他勉强支持遮蓋過去驟然
忽略處便不知不覺流露出來　進許

聖人百世章

聖人百世之師凡爲聖人者皆然此章所論專指夷惠蓋
語須照下立言雖不曾說出夷惠來而自發揮他聖人不得
乃是百世之師不說孔子反說夷惠正如鳥頭大黃偏勝
之藥可以已疾乃爲頑懦鄙薄者言之耳聖人且未下註脚
○論夷惠有指其弊言者隘與不恭是也有比論聖人之極
者願學孔子是也有引其同道者趨一是也有微翻闡幽以

見各聖未嘗不全者柳下之不易介伯夷之不念舊惡是也各
章自有義絶不相通此章不但不指其弊不論其極不引其
同并不闘聖德之全正要就他偏勝處見其制行之高足以
感動百姓耳○頑廉懦立鄙寛薄敦正爲流俗而言若實人
君子尚論取法則不必聖人矣○此章專就聞風起興處歎
出清和之聖將來鼓舞天下人自古未有以聖人目夷惠者
有之自孟子始當楊墨鄉愿陷溺租靡非得一番振興不足
以救之惟夷惠行高迹著以之廉頑立懦寛鄙敦薄效速而
及廣故專舉以立之表是孟子千古特識此章之微旨在此

但有揚而無抑故不但與養氣大成二章之論不同并集論
不恭章專論夷惠者亦别看朱子答問兩條正發明所以不
及孔子之故非於此章稱尼願學意也蓋與不恭章言外有
願學意此章并無言外百世之師正極力推崇以鼓舞人興
起若言外别出不足之意直令全理索然矣○然則孔子非
興起百世者乎看孟子凡説聞風但及夷惠而不及伊尹孔
子伊尹有事功不用風孔子道大不可以風言也蓋孔子而
興起者止有一孟子後只有程朱耳豈可望之人人乎惟夷
惠以高行偏勝至聖人故有風風便易動人春之和秋之清
皆風也故變化萬物最速四時元氣流行豈得以風當之故
故此章言外無孔子○一箇眷字中正有許多見界不可圖
圖嘗過○孟子學孔子而屢歎夷惠何也朱子曰譬桂大黄
雖非中和然去病之功爲捷參苓芝朮有養性之益而緩急
伐病未必優於此所以屢稱夷惠而不及孔子也今日人品
文字皆不能卓然有所樹立而乱講渾融圓活正犯鄉原狂
狷之疾非大有以滌盪之雖參朮不能補益也

仁也者人也章

今人有言仁與道總只是人人者人情也豈孟子之説哉仁

者所以爲人之理人身乃仁之體質以此理合此體質言之
方見得道理出來非謂仁與道只一人情盡之也○仁者將
以爲人之理合而言之便是率性之謂道都就人身本然而
言非謂通於人物也若看得仁字粗淺以慈愛爲仁看得道
字粗淺以因緣交接爲道竟將此理都説在外而將靜坐一
室不與物接則竟無仁無道邪○此與中庸仁者人也義絶
不同看中庸下句便云親親爲大又對分出義禮來故人字
指生意愛理而言此下文云合而言之道也可見人字指所
以爲人之全理而言看白文自分明若一概作中庸義解不

但仁字誤并道字亦說不完全矣此章大意是解釋仁道二字歸重人身為正從來有重仁字者有重道字者有重人字者重仁見此理本然親切重人見責重踐形意朱子兩下互說正是合字之旨故二說皆可若重道則是倒說非本義也言字兩重然論之如是體之亦如是非有二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有人倫日用之事即為君臣父子之道人不合仁無從為道不合仁與人亦無從言道也至講章謂上句是有合意至下句方合之以見所以為道其說極支離薛永仲遂謂首句便自合矣何必屋上架屋其饒個更甚仁也者人

也此句說道理自然人必合之而後為道必合兩言之而後明其為道者何中講合字也說不得○講節須重發仁者人也一句合而言之道也却是帶說或提挈道字作主反是操末循本一病也此言字不但重蓋總說道字便是合仁與人而言言字不是人主言他合或重發言道也如仁與人本是兩件而言道者用力合之者然二病也上句單是字講不曾說到合下方說合而言之便有箇道在今或於上句中便露合字之義則下句為而後然不得不以言道作一番支架矣三病也仁者人也言仁是人之所以為人之理即如形色

天性也亦言形色之理是天性耳即以形色為天性耶惟下句合而言之方以仁為專指形上之理人為專指形下之器耳今人於此每多憒憒四病也 述評 ○孟子生平立說如曰踐形曰養大體俱就人身當下指點此章重挑人字正得孟子吃緊為人之意但時手苦無定義詮襲往往挑弄合字遂呼者也其所云人字仁字道字俱如霧裏看花幾不辨為何物矣 述評

稽大不理於口章

或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孟子此言終是激論此其說

尤與於小人之甚者也吾試以後事論之自漢以來道莫盛於老莊而考亭至今不理於口矣自宋以下禍莫烈於新法而新建至今理於口矣且如論朋黨東漢之世以李膺范滂為是其得更理於曹節王甫之口乎如論儒釋吾以儒為是其得復理於釋者之口乎人惟以理於口為純粹中正於是於門戶始有調停兩是之說於學問始有異同合一之說此非小人之尤者乎故吾嘗斷以為世之為聖人者斷斷乎未有或理於口者也然斷言亦自僕果嗟矣

賢者以其昭昭章

昭昭在明明德上說使人昭昭關繳化之行即新民也崇禮
謂明單機齊號令

齊饑章

衆之與士判然不可爲伍者也○陳臻之心與孟子之腹亦
然不可爲伍者也須用對照互剔之法神理始躍然令人自
發棠者○陳臻亦疑不可其不可從利害來孟子自有其不
可此不可從是非出是即喻利喻義之辨亦即爲己爲人之
分令人纔聞口機畢足便只有一個成敗利鈍橫於胸中更
何科人品事功耶

口之於味也章

原是道性善與闢生之謂性之旨耳不是分別性命兩開說
成兩開便覿面千里矣直提性字一片說去兩邊轉側對照
自出○只一箇性字沒欛柄以下道理總無準的有時道義
便佳有時亂道便謬此病說他讀書未廣彼却不服只是他
看得孔孟程朱與老莊瞿曇蓬庐儀泰稔阮及近日陳獻章
王守仁李贄等說數總是一樣可彼可此絕無是非邪正或
反倒亂亦得則讀書越廣越不可救矣此病不止一人正蠹
以後文人學人無不病也○道理命必分析則愈明如性命本
是一原被孟子判作二又將性也命也不謂性不謂命寫作
四直要辨析毫釐如繭絲牛毛一針不亂則議論自精湛道
理自切寔而所謂一原處更分明矣生僻饒倒家做上節擧
串下節做下節時却串上節說來說去渾作一團究無一語
着痛癢直都是閒話耳○此章專爲當時談性命者如告子
一流竟以氣即是理一滚說去不復知其分處其弊至以人
欲爲天理如今日之講學者兩兩開說分明君子不謂謂字
極重○讀孟子此章方知程朱理氣分合之義的確不可移
易○命分氣質義理說本先儒然時文依樣講章填砌膠轕

竟似有兩箇命兩箇性自相礙觸齟齬可厭○只機便是性
非義之上更有性也是則從非則諫可則進否則退明則長
昏則死之類乃所謂義非血性真切之謂也○作仁者五句
題只應通起命也兩字再加一轉并收有性爲似乎細巧然
已嫌其搶吞太露破露太盡○五句只應激動命也句近文
并束有性焉太急將下意說盡竟可不設下文非古法也○
尊賢爲大義也而下節更云不可以不知人蓋尊不難尊非
所當尊則義失故必重在知人知人即智也知帖賢說正是
此義○只是一箇天道講出聖人有不同處之於二字方透

天道即在仁義禮智中而仁義禮智之外又必別言天道者猶大學明明德新民之又有至善也大賢以下只講到仁義禮智便了惟聖人方論到天道如伯夷柳下惠豈不已是聖人但亦以未到孔子大成地位者只是於天道有缺陷處耳故曰聖人之於天道○上四句兼聖賢衆庸而言天道句却只在聖人分上說覺更精微然所以必說到此句者盡做到聖人而於天道尚有缺陷處方說得命然至此正說不得是命也如伯夷伊尹柳下惠與孔子之聖各已造到極處而有偏全之異宜若命之無可如何者然必推求其故究竟於

智之事有所未盡此亦學問之可能者也又如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聖人亦自有等級不同然獨不曰及其成功而一乎○於此須較銖兩辨晰毫芒下邊兩層意思俱還是評○孟子一章只是有性不謂命佛老荀楊都見不透此所以亂道後來韓子分性有三品之說雖稍近理然到底只說得氣質之性耳○

樂正子何人章

之謂善三字語氣原指人品各自說中天下之理四字解可欲二字耳故接句仰下其爲人也然何勝可謂善人矣清出本義若只講得天下之理不備帖着善人則不知孟子之所指矣○不可知故曰神非如神之謂也○神止言其妙妙並謂其難測耳若以鬼物幻術相形類何其陋也

逃墨必歸於章

從來異氏有拾權掖喝之法勸誘籠絡之術而吾儒無有所以智愚强弱之民盡爲彼所收而反以儒爲澹泊也然爲所籠權掖喝勸誘籠絡之民而使其一有悔心則不有不反而以吾之澹泊爲有味者何則人之本心不可泯沒而先王之法又皆待以至誠故惟在受之者有其人耳特羨孟子時闢

楊墨者惟一孟子耳孟子方患天下之不能距楊墨故大聲疾呼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奈何儒樂其太甚乎不知此正如捕盜之時方其追跡掩擊之時務令衰殘勿令幾役便要打算所以安降編置之法耳

有布縷之征章

誣稱君子薄斂之仁時人暴征之慘然於此備無當也君子固非薄斂只用一緩二而已特人亦不必暴征只用二用三而已盜跖爲人作訟牒有寫得罪惡彌大而不能合律不是以入其人之罪有只用輕淺數語而罪名已不可逃者皆是

法也○或有云以催科爲考成爲有司者知愛身名不知愛
百姓萬曆間江陵相公爲之倡也此言眞可痛然吾獨嘗謂
有司尚有寬法以甦民者輒亨亦不之罪也後來有加派有
預征而民始不堪矣然存見尚有論劾之頑民也後來負者
無絲毫之敢逋而官蠹豪猾役蝕動以千萬而民更不堪矣
○天下賤民酷吏不消使惡只急公奉法四字足以殘賊天
下有餘罪則歸君利則歸己矣官多錢皆以一路之哭得之
考成課最由此其選也○三者皆催正之供與後世算商
榷酒錢間架等類不同然催科非時便屬暴權但使用錢有

節則民受其澤耳用一錢二只是上觀天時下者地利中因
人事其興廢留縮之間皆有至理即爲富強之術者如管子
治齊范蠡蘄越莫不深明此義亦足補濟一時能於此上更
推出王者愛民之心已緩而但見其不緩方得視民如傷至
意○此即租庸調法也先王制賦必存其名使之條項分明
方能用緩有節自楊炎造法併爲兩稅近代所用定作條鞭
而租庸之名於是乎不可復辨即欲分其何者當用何者可
緩其道無由矣且法雖取便一時而實貽禍萬世有志經國
者可不於復古加之意乎○述評

人皆有所不忍章

第二節緊承首節仁義並起充字下兩節總又因充無穿窬
之義而極推之若將末節對第二第三兩節分柱於理大精
細○有謂做首節不得侵下節地步者是矣然首節自是就
達下節自是說充達是東兩頭盡處而言充是中間逐漸充
去界限本自分明如謂做本節不得說盡以爲不侵下節則
非矣述評○要爲達字指要在四節所字上○不忍二字尚
渾淪又就其中指出最淺近平易者令人節節承當無可遁
脫處○無受之實有氣上事有理上事孟子所發明專指理

耳氣之無受不可充也充之則必至於盜賊叛亂豈聖賢之
之心之所推乎

言近而指遠章

此章爲好遠務博者而發○然議論關係極大○末節不過舉世
人之病茂近易卻者頃之耳○他處而字勢卽重在下半截○
此處而字勢歸重在上半截蓋非謂近約者貴乎遠博謂遠
博而卽在乎近約乃所以爲難也○守約而施不博約非其
約施博而不本於守約博非其博兩邊打落方見此節而字
之義

堯舜性者章

非以干祿不過極言其自然無意耳非從得祿起論也動容二節已難堯舜湯武言矣應住堯舜立說則哭死而哀句如何帖合庸衆事實下節亦難若湯武身上也○此命字指氣數之命言非性命之命也若以漸近自然爲解乃至命非俟命矣

說大人則藐章

實見得夫子溫良恭儉讓之意方識此泰山巖巖氣象耳昔徒作虛驕客氣則戰國縱橫之士如顏斶王斗之徒亦能爲

之彼其意中正有大人之赫赫在如醉人之必强爲不醉耳又何嘗藐也

養心莫善章

須知口鼻耳目四肢渾是一團天理纔說欲便是不好此與書人心不同故周子之說謂當寡之又寡以至於無而朱子又曰只滴減少便存得此心謂周子之說過精而朱子之說又較密矣○此欲字非嗜欲沉溺之欲即口之於味也一節道理孟子所云性也堯舜所云人心也乃凡人之與生俱生雖聖人亦必不可無者也故謂之寡寡者謂不爲其所誘溺沾戀則道心爲主而仁之於父子一節道理不走作乃所謂存焉者也謂之有存焉者不止是虛靈不測之物存有與之存焉者耳

孔子在陳章

琴張曾皙牧皮固狂者一流然終不知所裁不足以與大道之傳故曰不可得盲何又何須回護如顏子早夭不及見其大成即不算與之不然不得中行何又置顏子於何地因爲章問在陳之言止及狂者孟子引孔子之言兼言狂獧故又發明此說非論當世界至此也不可得明說孔子求其人而

不可得若云解爲狂者不得行於天下聖人傳道豈因天下人不可而遽思狷授其且又不可得從上中行不可必得說來故曰又如所云則中行之不得亦大匠所窮耶○人都看鄉愿做庸鄙一流非也其見頗高其術甚狡以庸鄙之言行惑衆亂天下老釋正得此秘故易於動人因思孺阮之徒似狂獧行徑也只是鄉愿法嗣與狂獧正自背馳皆從此生亦世也一何得宗有也○楊墨鄉愿門庭不同爲屬則一只是同箇沒是非耳經正則有是非而庶民興庶民興則是非昭然雖匹夫匹婦不可得而罔矣此是孔孟家當異端所

不能假借且甚惡而必欲去之者也。今人最怕是是非二
字一切要包籠和會周融含糊模稜辨白分明便曰崎嶇曰刻
露凡做文爲人無不如此甚至三教必求合一朱陸必求同
歸推其意幷楊墨告子與孟子不分優劣爲得此正是鄉原
之術中於人心淪肌浹髓牢不可破看孟子一生用力亦只
於是非二字分別得盡其所謂經正直不許似是而非者絲
毫假借夾帶過去。經在人世間亭亭當當本無不正只緣
異端惑亂之後故必反之而後正耳正須在反正二字看出
關係。此章反經以孔子之是非爲宗以人堯舜之道下章

歷叙以列聖相傳之統由堯舜至孔子則反經君子其任固
有所歸矣。反復之也正復其所也聖賢大聲疾呼警世覺
俗尚得此理復明原是人人所自有不是聖賢別將一件換
去他不是別有所作或加減於上面也惟其如此惡他害商
申韓儀秦佛老告子衆由公甫伯安有般般舊日新月盛到
今天益熾便不得今日提起便在只根無著處反之使正以秦
程朱之功耳。正字中分量亦復不同存乎反經必須到盡
處方是孟子之所謂經正如漢以後闢二氏功莫大於韓退
之然於經尚有所未盡處必至程朱而後謂之正即程門

弟子於經亦微有不盡處待朱子爲之詳辨而後無所不盡
故反字在經字上正見人人可以用力反得一分即有一分
之興至正字在經字下非孔孟程朱之功不足以當之也。
正位只重庶民興三字經正功夫在上民興之效在下也。
毀狂狷者只有鄉原破鄉原者亦必須狂狷望君子曰反經
庶民曰興皆倡發振起之象即思狂狷本意也稱夷惠爲百
世師能興起人而不及孔子朱子謂治亂甚危惡之候姜桂
大黃優於參朮正是此旨。衆皆悅之四字便是興字命根
要之庶民原無日不興悅鄉原處亦誤以爲善耳而不知其

非也若有眞善式微示之其悅更可知矣孔孟不再無怪兆
惑於佛老程朱不生無怪其溺於陳王天下紛紛總緣未得
箇反經君子耳於民乎何尤。經正民興原在辨明學術上
說玩註下是非明白無所回互八字則正與都就知一邊看
不行之作政教感化諸。反經之任堯舜與孔孟共之能言
距楊墨者即君子也吾輩今日猶得執此理以闢邪說亦賴
程朱一番經正耳。經與民原流合一故正與興與氣息相關
此即性善之旨也正者正其善與亦興其善君子不是別有
個道理只就此中分辨出似善而非者耳異端之亂處亦未

嘗歎道德不得故只好說箇無善無惡爲本體也今人動云
佛氏亦勸人爲善陽明亦教人爲聖人然則墨子一書亦言
修身尚賢以治國平天下同是堯舜同非桀紂韓退之且謂
其說矣何以孟子斷爲無父禽獸之極界乎故後世講學
只是是非不曾分明纔不分明便經不得其正身入於邪慝
而不自知其非也○註中興起於善最爲允愜即釋也富强
之說精則民興於功利禍福死生之說精則民興於二氏科
甲之說精則民興於時文變化巧宦之說精則民興於無恥
貪皆當發憤力以圖之未始非興也但不興於善耳○蔣楚

珍曰孟夫子寔見戰國以後士大夫爵祿已深不可與入堯
舜之道漢興治法不純用儒者轉見敦厚讀萬石君傳自見
唐用詩賦宋專經學士氣愈盛德業愈衰明初深見及此遂
舉人材彷彿孝弟力田多有布衣後爲尚書者矯枉如此歟
致後來文弊之弊孟夫子一眼爍破千百年盛衰氣運令人嘆
含徵聘而襲科舉誠未見其可也故士大夫陷溺深不可與
入道正爲無所興者耳漢興之酈陸即戰國說士也叔
孫通公孫弘闒茸之徒也萬石君與其子建慶雖稱孝謹亦
阿世取容正鄉原的傳史遷與微巧之譏不疑處謂之深

仁同傳源識之也然明漢治之卑正爲用鄉原不用儒者耳
經學明於宋而宋寔不能實用之故衰豈可與尋常之濟言同
案哉後來事功人品之壞皆由學術之不明制今雖尚程朱
而士大夫講學者叛之若讐敵即嘉隆以來講章制藝可見
此孫不正而邪慝興矣致生民之禍制舉雖非不易之良法
然寔非其罪也今不明正學術之是非而欲能制舉行敎難
吾見一班有錢不識字鄉原彈冠上場耳曾何補於治道哉
因楚珍議論之謬附及之○此章原論狂獧因及鄉原因及
邪慝邪慝二字包墨楊墨與諸異端說客者流在內致註云

鄉原之屬○或云經正句是過接語只宜輕輕帶下不甚疊
下與邪慝所爭者正此庶民耳即以文字論之今日修辭墨
腔不顧書理相習成風此邪慝也只爲天下秀才隨人腳跟
不能知恥自振此庶民不興也有識者從而憂之思得一二
豪傑才者出使之翕然興起亦甚易此孟子好辯正人心
本懷卻孔子思狂獧意也○章意只是論狂獧而及鄉原
鄉原者狂獧之反對也狂獧似偏而寔近中道鄉原似中道
而寔爲賊故反經經正專指鄉原言至邪慝何則所包者廣
註所謂並起不可勝正者日新月盛其由無窮而吾學既明

則衆邪皆自滅熄也人於雅正或反說異端及邪慝則反若然郷原皆未得其義

由堯舜至於湯章

聖人每五百年一興天地氣運使然顧天地之氣運亦有厚薄堯舜湯文皆在上位是値氣運厚時及周之衰孔子不王是値氣運薄時天地反承受聖人不起耳○見知聞知之分大段有不可曉朱子謂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位當以看爲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爲師大義已盡近時講學必系師傳正緊異端密室傳悄之習不過以此

爲標榜招牌耳實與聖學無干學者不爲其所惑可也要知上幾節文勢直注末二句是孟子敍道統之緒爲而隱然有自任之意○要做頭等聖人全在乎知於知處有一毫未盡便做不得聖人聞傳故此章敍述道統以見知聞知分作兩項其爲知之則一也○所知之道一也特位不同則其所以知之者有異此道何何是孔子之聞知方得○凡邪說密傳非大道之分故必以衣鉢源流爲途聖人之道若大路然不必有所付受爲支派也其授受一則千載千里若合符節所行所言天下後世皆可共質如其不然雖視依賢者門牆於此事無足爲交渉也○孟子生平願學孔子至是已得其傳是有不得而辭焉者故雖歷敍羣聖而語氣只重在末節也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四十六終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四十三卷

〔清〕呂留良撰

清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呂晚邨先生

四書講義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目錄

門人陳鏦編
同學諸子參

大學一

經一章

大學自程子也定，復得朱子章句，即使原本未必盡合，已得精蘊，精要人復起不可易已，後之學者本不能篤信而力行之，故其效罕睹，何嘗有從其說而得過者乎，乃陽儒陰釋之徒，惡格物之說害己，轉方反射，極口古本，乃嘗欲擾亂不已，其後紫陽性敢，道大學其書可以推至此大學之道也

小學大學有地有制，如朱子序中所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者是也，朱子序中字名目緣起故云爾，其實此大學字即指爲學之學，乃古者教人之法之義，故曰大人之學，只此[illegible]制之大學可知，須知古制大學中未嘗有此，[illegible]推論大人爲學當如是，亦未嘗爲學宮典故也

知有朱子小學之教在大學之道四字纔分明

陸(陽)俗學異學，即是大學之道，俗學者今之講章時文也，異學者今之陽儒陰釋以講學者是也

有謂大人之學盡其心而已，明明德是存此心，新民是推此心，而止至善則又盡其心而無遺，先生曰大學無重心義，以其本天也，盡心只可當知至，存心只可當正心，不可以該明新也，蓋心非即明德，心所具者乃明德耳，單說心即本心之學，非聖學也

有謂明德是心之體，先生曰明德兼身心性情合體用而言，不止心體

有謂明德新民是爲己爲人之學，先生曰成己成物則得，爲人非聖學也，兩樣夾雜不得

至善謂明明德新民各有極至之則，止至善者如學聖必孔子，而夫患其所由治法必唐虞三代，而五霸漢唐不足效之謂也

有謂止至善爲成終之學，先生曰止至善兼始終，不專終也

止至善之事，只附在明新兩綱領上，更無第三項用力處，故止至善其說知不說行，止至善無行，行即在明新內也

止至善綱領專重知，故下文急接知止

凌渝安先生講聖經首節，節末乃論八條目中知在並列，此節單提重知，究其意如何，凌先生曰聖人只知天下後世講心性之學者，必以學問思辨爲支離，遺外而求內，自言直捷了當之法，懸空想像一種道理，若有所見，原非真知，其心自以爲定靜而愈見猖狂，故急於此單提知止爲入門下手之要，即中

所告君誠身必先明善也采取似先生曰淩先生之言切矣賢試道大學畢竟幾綱領曰章句以上三句爲三綱領豈別有說乎曰吾正恐賢信不及有三綱領耳以異端之言言之止有明明德一綱領耳更無一事安得有三以俗學論之已物對待亦止兩綱領耳何必有三此兩家都信不及者也不知後世學術之謬正在此一綱領上差去江西頓悟是知有明明德而不知明明德之有至善也永康事功是知有新民而不知新民之有至善也方知聖人於明新下急著此一綱領吃緊爲人處是聖學之定盤星指南針若少此一綱領則上兩綱領都無根柢然此一綱領

至實卻至虛最難見故最難信上兩綱領知行並重此一綱領卻單重在知至善只是難知知得自然行得行處只在上兩綱領內不須更說如孟子集大成章還是諸聖所同集大成卻歸孔子者以其智更高耳故知止一節緊帖定第三句綱領說有此一節則此一綱領已了畢以下八條目只就上兩綱領中條析次第言之雖止至善卻在其中然卻不是此一綱領註腳故知行並列也

此節講者多不切實甚或泛入邪說而不知者皆因知止二字看不分明離卻至善而泛言止也上面平列三綱領然明新二件易見而至善極難說惟知之而

後能得之故正說止至善擡口即下知止二字若云必知止至善自然定靜安慮而得止至善以一止字總括止於至善四字甚急轉口省文也後來講學者先不通文理如李見羅知止說竟謂知止即艮止之止無思無爲復其寂然不動之本體又謂知止即知本一派胡說只要借幾箇儒家言語字眼行其惑亂之術全不顧經傳文義如何故自隆萬以後講此節者無不墮入狂禪總只是離卻至善二字此不特道理差直是文理不通耳

與說講止字皆離卻至善故錯入禪去然亦有不離至善講而愈錯者如李見羅謂知止非懸空知至善之

所在而止之也似矣然他曰對李慈則曰儒學與禪誠兩宗釋與儒者之心無二體水非止何以能照鑑非靜何以能明學可殊方而心之必歸於止而能慮者一也又令用由間近收拾一止覺有進處靜中一切皆如無有如此方得無陷空虛近於禪曰還應得事否曰應處亦不差曰不論差不差只一段清虛尚在否曰有時在有時不在曰如此何處附空虛近於禪觀此則不但其所謂止字懸空連至善先懸空其所以懸空者緣他所謂至善離卻明新事理而言即在應事上講亦只是要隨處尋求此一段清虛便以爲止便以爲至善耳只看他不論差不差五字其不

何○兼○身○心○事○物○在○內○未嘗指心法而言若謂身心意
物皆心所爲如此則四者無一章不可說是心學矣
不止此數何矣
知先後知字與知止致知兩知字不同此處較輕○如云
識○得○箇○先○後○次○第○則○進○爲○有○序○而○入○道○不○遠○耳○所謂
進爲者即下八條目其中自有知行工夫格物致知
知也誠意以往行也與此知字不相蒙講章以爲兼
行說夢囈也亦惑於姚江知行合一之說故見知字
便要兼行不通之論也
知字在本節內合章不重本節重者結上起下意在先
後然先後功夫效驗之序在下兩節此只說知得先

後便可近道猶中庸知遠之近云云可與入德同意
一章不重者知止知至兩知字相應總意所重在此知
字不泥講章每將二知聯串此不識字人論[illegible]書
類而不求意義者也
此節總爲上文示箇下手次序以起下二節看近道
字正對學者而言
本末終始聖人細細區分正欲人會歸精一看來要
一提反成鶻突處罷耳
聖學愈分則合處愈真異端惟分則所合亦僞而無用
聖賢論理必分晰精詳惟分得愈細則合處更真實
日惟精惟一異端假借分別必掃黜一切而後見

體不知其所謂本體者妄也非真也此是儒釋邪正
分界處後來陽儒陰釋者又謂必先見本體而後做
驗求虛於細分其說似但難可喜然先約而後博先
一而後精與從來聖賢教人之法悖拔更甚則又妄
中之妄邪外之邪矣
修正誠致格各有工夫各有功效兩節就中分先後次第
耳工夫不無輕重然無一可略者但逐正下截則節
節推來只格物可了矣下節而后亦然
身與心較然有此三物意即心之所發知即心之所知
只在心中分別出來爲用工節次耳非又有三物與
心並列而爲三也

正心誠意致知予最怪講者每云心生於身而反以役
身心役傚於意而意反以害心意能蒙知而知足結
意就其說譬之身乃家當須物也心則主人也意乃
賊也知則邏者捕尉也欲使主人合邏尉擊賊則得
矣試思身之中心意知三件終日互相將搭斯關
相似有此大學否
心兼動靜而言
心本無不正緣意之不誠習熟而本體亦有病故正心
傳謂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心體止
安有此四者之病可知從意之習熟生來故欲正心
誠心指渾全之體意指其零星發動之端猶中庸之

卽是獨體者其謬亂皆從此出大凡妄生邪說異
本文不得明白耳此亦誠意必先致知之一證也
凡人意之所發必從熟處生卽夢寐病狂醉亂時皆可
驗之熟處乃其所明也故欲誠意必先致知謂平素於
道理講究得明白則意發必當乃可得而誠耳若謂
知能覺照意使不爲惡能辨決意之疑信則知在意
後用力矣致知是意未發時工夫到意發後加審幾
省察乃誠意中之愼獨非先致之知也
誠意必先致知卽中庸所謂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明則
誠矣之意蓋理明則發念皆正而用力皆實非謂頼
知去覺察意之誠否也若以覺察爲知則知反在意

後矣覺察意是愼獨事不是致知事此猶不明
支離紛擾猶刖打入禪門總與聖經沒交涉
禪學之知正要絕去意字此與正學之知正相悖所以
無乜忽也
知與意關是逐節推入其實知是一大截實貫到底不
單指意也
傳習錄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
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他日其徒王汝止謂
德洪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心體是無善無惡則
知物亦皆是無善無惡二人請正於天泉樁陽明
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卽

功夫其次不免有習心在且教在意念上用功夫致
止之說是我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說是我爲其次立
法的由其言推之則所謂知善知惡爲善去惡亦只
是誘引中人入門方法猶未是最上乘若其正法眼
藏止有無善無惡四字而已陽明又自言居龍場悟
若有悟證諸五經四子無所不合獨於朱子之說有
相牴牾今試取其言考之五經四子合乎不合乎合
其說者五經四子之中止一告子而已堯舜曰危微
精一孔子曰繼善成性孟子曰性善與其言不合明
矣牴牾豈獨朱子乎然則其所謂證諸五經四子而
無不合乃其欺天罔人以聾瞽後世之術耳豈誠

乎若以本體爲無善無惡必將并去其善而後可
復本體也則凡所謂擇善固執樂善不倦者不幾
本體之障乎此正聖學與異端分界之處此處一差
以下都無是處不可以不辨也或云修身正心誠意
致知此大學漸漆之事也若以頓悟者言則身心意
知總一至善無惡之物而已矣其云身心意知皆至
善無惡之物而謂知其說之非而救之似矣然有此
理無此事有天命以後道理本該如此所謂有此理
也然堯舜相傳也說個人心道心人心曰危道心曰
微可見心便說有善無惡不得故雖聖人亦必戒愼
恐懼兢兢以精一允執爲聖學但分安勉無頓

頓漸者其端了悟之說爲禪和律敎之分卽陽明
根習心之別若聖學有頓漸則堯舜必是頓[illegible]
復言人心道心乎豈堯之授舜反不如陽明之授[illegible]
根乎
孟子良知良字不過指不必學慮而自然可見以明仁
義爲人心之同○猶其言乍見孺子入井可以概仁非
以乍見爲仁之至以不慮爲知之極也若知至之知
則知性知天而心無不盡之謂與良知之義不同良
知正以不致見其良致知正以不恃其良爲致三字
牽合不攏牽合則其義各失夫言豈一端各有所當
也自陽明牽合此三字爲宗旨彼自指其所爲獨知

非曾子格致之知亦並非孟子仁義之知不過借
家言語說法耳豈可以此解曾孟之道哉有云外
無窮之象內識自然之心此說似是而非聖賢所
格至以是事物之理講求體會到貫通徹盡處便
格不不分內外若謂緣解外物以求識內心正是分
內外聖賢只要明理以行道耳豈要識心則甚識自然
之心尤屬邪異之旨如此說則外緣無窮之象一切
已早吃陽明痛棒了也旣見得萬象爲外要內識自
然之心又要緣象以識那得不吃他痛棒
以致知爲下手而復以良知爲本體夾雜老莊與王[illegible]
安爲調和之說此一種繆見繆邪不知格物者致[illegible]

功知至乃復知之體孟子所謂盡心是也若良知
過指其自然發現如乍見孺子之仁之類耳以此
固有之端則可不可卽以此爲全體也如以此爲全
體便離去理字無理則無用
格致之說異流衆訟其有得者總無出乎程子前後十
六條之所有自餘悖亂支離皆野狐之道誕自誣
以爲體驗而識者但覺其腥穢耳
格物之義或問集程子之說九條內外精粗工程次第
已無所不備陽明自謂曾用朱子說格亭前竹子七
日致疾此是陽明謬爲此說以非聖誣民耳朱子答
陳齊仲書云爲格物之學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

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是何學
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飯也然則陽明
格竹正朱子之所斥摘者何反以不狂爲狂乎
物猶事也不單指人物之物
物事也原兼事物言人但作物件之物看正犯朱子辨
一草一木之非而自安謬以竹子致病也
有謂未有物先有知此生人同具之知也先生曰有則
俱有無知先於物之理
有謂事物之理合於吾心之理先生曰如此說便成兩
件矣事物之理卽吾心之理何須合也或問程子觀
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

大學二 傳首章至傳七章

傳首章釋明明德 一

天命二字看中庸首句便分明在人曰性曰明德在天曰命曰明命只是一件○因地頭分名目耳○經傳中命字有從理言者有從氣數言者即天字亦然非謂有二天二命也猶之只一心耳而虞廷分人心道心亦如是說此一件幾真實圓滿也惟佛家最怪此說則曰支離曰兩概究竟他也不能支離兩概總怪這一箇理字耳看楞嚴惟識圓覺等語真是支離他除卻理字說天說命只有這形象氣數耳故說天命到極精妙只是一無然終不柰這形象氣數何逐處[illegible]報應生死輪廻之說以亂之却極淺鄙易破即[illegible]亦心知其不然遁以爲箇言故佛家於天命上[illegible]空無下截則粗陋其黠者借粗陋說空無借空無[illegible]粗陋以求渾一不知適成兩概也

峻字本不甚重然帝堯分量○自與湯文不同○克明峻德王所同要的當是克之克明○須從峻字見得○

傳二章釋新民

苟日新對未新而言也○日日新又日新承巳新而言也

本只兩句○章句甚明

朱子歎今之學者却不去苟字上著工夫○可見當[illegible]

一息○此是自新之切實[illegible]下兩句不過就此[illegible]耳○日日是言不間○又日是言持久意○兩句又各不[illegible]日日主○[illegible]○新○又日主○提○振○日日從○上○日○新○生○來○[illegible]日從○日○日○生○來○原只了得日新兩字○却三句各有[illegible]義

別處又字是打斷字眼此却是連串字眼別處又字是從新字眼此却是仍舊字眼究之又字自是打斷[illegible]新只新字到底連串仍舊耳

言新始湯武有舊染之當革也

自周以後生民未經一新雖漢唐盛時亦幾刑措然非至善之新雖新而不用其極則聖人新民之道[illegible]

嘗一日行於天下皆緣秦以後關國之心多從[illegible]自利起念制度政令皆由此出凡所以遂民生與民[illegible]行者一切爲因循苟簡之術後世儒者之心亦復[illegible]異此所以輔導其君者彌縫修飾無非逢長此自私自利之根不知此一點心乃自秦以來舊染之汚也必君臣先自滌此汚而後可以行王者之道故大學釋新民必先說自新復說用極其所以爲後世慮者深矣孟子謂不以堯舜之道事君治民與謂吾君不能者皆謂之賊然則後世儒者之道皆賊道耳

極卽○至○善○也○用○卽○止○也○無所不○新○自○新○新○民○也○

用極○又○在○自○新○新○民○上○過○進○[illegible]非徒講明新[illegible]

補註辭都是倒說語氣而兩句中間含著我之明德既明一何在裏乃所謂本也觀註可見
大畏民志也只得新民還事所以大畏民志者乃是本是從本上倒推到極盡交接頭上離爲二叚令人恍然解悟處處總是此箇道理離於香即於香無非此箇道理故曰此謂知本最有隱約指點之妙
此字指大字之言本者大畏民志之所以然即明明德也即一聽訟而可悟必歸於明德此謂知本也大畏民志雖是本然只在聽訟上說此一事之本也到此謂知本何則已點明凡事總一本即此可見乃萬事之本也

使無訟是新民之一事然云大畏民志亦無不出於明德者即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耳本只是一箇本只知字活
聽訟是新民中一事使無訟中便有明明德在本不一本也只一本即此可悟
凡本必一而末必分末必同而末必異聽訟之末末中之一也明明德而畏民志以使無訟凡爲末之本一也不只此一事末不止聽訟也無訟亦不是本使無訟之故乃本耳
其本散爲萬事本則一也萬事各有本而推之只此本故無本外之末就萬事中任取一端來看無不合者

此章只重本字不重知字此知字與經中知所先後知字相應與致知知字無涉人多誤看亂甚因有雜人格物者并有謂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者一派胡說其原亦起於新建毀朱子補格致傳而即欲以行文結語當之也凡經傳中字同義別皆宜一一辨析令如淄澠之不可混於此不審不特時文家見字胡纏如後世學者之以習靜爲主靜以良知爲致知皆不辨字義而妄援立說正夫子所謂不知而作也儒者不可以不戒
大學經朱考定如天地不天成即與鴻荒時境界有不盡合分外分明字字當萬世不賴後來紛紛動撥古本

石經發爲思是都是無知妄作耳如知本知先後之知與知止致知知字不同物有本末之物與格物物字不同而正嘉間講師皆比而同之至欲以物有本末節補格致一大傳文於字義且未通遑論其學耶故其人初以訓詁附程朱而末年皆宗傳異端蓋其所程乎程朱者原非也然世儒方群行其書以爲說經之準繩要學安得不淆亂哉

傳六章釋誠意

專釋誠意人但知分出致知不解分出正心依各傳例當云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者而此章不然蓋有義也
大學誠字與中庸誠字不同中庸誠字可以單舉乃實

好惡是意。實用其力如好色惡臭是誠。稍有不實用力處。即爲自欺而不誠。此五句是釋誠意正義。但其用力之實與不實在閒居人不見處。此是自欺之根。須自己於此覺察而加謹焉。此之爲愼獨。此是誠意緊要關頭指示人下手。不可以獨訓意。以愼訓誠也。看註中然其實與不實何用然字轉。不一直說落。細體會自明矣。

不句緊承自欺自慊說來。意發而實則自慊。不實則自欺。實與不實。惟自心發念時知之。此所謂獨也。故此獨字中只辨實不實。不辨善惡。辨善惡乃致知中事。註中知爲善去惡何是承致知說來。謂既知善惡

矣。乃發一念去惡而去惡之念或不眞。發一念爲善而爲善之念或不勇。此閒發處幾微不眞不勇。下稍便成搪塞。然其發念不眞不勇之時。他人不見。自己未有不見者。從此審愼。教可眞。教勇。則意無不實矣。

獨只是意初發時人所不見。要當意之誠而貫到事爲頓。此都是如好好色惡惡臭。到必得決去方足而方其起念隱微之際。有不實便不能到必得決去田地。故必愼其獨。看註中下一地字則獨字指人所不見之時境言。即與下節閒居相照。非謂心有獨體知有獨覺。復說到致知裏去也。

愼獨乃傳義。非聖經所有。經文所謂誠意者。每發一意如好惡即是意。則必實用其好惡之力。務決去。求造得。乃謂之誠。若徒發好惡而不去做。或做而不盡者謂之不誠。誠字中有事爲在。即至平天下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亦只是誠意直貫到底。故誠意一傳變文獨稱正爲此也。依經文本義說誠字。但當體會實用其力四字。講若愼獨則又傳者於誠意中提出緊要關頭。謂意之所以不誠。皆在初發端時有所未盡。人未見處。不實用力。此屬於獨。即易之所謂幾。乃意之起頭。非意之全體。意之全體。直徹事爲之終始。獨只是自靜而動之交接關頭。誠無爲幾善惡。善惡之夾雜從幾中生。即其有所未盡。不實用力

便是惡之萌芽。此際更加省察。則惡端無從而入。此之謂愼。愼有嚴善惡意誠則實行其善而已。兩義不同。獨非意也。愼非誠也。後儒不明經傳之旨。於誠意外添出愼獨工夫。固不是。誤認愼獨即誠意。亦不是。存養省察。繫然有此兩節工夫。但分配動靜不得。存養是兼統動靜者。省察下手則在動之微處。存誠主敬。原無時不然。至動之微處尤加審愼耳。此又候有兩節原非平對兩事也。自俗學離而爲二。異學又欲混而爲一。以彼爲直捷。以此爲支離。後人求其說而不可通。於是有只愼獨即致知者。有以意爲心之所存者。有以獨爲本體者。此眞所謂支離耳。其惑誤又不知

何所底也但平心觀之於文義已不通又何論其是
非耶
論學而流於邪慝只是求直捷省之格致誠正修分明
五節必強求其一則似身心意知可併而物不可併
故陽明以為當去惡為格物不知此正是誠意工夫
是欲於格致而先廢誠意也後來又以意為心所存
主卽是獨體則又欲廢誠意而先廢正心矣人都異
說根源只是一物所謂佛法無多子而借聖賢言語
改名換姓以欺人正僧杲傳授張子韶書云左右既
得此欛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用儒家言語說向士
大夫接引後學正是此法其所謂致知慎獨皆致其

所知慎其所獨非吾所謂致知慎獨也學者須明辨
之
閒◦居◦卽◦獨◦也◦為◦不◦善◦卽◦不◦慎◦獨◦也
閒居便是獨揜著時亦是獨
病痛全在閒居　何厭然　何止見其知不絕處故註
云是非不知當之當為惡之當去也孟子指點人亦
多在此處令人猛省然須有多少學問功夫前有格
物知識盡後有誠意知識實良知家亦竊此意作指
點掃更無須格物誠意幾何不認賊作子乎若厭然
謂之虧欠未盡則可謂之本無闕欠不可也
有謂小人羨君子之容故厭然先作甘君子之容小人

所最恨誰有恭者良知家極詆禮法端方之士以爲
僞僞者誠有之然畢竟世間小人狂肆無禮者多而
貌為莊敬者少有良知之教小人亦不須厭然矣
如◦見◦其◦肺◦肝◦也◦何◦人◦或◦未◦必◦見◦見◦亦◦何◦益◦則◦小◦人◦厭◦然◦
處◦見◦人◦之◦見◦如◦此◦真◦無◦微◦不◦顯◦無◦地◦可◦容◦
看來近世小人揜著之情狀又與古小人不同一則因
天下眞君子少足以售其欺益謂古小人所以如見
敗露只是術不工無博辨堅僻作用以濟之耳於是
於揜著上講究益精此一種也一則大家一般人爾
知我見有世間所稱入宗道長其底裏不過如此因
疑古之君子或亦不過如此因幷疑天地間道理原

不過如此益信得生之謂性無善無惡氣卽是理等
說眞聖人心傳打破此關頭頭頭是道滿街都是聖人
更不消揜著此　一種學術行而小人之無忌憚益甚
矣
世間僞作有道行徑未有不敗露者只是天下多其黨
轉相覆護且則敗露亦無礙耳
此謂二字緊承上文說誠字只謂實字人都有做實德
之誠自說不去反生枝節獨字只說人所不見之地
後來講學者欲標此作宗旨於獨字下加一體字以
牽入其玄渺之說幷下節都墮鬼窟
獨字只對人而言後來說入心體便是援儒入墨家言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三

大學三 傳八章至傳十章

傳八章釋修身齊家

自誠意傳後，好惡二字直說到底，是大頭腦處。古人謂齊家比治國平天下較難，看古聖人許多難處，直是無可如何，然聖人處之已無不盡，後亦只是好惡無辟之至而已。

齊家是第一難事，惟克己反求足以感之。

但看諺下一莫字，可知溺愛不明，不獨指斯愚也。頗有道我自命，而營逐以濟不肖之惡，或詞章名世，而標榜以譽不學之文，反躬試問，真不可解，及其論斷人，又知如不了了也。此在賢者不免，況流俗乎。吾輩有子待教者，不可不一深省。

此論身不修五字，總承上兩節，不可以齊其家，亦總結兩節，謂非半句配首節，半句配次節也。次節註云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者，所以二字，則次節未嘗指家不齊，而傍說身不修明矣。

傳九章釋齊家治國

上有修身，下有天下，本章只完得家國，其責重修身，只是教家二字，不是又補入修身也。

教者家也，而所以教者身也，所以教之實，則心之誠慤也。國不過理通而效遠耳，平天下亦只如此，故曰成教於國，無教國之法也。前節只說家國之理，二故不出家而教可成，若上下相聯，此行彼效，與責在修身為教，皆下面說話，非此節義也。

看下文所藏乎身，可見不出家便有實，上面事在成教於國，便有國下面事在。

孝者所以事君也三句，是申明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理，非為成教於國條陳方法功效也。

看註云孝弟慈君子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所以者也四字語意最明，故三者字不是指人，不是指事，只就家字中指出三件道理，如云家之所謂孝也者，國之所以事君者也云爾。時解誤看註中君子[illegible]句，遂將孝弟慈屬君子，下三句屬國人，說來竟把三者教驗其於是，又有謂上下句俱就君子身上者，亦非也。君子固孝弟慈，家人亦效此孝弟慈，國亦教此孝弟慈，即至天下家家孝弟慈也，只是看底道理，若事君事長使衆，乃是國底事件，亦君子國人共有底，不專指君子也，直當撇開君子國人，講家之有孝弟慈，即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何等明白直捷，何用自入魔界耶。

孝慈有此種道理，在國[illegible]孝弟種道理，所以不出家

成敎於國。在家。則君子。與家人。總在裏。故註云所以修身而敎於家者。在國。則君子。與國人。總在裏。故云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所以敎成於下都只在家國道理上說。不貴坐人身上說。俗解分上屬君子下屬國人固非。至有謂家國都在君子身上說則更謬矣。

人亦知家國相通之理矣。然說來仍向感應者病。坐看煞昔了國人兩邊各占一半耳。固有謂都就君子一邊說者亦非也。事君如何貼得君子邊去。修身敎家則家之人皆孝弟慈矣。國人獨不敎孝弟慈乎。但邊國人孝弟慈也。只完得個家之理。惟其事君事長使衆之道卽在乎此。此是治國之理。正是不出家而成敎於國之理也。須將君子國人且都置。只說家之孝弟慈道理卽國之事君事長使衆道理。便不煩言而自解矣

有謂國人見我家如此。亦卽自能如此。仍舊落了感敎去。且國人見我家孝亦卽自能孝。則有之。如何是所以事君者。不倚賴乎。又要作轉折。豈不支離乎。顧麟士謂我之上有親。我之下有臣。臣節上有長。臣使下有衆。總半然在人身上看。自牛彥然若聽得此只說家國相通之故。在道理上論。不若人身上論則萬牆斷矣

在家爲孝之道卽在國爲事君之道。止在衆人公家道理上看。不若在一人身上看。著君子身上看。且不再況著在承敎之人乎

不是君孝而臣忠。亦不是求孝而得忠。亦不是推意於事君而敎孝。亦不是爲要事君而敎孝。離此乃明所以之說

此三句只說道理。不說事敎。次節只說端倪自然。不說推行

首節稱明家國相通之故。就道理言也。第三節乃明國本於家之機。就推行功效言也。第二節說道理已在推行處說。推行却只說端倪自然。仍在道理上看。下兩節纔正講推行事也。故朱子謂卽孟子所非意而子以作見入井處指國之端。大學所指孝弟慈之端都在自然發見處見得所謂始然達者也

上言家國之理本通。此下方言推行事也。此節乃其就端處言孝弟慈之推行本乎自然。只要擴充去。而三者之中惟慈心最真而易曉。故特引以證三之同然。非謂治國推行盡於慈。亦非謂推行便有法作爲也

機半意上已說意。第四節又從機字中發出恕字。主意全在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句。

矩之道也細說章句則其辨自見
此道字直從經首大學之道道字生來故註下修己治
人四字卽兼明新二句也
絜矩意至上節已說竟此節又另把總結直照聖經首
節收歸大學之道故註云修己治人之術卽明明德
新民也
此道字不是絜矩之道絜矩之道從心推出及民事…
也絜矩者以民之好惡爲好惡公之極也皆只是新
民一邊事君子大道則兼修己治人之全而言以上
言絜矩言好惡之公私此節言忠信又從公私中推
極誠僞敬肆之分盡所以行此好惡之公者也

君子只是有平天下之位者大道卽所以居是位之
其事理甚大故曰大道然非忠信則施設皆虛猶
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故君子大道
須切位上說忠信以得須切居位之道說
註中特地云君子以位言之正恐人誤看做有德者
驗參句說不去也大道言中明云居其位而修己治
人之術人偏多貼用人理財不知何據關時論欲專
主用人尤斷斷也總是不曾讀註耳
章內雖兼理財用人緣此二事是天下事之大者故舉
以立論其實平天下不止此二事或又變而爲愛民
用人則用人亦愛民中事取舍卽好惡之一端不可

以作對也理財用人皆所以明好惡但取用人而
理財之好惡亦不可也總之大道所該者廣單指
二件便說不去
大道難定用人理財固非又有直指卽絜矩之道其
同也絜矩之道亦所以行此大道者與忠信二字
非卽大道也絜矩之道從仁恕生來忠信從誠生
皆所以行此大道者猶之中庸行達道歸於達德
德一本於誠相似故有絜矩之道之君子以德稱
大道之君子以位稱各有確義不可混也
忠信人卽作絜矩看固非離絜矩另標一道理名目
不是絜矩是心理之同然忠信卽在行處實…

絜矩卽誠意章好惡推廣言之忠信卽誠意章者
慊愼獨也
忠信忠絜矩而一節工夫
以上只是說絜矩故於上節特註云自秦誓至此又推
以中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
南山之意正結上文見此節之不粘連書數節
也又於此節註云因上文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
則此節當承文王康誥兩言得失而不當承上數
節又明矣或云此節是上承用人下接理財過脈不
宜斷絕此正是謬論如其說理財上已說過下文不
過因上有財意而申言之耳原非特起何用過脈哉

總之眼光拘小只在貼[illegible]上下尋來路去路而不[illegible]
古人文章筋絡接續脈絡貫通間見層出有别混於
言外者其來路去路本自了然但粗心者自不辨耳
大道只是生財中底道理要正大不可私邪纖悉耳[illegible]
上文大道應馬牛不相及也
此大道與上大道毫無交涉人多云大道不止生財而
生財亦有大道如此乃是大道以生財非生財有大
道也
有天子之財有諸侯之財有卿大夫之財有庶民之財
生財大道統而言之其理同也然必自天子得其道
而天下之財無不理此平天下之義也

舒字有二義舒徐閒是舒舒暢亦是舒也南北轉漕
以鉅萬計是不舒太倉之粟陳陳相因亦是不舒
東坡有言君得一法大要是整耳美其名曰儉素看
家國道理總只如此故為國須識大體看一舒字非
僅節省之謂也
舒不止戒淫侈
管商桑孔其道何嘗不能足財却不可恆也惟此四者
不足不患有餘自無不足雖凶荒患害皆不能貧此方是
恆足此便是大道
有謂財非君子所諱先生曰不用如此說纔說不諱便
看得私心小樣

散財得民言其無私不貪而適以得民發身是傳者推
論非仁者為要得民而散財以要結之也
仁者以財發身謂仁者即於財論亦以財發身耳若謂
仁者結民心惟此則亦權術矣
因上文言生財不可無道恐人君意重在生財故特下
此節以起下文至末只一意言雖生財有道然不可
外本內末故又提出仁義而以義利之重結之
大意是申決上文發身之說只合云上好仁則必有其
財耳而傳文故作三系正要跌出義字為下文義利
之辨張本也
若民上下相接純是義而其所以相接處原是仁不[illegible]

分嫌也然上但知有義則矯恣貪婪之患生下但知
有仁則欺詐僭亂之禍作故上專責仁則下自安於
義
有謂君臣上下非天所為人之所設也故必以仁義相
感先生曰此意直從原頭差到底君臣上下皆天所
為故仁義相感仁義皆天也彼亦以為人之所設耳
有生財大道節在上文就財上論所以生之有之之理
傳又恐人主重視夫財而講究不置反以仁義為致
財之道也故急下末二節見財利之必不可求其為
後世慮者深矣
引獻子言只取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耳此謂仁[illegible]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四

門人陳鏦[illegible]
同學諸子[illegible]

論語一

學而篇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學字謂效宋子謂所包甚廣兼學問思辨行五者未嘗專主讀書而言讀書乃學中一事耳時解每以稽古之訓典籍等子知此正是宋子所闢爲詞章訓詁之學而陽明反以此誣宋子者也

昔友與余論集註曰學字攷文公註錯竟在讀書講義上看故不誤耶余謂此節註答之曰後覺效先覺所爲所爲何嘗專指讀書講義耶乃憮然置去吾友亦古能文者蓋其時汲溺於良知之習以集註爲洪水猛獸士大夫皆以不看朱註爲高而爲信邪說所去硬坐宋子之罪謂但知以讀書講義爲學而務將文亦以爲遵傳註必當六爾故邇學字定以嘗古概關諸書誦讀爲言此攻者固不知字者亦不知也誠今細心讀其註章句則豈敢爲此誣罔之論哉近日論者乃云作文須依註講學則不可依註以講學之說論文則非也夫作文所以發明孔孟之旨此而不可用講學之說則所講者何學耶固不辨而知其所主者之必邪說矣

門人問學之字效如其人非效乎曰效其人是也以如其人爲字者未之有也孔門諸賢誰不效孔子以顏子爲至而顏子未嘗如也有若似孔子矣而反不及顏子曾子未嘗如孔子而獨爲得傳故非不欲如之也無此事爲故不以爲至也

儒者之所謂覺者指此理外道之所謂覺者單指心理必格物致知而後覺所謂知性知天而心乃盡也覺心則必先去事理之障而直指本體故以格致爲務外之離然自以爲悟本體者於事理究竟膠葛不上於是後來陽儒陰釋之說又變爲先見本體而後務事物自以爲包羅巧妙不知先約而後博先一貫而後學識乃所謂支離務外聖門從無此教法六經具在可覆驗也

朱子謂第一句在字雖有輕重虛實之不同然字字有意味在下落个按學時習三實字更而字一斷人所共曉惟之字指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人都忽略不知時習個甚

說字實覺其味只在上句中領會若晚邨講便是拈花微笑且敬大事了畢非聖學之說也

在我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故如務繁之恍我日若道與心是學便不是

粹能說得開口便能問學是何物所學爲何事者知其
將來必能涣然冰釋怡然理順蓋此時已種根也
凡提一字以貫通章註中初無此意仰朔爲將以來講
說什撰章旨皆亂道也若此章學字於理却合註雖
不提明亦隱然脈絡蓋學字原無所不貫耳若謂非
此不可則又不然
有朋自遠方來須連上節說下然必問其所學何學則
其朋爲何朋假如爲偏宗之學則必有禿丁之朋爲
修煉之學則必有爐火之朋爲縱横技擊之學則必
有卜命無稽之朋各學中支派不同朋亦隨異然未
有不相感應者也

人不知地位甚高不是數逆窮時
不如隨地說不專指行藏
須見聖人說底道理自可包括賢人步位若私做得聖
人說底便到不得聖人徹上下境界時解於首節止
作誦讀話頭次節止作交游話頭末節止作士不遇
話頭此是低秀才胸中打論耳於聖賢何有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章
上節就凡人虛論箇道理如此下節言君子所以專用
力於孝弟之故未嘗粘緊兩箇人說亦未嘗有上節
賢而下爲學意此旨講章說夢耳
兩節原一氣貫注不過因淺觀深就小指大總講道理

如是不得分兩種人事也自講說強分上節爲質下
節爲學轉生支離於是君子何要道丈孝弟何要道
丈大都剜肉成瘡愈講究愈不明白
金仁山謂前節以質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泛言亦是
強分枝節看來只大槩論事理如此耳若云但看凡
人若孝弟便不到犯上作亂不犯上作亂便是仁化
氣象所以要做仁民愛物工夫必須在親親上做起
如此看來原是一氣說下只是前節在凡人一人身
上推論其理故孝弟與仁都說得淺小後節就道理
推論到盡處不但仁字說得廣遠即孝弟亦說得完
全耳

或問說者謂上節以質言是凡人之孝弟下節以學言
是君子之孝弟爾之者又謂有凡孝弟相應無犯亂
不仁即是爲仁不得便分兩項人看二說如何曰前
說始於金仁山理亦無謬但質學二字下得不當便
成滲漏上節是設箇假如就現成人身上指點此孝
弟說得輕說得小也不論質也不論學如云大凡孝
順之人決不爲非下節即根上節推出此孝弟說得
重大完全只指點道理如此質字固不相干即學字
亦言外意如云不要小看了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則
不可不務學意思又在此句下語氣未及故仁山便
分質學誠有病至上節現成假如自然指凡人說下

節講道理自然指君子說即不犯亂亦與爲仁不同
不犯亂只就凡人一人身上說若爲仁道理甚大仁
民愛物參贊化育都在裏非君子誰與語此
上節孝弟是指成質言其爲人也四字是虛語與葉公
章其爲人也文法一例猶云這箇人一向也此爲字
與爲仁爲字虛實不同人字與仁者人也人字又大
小精粗不同時講每每牽合爲仁即爲人不但不識
爲仁道理并不識爲人文法矣
末兩句只講道理不在人身上說孝弟也者不但不指
凡人并不坐定君子
天下人都不犯上作亂此是何氣象故爲仁二字只在

上文涵泳得之也者其與神理自然意味淡長[illegible]
節是足上語非推開語也
爲仁之仁小言之而不犯上作亂廣言之至於變時雍
上下咸若仰親親仁民愛物之盡俱在外面推行上
看此一節即上節道理極言其量之大而孝弟之本
可不務耳非另生出仁字也
或云孝弟爲仁之本集註云仁道自此而生若作始義
解則與生字不合便與本字不合矣即第一坎三坎
三坎之說亦出朱子然於集註不合亦是未定之論
仰以水言之謂一二三坎之水皆出於源則可若
三坎之水出於第一坎則不可如可謂二坎之水出
於一坎則三坎之水獨不可謂其出於二坎乎此非
有子本意朱子已圖外之而今人猶用此解甚誤也
先生曰本字原有二義一爲要約一爲初始仁爲孝
弟之本重要約義孝弟爲行仁之本却重初始義纔
說箇爲字便有次第之序親親而仁民愛物故行仁
自孝弟始孝弟是行仁之一事未爲謬也若上要約
義說則正犯程子所謂仁之本不是行仁之本矣朱
子一坎二坎三坎之說正與集註意合如謂一二三
坎之水皆出於源者此孝弟與仁民愛物皆出於仁
也謂二三坎之水出於第一坎者仁民出於親親愛
物由於仁民即謂第三坎出於第二坎亦無不可但

親親爲大耳凡補全章意朱子皆列之圖外非[illegible]
集註不合故也
譬之水孝弟是第一坎仁民之仁是第二坎愛物之
是第三坎孝弟之與爲仁其科坎不同然水只此
耳若於孝弟外另講爲仁便非本字之義
爲仁二字甚廣淵平章協和於變時雍及上下鳥獸
木咸若都在裏可知有多少事理但其次第必親[illegible]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若無此次第便是異端二本[illegible]
成箇仁故曰行仁自孝弟始虛齋不肯將行字代
字始字代本字則以孝弟是仁之本矣孝弟是
說仁是性豈有事爲性本之理孝弟有孝弟之

仁有爲仁之事但爲仁之本必自孝弟推行出去

朱子謂本立則道隨事而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

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正是行始二字發露處

錯會耳

孝弟是本根仁道說盡處從本根到盡處其中煞有次

第等級

人自父母兄弟以至昆蟲草木其等不知凡幾於父母

兄弟面上用得十分意思逐等殺派至昆蟲草木仍

有一分二分若先於父母面上只得三四分下便推

派不去矣所以人只要於父母兄弟意思使之極厚

此之謂務本根本既厚則以下便自推廣得去亦不

必更要講求本立道生只是如此

今之放生戒殺齋供施捨以爲行仁者謂此直行不仁

耳皆貴之家每於此捐重費而不惜考其家庭孝弟

則有不可問者一貧窶親族入門上座便疾惜變臉

矣蓋以所捐者明捨而暗來家庭鄰睦則有去無還

耳只此一自私自利之念便不仁之甚直是待其父

兄視族不如昆蟲僧道矣故予謂凡感應功過勸善

之書皆勸惡之書也其本不仁也

是論語第一章言仁始故註云心之德愛之理兼解全

部仁字也此章專主愛之理邊說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不忠不信不習在幾微不覺處加察是曾子思誠之功

爲人謀事雖極盡心畢竟與自已有別此私心也

不忠不必有心欺吸人事只謀事到八九分便住此一

二分則德怨利害之故也

如爲咪食之殺人若止云傷人便是不忠註云盡已之

謂忠盡字極難說纔自說盡便是不盡

有謂曾子三省不必拘泥三件總只是凡事皆省察自

反耳先生曰曾子只衆得三省却替他補無所不省

自以爲得曾子之深不知其正是見三省之淺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章

敬字貫始終表裏

信兼言與事說

天地之財止有此數與人正就這上面還他個無過不

及之謂節

人兼臣民說

使民以時特愛人中之一事王政重農故又另言之

楊氏論所存未及爲政之說本之伊川伊川之意正爲

此五者雖有條目實政在恐人不去講求故云此言

淺近而堯舜之治亦不過此皆欲人向此五者擴充

推極也是補言外意故朱子列之圈外近來友以此

爲正意若云求治於一心而有餘却正犯程子之所

病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章

學文雖末然非小事也聖賢豪傑將終身焉在弟子當
先務根本且知識未充故必有餘力而及之耳
學文正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事斷不可少蓋不學
文則不惟固陋正恐上數事有差誤也
學文句淺深精粗並至卽志道章游藝之旨
今童子六七歲就傅便事讀書問讀書爲何等事則其
父兄茫然其師長亦茫然矣人材從小便教壞又安
望其成人物也今日村學堂中首讀一本小學下老
實教做去世上旋旋出得幾箇好人大人此豈小小
事業聊若只講做時文無論醜惡卽做到極處與所
以要讀書事毫無干涉凡爲父兄師長者不可不知
此意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章

賢賢與與朋友交不同人多混看
事君能致其身此是古人原破的語凡筮仕立朝身
事俱從此上起見纔使勳業爛然直聲震世究之打
此關不過耳
雖曰二字須活看曰者他人不能之論也人先坐無未
學使有何必讀書之弊矣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
之至正淺施其學耳
文學科中人見得文學虛僞之弊盡而爲此言非欲廢
學正欲學之務本而盡其誠耳
雖曰必謂言所期於學者不過如是非歎美其不學也
語氣抑揚間其意自見後來欲借以行其不必學之
說淺謂卽此是學而凡爲讀書窮理者非因謂註中
生質之美二句爲支緩則子夏幾不免爲聖門之罪
人矣蓋聖門教人只有知行學所以致知也行以踐
其實也二者有專舉有全提聖人之言雖專舉而自
全賢人之言則不免有偏重之語病如此節專重在
爲行則輕在知遂他日子夏又曰學問志思而仁在
其中專重在致知則輕在行遂合二章互觀之可見
其理之一矣故朱子於博學章補雖未及力行意於

此章補生質之美爲學之至正見斡旋妙義
學問只在日用倫理上辨取一誠字爲難耳今世講
尚氣節之說其中不可間有更甚於流俗者是僞衣
峻厲又過於小人也〇
王介甫折張天祺曰賢卻讀書某卻不讀書程子闢之
曰只此便是不曾讀書令人貪緣多讀幾卷書胸中
便有多少樣子隨吾所爲靡所不可若以程子之說
律之只是不讀書耳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聖人明言君子不重則固有君子而不重者也不威者
下而云學則不固則固言君子既學而有不重者也

蓋不重只是氣度養得不足不是根本上事然却從
撕動根本聖人言此以見外面之不可輕視耳有補
君子無不重君子之學必然重不重由其學來說來
未嘗不是道理但與本節之意不合定要與孔子打
嘐一上以爲高聖人說外面我畢竟要說裏面亦可
笑也
有友論此節重威只是初學外邊儀節上事故序先於
主忠信余曰重威亦是徹始徹終事初學工夫固須
從□面有形象處扶竪起到得既學後亦有因不重
而走作者此是涵養精細工夫非粗節也友曰剛君
子既學豈尚有不重者余曰如此說則君子而不仁

者有矣夫更說不去也
有云我擇勝己而後交則友又將擇勝己而後交必
之道也故必求如己者而友先生曰無友不如己猶
其好勝喜佞日就汙下如齊王所謂好臣其所教而
不好臣其所受教非豈謂不求勝己之友乎若必求
如己者而友則以水濟水即友不如己之病根也
知過不改其病只坐一憚字
只憚改精意已大病不必論後日也
勿字如禁止之辭正有力氣在
曾子曰愼終追遠章
愼終追遠指躬行盡禮盡誠處非泛論制喪祭之禮也

民德歸厚謂民亦知反本盡誠可以施教化而出治術
・非謂即歸厚於君上而服從因結也
愼終追遠只自盡其道而民自歸厚非謂欲民之歸厚
而從事於愼追也爲民而從事其愼追之本已失矣
民何以歸厚乎凡下句說到功效者必不可倒講此
義利之辨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章
亢意只在求與字却從求字轉出體貼抑字便見故子
貢亦不更辨與字
五者正要說在外而淺易處千人萬人一望即見得如
此雖無須循節皆可信故必聞其政耳又須知聖人

原無打點五德之意在邦君心日開感化彼且不自
・知所以然又從何見得即在學者自見聖人處悟其
所以得聞在此
此是子貢推測必聞政所以然亦是子貢眼中見得聖
人德容氣象如是聖人固不自覺非與夫子挾此五
者之術以希合於世也
此是子貢答言聖人處聖人初不自知有五者又安得
以五者蘄聞政乎沾沾爲聞政而出此五者聖人亦
大役點矣
子貢言下薦機隨波逐流只爲子禽鈍漢求與二字作
轉語耳若說夫子實以此五者得之或五者便必得

國政即犯死語矣夫子何心以五者得聞即得亦止聞之耳何嘗得政哉得字止是人樂與言故五德亦但就和易一邊說耳

有謂玄德升聞堯命以位不是初見舜容即命之也先生曰玄德升聞而命以位此以聖人禪聖人也溫良恭儉讓而必聞政此以聖人感庸人也豈可以此比例要之命以位則聖人亦必歷試詳慎若必聞其政即堯初見舜容亦必爾爾

溫良恭儉讓只說得聖人發見處在聖人發見處亦只說得一半故註下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數句正爲子貢幹全部意令後人不倒看錯走作用其義甚

精

金仁山謂註中盛德過化存神是補內一層亦字與[illegible]外謝氏[illegible]亦字是但指其外似矣而猶粗在未見先子意旨也所不足於子貢者爲此五字於夫子德容亦止得其謙厚謙退不自聖賢之一節於聖人中和氣象多所遺偏有子溫而厲望之儼然二章可見朱子恐學者看錯一向偏於和柔則鄉愿流俗之皆[illegible]備其外意不重內也惟德盛盛德是補其內亦字與上亦字是但指外之一節亦不是補內緣子貢爲子禽求與二字下轉語以得之二字却著痕跡朱子爲此三字補滲漏耳

人看得此五件平淺不足以盡聖人要就上面別尋高一層景象不知正不消如此看註中即此而觀其德盛禮恭云云則所謂過化存神之妙原懸起一層在五件上正不當看低此五件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章

問[illegible]父在父沒則志行原從存上觀也若到三年無改何以[illegible]子則上面說箇甚

凡說改父道者不定要非其親只是要急見已美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章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纔下箇禮字便千分萬緒端有[illegible]嚴肅[illegible]若道是聖人將箇外加[illegible]

理柴柵綑縛人於是悟得真性本無物欲[illegible]正知和而和之源流也有子見於此故即此嚴[illegible]指出自然道理看其運行處心安情順有非此[illegible]不可者便是真性流行原非有所艱苦也如拜跪君親揖讓於賓友[illegible]恭敬畏然必如此乃安但於跪拜揖讓閒見得此意所謂和也知和而和者便謂跪拜揖讓不過致此與意於君親賓友吾已得此意不拜跪揖讓可也其用必猖狂蕩佚壞之本[illegible]矣又安可行乎大意祗是如此

有云禮以人情爲端嚴則不便於人情和則便於人故以和爲貴先生曰禮之以人情爲端者如[illegible]

舞以飾喜干戈弓矢以飾怒衰麻哭踊以飾哀皆因
人情而生品節然其原則本於天聖人發之以降命
聖人不敢以己意與其間況夠凡人之欲乎惟其本
於天故等殺品節秩然有制而不亂即所謂禮之體
之嚴也惟其本於天故其行之也貴乎從容自然而
各安其倫即所謂用之和也嚴與和皆天也今曰嚴
則不便於人情而和便於人情是本心之學非本天
之道也是以和為禮之本而非禮之用貴和也自晉
人尚異教破壞禮法至謂禮豈為我輩設則直滅天
理而徇人欲矣士大夫之見解如此此晉以後之天
下所以不可言也

晉人曰禮豈為我輩設抑此真禽獸之言而後世猶以
為美談此良知之說所以日熾也
禮之為體雖嚴六字最有得妙纔見之用字為貴字仍
了不是亂下
有子講道理吉就下一橛說故和只在用上見得朱子
備出禮之體說緩有意在惟其體本自然故其用從
容不迫止原在禮內若止向用處尋和便是禮外求
了一簡放几朱子幹補字說雖本文所無必須提開
自陸學來以註為文雖必以渾融脫略為妙亦本於
異學改復古本大學入室操戈之私意而微言大義
隨之湮滅矣

禮之用自和故和不在禮外若以和用禮分明自有箇
和在矣只緣用字看得不的之字有無一般其病便
發起耳
和與禮總是一片到知和而和纔是兩片人須說成兩
片者其胸中原只曉得知和而和之和而不曉得禮
之和也
和字須抱定禮之用三字說謂禮本是和固非謂禮本
是嚴以和為貴亦非若禮者天地之序其用則本和
耳人須看和在禮外其所謂和非有子之和乃禪和
之和也
和字雖同其所為和已不是稽阮之狂二氏之自在

是不和然皆自以為和其錯卻在知字
禮之體本嚴而其用則貴和和非禮之本也知和而和
失禮之本故曰以禮節之不曰以嚴節之蓋道簡禮
便是嚴也有和與禮成兩件固粗看和為內而禮節
為外更粗
有子曰信近於義章
此節都在言行交際尤悔極弊處作彷理寡過之思是
降一步說不是盡頭道理不則義禮如何云近交親
如何云不失乎故可字近字亦可字從近字不失字
生來而近與不失字又從信恭因字生來若將信恭
因看得重大下面便說不去信只指期約恭只指對

節固只指蹤跡於最輕易忽處能近而不失自然而
且道矣
信只是偶然期約不經意處言之所以不復固由於先
義而義之所以不合由信原最易忽略事人多率任
少斟酌也
復只在信時可之理已在
此節信恭因三字總要看得極輕如因字不可便做求
友看只是蹤跡初交處或偶然遇合或庶事作緣不
必大倫中朋友之正然亦將終身與之或其中亦遂
有是爲朋友者其初必有所因而交故謂之因若竟
作求友論則不失亦可語意都說不去矣

今人看朋友二字便不仔細朋友在五倫內與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相同乎生關切身心不多數人者是也
其餘自尊貴及閒散卑下之屬雖蹤跡極密皆後來
旋成朋友然初因也非朋友也故因字所該者廣古
今朋友之變亦多從因字錯來不可不省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無求正要看他畢竟爲何若下而不是逃無求多不是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凡爲好學必有
是四者有是四者只可謂之好學未可謂之有道祖
須看他所學何學如鄉愿之學佛老之學詞章之學
功利作用之學以及後世陽儒陰異之學苟好其

未有不兼是四者而後謂之好也然可惜有用一生
心力於道何曾見得分毫或問圖以尹氏亦發此意
然則取正於有道即所學不謬矣豈尚有非其所好
者乎曰正爲有道二字難說陳相悅許行神光發達
磨王良拜伯安他也說是就正有道何了淵包顯道
袁機仲之流就紫陽而不知正彼且以金溪爲有道
也奚其正故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如何得
知天只是格物窮理
須知君子之學何學而後講好之如此若學字不曾分
明則所好終成駁雜非君子之學也就正亦非容易
有道亦亂認不得

註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
借第一箇道字訓明今書道字之義猶務本節訓仁
字兼說心之德其實務本節仁字只承愛之理此節
有道固指其由之道然只承有此道之人不便單
說也或問道字前已兩見何獨至此而全訓之曰從
在章道字只指前人之志事體用章道字只指先王
政治禮節不是學問通衆之道故訓始於此
子貢曰貧而無諂章
學問中人未必盡無驕諂處貧富便是學樂與好禮
他性情造詣如此初非以貧而樂以富而好禮故
於無諂無驕子貢引詩悟得天下道理皆不可安

論語二

為政篇

子曰為政以德章

為政以德是現成象是閫閾何所謂不得朱
子曰德與政非兩事即是以德為政否曰不是把德
去為政不必泥以字只為政有德相似細玩其理自
明

為政以德猶云有德之政不是德與政分論故為字以
字都不是著力字

他處處字要著力此何以字著力不得若云以德去[illegible]
政即分德政兩事即向外去其德亦黯處黃老之[illegible]
耳

為政以德不是廢政但以德先之耳

首句止得半截話無為而天下歸意在第三句中見
居所而眾星共正以體德之主宰運旋只指出無為
神之意耳非擬天子高居而四方環衛也

北極亦自動第人不可見耳

此頗與黃老相近得黃老之精則所謂居簡馭煩以
制眾亦自見得此意頗共爾近理而愈失真者[illegible]
為德非吾之所謂德耳昔人謂漢以黃老治如[illegible]
之守法陳平之不對錢穀刑獄與文帝之[illegible]

故賈生置晁錯之類皆是然亦祇得黃老之粗者
何則北辰居其所是動之至非不動之至黃老之所
為德在至勞非至逸也而漢人惟知以逸待勞故[illegible]
謂黃老之精漢人尚未之見及也而後世所見又[illegible]
漢下治天下之法固宜其架漏千年而三代以德之
政終不可得而見也與

自古君道未有求逸者即無為而治亦人不見其迹耳
聖人煞憂勞無逸

子曰詩三百章

此是論詩教之大旨示人以讀詩之法舉全部詩經而
言非指作詩之人之事亦非釋詩之訓義為逐[illegible]
何等鮮脫法門也

此乃聖人指詩教之本教人讀詩之法不是讚詩亦不
是論思亦不說詩之思本皆無邪也

一言不是省求直捷

全旨重無邪不重一言范氏守約之說是題外推廣
也各經皆然何獨詩乎放大之圈外

但取簡要之意猶可言也至謂悟得一言可蔽即可不
須三百此大亂之道也然而講悟要勢必至此故[illegible]
之一說無忌憚之術也

知其為邪即無邪也若撿出邪放歸處邪愈有矣後
怕說到邪正見他渾身都是邪耳

詩之緣起原從采風考事而立只一採訪陳觀問可知有先王許多刑賞慶讓補救化導之道在此無邪之本也後人讀詩提起此意在前則雖謌諧奔昏亂之章皆祖性情禮義之正矣後人不明斯理反以朱子之說爲疑若聖經必存正夫邪而爲無邪則大易不當設見金夫不有躬之象而春秋亦不當譏姜氏會齊侯之文矣

註中善者感發惡者懲創二語是無邪定解近人惡切實而務圓通都不肯如此講或全主一言或只拈思字便似夫子離却語言文字立不二法門直指人心者其害道可勝言耶然其來亦有所本由王伯安輩

陸子靜之說以畔朱子謂三百無淫詩然猶知其詩之雜邁也則歸咎漢儒雜亂夫子已刪之詩非古經矣至郝京山敬祖述其意猖狂滅裂既經刪正淫詩焉得復在三百之內朱子於詩稍涉情致即爲淫奔使輿人絲世之典籍以誨淫初學血氣未定多生邪思敢蒙師輕講交見不授故其詩解一以古序爲斷今即序論之則桑中蝃蝀衆于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諸篇在序已不得不言淫亂矣其詞獨非措歟初學讀之獨不生邪思蒙師父兄獨可嚒口而教乎至設朱子爲高叟咸丘蒙而以子貢子夏孟子之言詩爲斷夫說詩與註詩不同以說詩律註詩此所謂高叟咸丘蒙之見也果如敬言則亦但虛懸本文聽人解悟圓通足矣又何必執古序以爲左證乎又謂朱子將六經許多義理割與二氏自守皮膚遂貞吉亦自謂不背禪學禪正是聖道之精微朱子自劃以授二氏子孫得了人民惡其上其悖妄一轍正可見其底裏所自出嗚呼自孟子割之以與翟朱程朱劃之以與佛老久矣敬與貞吉乃欲援而入之多見其不知量又何傷於日月乎

子曰道之以政章

兩節平舉語意歸一優劣昏曉然難混朱子恐後人遂偏廢政刑故於圈外說圓謂德禮中原有政刑

人只爲第一節專用政刑乃不可耳朱子所云不者正德禮之政刑非專用之政刑也論者動云不思政刑內於德禮是欲將專用政刑者周旋先與言相剌謬矣昧朱子註意哉

有云政刑不可說壞若春秋時所謂政刑尚是太公治齊幷後來申商比也子產之於鄭亦如是先生曰看朱子圈外總註政刑德禮原俱指先王所以治天下者故曰不可偏廢但爲當重政刑而不本之德禮者言若專重政刑則雖先王之政刑亦止得免而無恥故政刑不但不是申商幷非太公子產之所爲刑也

德禮在先政刑在後德禮爲本政刑爲末古今帝王[illegible]
必然聖人分別兩者稍失淺深原爲常用政刑者
設故亦須說入耳或將德禮講做政刑後面盡是
都須將政刑廢壞矣
或云德禮指在上本身說德訓行道有得合身心言
其身正不令而行意禮即行事中正之矩道立於
而道之齊之以此若但說教民爲善則罰者躬行
與何嘗教民爲惡仍是道之以政矣禮偏指五禮
只是教民習禮矣禮即德中無過不及之則而數
數是者如云德道未能又須禮齊如此則禮之教
而德之效淺矣德固禮之本也先生曰此章原
法分辨本末不重責君身意若正身而民化又
話頭此章道齊二字原專指教民說但德道指君
躬行倡率耳禮便是制度品節之及民者故曰齊
謂禮亦在君身行事看則仍是道之非齊之也
固字又字夾第民精此又字與又多能也又字同
是加詳不是推淺正分本末輕重說非禮淺而德
也政道不從又須刑齊德道未一又須禮齊文義
明合論之德禮爲政刑之本分言之德又爲禮之
非謂齊淺於道也道註先之齊註一之是兩節
故不特德道是率先即政道亦是率先罰者治
必身自有法示信即所謂道之以政也但罰者

只在紀綱法令與王者之率先只在仁義孝弟此
不同耳不可因罰者之教民亦以會而謂王者只躬
行未嘗教民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
志學是徹始終事
工夫吃緊在前三節雖聖人生安於此想亦煞用力
到知命以下只是涵養充積去用力一節輕一節
問五十而知天命曰是先有這件家伙在知天命只
曉得這家伙來歷耳若先不認得這家伙更問甚
歷也
耳順是聰之至不是淺要淺聰明即非聖學
聖人之學性天之學也自古無學心之說有道心便有
人心故心不可爲學也學所以正此心耳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學其所學非聖人之學也故凡言心學二
字即是爲邪說所惑亂彼只要歸於無善無惡耳聖
人說倚從心所欲重在不踰矩三字矩者何性也天
也至善也心與性天合一方爲至善方是聖學可知
心上面更有在故謂聖學都在心上用功夫則可謂
聖學爲心學則不可
說倚不踰矩可知聖人心中刻刻有個天則在不是
心是道此本天本心之別即程朱之所謂主敬也
聖學原無一息之停刻刻有日新處數者只就十年

段乘簡名目教人耳

聖人工夫只一片去到十年獨覺得火候一變耳加□氣流行不見他那一日換却寒暑然四時之正自□

聖人止是一路做去純亦不已不是過十年另換一番工夫也不是無思無爲忽然又開一樣境界

道理境象循節相生後十年消息已在前十年做透前十年見處却與後十年不同與邪門忽撲著鼻孔又道鼻孔原來向下總沒交涉也

或云夫子隱其學之徹始徹終者而言其積累者以教人先生曰聖人言語何何真實凡所謂謙辭亦是後儒推原而言若說聖人有意作謙便有弊病也□□

隱乎程子所謂聖人未必然朱子所謂固無積累□漸是指聖人生質而言言其生知安行於所謂志學立不惑等不大段吃力界畫定做非不是說聖人則有一種易簡道理直捷工夫秘而不傳而故立此節目爲下乘說法也惟禪門有兩種接機姚江竊之爲天泉証道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這話頭爲其次立法的若接利根人則心意知物總是無善無惡本體工夫一帶盡透如彼之言原有兩道故有隱有示耳

聖道夾無可隱

聖門總無頓悟之法和尚家有一宗各有一樣啞謎□

人循著循著便無事故有頓漸之說聖人之道做到老學到老假我數年卒以學易活到八十九十又須有進候不同處總無頓悟事也或曰然則生知者非與曰生知者知之易不費苦如所謂聞一以知十聞一以知二是也非謂定不須學也且如孔子問禮學琴也須從人問學來但到了容易默識心通處不同於人耳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怎地用功何曾一蹴便了悟哉

講到末節多說窮神入化學成德全他竟不許孔子再活到八九十去甚可笑

問朱子知行分配之說如何曰朱子謂志學一面學一

面力行而以知爲重立本於知而以行爲重而□原十分盡開不得朱子因門人問如何分知行故問答之非此章一定之分限也問十五志於學自行如何分朱子曰學亦是要行而以知爲重三十而立亦是本於以有爲中志學是知之始不惑與知天命耳順之在之十而方見力之始從心所似不爲知是行之十如此分看

孟懿子問孝章

懿子不再問便見其錯會

孟武伯問孝章

不說人子之心而反說父母之心此是對照語只說母之心如此又不說人子宜如何體父母之心此歇後語其辭氣極活極冷惟活也冷也纔刺人人

褻去
凡無疾之時皆父母所憂之時此所謂疾之憂所謂[illegible]
其疾之憂也程子謂武伯其人多可憂之事正是此
義

子夏問孝章

不說色應如何應如何便有模擬可模擬便未爲難矣
隨時易見其道無方舜之齋慄有齋慄之難老萊之
嬉笑有嬉笑之難中有一分齊外便有一分之色自
然流露無可遮著難處原不在色不在色色之所以
難也
根心生色不假貌爲然則真朴者其色無難乎此不

說溫質忠厚夫人舉此何爲訓曰性急人烈烈[illegible]
凡事無不斂撻只父母前一味自張自主氣質使[illegible]
母雖當性慢人落落托托凡事討盡便宜只父母前
一副不痛不癢面孔亦使父母難當其言粗淺而[illegible]
味色易必出於不孝凡自以爲其心無他徑遂直[illegible]
所傷已多皆此義也色固由於氣之和氣由於愛
深而所以能深能和則必天性學力並至而後有[illegible]
此所以難也程子謂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
須識此意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章

如愚是不違外貌

退省只是實勘其所行耳人每說得聖人神張鬼智[illegible]
宜竊觀相似甚不可笑
發謂日用動靜語默間皆足以發明終日所言之理但
謂言上發明固非離却夫子所言而泛言發夫子之
道亦非語意也亦字是鶻突字詞不是輕可詞
足發正見不違中默識之妙非兩層也
此章久在雲霧中以如愚爲老氏之盛德若愚以足發
爲衆妙之門而全抹去動靜語默之間發明所言之
理之意總由平日胸中無身體力行四字處處走入
玄虛與聖賢大旨背反不獨此一章也

子曰視其所以章

聖人只論觀人之道當如此若其所以爲視觀察者
有本領是仁一節說話順人未之及耳故朱子引程
子之言於圈外蓋不是此理但講視觀察恐後人[illegible]
人自私用智之術流爲機權作用失却聖人所以[illegible]
一人之本也
程子所謂知言窮理是平日自做工夫原不爲視觀察
而發然却是視觀察底定盤針了或有改知言作知
人者便不通言句止講知人知言乃所以知人者也
知人是性之德智之用不是做工夫處
或問朱子聖人當不待如此著力因這也爲常人說
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著恁地詳細著[illegible]

教徹底分明如何取舍此等處直是朱子道得盡
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歎奏明試三載考績聖人如何
委曲周到也是道理合如此聖人未嘗不詳愼也[illegible]
至明生只在知言窮理上有得若工夫耳
或謂一時而視觀察都到斷無此理須知此章爲人論
觀人之法當如此不是聖人自夸其神鑒也
凡人情僞自上古至今日無異也聖人窮理盡性能知
鬼神萬類之情狀其道固如是非爲末世奸險而設
人爲立鉤距之術也視以觀由察安在唐虞三代始
理亦爾有謂人情日淺鉤距日密雖聖人不能坦然
以遊世是聖人胸中先擾擾多機械危險矣何以

知人曲成萬物哉且孔子時已世變易術如是更
千年將聖人亦相從爲魔怪耶

子曰溫故而知新章

有謂人之爲學以見聞自精者多矣君子之學求諸心
而自得先生曰故皆所已知新者所未知都只在聞
見中說言因其所已知者而益加精詳日知其所未
知非謂故爲聞見而新爲心悟也猶之看書初時所
見猶屬皮膚若能思辨不已剖晰精微或悟前解之
粗或知他說之謬或得前時未見處或旁通於別
皆所謂知新也如此則可以爲人師而講書辨難
註所云記問之學無得於心者猶之近日秀才止

得一本說約俗書自以爲原本傳註此以淺陋爲
而不知新者也又有一種學究指者講章如所謂
存淺達者以至於大全則自以爲無所不知而究
聖賢之旨不知其所歸所謂蒙存淺達之註說大全
之騎驟不能辨也此以駁雜爲故而不知新者也又
其甚者造撰新奇之說離叛傳註如袁黃之刪註
黃亮之湖南講及說統說叢等此又以謬妄爲知新
而非聖人之所謂新也凡此總因四書之理無得於
心而徒爲講章記問之學故也非謂四書傳註之外
別有所謂新者當合傳註而求之心也且聖人明言
溫故而知新則新原只在故之內知之得力原只在

溫之內未嘗云棄故而知新也
有謂以物應物執其一以格其萬必有所限於物而
通以心應物則隨取而皆裕先生曰以物應物方不
執一以格萬以心則限於物而不通矣況溫故知新
亦不是心與物之分
有以故爲形而下之器新爲形而上之道先生曰溫故
知新是日知其所未知耳非故爲形下而新爲形上
也今日之新異日又成故矣
中庸溫故知新作兩節看此只作一節看新從故生
新生而故爲貫得

子曰君子不器章

不器不是不能器無器不備其本領不關器不可以器
求之限之耳無所用者非不器也君子有時以一節
見知治水稼穡掌火明刑之事似有專長然而不器
也
不字須放在器字上看又須放入器字中看乃得其全
人但見得器字外耳
子貢問君子章
先行何即落偏其言則其言非泛指辭說即所知之事
理也若云我所知之事理必躬行有得而後可見之
言八字只一句說行其言只指一件與別章重行慎
言之義不同別章言行平對泛說故行字去聲讀此

其是一片說故是平聲字
其言乃所知所得之事理也不說做一番言語說過必
先身體力行步步著實而後說出來行其言三字拆
開不得拆開則行字是去聲而非平聲去聲是對待
字平聲即在言字上見故此他處平來之言行較著
一符也但作言行先後則其言從之四字都無著落
其言非有聲之言言之事理也行非德行之行踐其事
理之實也故行其言三字拆說不得
其言非言也從之乃言耳以今日論君子只有其言在
所謂先行後言之意不可得而見之在君子當日亦
必於中先有個其言在方去先行後從耳

有謂子貢君言語之科夫子此語專伸起行邊耳先在
目祗是眼前所見事理其末體諸身也曰其言與而
見之實耶曰行其言及其言之口耳口而後從之然
則其言非言也行其言非專指行也總是此理纖藏
次第分名究之只要先得此理實有諸己以喻諸人
耳若云專伸起行邊却須先有其言在而行之又是
言伸在前了也宗門人要去事理除先不要有其言
有得行是運水搬柴作用言是話句文字發學打合
不上頭分輕重只為其言上無是非故行處全無幾
即在謂不曾有所行可也
意固重行而語實為言而發對子貢病也看下個其言

字則言之理已在前矣
先後是君子終身刻刻如此
而後從之是到此自然流出非為此而先行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章
周字中等穀題補明氣象越廣大
萬曆以來門戶之習害人家國只消一比字耳祁虎子
問一門戶要人於東林鉅公曰此君子也將薦矣問
於山陰劉念臺曰此小人也遂劾之天下稱其公直
鉅公亦長者也然未免比矣如念臺先生其庶幾
而虎子能信山陰而不顧門戶亦不可及哉後人
以山陰為東林此門戶人引以為重耳其實不然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章

學謂講習之事凡一技一業世務云爲皆是讀書不[illegible]其中一事耳灑掃應對進退造之可至聖人若不思則不得其理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

不思之人妄作有所見便自以爲是必不肯並存闕疑爲所以罔也

有謂思以求心先生曰此騎驢覓驢也思以求其理耳良知家作爲顛倒舍知識窮究極惡皆只爲打掉了窮理工夫

子曰攻乎異端章

有解攻爲攻伐之義先生曰攻治之攻改而爲攻伐之攻其義水火矣要使天下無是非混同異是何[illegible]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章

首句空說箇知之道知之不知是女字中所自有爲知爲不知是能不自欺末句就指不自欺處卽是首句知之道故首末兩知字總說是一樣而有虛實中四知字上二字是自己見地分現處下二字是不自[illegible]細看來六字字字不同許東陽謂中四字指[illegible]

知猶覺範統在

知之不知就事理上說纔見得有知有不知便自盡得爲知之爲不知是當下心正不欺處

是字直指上兩爲字不指知不知所謂無自欺之極也

自欺之蔽一則蒙昧不自察一則雖覺而強蓋過去知之不知則能自察矣爲知之爲不知則不強蓋矣是字只指當下由此而求其可知之理朱子補則道理如此耳

講章謂子路以不知爲知實坐不知非曉得不知而飾爲知之此卻與註意不合蓋好勇之賢乍有所見[illegible]張到太過處一冒過去便是自欺故朱子引正名一節便以孔子爲迂和那知處也不知了說得敢斷[illegible]路豈不知孔子之不迂只要主張名不能正太[illegible]此蔽耳講章之誤在一飾字飾者不肯之自欺強以爲知賢者之自欺亦有粗細之分然總爲自欺則亦是蔽一也

聖與蔽知便指義理不指心體但心有自欺之蔽則義理障礙而不明所見皆成謬妄能去此蔽則義理易明天下未有知其不知而肯終安於不知者也故朱子由此而求之一轉正圓滿是知中道理非於是知外添蛇足也惟邪教之所謂知則專指心體而言但本體一明大事了畢當下卽完全無欠若更加擬議便於本體有礙此良知家之精蘊也

子張學干祿章

干祿不是不講言行另有一種動人之言行

寡者尤悔未必無也則寡者如是用力而後僅得寡也

兩則字是難辭

或問子張學干祿夫子以祿在中引之如何反作難辭

曰祿不須干而自得是下三句中語意此兩段却正說寡尤悔之理在兩則字如何節重了張才高務外直看得言行不打緊夫子說寡尤悔之妙以引之却正不在他兩寡字容易也

學者求道與庸鄙人求利達其用功處皆一般但所求之物不同耳譬之作好文字與俗下醜派其用功處皆也是一般未嘗好文難而醜文易也但掉轉肺腸便得耳

在中但就理上說不論時節因緣

在中則已有得祿之理其或不得命之不可知也干祿則已失得祿之理其或得之亦命之不可知也枉爲小人而不免於坎壈枉爲醜文而不售於場屋者不知凡幾也

祿原不是學問分外事所謂在于耳在中者道理如此學者未嘗計及亦不必計及應固在中不應亦在中

祿在其中不是引誘而流亦不是鼓厲修士是天地間自然正理故奔競與恬退者雖清濁不同而其不知道看得一祿字重滯則一也

古人鄉舉里選故說個言行如今秀才秘訣却是醜作文低立品祿在其中矣可笑可歎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同一物也相讓則見多相爭則見少同一理也責人則兩失自盡則兩得夫子五言原只參重在上半截敬忠以勸就康子言之固然即此便見此理之公有感必有應只要照破康子私心若謂兼講功效便是巧於計較者也

舉善而教不能便不盡勸來了此語正爲舉教並重非爲教重於舉也

子曰人而無信章

不知其可不獨一言一事之礙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章

子張欲知來夫子只以知往者推之知來求其變于其求其不可變不可變者其人而變者其末也故兩段只重因邊不重損益

百世可知只在因與所損益邊子・部經世書總不出此圈襍襲

理數原不可分析然畢竟以理爲主無理則數亦難算矣讖緯家只見一邊故有驗有不驗聖人上下千年直如著衣吃飯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章

不爲之根總在利害上起腳凡人於利害分明其氣便餒故聖賢只在是非上斷定不講利害則無欲無欲

則其氣浩然所謂仁者必有勇也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六

論語三

八佾篇

孔子謂季氏章

季氏僭竊與莽操等不同蓋公子紈袴權臣一味[illegible]自尊大不知其文理不通帶一分騃蠢無知帶一分[illegible]家習氣在

三家者以雍徹章

不說三家僭竊只說何取令三家亦索然無可回答[illegible]并不許三家明認僭竊也語愈婉旨愈嚴無知妄作罪名使三家若可承又不得不承又實難自承正見聖人立言之妙

季氏旅於泰山章

能弗能只論冉子自已不論季氏之從否此是聖賢[illegible]義正傳孔明之不逆睹成敗利鈍文山之病難不治而必用藥皆此志也

此與守直而不曲乃怪問之辭非婉商之語

子曰君子無所爭章

其爭何應必也句只了得無所爭一句耳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章

子夏只為錯　為字詩人為字上微逗斷為字讀得[illegible]本意是以素為絢子夏將[illegible]以為三字一滚下去[illegible]字讀得輕便誤認即素為絢此所以起問也

此與無諂章相似而不同彼終始論學此只論詩已[illegible]然雖混彼首節夫子之答已進一解而子貢悟詩又進一解此章夫子之答只訓明詩義至子夏方別進一解繪素即是素絢只一後字答他為字故子夏就後字悟出禮意耳

此禮字只指三千三百美盛處而言故曰後若將禮字講入精微則後字說不得矣

禮後句看作悟境便入禪一著高解便入老莊禮貴[illegible]我輩設取只此一句便是魑魅禽獸之言然其弊未嘗不從悟處過高來也依他說只成禮外體偽非後矣後字是重禮之義不是薄禮

子夏因夫子一箇後字悟到有本有文自然之理正是理之精微未嘗以禮為忠信之薄也錯會此意于在違上兩節亦是憂世救俗之旨失之誣矣

子夏原只問詩聖人也只答他論詩子夏忽然悟到[illegible]後觸類旁通正得詩教之妙而所悟又只在學問[illegible]原又見詩學之益故夫子與之未嘗為禮後之言[illegible]可明言而托之言詩也禮後後字指禮之本然說[illegible]有忠信為本而禮以之行禮自在忠信之後非謂[illegible]得而先後之也後之亦非薄之大之也

聖人有取子夏言詩正為他禮後之意從切實反本上

夏殷未嘗無大略之存但其詳不可得聞耳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魯禘賜自成王說出明堂位先儒謂漢儒多魯人魯之僭大始于春秋多矯飾之言漢儒因而述之則并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爲非據然據魯頌之詞未可謂盡出周末先秦也陳氏曰施之周公之廟猶曰報功施之魯國難乎免于僭矣其說較正

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是千古定案

或問禘之說章

既曰不知又曰之於天下則非不可知也既曰之於天下又止曰示諸斯又記曰指其掌則可知而不可言也

既曰不知矣知者之於天下視掌却從何知之故知只是難言耳

中庸之極明是說道理上說此禘之難知是兼條禘非禘意故中庸止云治國而此云於天下於天下則不止不禘之義自見矣

中庸從言通于上下道理故但云治國此處揚天下正字祭嘗之非已隱然言下矣

有云禘者審也所以審視昭穆也禮三年喪畢新主入廟則禘於新宮此不獨魯爲然也左傳曰烝嘗禘於廟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大子亦曰郊禘之事解

敎于天子此又何說而諱之也先生曰禘有大禘有時禘左傳所云多時禘之通行于天子諸侯者爾此亦惑於後儒禘給混一之說不及精辨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章

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此處寧字與他處寧字不同他處寧字虛此處寧字實他處尤僅可意此處是不可不意

於將媚字與說是小人無忌憚實甚今時公然講究以爲榮矣

子曰周監於二代章

此論周之禮極贊其文言周禮之所以盛緣監於二代

故明備美盛如此今此安適哉文是贊美之詞非文質之文也從周從其道之盡善非從王制也

此以文字贊周禮非謂周尚文而論周文之宜從也忠質文三統是三代治天下之道亦不專主禮而言此章中例無較論三統之意但極言周禮之美盛道理該從非謂孔子不得位當從時王而不當反古也

周之文自是歷代漸次趲來如此監字正其所以爲文之故非周自以文監二代也到此正盛遇此夫子夫子從周純乎天理之至若作魯王說不特不知文字并不知監二代之道便屬私意矣

非二代那趲下來周不能自成其文非周先王亦不能

忠不足講報答自無所逃于天地之間
禮忠二字人多略去粗節而求精微云儀節之禮非禮
職分之忠非忠其說似淡而易近離理而責心亦良
知家言也不知講到粗節處方是禮忠之實方是禮
忠之盡則彼之所謂淺者正吾之所謂淺耳越看得
禮忠好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章

宮人性情之正正見后妃之德文王之化匡衡曰妃匹
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
而天命全明在文王后妃夫婦上說後來不知道者
以爲房帷燕昵之私欲收從序作求賢而終難通

也則又變爲后妃求賢女共內職而作其支離無理
又甚矣

惟文王之德之盛故宮人於其夫婦居室之際寫來恰
得其情之正亦惟宮人身被文王之化性情自好故
能寫得宮人性情出贊詠人亦止淡敘文王后妃之
德之不可及也後來不會此意強攻傳註至郝敬輩
必于后妃求賢自輔而辨謂宮人誰與文王臥起而
知其輾轉反側然則即其言刺之關雎若是后妃自作
則斷無自稱君子之理既淑女爲嬪御亦無好逑之
說鐘鼓之樂除非此詩爲文王所作則可否則又誰
知后妃之輾轉反側乎

后妃得淑女爲三夫人九嬪以下而樂有之矣其於淫
不淫何解也即求之未得而哀有之矣何慮其傷乎
序亦自知其不通而遁云無傷善之心則又太輕看
了太姒矣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章

所謂器者只如瓶罌之類生成只受得多少水其間或
受得一二分或受得五六分或受至九分十分然其
器則已定也孔孟之不用只是器大無許多水去充
滿得他管仲之一匡九合只是器小纔一勺便盈故
器小不足在一事一節上論或人以儉知禮爲器小
何異探籥喻日夫子但言其不儉不知禮耳至所云

器小者固難爲或人道也然管仲之不儉不知禮
正是其器小處世間固未有不儉不知禮之人而其
器則大者也

不儉不知禮不是器器小然也只是器小中事

夫子斷管仲始終只是一案或人却是隨地辨解因器
小曰儉因不儉曰知禮或人意中已不暇顧本矣不
知夫子到底只斷定器小不儉不知禮皆從頭科斷
中公案

問管仲若儉與知禮其器有加否曰管仲器小只是合
下如此他事遮補不得

或以器大者雖奢與僭無害此是漢以後人見識却正

是器小處

或人認差禮字只作冠冕迂濶等字看所以卽將不儉爲知禮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章

朱子亦味其語勢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辭今玩記者書法固是如此

樂有本有文有聲有音有律有容數者合而成樂本者功德與事也文者詩歌也聲者器之響也音者聲之高下淸濁如今之工尺四上是也宮者音所主之均如工尺四上之入其調也律者宮所中之律也容者舞綴也此章只于樂中挑出此音一種講其節

奏之會蓋爲太師言之云耳然作樂之事亦莫重於此縱作家無論律呂卽聲音二字尚有不求分別者何况其餘

樂有以器言者以理言者以音言者此以音言者也以器則已粗以理則已精惟音也者不離乎器而實本於理粗之則歸管弦皆能知其妙精之則鬼神不測其故此是介乎精粗之間者

人每說得樂有妖鬼疑神一種不可知道理在外聖人言理徹上徹下決無此等蹺蹊雖其說當然而所以然之妙已寓其中形而上者卽在形而下內非有二也

少孤喜嬉戲嘗于度曲絲絃粗解各均旋宮自然之度斗鐸蘆吹此理長在工尺四上卽是館呂今樂猶古也惟衆律高下一定之等諸儒爭求未得亦嘗坐不諳音度而懸空說理故難明耳試從俗樂中合絲竹內兩端之聲而求之元聲未嘗不可尋也惜無明義習數者就正此事紛紛是古非今轉說轉遠

儒者不與有司習則其理愈高其說愈謬後世論樂諸儒病總在此飛灰累黍古尺帝指都無是處王伯安論律呂只求禮樂本原更不問名物度數大言欺人其不知正等耳

樂之難作大約讀書人好立議論而不可行伶工習之

而不明其從由者相左耳今日俗樂工尺上四何嘗不是十二律還宮耶

夫子所言不必古樂卽末世俗樂亦斷不能出此此所以謂可知也古樂之亡亡于器數其聲音之理終不亡

數句聯貫而下只始作從之以成有界分純皦繹都是從之中事以成統上始從純皦繹有挨次而無輕重分析

翕純皦繹乃聲音自然之理椎馬淵魚皆知其妙惟其如此所以不可易也

淫樂之害都只在帶音上差去

此竟今人亦如講聲音卻不曉得聲音之所以然撰[illegible]
不擬藥仍是浮詞亂話翕純皦繹總無精切之言存
人僞用樂記字眼爲主詞所塗糊相傳以經學古學
爲戒以爲不但無益并且害事士大胸中不知樂記
爲何物又何論古今樂律更有何害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章

封人見地位高觀其辭氣之間加於晨門沮溺諸數等

今

子謂韶盡美矣章

此只謂韶乃推論所以盡善未盡善之故非以善未善
推論征誅之不是也聖人亦只是論樂不論兩聖

在帝王諸樂中獨衆一樂衡論則武樂之美盛可知
但較之韶則尚有未盡善者傳註推論所以然故及
德功上看作要之武王之德功已至聖處但較舜自
是不同不爲貶刺征誅也使舜當武王時亦必伐紂
其樂自是盡善使武王受堯禪其所未盡善亦終有
遜舜處在聖人分上自有不可強耳

論韶武非論舜武論韶武而舜武在其中非論舜武而
以韶武爲斷也樂以象功舜武之功皆極盛故舜容
皆美功之所由出因乎其德其時此其所以不同聖
人亦無可如何者較量褒貶則直作武王非聖人論
抹過德時又是俗見周旋

韶武軒輊係聖人功德不同聖人功德又係氣稟時數
之不同道理本自發明洞然可見之有何觸礙有何周
旋世上含含糊糊或恣性放肆妄論總被武王非聖
人一篇胡說做成[illegible]耳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七

論語四

里仁篇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仁安知利自全其本心之德初不爲處約樂也然惟仁知久處約樂正足以見安利中體用各得之妙耳

安利有不傾不是處約樂處得是處約樂處見

安仁利仁不是安利約樂

余嘗見書工某師之最高者雖盎無粟衍無衣曾不足以敗其趣彼固有所自得也藝事尚然况理義之悅心乎人惟中無所得不得不藉外物以求樂斯靡所不爲耳聖人下此二句正爲不可處約樂人指示可處本領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章

兩人字雖說外邊事兩能字卻說裏邊事先須無私心然後當于理不到得當于理只無私心也不濟事

能字講到極用即與仁字背便講到功應上似乎能字盡頭御也是外面一截不知只在當理處便是盡頭不必更講受好惡那邊也天下頗有好惡雖爲人所悅服御未必無私心而當理故不可以此論能字也朱子曰有人好惡當于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未必當于理此語最精須知必無私心而當理纔承當得箇能字此是裏面盡頭那一面更不消說得矣

能字只講當理不講人服雖人服亦繇當理然又是推一層話頭不是本旨

能好能惡只講當于理而得其正不是說功力足以及天下爲能也

能字指理不指功用註所云好惡當于理正解能字也凡在功用看能字遮他歸本仁者總說成體用兩截好惡不自仁出故惟仁者能充得好惡之理人都說著了不得已而有好惡先將好惡看壞似好惡原礙仁仁者別就上面有箇斡旋作用此卻正是二氏差處宅脩斷絕天理處人生墮地一啼笑以至老死無非好惡只自私欲攪和多失其當好當惡之理惟仁者無私心而當理則所好惡渾然是仁原未嘗於好惡上別有作用也纔著作用便是不仁總爲看得好惡是後來外鑠可以患心倒置不道此有箇天理在不得從心說起也

無好惡者除非木石若鹿豕便有好惡然木之向榮石之攻玉亦有好惡在

老氏之道德必爲申韓佛氏之平等必滅絕倫理其塊只是一箇自私自利便只是一箇不仁

能必兼智勇而後足未有不智不勇而能好人惡人者

故智勇即仁之分體然仁可以兼智勇而單論智勇
則不必仁不必仁則智勇亦失其爲智勇矣

子曰富與貴章

人必取舍端正而後可以講存養故此章從外邊說入
內个人於吾身大段處不曾分明立箇界限一味談
心說性皆不可笑要之富貴貧賤原不是外邊事學
者工夫須從出處去就辭受取予處做起耳到得聖
人分上於富貴貧賤却都是精微不易到處矣

人必取舍明而後可以言存養吾見講學宗師談心論
性每詆古人至其趨蹌營利喪身失脚有不可對妻
子者吾不知其所講者何事也

取舍義明是最粗工夫要擇難做的做起存養功密[illegible]
最細工夫是仰易忽處尚然今日自名學者先問其
出處如何取與如何便已不端正更何所論也若到
存養工夫富則區區出處取與之實又不足言矣亦
以此見處富貴貧賤 非仁夫人不甚易而終舍
道矣顛沛終身無頃刻之疎溺不違仁極難而不勉
者

有謂欲惡可以累仁先生曰欲惡心之用如何累得狠
用欲惡差乃害仁耳

欲惡是人心合是道心欲仁惡不仁則人心合于道心
而欲惡之用正矣欲[illegible]富貴貧賤則離道[illegible]

而又人慾欲惡之用失矣欲惡正乃可以言仁未能
是仁也下面一節節說入求仁工夫精密處固不離
不處不去路脈亦不廢欲惡之用而求之空虛也故
註分首節爲取舍而下兩節爲存養則工夫原是一
片却自有淺深粗細之分人將首節看做境下兩節
看做心于是強分內外不知富貴貧賤雖外而不處
不去仰內無違必於是固內而造次顛沛亦外心境
固不可分說也不處不去只定得箇門路扎得脚根
住下面工夫一步精一步一節難一節人於下二節
仍粘著富貴貧賤看止說得不處不去便是仁則反
重首節而輕下面矣

趣舍存養工夫有精粗哥理無大小看成兩件便有多
少內外隔閡

不以其道道字謂不當得而得非道致之道

若將道字看做大道之道則天下但有不道之富貴安
有不道之貧賤不以其道得之謂我不應得而得耳
故曰其道其字指人而言

有謂以道御富貴亦可以道御貧賤故不去者尤難若
都以道爲衡是亦巧于御貧賤矣其說似新快而不
知無此理也富貴之辭我可得而自主者故不必
賢獨行之士皆能之要御貧賤非我之所得而主者
賤終不能却安能以道爲衡而巧御之耶故不去

[illegible]者也

適莫兩字乃人之私心議見不是外邊行出

適莫之病不專在事未至時遇事見在[illegible]都有

適莫與義正相反適莫便不是義義便不是適莫理固

如此然適莫而不精於義卻無是處古人所謂無

私心[illegible]也

其無適莫[illegible]之[illegible]此雖其比義故無適莫此兩路

可[illegible]一邊則所謂一路亦不的

無[illegible]之流于佛老之猖狂此本大本

[illegible]引謝氏說正見此意近說好言猶截

謂[illegible]此義猶所不解無他猶是中斷建之

寄也

昔人言衆人之心無主以無所主而作有聖人之心有

主以有所主而運無乃知專墨事[illegible]三杯酒湯武征

誅一方俱不是隨緣任運只是它他箇道理應當耳

人云無適莫便是比義大是湖話只有義之與比方

能無適莫要做義之與比卻須先無適莫始兩邊混

循不得也

天下事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我能知明處當便謂之

義我不能知明處當我自失之耳事物之理自在也

君子于一事一物必使我所以處之者與事物當然

之理相為一此之謂比

義是極有界限者君子精義亦正在界限上用工夫義

之與比猶云唯義是從耳高其說者要將比字說得

無意而自合渾化而無迹卻正與聖人之旨悖矣

義以方為體以精為功不可以渾化渾釋為極自昔人

清談乃有異解自以為高而實非也

或云義自為比不以我比義是降萬後不通講章亂道

不可為訓

子曰君子懷德章

他章都指云為處說此指其用心之微

君子小人其所思向定是如此思向如此所以為君子

小人

懷字與除字不同除是卻條下事懷是意條下事驗是

分曉精深懷是起心發念在此

子曰放於利而行章

利字即與義字對凡計較自私作用皆是貨財其一兩

放利而行謂凡事要占便宜損人益己也

放有自擅意有專務意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章

禮與讓不是二物不讓則禮非其禮矣有為國以禮而

其不讓程子謂達得便是堯舜氣象其理自見

子曰不患無位章

只為人心皆向外求諸人故聖人于此等處皆引向裏

求諸己明下兩不思所以截斷人心邪實也若云聖
人不禁人求仿求知則離尋須檳行仍是干祿之學
非在中之理矣自己胸襟𦚢腦不得將聖人言語搭
低來湊
求爲可知也可字着眼人知固見其可不知亦不失其
可求爲可知談何容易今之處世者若揣摩妍黠後
生僥倖因此中作趨避之數今彼滿夜自狀其可爲
可者安在耶竊論先輩云舍世下試講學諸公道高
名下身後今日其實本實不以人而終身爲幸耳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或云曾子平日慨得力于終恕便是從心上做起既是

心上做起便是平日已知一貫之理但此日互相提
唱爲中下人說法耳世儒以曾子爲至此始悟豈非
說夢先生曰聖門傳習詎不從心上做起心上做起
便算已知一貫則得者當下此分于矣平日得力于
忠恕卻信不及耶若一貫事得聖人一指示乃渙然
冰釋雖不是別見個道理卻是至此始悟也若謂互
相提唱爲中下人說法此言尤可笑曾子忠恕爲中
下人說法猶混得去夫子一貫亦爲中下說法乎則
將以何等爲上乘說乎曰吾道曰夫子之道聖賢
明對面親身裁成而曰爲中下說法聖賢無此揭
行徑也

忠恕盡頭便是一貫本體止是一件但聖賢用處不同
工夫各別耳人將一貫看做教外別傳宗旨將忠恕
看做義學知見小乘自然牽扯不合于是空拈一心
字了之謂中渾然一理泛應曲當是解一貫不是一
心字可了也若一心字可了則一貫忠恕都屬強名
原無分別矣此正儒釋本天本心分別處故一貫
恕有做兩件不得竟看做一件不得
道理止是一個理到各人身上便有許多道理卻仍只
得一個道理所以一貫亦正自不同也譬之傷寒集
只是此與但受寒之人有虛有實有陰有陽所以說
候不同而方法亦別到得寒邪散盡元氣復還原只

是一個傷寒道理若執定一法以治傷寒未有不敗
矣知此方見聖人之言原不曾虧欠下概曾子之言
亦不曾瞞過上概也
此是本天之學徹上徹下故程子指出天地於穆不已
變化各正是忠恕盡頭其實卻在盡己推己做入近
人全不理會只以一心字了卻忠恕若云夫子之道
心而已矣不知其流入於禿了本心之學也
須知曾子此言爲門人指示非直須學人也忠恕而已
矣就學者分上指出聖人全體云不過就是這個道
到極處便是聖人之一貫而已矣三字語氣可想聖
子所謂聖人之忠恕動以天亦是將忠恕移上一

就聖人身上說畢竟忠恕本位名義須還他十實故
程子亦必先提逍道不遠說入方是徹上徹下若夫
丟開下一截單說上一截說誠儱侗侗如云夫子
之道心而已矣又如云夫子之心自然而已矣仍須
門人一箇大泥團豈曾子語意哉
從學者心目中指出聖人要妙而已矣三字指點親切
何等透切實而活潑
忠恕本是學者分內事然聖人亦只是無為之忠恕到
天地亦只是無心之忠恕學者較推行著力耳却只
此一箇忠恕但所以為忠恕不同也近人意中先看
低了忠恕便假曾子于夫子之言作借泉把柄入手

改頭換面接引後學賊智矣
朱子云忠是一恕是貫此是分體用說其實恕也只是
一故又云忠在心恕在事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著
便各有一箇一恕自忠出所以貫之也看所以二字
自分明若言以忠貫以恕貫又生枝節矣忠是
盡處一恕是推處
曾子章上行了貫章上知亦本未了然朱子分別兩章
不同大段如此曾子有終平生於踐履得力多然其
學以格物致知為始不嘗不事知也若子貢章則明
指學識自當在知處說與此不同雖學識亦不離心
然又是一話頭所謂節節推去可知是盡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章
喻只是明白君子只於是非上明白得盡小人只於利
欲上明白得盡力行在篤好之後篤好又在深喻之
後
程子謂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正指已成之君子小人
喻字兼深知篤好而言然必深知然後篤好看深字篤
字皆非恒人之知與好所得而與也喻利人但將貪
汚一流與熟不知這裏面正有人物在天下頗有忠
信廉潔之行而其實從喻利來名盖其智慧實曉得
如是則利非然則害故所行亦復近義然要其隱微
端倪之地實不從天理是非上起脚而從人事利害

上得力此之謂喻利之深篤若貪汚之人止知以利
而不知大害知近利而不知其後之大不利此并不
能喻利者雖均之為小人而其等高下懸殊不能深
喻者只為小人猶淺君子喻之能深篤者直與君子疑
似後世不察每為所欺而此種學術遂流禍于天地
之間如孔孟所指之鄉愿令人竟望為君子不可及
之人矣豈不可恨可怖
喻義性學不是漫然便曉只是入門一岐一路必造其
極
世間只有這兩條路不喻義即喻利中間並無隙地可
開歇一班人而且喻義者必造利喻利者必賊義中

間亦更無調停妙法可兩不相妨
陸子靜說志習在此則喻在此是從喻字前說子靜謂
科舉組是謀利有求雖然如此今日舉業愈趨愈下
即不利亦爲之只是妄求耳亦未曾喻然則求昔日
之小人亦不可得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章
幾字在人子諫法上說言其立言用意之微妙使不覺
其爲諫者然有作知幾審幾之意是在父母事勢上
說似當先幾而諫非幾諫之謂矣
子曰父母在章
大抵絕裾而去彼云不事府監耳然尚爲終天之恨今

之遊士慕師有無故棄高堂數千里外而且托敎求
爲辭者矣彼獨何心
子曰父母之年章
喜懼原一時並集不分先後彼此。則以是一合意語
非兩開轉語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章
約是收斂近裏著實意
關隘恆故淡遠而無學問以自守到得檢持時做功夫
不及只好走入邪逕躲避去從來于人和使老妓名
上下場未有不以離終者循則甲上一圈狠整
肺腸發黠機械不肯少自下病法席名位

此其心與禽獸何異亦豈以約之道乎老子清淨不
犯乎近乎約矣而滅理殄情出爲申韓其失略同皆
非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章
不是對君子之言行亦不是泛論言行之理是說君子
存心如是則其功夫體驗可知
訥與敏只在言行上見訥言敏行只在欲字上見欲如
何見也只在他訥與敏時意象見得耳故訥言即指
日用語默若說做著書立說文章聲聞非欲訥之言
矣近人講言行都犯此病乃文行之辨非言行做功
夫實地也

不孚必有孚諸氣反復決絕同是自然之理而所以慰
勵人心益然有長
附言自然走之理亦所以勵修德者之志而振其氣
知其必有鄰歸終無鄰可也
世間離群索居借爲和諭證成其作集存散墟市而
已豈曰鄰乎鄰之爲言正以不多得然而必有之爲
貴也
子游曰事君數章
此非戒臣友畏避緘默也正欲其審於諫諍使君友得
諫諍之益而倫乃得全耳

因避辱疏而戒言其罪又浮于數矣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八

論語五

公冶篇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章

子貢兩問煞緊要不是言贊語亦是其用工夫處

只一器字中褒抑都到

器有一半天一半人然一半人煞重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章

或人看仁字甚淺看佞字却看作用夫子不知其仁仁字甚微看佞字正是不仁首句焉用佞是泛講直指以禦或人禦人二句乃折其佞字作用之非不知其仁何方爲仲弓分辨不知其仁正破其所見仁字[illegible]

末句焉用佞却見雍之不佞正是好處

子使漆雕開仕章

使仕只因其才可仕而仕並無深意到開未信一句直能進取其大進到聖人向上處出於夫子意外故說人要在使仕一句中將下兩層都竄入做函蓋乾坤句看是探竿影草又是據地獅子又是金剛王寶劍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只爲熟於禪便看得聖人也禪踈却不道聖人高于禪處正無此鉗鎚作用足

只一斯字可知漆雕開心目間實有所指此所謂進取也

只一信字可知其自求之切只未能字可知其精進之勇所謂篤志不安於小成也

人說信只是信得可仕說亦只就其可仕開自信不及正夫子之信開都脱却斯字講信字極其至只爲漢唐以下人物作分疏卻不涉聖賢分內

使開是就他材分可使說開是因他篤志所見者大不肯小用又有出于聖意之外者故說之若仍要講說其可仕御小看了未信道理堯舜事業亦只是一點浮雲過太虛耳故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莫要看大了仕字朱子篤志正指見大意不安小成但恐人誤看入過高處故下篤志二字使着實即所謂進取也若此就政事推行處講并篤志二字亦錯看小樣矣

人每苦說字難下註腳皆因斯字不確未信處無巴鼻也程子謂見大意朱子謂篤志一是橫處說一是豎處說上蔡不安于小成只是兩說反而耳饒氏分作二樣看拙矣雙峯饒氏曰集註擇悅字有二朱子謂悅其篤志程子謂悅其已見大意謝氏謂悅其不安于小成只其質相悅惟其見大意故不安于小成故惟其不安于小成故篤志

曾點漆雕開身分只在當下自不凡

子曰道不行章

子路原不是大笨了卻因聖人神化莫測信之過甚然好勇無取裁處便在此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此章論三子與論令尹子文陳文子不實斷其于仁如何而曰未知不知者何也蓋仁者乃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謂若於此有纖毫信不及處則或日月至焉亦不可知或人欲欻起天理澌滅亦不可知若欲舉其全德而言當下便要承當此一字大概難說至可治賦為宰與賓客言則皆得仁字後皆可點鐵成金若其不能則治賦自治賦為宰自為宰與賓客言自與賓客言與仁字總沒交涉也

仁只重是天理無一毫私心之謂三子未必無一二節近仁處然謂之無一毫私心則不能若三子之才能則自有三子地位在但不得以此準當仁字朱子論漢文帝唐太宗功業不准當三代亦是此意顏子三月不違仁令尹子文知未知焉得仁正欲做箇題目使學者入思議始得乃知此章不是泛論人才正要令人識得箇仁字

所以不知者只是私意未盡纔著一點私意則事功皆虛妄矣

聖門重求仁記者意亦在此用才非不言也但聖人言語自是八面旁通在武伯分上看未嘗無此義只可使一字自見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章

聖門以聞知為事舍此更無教外別傳時多一人即以聞論即以知論皆坐不明書理只要用字圓活之弊不覺隱然有箇西來大意在吞吐間此便是禪學沁入人心已久處

弗如也何不是活不是奪不是回機反縱乃殺句也此句須殺得盡下句纔有轉子之妙若但從上文引經作隨波逐流看卻不見金剛王劍作用

此二句純是聖人引進子貢妙用有縱有奪有殺有活卻須向子貢境界火候中勘驗弊病分明方見聖人四路把截逼拶剝離銷三寸處真是老婆心切

聖人進人只在當下鞭策如與點悅開商賜言詩之類皆是自知自屈只此是吾與女處不論從前究竟也由此可至無邪如止好言外推一步帶說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章

剛字兼質與學說

慾之不得為剛就根而言剛中之一義也夫子所歎之剛剛之全義也即無慾未可以盡剛也

夫子突然一嘆必有指歸而茫然難測所以來或人之對或人舉根亦必根之氣象有似乎剛耳所謂慾有難識者故夫子辨之若粗淺若慾或人豈甘昧至此故程子下悻悻自好此即為慾亦此意也慾之非剛是就根而論未可以盡剛之理盡夫子未見之意然

要之大義亦不外是得或人一氣界限已自分明耳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無加之爲仁子貢不知而言之非知其爲仁而故矜之也註中仁者之事不得勉强乃發明所以非爾所及意耳

子貢地步無差但其語氣太自然容易便是仁者之事惟其不知爲仁便見他不曾下手實體來故夫子而已

子貢語道自然可見他工夫欠處夫子當下痛棒在此非爾所及是斷詞不是疑詞在斯勉他及又是言外意思

仁恕之發發于程子朱子以勿字無字發明更無遺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文章即性道固是由曰譬若謂文章性道截然不相關又見將聞漢子貢得聞性道原從文章得力文章道可申是深事只是火候不同耳得聞文章然後可言得道文章之可聞亦是子貢分上如此未必人人得聞也有不知有文章者有止于文章者有由文章而上之者有既得聞性道而用功仍在文章者此中亦欠有第亦自不一

文章可聞是將有上人

不曾聞得文章性天定落魔外不到聞性與天道連文

章也不是極在朱子德性問學之言是自謙以勉學者後來並摘此作一場横分朱陸宗旨不知尊德性道問學如何分得朱子原未嘗離德性而只道問學若陸之靜之所尊只尊他之所謂德性耳原未嘗尊得德性也

看得世間有文章之學有性天之學他人偏主而孔子能合之此似是而非也世間之文章非夫子之文章其性天亦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猶之說朱子道問學象山尊德性象山之所尊原非德性而朱子之道問學正是尊德性朱子未嘗闕一邊象山未嘗有一斜是也

文章性道本是一串事但人之火候有淺深故聖人之教有次第若將文章看得太粗性道看得太玄則兩件都不是也又說性道自無容言聖人有顯有隱則兩件之間不聞都是聖人權衡所致也

故子瓛等專解不可得聞句謂聖人非其人非其候不輕與言故不可得聞耳非言之而人自不悟如不聞也

既曰言性與天道如何又不可得聞因有謂至言不雜言何爲聞不以聞聞一派禪得而混入矣說者以教不躐等正之解者又說聖人秘不宜言又似有所隱者此又程子所謂扶醉漢也即如一貫之言真

主謂惟會與人交故久而敬之則久敬反爲會交贅
語矣其意以會交中有閒通作用而久敬落宋人理
路也余舫見人稱楊敬説書合傳註甚不然之
一箇人字中君子小人唐衆都在惟敬則無所不宜要
子所以處崔慶陳絕亦在其中耳若專就奸惡説則
其爲敬也純是機權作用而君子敬以會交之正義
反隱矣

敬字兼內外然其本在內故曰敬以直內聖人從無兩
箇敬字若將敬字在作用上看爲周旋世故之具此
有歧了敬字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章

因文仲有知名夫子仰此事以辨其知非以不知譏此
事也故不云不知而云何如其知猶曰人之稱其知
也其謂之何爾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曰子聞之則將人之稱頌以爲美談可知然是以誤人
之思故夫子正之是論思不是論文子而文子之得
失亦在其中與前後各章論人各別之例有別

曰再斯可則三之不可可知私意起而反惑正發明太
子再斯可之意非朱子補筴也乃有謂夫子未嘗明
試三思之不可則將文子之三思夫子之再思可以
並行而兩是耶此種議論最誤後學不可不辨

子曰甯武子章

愚字只是乖巧人所不爲者非大智若愚之愚也卽其
不避艱險處便是不可及非必謂其能成功而後爲
不可及也卽使當時功不能成也須還他愚不可及
惟其措置得宜不失其正而又能濟若貿然所以尤
不可及耳

愚字從旁人比較而見武子胸不自命爲愚亦非武子
正面合身斷語也只在智巧者一對照便見其愚卽
其愚處便是不可及若以其絕難成功見愚之不可
及卽是功利作用此要下人之所謂許某非武子之
愚也要使衞侯終不復國武子卒及于難其愚豈可

及耶

人多于愚中講作用狡獪乃癡也黠也非愚也然愚却
不是昏頑惛闇之愚亦不是迂腐拘滯之愚其用自
有意外

愚字只與乖巧字對從來萬死一生之事世之打乖者
便不肯爲此之謂極精處亦只是此理此武
子所以不可及也成公之終復特幸而濟耳至于成
敗利鈍非愚之所能逆睹也亦武侯之愚也故小人
喻於利者智也君子喻於義者愚也以此思愚愚可
知矣

甲乙間只是諸公只被一箇乖字害事

論到極處豈惟避難將自以爲智巧而不知其身猶狗彘卽死難中亦有智愚之不同亦惟愚者爲不可及也

子曰伯夷叔齊章

畸人之清便有絕物自爲之私在得天下人無一是看得天下人之不是無一可容且其爲介是者亘古不可化要之此便不是聖人胸中道開聖之淸若說聖人本性六刻而于處人情處獨寬和這又成兩截作用聖人本體原和惟其人大夷齊于是非較分明不可犯滓此爲聖之淸耳〇一淸字時不念舊惡已其非于淸之外又有此酌劑之妙也

有謂受惡之賈怨夷齊旣避之矣及其濱于危亡又爲之叩馬此便是不念處先生曰不念舊惡者指一人之私受之惡天下之公非夷齊之所得而不念也卽馬亦不爲受爲天下古今君臣之義耳

顏淵季路侍章

朱子云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孔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卻只如此此條最講得高而旹邇君子皆能之不然在仁字中也只說得一宗就一宗上一路說去有多少等級在各人工夫見地到進裏火候氣象自不可強到得盡處原無別事

聖賢所志不離一箇仁字但其分量不同故其氣象自別子路較粗淺顏子較有痕迹故朱子謂子路收斂細密可到顏子地位顏子純熟展拓可到孔子地位此中分寸繁然不是輕易拈斤播兩

看圈外程子總論三條則三段規模有小大要皆在與人及物之仁上看謂子路亞于浴沂顏子大而有爲須與體會着但是此樣氣象若將子路止說做箇貪俠意氣顏子止得箇謙虛長厚胸襟真覩面千里矣要識二賢氣象先須識得仁字

兩無字乃顏子克己之功是用力字不是自然字于此可見求仁者其志甚淺較老安友信少懷但略小

樣耳

顏子所願無者伐與施耳若夫不存伐勞卽二氏之秘藏耳或因此正巧于講無伐施意曰正爲這巧處有病在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看聖人〇語渾純一箇仁字當時只說得切至平定未嘗有自然付物意思而由其言類之則天地堯舜功用氣象如是此所謂聖人之言也

聖人不得志堯舜氣象自在

聖人所爲如化工付物皆特設施與點〇箇便是堯舜氣象但用處有盡與不盡要其本分不損毫末也

盡天下之老及少而安信懷之此其盡也然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中親疎貴賤有多少等級便有多少安信懷法施在無此也安信懷不成道便是一篇西銘道理

論語六

雍也篇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章

有謂仲弓知得夫子許已南面是以其簡故以子桑伯子爲問曰旨簡中安得便有簡字意仲弓安得便有他心通法知夫子之許可因簡而以伯子當之哉此正秀才精皮帶帶不通處

可也簡是子就其問而節取之詞未嘗以簡而取伯子也使仲弓別問一人夫子亦以簡論耶

不但居敬居簡不同即居敬之行簡與居簡之行簡亦大別居敬之行簡精明有條理居簡之行簡則一切苟省任意而已

居敬之簡不是省事得其大小輕重先後之序耳

然字與上可字相照然字中有兩重公案要見仲弓未論到宰相處所以然之理黙契一層一以印證仲弓一以先語有滲漏

第二節註云以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是辨伯子之簡正勘驗自己則然其言仍是發明其可使也故朱子謂亦見可使南面之具

朱子曰此段若不得仲弓下面更問一段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illegible]高處便有可使南面之具亦見得[illegible]

程子居敬則其行自簡理本一串雖然如是語太高太直捷恐學者依之有病故朱子列之圈外而本節註中用如是而行簡頓出而字一折謂天下原有能敬而未能行簡一流人也

子華使於齊章

有謂與粟衛粟二子原未嘗不是夫子特廣其意耳先生曰滿肚皮柰何不下這一部史記憤懣肝腸看得一班俠客嗚人爲世間絶頂人物不難將孔夫子誣詰當假道學當談看此種邪識誤學人不小

只一毋字已說盡不當辭祿之纔下何又曲爲廉者設法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章

論仲弓耳非與仲弓言如子謂韶之類

俗講謂聖人必無稱其子而罵其父之理此是村俗世情都見聖人引喻論人有何忌諱周旋以牛爲罵亦後世習俗當時用牛爲名號者多如[illegible]宋人稱龜字在今之人爲惡名耳騂角與犁毛色[illegible]美惡豈即罵耶喻其實耳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違字只略斷一斷

顔子亦止有違故云三月三月雖違亦只少斷耳

顔子不違一關處在此

不特三月與日月久暫不同卽不違與至其爲主客亦
不同
不違與至皆有工夫只是下工夫處不同其中有同原
處有天懸地隔處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章
康子看得政大子才失了看得才餘于政何有不是大
言聲價亦不是蔑視事功實見得三子恢恢游刃處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章
今日學者只是被偷惰二字不好有開步時便畫住者亦
有進程一步上一步却又畫住者自已便道我何必
若彼只消如此將第一等人讓與人做這便是畫然

究而言之只是不曾悅耳冉求欲將悅字藏身大誤
正要點破他這字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章
君子小人儒是籠統之名自程子下爲己爲人註腳而
聖人之旨愈見分明然非程子于中自建綱宗也此
君子小人原非能統名目緊就儒字說是辨儒非泛
論君子小人也這箇儒便自有形狀有術業而其儒
自爲爲己則眞爲人則僞自是不易之理
爲己是正解圈外是大意已圓倘然謝氏所謂遠大
亦指義利公私說非指勳業功效言也爲儒而從勳
業功效起腳卽犯爲人功利之病正不免于小人儒

之歸矣讀書人心粗見說君民家國天下便說是遠
大便說是合註不知其墮入旁門小家正背註意者
也
子游爲武城宰章
楊氏之意言子游精于知人雖一事之小而見正大之
情則其平生之無不正大可知非謂節取其會而不
求其終身之全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章
有謂孟之反所以羞孟孺子也孟孺子洩師右師右
師奔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邴洩是且
以奔伐也故美孟之反之不伐以譏之先生曰凡論

語所載皆關切學者君論人論事而別有言外之意
除非答人之問則是聖人語默微顯之妙亦所以爲
教也若特舉其人而稱說之則聖人之言平易正直
必無許多隱謎蹺蹊此章只是美之反之不伐見居
功夫矜之難可以爲法聖人提起與人看使人知所
自克此意備在發明本暇旁數史案也看程門呂楊
謝游侯尹諸子亦只在本文議論然總由推稱其功
朱子卽以爲失本旨獨取上蔡說謂于學者甚緊
切猶嫌其太高得道理高於本文未審故列之圈外
而總論以爲本無異說諸家横出他意以汨之夫于
本文議論過當尚以爲他意横汨況闌入閒議論耶

問譏論尚可其害必輕略本義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章

此與人莫不飲食節同出必由戶亦即是道但小事粗節耳舉以警人最親切有味若作譬喻說則由戶在道外矣人即不由道無時不在道中天下事物總無一件不在道中隨處提起便見

道故不曾離人人自不由也

因由而有道名道即在由處見故訓道曰路

子曰質勝文則野章

聖人當下道個彬彬已是箇成德氣體只是如何會彬彬況云然後君子則未及彬彬時固學者事也故朱

子加入學者當損補以成其彬彬則彬彬方有下落而然後句亦分明

人謂君子二字不可作贊語觀然後語意是上四字正有損有餘補不足工夫不指現成說註中學者云云正解文質彬彬成德云云正解君子然則君子何嘗不可作贊語但不可以文質彬彬四字作君子贊語看耳

門人問註中損有餘補不足似文可補質不可損忠信直是質之本信當可損耶因說文質在人氣象體段上說過去樸似與過于修飾其不能彬彬一也與忠信學禮意又别故楊氏之說列之圈外若謂忠信不可損則忠信勝禮豈可謂之野乎

子曰人之生也直章

生字指有生終始全理自稱至老爲彭爲殤無非生也只現在此刻直則是生罔即幸免蓋生之道理本合如是非此程子所謂生理本直也讀者錯認本字竟將生字作做生初之生要追原反始以直字當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看得道不小矣其病總坐不與下句相照應若將直字對罔字人之生對幸而免反覆思試自無此病

人之生也直此句當緊照下句講有此直乃有此生人之所以爲人者此也罔則生之理已絕雖生亦幸免

爾後人誤解程子生理本直何將本字作自然無爲看于是講章遂有即生是直之說是重生字不重直字下句如何振全其病亦從生之謂性與良知之說來

人之生也直此句須緊照下句說惟生理本直不直即失所以生之理直非任真自然之謂帝王之政教聖賢之學問皆所以完此生理也有謂任真自然是直而無待政教學問且反爲直之害其說甚謬如謂任真自然即直也則安有罔之生乎將罔之生也亦直乎抑政教學問反所以爲罔乎否不知之矣

有云受中以生而養以致福不俟維挽也況維挽之而

人心終不古乎先生曰後世維挽非刑名功利即釋氏禍福之說便是幸免之法非聖人本直之維挽故人心不古耳

先有此直而後有生纔有此生便付此直人必還其爲直方先得所以生之理

直字消定也順也即中庸之誠孟子之利意非矯直之義能逆而順則經權動靜無非直也

患乎任性中曲折皆是直

子曰知之者章

之字明指聖人之道離知道字即貪財好色亦何所不可附此四句即之字不的則知好樂三字說來皆詭異蓋知好樂其境原倚之字爲旋轉知之字指財則知好樂皆財上情事之字指色則知好樂皆色上情事若有之字是由來大意則知好樂皆宗門境界非聖道之知好樂也

朱子謂當求所知好樂爲何物外道便只說得心耳

聖學工夫只有知行兩端知字中工夫最多到得箇知之言火候已足　至好與樂總是行中火候若不會知得也無從好樂即有所好樂如金溪姚江之學亦能使人鼓舞顛狂鄉只是苦眞不可謂之好樂總只謂之不會知也

爲學于知好樂功用工到樂底地位程子所謂功夫成

難直是峻絶又大段著力不得者濂溪之尋孔顏樂處延平之融釋脫落皆此意也

子曰中人以上章

此章只在材質上論語當其時即中人以上亦有機候因緣中人亦有用困勉之功造到可語者却又別是一話非此章本義也

樊遲問知章

敬與遠固是一串道理又須分別能敬者必遠遠者必敬亦有敬而不遠遠而不必敬者然觀作虛器祀爰居仲尼譏其不智則知此句專爲不能遠者發

知鬼神之當敬當遠只合如此必通于死生晝夜之故方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其如示諸斯乎彼謟事鬼績作無鬼論者其愚則一皆不免于爲鬼所揶揄者也

聖人所謂鬼神指天神地祇人鬼也所謂人鬼只祖宗與古昔聊士之在祀典者耳若佛爲遠爲邪鬼及鄉俗誕妄之[illegible]人皆亂政生心害事聖人所必誅但當遠而不當敬又不在鬼神之例者也驟瞖毎援此何以爲佞佛事鬼之助造中立不倒之說其惑誤更甚矣學者不可不知

智無定體附義稱以見此中庸知人知天兩知字即智也

天下本無不難而獲之事亦無先難而究無所獲之
但仁者之心只專于所難而無欲速見利之私卽
心便是仁者渾然一理無私之本體
難只在日用尋常處
有謂難字不卽粘爲仁說不知所難節甚天下豈有
外之事理日用乎
是說仁者之心如此猶云有事勿正仁者地步愈高其
心亦只如此若謂得道必于遲暮卽是癡人圓夢矣
認此事原無可得又落魔外邪淫矣
知者之事仁者之心兩者字是從現成指示與其實
認不變不懼一例惟其是知仁故事與心如此不

如此去做知仁也
務義兩事若不足爲智正是智處由事而指智故不先
下智者字事可指而心難形故就現成仁者指出他
處心積慮樣子與仁者其言也訒相似先下仁者字
正有意在
此言不足以盡知仁是指點學子做知仁工夫處而知
仁之理體原來當不備註中因遲之失而告之正謂
此也
子曰知者樂水章
此節知仁深指兩種人是就其資稟現成處說不論工
夫亦不論全體也三截節節自爲形容無淺深之

亦無聯貫之情
就兩種人資性大段而言故有此分別與好仁惡不仁
章相似若說知仁道理工夫兩者原分不得
三股隨意舉似說箇大段意理因無貫串之義亦無重
動靜而以上下發明中段之說于論此章正不甚如
是
子曰齊一變章
兩國之治原都是周道因祖宗功德有偏重其流弊漸
遠耳
史記伯禽三年報政太公三月報政云云先儒亦多不
信其說朱子謂略有此意但傳者過耳程子謂齊由

桓公之霸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則齊之難卽至
壞于管仲不壞于太公也齊初亦本周道正與程子
言合第朱子云太公治齊時便有此小功利氣象尚
未見得彼管仲以功利驅誘其心大段壞了然則管
仲之變亦太公原頭有以致之
王半山蘇東坡皆不識道字而好講變法其足以禍世
一也半山用而東坡黜乃轉言新法之不便耳使東
坡得志其作聰明以爲更張當在半山下乎讀蘇氏
父子全書自見也故儒者須先識道字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章
可逝不可陷就當下說可欺不可罔從平素說平素明

於理當時審於勢惟智乃所以成仁也
惟智乃足以成仁故君子不可陷罔救人必先愛身便
落陷穽話矣
道理止論當下從井必不能救人當下便無此理不是
惜此身爲天下不爲人也從井之不可只是救法
差不是不當救亦不論仁者所救有多寡大小也
義不當不可以成仁智不明亦不可以取義宜死而死
爲仁不宜死而死爲不仁毫釐千里錯有不得喪元
或怙終倒戈乃從義不明此理有自以爲盡節而適
足以害仁者矣
金正希云直捷明爽不用一毫擬議商量才是我性本

性若從仁不仁上商量出個救不救來紛然矣必矣
學道人細參先生門聖門論仁正要從仁不仁救不
救處商量出道理耳若謂不用擬議商量才是本性
不知錯過多少了也有人與禪家問路曰驀直去子
謂只爲挽開步多不是路他道與麼則不去也卻與
聖門之仁不相涉看正希先生致命時許多周折不
但從之而是推人落水此正是不用擬議商量自擬
出個救不救來不覺紛然耳可知大病只在少商量
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章
博文約禮功有兩層事只一件之字即指上句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先儒謂仁字最難訓以其不若事爲不論地位也如博
施濟衆豈不是仁者之事然夫子卻以爲聖而不止
於仁仁譬之水聖譬之海謂海非水固不可然非必
海而後水也則水自另有件物在惟欲立立人欲達
達人乃仁之體能近取譬乃爲仁之方只此便是夫
子當訓仁字
人已有次序有渾合理一分殊總在而字裏許
天地聖人亦必先自盡而後能盡物自盡者天地之心
聖人之情也至于盡物則普萬物而無心順萬事而
無情矣

有心便有事不論事只論心則心亦易詭而近矣夫子
之意非謂博施濟衆專求諸事而不是心亦非謂立
人達人專求諸心而更無事也但心從近推事即從
近做不如博施濟衆之求諸遠且難耳
論其事則堯舜猶病而立達則非堯舜之心非堯舜不
可學而別有仁者也
欲立二句直指仁者之心而于此即可以觀仁之體有
兩義在
夫仁者三字就仁者之心指示仁之體不是空空言理
亦不是凡爲人心能如是也凡爲人心固應如是天
命本來誰曾欠少然氣拘欲蔽誰易完全所以夫子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十

論語七

述而篇

子曰述而不作章

述作本無低昂述而不作正爲理不當作耳

信而好古正是述字中實際不分兩層不作實見得道理如是不止是謙辭如後人妄立宗旨皆是無忌憚敢作耳病只是不好古不好由于不信不信由于不知故曰述者之謂明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人多錯看了述字便似聖人虛爲遜遜之語不知述字正難承當在惟孔子能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惟孟子能述孔子惟程朱能述孔孟其道同也後人不能述程朱便敢紛紛亂道其病先從不信起

道程者流得一綫　決使實信仙佛可成秀才讀聖賢書卻只爲胡亂做文字騙科名計毫不信聖賢可做聖賢之言切已不謬也不信如何得好不好如何能述秀才中無人物其病正坐自不信聖人耳信字又要從文理出來但憑心說信便入邪與傳習錄云學者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孔子不敢以爲是然則陽明心中之是非又在孔子心中是非上矣其無忌憚敢亂道至此孔子且不信況其他乎然近日亦有說程說朱者又多是依傍時尚爲標榜結納號召謀耳敢道他原不曾信得及在

有友人遊返以遐方講學所著刪書曆數之辨見示其說最淺陋可笑而謾詆古昔抑侮聖言攀村駁鄙敢於無知妄作如此皆世道人心之憂無論其粗疏謬劣即一開口落筆已知其不曾讀過此節書來可歎可哀

今人好談經學者作紛紛斷斷爭勝於傳註其實于四書白文全然不慣徒欲以欺世之無目者共相稱歎使聖人見之其爲兩觀之誅何逃也

六經大旨今已無晦而爲經說者必欲趨而晦亂之直可恨也

子曰默而識之章

者原非聖人之極至觀不厭不倦二句夫子嘗以自謂可知此所謂承而又謙也時解定將三者說向高玄乃求深反淺耳

默識註云不言而存諸心祇是沉潛體會服膺勿失意非不學而知之謂故不言心解一說未了已明謝之至謂語言文字之先有見則直背聖學異端矣總因要說得三者過高但看此章　不厭即智教不倦即仁仁智即聖不必泥註中非聖人極至之說曰不厭倦之爲智仁是子貢因夫子自謙中推進一步語看若聖與仁章自分明若此二句是智仁極至矣

子豈遽自任乎則可謂云爾已矣其非聖人之極至
可知越乎實越自欲然若不及恐見得聖人意思好
聖人分量不輕此處極高要高高正是自己見識低
不會聖意耳
三句看來默識似知止至誨學不厭似明明德教不倦
似新民只默與不厭倦見聖人渾然本分如此看三
句氣象如何問註云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恐不須
如此恢張曰固是然于此亦須見箇聖人意中所見
底模樣定不小小

子之燕居章

凡形容氣象語故難如所謂容舒色愉自大賢以下凡
爲大姿和緩之人未嘗無此光景然非聖人之申申
夭夭包其間高下等級正多所謂各家門前自有景
致是各人聚看只說得自家說話耳須胸眼中實見
箇聖人全影始得

子曰志於道章

志字內有知止義在知之則志有定向
艾軒子曰張子韶味依於仁句云試看逖逖一脊暌若
還無相當能力行未到安身處且可依他入箇出
然畢竟不合謂其有依字淺也莫若從註爲是唐宋
諸儒說經未經朱子採取者錯夏商周之書爲夫子
刪去者終不可傳耳 曰此論已分明然謂子韶

看依字淺却不當其罪他看得仁字不好耳故云無
相豈能通他只將仁當箇譬者之相則所謂安身處
者非仁矣湛若水教人隨處體認天理亦近似好話
然其所指之天理乃子靜之黑腰子也今欲破諸邪
說須先認取仁字端的
道德仁次第秩然定理至于藝輕視之則初學之末節
若序在道德仁之後則似反重矣不知藝與道德仁
被則本末輕重固然然本末自不相離志據依之時
豈脫藝不得故藝與道德仁相爲終始在初學肄習
時其自粗淺非藝粗淺爲藝工夫粗淺也至大成游
藝之時則又爲精微非藝精微爲藝工夫精微也假
如灑掃應對進退子游以爲小子之末然到聖人動
容周旋中禮不過原是此末事豈可以聖人之末同
于子夏門人之末乎工夫到聖處本原大段已定精
上面神妙却正在末處中所謂聖人有所不知不
能者不知不能不礙其爲聖人更知更能不又加神
妙乎故游藝序在道德仁後正自不待催邪學一切
以爲支離務外斷將藝看容易不曉得游字境界
但高也
朱子云藝是小學工夫論其先後則藝爲先三者爲後論
本末則三者爲本藝爲末習藝之功固在先而游者
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謂志道據德依仁

而後藝可游也此說自好玩此一條則游藝輕重先
後之理蓋矣故上三句可次第遞說而游藝句不可
牟然在依仁後與依仁相比爲亦不可將此句另側
重似反精妙于上三句也
內外交養自金溪以來總不曾明得此義講章看得未
何輕淺亦坐此弊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章
自行束脩以上極言有來學者無不教之耳非謂必待
束脩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章
用之則行兩句須連讀合看乃見聖人所謂有是之

若謂聖賢總以濟世爲心意重行一邊不見聖賢全
身要人翻成小樣矣
首節之要在兩則字行藏非聖賢所重重所以行藏者
子路病處行藏皆有非能行而不能藏也
會點莫春數句亦是用則行舍則藏但點只猝作見得
不如顏子實有諸已耳
必也者也四字最活如此人方可行軍能懼能謀見大
本領不混究行軍說
臨事而懼則無喜功輕事之心好謀而成則無粗疎潰
裂之患兩句本平說都是子路對症之劑懼字對成
字不對謀字兩而字語勢注重分明懼在幾先成

事後關一不可懼爲成謀之本此又推論之說今
謀時能審斷決中固是成謀後果毅周到至事成爲全
正是成
單講個懼字是聖賢主敬本領此懼字卻大不是此處
本分此處懼字貼定臨事說單講不得要之源頭固
自大懼字生來見得此意本分道理又高一格耳
人云兵行詭道純乎功利權詐用得數時便是道故當
以道德術數爲主此不知兵之言也道德術數中處
少不中當事處多也只是先覺無不勝道德無不服
耳懼而好謀原是先覺道德中事非功利權詐之術
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章
而字及如字不是游移兩可之辭大注蘇氏謂爲此語
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
如不可求主命說爲是若謂義不可求如字口氣欠的
聖人言語切平　非只就人上是決其不可意
子在齊聞韶章
季札聞韶曰觀止矣夫子聞韶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
也兩者贊歎雖同而境界自別蓋季札是驟見崖岸
驚喜之語夫子是學習既久深歎之辭固不可同日
語也
冉有曰夫子爲衞君乎章

助輒之誤賢者不免當時亦皆有然 國君社稷之重此
義之似是而非者故子貢須問初間開其義再問問
其心正子貢會問處若此是爭讓相較子貢何須問
得齊之爲武衆之[illegible]安何嘗非國君社稷爲重之義
耶怨乎一問直將從來借義名而助弑逆議論心事
都誅盡
怨乎是直究隱微乃子貢善問處蓋於此際不能無少
遺憾則天理尚未得其正人心尚未得其安而當日
獨事猶未可援以爲斷例也
夷齊當下只是自盡使得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已
若以[illegible]管齊齊又管夷夷齊又管中子則粘帶回顧

私意起而怨從此生矣
不爲子貢本不待問而決所以問者欲求此理之極處
子貢[illegible]明徹更[illegible]無疑
[illegible]之道所關非
所[illegible]
後世[illegible]不只在這
上面[illegible]聖人此章
直提出[illegible]何處置
之道[illegible]成敗之計
較其[illegible]發端也
論語[illegible]其所關

已不止衛國一事父子一倫也而所以定衛案者也
自明盡
子曰飯疏食章
亦在其中與不改其樂境界自殊所樂則一 因不改則
非樂陋巷簞瓢也曰亦在則非樂疏水曲肱也
若謂聖人處貧而樂以富貴不如貧賤故無所慕乎外
則聖門如原憲亦可以其有此樂矣何必孔顏哉只
爲後世談道者自己胸次俗下不知至道只與世間
貪穢垢濁一流比較高低稍勝於彼便自謂迥越又
將聖人放低來湊自己謂聖人不過如是不知聖人
分際縱是不可窺睹孔顏所樂千古少人到手故欲

反照此章之義須從原憲之介狷許之逸老莊之放
却不是其樂視出正面又從不改其樂與樂亦在其
中同是此樂視出聖人更上一層方得真實了義若
將富貴貧賤較量彼此以一班流俗腥膻胏肝與聖
人且並是其高下而是不識好惡也
朱子云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故謂樂貧者直頭不是
其矣云樂道近似矣然程子云使顏子以道爲樂則
非顏子矣朱子解之謂道與我爲二物但熟後便自
樂也其矣又以貧窶不累其心爲樂者此却是倒說
朱子云胸中自有樂故貧窶不累其心不是將那不
累其心底做樂玩此數語則樂字可會

程子謂不是樂道又云所以樂者仁而已或疑道與仁
何辨吾子曰不是樂仁惟仁故能樂爾明此意可知
樂道樂仁未嘗告理卻是樂在道與仁外惟道與我
一故樂心與仁一故樂到得自有其樂時已不知其
爲道爲仁也故樂字註脚莫如孟子所性二節極分
明到根心生色不言而喻處是何胸次學者試嘗思
此氣象來

人以聖人爲樂天也隔在有其樂而樂天

說如浮雲二字不是夾然處之而不驚亦不是介然遂
置而力排須想聖人當此時處置當如何纔見得箇
如浮雲與相

聖人未嘗厭富貴而樂貧所浮雲者不義之富貴耳

子曰加我數年章

一部易象都從過處生來觀象玩占而知過所以然之
理仰可以無大過之道也亦惟聖人能淡明其故耳

有謂明了人之道則了人有餘察故不可易言曰不是
天道便難人事便易人事即天道也

子所雅言章

此言聖人得常言說之間引据辨說大約不出此耳不
是日提此三經爲課程也

首物一句未又複綴一句中間列敘一句純是記者合
通從前語言從中指點綱宗出來與學者做思議

聖人初不曾立箇綱宗謂言必軌於此在聞言者亦隨
人隨時各受教而退未嘗總聚同參如後來語錄公
案也記者日久熟會得如此筆之于書令後人領會
聖人教人全身其意無窮

不是聖人以此立教亦不是偶然道及須看記者熟之
平日參之同人悟得聖言大都不離近是雅字情景
義方乃得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此章我字與多學而識之予字同例最重兩者字緊與
我字相應也字緊與非字相應

人因兩者字遂將兩句作兩項人然細思生而知之固

有此一等名號若好古敏以求之乃夫子自述其所
生與學而知之等不同不可作大家名號看

此是夫子自辨其向來得力從見成地位說不講以後
工夫

或謂下句不當說做求知亦不須如此說看註首句云
不待學而知則下句爲學而知了理亦無害我字兩
之字自相應大段與子貢一貫章予字之字相似都
在聖人所得學問上原主知一邊耳

求之不當竟作求知恐添礙節抵是也然所謂求之正
云我之所以知者乃好古敏求而得之名耳知有生
知有學知困知聖人雖生字而指好敏耳未嘗辭知

而居求也爲避求知而反添出不居知同爲添礙然
求知之礙在語句不居知之礙在道理矣聖門工夫
最重知如何不居
謂夫子自已放低一步引人是聖人打誑語也謂夫子
寔止好古敏求又是矮漢觀劇之論如夫子之好古
敏求乃其所以爲生知猶爲誨不厭倦之正雖聖仁
也
實是生知實是好古敏求此聖人全體也只恐人推委
生知不肯去好古敏求此聖人至教也
夫子實自不以爲生知若異端論學多不知不覺說入
生知去大約喜直捷簡易畏窮理之難使致知如此如

朱子謂陸子靜學知以下一切都廢是也
論正面原是聖人自明以勉人尹氏又從勉人推轉說
人本分說故列在圈外
子曰三人行章
聖賢學問仰有攀俯有拾隨處皆有所取益今世讀書
之士狹者支斥不肯見一箇不好人不知接遇不肖
亦儘有鍛鍊處論聖賢道理尚有掩却一半必不肯
看一部不好書不知辨析瑕言亦儘有受益處凡此
只緣有箇我在止要兩邊辨別完全耳
其善者即就三人中彼兩人分別必有彼善於此者故
善字極活非全體皆善之謂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章
天生此德於予自無死桓魋之理只在生德上看非謂
天生德後又必保護此德也既生後天更無保護處
但雖不保護必無此死法夫子亦只在德上信得真
耳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章
二三子疑聖從過求高遠來過求高遠從實地少工夫
來
子以四教章
此與雅言章皆門人習久共悟而舉其大要如此亦謂
人身心所得耳目所有聖人固未嘗立此條規課程

也
此與雅言章皆要放下一步看聖人越見得聖人無奇
不與下學上達之妙
四者于衆人看則有材質科分之不同于一人看則有
時候次第之不
戴仲伯講義云著書家發言成迹談于僚友者難以
質于臧獲跪于鄉間者難以合于閨門古人沿其一
而可通其四今人一不成而四有餘喪以覩近之俗
學僞學不更可慨痛乎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亡而爲有一流人儼然自附于聖人而不疑君子憂人

皆非所所居也後世講學者動以聖人自處且以生知第一等事敎人蓋聖人早發之矣

子釣而不綱章

仁者天地之心若無聖人之道主張其間天地之仁亦行不去故曰與天地參撲文敎奮武衛弧矢之利皆仁也放蛇驅蟲虎豹不仁之甚者釣弋固仁術也綱與射宿則太過而爲不仁故聖人無是耳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是夫子示人以學知之法不但辭闢妄作一流并謝却生知一位

識字中只有分寸不是强記也

子曰仁遠乎哉章

此節爲放而不求反以爲遠者言當下指點他轉來反求自是求仁無工夫未說到工夫處也

道[illegible]大古爲難言[illegible]論只在從求當下指示不論前後際不論上人不論大候判不到各滓滓不淨

若謂此心纔提卽在此只說得心未可言仁也上蔡以知覺訓仁病亦坐此後來學術遂流之[illegible]皆始於此

仁者心之德心只是虛靈不昧故能[illegible]不用處盡不

大[illegible]虛[illegible]不昧爲最活之物[illegible]有人心道

心[illegible]道心也欲仁卽道心之所處故曰欲仁

仁[illegible]

此欲字是虛字只訓要字耳人每混入理欲欲字不特

理[illegible]近文不遜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

黨字只指黨爲扶同狗私而言

子與人歌而善章

此章須從聖人全體想像其妙古人謂鄉黨一篇正是聖人樣子亦是此意

只此一細事而聖人成己成物德性問學之美有不可勝求者[illegible]此意卽在歌中已見全體大用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章

文卽言也

文行相須原無偏廢之理夫子正只患奪志耳

文原只是爲所以躬行之理只爲學文人便將來但作說話說了[illegible]子所以識其玩物喪志也爲如此者子以四教卻是文作第一件弟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朱子謂不學文固所失不止于固陋而已又何嘗不重文也近世學者恐文章之士易流作遂至以學文爲[illegible]而[illegible]之者鄙瑣不尷不尬之物卽有一二拘謹之士下稍亦無展拓只爲此章看得不融貫非文行打作兩橛便生出多少病痛耳

從[illegible]易與於異學也只爲他說來頗似聖言大略如聖人說文行綫絡他便說[illegible]文離知行合一亦似

行之義不知他輕文便欲不立語言文字非聖人意
文本意他重行只要行他所見非聖人所重之行也
看聖人躬行下急著箇君子便有箇篤信好學聖路
舉則在他卻說教先覺之所爲亦是專求諸外而敢
道求之吾心而非離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信以爲是
然則其所重之行決與聖賢異矣故離君子而說躬
行行字便沒著落以此知聖人之言字字切實不可
易也

後來異端立說亦似輕文重行然所行實非君子之道
朱子謂他只要踐履他的說耳

躬行君子四字囫圇不拆固不可講做君子躬行亦不

是躬行之君子蓋君子二字是指君子之道非美其
人而予之名也

君子二字是言所行之則作實理看非稱美之號也故
謝氏謂猶言[illegible]過者[illegible]我無能焉朱子謂與君子
之道四者未能[illegible]之道同當行躬行君子之道[illegible]

子曰若聖與仁章

夫子雖不居聖仁之名然觀其所言正已得聖仁之實
此是公西華[illegible]中[illegible]謂夫子自已雖辭其名而
居其實則是聖人假謙虛[illegible]矣

或謂爲誨不宜[illegible]是聖仁不知[illegible]不道學究敢如此
亂道謂中明白說爲[illegible]人之道誨人亦謂必

此教人總是正學不明皆務爲圓通而鮮切實故其
弊至此

弟子不能正指不厭倦而言若爲誨則大家日用分內
孔門弟子舍此更有何事如何不能耶

不厭倦正是夫子之聖仁處公西所以說不能學

子疾病子路請禱章

丘之禱久矣即此見禱之有理即此見禱之無益即此
見聖人之敬天持身且明不失其[illegible]氣之間如春水
方生百川灌河絕淵枯渠無不充溢古人云學者最
要識得聖賢氣象試從理會來

子曰奢則不孫章

儉字尚從禮中出來儉非即固也儉則固是其間有微
積有流弊如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可謂之儉然君子
作法於儉其失則固故禮不可不慎也今有家累巨
萬而慳吝行乎骨肉苛刻及乎里閈作法于鄙無所
不至矣那得稱此[illegible]字以自文乎

子曰君子坦蕩蕩章

註中循理二字是坦蕩蕩真本領即所謂本天者也若
只向心上尋坦蕩蕩氣象到得管人說老莊耳矣

坦蕩蕩[illegible]字在下[illegible]是坦然無適而不寬廣也故坦字只
在蕩蕩字上看有以平寬相對見坦與蕩蕩分兩
義矣下長戚戚又作何解故知坦字當與長字相照

會也

有謂以坦蕩蕩者而當長戚戚者君子必敗小人必勝

先生曰君子神明通達變化不爲而其體自平矯今曰君子必敗不敵小人則是以坦蕩蕩為大呆子也豈其然乎

子溫而厲章

下半句只完上一字不是兩件德又厲與不猛與安正是形容溫威恭耳相而字是併合語非轉換語

論語八

泰伯篇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論文王至德便護武王非聖人論泰伯至德便要周旋太王不曾翦商連此章註語亦老大不以為然此正後儒諸胜皮後世私心不可與論聖人也三代以前原無謀取天下之事無論聖人如太王武王即當時庸衆諸侯亦有謀取天下不成而卒敗伏誅者乎固不必以此疑太王也翦商二字是就周家功德人材與太王作為規模而言三代聖人皆以天命人心為

重有天下為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所不為太王武王同此得百里之地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泰伯之與同而泰伯不為此泰伯之所以為至德也故天下為商武王伐紂[illegible]後世取天下心腸天壤迥隔[illegible]翦商代紂與後世取天下無異故朱子與陳同甫論漢唐之君不可以接三代寧可千年架漏由為此也若謂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高宗復興者六十年不可謂衰此皆後世取天下議論也殷之衰也始于雍巳而興于太戊至仲丁外壬復衰而再興于祖乙至南庚復衰而三興于盤庚小辛復衰而四興于武丁至祖庚祖甲一衰不可復矣此

商家興衰始末也然則太王遷岐之時商已四衰矣武丁雖賢僅足以支六十年周家積功累仁其興勃焉天命人心之際聖如太王有不知之者乎且古之興衰論德不論勢德盛而歸之者多則為興德失而歸之者少則為衰文王三分有二原是紂之天下未嘗割據而有也然則太王德盛而人歸其為翦商何疑旨乎朱子之言曰泰伯之心即夷齊之心天地之常經也太王之心即武王之心古今之通義也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須見得二者並行而不相悖乃會此義非特今之庸儒不知其誤實始于元儒金仁山仁山又得之王魯齋魯齋求其說而不得則曰朱子

用古註未及改也及語錄與註脗合則仁山又曰語錄出門人所記恐不足以證集註嗚呼朱子之學之失傳皆為今日說[illegible]詩太王實始翦商之業自太王[illegible]高宗[illegible]祖甲二十八[illegible]翦商之志[illegible]得有翦商之時而今日[illegible]

君臣之[illegible]天下而有太王焉天下而翦商武王焉天下而[illegible]泰伯[illegible]天下而讓位于季為天下而[illegible]命其[illegible]也故詩曰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維此王季[illegible]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作邦作對而曰自泰伯則泰伯之宜

有天下可知稱王季則曰友兄錫光受祿言承泰伯之意能篤周之慶而受天命以彰其知人之明爲文德之光則翦商亦泰伯所道也泰伯自不欲爲凡周王季之兄以有爲故三讓以自全耳朱子謂太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非有愛憎利欲之私也故泰伯去之不爲狷王季受之不爲貪又云論其志則文王固高于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于文王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武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尤長裏無憾又云二者須見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乃答合此數條觀之足以見集註之無疑金仁山深明此說自以其人欲之心胸妄疑古聖人之大意

後世取天下並論不知此中正相反太王翦商子孫以此頌其祖而不爲嫌數數百年中聖君賢相名儒學士無一人知修飾訂正之而待今日爲之斡旋於俯乎蓋事出天理本無可諱避也若莽操之篡奪比以功德禪讓自文今欲爲太王去翦商之名是以莽操見識看太王也乃反誠集註未改此以庸夫之心度聖人耳豈足與讀集註哉

有謂遷岐時文王未生因此是金仁山說要之未有文看太王王季氣局也定翦商矣

伯夷叩馬武王伐商俱是聖人天理極至中事太王原非陰謀只是辭不得耳有原非謂商不可翦只是與

不欲承當兩者本自合轍說壞一邊固非周旋兩邊亦非也孟子謂伯夷伊尹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有天下如俗儒言則凡聖人得百里而君即非朝廷之福即非有德不則孟子之言誖矣王盤齋金仁山皆不識此理

泰伯于古今之通義天地之常經定見得並行而不相悖但道遇事自有人承當自己斟酌却須如是乃安而行之又極盡其爲所以爲至德若泰伯原只見得一邊道理又何須云以天下讓耶

三讓則讓之誠以天下則讓之大而又隱晦其迹非有爲名之累所以爲至逃父文身本非正理必須行權

乃爲得中故曰處君臣父子之變此變字言體之變非變故之變也

聖人之德之至皆是從變處看出蓋人之處變每易有不盡分處而能變而不失其權此聖人之所以爲至德也太王之翦商固古今之通義而泰伯之不從又天地之常經所謂伯夷齊叩馬之心而難處有甚焉者時解只道得泰伯曲意彌縫僅存從中泯其迹三字不見此義則其與言務滅札但有成何

父子君臣其義　也惟泰伯不能兩全所以爲難

無得而稱不是民之不能稱泰伯亦不是泰伯不使民稱只是其行甚高所謂知我其天也其迹又泯所謂

蕩蕩無名也民雖欲舉一端以頌之不可得耳。

泰伯在武丁時卽早知天命去留此其所以無得而[illegible]

而德極其至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章

此言四者皆德行之美而無禮以節之則有是弊耳非

言由禮而生恭愼勇直也且恭字寔循近之下三句

又如何側說得去

有謂有禮則節故不勞先生曰禮自有繁者繁亦不[illegible]

勞非繁雜之謂恭而有禮亦非節之謂大禮必簡言

禮之大者多簡耳非禮主于簡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三者修身之要爲爲政之本動正出正有工夫斯遠[illegible]

亦乃得其所止耳未動正出之前有居敬涵養臨[illegible]

正出之際有愼獨省察此修身之本于誠正也

斯字合下便須如此所以可貴其根本全在存養精[illegible]

乃能得此

朱子曰斯字來得甚緊斯遠暴慢猶云便遠暴慢又云

道之所以可貴惟是動容貌自然便會遠暴慢正顏

色自然便會近於信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所以

貴乎道者此也蓋所以能一動正出而自然便會者

皆操存省察無造次顛沛之違所致也曾子舉箇現

成樣子謂君子必須如此所貴二字卽勉敬子以此

三者操存省察

斯矣二字正見可貴須知有平部大學格致誠正修[illegible]

日用力工夫在

辭氣之氣卽指言語之聲音神韻若云辭本于氣此氣

字則然氣之氣有大小本末之不同况此兩字並[illegible]

亦不得橫生出側重氣字之說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純乎無我聖人也尚有人我一間在顏子也

以能問于不能二句就學問上說有若無二句就器量

上說

顏子之不校渾然無非天理晉人情恕理遣總是私

唐人唾面自乾一發世情狡獪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兩可以在平時看

君自甲易寄百里之命則上下左右事事有所嫌疑周

召尚有不相信處可見難

自萬曆以前宰輔以相傾軋爲一局萬曆末年以後以

調停和衷彌護持爲一局至啓禎間則兼此二惡

爲一局總以奪人爲巧而已亦易奪然其所爲者不

過祿位耳何大節之有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弘毅所以爲仁也而弘毅之體卽仁也不仁不能爲弘

毅也

弘毅原從仁出不弘毅正是仁虧欠處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在吾分內仁也宇

宙不是兩件事故弘毅二字一滚說拆開不得第[illegible]

何而字是側串非平對也

秀才先不識仁字枉讀四書識得仁字則士者仁之具

也弘毅仁之用也任仁之事也道仁之運也七穿八

洞何處不見此理

子曰興於詩章

此三於字與志道章於字相似而實不同彼於字是着

力字粘上一字讀此於字是指點字粘下一字讀

彼在工夫言此在功效言但將興立成三字逗斷便

之便見

古者教人從小便以歌詩習禮樂爲事直至老死不輟

故能使人志意得廣筋骸強固耳目聰明血氣和平

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此是甚氣象甚功用其爲興立

成皆不知其然而然此其所以妙也

詩禮樂是古者教人躬行日習之事非如後世士失其

教無其事而但從書本記誦也看程子占成材易今

成材難一段可見三代以後人材之卑在此三代之

終不可復亦在此如徒以經而已則今日詩禮樂之

經何嘗不存乎故此章說經學經教便錯

有問胡雲峯云無程子之說後世不知成材之難無[illegible]

氏之說真以人材爲難矣詩禮樂皆非吾心外物也

其說如何曰程子之說見處極高功用極大三代以

上聖人之道也西山之說是就三代不可復以下設

箇無聊方便法門耳然充其義則必至無詩禮樂亦

得矣不知能得詩禮樂之本即無詩禮樂亦能興立

成此必大賢以上幾之豈可槩之中人以下哉三代

聖人教人必內外交養本末全備其爲道也自聖人

至中人以下皆不可廢故其時人材及治平氣象與

後世人材氣象天懸地隔此有詩禮樂之興立成與

無詩禮樂而強爲興立成原自迥乎不同也[illegible]

之言使後有王者必將講求三代教人之法[illegible]

人之道得行若雲峯之言則吾心自有詩禮樂不必

外求使王者何以陶鑄人材興起教化哉要其弊不

出異端俗學二種凡以此章爲經學者俗學之見也

彼看詩禮樂固自輕淺以爲心學者異端之見也彼

亦看得詩禮樂輕淺然俗學之輕淺猶不敢畔道若

異端之輕淺則敢于無忌憚矣蓋詩禮樂本天興立

成本心必心本于天乃能成材合道若謂吾心自有

興立成吾心自有詩禮樂即以心爲天矣西山真氏曰

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爲尚可考[illegible]

樂則盡缺不存後之爲詩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illegible]

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雜以夷狄之聲[illegible]

已適足以蕩人心[illegible]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illegible]

以而禮樂之理則布微樂記謂制禮以治身教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illegible]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養其心則于禮樂之本得之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然可知如能反復涵泳真可以感發興起所謂興於詩亦未害不存也○朝氏曰無程子之說後不知所以成材之豫無真氏之說後世遂莫與爲不難矣況詩自性情中能出非吾心外物天高地下合同而化大地間自然之禮樂是敬樂是和亦非吾心外之物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章

民者對士大夫以上而言但將民字位分畫清則可不可之故瞭然矣先王教民只重行教士大夫以上都真知囘在庠序學校中而由者爲民能知者卽士大夫以上民之分量只得如此其中稍有聰明者先王即舉而用之矣

可使不可使有只在民資質上說者有只在聖王設教上說者然雖民之資質如此故聖王之設教亦然偏管一邊不得

由與知有由事由之字原只一理

兩之字只是一理知即是由中所以然之故若看做兩件便是有所隱諱也

使由處要人正用全副精神所知之理已盡在其中固非別有玄機亦非斷然不許明白也

可字訓能字此是民自大生如此非聖人有意于其間纔有意便是使纔使知[illegible]不知以爲知究竟無知者正是不能使知也

子曰好勇疾貧章

好勇疾貧兩者有其一皆足以造亂缺其一不足以遂亂

勇與貧非亂也好之疾之乃亂耳然勇自生好貧自生疾則仍是兩者爲之季代之失天下多乃如之人爲之也嗚呼是誰之咎與

史記一書好勇疾貧之書也其流爲蘇氏父子降至羅貫中演義而極近代亂原皆出于此學者不可以不辨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此章大意甚言驕吝之不可耳不關才事若謂有才者不可驕吝豈無才者不妨驕吝乎蓋緣天下驕吝之病大約生于小有才者故夫子以才立說云卽使才美如周公若一驕吝則其本已壞其才直餘事何足觀哉况乎才未必美美未必如周公何以驕吝爲也

金正希云驕吝非由才乃其所以無才故雖如周公不足觀也與人豈以一行掩天下之真才哉又云驕吝者無周公之全才而竊周公之餘才以自美者也全才不驕不吝餘才自驕自吝餘才爲足觀也哉先生曰聖人本義是論于驕吝之不可耳未嘗主才說

正為天下人重視才而輕驕吝故儘其極至于周公尚不足觀則才之輕于驕吝可知矣正希意中只見得才之用大而驕吝之害小卻正與聖義相背卽謂不驕吝乃成其才美此亦是言後中明之說非本節語也如云全才自不驕吝則周公之美豈餘才哉聖人此言亦欠商量矣要之蘊學以作用為性如婆羅提所言八出現者徧該法界故衆其體為無善無惡則其用但有知覺運動陸子靜得之專重精神魄力故其教極護短才字凡為其學者說內則至于至無說外則但有極粗之作用耳惟其于體中打去善字則用處善從何生不得已為世法剛旋善字終成假

令故重才而輕驕吝止為驕吝之不可亦是事理陪上卻解也王伯安謂蘇張是聖人之資窺見良知妙用今中有稱曹操為聖賢活佛皆是此旨

驕吝生于才無才則何驕吝之有韓子所云傲雖凶德必有恃而後行謝上蔡所謂大簡矜字不得者也然世間驕吝之人儘有不必有才者但當責其驕吝當醜其無才假令有才而卽可以寬假驕吝之罪則于周公之才之美當何如耶

子曰三年學章

不至非必不得穀也無暇分心及此耳不易得非必無其人也此世界中難得耳

科舉種子不好朱子已歎之矣或云古人學慮志穀人以學求穀予謂直是無學耳時文非學也今且這時文都并做不壇砭東西那得有學耶

子曰篤信好學章

首二句平分四件錯綜互看更相為用

遂太平盛世誰不彈冠思奮者此不足當則見二字也則字之前極重難本領有毫釐不足見不得見字之際極輕快本領向來蓄積無疑到此更不消推敲打點着有毫釐未足也則不得

子曰不在其位章

不在不謀合下理當如此而利害在其中啓禎間以人而橫議疆場處士而遙持朝政門戶互相猜敗亡隨之出位之謀其禍烈如此

子曰學如不及章

兩語相生兩意相足下句只就上句中鞭緊一步耳惟其精勤是生恐懼惟其恐懼愈加精勤一時如此終身如此非有前後際也講章妄分未得已得真痴人惡夢矣

兩句總言學當如是耳玩註中既字又字則上句指進取之稀下句又加儆策持守之嚴微分次第無內外之殊也註恐人作兩節工夫看故下其心字耳如不及亦就其心說猶恐失固是心卽有不失之功在

章分上句屬功下句屬心已落支離又有變而齋
之心尤爲混帳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章
古來帝王皆不以天下動心非獨舜禹也以匹夫而有
天下自舜禹始卻無幾微沾滯此所以爲舜禹耳
有天下而不與非輕天下之謂也程子云今人乎醉
或更加矜持者是亦爲酒所動也當知此義
心有與處纔有不與處舜禹須不是一齊放下毫無
凝也看透不與真源則憂勤胼胝無非不與之意
古之天子爲天下憂勤有勞苦而無佚樂許務之流
憂苦而衛天下是即與之心也舜禹有天下極

勤勞苦而仍是不與此其所以巍巍也
所謂與者以有天下爲樂此後世帝王之私心無一不
然者也人要說得高者將事功都入不與中不知聖
人惟其爲天下憂勤所以不與
不與不是輕亂天下也漢武問不死之術曰嗟乎吾誠
棄妻子如敝屣耳此亦自有天下不與否個無論戰
爭吞併純是私意有來務溝四海晦人胸中正多一
段沾滯耳
只見得妙明圓淨本體如如不動便是超出三界此和
尚之不與與聖人毫無干涉和尚之而止與盾妄貪
癡沉溺者爭較聖凡不知此正與脣妄同胎共命處

聖人反面卻正與英雄畸士及和尚等見識爭較
非耳蓋聖人之不與天也道也故其不與皆敬畏
此而言不與皆心也止是心不與卻是無忌憚其不
與正看得天下極重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章
德有存主者有渭布者
德字兼內外說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是也粗者說被
豎細者只說心原扶一邊倒一邊矣
則字是準則非法則意
無能名不是相忘不言
無能名若說做淡忘冥漠便墮黃老家言是無名非無

能名也
上節言其德故曰民無能名下節指其勳業正謂可得
而名者此正仍要看出無名則天不分德業一派混
言皆講章不通之說
德不可名可見者此個是功業文章乃民能名者也無
歸一無名凡老生常談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古語才難是泛言如末世無人物衰朝無遇合此通行
議論聖人所歎卻從舜武多才際會極盛時尚且不
易得如此難字意又進一層
聖人心胸大所歎在古今運會衰隆世道升降裡邊不

理上事後人所見御止得後世英雄豪傑失路不得
志心事淋漓悲壯只成自己功利皆意氣之私看得
聖人一生栖栖亦止是這箇念頭發為感慨御是絕
不相比附處

先列舜武兩条後斷周才之盛幾于唐虞盡矣忽稱周
之至德若不相蒙若有不言之隱後世遂有疑武王
非聖人者不知有二服事雖文王之事而亦武王之
心事只伐罪雖武王之事而亦文王之道時有不得
不然者耳故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此周字兼
武王對唐虞而言不獨周之才可以繼唐虞周之
德亦未始遜于唐虞也

武王順天應人不得已而為之聖人之德也文王可為
而不為聖人之至德也武王牧野以前亦同文之至
德後乃迫于時耳不曰文而曰周未嘗除武王也

不曰文之德而曰周之德原從武王得天下追論至未
有天下時以見周之才皆受命于德此所以足繼唐虞
非謂武專用才取天下而文以至德不用才也武王
之凡人多用于文王時武王十三年亦以服事殷見
是大業以文王始盛而服事之德亦以文王為至耳

或曰三分以下自為一章而集註仍舊讀一并合說並
足以見文武皆聖德而服事之德為至德而義並在
不悖

有謂湯有慚德仲虺作誥以釋之乃知革命之事其君
不能無愧于心而其臣不然也先生曰虺與湯皆為
天理至道欲明其義正恐後世如公等誤看故慚之
釋之非後世謀篡之私慝也

有謂周臣久欲代商文王弗許耳先生曰管仲狐偃
詐之才尚知勸其君以尊王況周之十亂皆文王所
簡鍊陶鑄而武王周公繼用之以道德相輔豈可以
後世功名之士佐逆造亂之所為揣測三代賢臣耶
此朱子所以極辨史學之害以其中在心術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章

禹與堯舜之聖同堯舜較大禹較精嚴其分際正在此
耳無間只是事事恰好註所謂各適其宜正見其
法之密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之至者不能纖微都
到也

禹只是箇禹不曾為有箇處修飾補漏其無間亦不在
此否只作蹟也聖人極意形容其心法之密到此
處都見全身耳

人主渾純間安其人者尚推勘不得何暇及間求至于
間則全體已無可議只在細微盡頭處或猶有毫髮
之憾乎而其無間如是乃見其至

間字是吹毛求疵意

間是搜求罅隙之謂故曰吾無間然不是禹無間然

論語九

子罕篇

子罕言章

罕言與不語無言不同不語無言有個教旨在罕言卻是記者旁觀見得此數者夫子言之甚少便類記之不是夫子有個教旨與人猜也故三件類記而不倫同。罕而所以罕之故正自不同若欲求合一之說則穿鑿傅會害道不小矣

陳臥子云[illegible]事功而論心性此儒者之流也其弊也使人多僞故罕言仁又云言仁極于宋氏之講學先因如此則論語中與弟子辨仁者皆非耶其病只隱服老釋功利之談顯畔程朱精微之教直以秀才曲學不得已從事文字云云耳要其薄儒者不足爲也淺矣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章

謂門弟子數語若云以此微諷黨人無此淡隱之孔子若謂在其詞無此滑稽之孔子若謂黨人之說將爲學者流弊無此含糊弄機鋒之孔子況黨人又不覩面果有害理處自可明白與門弟子論說聖人何所避忌而不言反留此不尷尬話頭貽誤後學哉故終當以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之爲的當不易也

陸稼書云此章解者有五病首節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一美一惜總在大字內惜無成名不是惜夫子之不能成名乃是惜人之不能名夫子總是贊辭故註總謂之猶與蕩蕩民無能名一例但彼之無名說得淡微此只就博學上看出說得粗淺耳蒙引存疑以大哉博學爲美無所成名爲惜則惜在大外而與註中猶字不合矣此蓋本圖外尹氏註及大全新安陳氏而非圖內正意此病一也既將無所成名看在大字外遂有謂黨人欲夫子有所執以成名下節是夫子冷語以破成名二字言道本無可執名則必須執一有所執便落于技藝之末與圖內承之以謙意相去萬里矣不知夫子不居博而居執猶不居聖仁而居爲誨也絕無破名之意亦絕無道無可執之意蓋黨人原未嘗欲夫子之執安得謂夫子反言以見道無可執黨人原未嘗欲夫子成一藝之名安得謂夫子反言以破名此二病也註中聞人譽已承之以謙此是正意若學原不貴博此是旁意道無不在故可博亦可執不可以一善名亦不必不以一善名此又是旁人就黨人夫子之言衍出而纂今夫子並未嘗有此意人每將此等議論夾入正意此三病也此章之謙與他處微不同蓋博學無名本極粗淺與太宰章之多能一例但聖人謙讓之要不但

聖仁天縱有不敢居即博學多能亦不敢遽當故從
章則托之少賤此章則欲自商所執若不能爲博備
能爲執者然乃謙而又謙之辭泛言謙抑與他處無
分別此四病也博學二字緊對技藝說認作學問學
道之學者固謬近則多以知能貼之此雖本大全然
知能亦須緊貼技藝若離御技藝空說知能則與他
處學字亦無分別此五病也先生曰看書甚確但第
一病可不泥看第二節註云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
乎則惜其不以一藝成名固無礙其爲學也但不是
惜夫子之不能成名耳

子曰麻冕禮也章

禮者天理之節文聖人于禮渾然天理惟求一是而已
固無是古非今之成見亦無因時隨俗之曲說也今
人講首節意注重下節若聖人不得已于流俗中聊
擇其輕可者爲引誘與起之說以禮柴柵人如此則
禮之可否皆憑聖人私斷此莊周屈折摘僻之議與
叔孫雜就希世之作同出于詭玩不恭而不知禮者
本乎天理非聖人所得而輕重也

禮者天也故克己復禮爲仁中庸以等殺屬知天非聖
人所得而造作取舍也但禮時爲大雖先王未有可
以義起惟其時故聖人有因革損益惟時必取之義
故因革損益仍歸一定之理乃所謂權也權者一定
之至精人不能定而惟聖人能定之聖人本天也聖
老之學本心視天下無一定之理惟我心所造故看
得禮亦是聖人憑心撰出可以意爲輕重耳麻冕何
以爲禮前聖人亦從人情酌得其義當然至今時爲
純聖人又看得有儉之義可從則當從之若謂近情
不戾俗與聖人于奢中見作用皆以私心看聖人非
本天之道也

子絕四章

聖人難形容記者尋出反托之法如畫雪者染空地畫
月者渲旁天皆是無中生有不但聖人不知有四件
并不曾有絕四件事也四件是極粗名目如何形容
得聖人形容全在無字無字中精粗等次亦多必
到極盡處方是孔子之無

有謂皆有所存皆有所滯無善惡之殊先生曰祖莊
淵會亦能害心之說即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宗旨
此聖學之賊也

四者是私累是心病故聖人所毋毋道理毫著不落邊
相之謂哉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章

太宰看得多能太高便道即此是聖子貢將聖字另提
起說

古來聖人中只周公孔子直是似周公之多材多藝

子之多能皆衆聖人所無雖不以此損衆人之聖[illegible]
周孔分外不可及實如此知此方見子貢知聖已到
至處
孔子不特多能與乎聖要看天縱二字則聖處已自[illegible]
同孟子所謂集大成生民未有可見即所謂多能[illegible]
是尋常伎藝聖字中孰不統攝惟周孔之藝能皆[illegible]
經緯天地利用萬物故多能又與聖字分說也
夫子謂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
我待人愿地溫厚由此觀之首句正是辭子貢而[illegible]
太宰之多能㩀則并多能不欲居而委之少賤亦[illegible]
又爲學者指出不必多之故以絕淹辨曲折甚[illegible]

說首句竟謂知我多能之故乎則全節神理[illegible]
又看簇末何將多能劈頭說壞則上半曲折神理[illegible]
盡失矣
不得辭多能并不敢當多能之譽故又加鄙事二字
能之少賤以見多能之不足云皆極謙之辭
子曰吾有知乎哉章
說無知便見其求知說聖人無不盡便見其求知無[illegible]
是聖人成己成物仁智並到無知二句固非支[illegible]
法亦非謙詞謙退也
有知即是生知上知之謂人以夫子誨人無所不知
稱之故夫子遜謝以爲無知只告之不敢不盡耳

謂毫無所知也即辭生知而居敏求辭聖仁而居[illegible]
誨之意
此節要通主誨人說蓋謙言已無知識正對人而[illegible]
不足自責自勵語氣詰中但其告人一轉專重[illegible]
愚不敢不盡意不重從己轉到人也
以知爲事理障無知方是虛空粉碎本來無物鄙夫
空空正是機鋒相契覓心不得已安心竟兩端之
即四路把截前後際斷以此解書不但援正入邪
理不通即夫子自贊其淨名圖妙亦于文不通矣
[illegible]僧謂無知竟入禪障謂無知正是無上宗旨而
夫之空空正是本來面目其爲道害不辨易明

先生實講謙言無知而謂本原之未了偕溪[illegible]
融化聖人無知乃天下眞知卻早已墮落禪家玩[illegible]
而不知此秀才不知禪而自以爲闢禪之通病也先
生晚年與人書亦嫌命元云近來偏嗜內典古人
年任多如此貪怪也可知其于儒者之學亦止作[illegible]
意用耳日古文人無當于道大略如是正不知後死
者誰能一洗此弊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章
通章總只贊夫子之道夫子之敎即其道也末節顏子
之學正以見其道之不可幾及非顏子自序入道功
候也然顏子入道功候源流已畫于此

此章是顏子自敘入道始末與夫子志學章同例顏子
平生用功得力處俱在此中勘驗第二節是其下手
實地第三節是其功候實證欲罷二句中煞有工夫
有所立卓只是實事故程子謂孟子難學學顏子有
準的正指此也後來錯看顏子做陸象山王陽明一
流懸空解悟皆為此章書理不明耳
第一節只贊歎聖人之道之高妙不測次節言聖人善
教親切可循末節自言其用功得力幾微難至益見
聖道之難以見喟然神理意甚分明不知後來何故
差去或前後都落恍惚杳界或又分為前迷而後覺
似高而實謬

大槩向來講此章者重在喟歎機神而輕欲罷以下實
形容聖道高妙與顏子悟境超微不得更詳功力此
一謬也近來亦有知下兩節當實講而又疑首節亦
近于虛且已融會不攏反誣顏子誤用工夫強分迷
悟此又一謬也前謬出于禪宗後謬出于講說雖有
異學俗學之別其不知聖道為害則一也
或謂喟然因舉悟境然悟乃在卓爾時非仰鑽時也仰
鑽方是從前迷境耳何得遽謂之淺悟耶且仰鑽瞻
忽只是比體乃追悔從前求道無方非為贊道以仰
鑽瞻忽無定者為道耶則後之卓爾有定者非道矣
以卓爾有定者為道耶則向之仰鑽瞻忽無定者非

道矣雖註原有淺知道之無窮無方而嘆之數語
曰淺知而歎之正指喟然悟時非謂仰鑽時便淺
之也至無窮無方乃為高堅前後下四字之註腳
為仰鑽瞻忽上四字之註腳四語原重上四字不
下四字重追悔求道無方上不重贊道上其曰不可
及不可入不可為象即求道無方之意也而末始
之曰此顏子淺知道之無窮無方而歎之則第謂
喟歎悟時追悔前非而略帶贊道之意註意自宜
融若偏泥贊道非獨睽本旨且將使人視道一為[illegible]
邈之物將文禮卑邇實功輕御等諸敲門棄磚而[illegible]
喟者并欲從末由直境仍等高堅前後之無[illegible]

而入玄禪一路矣此不可不辨也大抵此節
者多入玄禪其弊皆由看淺之過試平心將通[illegible]
尼相照就顏子迷時說比擬淺處說便覺明實[illegible]
有淺石而反深者此類是也仰鑽瞻忽空求諸[illegible]
約求諸實功是已為此瞻遂謂仰鑽瞻忽是參提
功博約是資助權法初用參提不得轉用資助只
究竟資助用不得仍用參提欲罷不能乃須仰鑽
忽非須博約王龍谿謂仰鑽瞻忽是猶欲從之也
從末由方知道本無窮盡無方體乃真實之見非
迷一間之謂是則末由仍即高堅前後之說引禪
儒皆首節贊道之說啓之嗚呼後所卓吾怪僻亂[illegible]

爲程朱罪人毋怪陽明龍谿理學名儒也而其言
不無過高偏無之弊吧瞻講學又矯做說而過爲
俑流踈功不揜罪此外之嘵嘵置喙者益無暇幾
予惟家程戶朱之後必有厭故常而歆之者也故
爲摘出以明正學先生曰此論似是而非亦有意
禪悟而欲卑之無高論以避之此見道不的也首
只歎聖道之高妙次節言頭教之有序第三節自
其功候所至節次甚分明看次節註云夫子道雖
妙則首節之仰鑽聖道可知原重在高堅前後不
仰鑽瞻忽上程朱之言其在從無以首節爲顏子
悔從前進境之說看註中不可及不可入不可

無窮盡無方體數語都只指聖道未嘗言顏
之誤如所謂仰鑽瞻忽奈求諸心即是俗說杜撰
子平生未嘗有此一段公案也只緣禪悟者流將
堅前後與如有所立卓爾混做個話頭按儒入釋
此紛紛不知高堅前後只言喻箇中庸不可能意此
一節是統體見聖人之道如此第二節纔是顏子自
言蒙夫子之教做工夫到此方見所謂高堅前後
自己見得確定親切朱子謂不是離高堅前後之外
別有所謂卓爾故以卓爾未由爲仍即高堅前後者
因禪家悟即謂卓爾是悟境而高堅前後是進境
正是禪家機法顏子之學前後有親疎淺深無進

也至龍谿所謂真實之見吧瞻所分參提資助彼皆
看得高堅前後與卓爾別有一物事正是禪悟的傳
不但高堅前後卓爾不是聖賢之道即所謂博約
才工夫一齊認錯如或問陸子靜亦講踐履朱子曰
他只要踐履他之說只明此義則首節即不贊聖道
亦無預于禪悟之誤陽明龍谿直至後所一宗相承
其誤正在本領上如存疑淺說講論亦遵傳註及末
路爲學則又投入姚江凡從講章訓詁出身者其見
道原不的其視聖道也但見其卑淺則一折而終歸
於異端者亦勢所必然也
首節看煞在顏子身上謂其誤下工夫重在仰鑽

其說之離註杜撰不足論已即合贊道體本然與
未的要之首節贊歎原是贊歎夫子在夫子身上看
來其道之高妙如此令人做來做去只是做不到如
賴夫子之教人有序依他做去精進不已纔覺得與
見夫子之道親切有得於己如此看來則前後血脈
自貫今于首節先離卻夫子單說道體其意欲留
于作次節轉折此空虛恍惚之說與顏子迷悟之說
紛紛惑亂所由生也
問首節即贊夫子與次節如何分曰首節說夫子之
次節說夫子之教有何難分然則首節中有顏子
工夫在否曰無顏子則所謂仰鑽瞻忽又誰驗耶

箇道便指夫子說箇夫子之道無窮盡方體便有[illegible]
子做工夫在內只是此節止重說夫子之道然則[illegible]
節中顏子工夫自已別用耶則必有不是處如所[illegible]
迷誤亦未必無之若仰是博文約禮耶如何以前不
能見道曰顏子若不曾見夫子如何自見得高堅前
後若既見夫子則聖門教人只有博文約禮兩事諸
弟子皆從事于此不是爲顏子迷誤特立此法也若
謂別做工夫豈夫子於顏子故隱其教待其迷誤而
後授之乎抑顏子初不從夫子之教及迷誤而後從
之乎此皆不可通也蓋博約之教徹始徹終其中亦
節淺深工自無窮如子貢所云文章性道之類[illegible]

可開曾子之真積力久而語一貫可知有多少功[illegible]
在乃所謂循誘也顏子初時從夫子之教見得大[illegible]
之道難及如此夫子卻只用此兩事逐步引掖上去
故曰循循善誘要使顏子不能違卻一間也不離博
約故是徹始徹終事顏子向來原不曾做錯工夫只
是所見有些淺耳故不但下兩節是實得即首
節亦是實得

首節只是贊夫子不講自已迷悟夫子自夫子顏子自
顏子便到了欲從末由處顏子自進詣夫子之高堅
前後不曾移動也

或謂首節即說做道不可幾無所用力恐與末節無分

予謂原不須分此節只贊聖人之道統前後而言須
知顏子至此與歎原先有末節而下此節但此節自
言其難處卻在聖人身上說末節說聖道終不可及
處卻在自己身上說則無分而有分矣

高堅前後與卓爾原無兩事只是功夫到卓爾纔得親
切耳說做仍舊惝怳因落孤窮而強分兩樣者又說
得首節是顏子走錯路頭黑風吹入羅剎鬼國相似
不知顏子從來不曾做差工夫看註云此顏淵深知
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則首節是贊詞非
悔詞也

次節只說夫子之教下節纔是顏子學之所至然卻是

立在下節地界追感到此節故夫子之教都在此[illegible]
學之得力處體出

首句人字人都混下我字首句是說聖人教人大[illegible]
兩句纔是頷了自家體貼得如此方見文禮工夫[illegible]
人一句教人之事不是因顏子而立此法也

聖人教人只有此博約二事不止爲顏子而設即顏子
身上也一向如此不是因顏子錯了路頭方設此補
救法門也顏子以身體之從得力後追思覺得爲我
而設兩我字十分親切正是他用功真實處

聖人成物之智即其成己之仁故其教不倦之仁又都
是他學不厭之智中便見聖人仁智體用一

原之妙如俗說夫子見顏子走錯路頭設此方便法
門又看得博文約禮還不是向上一著只當箇話頭
作用一派魔禪總不曾向聖人心坎中體會出來也
不同以文博我以禮約我可知我先有箇該博該約底
緣故箇條在而以文禮博之約之正見循循善誘的
妙此我字在博約字下之總也
博我約我是顏子身體聖教而言看我字下又著箇以
字可見文禮明指夫子教人之事人輒云文禮本我
自有非云有我不必更有文禮其語愈高而愈謬若
謂文禮離夫子之教其實不曾有加于我之外此又
別一話頭非顏子此節語意也

以文以禮纔見博約有實據不是機權照用故程子謂
孟子才高難學學者須是學顏子有準的自後人論
之定謂顏子高如孟子較難學耳爲甚反如此道只
爲此等處顏子却做得精密說得平實乃所謂準的
也
或謂博約在悟後合一在當時則尚是兩項當先分後
合不可作一串說不如博文約禮聖門教人只此兩
事若論其理未悟時未嘗不一若論其事雖悟後亦
到底有兩件在蓋博文是分處約禮便是合一若謂
悟後并博約化之是于合一之上更求合一即異端
所云無無法亦無非聖學也

卓爾下語勢自有一頓下二句方有神理蓋工夫到此
又是一層境界程子所謂直是峻絕大段著力不得
到此地位功夫尤難又在卓爾上轉出不頓住則此
意不分明下二句亦無收煞有註中所見益親下著
而又字作轉語自見
末由正有進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章
通章在一說正意在言外子貢意中雖疑夫子韞匵
其中原不說藏沽兩端卽偏重沽一邊講者非也求
字固有[illegible]其意只在沽不沽以探聖人行藏未嘗
獨重在求欲夫子枉道以求仕也故初讀其韞藏語

亦不覺其非及讀至夫子待賈語始覺求字之[illegible]
理則當沽而意不求沽待字正救正求字之非
惟其當沽所以必待賈耳
待字正對子貢求字然聖人語氣渾然不必指破而求
字之病自見
聖人之玉之美較尋常美玉難識便識得無至德以裝
之大力量以用之如齊景魯季桓楚子西雖識猶不
識也
自古聖賢無不欲沽而終不得賈者孔孟程朱其玉更
美則賈更高非衰世之所能沽也然聖人未嘗有枉
于玉只能盡待賈之道雖不沽猶沽耳待不[illegible]

倣物孔孟皇皇汲汲一而未嘗枉道苟合是之謂待
後儒塵腐而出碌碌無所建白又以官小辭歸退而
高譚異端之道此爲邀求非待賈也緣他本是碌
閭門諺訓燒料玉瞀僞選透反賈不得耳
果是美玉未有不當沽者果是沽美玉未有不待賈者
世必無不待賈而沽之美玉而千古媒衒之子用此
藉口不知惟其待賈主是以美一求之後豈復有玉
乎今日與人商量不必問沽不沽求不求只要問是
美玉不是美玉耳
友人北游見別六皈昔儀規謂莫以珠彈鵲今自顧不
成珠且試一彈耳余謂莫道不是珠且恐不得
珠不是珠但向彈不彈辨取耳既彈之後豈復有
識有志之士不可不儒省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章

樂兼辭音文物言雅頌者樂之文也故此章重樂不重
詩上說樂正者舉其全雅頌得所就樂正中舉其大
者言耳樂之不正雖不止文義然文義之失爲大如
三家歌雍他止欲借其聲容儀物之備美天子提出
天子諸侯二句文義來三家自然用雍徹不得此非
雅頌得所即樂正之驗乎故兩句是一綱一目分兩
件講不得
詩與樂相聯一切故說箇樂正便說箇雅頌得所兩件一
時同停當不是以樂訂雅頌亦非以雅頌得所而樂
樂正也
有謂孔子之先雅頌未嘗亂也樂亂耳季札觀樂于魯
聞雅頌而嘆距孔子自衛反魯六十餘載耳豈有遽
亂之理孔子反魯之後只是樂正而雅頌自得所耳
故有正樂之功而無刪詩之事刪詩者漢儒之說也
先生曰詩與樂有同用有各用原是兩件聖人修
書禮樂亦是各事謂雅頌得所而後樂正固非謂樂
正而雅頌自得所亦非其病總看得詩樂分界不清
楚要混而爲一以逞其立說之高耳樂正雅頌各得
其所正字與各得其所義相對語氣分明不是正

然後雅頌得所也若以季札觀樂證雅頌之未嘗亂
則其時舞象箾南籥大武韶濩大夏韶箾各代之樂
具在六十餘載中又有何人突起而淆亂之而重煩
孔子之釐正耶然則不但疑無刪詩之事將并疑無正
樂之功矣漢儒之言固多不足信然後人沒柰何也
只得愚其言而稽考之以其猶近于古必有所本若
并廢此而杜撰夢揣其淆亂更無底止矣然則朱子
何以不信詩序曰傳聞可因也附會假託不可不辨
也記載相合可信也穿鑿牽合考之經傳皆無據而
雜通不可不辨也詩序本衛敬仲雜撰而托之先賢
核其說與詩多不合故當正其妄耳朱子立說必

先儒卽辨序亦以後漢儒林傳爲据未嘗遽廢[illegible]
也
看從樂正說來固不但爲詩大序也止舉雅頌正爲與
樂相關其用最大者言耳詎中幾闕失次亦兼詩樂
言聖人正詩樂有義有數講章執殺者偏篇章是有
數而無義非聖人正之之志與功用矣
有謂上古因詩而有樂後世因樂而有詩先生曰此是
源流通變然工鼓匏吹與謳謠同發于自然未必因
詩而有樂

子曰出則事公卿章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玩兩則字有無處非當[illegible]

道意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章

夫子之言在不舍不在逝者著眼在逝者非不靈[illegible]
惕然止是佛老見處
謂言川不言道是執相也謂言道不言川是觸礙也[illegible]
以川而言道是離二也謂川道都不著是幻遁也
弊總不離川流與道爲體四字耳
明道謂自漢以來儒者不識此章義純亦不已天德
其要只在愼獨伊川曰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自
得張思叔問此便是無窮伊川曰固是然怎生一
無窮便了得他又謂先儒只鄙爲見天地之心非

下面一畫便是勤合此數條思之便見此章之旨
此章人必不曾及道字皆表黃葛寅亮諸邪妄講章者
之後遂表爲不刊之典如知之者章亦禁道字譬如
爲山章禁學字子使漆雕章禁此理之類其說不過
竊取禪家不犯正位及觸背十成之例不知禪家要
打脫事理語言文字之迹故有此法聖道正於事理
語言文字見精微初無此法也自不知聖道而剿襲
異說以爲高徒見其鄙倍而已矣有正之者謂說水
與天運物生心體皆道也充其說皆可以立殺然莫
如道字渾全猶鶻突在又有謂如斯斯字卽水也要
人分明謂道體不息若斯水也則已成兩件蓋聖人

所指只說川流川流便是道但道之一端耳若天運
物生則程子又就水旁推看而心體則又就道在人
身上推看不可與水與道混說也若謂道體若水則
水在道外矣若謂言水不必言道則水非道也能將
程子與道爲體四字反覆叅究而得其妙則諸說之
障盡破矣
明明言道卻云不可鑿破此卽一句合頭萬劫驢橛也
明明就川言道卻云不可著川此卽莫將境示人也
此等說數盛行晳理添闇矣正朱子所謂如猜啞謎
又不可說破自有衙點腰子者慇竊謂陽明之傳自
龍溪而發露殆盡至李贄則又加猖矣一點無忌憚

心傳可佛罵祖廢所不至究其學則一點脈子之
也陸萬以後學士大夫無人理會正道只從此處
坐落下梢學究秀才越沒巴鼻弄成不尷尬東西
不像模樣朱子云不是説秀才做文字不好此事
有關係在其言千古不爽也嗚呼是誰之過與
子曰譬如爲山章
開口便著譬如二字則爲學之義已在言先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章
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在人以爲必無此理惟老最知
幾知其有便自不得不愈加奮勵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章

匹夫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甚矣志不可不立也
子曰衣敝縕袍章
終身誦之不是自喜自誇是以此爲至守而勿遷
從他意思中形容出來
子曰歲寒章
爲松柏者與知松柏者各有本分事若松栢意中有
點悲憤怨尤便是木槿蒲柳心腸决非松栢矣松栢
自不求知世上不知松栢誤多少大事然於松栢
加損也松栢本不易知不易知乃成其爲松栢
有匹夫匹婦之後凋有離物絶俗之後凋有畸節
之後凋有賢智忠孝之後凋有聖神之後凋只

後凋中品位正自不同見識到得一種纔做得一
出
陳龍川云如木出於嶔嵜嶔崎間奇蹇艱澁大力又
而掩藏磨滅之欲遂復編讀之令人悲然故是豪
負氣耳赤梢鯉魚終被褒擢浸毀聖賢正於此處自
修神龍飛潛本事不徒作勞噪一餉也
子曰智者不惑章
體用無二理釋氏明心見性而不可以治國平天下人
謂用處不同不知其體原非也功利作用家以業
亦幾治平曹操馮道亦足以濟時謂所少者體耳不
知其用處原非也故果真知仁勇自然不惑懼憂必

到不惑懼憂此方成其爲知仁勇
子曰可與共學章
可與共學只是起脚處路頭要端正江西頓悟永康事
功駁山構術未嘗不援据六經依傍孔孟君子必辨
而闢之以學非其學故共不可共也今人于是非邪
正略不求辨安得志氣之起識見之眞既無志氣識
見而隨人附和輒相與講道論文標榜聲氣其爲學
已非矣安可與共安望其適道立權乎
權字是學問盡頭處到大而化聖而不可知也只是權
之妙無窮進上而再無去處自立以上皆可學而至
故可與權之妙雖未始不可學然到此有非人力之

能爲者一。隔未達幾非在我聖人亦只虛懸此一局
地位以待人之自至故以未可與終焉
權是稱錘輕重在物分量在星數其進退以取平者權
也變事須權常事亦須權然則非義精仁熟未易見
得做得故曰未可耳漢儒不識權遂以反經合道爲
權然則權術權詐皆得謂之權矣害道殊甚
權即是止至善之道學者必須到此乃爲至處然學者
未至而或及此必成差誤耳如漢儒所云則學者便
亦可不必到權與守經者各成一是矣孔子說箇未
可與權是必須到權乃得與經正是一條路上事但
有至有未至也

漢儒謂反經合道爲權說成經自經權自權竟兩件相
對而有權變權術之說則竟離乎經矣故程子辨之
而得了權只是經一語又太渾淪無分別恐學者錯
認故朱子又詳論之蓋權是不離乎經而精微曲
折則有非經之所能盡必見理精熟乃能權衡輕重
而悉合于義是所謂權也故曰經爲已定之權權是
未定之經故權與經須看得是二又實是一乃得
或以可權在無私意亦看得粗淺了無私亦未能權須
於義理精微至盡乃見得行得耳
應偏所執愈堅遇些小事便亂者多矣也只是窮理未
欠耳

唐棣之華章

人心神明不測其用止一思耳思中境界古今關闢不
盡却正是理之境界關闢不盡也言思便是言理豈
索照而離燈乎論者必以理爲腐而粘住思人說此
正拘腐之至猶之三百篇無邪詩之論總不明一理
字便處處拘腐不通耳
夫子借詩言而反之就思人發思理離脫詩人固非學
定思人亦非也或云宋儒必曰思理與說詩之旨乖
合又云宋人抹卻情字此亦爲郝敬詩解所惑也雖
宋人能知情字敬等固未之知耳夫子一言蔽三百
曰思無邪蘇氏謂爲詩者未必知此夫子斷章云
夫駉詩義在思馬說詩豈必泥思馬乎是求麻而
窒矣
思與情不同情無窮則決思無窮乃精

有謂詩三百篇聖人未嘗不言其一言之無當而鄭衛
之不廢何歟先儒固以爲秦火之後漢人取而足之
也先生曰此說本之陽明以已之淺識反疑古人輕
于立說如此則秦以後無書可信矣按王制天子巡
狩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市納賈以觀好惡志淫好辟
此見先王采詩未嘗存貞而去淫也孟子謂王迹息
而詩亡正指此制之廢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與詩
甚麼相干正謂爲惡是非之不可揜不相假處即天

子之事三代之甫亂而行詩與春秋一耳若孔子删
詩但存貞而去淫則其作春秋亦當揚善而隱惡矣
姜氏如齊野會尤示國之醜何爲屢然書之策耶不
特詩與春秋然也賜明以易爲包犧氏之史與五經
事同道同然則易尤非紀實事之比儘可删惡事與
杜奸何爲老婦士夫之可醜見金夫不有躬之無行
皆曲著其象耶其意總欲攻朱子之詩傳而不顧
其自悖于聖人六經之旨惑亂後學誠可痛也

[illegible]

論語十

鄉黨篇

第一節

鄉黨宗廟朝廷兩者分記是聖人之中禮兩者類記又是聖人之不測合兩節看乃見聖人全體

第二節

在朝言朝聖人必無閒言語私講究也時解只作相對酬談失其義矣

侃侃誾誾此中正有不同在若從利害起見卽是所不必言再進而講究儀注亦是容悅者[illegible]

動循禮義賢矣或敬而欠和易而少介或不能[illegible]擇蹈之迹亦非動容周旋中禮之侃侃誾誾也

踧踖與與皆敬也若是敬外又別有與與之容便是和而和矣須從踧踖中看出此卽是聖人從[illegible]近處張子二十年學恭而安不成程子謂可知有多少病痛在又云學者最要識得聖人氣象氣象之所以難識正謂是耳

第五節

上如揖下如授兩句一併讀以形容手容之平耳是[illegible]者度量高卑之數非夫子有時而上有時而下也

第六節

褻之制謂聖人畢竟異人此三者有甚奇謂聖人[illegible]人耳則服此三者皆聖人乎三者不是聖人制造[illegible]却不是聖人隨俗任運絕無意於其間由是觀之[illegible]而君臣父子小而日用細微道理充物世間一經[illegible]人提出便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何也所謂天也性也理也聖人純乎天與性與理而已矣若使[illegible]自是千奇百怪何所不可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聖人因物付物裁成輔相道理在物上非窮理盡性不能異學必舍物而求之[illegible]是自私而用智矣

第七節

齊必有明衣必有寢衣必有二字見聖人誠意[illegible]

第八節

不說不厭粗妙矣却又不說厭粗不說要精要細而不厭精不厭細正是記者妙于形容聖人處爽飯衣聖人亦如常人耳一若推求便爲人欲厭精厭絕與厭粗念頭無別愚者不知味貪夫講究嗜人俗皆反中庸也此正聖人常人分界處

饐餲之不食卽食不厭精之意也

調劑烹飪之宜妙有至義却被狗口腹人不知埋沒少道理耳向使聖人爲之亦復精絕豈杜蕢易牙能勞髣毫末者耶

第十二節

人馬輕重人人知之特異者廄焚而不問馬耳
不字下得直截若換作未字則是常情如此惟用不字
乃顯得聖人意思出來此記者之善記也

第十四節

即友饋一節見聖人知天一本之道若但以饋看則
馬極重祭肉極微而聖人丁拜有尊敬從朋友之意
起義則朋友倫雖在親親之外而引而近之
之理則同于此用敬極重則下面等殺幾有可
不至于倒施此等殺起處所謂本天者也下面饋之
厚薄與敬之輕重亦各有宜然不止車馬一

舉其極重者言耳

第十五節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須知聖人之
常人不同方見鄉黨一卷瑣瑣碎碎分明畫出聖
樣了

第十六節

甲中之容在曲禮則凡人當如是在鄉黨則聖人自然
如是道理則一本分不同

第十七節

有云聖人一龍一蛇終其身不遇禍災者時爲之也若
變文以兆之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先生曰聖人固
無非時若以此兆聖之時却有得時字小樣
有云聖人繫易而首潛龍爲夫不潛者之不足以藏
症先生曰潛止就初九言卅六爻無非迎無非聖人
藏身處

剛柔之際殺機橫發開後世許傾險學術其時高帝
就上面推出一種順逆先發以術犯于成大發生漢
水而湯球作用陰符求神于方得之以興漢文景因
之爲清淨之治後世以爲至道通其嫌殺不知由此
轉皆尚而潮歸黃老不是一家眷屬但有淺深高下
之別耳王聖人修身治天下大道蓋無一涉此來子
所謂千五百年間不無小康而二帝三王周孔之道
未嘗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間漢唐賢君不會有分毫
氣力扶助得他者也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十四

論語十一

先進篇

子曰先進於禮樂章

上節述人言下節自斷故講上節未可便下斷論然看註云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則上節中未嘗不分是非蓋先後二句原屬夫子指陳野人君子四字乃時人之言耳下節從先進則不從後進可知若聖人之言必要句句道盡則聖人亦已贅矣論者槪謂上節不贊先進不貶後進下節不訕不從後進爲妙欲周旋時人反與孔子作難

大抵不亦異乎朱子云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都沒理會秀才文字如此最可憂其病止是鶻突不通而其流至於悖理非聖皆此種議論成之也

前輩後輩止說今昔耳故曰於禮樂若謂禮樂分先後進則是禮樂之先進後進矣

大子從先進從其文質得中耳若主反質便是老莊家言非聖人意也

文質得宜正指周初禮樂先後進只在周朝盛衰論聖人從先進正從文武周公之禮樂也后來都將三代以前看先進因有反質之說誤矣聖人論禮樂一向只主從周實歎其美舍邇工猶次義也

風俗日敝劫灰發於人心者淫勢利儇巧浮游皆殺機也縉紳富室不知儉德爲避轉相效慕爭倡優市井之袁娭䏍義廉恥之說變將安底耶向見龍江文雅社約歎我生之初世變已亟不謂今之日甚嘗欲與同志講行於鄉里閭而未之能也可爲太息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顏子所見已到至處默識心通非經說義解也然却只在無行不與處實地勘驗見其不違足發如時雨化之妙

子曰孝哉閔子騫章

父母昆弟稱在前人信之在後此自內及外必然之

看父母昆弟之言言字緊貼父母昆弟非人能知隱而自有言也但皆信之無異論耳

俗傳閔子故事不知其有無其情非語何俱鄙俚必非春秋時記載學者固不得據此以論閔子之孝然中却是發人倫情理之變世間後母之不慈固多然極惡不可感化者亦無幾只是爲子者未必能盡其道耳嘗記溫寶忠公大人家訓一條云中年喪偶不小正爲續娶處前邊兒女先將古來許多晚娘惡怪件塡在胸坎這邊新婦父母保姆唆教自立馬頭出來兩邊鬧雜人占風望氣弄去搬來外邊無干人得一句兩句只信歹不信好真是淸官判斷不開

則如之何只要做家主的立身端正用心周到觀此
一條責備為人夫為人子者其言允有晚妻後母者
俱當三復於斯

季路問事鬼神章

那一邊道理就在這一邊待他能事人知生後問如何
却也能事鬼知死竟
事鬼之道即在事人之中此聖人教學者用力只在
用乎實處而其道無所不達也若泥定在事鬼中講
出事人之理以求其合一則雖謂未能事鬼焉能事
人亦可矣此似是而非也
有謂幽明之理又所以為死生之理先生曰此義不

莫從入天竺國去也
有謂聖人知命無所不通學者但當守其可為可知
先生曰聖人知命也只在可為可知處莫作函蓋

魯人為長府章

有德者必有言言必有中只是明於人情物理耳當
合理斥言師解固不在多言也王荊公極負氣息
道便不得不平心正為此也今見有賢重人終日
言發言或不能當理又見或為人理一小事絮聒
最終日不決此只緣不明人情物理無他
夫子閔子皆是魯國　介老生耳然糊予議論夫子
默而長府之役終寢莫道老生便無事權坐自積

古之人君重一嚬一笑豈知老生嚬笑亦著實可
耶會自珍惜

子曰由之瑟章

因聲音而知其所得之未深故警之警其學也因警而
生不敬不敬其學也因不敬而發揚子路之造詣始
終為學非為聲音也若泥定聲音講不免膠柱鼓瑟
矣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

道貴得中是此章骨子過不及三字纔有著落頓辟
謂首節中字不說破方有下文已是掩耳偷鈴見
時說并欲將才高意廣諸語亦不說破又夢中話

矣子貢是合看此說夫子只是平分說師愈之辭
貢未嘗不知中字但謂過中與不及中者較似過
者之勝故愈字與賢字不同夫子又云其失一般
貢到底合比說夫子到底平分說也俗解不說破
合糊糊不知過不及箇意
子貢謂師愈只是無箇準的在便扯長有夫子謂過猶
不及只是有箇準的在便兩折有所爭在此
隨問隨答但言二子皆失中而道以中庸為至意自
即抑太過引不及尚未有此意第可於言後推論
之況并教子貢又賓中之賓矣
近世儒者淡薄象山陽明之祠佃不敢接引才高之

而決取謹厚之士以爲差不走作然意思徜著偏
則所取者率多乖角猥瑣之病此亦矯枉過正也
世謂爲象山陽明之學者必多高明亦非也象山
明之學無是非易頹廢往往便于庸人又是過不
參半耳以聖人之中道律之只有一不是并不入
不及假算又安得高明哉

季氏富於周公章

有云冉求之聚斂是陽爲季用而陰季於民使其勢
殺黨稍弱而謀不得成不是爲季傾𧦅也先生曰
有政事之材長于理財爲季氏宰則竭其知能爲之
謀當是以爲盡其職分不道此卻是聚斂附益之

斂附益不特冉有無此四字在意中即外人亦
以此相稱是記者因聖人之意而勘斷之故上面
提季氏富於周公句見若季氏不當冉有所爲未
此重罪也故冉有之罪從不知大義呆老實做
來若說他爲季氏傾𧦅則失入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可知必無此事若說他陽爲季用陰敗其謀則更失
出有其解說伐顓臾不救旅泰山豈有阿季之心者
夫子何必之爲具臣此不過具臣之爲而不自知
罪之重耳至所謂陽爲用而陰圖之是戰國好詭
險之術聖道之罪人孔門必無此作用如蘇子瞻論
賈誼當先交絳灌而徐去之等論皆心術不正

從圖賀來

柴也愚章

四字好處病處都有聖人造就人材于此亦可見非徒
作索瘢求疵語也然數子終于此病而曾子竟以魯
得之可見人不能無氣質之偏顧其變化之何如耳
彼自聖人論定且不足以限人而何有于後世之標
題月旦也
東林子幾廢遊門人皆稱猶性甚美闢道甚正豈孔門
皆下材而濂洛之教過孔子故無病耶此卧子不善
觀濂洛關閩之書故云云耳程子針砭諸門人之
不一而足未嘗盡以爲賢而以闡道許之也傳習

謂其門人于中爾胸中原是聖人于中不敢當曰
爾自有之如何要謙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不知
於孔門之教更何如者而卧子又獨宗信之耶蓋
子於陽明之書亦未深究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章

有云回之所以近道者以其愚也先生曰並無此說
老莊之見耳
有云天命回以愚而回受之先生曰天命中安有愚
理大智若愚愚濡之說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聖賢之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一而已矣善人之道

過問善人之名義云何其非善人自有一道與聖賢之道分大小也說善人便是說善人之道非善人者其姓名而別有其道也老講章謂須論善人之道不是論善人故惑亂不通不足從也

不入室郎在不踐迹上見

子張只問善人一種究竟故夫子云云不入室是終於不入故曰善人若謂不可限量則不得僅名之善人矣總是為學雖愚柔不可限量不志於學雖奇才異質皆可限量善人不踐迹便終無入室之理如其踐行聖學只必由踐迹而入室此則凡人皆不可限量矣何必善人乎

將踐迹看做鄉愿一輩固非將不踐迹說做狂者一輩亦自粗在有許自不為惡門字善人行徑略見非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之比也所謂不踐迹似所云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故註云不必亦非脫落放曠鄙夷不屑之謂

善人之不踐迹與異端之去事理邪說之惡格物窮理不同善人只是不守成法而自不為惡此生質之美也若異端邪說則以去迹為教以無善為宗不知其道之已入於至惡正與聖人之室迹相悖又何善之有哉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人看得退字礙眼妄增出翻頭以為教學只有進又掛為斡旋曰退正所以進徒多支離此進退只粘定退與兼人說進者進其退退者退其兼人皆治病之藥與進道之進不同

昔程子見謝上蔡謂此秀才展拓得開大都人只坐展拓不開則頭童齒豁仍守故步耳夫子此節是為由求各更展一步也若謂損由之多以益求增求之少以擬由則是斷鶴脛續鳧脚將使二子共成一樣不尷尬東西而後已耶此聖人所以痛絕夫鄉愿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道只是一道行道處有不同郎道之時中易傳謂有正而不中無中而不正非二道也若隨地爲變則爲劉穆之皆可以爲合道乎只爲後世錯看一權字曹操之篡弑馮道之喪心從逆李贄皆以爲活佛人矣

道字精微廣大無所不舉後世止向功用上看未嘗是道卻全體本領不是郎功用亦不能到伊周界以字合窮達說能以道者郎來當大任亦所謂大臣有不可則止句纔見以道事君之嚴正總說箇道便不可之理在便有則止之義在矣

不可則止以道固不止此然正在此處見得分明看孟程朱輩皆如是而天下以爲不必然者也由

具臣正爲無此一句力量如伐顓臾旅泰山之對亦
見也還賴與聞聖人之道故弒逆不從猶存斯意耳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兩句活處只在何必然後四字此
是子路不著邊際語無可攻擊處他人一著死句便
爲漏洞出當被夫子一語駁翻亦烏得爲佞乎陸子
靜王伯安排詆讀書窮理爲務外其說至今足以
人亦惟其佞也
佞雖口給禦人然其禦給得來處亦自有一番辯理
辨此陸子靜王伯安之說亦足致人信從也夫子不
責子路之諸非是而直責其佞誅心之法嚴矣
理屈詞窮而禦人口給其病更此看道理[illegible]
故夫子特斥其佞而不辨其說之非二[illegible]
論非淺輕例以曲出之也
自家竊子不端正輒敢道治國平天下此石塘之所
見識也秀才自忖度所讀何書讀書欲何爲未讀
何等人今讀後又是何等人須不受此譏始得
且失脚便是不曾讀書如石塘越端正越不端正
其槩道子路說錯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聖人引三子言志以觀其發施底裏居則曰不我知
此句是揣發其情不是譏其躁妄下二句是激給
何吐不是笑其無具諸賢皆不羣之才聖人遯世無
悶固未能至下士奔競憤悖俗腸斷不至此聖人於
發固是通人境地看低不得
點爾何如一節書最難看不知不覺容易蹉過蓋嶺去
其下看便與天地堯舜大帽子話頭只成學究講章
與書理何與須知此理有本分自然處有聖賢功用
處若只見一邊道理便蹉去又須知同是此理點有
點見處夫子有夫子見處兩邊也拈一放一不得
看曾點一番動止氣象正是他胸中本領流露處記者
細細詳載煞有深意上半節緊與第四節子路率爾
而對句相照夫子喟之緊與喟然歎曰句相照爲[illegible]
面會點問答張本下面數節提出禮字是發明此
理此章記載便是史記敘事法故朱子謂記者多此
有細不可作閑話說過程子謂子路若達便是這氣
象皆此義也
曾皙之狂非晳人之狂也晳人之狂從老莊來故以相
肆睢喙爲事此無忌憚而反中庸者也曾皙之狂原
從聖人源頭上下但見太高而行不掩耳看曾皙言
動之際何等細密雍容者一段說話已滿喉舌間却
趑趄退讓從容和婉不敢自是又不爲曲隱又不敢
睨三子只看此一句閒言語有如許氣象下面出[illegible]
後又細問三子即證夫子取舍之旨都見他精詳[illegible]

此豈老莊門下所能乎

有謂點言是山川優游士且經世先生曰禪了看得
體構世法相故將明心與度世打做兩截事學禪
便將出仕與隱居亦分爲兩截不知吾儒只作一
排學之樂與納涓之嘆不是兩心故莫春游詠與
堯舜事業不是兩境從人手聖門欠分明便看得此
書只是度世上事則曾點之清閒自在反不如三子
之慈悲普救矣要之看得世法相應御正是心體粗
也又曰此正不是清恬自樂故與夏世之心不是兩
件

有謂君子建大功立大業于天下者亦不過隨寓而安
耳先生曰只道得外面事御怕差了裏面此語似
而實小樣曾點所見不止是

曾皙三問總爲與點何印證箇真消息耳夫子命之
在言外間下三節總是一理一意末二節若來對
由行轉疑論辨失其意矣

末兩節問意命意皆在言外故最難體會所謂在言
者點自已印證其推敲三子也

末兩節問答之言對與點看不對喟然看夫子所許
實許其爲邦之才第與點大意三子總不達耳非
求赤之謙足爲四也

論語十二

顏淵篇

顏淵問仁章

此章之要在克己復禮四字己禮之界貫明克復之功

貴健是指點顏子索性淨盡意下節非字正要察幾

勿字正要致決無二義也此見朱子總註之精

克復是指幾微一間處索性與他淨盡到顏子地頭方

可用著此語只第一句已了下面反覆以決此一句

第二節指點隨處是此句不是另生枝節也

朱子謂發動時因用克來發時須致其精明始得蓋未

發之精明知者多而發時之勇決行者多顏子有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所以不遠復也紅

爐點雪消處是行所以為紅爐是如何

克己便是復禮程子說也朱子恐學者過看直捷生出

即心即佛之病故云勝私欲而復於禮言克己又須

復禮更加精密矣

程子謂克己則禮自復重在克己克得一分己即復得

一分禮其說本至精第克己外更無復禮工夫語太

直捷便有病故朱子補出克己又須復禮之義謂天

下原有難克己而于禮尚有未復一種病痛故必克

己復禮為仁其禮始圓足無弊要之朱子正補足程

子之說其大段原以克己為事未嘗翻案也蓋自大

賢以下即不能無私欲之累故必須從克己下手到

己私克勝而天則尚有未合則須於復禮著力然在

此境者甚少而其功亦至精不似克己工夫艱重矣

人不當由此道也

朱子謂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節文欠闕便是粗者未盡

然克己只去私意未能細密入他規矩則復禮乃其

精處愚按此說最精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到得

粗處皆盡方是工夫到至精處非有兩義

克己又要復禮與克己便能復禮語殊而理一正為天

下自有克己而禮未能復者必禮復而後為克己之

盡譬之治亂克己只是戡亂之功雖寇賊略平然

瘡痍未起禮樂未興未可謂已治已安也必至太平既

洽然後兵革不試耳

克復只是為仁之功到克復盡頭便是仁

己與禮原自仁中分出到得克復了只有一仁也不是

克復外別見箇仁只是到此時纔見得所克復底便

是

禮方而仁圓只是一物

克己復禮索性做箇盡一日克己復禮是果然到盡

處天下歸仁焉到此自有神速實驗都是顏子分上

說話所謂雷厲風行紅爐點雪乾道也

天下歸仁人每說入心性中以為必無一日乍克復[illegible]
天下即共許與其仁之事不知夫子與顏子所言[illegible]
一日乃極至之一日非偶試乍改之一日也蓋顏子
工夫已到至處第尚有渣滓未淨天理未純一之間
故夫子令其索性把這些子了當去其所云克己是
極微之己復禮亦極精之禮與初學克復功候迥別
故先儒謂之乾道今將庸妄鄙褻之人看以為一日
克復即天下歸仁自然信此說不及反以註為非矣
或疑一日克復如何天下便許其仁此其所以信不及
也曰此等處總皆未盡古先之說而遽伸己論只坐
一個心粗耳先須知此章對顏子說顏子三月不[illegible]
工夫到此已是大段了當其所謂己與非禮亦[illegible]
些子未盡處夫子教他索性打掃個盡一日克己
禮是指當頭說不是下手也故程子曰克己復禮
事事皆仁朱子曰剋其非事事皆仁故天下歸仁又
天下以仁稱之非是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又
稱不稱固非我之所急但言其效必至如此又問
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復了雖無一[illegible]
亦不害其為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
下歸仁合此數條觀之可知一日克復原不是釋[illegible]
到得底事故朱子於註又補日日克之不以為難
何此方是學者克復下手也今以滿腔子人欲必

思量偶然克復便要見天下歸仁景象萬古必無
理思量不通則反以傳註為非吾見其終於不通
已
最粗者以歸為歸往之歸其自以為細者不出龜山在
吾度內蓋由八荒吾闥之意中間一條正說偏不解
信從至今講師邪說猶以同歸一體相忘于大化之
中為言取古人已棄之芻狗而文飾之以為神不
其粗又有甚焉也要人教人字字著實從無此虛[illegible]
影響之言如何子之無恐樊遲之不可棄于張之不
做得衆等語都說外邊應處工夫到這裏方是盡
何此何獨要說向內邊去
人總看得仁字精天下粗克復至微天下甚近兩
不去于是將天下納入仁中遂有八荒吾闥之說
欲講得天下精微而不知仁與克復先謬矣
無川內也合外內之道也彼將歸仁說入內正坐不
外之即內耳
或云歸字朱子訓作與字蓋有己間隔便不能歸天下
為　己既克己復禮則盡天下俱是此禮故與字作
與祭與字看此說如何曰寧可說朱子註得不合
可兩存以求定論朱子以與訓歸說本程子稱其仁
一句與字是許與之與若作與祭與字解仍將人
子所闢在吾度內之說去不但誣本文并誣朱子

今人講經學理學大約用此秘猶如晚年定論略
做者等書皆牽襲先儒以傳會其邪說謂程朱亦
其惑亂更不可窮詰矣
有將己字與天下對看云有己斯無禮斯無天下仁矣
以天下爲己任故克復而天下歸仁先生曰爲此說
者自以爲得仁字不道此己字却誤訓克己復禮原
未嘗爲天下起見而去物我諸相也以此爲仁止是
佛法慈悲廣大耳與聖門所言仁字沒交涉
天下歸仁與仲弓之邦家無怨大段各別一邊是逐漸
浸潤一邊是頃刻浹洽
己生於視聽言動克其非禮者斯復矣禮生於仁視

聽言動皆禮斯無不仁矣
顏子工夫原只在克己上著力所謂索性克去者也
到顏子地位尚有甚非禮處故朱子謂如邪色淫聲之
非禮却易視達惟明聽德惟聰纔不達便不明非禮
便不聰但有些子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此却難與
是言之顏子所克之己較精細故說箇非禮便與己
字不同朱子云克己便能復禮又云克己而不復禮
則墮于空寂滅術佛做未必盡是私意亦有性理率
者伊川謂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妄也亦須克去
是也愚謂己禮二者如陰陽消長此進即彼退克復
原非兩件但學者爲功自有分限在人欲勝者其

尚立陰界則以克爲主克一分即復一分在天理勝
者其身已在陽界則以復爲主復之盡即克之盡也
後人輕看復禮即不能知性知天流入于本心之學
故惟朱子之言爲萬世無弊也
不但視聽言動必於禮而因非禮勿視聽言動方見精
微於天理人欲界限不爽毫髮陽明謂視聽言動處
便是只緣怕說非禮二字便錯入禪去
四勿字用力全在未發之前如烈火精明直是犯他不
得若稍寬欠攝陰翳消爍不淨矣
非禮之根在中而視聽言動在外勿視聽言動于外而
禮復于中猶子由應制發四字弊病工夫體用都在

視聽言動皆身而勿在心
工夫在視聽言動正程子所謂學顏子有準的非心齋
坐忘也
人將顏子克己看做心齋坐忘工夫四句只做箇話頭
却似視聽言動也是不視聽言動也是不知顏子請
目語上蓋是從四件上札定硬寨做工夫莊周以孔
顏回且據無忌如優人扮聖賢爲則劇耳不可爲
典要也
勿是只要勿視非禮耳視聽言動固不可無也
總言至明至健二句似乎于外添出智勇意不知原是
本文所有非添出也、而非字便是智非至明無以

知其非說箇勿字便是勇非至健何以能爲勿故知
非智勇安能成仁聖人言語本是徹上徹下得註中
提出分外分明耳
仁非智勇不全不大智則非字之精細不能極不大勇
則勿字之迅埽不能盡朱子至明至健二義正實關
非勿二字下手處不是斡補闕文也

仲弓問仁章

人心中只有一仁何處著敬恕名目只爲私欲所間隔
則此心放失而不存便與仁體日遠耳敬恕所以去
私欲以存心心存而後可以復仁體
敬恕是所以存心存心亦未即是仁但存到熟處盡處

更無私間斯仁耳
只是敬要無時無處無事不然則心存而理得二句
前後際在个身在出門使民于全身中隨地提示着
上下是象耳
出門使民與不睹不聞立在與終食造次顛沛等語同
待言無時無事不然也從渾淪中抽出一節來說耳
顏子本原不動但微有感於未淨只須決去便無事仲
弓病痛似輕而本原不足慮邪滋病故必當峻補四
語是仲弓峻補方也
邦家二句與上章歸仁相似而實不同上章極言其效
之速而大以克復都在盡頭處說所謂乾道也此章

邦家無怨是在敬恕用力充積上說必到此纔見後
恕之氣足所謂坤道也
仲弓之坤道節節要從不足處填補正氣以逐客邪正
講到分量充滿則本體流行無少闕欠非後世斷港
絕流之謂也

司馬牛問仁章

曰仁者其言也訒則不在言上究竟可知曰其言也訒則
不是訒言可知曰仁者其言也訒則是仁者自訒非
訒言即仁可知
心常存在爲前一層
心常存是朱子于兩句中體會得之

司馬牛問君子章

不憂不懼與上章其言也訒同是見成體象到內省不
疚乃推出功夫做此之所以然
此憂懼二字專指禍患雖有可憂懼之事而自省平生
無愧則自無憂懼之心若但言存心處則憂患恐懼
皆着于操修所有當得打破此二字哉
司馬多言而躁夫子與言每節箇不盡意要使之深思
即爲之難二句與此內省不疚二句皆未嘗說盡也
故朱子于上章爲之難前補出心常存此章內省前
補出平日所爲皆從語意中探本窮源越顯得聖言
神味無盡時講乃謂註中故能二字未免多一層直

是無知之論蓋此章隱對司馬心事而言道箇內省
便對著外患說內省者內省其平日所爲也不疚在
平日內省在臨時如何將內省併得向平日去
二氏之放達非君子之不憂懼
皆人情怨理遣亦是強用遣與君子學問天懸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章
爲憂憑人開釋易落曠達家一門死生有命二語已走
入二氏解脫法門矣有了見意下君子敬而無失二
何方見死生一句不是付之數命者此所謂知命立
命也
吾有老友篤悲有感輒痛哭不能自止因之病甚相知

以曠達解之不得余爲語曰稽阮之放誕正擴[illegible]
極也祇益悲安得解解公悲正當以聖賢相責耳古
來可悲至餓死甚矣餓死未嘗無聖賢只愁不稱[illegible]
一餓耳求仁得仁又何怨纔恐便知所求非仁也公
尚未肯以極處相待已自不願擔當耶休矣公何[illegible]
一時爽然稱會
無失有禮方是聖賢之敬恭子夏此語願臻至處語[illegible]
在下二句耳東坡之打破敬字岸史之何如無心[illegible]
見地淺淺不同然皆不知無失有禮之妙者也
子貢此節道理原推開說以廣司馬之意故下文四
云云註以爲不得已之辭不應仍粘煞兄弟講

子張問明章
子張止問明夫子添出遠字而詞繁不殺正爲務外好
高者其求明每在遠處不知反蔽於近夫子舉此二
端故是極近而易蔽者於此能察便不第爲明而爲
明之遠正指點子張反求於近耳
自來受蔽於女子小人者皆自以爲明者也其所以不
明者正唯用明之不遠耳豈知用明之遠者即在最
近之處不自以爲明而其明乃遠乎
遠只是明之盡苛處非明之外別有遠也
子貢問政章
答子貢止是足食足兵兩項實政民信句即上句所致

推帶說出猶之菽粟富而民仁意故足食足兵之[illegible]
作食足兵足緣有政事在也民信之矣不可作信民
文法自明不可作三項說也迨至子貢以三項問[illegible]
夫子方以三項輕重答之要之此節說話須原未有
三項事意
民信不當先做三項說固矣或又因本是兩項之說
民信講入兵食內若謂民信其足者則又非也信[illegible]
是誠意字結無欺詐離叛之心原是兵食上邊事不
粘煞兵食故後面子貢可分爲三耳看註補教化行
三字固知教民信自有事在但此節止說兵食足[illegible]
後信可孚不及教信之道正如菽粟水火之仁不[illegible]

也得子貢之辨正文質不可偏廢而子成之病乃見子貢更高甚矣而不知其猶有語病也得朱子本末輕重之說而子貢之病又見義理無窮精析乃出後人心不細見理多粗疎觸突可彼可此遂有謂子貢之論與夫子野史君子之義相符不必補註中之說不知聖賢講道理必求其盡不似後人妄立議論便成門戶不許人辨駁也

有謂上下之有辨賢否之不亂以文在也被車旗服物之等以相繩而僭者無所辭爵器射御之旁以爲驗而詐者無所匿故學者取子貢之說以治天下則綱紀繁飾猶周禮之舊坊取子成之說以治一身則儉陋淺思亦唐魏之遺意斯兩得之矣先生曰文質二者原不可相離然必質立而文麗但天地間氣數自然文易流而質易漓故聖賢多救過以反中每重本而輕末子成之論亦自重本生來然卻說得太偏故子貢以輕重之理正之然本末不分則語病亦不小蓋文畢竟不可與質同重也今竟重文說則病又甚於子貢矣不知此非重文乃輕文也子貢雖失本末輕重之差然有文質尚是同原一體上事若如所云則文祗是粉飾點綴之具與告子義外相似但爲分別等差不可少故可以治天下而不可治一身此即佛老之見與子成似反而實合者近代良知家實正如此他窺見佛老之緒以文爲外假非本體所有卻又竊見佛老之說不可以治天下故又將刑名度數禮樂事功另講出一番施設道是良知中作用以自别于佛老不道內外打成兩橛原非聖道之體用也其病只在得文是外面事則說重轉輕矣

良知家居喪不哭門人疑之曰吾惡人於父母面上亦用僞也嗚呼此其爲禽獸其虎豹之鞟耶抑犬羊之鞟也哭踊有節以爲僞飲酒啗肉以爲真食稻衣錦安即良知非披髮野祭之風乎嵇阮以老莊淪晉金谿以狂禪陷宋今良知而三矣流禍一揆非細故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章

同一愛敬語心事迥別則情形亦迥別自賢君起念便爲百姓不足爲百姓不足便是欲蠲租減稅賑濟庸君起念便爲用不足爲用不足便是欲加賦開利也

哀公所問在用而意在取故有若直爲取法而意卻在用此正針鋒相敵處有徹必先節用不則有若之言非腐即戲斷不可行矣註中節用厚民乃見此旨若子以禮節用之以無禮節用之後發明禮稱亦此意也

宣公稅畝只是加稅十餘畝徹法未嘗廢故註下專衍二字是公取民田不管亂錄強兼并自是孟子時事

吾字與下節百姓字針鋒相對哀公但知爲吾計忘却百姓有若謂若果爲吾計正當是百姓故吾字是哀公譜中病根

哀公與有若商量只爲君國用兩下錯綜處只是行徹不行徹原不曾論到百姓只爲哀公如之何其徹也便是不曉得徹法上下關通處道是利百姓而不利君故有若直下百姓句百姓足即是行徹百姓不足即是不行徹而加賦語意最緊有若也原爲用不足起見非在生道潤而逆推倫也、足不足論原從百姓不足句來哀公要二猶不足豈可行徹有子命行徹正所以爲足以破解之都重在足君一邊百姓足句不過是行徹中轉語蓋哀公看得徹行了利百姓故有子告以利百姓正是利君國之用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只如此言說與二字極亮切所謂君民一體也後來多將與字作取與之與曰君之足民與之仍從取法中說利害失有子之意矣

說與語詞與乃相與之與也後來到説作取與之與論非不知大本意矣

後世謂井田必不可行其說大約有二謂豪强之田不可復取與夫司農歲入不足以供所出耳然田制之決又有均田限田之法以通之量度支經費之不足

則千古來有害爲之盡者是則有子兩言至今猶看不透信不及何怪乎哀公之鰓鰓過計也

問或云唐中宗令李嶠蘇瓌子各對尚書蘇引木從繩二句李引臚朗淑二句中宗以蘇瓌有子李嶠無兒可微應制鼓忠傷時張江陵進講至放勳徂落曰時當已百歲矣同列談服之設此節之以重上輕下爲得大體此說如何因此說人心術人品看詩書所載古聖賢告君皆憂危惕之言居多李文靖爲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不奏聞之事欲人主之真宗慘然變色可列爲以爲不美劉定蜀論名相舉此事以爲惟李沆得大臣體大告君尙以危言爲得體豈行文及以阿諛爲得體耶成弘以前未嘗有此即題目亦不肯避忌自嘉靖中重符瑞禱祀始以忌諱爲戒流至末年習成諂媚之俗間中或取吉祥偶有句字之礙觸者校必黜士子從未仕時即學爲諛佞安得復有品行事功哉君子在經筵講書有客字中人以爲謹之曰上嫌名也程子曰臣下守君過甚則驕心生皆近習輩養成之請自今勿避有相當法文靖經筵當法程子若中宗唐主之言居正佞臣之術何足法哉有志于人心世道者當力破之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章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須將八字一氣念來便有箇實

物得所各正性命氣象便見得一篇西銘道理一部
周禮制度在內根本卻只在自盡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章
片言可折是夫子憑空許與並無實事故記者又繫無
宿諾句以揣發夫子可以之意此須于兩節交接頭
理會
片言可以折獄此是贊片言不是論折獄是贊片言之
本於明斷不是論折獄之貴乎片言纔說片言便有
下節在內要折獄只極其用耳
子張問政章
此居行皆指政說兩之字不得略過與子桑伯子節不

同彼是統論心法此只在政上講時解於行之說該
而居單說心者非也
子張所少只在一誠字倦與不忠皆從此生出蓋夫子
之所以告之者立誠之日也
何以見得子張少仁其病只在過高纔過高便騖外而
少實心且如東坡半山之權謀伯恭同甫之功利未
嘗不說濟世安民然議論甚高本心越錯聽他說話
但有懸弃天下之意全無誠實愛民之心只此一點
意思早已將仁字剗卻
子曰君子成仁之美章
蔽鐵相引氷炭相離誠也齊中兩人之字最著眼人之

美人之惡亦何與己事耶而一為之欣一為之戚此
不可解也惟其不可解可知是從心苗中出來
君子小人存心好惡本自不同偶類相與遂逝因緣布
衣妄甚無不如是不但有權力然後能成不成也
季康子患盜章
不從君民起念只為自己利害康子患處便是盜心做
官不為地方計只為自己考成緝譯密捕逐亦總是
盜術故經濟事功聖賢都從心上做起
上之欲則下行聽此感應自然之理若必說因欲而民
貧為盜是則有此事然多卻轉折與語意不相肖蓋
上導之以欲則下雖溫飽皆有盜心不必使貧而後

為盜也苟子不欲雖饑死亦不竊不必富而後不竊
也如此看語意更分明緊切
只欲便為盜不欲便感化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章
此德字指君子小人之位各有分量耳非性分之德也
將分之德君子小人所同分位之德君子小人各異
此節以德字對殺不以德字對殺單上之風必偃只
言其理勢如此要知率民以善固偃率民以惡亦偃
草不分和風狂風皆必偃也
子欲善而民善上已說明下 何只說上下感應之勢
之順速易效耳

子張問士章

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雖為問達而言然此一句要只合轉辟向裏務自修之實須照定註中不下人語四字講與下二句作反勢直到下二句方然重字意故註用然字轉也

此亦只內心之學一步收斂一步極其至便是無聲無臭隱藏於密境界

有謂守己之道必失世之宜胝人之情或獲我所執惟參以相用而物莫窺其際先生曰謂直道難行必參和權術體用各別內外分行純乎詐妄矣識之則為老莊刻之則為申韓彌巧彌近則為鄉愿甚復有[illegible]

子之道故將好義察言觀色慮下人皆講向外面看用去不特此四者說壞已先將質直劃斷了也此此子張之聞同向外面更加狡黠矣

不達却只不疑也只在人前居之不疑耳正與上察言一句對照分出向裏向外之別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先事是從事上用其事物事理之事也混看不得只先從崇德是崇不是如是而後乃底於崇也崇是功夫不是成效

樊遲問仁章

此章疑辨處都在知上其所重者都在仁疑知疑其仁也辨知辨其正為仁也知原從仁生而其用乃所以成仁若不知即不能仁知不盡亦仁有不全其不得不知者乃其所以仁也

遲之疑在知子解之亦只指知故下文問子夏與子夏答都只在知中推論或問因樊遲下文錯認說知故此節須含糊留下不知夫子原只說知而仁之理在其中理不如此非故留疑端令樊遲徧參也

智以成仁其妙只在一使字見得使者智使之也能使枉者直已仁矣

所以不明能使之故者只是將二句打作兩截耳惟打作兩截而以為皆知者事則愈不解乃知截有兩層

病根只一

何謂也只是問其所以然不是辨其未必然

樊遲只說問智子夏就夫子言下見得箇功用廣大處不必說出仁字而仁之氣象在目借舜湯做箇影子指點活潑潑地

舉錯雖兩件然舉即是錯故在上加箇諸字即此節眾字也諸枉如何盡錯得但舉直而枉皆錯矣於諸枉中只舉得一二直非大知不能仁人放流以惡為愛義以成仁也以舉為措知以成仁也義逆而知順故此重在舉邊

子曰君子以文會友章

以文會友是講學致知事以友輔仁是取善誠身事兩
者原是一致要之朋友之益只有講辨切磋餘無可
用力則輔仁亦即文會內見也
聖人四教必先文文章可得而聞後起者得與斯文約
禮必由博文文字是甚事若僅如後世之所謂文所
謂會一班社友名公講師游客婣誘權勢攫竊利皆
滿胸次皆惡根蟠錮仁字之本已斬絕矣何輔之有

滿胸次皆惡根蟠錮仁字之本已斬絕矣何輔之有
謂會一班社友名公講師游客婣誘權勢攫竊利皆
禮必由博文文字是甚事若僅如後世之所謂文所
聖人四教必先文文章可得而聞後起者得與斯文約
用力則輔仁亦即文會內見也
者原是一致要之朋友之益只有講辨切磋餘無可
以文會友是講學致知事以友輔仁是取善誠身事兩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十六

論語十三

子路篇

子路問政章

爲君上者若事後世有君上是個樂事惟以爲樂則
自然不肯先勞[illegible]以爲此苦我爲君
上便合該[illegible]不得必先勞無倦而
後快然[illegible]便有多大利害此
仍在人欲[illegible]大理所以必先勞無
倦方是天德王道之[illegible]
無倦不在先勞外也不是先勞久了纔講無倦只先

勞便要無倦無倦是徹始徹終事
此與修己以敬章相似下半節道理原包攝在上節中
[illegible]見得[illegible]看道理不然也無此分明然須
[illegible]原不曾[illegible]只爲他一問即見他
[illegible]知[illegible]也子便知他敢修不盡故以
安[illegible]之纔請益便知他先勞必倦故以無
[illegible]不曾別增道理也
聖人說[illegible]上下俱徹先指行勞指事無倦指先勞
假予[illegible]故疑註者落作容論以恣其高識不
知由其[illegible]聖人不能盡也

仲弓爲季氏宰章

衆而所知不必是訪求幽遠仰我現前耳目所及者勿
無不用用無不盡其才則以人用人而人之所知皆
我知故著力都在衆字衆不是一邊取便了亦不是
衆一二人便了只是現前人辦才器使無不用不盡
之藏乃得
所知不已賢才到十分只在目前皆接聞知中取長參
得不錯則必以類應此枯骨所以致千里也
體大則其用大聖人只不實說衆知之理然可以見運
然天地大公之體使有盡性曲成神明變化之作用
程子謂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讀者須實見
得此意

後世防側衆賢之弊殺于盜賊故每有賢者在位而不
能進一良友此法之過也然及其可爲則又多樹黨
植援自爲蘇位計其心甚于盜賊安得不用防側之
法乎必上下先去其私忌之心而後得衆知之用耳
五倫中君臣朋友二倫從義字生來故信友則獲上不
是兩節事惟其義也後世君臣朋友只成一利字是
利便難信不但君臣難信朋友先難信故每戮生于
朋友而禍烈於君臣門戶之爭害及國家往事可痛
也欲救此病須先講義利從法求之雖嚴科場公
銓選坐薦主總只在利上經營以弊禁弊反爲此曹
增多少利竇耳何益之有故予謂衆賢才一事不停

常覺滅卻世間兩大倫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章

聖人得政處分衛事不知其作用如何但觀正名之論則衛輒之難可爲正也明矣胡氏之說雖未必聖人之舉措乎然其義自正大後人議其迂而難行只是委曲說時勢去說不是講究天理聖賢只在天理上斷定如去兵去食食猶可去乎亦是行不通事然理却如此

有一種覺悟之人處心積慮不可以易兄而又好引當世之母子而與之計惟以至正之言告之則彼雖不從而我可以無愧先生曰正名只論理當如此看必也二

字便見非此不可更無委曲調停陰陽作用也其所以正之事法不知如何固不可強爲隱書然不可因自己淺陋無如而并謂聖人亦必不能正而姑爲正論以自解也如傳習錄中論輒逆瞶致國瞶不受瞶且有姓請輒輒請天子諸亦表輒輒乃尊奉如上皇故事紛紛做作如弋[illegible]或跳徒見其滿腹詐僞都會并又曰論又不曾當面背了爲政子路設問其理當如何夫子亦只就理說出何及己身哉

聖人道箇正名言理必當徹非謂我自有妙用能使其名之必正也度能正名則爲衛政不能正只有我不爲政故子貢曰夫子不爲也聖人於衛未能感化定公季桓子不受女樂安能必使輒痛哭奔迎其父必致國又能使蒯聵感化於子而不受又使羣臣百姓必欲輒爲君而表請於天子方伯如陽明之曲說哉陽明又云豈有人致敬盡禮得以爲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如其言是聖人都只徇私世法不過于道上面裝點周旋然則此亦豈必當令衛益應佛肸必有護賊乎例傳去罪之說亦爲醜聽未必聖意如何要之輒之必不可君衛乃所謂人情天理也聖人正名之說正不爲衛君之言亦爲衛君而委曲爲之正名也子路設問以觀聖意夫子直斷其不可耳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此禮樂指平時日用者言興只是禮樂之理行天下無一事無禮樂事得其序物得其和即禮樂與非治定功成而後制作之謂也

荒機悖亂之朝未嘗無禮樂刑罰而不可謂之興與中也不興不中總使民無所措手足禮樂刑罰雖層遞下總在事不成說下

末節正繳上兩節名必可言故無不正不順之患言必可行故無不順不成之患禮樂刑罰之興中包在事成中可行即指事成以下諸句總結于其言不苟是正名不是重言字也

言不可苟即是名之必正聖人正爲言之重大如此

係成事禮樂刑罰可知正名便須有實事正須大正之故曰不可苟有謂不能大正而僅以言小正之使足以有辭是於不正之事委曲調停乃所謂苟道也其謬不于王伯安云設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為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如其言將孔子赴弗擾之召必須為他謀商豈赴佛肸之召必須為他定中牟乎為亂臣賊子委曲調停使足有辭以安位後世篡弒伎俩之人皆用此策其弊只一苟而已矣豈聖人而出此乎此等議論斷滅天理誤前世不淺而猶講良知存知其知之不良矣

樊遲請學稼章

上字卽指子字兼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說與小人二字對

上好禮六句只重上字故言學者自有所挾持之具與天下感通其理甚大并不重功效說下面三句纔是說功效

信字體用兼該甚精微不止在章程刑賞約質上事曰好信則上之誠實相孚者深矣故民莫敢不用其誠實

子曰誦詩三百章

窮經不能致用其窮經時工夫先用錯則日用皆面牆矣授政使命亦指其大者而言耳

有謂六經之為道使人高可以至于命而其次亦不失為人用達政事對望人姑取其用耳先生曰經以明道聖人之道有灑掃進退至堯舜事業自誇然衰樂未發至喜怒哀樂之微其理一也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若謂性命本體為經學之至而政事言語為其次之用仰分體用內外為二非聖人之道亦非聖人欲人窮經之旨也以此為學縱極講得高妙吾知其必不能達政不能專對矣蓋後世講經學之弊不出乎此

子適衛章

庶矣哉一章聖人仁天下之心全體流露而先王遺澤

與三代斯民之道無不並到無替德而思振興關懷榮河遺黎故老得不動消南後鄉之游詠乎

庶哉一句中有多有富有教有聖心甚長無所不至及冉有問何加而日富之更問加而日教之此理固應哉中已備然即因問而逐漸生出

兩既字加字雖同而意自不同上既字是現成實象故加字從自然說入下既字是商量法制未虛故故加字從王道次第說出

此番議論亦是偶感而發非不忠大者而有領日相對之時但日講說經濟也今見朋友家好講經濟者類是一番與風之人經講經濟時便已不是經濟也已

伯恭陳同甫之徒尚不免此病而况後學之流不著
耶
問如何富之曰行井田問如何教之曰興學校此心是
實心此政是實政今此雖聖人亦無他具也三代以
下無會吝然此理自在不可以其不行而遂謂終不
可行也方遂志已見政此而未免未足遇非其時故
不能有為然不可謂非聖人之志也秀才好言權變
動云古法不可施于今只是心體眼孔俱低小耳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章
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是殘殺極甚時思
善之語從來亦子仁慈母之懷朝顧夕復不知其樂
播靡不至反唇淬語者相向也一旦非族異心猶
雜處於其攫噬而莫之敢較而後追思向昔之一旦
而不可得此其聲情能不更切
是從殘殺之世而思聖至治而不可得不得已而思及
此誠哉句神味不盡猶聞太息之聲
葉公問政章
近者悅遠者來懸分著此二語蘊畜無窮惜葉公夯伯
不能再問以發之耳
子夏為莒父宰章
欲速者正為小見識無遠大之圖早上種竹晚要乘涼
廹窄蹴蹶不可以有為耳與下見小利一例非宏遠
大事而失之太急之謂事機之或速或遲必當其時
時當先發雖聖人亦不容少退後之理但為政自
有次第不可急遽無序耳聖人不是教子夏遲緩作
用後起者勝以退為進之說也
看註云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小大
皆在事理上說若從利字上計較大小則是見小利
則大利不得聖人教人于利上求其大者矣此便是
學術義利之分不可不辨亦即朱子與龍川力闢之
旨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章
葉公此論不是暗昧無知即二氏任真無我冤親平等
之見夫子不直斥其非但舉天倫至理以動之其實
冷面嚴縱而正
父子相隱一定不易之至理非義本當然而又曲取相
隱以全之也蓋父正坐本心昔失相隱正得本心之
安若六義不當然而名教王法有所不可則相隱乃
外飾而釋撰為不自是不直在其中矣此亦為反經
有權之說所謂須微析之
若與父不同父子從仁中來故不講是非君臣從義中
來故專論是非但以義合不合則止豈可與父子相
隱之道道推哉
攘羊親之過小者也故當隱若名之內臟則孝子慈孫

百世不能改堯舜隱丹朱爲覺隱蘇者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章

恭敬忠名目隨地而換會通處只是一件

忠字無怨殺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惟士之已任重道遠無所不備所以越要收束精嚴振作到底方挑得這大擔子起耳今士人弊所不爲奔靡鮮恥輒曰成大事者不顧小節已放倒架子爲無忌憚小人矣又何大事之有及其本末一無足觀轍懶澳滋以苟生則又取行已在溝瀆間語以自掩士品之日流污下鮮不由此

此章隨問隨答各不相蒙夫子無他心通法預知其必問而先備之也行已有耻一句中安有包括通章之理鄉黨宗族稱說孝弟要得出一章吉要以此句貫下三節斷而自療皆庸人自慢耳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不是嘗責狂狷見聖人望人任道之切而所以爲道亦爲其中有狂狷是生質人能學爲進取有所不爲亦即聖人之所與也與狂狷中聖人更有裁成陶鑄之處不是狂狷便稱四顧無人遂欲妄竊禪子尚不得取一箇半箇勿令擒亂千古箇之說亦復如是玩必也二字聖人意中已有箇鄉原流俗必不可者在狂狷雖與中行異而可以爲中行者惟此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不同正所以謂是君子之和分開有正面反面合之見成一件非和之外另有箇不同亦非外和而內不同亦非常居將和而論辨時不同有成兩件便有弊病

和自是不同不同正是和處此而字直下意也然和自有和之氣不同自有不同處此而字分辨意也

和自是不同不同正其所以和有不同處見其和有和處見其不同

或云同字不可抹煞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是聖賢參贊稱子特爲此匪苟合一輩下針不得不如此

棘謂耳先生曰易所云同聲同氣是泛論世間品類道理如此耳豈君子與人之心哉下句明說小人同而不和是不要抹煞同字是不肯抹煞小人也此等議論最害事

後世朋黨之目胸是小人以之害君子然亦是君子欲去小人說實人之同而惡人之異但知相敵之小人肆其攻擊之爲害而不知依附之小人又借君子以行私之害更甚也卒之具連禍結而不可解則君子反爲依附之小人所用小人與小人本無和理而君子之患有不可言者矣故欲爲君子先須從自己立心處打掃箇乾淨纔一點爲我用彼之意則我必先

為彼用只此一點相為我用之意便是弋鏈箭鏃尖鋒用對字復有和字根苗啟後之反覆傾軋固是我友心豈可名之耳

啓禎間小人之禍甚烈其時小人之黨無論已即所稱其君子亦皆詞私人而忘例延爭標榜而無實行正同而不同之類也其有被錮斥顯戮者亦宜矣而至今門戶之流猶私相稱詡不置雖賢者不免何其悖耶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章

今世之士皆高同而惡方做一件事必要處處周旋有一人不道好便嫌其術之未工只間更有稜角峭厲者則又上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之論于是在家必怨在邦必怨此又所謂非而不可謂之方也須知從來只有此兩種人便有此兩種議論經夫子折衷方覺公言無弊耳

此是就子貢鄉人好惡之論上作轉語不如二字是賺之取之非謂觀人之法定取必於鄉人好惡也

好惡以善不善爲因是活法是定法

不惡皆善不善取人便如扶醉漢救得一邊又倒了一邊也崇禎間用黨人不好互用相制又不好用黨外人又不好正坐此弊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章

此章是就與人接物上看君子小人心術之不同達而有位固而家食皆有使人人事之理時講貪大帽子必要帖在大臣上說總是不從地居說與有出矣

難說是心之公易事是公之恕兩邊難易相反故用而字扭對其理兩平無側重意也故下接說之不以道應難說及其使人也應易事又如此但互講正為事說是兩件說話欲噴一邊不得耳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此何正見君子之心公說之者窮工極巧而總不能動乃見其公然須知君子之公卻不是因說之者來而打點應付其平日致知誠意清心寡欲原無可說之根在裏不說二字是君子自己工夫到這裏若有一點打點應付作用即可說此作用工取說矣

及其使人也器之君子心術自如此便盛世才多時亦然不以季世人少而然亦不因需人急而然

有謂君子神明不測亦復孤高自貴先生曰看註中公而恕三字君子何等正大平易安得有神明不測孤高自貴之意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章

君子生成便泰越學問越泰小人生成便驕越講究越驕泰驕二字聖人從君子小人心術氣象摹畫而得名非有泰之一術而君子用之小人希慕之也君子

自不知其爲泰小人那肯希恭遜效希
驕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只形容箇氣象如此須知這氣象
從何來不是表面有實得積之厚養之純如何裝演
得出須於如字中體會微意

叠下雙聲六箇總一如字從來無此文法夫子造來囫
圇正出一箇氣象與子路看其中德性之節禮樂之
文克治滌養之功積中發外之致無不具足

有云兄弟朋友推義充類非純足也性情中和之至何
所不宜聖人之言約而旨遠又有云切切偲偲怡怡

六字拆開不得朋友二句言約旨遠先生曰六字衆拆
開不得也只好說第一句耳到朋友二句聖人則恐
拆開說如何反忌分疏耶本意謂朋友宜切切偲偲
兄弟宜怡怡蓋正因上六字渾然不分聖人恐其偏
何失宜故特示以施應條例耳推類其用不盡於朋
友兄弟則可謂性情中和無所不宜又欲從而混之
則以聖言爲有滲漏矣切切偲偲配朋友怡怡配兄
弟聖人正各有精義故分別如此若中和無所不宜
只渾會大意則朋友何嘗無怡怡兄弟何嘗無切切
偲偲耶惟各有所宜故混不得也又曰須知六字拆
開不得此句便不是若拆開不得聖人亦必不鑿然

下此六字矣或曰六字下總一如字故拆不得然則
中中如天天如只一聖人耳又可曰兩如字必須拆
耶此等論頭皆袁黃葛寅亮諸人講書胡說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章

人言戎治足以速強而不知善教七年亦可以即戎亦
可以見急辭非緩辭也

若說善人意中先有即戎意在即是句踐之生聚教訓
吳起之吮癰孫臏皆燒恐之所爲若說善人全無即
戎意則又徐偃宋襄之致亾也兩邊打破方見亦可
道理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十七

論語十四

憲問篇

憲問恥章

邦有道之穀固有以爲原子仰無道時但知潔身之爲非穀而不知行義救世之非穀即乘田委吏亦非穀也但存祿時不恭之心以行其安身自利之術則本小者穀矣

克伐怨欲不行焉章

有謂聖門之學求仁爲宗先生曰仁難言故問者多聖人未嘗以之許古也

有克伐怨欲而不行與渾然天理而自無克伐怨欲可行其境界自是天地懸隔不必說不行到底有理終身制使不行愈見其難於仁字究竟懸隔譬稱子謂從內立化理不無若說先師意者猶未夢見在也

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八字是仁字全象然必人欲淨盡而後天理流行不行人欲不淨不盡而天理得復天理本吾心固有故可曰流行人欲本非所宜有必曰淨盡今于四者但曰不行而已則其根蓋隱於中而天理反強制于外伏于中者爲主制于外爲客以客勝主其用力甚難若謂將以久勝之亦不使四者內消淨盡無可行者而後可言仁斯亦信之事矣豈得謂不行爲仁之道蓋是哉聖人許不行爲仁正爭淨盡與不淨盡不是安勉之分勉之分也是流行上事非淨盡上事也誤認不行勉強工夫相甚矣

不行只是外邊閉遏不是拔本塞源究竟根株在耳與剗盡方得私欲淨而天理行含滓消而本體見非安勉天人之分也

時講動云仁是自然不行是勉強所以不許此說謬也不行只是不盡克盡則勉強亦在所爭在留根與不留根耳與自然勉強無涉吾不知是切實語是粗

語不是觸突語不是截斷語要之從不行處含糊去便是故曰可以爲難先難後獲正好從此用力

克己者內盡不行者外難正相反

說箇不行便有根在底剗底生來沒兩出故未許其爲仁正欲其拔盡根株斬盡其脫體解索也

原子正爲求仁務克去己私故以此爲問克伐怨欲皆心之官非心之用也其功夫本原不是但不行二字有病痛故夫子言其難而不許其仁然不行四者摳未得爲仁而四者尚行其爲不仁可知也有將原子横派入絕情滅性一流大之道矣然道不著原子夫病猶小竟認克伐怨欲爲世情不可少而謂仁者

必以用世通達爲是不必屑屑於去累絶慾乃病

大者矣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章

曰必有則無言勇之非眞德仁可知曰不必有則言勇
亦非定無德仁可知其理本自明白却被講作用者
要周旋言勇反將德仁看假或亦不必有言勇者則
謬甚矣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章

夫子南宮适同一見解然夫子自有夫子見解南宮适
自有南宮适見解

釋氏以虛無之説網羅高一等人以果報之説網羅柢
一等人若此節書看得不好則二病俱有羿奡
其死禹稷有天下若講得銖計寸量更如功過格
應爲相似孝順父母也算幾功釋肆放生也記一
這箇意思纔落則舉念便是邀奪根纔絶也於是聰
明人便從此中翻出一種意思來悉舉舍惡禍福之
說而歸之於無有莊子所以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
若命是人事可不修矣若不咎适出之意看得如下
重公案相似便差入那裏去也

佛氏喜言報果以其說易窮也遁而爲輪迴無對會被
敗可謂巧矣然禪宗已心知其非轉而曰不落不昧
脫離生死直至無言可說愈巧而愈窮只是柰何他

不下耳莊子曰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若命此御
不安命不知命也於此稍有疑將夫子不答南宮
出亦落公案矣

大似禪家公案著一句註脚不得然禪家只要截斷
識路頭逼他默然良久休去也隨做隨掃再不得
子聖賢只是道理到至處更多著言語不得却正
人思議邢和叔謂無可說程子曰無可說便不得
說此却是儒門公案

世教衰人心壞只是一箇沒是非其害最大看得孔孟
老佛楊朱陸王都一般並存个不干我事舍善惡
之心至此斬絶正爲他不尚德無君子之志也

爲君子知尚德定須討個分明如何含糊和會得去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章

以理論之愛則必勞忠則必誨但以人心言之則容有
不勞不誨然其心未始不自以爲忠且愛也總之人
不忠無忠愛之心特忠不學無術誤認以不勞爲愛
不誨爲忠不知壞卻多少事大了所以發明此義欲
使人去其私心之蔽得其天理之公因忠之愛之之
心以講求所以勞之誨之之術纔是有關世教議論
若云愛則自勞忠則自誨則是合下如此更何煩聖
人之推灌乎

天下酌中將就之說皆至性之薄

伊川之諫折柳紫陽之誠正直是聖人之忠

子曰爲命章

春秋時辭命原重然只是爲國之一節在鄭則全賴此以立國夫子所以特取之也

或問子產章

不是惠之道理必須嚴猛爲用子產之惠却必須嚴猛做成

何謂觀子產而知名法家之於人亦非無恩者也先生曰此卻不然名法家直是無恩即有亦是機詐

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夫子特舉此事是表微之意

陳臥子云古來人臣有大功而厚自奉泰然終其身無患者惟敬仲與汾陽耳武侯執政任怨不下管仲然田數頃桑八百株與三歸駢邑異矣後世情日險而勢日危人臣惟飭身清素而後可以任怨如管仲者英雄之盛遇不可法也若夫內實貪污外矯廉潔而無纖毫之功有丘山之惡猥云不怨者若不知其所終也先生曰飭身清潔自是人臣分誼當然敬仲三歸旅樹反坫夫子固斥之矣豈英雄當在倫理秩序之外哉汾陽自是武臣其奢侈畢竟不足法若謂後世情險勢危故當用清素則似奢侈其本然而清素乃世法不得已矣且汾陽時危險已甚何又獨可耶

當時執政以小廉邀主眷以排擊清流而聲氣中又多喪斧不簡之才諸賢方倚爲用先生所云亦有爲言之耳

子曰貧而無怨難章

無怨中境界不一有天性恬淡之無怨有血氣激烈之無怨有學者刻厲之無怨有聖賢樂天安命之無怨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章

公綽優爲處即是其不可爲處

人皆以廉靜時優爲短於才賦不可爲吾謂短於才亦是優爲趙魏老廉靜亦是不可爲大夫

公綽非不賢也特爲大夫則不可耳如孔圉王孫賈反皆于公綽故然而御可如此看意思方活

看註云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于才者是因聖論而知公綽之爲人一也因知家國之任異宜一也因知用人者得其宜則中材成功違其長則豪傑失職

一章總是言內之義也

子路問成人章

文字中有分有合各成其爲知廉勇藝分之說也派在其爲知廉勇藝合之說也

禮樂原自德性中來

有約之人不待久而變也方其言時本非貫心則變

寂而中已忘矣久要不忘只在此心上勘驗

兩箇亦可以爲是通融語

至聖人方可爲成人雖程子推原說然却是第一節

可二字意思

註於上節亦可以何謂非其至者就子路之可及而語之則次節之爲子路所已及可知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有是辭之之詞要之聖人何故又作此每況愈下語此中便有抑折子路得意處有激脩子路進取處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譎者不正而似正也

桓公之正猶是王道之末抵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有謂分均以年年均以德小白當國者也管仲召忽爲先君社稷宗廟處當擇其可者而立之不當輔糾以爭國室處在此到子糾死時管召死與不死各行其意無一定之是非矣先生曰春秋時凡公子皆各有傅有變難則其傅與臣僕奉之出亡例也亾公子在外各求納其傅與臣僕竭忠爲之謀入亦例也管召爲子糾之傅非齊之家相備要之執政大臣其義得當奉糾出奔安得責之以爲先君社稷謀擇其可者定策援立惟我所興廢哉況鮑叔牙先奉小白奔莒

矣故管召但有從亡之義無主謀廢立之義

此時責其非也況謂之輔則必先君命之矣豈可

乎荀息不食其言春秋義之卓子亦非當爲君

也夫子許管仲之功則有大義若仲無此功即罪

大矣子路子貢之論未嘗非正以此觀之安得謂子糾死時無一定之是非哉其意總欲出脫管仲可以不死耳不知如此說既失身于前又失節于後從

管仲一非耳

子路子貢兩章發問皆責其失節而夫子兩命皆只稱許其功而未嘗出脫其不死之罪以其罪原無可解也若有可解夫子必早辨之不留待後儒發明矣

乎不當夫子大言其意終疑立功不足以贖失節罪故曲爲之說不知管仲之功非古今功臣之功所能比也看下章自分明

九合諸侯何公之志事然桓公只解兵車以合之耳不以兵車而合諸侯正方是管仲之妙用仁者之功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章

此章孔門論出處事功節義之道甚精甚大子貢以君臣之義言已到至處無可置辨夫子謂義更有大于此者此春秋之旨聖賢皆以天道辨斷不是夫子恕論人曲爲出脫也後世苟且失節之徒反欲援此以求免可謂不識死活矣無論若魏即王魏事功

得據管仲之例乎

聖人此章義甚大君臣之義域中第一事人倫之至大此節一失雖有勳業作為無足以贖其罪者若能救時成功即可不論君臣之節則是計功謀利不必正誼明道開此方便法門亂臣賊子接迹於世誰不以救時成功為言者將萬世君臣之禍自人此章始矣看微管仲句　部春秋大義尤有大于君臣之論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論節義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惟誤看此義故公以篡弑之魏當正統亦謂曹操有救時之功遂荀彧比管仲蘇氏又以馮道儗之此義不明大亂

道矣

管仲之功非猶夫霸佐之功也齊桓之霸非猶夫各國主之霸也故余謂註中尊周室二句只作一句看才與白文意合若將尊王另分在管霸上說此功不足贖忠君事讐之義也

聖人論管仲其許其功並未嘗有一言及于糾白之是非也故程子曰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若無此則食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朱子曰仲之意未必不出于求生然其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又曰召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其功有

褒耳固非予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此此三條最分明所謂匹夫匹婦之諒亦以其後之功較之則此一死直小諒耳故下箇豈若字謂其不死又過于死也非指當時原不可死死即匹夫匹婦之諒也論者于此皆未徹多欲由為不死出脫即程子兄弟之說愚猶以為多此一節然其義猶正大今有云為俳從亡與委贄之臣不同又云是僖公公衆之臣非公子之臣故原可不死則尤為害理如此則王珪魏徵高祖尚在亦君臣未定高祖改命太宗為太子即王魏知有唐而已又何以有罪律之乎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章

來公被薦而不知師德及門而終抑李相須具此器記同升而不記其薦賢正見文子大臣作用大臣風度

可以為文矣是美文子之事不是辨文子之謚

即此一事已不愧文子之謚大了未徹別有義理不為衛人改定謚議也

此非翻前謚文子之不足當文亦非謂修班制交鄰不辱之可議只是就文子生平衆其義之重者莫如此事是以定其謚耳不是辨文字謚所以為文者辨文子之所以為文者也

可如制可之可下來是活動却是一定之所謂可之札

子可之也孔子如何得可之從天理可之也此便是
春秋天子之事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章
靈既無道三臣又非仁賢仲謂靈明于用人其明幾何
謂三臣盡其才其爲才幾何然而可不喪者各當其
才故也
有謂儒者之說以修身飭行爲主而人主所急在用人
亂國用君子未必不亂用三臣正是靈公善用人處
先生曰此只就衛靈之不喪而推論及其能用才而
有此一言是以不以耳非謂人君所重在用才而不
妨無道也衛多君子靈公若能用之豈止不喪哉

能用不賢之才而不能用君子正坐不能修身飭行
以知人耳由是言之即謂人主以用才爲急尤不可
不修身飭行明矣豈可詆儒者之論爲迂濶乎此論
有害世道不小亟辯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章
不待其爲其在言時已知其必難踐固如是然此是對
面人說話在其人身上講原自有踐不怍之言之難
處若也只在言時說竟道理便有不足也
陳成子弒簡公章
弒君人倫之大變法所必討舉之于齊尤親近當討夫
子嘗爲司寇雖告老分當告君以討雖微三家義給

告也警強臣無君之心兼及之意耳若謂夫子明知
三家而發小看了聖人此言矣
子路問事君章
事君術犯無隱犯非人臣所許也但以欺而犯則不可
耶子路勇于義犯非其所少正恐犯之中恃其義勇
有不盡合理處誠雖不失愛君而不覺其入于欺也
意原重欺一邊
欺字不用說到奸邪依倚即立言太過強爭必勝中便
有欺在
子曰君子上達章
上達有日新意不是一上便了、

不上即下不君子即小人並無中立之地故凡說中立
者必下達必小人也
盡古今九域之人生死即在此人倫日用事物之內樂
之一條山嶺大路上者在此上下者亦即在此下上
者忽欲下下者忽欲上亦即在此路上變動不居更
不能跳出別處去然行此路者其在上下兩項人發
心在上者步步高去發心在下者步步蹈落更無中
間立住不上不下之人要之山嶺畢竟上者喫力而
下者勢順故下多而上少其有中立住脚者乃掉搓
不上之人乃爲變下之計纔不上必趨下蓋其心其
勢已入于下到底山嶺半間無棲泊處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章

爲己爲人總在用心處看不在事爲上看同爲是事而兩者判然只是此心針鋒向裏向外須在發端幾微處辨取

爲人者欲見知于人則爲人即在世爲名之謂非經世利物之謂也經世利物亦是爲己中事故程子曰其終至於成物人誤解此句逆下爲人亦說好却大謬且若以經世利物爲爲人是仍舊在事爲上分別矣且看世間講理學爭氣節談高隱此數者豈非爲己之事爲乎然請淸夜思之畢竟何物爲也可以悟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寡過未能不要從功力中見缺陷正要從缺陷中見功力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此是曾子省身思誠之學於艮象有會故舉來做箇話頭以自儆策

位字有主職業者有主心體者講職業雖易入粗淺然卻於理不背說人心體則竟流禪宗矣聖賢之言不離事理萬事各有其所思之無過不及是爲不出位讀大學釋止至善傳此理燎然又何內外之分乎

不出位不是欲其省思知思不當出位則位中之思正苦研窮不到何暇出位思之出位正爲不知位中至善之所在以用其思耳有以多思解出位非也更謂思而當亦不可多特甚矣

有謂多思則事多事多則力分先生曰出位不是多思出位之病只在思上自見思出位則位中之思不盡矣不必論到事與力

位無思則失官思出位則無物不出位者正位中無不盡也當然有理隨時有義舍此盡是浮游謬妄紛擾之七微成唯識之八識同是之修多羅無位正無非出位也

位者所處之分萬事各有其所艮象所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原都在事物上看就身所處而言非謂思自有位也

位字實指身之所處與所遇之事而言不出位是止而不遷之謂或云思之當然處即位若思外有位即分兩條即爲出位其語似好聽而不知其入於釋心即境從心生滅之說也又有援程子心要在腔子裏以釋位字不知程子是說存養心體非說思也思爲動物易越其所故必止其位

有云艮之一陰思之體也虛而能靈也亦思之途也虛而可經也然二陽橫而亘其上則一陽亘橫而塞其隧故其卦名之爲止思當游當以極乖之力止之先生曰二陰非思體也思日是動陽動而上至極而止

▢▢不相往來不出位之象也一陽不見▢▢
與背止不同背止爲力制艮止則安其所也又曰此
是曾子嘗用此言以警省常思之道已離却兼山意
奈若復糾轉一陽二陰之說此解易非論語曾子曰
二字下文發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章

不▢▢▢正講仁知勇之至非一齊放下都無事亦非
發仁知勇之法亦非離仁知勇之效受用快活也到
聖人地頭有憂惑懼愈精微難盡正是仁知勇極際
我無能何緊見體象故子貢云云
言者成君子之道正爲可學而至者故云云以自責勉

人其若生安非學問所強又說他做甚
人於未何多不肯依註講所以不依註者皆爲自道作
謙詞則粗淺無意味也不知此只坐自己見識粗淺
耳謙詞正是聖語高淡處不覺流露出來非自知其
爲謙而謙之者也
自道之爲謙詞即文王望道未見之意非虛詞遜謝之
謂也人不識謙字之義若夫子自知其聖而謬爲之
詞者乎是毀爲自道其事自道其心非謂夫子敢貴
無能皆求淺科淺矣

子曰不逆詐章

程子謂人情各有所蔽大率患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
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此節
億逆即自私用智之病君子之學擴然而大公物來
而順應乃所謂先覺之賢也先覺只是理明明理必
由學問固大皆可爲者非必理神不可知而後能也
兩不字與抑亦雖若有停折却只一氣直下更須體
會
以語勢言之則以不逆不億卻又先覺也以道理論之
惟其不逆不億所以先覺也
逆億正爲不先覺而生
覺字與逆億殊覺則未有不先者也
有謂先覺是定其心而不以物勝先生曰此釋氏之覺

非先覺也
先覺正以心爲極則極處尚有未盡周覺原倚不是心
目所以覺者非心之故

或曰以德報怨章

黃道或人此論是些小聰病釋老之學亦是如此老氏
只講以退爲進逍遙齊物也是此意至于釋氏則竟
看得父母兄弟原與昆蟲草木一般愛無差等亦何
異于此耶總之異端只是私心聖賢只是天理私心
之論縱裝束得極好被天理一照便粉碎蓋所謂天
理者正如秤之星如尺之寸一毫那移走趲不得纖
待倚四平八穩耳

聖人應事接物如匠之斷室四方上下俱關節接縫各
可或人之論只是一處好有不知他處不合者多則
此一處原未的當也儒者之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皆只往下等觀覺親與我便是倒行逆施有以
愛會與無以愛父母矣他只要抹倒等殺不知等殺
之爲天也無等殺卽無天矣故曰釋氏本心聖學本
天

子曰莫我知也夫章

不怨尤便是下學上達處

朱子謂不是下學外別有箇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
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眞說得此四平八穩

人論學其弊總不出此不是離下學言上達卽是離
空排個上達倒放入下學中豈聖學乎

下學上達只是一件

子曰賢者辟世章

上字如何知天字則如上天

有謂辟世是放諸真存之意蔑弃王公之側先生曰此
大隱朝市之說乃就世非辟世矣又曰東方曼倩詎
是當賢者

子路宿於石門章

到聖人分上便不論氣運不論事功論氣運事功者聖
人以下之事與後世論聖人之言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章

有謂諒陰之禮必有其人如商之尹陟周之旦奭而後
可以行此否則禍亂又由之以起矣先生曰三年之
喪達乎天子古之制禮準天理人情之至義有不得
不然者非爲有其人而後可以行禮也假令時無其
人將禮遂不行乎且商之尹陟周之旦奭亦安能代
有其人而謂古之人皆然也看滕文公因孟子之言
使能毅然行之滕豈有賢人臣卿何未之聞也孟子
曰親喪固所自盡不可以他求故文公居廬未有命
戒而父兄百官四方皆悅服可知君誠仁孝能行禮
則大臣安有不足恃者若苟不仁孝將禮雖不行諒
陰之禮又豈無臣民之變哉

子曰上好禮章

禮履也履以辨上下定民志相動以天也若謂王者因
使民而設禮以制之則禮爲人謀而非天秩此老莊
剖斗折衡之見耳

子路問君子章

人者己之對百姓者人之盡安人安百姓理體只一般
是分量不同不是人與百姓不同只修己處有淺深
厚薄則所及有遠近廣狹也然則己有與與只爲修
之量有足不足故己之體象亦有大不大工夫只在
修己以敬內連裏面地分儘闊遠在

論語十五

衛靈公篇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下學上達博文約禮夫子平生爲誨次第如此子貢平時多學而識非錯做工夫也到此須知一貫則從前學識方有箇一本會通處正約禮上達之序也註中積學功至與曾子竟真積力久皆聖人鐵樁定法不可移易或謂學識非而一貫是或作一貫先而學識後皆陽儒陰釋之說

道理自少生多工夫必由多返一

然字銜口而出是子貢種根淺非字接口即來是子貢轉頭快未轉念時斷釘截鐵既轉念時都無是處

一以貫之之字正指所學所識就這上見箇總統關鍵處不是於學識之上之先別有一件東西也正惟異端別有一件東西在得世間瑣碎繁重皆成外物却要懸此件東西起滅有無不道打成兩橛畢竟湊合不上於世間一切有爲法顛倒錯亂廢棄潰裂識者謂其知一而不知貫不知其一原不是故不可貫也聖人之一卽在多學而識處合却學識貫箇甚麼朱子之言真聖人精髓凡爲先一貫而後學識之論者卽爲邪禪所陷溺入德之賊也

曰以貫之則正在學識中指示箇貫通要約耳非合其容諸所有也若不從學識來一貫從何處說起故凡以讀書窮理爲支離務外者正是他貫不通處其所以貫不通者其所謂一非也

將一看成另外一物要得此把柄到手多與不多皆妙一去學識先一入學識中正是禪悟非儒理也儒理先須分別義理曾子章一貫語頭攙入此章不得或曰既云一貫豈兩章有二致乎曰公此見便是君尚且耐心看細註去

一貫多識不是兩件對著又不是將這一貫去多識方未見得一貫時只有多識及既見得後只有一以貫

之耳却不是多識外又增一件也此意惟夫子以之接引子貢程子以之接引上蔡冉閔游尹之徒非不會學而不得及此者固知非口說濟事亦非靜坐得來

謝顯道博舉史書程子謂其玩物喪志謝聞之汗然及看明道讀史却又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初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須知夫子此箇話頭正從窒塞處接引耳如以學識爲敲門之磚以一貫爲箭穿之的皆狐禪矣若問曰一以貫之如何應對曰多學而識之可也

夫子生知尚自謂好古敏求其教人也則以博文約禮

恭已正無爲之主宰則而已矣三字如何說得德[illegible]
疑人前頭不得話夢也
恭已正南面五字止作一句字看故註云人之所見如
此有謂恭已即無爲又有謂恭已所以無爲皆將恭
已二字說看做精微夫旣爲精微豈人所能見乎且
與上句夫何爲哉本句而已矣語氣不合此所謂求
深得淺也

子張問行章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兩其字指
忠信篤敬夫然後行仍在言行上驗取蓋上節指所
以行之本此節指所以孫立此本純熟工夫時辭[illegible]

忠信篤敬只說箇心字行字若便縱橫由我[illegible]
竊矣
兩其字指忠信篤敬兩見字指其存注用功兩則字
字夫然後字指其工夫到極熟處或將其字看做
字或看做言行字便與孤禪參話頭相似全理悖
矣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章

失人失言原自兩平謂亦字側重非也但兩句總爲
而發欲其語默皆當則亦字是總連上句併說

子貢問爲仁章

上一層字對下大夫士上利字對下賢仁子貢結駟連
所少非大夫士也未必事賢友仁耳故夫子進之[illegible]
子貢非不能事友者也正爲其才情作用有牢籠[illegible]
之桀則自尊貴而視不若己最是爲仁之害故夫[illegible]
以此藥之重在賢仁兩之字極著力其事都在外[illegible]
其理都說裏面
無地不求嚴憚切磋之益只此嚴憚切磋之心便是爲
仁處
聖人言語定是徹上徹下事賢友仁固是先資之具然
嚴憚切磋收攝得此心不走作處便是甚事故事[illegible]
與爲仁爲仁與仁字有骨次無內外也
朱子謂安鄉村裏坐不覺壞了人即事賢友仁之義

事賢須果賢者始得今日遊客謂師遂退[illegible]
一箇不仁耳
好名徵逐先將仁字根荄剗却
世上大偸巧宦借其聲勢煽動籠絡傳授衣鉢私[illegible]
盡壞却後生多少材質
近世奔逐聯結之徒其起脚便差路此中豈有人物
誘壞少年亦其名曰入彀非求友也
事大夫友士誰不願者大夫求其賢士求其仁亦[illegible]
友之之意所必至未有好不賢不仁以爲事友者
第自己所以去事友緣因或以名或以利或以附
世法則雖日親賢大夫近仁士徒以飾成其不仁

復何益況以不賢不仁者爲賢仁乎夫子爲問
爲仁所求者爲己向裏之事故夫子廣之以此
之世故也吾輩一舉一動與人接事便須自
心爲何而發只看是向裏向外爲己爲人此其
惡義利分界處也

顏淵問爲邦章

此與克復章正好參看與顏子言天德則曰非禮
聽言動與之言王道則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
止說樂則韶舞都是說到盡頭處不是說串要
處要之非本領盛大周他不著也不暇說至此
有剩此四者三綱三則[illegible]
止是時殷輅周冕也[illegible]
不獨法制禮樂等也先生因總舉前四句粗者
上面別見箇精微廣大之道不知朱子語顏子
人不同猶之教門人小子則洒掃應對進退從
至學人到聖人則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同
外面道理一邊講下手則處處要見根本一邊講
頭則隨處是此理更不消如此說也故所云三綱
舉一隅餘一則猶近是若本下人之心不獨法制
樂一則直與聖賢當時問答不合欲於言外求
見其于所言淺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
此正謂即此是精微廣大盡獎耳若僅以法制

觀誰不可語而反以之告顏子耶
夫子志從周而此兼四代蓋周文監古此并監周
爲萬世立法心公理實未嘗於從周之志有背
春王正月謂夏時冠周月畢竟不確當朱子斷以
稱春夫子正是爲他不順故欲改從建寅耳一語
破紛紜
春秋魯史之文也所以告顏淵者夫子之志也若
春王正月爲此句作註脚則是古今第一癡漢
韶舞韶樂之統詞非專重舞也左傳札聘觀樂而
韶箾之至豈專美舞耶
鄭聲佞人兩件事是一箇病根古來未有不相
以敗人家國事然不得并[illegible]一件
欲各異其術而中之者又復不同所以古人防
漸於微於成無不補塞
上四句鋪敘制度是借說此二句精究治法是緊
四句如尚書陳六府三事此二句如勸之以九歌
勿壞之意莫草草潤作六事看過

子曰人無遠慮章

無遠慮不是不能慮遠只不去慮耳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惠之賢衆人未易知也惟仲知惠亦惟夫子知仲
惠仲正要以不知自諉耳不知彼他瞞過多少人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兩句自是平說有兩項事理有各種人物倂倂做一

入一串事便非

言字是好言人字是不好人言好底不是不舉只不廢

言舉耳人不好底斷然要廢然不并廢其言也

不以不是條例君子自如是耳

有謂心論而日正者小人之有智略者也任拙而無

者君子之無實用者也不舉之足矣奈何并廢其

先生曰小人以智略舉亦自可用但不以言舉耳

子而議□安得不舉舉以議論之官豈不當乎此

說數俱邪僻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

子貢之問只求指示一箇要語爲做工夫地行之者

一言非爲人情世務多礙向聖門求圓通法也

行字緊帖一言說謂行此言耳子貢問一言非問行

或將行字雜却一言竟錯作子張問行之行大謬

恕字中貫事無窮擴充不盡直至堯舜猶病甚是恕

極頭田地

恕之本來與恕之盡頭即仁也當與我不欲章參看

時解恕字動云求之一心而已不知心字如何切貼

字竟泛不切猶其小者也不知此說正墮釋氏本

之教愚他說仁說禮說忠說恕我只以心字了之

梅云愚他非心非佛我只是即心即佛其病中讀

人學問心術關係甚不小故凡以心學爲聖學者

禪學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章

直道而行指三代所行于民者非謂民之自直也

三代二字即天理也

善善惡惡天理本如是三代直道亦正因民立政耳

三代作法以行便是私曲矣生民本直是三代直

所以然

朱子謂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黃勉齋親見朱子

改討此註直至微曉蓋領會意味之難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

今昔之感聖人胸中幾許大事豈僅此二細故哉然

此細故而世風益降言外爲托正自無窮

子曰衆惡之章

可疑只在二衆字耳一箇人如何使得人皆惡他人

好他此正有可疑處況所謂好之惡之者特衆

其可以無察乎所謂察者也只是推究其所以致

致好之由此正聖賢從人情物理中勘驗學問處

是細處快說自用講權術立翻案之說也

兩必字固是理當如此又見好惡之公有不容自已

此所謂惟仁者能也

子曰人能弘道章

人與道本不可離得則俱得失則俱失但欲舉而弘其責卻在人耳弘字中地步亦不同由賢至聖由聖至化神人做得一步道弘了一步非人道又何能至此境界乎

人氣也道理也氣能循理則理與氣合而道顯矣氣循理則氣自氣理自理而道虛懸而不著矣氣大理大氣小則理小道為人所同具然必聖人出而道彰此人能弘道也無人不賦此道而天下之衆年之治無一開道之人為此非道弘人也理與氣非二物人與道原非兩端無為者即在有覺之中[illegible]無為雖有覺為存亡盛衰耳

君論道之本來原無待于人之弘纔說弘便[illegible]廓之義已見非人不可然但云人能弘道則人[illegible]有弘道之亦有功于人惟復加非道弘人一句當下便有警惺惺惺此是聖人重加一鞭處[illegible]

道無所不有無時不在固不因人為存亡然人所[illegible]與天地參者但于其中能辨別去取制行補救耳異端之學者每言自然循易不待安排其不至[illegible]不止矣彼自以為所見者大而不知其自小之[illegible]也

人字甚大異端平等觀自以為大不知其小甚矣

楊無君墨無父禪學直欲無人

子曰過而不改章

有謂聖人廣遷善之門若曰必過而不改乃謂之[illegible]恕辭也先生曰是教人改過語不是寬容有過[illegible]而不改是真過責望之詞也必過而不改乃謂之則回護之詞矣聖人改過使至無過此為聖人之若回護有過使其得此說皆長傲遂非乃鄉愿[illegible]作用足以害世不可謂之忠厚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章

或謂少年不幸學禪不知埋沒幾許豪傑吾謂果是豪傑必不為彼所埋沒也夫子終日不[illegible]思便悟其無益不如學朱子天姿聰明[illegible]延平便悟其妄此真世間絕頂聰明豪傑也故學陽明之學者必其聰明之不聰明人惟其不聰明故見聖略便沾沾自喜以為道在是矣若真聰明人即必要討箇下落更一步便知上面更有一步在那[illegible]為彼所[illegible]誤困苦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有一毫謀食之念即是不謀道不謀食正所以謀道謀道不謀食兩項關一不得雖不至皇皇謀食亦未有志於道此辨人正不少欲自附君子其實非也

凡言在中者皆不必[illegible]在中而在中者也此意在旁

看君子只有箇謀道耳飯糗茹草可終身至食[illegible]
若固有此正是在中正是不憂
朱子謂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謀食故又繳
句則中二句下之轉折正解也但須在論君子者
看出始得若君子自作商量又同夢話矣
學非所以求祿而祿自在其中則謂學不得祿者既
而謂學必得祿者又非也夫子所以又下末句未
註中亦著意在此一轉
子曰知及之章
莊泄禮動雖似末節小疵然是仁守後之不莊不以
其失甚少與常人之不莊不以禮不同乃提正[illegible]
著實頭處正自不輕人于此說得淺[illegible]
為主之語而失其意者也
莊泄是裏面工夫足纔充得到此雖似輕於知仁然
候不到此便有弊病動之以禮在知及仁守莊泄
講則禮雖節文之微而動之之道却精
動之於禮此是極盡完備處不是說治道要[illegible]又[illegible]
如道齊章所云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章
註云此言觀人之法看知受二字已不是用功說
矣特所以可不可處原在君子耳
知字從觀者見受字從君子見其不可小知處正
大受在
可不可在君子身上看止是道不行不盡其用在與人
者推論則可不可關係極大不止是一人分上事
大受不必定建功立業脩道常變皆有之小知止是
一長細節觀君子耳或作小利近功說非本義也
不可小知只是不得以一長一技求君子耳若謂君子
不屑庶務不事功名王夷甫之高奇焉可道之[illegible]
亦可言大受耶
子曰民之於仁也章
此節文法是步步追出仁之無以尚意水火於生人最
急切仁亦猶然不但猶然其急切更甚于水火是
緊要上看到下文蹈而死又見水火尚有害[illegible]
更無害又向利益急切外加一義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章
此與別章句例不同無諒而不貞反對蓋諒尚近君
處事非小人之所有也
正是其理正而固有精審實體般守意合看乃得[illegible]
之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章
後世事君原只有一食耳方其止學識字時只為此
字及至根本裏要他忠清起來種根已壞如何[illegible]
此番話二勒似乃職亦止是智保祿位就食字

論語十六

季氏篇

季氏將伐顓臾章

旣曰夫子欲之吾二臣不欲又曰今不取後世必為子
孫憂然則非止夫子欲之矣只據招下判眞情畢露
欲之直坐冉求方見其言諸反覆掩飾之罪舍曰
辭四字是定冉求勸諸與季氏又分一案矣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一節大意直對今夫顓臾一節
正破冉求所憂之非自此至末皆一意直到季孫
憂不在顓臾一句結出邦分崩離析正不均和安

患也

遠人不專指四裔凡遠方之國皆是看下文即指顓臾
說便見

有云忠信不立則鄉耐之禮不能以致刑措仁義不行
則節潔之樂不能以降天神文德之先自有壯國
維人心者非容言禮樂以修文德也先生曰文德
字緊對下謀動干戈而言謂即有不服亦止修德
不事威武耳文德即忠信仁義即所以壯國勢維人
心者原非容言禮樂也

若不得上節道理也無處講文德

子曰天下有道章

從來講此章者重權勢上說愚見甚不以為然其病
於誤解總註此章通論天下之勢何所謂天下之勢
者謂古今天下有道時如此無道時如彼其氣數
數大段如是此之謂勢非謂天下之有道無道在
勢也權勢隨道轉道不隨權勢轉自天子出之禮
征伐與自諸侯大夫出之禮樂征伐固自不同亦
道為邪正盛衰蓋禮樂征伐者道之用非即道在
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然有天理之治亂有氣化之
治亂三代以上其治亂皆天理為主三代以下其
亂皆氣化為主聖人所論有道無道正指天理之治
亂如講章所云則陳同父之論為不刊矣要之皆
不會識得道字耳

有節推論大勢所至已到極衰亟處下兩節忽又重
有道新安陳氏謂有挽今返古之意看來亦非無
終之以庶人不議愁有深責諸侯大夫之僭竊
禮樂征伐之權正之庶人之議不議豈能以權
制哉到庶人不議方是有道盡頭故知禮樂征
權柄特道之有無章意所重在有道有道而後有
樂征伐故連連提揭此句不是能操禮樂征伐
乃謂有道也

無道只說諸侯下面大夫陪臣卻包在裏

天下無道止說自諸侯出接下三句併及大夫陪

知自大夫出自陪臣出則是諸侯之罪則可知權
移出天子亦不得辭其失馭之責矣吳氏謂下章
論權此章戒失權正此意也
政字與禮樂征伐不同諸侯亦有禮樂征伐而出於
天子侯國之政則不必出自天子凡為君者必有
天子諸侯皆君也故不可曰政不在諸侯
諸侯代有天下三代之豈理但以德不以力耳蓋原
與諸侯皆君也猶宗子之與支庶相代猶天理也自
大夫以下至於庶人皆臣也其至於取天下皆篡
而皆自秦廢封建始封建廢天下有不可言者矣自
古無不亡之天下有封建固亡無封建亦亡吾
廢封建之利過於夏后殷周也而其亡之慘
可睹矣

子曰益者三友章

有謂必自明而後能知人必知人而後能取友先生
慎友貴知人知人貴明善是推窮本原然須知
之先已當取友也

子曰益者三樂章

三樂原自內出不是向外襲合
禮樂三件原是吾心本源固有故樂在此直是意味
節君謂將此三件以制吾樂其樂不可久矣此亦
內外之別

兩者之樂如冰炭須宜看

子曰君子有三畏章

畏畏重知天命何知字是畏字根苗天命是大人聖
主腦
畏聖言便有篤信力行在不則非真畏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程子發明主敬之學曰天理二字
自家體貼出來蘇子瞻要打破程子敬字正所謂
知天命而不畏也
有讀書居業二錄以後講學者便無敬畏意思不免
此節條欲矣

子曰君子有九思章

君子九思固不是源頭上攏統一思件件都了亦
無事時全然瞶瞶直到臨時方件件思量也蓋
無事既有講明涵養之功及其事至又有辨析
之力此聖賢之學所以為無弊也
事物未接時正要件件思得即所謂凡事豫則立
九思若平昔不熟臨時亦來不及用不著若當幾不
醒加謹則向來工夫亦落空泛不見有得力處而
交養並進是用九思功候要訣
此九者君子平日無時不以此為思使義理純熟則
幾自然中道然臨幾時又須以此省察兩者工夫
一並不精看程子九思各專其一此意自分明或曰

銜勒馬恐迫促不及事生騎墜蹶躓內作聚

曰此正近世良知家惑誤之說聖學定有此兩節

夫未事前是統體工夫循戒慎恐懼之無時不然

臨事時是專一工夫即慎獨之幾省察也乎精

發純熟臨幾又省察精明這邊理纔能實得諸已

不走作良知家務直捷簡易必欲併而爲一反以

爲支離兩截不知境候固有兩節工夫無時不然

於發動處尤加察耳非別換一樣心思則原自簡

直捷未嘗支離兩截也

在視聽未交物當體會明聰本然之理及視聽方交

當精察其蔽引之端九思皆然

尋常靜默閒便是言行住坐臥處無非事應思

在當下非爲將有所用也

九者次第便雙峰以視聽色貌言就自身說事疑忿

就事上說又云言與事對得又就事上說其說精

離不若上六件是內出之順而下三件是外

之逆而危者如此分看便的確

子曰見善如不及章

兩見字輸出真知意方見兩如字直遂無疑之妙

誠生於明也此等處人都略過

志道工夫甚大不猶結爲功名也看孟子齊王孤

其譏自見伊尹或歡樂堯舜之道斯稱求

終不遇湯其志豈有歉哉聖賢固甚欲行道然由

輕重一般大行窮居並無加損此章下節隱居行

二句平說無側重行義句意

或曰行義即對上隱居猶云出仕耳義字不重予謂

居只是箇隱居雖君子不能異其稱若出仕則小人

亦同惟君子之仕御只爲行君臣之義耳故義字

重茂指去就言道指德業言

後世仕宦先從行義便差起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此章大意爲以異不以富說故以齊景對夷齊若爲論

夷齊之節則齊景之擬非其倫矣餓于首陽只對有

馬千駟言極言其貧富相去耳齊景之無稱不爲

千駟夷齊之稱今稱亦不爲餓於首陽故此處夷齊

之餓不專論死節也夷齊平生大節固不出諫伐

義然此餓字却不爲此若論其節義則必及其死不

止云餓矣後人因誤看此書遂有謂夷齊無死節者

事不過窮餓首陽耳此又癡人前不得說夢也凡

各章有本義故其下語輕重各有故不可一概總論

到盡須如此

有謂曰民稱之則雖賢人雖學士大夫於今亦未必有

稱之者矣先生曰說壞了周家數百年間名卿賢

夫看文文山黃冠歸鄉與方遜志叩頭乞哀之議

策夫能改正而裨野敝多表白其論未為不有益要
之此皆後世諂媚小人之過漢唐即未必然況周賢
乎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章

陳亢以愛厚其子為天理人情之必然聖人亦猶人耳
不說異聞是私心反說異聞是公道不說異聞極詭
秘反說異聞極光明所以開口便問意極婉轉而辭
無支離若今人於己所不曉不肯老實問人一字條
倍秘訣自負得計似巧實拙此又陳亢之所難也

倍秘訣自負得計似巧實拙此又陳亢之所難也
無支離若今人於己所不曉不肯老實問人一字條
秘反說異聞極光明所以開口便問意極婉轉而辭
不說異聞是私心反說異聞是公道不說異聞極詭
陳亢以愛厚其子為天理人情之必然聖人亦猶人耳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章
之此皆後世諂媚小人之過漢唐即未必然況周賢
策夫能改正而裨野敝多表白其論未為不有益要

論語十七

陽貨篇

陽貨欲見孔子章

是解若不解似許實不許隨問隨答神味雋淡中見明正大不慝而嚴之妙

子曰性相近也章

此章論性習是從人切近易明處言之蓋與孟子性善之說相表裏也

遠近二字原從品類不齊處生出故曰相近相遠所以不齊者氣質故也若不論氣質則非遠近之可言矣

程張朱子發明氣質之性正從此得之

氣質之說始於張程發明於朱子於此章近遠之義徹以之看處書湯誥易傳中庸孟子無不脗合無矣後學不深究其理惑於異端反謂朱子分理氣二不知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不是原本當二也須是兩邊說理方明備耳主張端者謂氣質即是性此即告子生之謂性釋氏作是性陽明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之說大要以無無惡爲本體先已服詞論子矣況程朱乎故狂悖如盧格許語然請之言曰人性皆同如人形皆同性不同如人形不齊即其言論之已有不齊之[illegible]

皆同之形非二形乎夫形何以有不齊氣質故也之言曰孟子性兼理之本體也孔子相近理之兼也即其言論之已分本體兼氣非二理乎夫理何有兼帶氣質故也總之異學所最畏最惡者只一字耳如盜之怕主如諸侯之去籍已理字不滅則處皆礙故其所主者離理之氣也本心之學也要所主者統氣之理也本天之學也此邪正是非之

讀書人於此等處須明辨之不可兩邊混過

習意本指近遠之故重性不重習習兼善惡故曰相皆習於善則反於天地之性矣又豈止相近而已人習善是言外意

習於善則善習固有好者然相遠之云實爲習於而言蓋習於善之習原與性一不必言遠近惟習者遠於善耳孔子之言欲其終相近耳欲其終相耶既曰相則習善習惡皆在習能復性只說得一豈得混爲習字將習惡之習亦可復性耶然良知必強曰習亦是無善無惡的則吾不知之矣

習非教之也天有運氣地有方隅物有異用事有因人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而至於相遠然後人立之教教所以化其習使復還於相近也若以君轉化教勸導爲習則聖人之教豈使人相遠哉

有謂自然者獨禽獸耳人則必有已事不爲[illegible]
禽獸亦有習相遠處

子之武城章

子游疑夫子笑其迂濶故述夫子平日訓言以相質
天下無不當教以禮樂之人豈武城偏不必教耶
子小人猶大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諸人言耳非
君子自任以小人指武城人亦不指縶武城之吾
子小人也
君子小人都指受教人說不是主教之君子言一國
邑之中必有君子焉有小人焉皆不可不學道耳
子比爲縉紳士大夫皆是不必專邑宰亦不必[illegible]

現在有位不然竟是子游有命[illegible]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是恐人誤以體分君子[illegible]
說不去故註此八字非指現在定位而言
人後來非君子即小人皆不可不教以禮樂方[illegible]
道時未嘗分君子小人也然其理君子得之則[illegible]
小人得之則易使矣
兩句須急連讀合總看要見得無人不當學道[illegible]
當以學道治之以對牛刀之說謂割雞亦當用[illegible]
耳在夫子當時之理在分處在子游此時引據[illegible]
併處
道字所該斷然此非是改民成俗之事所以[illegible]

以絃歌之聲禮樂之教也故學道只指禮樂爲是
禮樂是道之大者因絃歌而發故直指禮樂要之禮
便是徹上徹下事有體有用大無外小無間俗儒
看得禮樂二字粗止將禮樂屬絃歌講連集註愛
矣
後世事功之卑只緣分了道學儒林名臣循吏等傳
凡謂三代不可復即是不仁其不仁也由於不知道
凡人之言一番限述一番精明一番點示一番闡發
字句不必更而意思自別遂與愈出或謂上節但屬[illegible]
子之言固未嘗有假言也然則古之賦詩贈答又何
嘗增減片辭可得謂非當時一番說話耶蓋兩句

是夫子之言而偃舉述來謂武城亦不可不以是[illegible]
治之非所謂偃之言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使夫子果往必有一番設施直繼文武之業必不是[illegible]
聞不畀小結果下場也其乎口氣是決辭不是疑[illegible]
朱子云與吳其爲沼乎語氣相類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五者所以存心之道心存理得則仁矣
非是夫子說不出心存理得四字也只爲心存而理[illegible]
難說纔有一事一處之不然便是心之不存心存[illegible]
則理又何從而得乎所以說五者只是言事事行[illegible]

即指五者爲仁也就於天下只是言處處行非以
及天下爲仁也且不云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而
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者正見處處勘驗事事
意也
心存理得凡從事於仁者皆然不獨此節此節五者乃
子張所以存心對病藥方於天下及不偏五句乃
服法火候也
五者只是存心之目雖指出於仁而不可謂之即仁不
不内指之爲心乃心與仁交接處故心理二字都
不得於天下註謂無適不然只是能行到純熟無間
處所謂心存也俗離強分五者爲內天下爲外

機陳五者就子張所不足而言所謂爲仁矣亦
分寸如吉與趙司馬牛皆從端倪指其極地與全
須有別
下五句纔是能行盡頭工夫到此自有此應爲仁須
此試驗火候與天下歸仁邦家無怨一例正鞭辟
裏不是鋪張於天下局面也
信自人任敏自有功能行到此方是非爲人任有功
爲信敏也信之人任敏之有功亦隨地可驗自天子
至庶人日用飲食至平成天地皆然不必說到
天下功天下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興觀羣怨是人心可以是詩之理須作兩層看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二句就倫理中舉其大者而
遠二字槩指凡當
邇遠二字内倫類無所不包兩之字指點其活不
看文
子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章
面牆言面前一步行不去也爲二南便行得去爲
於身家日用也
子曰禮云禮云章
玉帛鍾鼓總指禮樂之末節所該者廣非專指此四
也

自表其爲宜亮等借不通講說以爲不可增出敬和
字始而合捌影響繼則索性以孤禪悖聖學矣爲
本不知天敘文字之謬亂皆由此種說數開之一
但以語中字樣爲戒敬而提二字講自千子與大
諸先生始其功不可沒也近時此種說數又駸駸
矣
子曰道聽而塗說章
道聽塗說不但病其口快爲他只當一場說話說過全
不去存著體會使實有於心而行於身耳然其所
所說原是正經道理故曰德之棄也若今之講師
轅邪學也且道聽塗說此又不當引棄字律當引

論語十八

微子篇

微子去之章

有謂微子謀於父師少師乃去使父師曰我其行遯少師曰我不受敗則微子不去矣先生曰此未必然三仁各自心安理得微子合下便該去豈得因人行止耶

有謂微子之去去殷非去周也若奔周是以圖外市矣先生曰即奔周亦非市國周之代殷亦仁也以仁歸仁何市國之有

須知武王之事亦仁也而三仁為殷宗其仁却合如此故曰殷有三仁　三仁非仇武王者也後世以詐利取天下則不可宗親之當仇也凡禁附與苟免皆不在也殷不得不亡周不得不王三仁又更無別法可做與武王心事分明如　此即伯夷叔齊與太公武王並行不悖之理皆仁也

三仁之事可曰忠曰義何以名之曰仁子文之忠文子之清子路之可使治賦冉求之可使為宰公西華之可使與賓客言夫子皆不輕以仁字許之何於三人而即稱之曰仁此中煞有至論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章

以季孟閒待孔子禮隆之至矣豈將庇之主所能乎只此語因知其全無心肝但作一番好看說話耳

齊人歸女樂章

女樂歸定公則受之者定公也而特書季桓子孔子之得政也以桓子其去也以桓子繫之不足以有為桓子之不足以有為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此二句緊對滔滔者天下皆是而誰與易之二句作轉緊言易者正欲以道易無道耳天下有道更易個甚非謂天下有道則我可不仕其事而高隱也聖人遇有道天下正大有為但無須

變易耳

聖人易天下之心即天心也直言在用舍行藏之外不在時勢不在　身出處亦不在做得成做不成上蓋意當時滔滔　流總不見得此理不能有得此心遂成一種議論流為後世二氏心腸學術聖人此言正所以破沮溺見識之差後惟孔明不逆賭成敗利鈍而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必盡死為之猶得涂洒心傳程子所以稱有儒者氣象也

逸民章

泰伯何以不稱逸民則知虞仲之逸初不以遜國也玩下隱居放言一段自見

有謂出世入世不爲世縛則謂先生曰世豈有出入亦是和尚語和尚亦終不能出涅槃則叙只在世間耳

有謂夷齊出世柳下能世先生曰夷齊不降辱爲義非出世也柳下亦無能世意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章

親有不當施不施適得親親之宜後世制治純是計較利害故封建之道廢而親親之本亡一部宗藩典禮事例皆賊仁傷恩之禍耳

魯公受命分封與開創得天下者不同其所謂故舊則親賢之世好者耳若主功臣立說是後世情事非當時本義也

自漢以後開國者必有殺戮功臣之禍緣他都以得天下當在草昧君臣未定未嘗不欲爲所爲但材力相埒耳既得天下平生詐力底裏可以欺天而不可以欺故人其中間机程而爲功臣者又輒其故賊間惡言後生新進更以諂阿相形激以利動人主此殺戮之所必至也欲銷此禍須王者知理王者安從知必須儒者開導儒者胸中皆自私利之心又安能開導王者哉閱洪武間功臣諸案嘗不歎當時儒林之早死而潛溪伯溫諸公不啻聖人之道也

求備一人與器使有別器使者人無不可用無求備用人當錄其長而舍其短不得混看

論語十九

子張篇

子張曰執德不弘章

執德在體道有得上看信道在尊聞上看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章

二說皆原於聖人只從意見上偏耳

子張只不然子夏之拒不不然子夏之與故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雖平說而意重容衆矜不能一邊

如之何其拒人有三受拒不暇無暇拒人一也人自遠我無勞我拒二也即令拒人人亦不恨三也今之論[illegible]非真而好讀絕交論者亦曾於此一參看否

子夏曰雖小道章

小道只指農圃醫卜百家衆技之偏故曰必有可觀[illegible]了不為因是君子所志之道大一務於此則精神[illegible]而識趣陋是以致遠恐泥不為只是君子自己不務非泥之使人皆不為也故朱子謂小道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各有一事一物之[illegible]為是以必有可觀有將小道認情株搬謂君子絕[illegible]使不興於世妄說做邪道左道非小道也或問黃齋云小道安知非指楊墨佛老之類曰小道合聖[illegible]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illegible]施於近異端不可以頃刻施彼之無父無君又何致遠而後不通哉觀此條則知是說之謬矣

有謂道術分而有大道又有小道先生曰小道是自來所必有必需者非因道術分而有也

致遠只講帝王治道亦坐小見識孔孟終身不行道所致不遠耶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章

時說多以知能分上下界非也知字與無忘對所無[illegible]所能對未有者為所無既有者為所能所無中亦[illegible]知有能所能中亦兼知兼能朱子云知與無忘檢[illegible]之謂故知字非知行之知能字亦非知能分說之[illegible]也

知字與無忘對非知能之知也故朱子謂知與無忘俊之謂只是覺得未有底多則其好可知若謂自知得幾何便與能字對矣

知字與無忘字對不與能字對朱子謂知與無忘檢之謂知此者方不容得好字出日新不失意包裹下故別之回外書鄉本自如此初無難解然嘗襲語人節突不信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

四件缺　不刊

四件只說致知之事而仁在其中註中心不外馳云

是講出所以在中之義非子夏語中所有若云存
求心是要存心而如是非如是而心存於理顛倒
盡心守是四件與仁交接過變處說在一邊不得
四件是存心既說謂心存即仁亦非也
心不外馳與所存自然有兩義在人但以心存混過
有存字脫却下一句矣不知心存非所存也
未及力行爲仁言爲仁尚欠一半工夫非此四件絕
與仁無干了又忽然摸著箇孔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原是一事不能守雖得必失然不
及又守箇甚知是此心之明仁是心之純熟處道
合一故致知而仁在其中未及力行而爲仁[illegible]
夫尚少一半耳非謂致知屬外而仁屬內也若此
是內裏事推與說將致知看成騖外故於致知二
中搭插入一良字以便割去外面一切卻正是分
外爲二不知離外之內非真內也故謂知行之理
則可若知行工夫畢竟有二畢竟知先行後但知
所以行行處又牛知此所謂雙輪並進耳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章
註中二說一重在學字一重在道字玩白文以致
用力只在學字故尹氏說次居
註中二說相須一重括肆爲學一重成事致道轉
來向見講說有云成字致字內便包得後說不

足此不知二五之爲十耳直講成致卽是後說何
包也前說是用功之事後說是志道之盡但聖賢
人於用功處較多故前說爲急耳
問學如何以致其道曰學只是一一故專專故能至
且如坐如尸立如齊只有一箇尸一箇齊專而畢
道安往矣今有多讀書而益背道者偵踞轉
吾踞轉亦可矣跛倚臨祭則吾跛倚亦可矣是對
書反生紛雜學適以背道耳然究言之則終不是
也故註雖六二義相須而終是患在不學之意多
若要掛當　切非學不可得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章
聖人豈嘗有變哉然必如此作意剖析殊求活潑
箇與人合相如孟子分別性命朱子分別理氣正當
拆得清楚故合得渾成耳
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張子十年學箇恭而安不成
正爲此也然其徹上徹下了大只在一部小學令人
都不講此一坐一立便已不是慢易之心生於中
惰之容見於外又安望其能中禮也幼時不曾做
筋骸肌膚歷日久長來雖有意爲之更覺費力
朱子又有以敬補小學之說纔能主敬則此心在
了裏動止語默必有可觀但主敬到純熟時便是
而安境界也

存者止子夏子貢子張之門人流傳經說餘緒然
假托傅會不可考矣至宋程朱諸子出而聖道復明
本末具在直接不傳之微言非子夏等之所得與
子游當時無所傳亦無門人著述豈得以清虛冥[illegible]
之學誣之哉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章

仕與學原非兩件然理則一理事有二事但盡分則[illegible]
一而兩者交爲用矣

當時原有仕而不學一流有學而不肯仕一流子夏此
論爲救正而發

兩句文法雖同須分別看乃佳下句而學重則字[illegible]
上句正相反兩優字亦別上優易下優難如此方[illegible]
聖賢內重外輕窮達一致之理

有云人不求聞達於世正使曠然不學亦復無傷於[illegible]
先生曰無不傷人之理和尚道士自肆山巷金溪[illegible]
江弘傳書院然已生心害政豈必得時在位而後[illegible]
世哉

如今人開裝上學頭一日立心便錯讀書不過作好
耳此錯直錯到老死曉吻不但無人品事功直無[illegible]
者種矣無惑乎異端以讀書爲事理障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章

致字即孟子自盡盡字孟子句原本此非推與及人之[illegible]
謂致也自者本心之真致者天理之極二字分斷不
得然自字猶易致字爲難聖賢教人却重在致字只
看親喪非大逆不道人誰不哀其親者此自字猶易
也至盡親喪之禮而致其哀這卻是致之難若自盡
本心致字本天也喪致乎哀而止然哀之分數不同
哀戚屬以至路人萬物皆哀也然不是哀之盡處故
曰必也親喪若側重自字則乍見孺子入井又何
有因有爲然却不可以此當自致也

此句不是歎人情之澆僞要之人理本如是到親喪
是盡以下親親仁民愛物從此一路推去沒一件不
是自心知都算這盡處起分數便是一[illegible]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章

非獻子之賢則不改正有可商非謂凡執政子孫必
不改照觀紹述天子且不可曹丕司馬昭蔡攸蔡[illegible]
豈得以不改爲孝乎

其他可能能字指傍人後人之比做莊子者非謂莊[illegible]
之能且其他與不改非子並不分重輕取舍夫子
乎孝行之中以此爲最人所尤難及耳非謂莊子
以他能事親而但專志于不改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章

道箇上失其道四字曾子胸中早有一副王者作[illegible]
民要道在無處設施說來沒用只好對士師講[illegible]

對此時季氏士師講此時季氏士師話耳要[illegible]
不行此一點心却是除汚不易
上失其道則雖情真罪當要非民之過也上使之不
不然耳今既不能復上之道而又不得不盡民之
思及此則哀矜勿喜有惻然心痛者矣
殺人多者為忠平反多者為罪俗吏覷祿位重則人
自輕求免一家哭不得不使一路哭豈必周興來
俊臣方為居伯乎于公之高大門閭王公之使相
職自信得過處只不為俗吏耳詐忠巧宦俗吏者
者可不三復於斯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章

過字須先看得好日月不得不食可知君子之[illegible]
常人不同故可見可仰蓋其本心先廻然也
以交食比君子之過極精日月自行常度本無差失[illegible]
所過入交度而為食不得不然耳所謂更亦食過
復圓非更改其本體行度也君子之過其本體光明
無疵亦如日月第為所遇事勢之難或有不合常
者君子亦不得不然然又不自諱其過故人皆見
及其更也君子亦非於心體有悔厲變易也但處
得宜中權合道故人皆仰之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可見改過由
知過復貳過文過者不知者也而不知又由於不[illegible]
已克已為已克已則惟恐不聞其過矣君子之過
改祿其立心處便不同故其為過原微而反求又
虛明故見幾更早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章

人謂公孫即太宰黨人之見非也太宰黨人驚其博
公孫是尋問其從授焉學謂何所師學故子貢答
焉不學又斷以何常師則公孫正問常師也
須知此學字非力學之學乃從學之學即師字也焉
是問何所師文武云云正子貢妙於立說極言其
師耳焉學焉不學轉語甚巧何常師句乃直答之
子貢正意秖是天下無足當聖人之師且學耳文
云正是立說之妙
人謂此章不宜重道字宜重學字似也乃其所謂學者
謂夫子實是無所不學如太宰黨人所稱者如其云
則道字如何不宜重乎只為此章學字是從學之學
非為學之學但看一個焉字自明焉學問何所師
不學言無非師焉學即常師故倉言那有常師耳
即師也非夫子之學也故道字不重者只為此道
指昭代典故若云除非此等孔子也須問人耳若
學看煞孔子身上則道字亦相連而重矣
公孫問仲尼何所師學子貢答以無所師學本義也答
無所師學而及無非師學旁義也學者因此言可以

見聖人之生知而無所不學如此又餘義也
或曰看紙在學字也足示聖人敏求疑亦無惡於理自
此章是評論聖人須見得聖人全體全體見則敏求
意未嘗不在白此章主陳亢皆論者低看了孔子而
子貢辨之是極推尊諸公孫問仲尼何師子貢以爲
夫子有師則天下有高於孔子者矣堯舜以來相
之道非大小賢不賢之可分孔子自得之無師也
夫文武之謨訓功烈禮樂文章則人人皆其師矣
豈得謂之師哉此是子貢反跌文法無師正意在言
外朱子特地將道字註出正爲駁不學之學非聖
全體之學故文武之道亦非聖人全體之道也若
學字說煞聖人本爭則道字老註以諸不去爲
看低道字則聖人之學止說做博聞廣記收羅
一家其低又出公孫所問下矣故余以謂文武之
以下七句宜虛看不宜實講學字宜就師字看不
作實學實講
惟道字粘定文武故口謨訓功烈禮樂文章惟文武
定此道字故與堯舜禹湯無涉饒雙峰陳定宇
朱子之指文雖誤人故余謂看大全須分別其
以本註爲主
遲傳註莫患乎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終於
可畔無一定不易之理此異端與訓詁同歸於無

也如此章道字獨註作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人皆
之矣然試問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夫子獨不學之
道體不容分大小賢不賢矣然道兼精粗上下
可以之分大小賢不賢乎文武之道即堯舜之道
聖道統傳文武文武道統傳孔子豈堯舜列聖之
皆非於謨烈禮文而孔子之得統專在斯乎抑
之道更有別傳乎此陋儒定以爲疑者也然則
註爲謨烈禮文亦朱子之見如此而非不可易也
義樹上生也只得依他說耳以此爲遵時者不畔
蓋此章文武之道四字今要低看公孫問仲尼何
而爲仲尼子貢謂仲尼無須師無常師列舉
統之所固有也若仲尼要由師而得者除非是典
名物之類如文武之道亦須問人然則人人可爲
尼之師究竟何常師之有文武之道猶云國朝典
名物四字折開不得如此看便分明愈見朱註之
可易矣
大小總只在禮樂功烈典謨文章上說賢不賢總只
職司傳守師承記誌上說不可以大爲道德性命
大爲道德性命則賢不賢懸絕矣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章
牆之高卑只以喻鄰見之以牆之高卑較聖賢
量也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與室家之好都在宮牆

別不將牆爭人論此二節無不以牆之尺寸爭聖賢分量皆誤也惟其宮有不同故牆有高卑之殊耳觀注宮牆二字混看須提出宮字與牆字拆說其理始明

數仞非止說牆高也只說遮卻裏面耳正如裏面如此所以外面如此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章

不可及不可升不止說庸人至賢智便到一間之顔子同聖之夷惠亦皆在仰觀之列

論語二十

堯曰篇

堯曰咨爾舜章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後欲
爲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爲最烈

有謂周之末入商也豈無吾人但未能發帑以爲
是而後以商財富之先生曰周未入商則自富有
之吾人入商則富天下之吾人豈以商財私周人
又曰湯武之有天下公也後世之取天下私也以
親則周爲周物商爲商物以公視則此非商物
雖禹湯相傳之物并非堯舜禹湯乃[illegible]天[illegible]
物也

有謂此時商即散財發粟亦未必能挽回先生曰後
取天下者以詐力守天下者亦以詐力故兵窮[illegible]
而講收拾人心之術終無濟於事以其力竭也[illegible]
有挽回者若湯武之征誅以德不以力紂果能[illegible]
但發未有不可挽回之理非如後世詐力相敵[illegible]
不可中止之勢也但紂必不能爲亦自古必無[illegible]

一

四方句謂四方之政由是無不次第舉行是就上三
推廣言之不是三者正而政自然舉行也

四方政行固不但行上三項然亦就上項推廣至盡
蓋商失其政雖政在四方而廢阻不行者多矣武[illegible]
并之節之修之於是四方廢阻不行之政皆一一
所不舉行爲行字原指四方之政非謂四方服從[illegible]
奉事武王也

權量三事固即四方之政然四方之政卻三事括不[illegible]
故上三句舉其大凡下一句包羅一切猶云如此[illegible]
類皆舉行也若俗解將政行另講做奉行順化者[illegible]
非然况定四方之政只行此三事遂將末句略[illegible]
未爲得也

使武王生於商室其行政亦須如此豈必開國有此[illegible]

模耳余最不喜新天子及收拾人心之說一

講此節者不是論周武王於鼎革之際用收拾人心權
術即是修張本行新政之迹以頌其勳業之盛大奈
論語載以終篇之旨須知武王兢兢於四方之政是
帝王相傳以來道統心法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武王只知理合如此而爲之奈
下之民亦只爲其理合如此而歸之其相感通皆天
理也若武王有收天下歸心又惟恐其不歸而曲[illegible]
以要結之便都是私心權術不可語帝王之道矣

極可鄙者尊其收拾諸侯謂惟恐天下不得而以此收
拾人心如秦漢之後聘封爵作用純是篡賊肺腸豈

聖王心事乎

此節最患以後世取天下私心揣摩三代聖人情[illegible]
行事遂而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後世讀書談[illegible]
大約在這肺腸上裝飾耳遂敢於誣謗聖人而不
蓋其本心先失也

帝王經營處置天下未嘗不在人情物理之內此古
之所同也只是起念原頭一公一私處三代與後
迥然不同故聖人相傳一中字嘗論結以寬信敏[illegible]
自堯舜至湯武一也或曰謂武王無利天下之心
終不信不知此一點信不及之心正是三代後隱
微痼之疾中根已久故自難拔無怪其於漢[illegible]

帝王處置天下原頭只看一篇西銘自得
讀此章可知從來正統之說朱子所謂不妨架漏于[illegible]
者是也綱目凡例所以發明有統無統大書細書
予或奪之義已盡之矣但自綱目以後又自有一[illegible]
變局當自有一番變例惜朱子不及論此耳然能
熟綱目之文辨凡例之義權之衡之擬之度之其
亦可知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章

後世人主無非自私自利心腸即有限田勸農輕賦
用者也只是喻於自利未嘗真實爲民起念此便
漢唐與三代判然必不可合這便是三代之道漢[illegible]

以後必不能行處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若先從
字著想在民字前一層講作用便落漢唐甲兵[illegible]
黃金與土同價要非三代之所謂利也須先將民
所利四字看得親切而向盤古鴻荒看到三代聖
心事一片因而利之四字方是天開地闢功用
若說君子自然無爲不是鄙菲便是黃老清淨家法
幾忘卻章首有政字在因字利之字正見君子[illegible]
處

擇只是於可勞之事刪之又刪至於不可刪者乃真[illegible]
勞之事也

因字是有一分之利便不失卻一分擇字是[illegible]
人便不多遣一箇人郡守縣令終日坐衙而或有[illegible]
成全煞不曉更說甚所利利之差一隸人勾當一[illegible]
便擾害不小處更說甚可勞勞之也

有謂欲仁而得仁指取民說朱子治己治人一理之說
亦自見到先生曰朱子謂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
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爲貪門人問於問政
之何也曰治己治人其理一也正因門人之問淺陋
將人與政分作精粗內外看故云耳豈謂治人便[illegible]
取民哉帝王仁天下從精一執中至時雍咸若皆仁
也漢武帝云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
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乎此即所謂欲而[illegible]

也只爲他內多欲故雖欲效唐虞三代之治都成其
爲僞不算欲仁也帝王仁政教養漸摩[illegible]衆刑政何
一非仁豈止取民貨財爲政乎特止以取民講欲正
朱子所謂欲外物矣其根本已僞何仁之有哉不
自知其不道而胡說瞎道學者當深以爲戒也
無敢慢而後衆寡大小之分各[illegible]然衆寡大小也
正衣冠節瞻視不徒在形色上求。

子曰不知命章

我之當爲君子命之固然也爲君子而有死生禍福之
不同亦命之適然不可辭也信命不及則氣有不直
力有不足而道有不盡者矣故無以爲君子

[illegible]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二十四

門人陳鏦[illegible]

同學諸子[illegible]

中庸一　第一章至第十一章

第一章

世言治亂總不知天因延及聖教知天則下而都不錯
人生而知從逆動與氣質萬變原未嘗不是性但聖人
謂此未是性之最上面然是惟就這上面看出使人
五常之全命乃天命同然之本故曰天命之謂性其
孔子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孟子道性善皆一綫印合
之理非有所輕重立說也

氣質未嘗不是性然非性之主也孟子直…
釋張朱子發明理氣之說詳矣此非看程張朱…
孔子子思之言也今總一概不信只信生之謂…
用是性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三句是…
所謂本領不是一齊善却下面縱有一句半句…
近似總與這邊道理不相入也

有云天者自然之謂也然而言自然而不言不已則…
必專以氣質爲性先生曰即自然二字便有五…
邪說謂性之皆本同有自然非出外鑠此…
謂一切動止無非自然即邪說矣至不已二字…
一義與此處無涉卻不已亦須分看指此理之…

則正義也但空說不已亦可扯入邪說去

有謂仁義是性凶邪亦莫非性先生曰此是程子惡亦
不可不謂之性意然程子之云謂性有過不及而
惡從惡逆推上去未嘗不自性來耳

率字只在理上說不在人物用力上說

率性之謂道只說箇道理本然如是不是生安自然
安自然亦是下句中註腳

率性是指理上事而氣在其中所謂自然者謂率字
說工夫耳人欲講得自然二字微妙遂說入化機
動不知其然處不知此只得氣上事乃二氏之自然
非聖人所言之自然也

率四體之性便有聰明恭重之道非謂視聽持行者
便爲道也

日用當行之路即有不行路未嘗不在不行者不過
上面過不及耳故曰可離非道也不可離者率性
也

一部中庸只明一道字故下節即拔道字說去性者
道之原教者明道之事三句總以言道也首句從
說來本何從聖人看出中間率性又人與物共要
此道盡吾之所固有只在吾身一看則天與聖人
物總在道裏中庸抓刷說有此有次耳天與聖人
吾身是性命與教即吾身之道是

上兩句一滾出來纔有天便不得不生人物纔生人
便有此性纔有此性便有此當然之道一有百有
間要箇修得安排處故不但命字自然率字亦自
命與率皆天之不已有不得不然之妙到聖人之
似出人爲然必如此乃還天命之本來此聖人者
已何不得不然者亦即天之不得不然也將此間
有一折
只爲氣質有偏勝闕欠便不能完此理之固有故聖
爲之品節而裁成之不則天命或幾乎息而道不
於天地之間此是聖人不得不然者不是人欲有
於天而爲此多事也

人生品質各異非過即不及不能中道所以有聖人
品節乃所謂修也
惟聖人窮理盡性至命故能立天下之極天下人物
欲無一不備聖人性道中與人兩只在自己分上
施未嘗外假也
敎雖聖人所爲而因其性道之固有則亦同是自然
理三句一串說下中間只多氣質過不及一轉要
之敎與天命之性原無二理也
性道本不可分但性上着不得修字其實則修道所
復其中看註云性道雖同氣稟或異則上二句一
注下此句全部中庸只完得修道之敎也

修道之謂敎一句是子思全部總敘上二句是此句
子此以下至終篇皆所以修之法也故此句須直
第一句說禮樂刑政即是天命之性告子陸子辨
伯安以能視聽言動爲性只爲脫却第一句看仁
禮智都是聖人強名設敎初非性中固有即老莊
斗折衡之旨不知正因能視聽言動之性非天性
然寧衡不得故須聖敎可彼所謂性道乃聖人之所
欲修去者也若單承第二句便陷此說
異說分裂都在敎上起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反以
聖人之道爲外鑠故子思直說以辨明聖敎看上
箇之謂正爲第三箇之謂而設

程子謂自天命至於敎我無加損[illegible]
[illegible]不行即無存亡也離於上復於下桀紂所不[illegible]
思也道如是敎即如是聖人之旨亦至今昭然
道者自[illegible]敎敎豈有三乎則又從而甚之曰三敎
嗚呼其所謂[illegible]者釋也道也秀才也而無聖敎
其所謂合[illegible]者釋也道釋也秀才亦釋也而[illegible]
敎也即敎道亡乎天地自若也日月自若也山川
若也無存亡也
自人子作與人同此道也孔孟之後有儒名則天下
外於儒矣程朱出而有道學名則天下之儒又自
於道學矣鄙俗常謂道學之名立與日禍天下

心體則常人皆大本達道矣未聞常人皆能位育
則其謬更甚常人原皆大本達道原皆能位育但
能致中和耳又云禪宗盛行乃有不由功夫直超
體之說此亦不然中庸言道體處甚多非必說工
也禪宗亦自說工夫但自有彼之本體彼之工夫
吾之所謂本體工夫也至謂撈擬之理其微可存
性命別傳不可強人四書條辨以之講學未嘗併
者講義然則于子之說其說原可以並存但不可
時文用耳是于子不特不知撈擬與條辨原未嘗知
句不特不知撈擬良知之學原未嘗知時文之正
明道也

致字功夫上面兩節已說得精詳
而中庸又特下這怒哀樂一節正見性情道德
人心人人所有祇非與聖人而極其功即至位育並
人之旨深切如此
節第二三節講致字者非說也即第二三節是致
說也註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
倚而其守不失自慎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
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可知有多少大小境界在
中和只是此中和工夫亦只是戒懼慎獨於戒懼
中做到發處純熟極盡處時時致後有位育
致字從戒懼慎獨推至於中和之極而言若未到

有一分中和亦必有一分應驗但要到位育則非
極不可耳俗解似一戒懼慎獨便了全無實際
不以位育二句仍納入性體中胡說乎不知註
戒懼而約之兩段中工夫層級正有在以位育
頭實証耳
上一句是工夫蓋頭下二句是效驗蓋頭分明在
說註中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是在題前提明所
之故不是仍歸結天命本原也時解亦云吾性中
天地位性中之萬物育皆是現界但亦有致中
位育之功不謬者此又係時位爲之故朱子曰
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

嘗爲安泰其不致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
不害爲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曰吾身
地萬物即實指天地萬物非懸空話也然須知
大而是推盡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位育二
以平成咸若爲正如射者之的行者之歸正
引學者之意莫淺小看却也
位育是實事不是懸空影響如二氏寓言註中天
物本吾一體六句乃推論所以相應之故非即
正義一了百了也時解誤認此意反以實事爲
將位育到手入內來不曾求精得粗只爲忽
致驗至老如此八字耳

以天耳非全無巳知而恃人以爲知也者雖中[…]
是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二語自明[…]
其不自用而取諸人處多有事人本分在不是至[…]
人也其好問好察隱揚執用不是大智如何能[…]
精切不差之權度但有聖人權度之精而又必不
用而取諸人如此此其智之所以尤大也
兩端都只是善邊說於此擇取一中乃所謂至善[…]
是衡游之意
惡者已隱則兩端皆善也擇其至善者卽中矣非兩
之間別有中亦非與化兩端以爲中也
兩端都是善言其惡者已隱矣卽善之中而有兩[…]

不同也中卽就兩端而擇其至善者用之非謂[…]
端而爲中也
此兩端不是兩頭只兩樣相似皆善也於兩樣中[…]
其至善之一卽謂之中非卽始終由小推大之[…]
混論諸無知節兩端說不得彼兩端在中間此兩
無中間
聖人[…]自用而取諸人只爲中無定體恐有未
盡求[…]人處言正爲中不離庸也可知道只得
庸大知乃所以行中庸此作何微言也
此章是言道所以行之故卽可皆大學知止節及孟
智射則巧節之理

第七章

此章重下半段見明道必須智然必仁能守而後見[…]
智之能擇以起下拳拳服膺勿失之義
知水火不可犯而姑復犯之者究不知水火也知烏
不可食而旋忽食之者終不知烏喙也

第八章

爲上章能擇不能守者指示一箇樣子與舜大知章[…]
例得一善卽見顏子所擇守無非中庸不是着向[…]
含上說工夫下手也

第九章

道是中庸卻說不可能則過者止矣道是不可能卻只

是中庸則不及者跂矣

第十章

和與中立與國有道無道例看不重在不流不倚
半截乃是君子之强處
立言自有淺深道理初無內外如此節和與中立自
有中和學然兩義牽扯附會不得或云中和無[…]
義此從世言耳從粗淺處說起恐涉末世[…]
時節義降論故必須說本體此極參論直是强作
言既從世言則不當從本體說明矣若其從
淺處說而强之本體精明而確切乃見該理之妙如
卽涉末世餘論何若以說人心性爲內爲精

中庸二　第十二章至第十六章

第十二章

德只在費中故曰費而隱以下數章都只說費而隱意自見非有兩片可分也禪學以隱爲宗以費爲陳王從而廣之以隱爲宗以費爲作用先約而後先一貫而後學識其說又倚於禪足以惑世誣民後世有述循曆間高頓諸公知其放誕橫恣之非之以名教禮法風節謹嚴足以力砥波蕩而及其性命精微之論則仍無能出於其上而破其非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不是說夫婦知道卽夫婦之亦不離耳與知只是萬分中一分非道之全也

兩字只從居室而言聖賢學問俱從此起此饒氏

婦之愚可以與知不是云愚人可以與知也

聖人所不知總要看得極憾不是聖人不求知不是能知却是必有不及到處在聖人不能自然在知自不與聖人知盡眞是費也

夫婦所知能與聖人所不知不能總在粗淺細微處若將夫婦所知能看得卑近而以聖人所不知能稱奇等語使不明語意人猶有憾不是小天地只在地形氣上說也便是粗淺細微一例看

釋氏小天地卜之以無備者小天地小之以有以天之有礙其無故小之此誕妄無忌憚也以道皆實有天地之所不能盡正見天地之所有不可窮也

自漢唐以來二千餘年二帝三王之道未嘗一日行天地之間此憾之不可釋者也然其道自在畢竟滅他不得乃道之費也陳同父欲以漢唐之君當之道終亡矣此非天地之有憾而人之爲憾於萬世也故朱子辨之甚力正以明此憾在便是道耳

上面說費在廣大無盡處儘放得開潤令人茫洋自第三節又就其中變動流露處拈出示人無所不無時不然當下色色可令所謂喫緊爲人活潑潑也上面是橫說此是竪說上面包羅全體此是在

接當機

從氣機交接生動處指出道體流形最活潑親切禪所謂稱實照用使虛空粉碎始露全身皆門權實用却正在精魂爍爍無非主教後來說悟說修總兜困

套說卽物見道頭頭上見物物上明作個道解語滑翠竹眞如黃花般若耳與聖人之道天壤地隔實禪流行上下充塞此中有戒懼愼獨根源在喫緊爲人活潑潑地與必有事焉同參不是兩兩公案也

禪只是處處要見他沒有底此却處處見得箇實有在便是天壤地隔

金正希云道不可載不可破而可察也下端於夫婦而
上至於天地可以觀君子察道之妙又云不載道故
爲不必兼躍魚不必兼飛不破小故爲不知其飛[illegible]
不知其躍而飛有得於天躍有得於淵爲精於飛[illegible]
精於躍爲魚自盡其心力無所歉於人而人亦無以
倣爲魚則爲魚察也艾千子云遠邇高卑子臣弟友
造端夫婦中庸教人都從近處入手若騖窮大而失
其居卑人意也人至堯許物至鵰鵬斥鷃非生於
以爲逍遙遊何知爲魚皆察也正希之論本此先生
曰其見處與逍遙遊又微有別逍遙遊以放散去爲
察此却就上面玩索精神要這些子不走作以爲察
所謂彌近理而愈失眞者也總與聖人之道對照
．遠正所云窮大失其居非從近處入手道理也乎
不知卻反爲所瞞耳
中庸特下夫婦二字不是泛然○天地者造物之大本
也故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
然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illegible]
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理次序如此聖人功用亦如此宇宙感應變化[illegible]
無不由此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特於此[illegible]
出此意下章即指子臣弟友與易傳之理相會○[illegible]

可見也故註下居室之間四字亦正不泛然吾輩
說人多信不及且有譏笑之者只緣今人渾身是人
欲而於此尤爲人欲之極看得曖昧醜褻不可以
言而筆書者不知聖人却看得此爲天理之極大
微處戒懼愼獨正於此下手於此能人欲淨盡天理
流行則其餘倫物皆無難盡難通之處矣
夫婦一倫人道之始四倫皆從此出故聖人於此最重
易首乾坤詩肇關雎書敍兩女之試皆此義也自人
欲橫流於閨門衽席尤甚無不以此事爲人欲之私
若不可以告者不知聖人正以此爲天理之正所
義之從出而戒懼愼獨之所必謹
夫婦二字是通章微旨實在居室上講一陰一陽之
．地而極故判然結
從夫婦二字推其極曰天地此天地只貼夫婦本義
極精造端乎夫婦至察乎天地此兼兩頭而言○中間
並無容隙如鳶飛魚躍之物包括在及其至也○中
上面都是將道理攏散了說或指其或指凡或隨手
衆拈此下一總結正是包羅貫串將上面言語○不
則處處處斡補齊貫無少欠缺其著意在造端與
至中間連合一串無非實地令人開眼便止見得
婦天地兩頭便嫌總結上文後疊無意味於是力
責重君子體道工夫便與章句作敵也只是無聊

體道不離之實上半部只講道之費隱未之及也至
夫婦二字的確宜實發不是泛常人字用故註中就
下方察之間四字鳶飛魚躍皆指陰陽妙合絪緼化
醇之理此章全于此意故下章充之子臣弟友至忠
邇高卑章又從妻子好合說起以見自邇自卑之意
脈絡分明可按也
或云聖賢論道便有責成人功意此二字當以此爲
正解非也講兜道便說君子之道誰道不責成人功
第說話各有次第分章各有本旨不是章章何何要
說個盡也君子之道費而隱依介舒說君子如何去
費之隱之耶此章本只言道不可離意而不離道之

功自見言下其下各章言做工夫處而道之不可離
自明章何等有界分不可混也且將道字作功夫
則察乎天地又如何去察耶總是不依章旨便不
文字其名目不道不道者講不去也

第十三章

自己要做聖賢謂人只消將就此緣解以衆人望人一
何不由翻人薄道也夫萬物皆備於我惟聖人然後
可以踐形固不可以該庸衆然只可使由之如爲子
之必於孝爲弟之必於悌豈可云不至於大不孝大
不悌便已耶正緣此理是人人固有之良無不可
之事故人皆可爲堯舜不是孟子權術誑語以衆

率人只中庸而已中庸盡處便是聖人非周謂絡馬
首絡牛鼻人也然牛首必不可絡馬鼻必不可穿也
非天下以人治人之義只如此看
萬物皆備於我我者人之不也盡人性在能盡其性然
則云以我治人何不可皆只爲人人同一而人人分
殊若以我治人便有行不通處譬之言孝則我與人
同該孝若然其所以孝則甲之所行不可以施之於
乙故甲乙各盡其孝而同歸於孝乃所謂道不遠人
有個人字便見道理是個公共底故曰不可知
外面道理無非我裏邊道理陽明謂事父不在父上
求個孝的理事君不在君上求個忠的理都只在此

心心即理也不知事君父不於君父上求忠孝之理
則離有忠孝之心而其道有所不盡矣程子謂在物
爲理處物爲義其義極精湛氏譏不知而改在心爲
理亦即此誤
道章總爲治不遠人四字發明以人治人謂即其人之
道還治之非以我之人理治之所謂以衆人望人即以
人治人中此意已是不必到改而止方說著也以人
治人改而止正要人人各盡其當然不令其遠人以
爲道耳非是使之至於安逸便利而已
以人治人言即以其人之道治之耳不加道字是文法
偶稱非謂道不可以道治之也即在人字中發明全

明者功能之往用也
情即良能功效中

和妻子宜兄弟而父母順三代以下如浦江鄭氏規範
實有得此理歷宋至今不特有家者之所無即有國
有天下者未能或之及也昔伊川先生夜行觸未嘗
非存子之用心然終有自見得渝親於道意思在

第十六章

第二節三句總點得虛實二字到極處無非至實故
虛實只是一節釋家言色即空空即色却不成兩件
了也

問陳大士云鬼神者著於無形而體不遺故大空不可遺
者於有形而體萬物故萬物不可遺楊子當稱其無
形亦體說於易性理是否曰此正不懂易性理也甚

問無空空處即天也天即物也曰體物則無非是
不可謂體空又體物體有形又體無形如此則是有
無已判成兩也故曰人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
陋也且其有物皆只有形器者不知事即物也天
地間變化遷流與人事動作云為皆物也此亦何形
然無非鬼神之所體也

有謂有形者必有隕落有聲者必有消寂鬼神窮年
世而必無壞滅其有乃實先生曰依他說物外另有
所鬼神安得謂之體物哉他只道依草附木憑巫降
乩者是耳若謂無形者乃能不壞滅此方謂鬼神則
諸有形而有隕落消寂者又是何物蓋其所見之粗

也不出天堂地獄輪迴冥報之各有主司其精者則
不出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
時凋而已秀才肚皮都是這一家道理充塞其中曾
經質得如何得人又曰隕落消寂即是實有窮年世
而無壞滅以有隕落消寂者故

有謂鬼神即在人心更別無鬼神此義在上兩節內
或末節後推論則可若使天下之人兩節實說禮
之鬼神使人畏敬忱惕處見鬼神之妙未及於重人
心也謂鬼神之精當即在人心敬畏處見則得謂人
心外更無鬼神則不可引詩言不可度矧可射亦即
證歟鬼神使人畏敬忱惕之妙非我人之詞也即我

人射猶可謂我人度更說不去矣要之通章只說
理上說不在心上說即末節誠不可掩誠字亦止就
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指實理不指實心也後此指與
人心當貫又是言外義

鬼神使人盡其誠鬼神之理誠也人以誠格鬼神之誠
人心之誠也兩邊道理欲一邊使不見下誠字全義
祭祀之鬼神鬼神之一鬼神之誠誠之一

第二節這祭祀中見鬼神體物處引詩節則體物中見
其不睹聞之隱末節則又轉指出來反覆說盡實理

有云誠字即鬼神之德也鬼神之德即天地之化也先
生曰鬼神之德即說鬼神不分兩件故註云為德猶

至靜說鬼神皆曰氣
至言此則表其自理上
處見氣非虛氣之

言性情功效。不云德而云誠也。蓋鬼神之德無非實有。
其實有者。乃誠也。天地之化只是鬼神。其實有是化
者誠也。鬼神之德只在氣上說
誠。鬼神指出誠。不是說鬼神即誠也。誠是理上事。鬼神
是氣上事
鬼神只氣耳。所以爲鬼神卽理也。此中分際不知其二
卽不知其一。雖然苟知理一分殊之妙。而於理與氣
二物處尚有疑礙。則猶未達此關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記曰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陰
陽動靜之妙。全在兩箇一字上看。鬼神亦只是此理
全在屈伸至反處。最見天地間盛機妙用極著其能

惚事却無非實者。乃所謂誠也。自無之有是誠。自有
之無亦是誠。單說一邊不得。微之顯。從上文祭祀指
出誠之不可揜。非謂鬼神之德只在昭著處也
此字雖承上文來。然大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九字是統
言鬼神之理。因祭祀指出。不止說祭祀也。天地間且
吹常動無一非鬼神。人身上動止云爲無一非鬼神
中庸從祭祀指出鬼神。從鬼神指出誠字。其旨甚精
若程然祭祀。則受訓詁之蔽矣。言何云不見不聞
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費卽斷也。隱卽微也
全部誠字有二義。在天地爲實理。在人爲實心。此處誠
字兼二義言

誠在天地之間爲實理。在人爲實心。必有此實心而實
理始爲我有。仁存而饗帝饗親。非禮勿視聽而聰明
正直。上蔡所謂要有便有。要無便無。鬼神至誠之理
盡此矣
桀龍泉云。人物明而可見。故先言費而後言隱。鬼神幽
而難知。故先言微而後言顯。愚以爲亦無他。都從氣
上指理耳。鬼神氣也。人心亦氣也。天地之氣惟鬼神
最有幻。人之氣惟心最神。皆若存若亡。恍惚不可測。
而其實止一理爲之。誠而已矣。然則天地間孰非誠
之爲乎
天地間至荒忽難信之事。無如鬼神。然皆實理之所爲

實心之所有。則天地間事理無一非此可知。此鬼神
庸第一箇誠字。卻從鬼神說起。煞有妙義
以前都說昭著處。就事物實象言。見天地間無非此理。
忽說到鬼神是恍惚無形之物。而昭著如此。漸引向
神明不測。就人心內言。爲下半部誠字張本
異端件件歸虛無。任山河世界皆爲幻妄。聖學件件歸
實有。任虛荷恍惚皆爲日用。誠者實也。有也。舉天下
事物之實有皆可信。惟鬼神最渺茫難信。此處看得
實有。則天下無事物非此理矣。此中庸言誠鬱藏
鬼神章
中庸至此方露誠字。鬼神從上說高遠來。直高說

下文大德字也德爲聖人句止取聖人二字德字不重提重德字對下四者固非即五件不列不知以孝之德爲聖人而云以聖人之德孝親便是孝外別言德連下文德字似泛不切脉行之旨矣

章中四箇德字下面三箇德字一例與受命對看爲主爲綱者也首節德字又一例與尊富饗保並列爲窠爲目者也並當平衆不當特提若有何緣以孝而致非以此爲孝也或謂孝爲聖德之大端非德止於孝其說似是而非也若泛論聖德自然孝爲大端而不止於此中庸此章却只論孝故所謂大德令德皆從指孝而言所以只舉箇舜不是他聖無孝德也他不似舜能以孝成名有天下而備諸福耳夫言端而已人各有所當也

有謂舜宗堯而得堯之天下遂乘堯之先則後之人舜亦必滅本舜之先堯禪舜子孫不失爲大國之君則舜禪禹亦當不失爲大國之君非[illegible]全以私說壞理人舍其祖宗而認人祖宗而又黨他人以爲祖宗而皆以天下爲餌誰復成聖人乎惟和尚嗣則然然則和尚皆大孝乎況舜只受終文祖無堯之先之事也其爲子孫保之之義不甚悖然不大國之君以大孝之德可嘗以禪人爲子孫之保又可謂保之禍皆舜大孝所致中庸排極其至者

大德必受命舜並許中並無此事也今謂舜爲虞許而宗堯禪禹以國之不但誣理亂道誰得夫舜太拙甚矣其說之謬總由錯認德爲聖人以下五皆所以爲大孝而不知爲大孝之所致思必得以孝其親則不得不宗堯禪禹階曲以圖之矣自講權用因謂聖賢亦猶人耳文人不明聖理憑臆論每有此害又因天子天位乃四海公家之統非姓之私三代以上禪授其受終宗祖皆指天位相傳之序非爲人後之後也爲人後從父子倫出天位傳授從君臣倫出只因夏殷以後家天下君臣中又[illegible]二之義故其廟制又不同要之七廟之設皆三之遺與唐虞廟制自別不可以後世之法論

首句大德必[illegible]

第[illegible]二○也

[illegible]二節○緊貼舜說下文○泛說道○得名即指德爲聖

十一得○壽則是年之名而天子在位亦即其事也○故

節○大○德事說字○名行歸不於此

論章意舜只做一樣子耳次節已結住第三節便指

通論矣許東陽謂次節言理之必然此則太

看註舜年百有十歲此此節正結此○下○之說

白文數遍自見乃有謂通章只就舜身上說不

抹武曰山存疑蔡說尊譖呼此余向欲盡去天下

章也講章之說不息孔孟之道不著

講章一派起於元儒盛於正嘉之間如世俗所稱蒙存淺達之類拘牽破碎影響皮毛於聖道毫無所見而自附傳註之宗其去漢唐訓詁已不啻萬里至若時下坊刻所行說約等書其鄙俗又過之此不但道理之賊亦攻守之賊也

因材而篤○兼下兩句說

材字兼栽傾○不可對德字栽乃對德也○

行謂引周詩即下章尊頌周德受命之意此論不然此章專就舜說下章專就周家說總以明庸行之至以見道之費處周都是引證耳雖大意未嘗不關通各自話頭若謂引詩爲下章針線則文王之什

頌中言周家受命詩甚多豈不更明切而引此詩之辭耶詩言君子不指文武周公而引詩者欲借以指文武周公不太費分疏周折耶

大德即大孝大孝即庸德庸德即大德初非兩件孝大庸德如舜之孝做到盡處便是大德凡聖人未有非孝者然其德之所重不在孝亦如伯夷非不不念君思然畢竟是聖之清柳下非不介不可易然畢竟是聖之和耳惟舜之孝爲凡聖人所不及故其德莫於此論舜聖人之德固不止於孝而大德惟孝即處論舜德亦不專說孝而此章大德御專說孝也俗說反云德以受命而成孝不是孝以成德於中庸

意如相背看總註由庸行之常此指孝而言本也推之以極其至此指德爲聖人以下而言末也大德必受命言凡庸行之常苟能充之至其極皆可以爲聖人而受天命此是中庸以道不遠人勉人之意如俗說則反德爲本而孝爲末則必爲聖人而受命乃可以爲庸行之至非中庸之旨矣

夫子只就舜孝而極其至中庸論庸行之至而引夫子之論舜孝章句云此由庸行之常推極其至正從前十三章末節庸德中來子臣弟友皆庸行而孝爲大故引夫子此言

此言庸行之常果能推至其極如舜之大孝未有不

命者○乃講德之至○而及受命○非講受命之郡而○及德也○二帝三王受命得其正即後之孔孟不受命唐來非大德而受命亦自有其理須看得透徹不然反與必字刺謬矣

孟子言天下無道小弱役强大亦天也此是天亦無如之何然使有大德天必急命之矣然則孔孟云何曰天所以命孔孟者又別

聖人只盡庸行而天命自偏德命相與之際消息甚中庸說出必得之理指示人從庸德用力以極大之旨

命即在德內

氣數之命卽在性命中德有淺深則命有厚薄惟人自
取耳程子所謂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
人之至於聖賢皆是也

第十八章

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以見費之大者章
云此言文王之事此言武王之事此言周公之事節
自平分未嘗以文王為主而下二節乃言子述也此
皆隆曆間村俗講說杜撰章旨強拈無憂二字作
开
無憂是就境遇上說若說得太玄妙則無以處凡聖
且與下文打成兩橛

文王非公子封君事前後成功者也其身於中庸
周無所不盡而又得作述之盛如此故曰無憂者
惟文王猶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極德遇之盛
益見聖人盡道之至也

下而分別武王周公各有盡中庸之道之事此處都
言武王紊周公所爲總以成文武之德來武王則
公在裏矣

兩之字是指文王而言

纘緒二字最易說壞不是武王不守子便是太王王季
王不過矣要之武王亦不願有天下者直是勢至
起天人交迫功之處卻留後人觀之太王王季

王時已有有天下之勢至武王而集其成則此
纘緒不
緒此指翦商一事不得紛卻此事不得離基王迹
德功而言卽翦商亦言其理勢自然之道非圖
器也若欲避翦商之說而專指周家忠厚積累仁
而言則其緒直自后稷來何以獨始於太王哉總
是儒眼中看得翦商是大逆不道非於過曲為之
反將聖人心事裝成枝梧閃昧不道太王武王所
皆天理至道有何罪過賴後儒解免耶

使紂不至無道武王終守侯服其纘緒未嘗不光太
此何曾到一戎衣方說到有天下而天而
續緒中一事耳如此看方見武王能盡中庸者

武王之不同乎文者時也非德也不失顯名非謂
力作衛為之曰天下此古今之公理也曰身
之而道也可見武王非聖人論直是小人無忌憚
成文武之德是夫子追論語中公當時以此立說

通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此節專指周公
事周公當時只盡其道之所當為文武之所
為故曰成文武之德若謂周公以之歸功文武
免專已之嫌便是私心作用豈復成聖人豈可
中庸之道哉

太王王季其功德亦自當王上世禮法簡略不

發例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上體天理下當人心而繼
創立此制直從道理上生來爲萬世不易之大法不
是體貼文武孝思錯崇其私親也故不入達孝章而
於此發之原不關孝字亦蓋周家累世修德至太王
王季文王其功烈又大故上節言纘太王王季文王
之緒武王有天下皆本此三世之功德文王則武王
已王之而制度有未暇詳及者故此言武王末受命
周公成文武之德而追王單稱太王王季以武王已
王文王也太王王季本自宜王周公歸本天道行事
後世不知此義以爲天子必尊其親上尊號亦附於
周公之制而曹操司馬懿皆得與太王王季並論豈

亦可爲盡中庸之道哉
存謂始王爲文王故追王止文王之祖考先生曰在三
五世數上講隆殺此是周公制禮後方有此推論[illegible]
周公追王將是特起之義安得使拘世數定制太王
王季之當追王使周公生在康王後亦須制此禮所
謂成文武之德者推武王王文王之志本文王之德
而云非謂以文王爲王者而爲追王之始也皆因王
季下少了文王二字有此支離其實文王已追王矣
待周公也
上承大孝下起達孝此章是過脈處看下章註云天
章而言又云上章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

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
之大者云云則武王二節正下章發源然此章原五
說文王武王周公之事言其各盡中庸之道因盡道
而推本其孝非直稱其孝如上下章例也周公成文
武德其經綸制作甚廣追王崇祀乃其大者以孝爲
制作之本也

第十九章

達孝與天下歸仁同例看得許與稱謂粗淺故歸字達
字必欲說入高妙去不知非欲盡理純不足以當歸
仁非德盛道行盡倫盡制不足以當達孝許與稱謂
原非粗淺事也

註明云承上章而言看下節註繼述亦就上章說而下
三節祭祀之禮指通於上下者言之則達孝實據自
應止就上文發明爲是所謂通上下即上文兩達字
亦即此達字之所以然蓋此理不止武周之所獨自
武周實有其道而天下之言孝者歸焉猶之仁爲天
下所共有故一日克復則天下歸仁達字根源在此
大孝者言[illegible]也武周是此理徹天察地凡[illegible]
存指舜如此武周特其最耳如此方見達字之義
章意以道之費之大者而言指其盡倫盡制重在制禮
遂成衣纘緒周是繼述中大事然意不專此以爲
訓也達孝達字所指天下此心此理之同所[illegible]

有謂人主祀天歲一舉而郊爲尊並社而有稷專爲
報地之尤卑者也人主祀先之禮不一而禘爲尊
祭無樂專爲飲食禮之尤卑者也有事於尊者得以
及卑而有事於卑者則不得以及尊所以明不二其
統也明禮義者明此而已先生曰郊與社對舉指
地也非天子不祭天而諸侯以下皆得祭社尊父
母之義然不可謂事母者尤卑也故先儒謂社即
地而有廣狹之不同遂社止其里侯社及其國王社
徧乎天下皆祭地也故謂州里之社尤卑則可謂
社即地之尤卑者不可也禘者五年之大祭嘗者
時之祭之一禮不王不禘而嘗則通於上下非

以飲食爲義故尤卑也祠礿嘗烝之名皆因時
成取義豈皆飲食之謂蓋兩者俱各舉其盡以極
固有大小之分與天子諸侯等差之不同而未嘗
分尊卑之意且謂明禮義者只明此尊卑便治國
視掌之易恐聖人之說亦不至粗淺如是也又曰
雖卑於天然亦極尊故昔儕告皇天后土社亦即
祭地但諸侯羣姓皆得立者非別有尤卑之示也
祭無樂因時序陰陽分迎來送往故嘗無樂耳禮
甚明何嘗有飲食之說
禘與祫確是二禮其混[illegible]於祫爲一事致歷代祫禘
定則自漢賈逵劉歆[illegible]楊信齋論之極詳而

於朱子王者有禘有祫諸侯只有祫而無禘二語
然可無疑矣禮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此言天子有極尊之大祭天
子以下所無也曰諸侯及其太祖及者牽連以下之
詞與配不同即大祫也亦諸侯極尊之大祭諸侯以
下所無也故下曰大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
高祖言大夫無祫有功德而君賜之乃得祫及高祖
然云干祫者謂非禮之常也凡尊必兼卑卑不得僭
尊故天子有禘復有祫大祫則合毀廟羣廟之主食
於太廟禘則止設所自出之虛位於始祖之廟而
始祖配享不合羣主序昭穆也後人妄謂禘亦[illegible]

皆合毀廟羣廟所異者但天子多所自出之帝
說非也大傳明言以其祖配之因設位在始祖廟
故不復贅曰始祖而曰其祖耳非謂始祖而下皆
祖故可統指羣祖也且配之云者偶尊之辭故郊
止配以后稷宗祀止配以文王禘則祀嚳而配以
稷皆以一位謂之配未有羣然衆列而云配者也
所言則禮文當云王者禘及其祖之所自出斯得
或謂禘爲大祭若僅以始祖配而不合羣主似太
寂何謂大祭此又不然祭各有義有文有簡有多
少各以其義爲貴禘取尊遠祫取合祖豈以廟主
衆寡爲大小乎如圜丘明堂后稷與文王且不[illegible]

一派說話惟道理節節生來故工夫須層層完備

知此方完得箇仁字故曰此節倒看統言只一仁

而爲二則爲仁義再分而爲四則有仁義禮智其

有對待有相生有附麗而合之原只一箇仁義禮

皆仁也明此則註中兩又當意躍然矣

何以謂之倒看也修身是箇大本不止一事親便了

修道以仁而仁以親親爲大事親又親親之大也

仁必須有義不是知人便了却事親到知天是親

人盡頭固不止爲知人而知天然亦只了得箇知

修字工夫正有在故註中兩又當字最宜玩只多

節節修身節節推出又須得如此又須得如此故曰

看也

此節爲貫串上二節句法遞下似注到知天不知却

層層仰脚源頭重本體一層歸併一層謂必須知

又須如此而後完得修道以仁一句也

三不可不是倒重故註中用又當二字非以知天爲

也

大旨是合仁義禮智以修身四句又正見義禮智只

得一仁字故曰此節者倒看也兩知字即伏下[illegible]

智只在義禮分明上見其旨最精細玩註意自得

此是合仁義禮智以修身不可不是重上語不是[illegible]

語故朱子謂此節要倒看而得力却在知天董仁[illegible]

禮之義多在上文此只總結箇實合的道理而[illegible]

之意於兩知字爲下文達德張本也

此節是合義禮智以成仁二知字便是智修身事親

在自己實心用力若尊賢非知何以辨其品等察

知何以盡其分事親是無定處二者是活動處故

貼在人天上看貼不得在事親上到知天則活動

皆有一定處此智之盡矣

釋氏講見性皆虛亦言仁也惟其本心而不知天故

倫可顛倒由我親賢俱平等不分上下[illegible]一路差去

至天不仁而不知耳

欲盡親親之仁必由有賢之義須從仁義交關道理

看則明通關竅若坐煞親人二字於事親上說

便多格閡

上知人單指尊賢此知人又併達事親在內非知人

二因知天兼親賢說而語勢倒縮急遞不得不

此也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常無論衆人之昧畧

人必不能離所謂須臾物無此五者亦不可以生

故曰天下之達道當與禪子論及此事爾汝欲

三界故求脫離倫物事理之府然畢竟脫離不得

何禪者愕然曰何謂也曰普智識高亦俗俗叢界

下叢林分職辦務應酬賓客清規極嚴此非君臣

以私意增損措置於其間所以不謂之九政而謂之九經不然則是因時救弊僅與王文中太平十策觀耳

九經經字乃經常之經非經傳之經也與五達道三達德同例皆孔子之言先自衆成數而後詳條目復諸敎非是文法如此非別有經文而孔子述之也如謂九經有目字明是成語則達道達德倘亦有之經耶目經言將道亦可曰道言德亦可曰德言耶

賢與大臣不同乃師友不臣人君就學論道者也故不惑在道理上講不指事務及人臣之賢否邪正也敬不止是信任能敬則君心一而信任專志清明而邪不入故臨事不迷眩

自俊秀以上皆曰士有服官者未服官者大臣以下皆爲群臣不獨士也至士而群臣盡矣士之報禮重而臣無不重其報者矣

天下二字所該者廣自方伯連帥大小諸侯附庸分邑都鄙鄉遂市井關旅人民以暨蠻夷要荒舟車人力日月霜露所及者皆是蓋三代天子未嘗獨得天下只諸侯歸服便是有天下有文王三分有二何嘗盡人服則其六州諸侯歸之便有天下之二故曰懷諸侯則天下畏天下仍指諸侯不得專指人民不得三分有二文王懷諸侯之效也故諸侯亦有懷之責

天下二字所該者廣不單指人民凡小國遠荒來享王者皆是此是推遠到極處兼包上數經在內看春秋戰國天下之勢多是小國歸附并吞便分強弱諸侯雖是天子之道然方伯盟主能懷則天下之畏服亦然其理不止天子用得言天子告哀公意

九經之序自內達外至此已盡天下二字原無所不包自弱小附庸獨奇以及各國臣民皆是也

天下若指民則畏字於理有礙要天下百姓畏此是秦以後心事三代王者必無是意況聖人敷萬世不易之常經以告其君而啟其威加百姓之心乎看上文柔遠人則四方歸柔字歸字纔是及民字眼此畏字畢竟指小國外國及各國有采地邑乘之君長爲得蓋當時勢能抗畏天子之政令不行於海內者皆此輩不畏之故故云然也

天下畏固不但指諸侯然亦不止草竊梟雄也萑苻好究諸侯自能畏之若布衣揭竿而取天下此漢以後廢封建爲郡縣事三代所未有也九經之序自近及遠自內及外故懷遠謂天下二字大段指要荒以外而言舉要荒而域中附庸之提鄉遂之民固已包括無遺矣若單說畏叛亂之民是後世策略非三代聖人之常經即畏字亦不是以勢鎮壓使民不敢叛也當體本法納於軌物道德一風俗同乃所謂畏也不懷

諸侯則同異政家殊俗而不亨不貢不王斯爲不畏
王威耳
天子諸侯原從天下生來其事本乎天理而權勢亦即
在其中天子上臨下出於仁以下奉上出於義上仁則
下義故原是相應如此其實懷中其隱微之用畏忠則
得忠愛之情理勢不曾相離也惟後世單講作用則
所以爲天子諸侯之本既失其爲權勢亦純是詐力
相制耳非三代之所謂權勢矣
九經各有本分要人各遂其天則之當然而天下國家
自治非欲自利天下國家而後爲此九經也若爲欲
利天下國家而設不但尊親等皆成虛假即爲天下

國家而修身其修身已僞妄矣下面所以行之者若
歸於明善誠身又如何說得去
有謂脩位以任官職與才者若疎屬與不才須同好惡
先生曰位脩不過較降親親之位祿原不論才不才
親之至戚而不才者正須同好惡如何分說得
明得王者親親之意不但後世猜忌殘忍至制錮禁錮
誅夷爲王者罪人即黃屋左纛之際寵長恍大被夜
愛養至縱恣不法不問亦止得私情可以過厚耳
以過薄耳三代聖人本天之常經也
大臣之功在不嘿則自有職業在庶司之上必其體僚
崇乃得盡其道官盛任使則上尊敬之乃大臣使令

之官非內外庶司也
隨其所使而不嘿是爲任使
周禮因勞辱之事勢則未有不勞辱者敬之反也後世
治天下者惟以私意待人自宰相不自辟椽曹則內
無會治自州郡不自辟僚佐則外無會治甚至猜疑
避忌不設丞相致令閣部無權政歸宦寺天下事掣
肘無一可爲此莫是從頭錯錯耶何怪乎世之不復
古也
大臣本領在格君心而其職掌只用人而已此而不得
行其志更有何事可爲人主猜忌爲其專權樹黨耳
不知此意一萌小人得乘間中之大臣受權黨之名

而小人已收權黨之實敗亡往往由此三代以後上
下相疑已成故習然漢唐之間尚有延攬賓客自辟
僚佐而責近侍科專征伐者至近代又有不能行者
矣
道皆尚能補牘抗奏得大臣之舉人主輒以私意疑其
上此小人得而害君子而門戶之禍從此烈也
君相皆天所設以爲生民者三公去天子止一等耳自
秦以後遂相隔闊遠而猜忌橫生至君臣不相休皆
尊君卑臣之說害之也
忠信重祿是大臣上事命曰天命祿曰天祿故不特忠
信是天性相接即重祿亦是天性中合如此不是人

以不粘煞工夫爲是工夫在下段也天人分說兩[illegible]
到人身只是一件誠之者所以誠其天道之本然也
誠只一誠耳由生初泛成功無或二也但中間多一番
工夫轉折分出天人耳
思勉中得原是誠之者甲裏事誠者直無可形容借數
而反形出來自見耳
從容中道道字與上兩道字不同即達道之道就宇宙
倫理事物上言人每混看
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聖人不全靠此五件做成然
聖人用功亦究竟離此五件不得便除至困勉只就
其中加百倍之功也離此五件不得故知五者是徹

上徹下工夫
雖是學知利行之事然看下節則困勉亦只在此五者
中加百倍之功耳非另有節目也
兩節分處不是下面另有工夫能此五者就是學利未
能底須在此五者中更下苦功須是困勉
此道緊貼已百已千就困勉一流言故曰愚柔者能純
指誠之者便顯須矣
此道只指所性其功與諸道字沒交涉亂指天道人道
者皆誤
[illegible]
[illegible]

博厚高明悠久天地之道[illegible]指功用其博厚高明悠
之誠一不貳處便是至誠蓋天地之爲誠不可見
此道上見得其所以然不是博厚高明悠久即誠
不可說博厚高明悠久之外別有箇誠
第九節人單指生物之盛說亦非也看註云皆以發明
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則斯昭昭
撮土正照不貳不息意爻上無窮以下乃所謂致盛
大而生物也故又補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大
意語指則昭昭撮土其指不貳不息之本可知蓋
節正對上文第四節以下說以明至誠之功用
昭昭即是全體亦看云然耳

此節總爲即其生物不測何發明一路說向外去
只緣天下人每爲映合至誠偏要倒裝轉誠字并
支和在誠說例治化上大皆參見也
在誠無息與天地合一處上九節已反覆道盡末引
下從前撮作用
道章中說至誠無息四字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
故特出不貳不貳即誠也在誠之誠可信而無息難
信故結出不已不已即無息也
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說天地之道也只是不
貳不貳即誠也聖人之誠可信而無息難信故說
王之純亦是不已不已即無息也如此看兩邊結

甚明
純即是至誠不已即是無息此亦易曉然何故偏
行語只爲說至誠與天地同天地之無息可見
誠不可見故結天地之說曰其爲物不貳不貳
也純也至誠之誠可信而其無息不可信故結
之說曰純亦不已不已即無息無疆也如此看
字側重不已處意自分明

第二十八章

第三節是上節實證同軌同文同倫正言不制不考不[illegible]議非所以不制不考不議之故也所以不制者議故都在下文今天下之所以同軌文倫從天子來不[illegible]子者即下文註所謂聖人在天子之位蓋指文武[illegible]公也子思自謂當時乃今天下不制考議之時不[illegible]制考議之天子也若子思時之天子正是有位無德不敢作禮樂之人亦在爲下不倍義例中豈議禮制度考文者乎今天下之所以同軌文倫而尊如時君聖如孔子皆不敢作禮樂正爲今天下之禮度文皆從文武周公來所以大同一統如此之盛斷有[illegible]

定者而時無德位並隆之人皆當守不倍之義雖[illegible]者不敢以愚而自用雖孔子不敢以賤而自專也註或謂此正說時位不兼德者並也說後峰謂此章爲在下位者言故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專指賤者而不及愚者亦非也有下文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一段則此節同軌同文同倫原從文武之德位來今天下三字不是含倫語謂今天下有位者無德有德者無位自天子以至庶人皆在爲下不倍義中只合共遵守之正見都議禮制度考文不得非謂其可議禮制度考文也

存下節六無位無德皆不敢作禮樂則今天下亞書行之所以同者依然文武周公之所作耳不但孔子不敢即時王亦不敢也若止就有位說則下節之義不全矣

六書之學爲之未有不穿鑿傅會者或是好奇如不推官之類其失尚小或即以解經文依其穿鑿傅會之見如臨川之字說雷某之猾論其病使有不可勝言者友人中有好此雖鄭札必以縣鳥見及某抑不敢如此以有洪武正韻在也

第二十九章

首節有字中已具本身六事在裏不是後方增出

金正希云君子自無疑惑豈誠不可以疑惑之者故

至是而後見君子之自信至此極也艾千子云庶民徵諸庶民矣則鄰鬼神後王非影響也君子自信固如此且若待鬼神後聖而始無疑惑則非本身徵民之理矣先生曰若道到極處只本諸身三字自信已足何必講徵諸庶民說以下四句耶然此章大指却不如此四方上下往古來今何等包含不合便是本身處有未是故後文言俟于未有不如此語指本身以下六事而言此正所謂不驕也若只要自信徵諸則五句都成剩語矣只爲鬼神後聖二句無恐撓恐人錯會師心自是故特說下節知天知人以明之而註又特下知其理三字方見二句之實總之聖賢

注脚非體用之用也依凡我言自立本出之為經綸即是大用矣自經綸入之為立本即是全體矣又何用中體用之分乎抑所為全體大用者更何等乎先生講說多自己述謬溷解不通處必杜撰穿鑿至於破碎經傳而不顧皆此類也

或云在天下為經者在至誠則為道在天下為本者在至誠則為性在天地為化育者在至誠則為命先生曰配說道性命大有語病饒氏胡氏之言不過分貼此三句即首章三句之理耳猶之下章潛躍伏矣二節即首章戒懼慎獨之理相似正言其合一若合言則反分而為二矣況首章道性命原是通論今

道理此三句專指至誠之能事今云在天下為經在至誠為道云云尤為倒說且似以此節貼首章不似以首章貼此節也故凡文法輕重轉側之間稍不精細分合賓主易位不可不知[illegible]

天地化育而其人心為甚只至誠知得必到人欲淨盡天地流行此心與天體不二方是聲臭處以世間繁華熱鬧場為首而以寂滅清流打散之為化從此悟出本來為知而以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為至誠知化育之妙用看世間法與從上聖人道德事業皆無可奈何中應化因緣今案此類釣李贄之流唾非孔氏宗傳之道也

有謂至誠之肫一世無有遠近親疎亦無有物我內外一身為說先生曰經綸之仁正在遠近親疎物我內外分明耳此是釋氏平等普度之意非至誠之仁也但看三代以上聖人制度明倫以及封建井田許多布置鄭纖微久遠無所不盡都只為天下後世人類區處倘妥當不爭有一事一法從自己富貴及子孫世業上起一點永遠占定怕人爭取之心這便是肫肫其仁自秦漢以後許多制度其間亦未嘗無愛民澤物之良法然其經綸之本心卻純是一箇自私自利

惟恐失卻此家當只此一點心已將仁字根荄剗絕安得更有經綸此朱子謂自漢以來二千餘年二帝三王之道未嘗一日行於天下者是也後世儒者議禮都只去迎合人主這一點心事周周折折妝點成一箇自私自利道理如所謂封建井田不可復武王非聖人也舜不能殺舜禹不得已以天下結識之太王不翦商伊尹論許從他不仁之心揣擬古聖肫肫之仁曰如不昭奚軾而悟舜禹之事亦如此耳中庸於經綸大經卻說兩肫肫其仁看古聖人心體是何等光處有得與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矣

只就淵字上著想不過曰靜曰深而已惟從立天下之

見工夫又可分節次耶故存養省察界分一切抹殺
首章戒懼慎獨與此兩節必要做一串說自白沙陽
明以來講學者皆主此
首章從天命順說下來故戒懼在慎獨前此章從下學
轉說到天命故戒懼在慎獨後
此章從下學逆說到盡頭故先慎獨而次戒懼者以慎
獨是零碎工夫戒懼是統體工夫且實戒懼包得慎
獨慎獨只在界頭更加詳耳非謂先做[illegible]
帶也
此言慎獨之事慎獨從動處說念發端隱微處省察精
明不使有絲毫夾帶所謂內省不疚也到事事省[illegible]

念念省察工夫精密更無愧怍之端乃所謂無惡[illegible]
志此兩句自微分省察到純熟時動靜只成一片[illegible]
戒慎涵養省察則下節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與[illegible]
惡於志有分
相在爾室節與首章戒慎恐懼節對照看敬之全體兼
動靜而言不言不動而敬信則言動之敬信可知矣
盡此處言也專指靜處說謂君子只在不言不動處做
工夫此是向來講說之誤
自第四節以下皆本節總以推極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之妙非為治道而昂化民之術也
潛雖伏矣二節是入德工夫不言而信不動而敬是全[illegible]

夫到極處奏假無言二節是王道功效篤恭而天下
平是功效到極處
有謂詩只引端是故後義即稍進以上諸節類然即以
維德與篤恭天下平貼百辟刑者謬也先生曰百辟
其刑之註云德愈深而效愈遠則此句自貼天下平
為是蓋民勸民威自是國治事百辟其刑乃天下平
之事也
篤恭工夫都在上面到此只是火候足一分效驗又深
一分不顯其敬功夫火候已到極處故天下平效
驗亦到極處別有篤恭之妙者固非謂與上文全
分次者亦粗也門人管天錫涂之淵問篤恭是[illegible]

謹獨戒懼否曰朱子謂自尚絅至此[illegible]
德疎密淺深之序有第三節註云為己之功益加
矣則潛雖節尚是始學界上事而自相存以下[illegible]
則皆成德事也奏假兩節雖說效而德在其中故[illegible]
德愈深而效愈遠要之慎獨與戒慎恐懼功夫有[illegible]
密淺深原不是截然兩節看慎獨在零星入手說[illegible]
慎恐懼無時不然則統體純熟火候到統體純熟[illegible]
慎獨在其中矣入德以慎獨為主一慎獨足以直[illegible]
篤恭成德却以無時不敬為主故戒慎恐懼足以[illegible]
慎獨
自來講說章旨之不通莫如此章指[illegible]然二字為甚

錦尚絅是爲己立心闇然是讚尚絅日章是讚衣錦皆讚君子語非君子做工夫處工夫正在下二節況闇然是形容外邊日章是形容在中之美若以爲章句則篤恭須貼日章天下平貼闇然矣可乎不知衡村師造此不通之說以誤後人今日衡文選手無不守爲科律此章中無題不拈不拈者反以爲失旨矣如云闇然之功之效自闇然以來則以然字當實字名目又有闇修至闇靜天下於闇則又刪却然字名目又不通之甚者嗚呼正學不明異說肆出借傳以行私造宗旨以惑世如江門之主靜新建之致良知甘泉之格物見羅之知止充類盡義其害[illegible]

淺大小之不同然皆村師之見也

此與修己以敬而安人安百姓相似即在上文更推衍耳非歷倒一切也

此章是全部盡頭此句是此章盡頭下節只引詩咏此句故註謂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別有三等也

至矣是贊德非贊詩也

易明信故發須申申者反覆丁寧使細繹其指歸
所在也
當井制成時家塾黨庠州序國學一時都定到井法
連學制亦壞故游士橫興端出孟子下個謹字不
見庠序久廢即有庠序教術已亂亦難爲理如孟子
勸滕行王政而許行之流即在此可驗也
養民制法之道上文已說盡未備在打破後壁抉出不
盡心真情令無躲閃處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章

有天禮至中古而備亦至中古而壞衣薪舉藁之初衛
將埋藏而已葬埋不已而至於用器用器不已而

於爲俑擬變日滋而緊文日勝聖人之所以惡也
生曰聖人之惡單就不仁上起見不爲惜機巧而追
返真樸亦單就俑而言不推論喪禮原始以葬埋明
器爲出於緊文也此是老莊家言昔人得之以亂天
道者果如其說則聖人將彌殘酷以返之太古以爲
治矣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陳大士選省刑罰薄稅斂從此推之勸教勸學禮賢任
能罪己責躬弔死問孤乃藝芟子子云省刑薄斂賞
賜救急之政故特言之耳勸教勸學禮賢任能王者
大道理也罪躬責己弔死問孤則霸者亦有之救急

之政此王者大道理先一著粗一著此霸者所有則
又尊似勾踐輩耳先生曰此二句便是王者徹上徹
下徹始徹終本事如何別籌補許多條目總坐看錯
此二句粗淺以勸教罪躬等作用爲精深也不知此
等作用正粗淺皆特罪躬責己弔死問孤爲霸者之
即勸教勸學禮賢任能亦不當王者大道理千子評
者薄爲當時救急之政也是一說見識耳
數赦并廢世之典捐租亦黃老之治數赦養奸必有
法捐租難繼必有橫征者之薄之只是得其平耳

孟子見梁襄王章

三代以前但有治亂無分合分合之事始於周末治亂

以德移分合必由力併孟子謂天下之生久矣一治
亂此猶從德言若周以後天下之爲治亂止是
分一合皆以力不以德雖合一之時亦與三代之
不同故但可云分合不可云治亂也然其分也必
亂必至大殺戮而後有強國而後能混一
其混一之所歸則亦必就其中之能愛民不嗜殺
得焉是雖尚力之中終未嘗不以德收也第德非
代之德故治亦無三代之治自孟子至七國之時
已知必有秦漢之事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一句
斷盡漢唐宋以下
有謂定一是以勢言先生曰定一之規模氣象三代

秦漢後然是不同若單論勢力是戰國以後之事與
孟子之言乎或曰只論勢則秦漢以後之定一孟子
之言皆驗若但論理則聖賢之說有不驗矣曰聖賢
之說正不必一一求驗然道盤算來畢竟驗一部孟
子正要挽回萬世帝王定一之心之道非爲後世作
符讖也定要求說驗不得不揚高秦漢以後反不推
與聖人之道以就之此陳同甫之謬足以疑惑萬世
朱子所以力爭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章

仲尼之徒節是七篇尊王黜霸開卷第一義後來以齊
王猶反手願學孔子不見諸侯言必稱堯舜舍我其

誰名實未加而去之皆已包舉言下
正義立誠是聖門升堂學問聖賢之學不是纔義便了
而桓文并是利聖賢之學不是纔誠便了而桓文非
是假借此利自假之心不在於弒父與君不止此
尼之徒所以無道桓文也今世謂近世良知之學
立說雖及其取義總不脫利假二字然世且尊奉
書偶有指摘之者則如聞父母之名拖耳惟恐不
何也只緣儒大世界不曾見過真程朱之徒
餘干先生云聖人不忍生民塗炭故取霸者之功聖
明修己治人之道故羞稱之其論亦正然愚竊以
羞稱霸者正不忍生民塗炭也取霸者之功亦非

外於修己治人之道也言豈一端各有所當論語
門人辨駁管仲失君臣大義故舉其功言又當別
耳是就一人身上說非以霸功爲足學也故仲尼
時其徒原無道桓文之事者非至孟子始然之看
兩數語可見若春秋與桓文亦是彼爸於此孔子
爲他非義故借他行事作春秋以正三綱九法
宣所問桓文之事只是問他富強權詐之術亦并不
是仲尼之所與者矣故論學術則孔子先不道桓文
之事若論人則孟子亦必許管仲之功孔孟之聖
無霸本一未嘗有因時爲救之分也
春秋時道桓文尚論其功如一匡九合猶就其假仁

四書講義卷三十

處言之至戰國策士所言則直取其貪殘詭詐
文而變之一變矣故曰五霸之罪人齊宣所問乃
國之桓文非春秋之桓文也若一事字則所指爲
強功利之類迹可知
有謂百姓皆以王爲愛是設言以觀齊王先生曰有
事使有是情理之在不必謂之設也
齊王不無仁心仁術平時暴殄之行百姓所爭信則
牛而疑其貪吝乃必然之理
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二何是齊王不自知
可見世間人心日在道理中起滅却只坐不知
見牛未見羊也不是孟子代齊王飾說解嘲亦不是

非歸正如好色好貨之類此正孟子會於指點開
處滿腔子惻隱之心一端上全身盡露見牛未見羊
體用具足不分兩節朱子所謂體無限量用無終窮
擴充得去有甚盡時孟子說到此處直是痛癢相關
所以下節云云若有一毫機械作用隔著千里矣
只一不字中有多少道理事業在下文推恩仁政皆何
褒許
君子之於禽獸也一段是要引齊王不忍之心向百姓
上用故反就禽獸指出若謂推此以愛百姓則道理
倒了即成慈悲平等之謬
自吾老吾幼以及人老人幼理一分殊有同有異中間
推行漸次皆有實事實象
舉斯二字指不忍之心所以老老幼幼者老吾老幼
幼處便是舉加非謂舉吾老吾幼者而加之人老
幼也親疎遠近總在彼字內有其理乃盡
人但曉得一家即是加諸彼境界不解刑寡妻至兄
便是加也
寡妻兄弟家邦各自有道絕不相同却只是此理更無
兩般其自刑而至而御却又自有序
舉加雖直捷便當然其中即有次序只一加字內包含
舍推之義加字如何入次序看上文刑至御次序自
在

種說個舉加便有實事在有實事便有次第等級在
之許多絡索收來只是這些子此所謂仁也
玩而已矣語勢是從寡妻兄弟家邦反指轉斯心來見
其極易極近以歆動其舉加不便是鋪張推廣也
舉斯加彼即起下文推字
加字輕推字重加字能統說得盡推字漸次說不盡故
下又添個善字推字從彼字生來蓋吾老幼人老幼
寡妻兄弟家邦百姓禽獸皆一彼字包之則其中等
殺次第已與是以休三字中有親親仁民愛物等級
實際在不是一念圓覺普度衆生也
齊王恩足以及禽獸不是不能推而功不至於百姓
倒行逆施正坐不會推善字從本達末中間節節有
本分實際
物之輕重長短即在於物心之輕重長短即在於心茲
能度物心亦一物此庸人所以異於聖賢也能度物
度心者即心此凡人所以同於聖賢也
本然之權度正是凡民所同理人能度而庸人不能亦
謂心無權度何非謂心即權度亦非即此是本大本
之興
明君明字與昔皆何機鋒相値又與仁人體用相通
困動物乃是以成仁此至理也
王欲行之節是起下文不是結前文前反本指發政施

孟子二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章

通章結穴在一王字王字跟著民字來民字又跟著獨
人少衆字來故全章之關要都在可得聞與一節
今王鼓樂於此兩節是極言同樂不同樂之效然孟子
機鋒入處正在可得聞與一節
獨樂樂兩問自是必然之理不如此應不得
今王鼓樂兩節孟子描畫出兩種圖形欲動齊君耳與
民同樂不與民同樂自在下目有實政在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章

略無一毫私心方是樂天
征苗伐黎正是樂天保天下
世儒謂封建必不可行者只是私心自秦以後天下之國
大悉平廢封建故也向使封建不廢則天下之國
雖其各各賊其地仰有尾大敗屈之禍亦楚乃楚
□□□有不入之國即自封建不行則大藩重
尚足以屏翰王家宋藝祖以杯酒釋兵權就是暴秦
一團私心自以爲子孫萬世無患就如靖康蓋
孫居臨始盡亦南其弱之弊誰生厲階又將孰咎
故吾嘗以爲欲正萬世之利害非封建不可然者
樂天保天下之主無一毫查滓於胸中則封建亦
不能復行也
當時講交鄰原不是好意直力不能并吞而又畏人
食故爲此商量權術耳孟子以樂天畏天命之已
以安天下之民不從鄰國兩我起見矣故宣王大
言而以好勇爲辭則已直露其貪饕攻取之心故孟
子又借大勇曲引歸於本旨曰安天下之民則仍是
樂天者保天下之說宣王之好勇與問交鄰始終原
只一意孟子答安天下之民與保天下亦始終原只
一意
孟子借好勇語引齊君行仁安天下之民原從樂天者

保天下來
此數節與好貨好色同例非真勸其用勇勸其不事血
氣威武而以安天下爲志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

民樂君樂非是迴別如何混同得來惟君民各得其樂
故同亦惟民之樂須君得則君之樂亦從民得故同
究之君樂只在民樂中故同
有上之憂樂有民之憂樂有上憂樂民之憂樂有民憂
樂上之憂樂必上先憂樂民而後民憂樂上究竟
亦止以民爲憂樂
四樂字各有義民之樂指富養其樂指遊觀樂民樂

仁政在樂其樂是嫡茲之應

人止泛說憂樂同民者謬也樂民樂憂民憂是即有王政樂其樂憂其憂是王化之應其實民之憂樂與其憂樂各不同也故上四句是分說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謂政成化洽上下各得其憂樂便是王者氣象此是一總說亦非泯一憂樂也大意只貴重樂民憂民耳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兩句是過脈語總承上四句以起下文故以天下二字中兼君民言君民相憂樂必上感而下應故以字文側重君言總之其義已盡上文四句不是別增意思亦不是上文氣象尚小而此又

・推極天下之大也

天下只在民字中大言之不是民字外推言之以字文法若云不以一身而以天下耳樂民之樂憂民之憂只有包兩層

巡狩述職省耕省斂是先王觀之名巡所守述所職省不足助不給是先王觀之事先王而亦可以謂之觀者以其名而言也觀而仍別之以先王者以其事而言也

陳大士謂巡狩實爲報禮而以自狩爲文曰非下文也巡狩也如是則天子爲實爲廉察而以出狩爲名曰非廉察也巡狩也如是則諸侯安先生門此直是加說報禮之云雖鄙俚猶有以不道理若廉察諸侯之變則竟以盜賊心事看帝王矣奚其可　艾千子云帝王大典人制都被秀才說壞可歎也此言大有關係學者戒之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因論遊觀及此見王者一舉動亦無不勤恤民隱如是井謂仁政主乎此亦非[illegible]定常年條例也若仁政則自有經制富教大法[illegible]人廷至治固不止於秋區區矣

省耕斂是当其失時補助不是不給之是耕斂中一節有兩層在

上文從天子說來下面以夏諺爲諸侯度詩結春秋二句在天子說爲是蓋晏子答景公此先王觀語其意願規撫原大孟子引以發憂樂以天下未有不王意亦不是小小事爲不必因齊宣及景公粘煞諸侯講也

或云天子侯衛終而不可輕出上論幾繁雅言補助獨不可論其候考節其允皆以澤民乎後儒論事大約多此如井田封建不可復之類以爲明於古今之變通達國體時務不知皆叔孫希世之術而孟子所長者不可以不辨也

後世因[illegible]而有免租賜酺復家者雖非仁政亦[illegible]之意也

所至此而見以天自若他如桓文之治齊晉遂之復
國泰之興其初亦無不以撫循生聚爲事然却是要
用其民而然則當其施恩發政之時純是自私自利
之心矣看孟子與文王至此不過爲天地萬物區處
一箇停當未嘗於這上面又有箇自己用處在此朱
子與陳同甫辨漢唐之治不可以當三代只爲這一
點心天懸地隔耳伊川臨死語學者曰道著用便不
是此人德上道淵源盡頭也

好勇好貨好色之說孟子正隨事攻其邪心引之於正
耳非曰不能禁之使不爲而姑曲爲之說也君心者
王政之根本有以好勇及貨色之心而可以行王政
者也文武豈真好勇公劉豈真好貨色者耶若
謂識時不能禁而操以爲從則是枉道從彼也是謂
吾君不能也從來枉己功利之見明是枉己逢長反
借孟子之言爲脚而而遂背朱爲不得非君之道病
皆坐此不可不正之

孟子謂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章

如不得已只形容一箇慎字其所以慎者正爲難識也
知人審且難之臨各試可無非是慎慎便是識之之
道此外別無知人法也

卑踰尊疏踰戚孟子原通論古今進退之常理若專
戰國傾軋之事言非本義也

系四節總極言其詳慎乃所謂如不得已耳非謂問人
多便可信其不差也爾未可也不是多疑只是虛心
體訪不遽專信貴近正詳慎之至耳若云明知左右
大夫之多私而猶必詢之此乃伯紀謂李宗之疑生
聞也肘腋皆猜忌豈可與共國事哉左右諸大夫國
人之言皆合矣猶必自察故曰如不得已

未可不是全然不聽

有謂國人實其嚮福不肯以虛與借先生曰如此則竟
聞國人可矣何用多聞左右諸大夫哉

氏選賢才衡文字皆以明爲主明即公也未聞以公爲
明者也明則當當即公就責其公不過無私弊絕
託然而賢否未必當則衆措顛倒其心雖公而於
理之當然實不公矣余少時見考試案發論者以
某某真孤寒某某公正某某多溫飽者即譏以爲不公
今矣謂今日不是賑貧賑貧而求報者孤寒乃爲公
耳考試當論文字之優劣豈論孤寒必通而溫飽必借
也假令顏淵與子貢同試則淵居前爲公若子貢
原思較則思居前爲不公矣此雖戲語實至理也

末節如此二字若非有用舍刑殺只講得父母職分
講得父母真實須注有一慎字則父母之本心
用俱出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章

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兩之字自有所指在今一

幾首熟爛時文便思富貴利達此亦幼學壯行耶

問幼而學之是學箇甚壯而欲行之是行箇甚

愛國當甚於愛玉今反不如愛玉怎見其不如只在

教字較出

孟子教齊王行仁政而齊王反欲孟子為功利以是

齬而道不行此孟子去齊之本也章中所指正為

非泛論用人當任能不當任不能也

齊人伐燕取之章

不說諸侯謀救燕而曰謀伐寡人正見齊王滿肚皮

見戀惜燕國不舍在若說諸侯謀救燕則齊王意

亦思及諸君反燕矣齊王只見諸侯私忌吾

寡人為難耳

末節原是正者御天下之真不動亦襲當如此只是

甲齊王之所欲故就利害上發論耳

鄒與魯鬨章

莫以生守是千古做官衣鉢自奸雄以至庸鄙皆

說此中可惜有國者未之思耳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鑿池築城不必另發賦役只將事齊事楚者為之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章

此移勢變創垂中事正自不同為可繼總歸一善字

仁義去功利此善之實也但盡分內不求意外而

自包舉此為善可繼與後世必王之實也

只管自一邊正是天德王道之極却不是黃老之以

為進

為善而後世必王是言其理而命或未然君子亦止盡

其當為之事孔明但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不逆睹成敗利鈍此其所以有

者氣象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章

前其老而告之此正太王光明發偉與後世脩主

動不同其辭正而不詭壯而不悲有斷決而無依

從之者如歸市雖平日固結之深亦由當下能

有以感動之也

文公初謀事齊楚孟子即以效死勿去告之此是正

到此又商不得免之何見文公以與民死守之說

不然故孟子告以太王之事而後仍以死守為策

舍此別無妙法然遷之說勢不可行則但有效死

上日有上章已引太王而未云如彼何哉難為善而

已其義已見故遷避之說乃別策餘理不當以世守

飾說在後遂反作遷避之變計也

去邠前如何籌畫踰梁時如何約束邑岐後如何經

事出萬全方是太王之遷耳滕之遷得遷不得只

此際自問何如太王若謂孟子故作此斯與滕君必
死又不是

論理論事勢孟子自有一定之則到人主才德力量所
至豈孟子之所能强開陳會道使之自取要之孟子
意中固未嘗不以第一等作爲望滕君也

可遷則遷可守則守必有一番經濟實學任此正是本
王反手絕大本領可笑鄙儒匆遽是章必謂[illegible]國者
不遷必不能若謂孟子妄設是一策耳夫[illegible]之[illegible]
猶有棄地一成一旅尚可以爲只坐鄙儒眼孔小耳

魯平公將出章

道學非不美之名而天下每以譏訶腐儒是自別於道
學之外也曰吾惡其假耳假誠可惡不知於[illegible]
學者何如道學小有疵斁則爭摘詆之不道學者
通體皆疵無是道曰彼固未嘗道學也道學之害
此不過欲相率而歸於真不道學斯無議矣此說
自是知宋始有木之蹋也臧倉衣鉢流傳徧天下
學者正當於此精進耳

凡暴崩之於發人始而愛昵愛之至爲信服信之至
甚慣而發人所以蠱惑箝制之法亦盡此矣只一
字中有愛昵有信服有甚慣

行者自行止者自止更有甚或也然行之則行止之
止便自有箇或在識得此箇破覺世人許多伏

激惧不直一笑耳只是孟子之行須與人之行[illegible]
孟子之止却與人之止不同這箇又要人[illegible]
又不可一齊抹倒也

聖賢知天在一向到此際明白說與不知者耳道不
究是真正是知天處不是曉得天不欲便[illegible]
雖豪傑歎天意却正不知天在

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此孟子所以無憾於族子
乜也故不特叫罵不是尖酸亦不是失酸之[illegible]
同出於憤恨也

又不可一齊抹倒也
孟子之止却與人之止不同這箇又要人
激惧不直一笑耳只是孟子之行須與人之行

孟子三

公孫丑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章

功利之惡浸淫人心孟子以後千載猶惑學士大夫於
此不曾分明安得有學術事功乎陳同父以漢文帝
唐太宗接統三代而朱子力辨之正爲此也

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孔子此言自不關時勢說
單說德之行速如此孟子前既言時勢之易此引孔
子之言又見德行本易故下文總結謂事半功倍
兼時勢說見不必有文王之德而王可反手也

上文言時勢之易王此言德本易王兩兩平列到下文
當今之時時也萬乘之國勢也行仁政德也此三句
方合德與時勢言

正謂時勢忽入此節此正辨文王百年後與與齊王反
乎說同處德字仰從文王之德德字生來此孟子文
章線脈也文王無時無勢然以百里起正見德之速
處若齊之時勢仰德不必如文王而王況易矣下文事
半功倍對文王言也故此節只引速得一箇速字

此正對文王之德謂速字正對百年繼之文兼時勢故
難齊有時勢故易然易固是速難亦是速緣德本[illegible]
之速也

公孫原問夫子當路於齊孟子答云以齊王猶反手故
以之孟子以之也因公孫疑文王之難故論及時而
之易時勢就齊言德字却就孟子言孔孟之德得
用而君皆能朝諸侯有天下如文王然不論時勢也
齊宣何德但猶足用爲倚能任孟子亦可以王然終
不能盡孟子之量故須乘時勢爲之此孟子所以無
戀於齊也要之聖賢以行吾道救濟天下爲事或爲
君或爲輔相其德則一而所以行此德畢竟不同故
孟子言時言勢也只爲當路於齊立說耳此一節却
是孟子全身自任處引孔子之言煞有微意

事半功倍只是一箇易字正對針是以難也難字古人

正指文王是通章總結王齊之易與辨文王之難
件事理合處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動心不動心便是王霸之分

夫子雖彼令見道之淺因動也許由之流世子方之驕人
亦動也古人謂被酒而狂與醉而益矜慎者均爲酒
所動耳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論語何以應立舍黝論
士而於卜何似之然孟子原爲論己之不動心因公
孫丑借孟賁引故孟子亦借黝舍之養勇以引
養氣之說一步步打到自身上養勇亦以守約爲

故二子中已是北宮陪舍借黝舍陪出曾子子夏想
又是子夏陪曾子孟子之學源本曾子故說曾子正
陪出自已。一路脫卸到曾子。一住此二句雖是評品
黝舍却正為過渡出曾子子夏尔中形影響應是孟
子文章神化處
昔者曾子謂子襄節是知言養氣源流公案後半節推
尊孔子作結乃一篇香從上泝孔也
兩箇守約迥不相同只換。箇氣字而曾子之約自見
不得於言不知言也言在外而知言却在心勿求於心
謂不復求知其今人看不可之意却與孟子不合孟
子意正欲求明其言之理於心今人說求心正是明
心見性之意與言更不相涉不知離言而求心正
告子宗旨與孟子背馳處如何反倒入他窠臼
不但不知孟子并不知告子之言也看告子勿求下
兩箇於字原緊帖上句言勿求心之助於氣勿求
之理於心故曰於非謂不得於心勿求氣不得於
勿求心也學者須明辨之
勿求於心不辨理也孟子知言正辨理也非重言語
不得已從何來勿求來
有謂異端。無所求於天地萬物而惟我心之知故
獨存其本若我儒將有事於天下而豈可徒守其
虛之心故不得不治其末是以論心者必兼論

又謂佛老之流不可以用世者治心而不治氣也先
生曰如其言將謂異端專能治心而不可應世聖
專為應世而治氣其治心則與彼同妙推高異學
治心猶可言也說壞聖人之治心治氣不可言也
聖人為專能治心且聖人之治心以格致誠正
為治使心合乎一而齊治平之道自出其中此所
知其心而存其本而末無不該合內外之道也異端
之不可用世正為不知心不能存其本故末不可
如其本是豈有絕末之理若但謂其不能應世彼
謂神通普度以帝王身宰官身將軍女子身皆可
法非頑空無作用矣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儒同
川子曰本領不是一齊差却秀才自不曉得聖人
領要謂吾儒之勝異端只在能治家國天下故勢
能冲淡微竟以求最上之高妙是以本讓異端而
退於末以求勝其不為魔鬼所侮者幾何夫治心
世體用一原如其言則已判而為二判而為二則
謂應世者已不關本體已自流於功利則儒者之
已道出二氏上矣安得不皈依乞命哉
陸稼書云時說謂告子守其空虛無用之心不管外而
之差失因目為禪定之學其實非也告子乃是欲
其心以為應事之本蓋近日姚江之學爾然既不
知言養氣則其所守之心亦何能以應事故猶自

有不得處雖有不得彼然固守其心絕不從言與
上照管殆其失也則亦不自覺有不得而冥然悄悄
而已以冥然悍然之心而應事則又爲王介甫之
拘矣故告子者殆乎陽明終乎介甫者也大抵陽
天資高故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告子天資不如陽
則進爲介甫之執拘矣介甫不知治其心而執拘
也告子徒治其心而至於執拘者也則學陽明者
其弊必至於執拘乎是又不然如告子天資剛強故
成執拘若大資柔弱者則又爲委靡矣故爲陽明之
學強者必至於拘弱者必至於靡然陽明之徒亦
告子爲老莊禪定之學謂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
如種樹者專守其本根不求其枝葉君子孟子言
氣矣是謂志之所至氣必從焉則如養其本根而
其自長與告子之勿求者異矣噫孰知陽明之所
言者乃正告子之所以爲告子也與先生曰
餘年以來邪說橫流生心害政釀成生民之禍真
皆所謂汶蕩後生使搢紳翻然改轍至今爲患其
又於篡紂者雖前輩講學先生亦皆心疑之然皆有
翻和會而不敢直指其爲非是以其障蔽深而其
益烈讀此論爲之驚嘆深幸此理之在天下終不
而磨滅亦世道爲生之一機也至謂陽明天資高
守其心亦能應事與朱子謂禪家行得好自是其
資爲人好非禪之力意然如朱子所稱必當鄉公
正獻陳忠肅趙清獻諸公乃可謂之行得好耳若
明所爲皆苟且僥倖不誠無物吾未見其能應事
觀其通逆侍結中朝撰弄下功縱兵肆掠家門弗
尤甚皆載在實錄可攷而知也實錄稱其性警敏
機械能以學術自文深中其隱矣或曰子何言之
也曰是則是非則非無渾融無矯激陽明答羅整菴
書直指朱子爲洪水猛獸比之爲楊墨楊墨之於孟
子不可以包羅和會者也使其果是則朱子盡非亦
不可兩立也凡論佛者曰我不佞佛亦不闢佛此
深於佞佛者也曰我不入君子黨亦不入小人黨
必深於媚小人者也故凡爲不睦騎牆兩可及陽明
於朱子有合一處者皆異端之徒陰陽惑亂之術不
可不辨
夫志以下六句每上一句是承上不可是賓每下一句
是駁上可字是主
持志中便滿入知言一節工夫
夫志以下六句平列無疑疑關在至次二字孟子輕下
原平分孫重讀賓反耳孟子平中之反在氣而今
所疑之反却在志其錯綜處在此
則不得而後求已是補救末著況勿求乎知言養氣
不得前一步工夫與告子之所謂求本自不同告

或云有謂氣須合於義道者無義道則氣餒若云無
則義道餒便說不去然如此則下節又爲贅大全
引諸說已辨之義道固不可云餒當是氣餒蓋無
浩然之氣則血氣已餒所以不能配義道而餒然
約又有以爲非氣餒乃體餒者說正可參要之皆非
配是集義混一之說耳先生曰餒字即指義道餒者
甚說不去此說肆於袁黃蔡宗礪而叛註眞義外
學故云云耳若集註之意則以氣與義道同爲吾身
心以內所固有但氣不浩然則吾之義道亦不能發
即行亦不能盡乃所謂餒也故配字朱子以合與
一滾出來解之甚爲確學者得義道便是[illegible]

合然在天地間如何會餒故云說不去耳今既知氣
配義道之爲是又曲爲兩騎之說得非所知仍有未
知者耶
義是吾心之裁制道乃天下之共理義之盡頭總體處
便是道義與氣本說切合仰義氣亦無從配道合却
義道亦不能生氣故下文但言集義與學最宜玩
義襲不必定是虛僞只一一事偶合與義而不能積久
則他行必多不慊於心浩然之氣無從生而餒矣看
下行有不慊句註云所行一有不合於義則不慊乃
指他事非即指合義之事也如此看乃見下文必有
事焉三句工夫正在積久處

金正希云告子外義却不是襲義人告子之外義與
襲者之外義正是相反之病只是同一外耳楚子[illegible]
云外義是釋氏有悍然不顧一切皆掃滌根吉於[illegible]
無與之意襲義是循文假仁假義之意正希溺於佛
學故於告子外義不能不一同說也先生曰襲義即
是外義惟以爲外故可襲耳小說者必襲義如異學
既以讀書窮理爲爲外及其立說又必襲力行立大
者于靜體天理知止致良知慎獨諸經傳之言以飾
之故未有不先外而後襲者也但其中有淺深高卑
之不同其高且深者只外而襲者之僞飾索性以不
襲爲外然究竟不能不襲如大會知識觀一切皆[illegible]

妄而上堂受戒拈香喫齋非又稱於世法佛[illegible]
者外到底離外不得盡外邊義理原無一不是要[illegible]
的皆外求者正非外義外義者必不外求姚江以[illegible]
物上求至善爲義外正坐此病正希爲彼學故應[illegible]
是解千子亦循而兩視之恐亦不免惑矣也
必有事焉四字是三句總綱勿正即根緊有事說而勿
一轉是按是語非平衆也故而字中雖有斷意而無
轉折心勿忘二句又從首句中說如此而猶未也則
又但當如此看註中具或未充四字則二句上確有
一轉折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勿字作三字看[illegible]

得看下文註云舍之不耘忘其所有事揠而助長正
之不得而妄有作爲則勿忘即對有事勿助即對勿
正仍就上句中又一步耳或又作三者相因反覆之
說朱子云不可萌一期待之心待之不得則必出於
私意有所作爲又云有事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
勿助是論氣之不[illegible]上添一件物事不得由是觀之
即有相因忘亦是有事與忘相因正與助長相因若
正與忘忘與助未嘗有相因之說也
三勿字作三平講者固爲謬解即分上下兩截而兩截
看來仍是一樣者亦非也上句有事是正勿正是[illegible]
味必字而字可見下兩句勿忘句是張勿助長句是
參味註但當不可字可見
孟子爲告子強制其心不能免正助之病故下文直言
助長有事勿忘是前之[illegible]藥勿正勿助是前之無
故節本非耘無益而又害之害字前後相關
異端無心得無力行亦不足以成異端不足以惑[illegible]
士大夫但其所得所行非聖人本天之道未有不
故事毒生民者也看其門下堂堂是何人物惜楊
道爲其本心之說所惑溺耳
有謂申商韓李之說不幸而見用故害於政事之[illegible]
此其驗也楊墨幸而不得志故害於言而已不[illegible]
事也其幸而不得志者不及政事者孟子闢之

之力也故夫知言之功不淺小也先生曰老莊未
得志而害晉佛氏未嘗用世而害漢唐以後世界
端之害政事不必其人見用也嘉隆以後學士大夫
無不惑於邪說至以其說入文字覩者喜其新奇是
然不覺已生於其心矣從廢於沉非其明驗耶故謂
幸不得志害於言而已不及政事此猶未明孟子之
言者也又曰楊墨佛老陸王皆未嘗得志其禍最烈
申商韓李得志其禍尚小耳
不厭智之事不倦仁之事非即以不厭不倦盡仁智也
以其不厭知其智以其不倦知其仁也字語氣當如
此看
不厭不倦是一事智仁是全體
人於世故井井語及學問便頭痛便是下愚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四
可以即天道之本然見權度之精智之事也四則字
見時中之人用見神明變化之妙聖之事也此四個
看一氣倒讀乃得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至皆不爲也兩段合來纔看得聖
人身分盡然自俗眼觀之難在上半段不信也在上
半段自智者觀之卻難在下半段升信得上半段過
也在下半段後人疑程朱做不來先打孔孟疑心起
直看得下半段是腐儒家當耳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章

以德行仁是一直滾出來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天

然泉達原非兩件兩件便若假矣

以德行仁即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直自

衷而做出凡念慮之微及事爲之著纔有幾微不得

當處則雖有作爲亦如無有此孟子告君必以誠王

而論漢高祖唐太宗不無暗合一代之時然全體只

在利欲上謂陳說用道暗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

不惟皆御闔心力無補於隆往正恐礙御正知見有

害於方來此天德王道之正宗亦古今聖賢扶救人

極之同心也

王字是辨別語不是張大功效語

大亦何害只是待字不好非待字只是力量不濟

王易而霸難五霸七國枉費許多氣力畢竟成何事業

事半功倍王齊反手此是孟子獨闢之論此章本意

也

但說心服猶覺飽說加一悅字又加而字一轉方見王

者服人有不知其然而然之妙服字氣象便不同

說王說霸忽然插入孔子作此方甚是不倫此正是孟

子文章妙處只要發明了不待大之理行仁之德至

孔子而極力之不大亦至孔子而極百里七十里尚

有力可待孔子則併無待矣以此看王者悅服之理

更親切分明可信
此之謂也繳以德服人不指服孔子句并不粘湯文至
武王更朗落矣
孟子曰尊賢使能章
戰國時諸政弊壞已極孟子就其最大者斟酌以行仁
政其仁政何不只此也然下者規模大段已具
五節只述感召之情理如此類者亦即實事也至無敵
而王方是實效
所謂賢能何由非當時遊說縱橫之流也所謂尊使固非
當時黃金白璧錦繡千純之謂也孟子此言亦正指
當日厚幣招賢者而言耳
三代教養造就法備而化久故人材逈異戰國時此道
已壞皆不能待故孟子但言用人之法蓋人材無時
蔑有但用之得宜亦足以濟後世求賢圖治不必向
此中論其節概耳孟子亦但講井田學校正爲後來
教養地也
有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不征而商已沐休況并去
其廛則行商者喜矣如是而商與農其惠均此先王
平民之道先生曰先王卑商貴農而惡逐末待之不
得均平也均平則不均下矣故但市有廛而民居六
區初無所徵也市商多則行廛若市商少則其地多
容勢難用廛故但法而不廛此是兩樣活變爲用之

例并一併同行皆假張子下兩節政字可見若竟與
惠農均平看太淺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全章指示性情體用勉人擴充矣節不是鋪排事功正
借聖人做箇樣子以爲擴充之的是上一節註
脚下五節總旨
因先王之政見凡人之心之盡不是因凡人之心推出
先王之政之異
以行一句即是就行中事此急務語非啓欠語也但斯
字指聖人造化字補不可知之妙有以行一句即就
其中見聖人實地施設處知正是下面擴充用力之
以行二句正好與離婁章參看心與政本一物也未有
政時先有心在既有政後心即寓焉以字如火之附
其有字如舟之載物只體貼二字之義便已得其不
可偏廢之理在此章又偏注政一邊蓋下文專講擴
充也
離心政互觀章意原重論心然此二句所重却在行政
一邊蓋此行政字即後文擴充保四海者是也人因
下文不復言政遂謂重在心不知下文四節只申
明首節人皆有之意而本節乃總此節正指點人
去擴充則此二句申行政是孟子立言本旨

知皆擴而充之矣知字即貼在擴充然後上講不是知

一件擴充又是一件也

知字極重朱子謂不能擴充者正爲不知都只是冷過

了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章

此章只是形容舍己無我不是較量三人品第也

與人同舍己從人正言其取善非謂其忘也即忘亦忘

人己之見皆忘舍取都忘忘字之說非孟子道

理也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與人同自是舜與人同舍從樂取

自是舜舍從樂取與人爲善自是舜與人爲善會之

其間自大然非舜何以見其大有謂非舜能公之是

即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生不滅諸佛衆生同在大

圓覺智非聖賢所謂與人同也

昔陶菴云後世治欲如漢武而曰吾欲云云雜霸如唐

太宗而曰行仁義如此等類皆岐人己二之矣陳亮乃

欲使金銀銅鐵併爲一冶何哉或難此以問曰公每

謂陶菴爲求朱之言今觀此論得毋有未然耶曰請

看其上句云云皆岐人己而二之便見其與同甫矣

漢武帝事不法三代竟非仁義也今但云岐人己而

二之則其有漢事之善即與唐虞三代之善第用處不

同此便是同甫金銀銅鐵一冶之義陶菴特不自知

非而反之何以由之能將王伯安之詆禪也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下句只在上句中推

論一步作兩節看不得兩節則體用分矣入機權作

用矣

舜只是自爲善耳何嘗有取取之愈廣所及益遠即

取爲與是極意形容取善之妙非較量功效爲大小

也

此節就道理推論不是事實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清和隘不恭並行不悖

以夷惠爲隘面者後人之隘不恭也以隘不恭爲隘面

者夷惠之自爲夷惠也然則其源仍出之夷與惠耳

然孔子又曰伯夷不念舊惡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

公易其介學者爲參參以觀之可也

須識得隘不恭之外自有夷惠在夷隘惠不恭外更自

有不隘之夷不不恭之惠在自不消爲夷惠斡旋而

當時學術後世流弊自能不爽銖黍矣

金正希云惠非與有玩世一世之心也依依之情宛與

無知之嬰孩出入而無心曠蕩之懷如其無情之

鹿豕入其群而不亂此惠之以不恭成其聖也非此

不恭則俛俯以就人嘿嘿然以遂世是即鄉愿之同

流合污矣又云一肚皮輕薄如何說得聖人如此才

孟子四

公孫丑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章

嘗與友人言秀才不會應變處事只是窮理工夫缺欠纔講作用便非孔子曰我戰則克亦作用之謂也孟子此章正要如此看蘇老泉好談兵著權衡各十以傲孫子此意便似若如宋襄公不鼓不成列而公羊以為雖文王之戰不是過亦真腐儒之論耳封疆正所以域民山谿正所以固國兵革正所以威天下不以云者正非施關去險銷兵之謂只要人和得道乃可耳

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皆策士之說孟子就其中取人和之說以發明本論但策士所講人和都是五霸假之為招徠籠絡之術非孟子所意之人和也故孟子特下得道二字見人和之不調得上者之道實能發政施仁也得道者自多助不是要多助而求得道這些子上便是王霸之分而皆為亦別於此不逸正路從上權謀圖霸中出漢唐之所以終不能并於三代也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則所謂得道孟子一生宗旨也

孟子將朝王章

堯舜之道全從此心敬出若不能致敬於君則不能修德樂道不足與有為即不致敬於君則不能陳善閉邪格君心使之正此　與開口便說欽哉也孟子之不敢陳非道此心便是致君堯舜之心方見不敢與下敬字中內聖外王體用具在

一生本領只一箇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只一箇敬字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是合歸仁義便都是非堯舜之道也不以此事君即賊其君是不陳堯舜便敢於賊也故此二句不獨指一時敬齊宣云然是孟子一生學問事功俱在裏許

除仁義二字外凡為富強功利一切淫辭邪說生心害政者都是非字中含括都是拂性蔽聰之說

一邊陳堯舜之道所以責難一邊即不陳非堯舜之道所以閉邪兩路並到責難中有無數法則閉邪中亦有無數門庭法語巽言潛移默奪可知孟子有多少苦心大用

敬王不是說王就是堯舜定做到堯舜有王便當堯舜如此說却是褻狎尊嚴乃後世之敬非孟子之所謂敬也自己實見得君非仁義不可仁義非堯舜不至不敢不以此陳古陳者陳其道非以堯舜相奉也此方是責難陳善之敬

不召之臣乃師傅非佐相功臣也大有爲之君其所謀即王道仁政之事非陰謀秘計也就之乃好德樂道以師禮事之非雄略侯伯以示契密爲英雄作用也

惟有不可召之臣故有不敢召

景丑以不敬責孟子孟子正以不敬責齊王則不敢召何其敬也與其類陳善亦正孟子之敬王也

孟子之平陸章

世亂君臣大約情相欺過相委非孟子兩說能使各正已罪其義正在不相借處有謂大夫之罪本於王推勘未嘗不是然有失出處不見聖賢義例之精細矣

天下大禍皆釀成於巧宦士大夫但謂做官不復知有百姓使人君但講財利不復知用救民之官以致生靈塗炭皆昭若因皆立而視其死一法爲之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章

有謂孟子有排難解紛之意故不受祿爲其盡地爲限不敢代庖也激蚳鼃一事本是孟子爲齊自爲處先

本日孟子之勸齊爲行道也齊無學爲後臣之實則不足與有爲故不受祿而王猶足用爲善故戀望不忍即去此孟子之仁義至也蚳鼃一事但就蚳鼃言盡齊人一論則又就孟子言孟子各有所當無非至道其發蚳鼃也何不爲齊何況自爲言外推論謂其即此有爲於齊而無爲於自爲則得若謂孟子以此爲齊自爲則亦是當時作用非聖賢心事作爲也

燕人畔章

周公之過何等光明洞達古今後人爲之解說那蓋此時只宜有過不宜無過陰循不只此識見去下一轉曰其有過一如無過即蚍蜉蟻螻之論矣

古人之過皆從理義上起不從心術上起理義有何過此有二種一爲真過一爲似過真過者知有未至看理義稍粗以爲是矣而未止於至善也似過者於理義極精而於尋常之迹違非庸人所易曉又不可以古人此古人處無可如何其有引爲已過其實盛德至善即聖人之所謂仁也只此一種總於理義得過

故聖賢無時不憂危惕厲而愈見其過多惟釋氏本心自信其心無他即以爲無過故其行猖狂亦不自掩飾但以其不掩飾處自認爲本性爲真心白沙名之曰天理陽明名之曰良知不知於理義不合處皆成大過惡即此一點信心無忌憚之意本體渾純是過從這上面發出來安有無過之理哉

有謂古人之過不關後人挽引之端先生曰非援周公曹操援文王曹丕援舜禹李密援湯武援者自援但無傷於古人耳

孟子去齊宿於晝章

不是責客以安賢亦不是望王之聽客只是王無繆公

使人之意則容非繆公左右之人旁觀作此開周旋
真是沒要緊

孟子去齊井上語人曰章

天下之民舉安此是聖賢大事因緣平生志業在此栖
栖齊梁諸國無非藉以行道非欲與齊梁以代周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章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孟子所信處只
在天信天卽只是信我若無知言養氣仁義禮智根
於心本領此兩句亦無自家無說在下文舍我其誰
何便見此兩箇必字真是孟子擔頭有大擔不是輕
易打誑語

義重名世不重王者名世或先王者生或與王者同時
而聞道先王者故曰其間蓋王者之所從學焉而後
臣者也非王者與而名世爲之應也孔孟雖不遇王
者而無損其爲名世之實故孟子謂天未欲平治天
下舍我其誰在後來漢高帝猶祠孔子而尊其道亦
從學之義後世王佐不聞道故帝王之道亦微可見
名世非必遇王者而後爲名世若必遇王者而後信
則孟子之言爲虛矣秀才眼孔低微竭力要靠王者撐
舉不道古之名世乃撐舉王者者也

一代以來因無王者故雖有孔孟程朱不成名世難必
如此然後當得名世二字若漢唐以下止成得英雄

君臣不可云王者名世也

三代以下一治一亂亦稍是也然其治亂皆氣數上事
非聖賢理道上事故漢唐以來皆相但可稱英雄不
足當王者名世之實名世必孔孟程朱其人乃足以
教導王者旋乾轉坤此非子房孔明之所能況攀鱗
附翼因人成事之輩乎若東晉時賢能之相何代蔑有
以此當名世則不然三代後平治之運曾反寄且盛
於三代也

有謂過是過其曆先生曰其數指五百不指七百餘過
矣乃指七百餘年五百年王者興爲治亂常數七百
餘歲而王者不作則亂亦有定故聖賢以爲憂若周
過其曆雖永命千年正聖賢之所樂又何爲不豫乎
後世英雄起草澤奸人主窺何神器之心乃有讖緯
符命之術非孟子所言之數也

[illegible]

孟子五

滕文公上

滕文公爲世子章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兩句只作一意併說爲是下句總是發明性善實證耳有下文道一節性善句引成覸三段即稱堯舜句也

此節是孟子一生大本領兩句道理只一而爲說各有指皆言極之言性善者理之極堯舜者人之極也知理之極則不爲外說所淆知人之極則見以有爲而無畏葸之思兩句原並看

性善堯舜固由窮本原然正是接引庸衆以我固有之人皆可爲也

此何是孟子無假借無粉飾平生樸實頭本色學問孟子一生不外盡在此一句所謂合正心誠意更無可對照者也

性善反面只對性惡一宗蓋凡爲異端只要撇翻善字故性惡之說是其正宗善惡混無善惡知其說之駁世而不足以亂福故又進此二宗則惑亂益功矣善惡混者故許善與惡同等援善入惡所謂落水拖也無善惡者故指惡與善同滅所謂予及汝偕亡也總是極惜道善字必欲打掉了乃得有告子先本作杞柳之說後進而爲湍水又進爲生之謂性其話頭有轉換宗旨只一而已後來謂無善無惡心之體便是這狐精發揮別無他法

孟子此言是滕世子破天荒平生未聞之語

世子復來見而半立未定不得開口來似從何見他疑處劈頭一句喝破直令世子汗流下拜此是孟子知言窮理盡萬物之情當下應機迅利處

有謂人與人一也先生曰道一非人一也人如何一得堯與舜便不同矣

一邊打破疑關一邊便鞭策爲信力有以見人皆可爲處只引證三段不下一指點語而指點已在言外

滕文公問爲國章

民事只農事引起通章制產意者民事二字可見制度原以爲民非爲君也爲民正以爲君又是轉一層語此何嘗不及正惟其爲民事人君視之爲緩而不知其不可緩也

不可緩是王者仁心仁政所出

引詩所以證不可緩而詩語是冬間乘屋只在末句中看出民間那時他事勤來都只爲此事乃見其不可緩之至

恆產二字已包後分田制祿兼君子小人在內然此處只就民說

名故一畝兩畝、十畝、極妙之說也雖周亦助則是孟
子說詳見之又云一井之田中公外私此定制
也然曰通力計畝則當耕與收時自無彼此之別甚
人情曰姑一日假令合以衆農通力未必無偸惰不
忠之處且合衆力以耕一公田并滅裂苟簡卒事者
亦必比比矣周之改助爲徹未必不慮此而究亦一
助異名同實也楊子常云按方里而井節明有中外
先後之別註曰乃周助法則此雖周亦助知非孟子
臆解詩之說矣楊氏云徹者徹也兼貢助而通力也
故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八家皆
私百畝其中爲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

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爲徹也通者亦云徹
者通也言其通用夏殷貢助之法也如此則通力計
畝兩語似未盡徹解先生曰徹法前註云一夫授田
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
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而分按此則徹之取義原
以通用貢助之法而其於用助則又稍變通力計畝
之法本註原兼二義未嘗專以通力計畝盡徹解也
顧楊自牛爲滕井至于常欲並主通用貢助而廢通
力計畝之義乃據方里而井節有中外先後之別註
爲周助法合詩此節乃指井田形體及與鋤合耦之
先後與殷助同皆非說曰周之助法則與殷之助必

有別矣只惟助爲有公田則徹之公田又有別矣故
二義不可廢一也又曰雖周亦助謂雖徹亦原本助
法其井制略同而耕收少變是助法講究到至精
耳并謂但換名號而毫無更改也看本後請野一節
註云周所謂徹法如此又言大略潤澤則猶公復周
徹行十一之政所謂取民有制是孟子大主意亦未
嘗專要行助也極稱助法之善謂徹法雖兼貢助而
其取者爲助兼貢法乃其不得已故後請國中什
一使自賦可見也
有謂改徹即救商公劉文王必不然此是後來私心
論拘于後世文法褊小見識當時聖人只以民事爲

重那有後世許多虛文忌諱若云當商時不應更議
豈止徹田如太王之立司空司徒設皐門應門冢土
公劉之制三單京師文王之出師類禡何非帝制自
爲將盡貢以僭擬耶抑又有別說而釋不足憑耶故
後世見識議論不可以妄例三代聖人也又曰徹田
爲糧當時自有徹田之制想於助法酌劑其宜自不
妨更改不似後世但以此爲逆節也
徹之與助只稱斂賦視之不同其制同爲井田戰國時
井田法壞不但不行助并不知有徹矣近頗有謂孟
子意在復徹皆其說井不作一世思不是孟子主意
孟子主意總欲復井田既復井田則宗性復助法耳

蓋孟子時周法已盡亡故其告君行王道都索性從
天理當然起論如孔子夏時殷輅之義未嘗有必遵
周制意也通節大旨只了貢徹於助一句借詩引證
亦只取公田二字雖周亦助謂周徹亦總是井田耳
非謂徹只更名而法悉同助也
或云徹勝於助孟子勸滕行徹非勸滕行助下文自明
先生曰謂徹法兼貢助可謂徹勝於助未可謂勸滕
行徹可謂非勸行助未可看明章首尊賢使能章孟
子平生實欲助法爲主曾未嘗言徹也請野九一節
是兼貢助是勸行徹亦爲國中難行助處只得變通
如徹耳然國中行貢之地原自不多究竟以助爲主

故死徙無出鄉二節單言周之助法作總結也
庠序學校原只是井田中事到此乃民事之成耳
有謂學校不難設井田不易行渠只見近時有學校而
無井田故云耳不知今之學校非古之學校也古之
學校亦必待井田行而後可設蓋其規制義指與井
田相依與今學校絕不相同故易則均易難則均難
不可分也
孟子與齊梁之君言曰以齊王猶反手曰地方百里而
可以王與滕君言只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此亦是
當時事勢如此
孟子度滕勢之不能興王因示以天下非甲爲即乙爲

見聖人大公之義然中間亦見氣隨志興故又勉滕
行王政見創垂可繼未必無成功之理特舉文王以
勵之文王終身不王然武周王天下之道皆不外文
王治岐之政此必法爲師之明驗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註中明云周所謂徹
法蓋如此第孟子特下箇請字定於徹法微有不同
處有謂徹法九一在貢十一在助此未必然卽註謂
當時貢不止十一乃指徹法既壞時事徹法用貢原
止十一也助法未嘗有十一之說卽前註謂公田百
畝中以二十畝爲八家之廬舍一夫通公私田耕一
百一十畝爲十一分而取一則又輕于十一亦未嘗

云十一在助也
此是周徹法却不純是周徹法故孟子下箇請字周徹
亦井田九一但公田斂法不同故下箇而助字徹兼
貢法貢只是什一役來加重爲自賦故下箇什一字
助法看必當復貢之名可不必復故下箇自賦字
滕壤而言故下箇野與國中字
孟子上意只要行助雖周亦助正謂雖徹亦助國中用
貢周法亦是佐助之窮耳
滕之國中原自行貢但未必自賦什一耳此何不是勸
滕行貢正是圖是上句行助謂惟國中不便行助故
可行貢之自賦但必須什一也

方里而井節止衆一井規制而凡助徹之所以分田制
祿養君子治野人之法已無所不具
助徹之義上文已盡此正實指井田形體之制蓋助徹
之妙全在井制形體上後世賦稅未嘗不依傍十一
之數而取民無度上下交病終不能返于三代之治
者只此形體之制不講也
以上數節見孟子事未節見滕君臣事界限甚明程子
向司馬溫公王介甫議論亦如此
孟子井田之說略于齊梁而詳于滕非為滕易行而
梁難也齊梁之君溺于功利聲色嗜殺好貨其志
根本未正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

邪心所以與齊梁言者皆與翻其行仁之本而未
及條目然制產九一庠序學校之語未嘗異也滕
公為世子時即能就見孟子聞性善道一之旨亦求
于心其志趣根本已正故及其問為國直告以條目
之詳耳然滕終不能有為孟子期之亦止曰王者師
新子國後世子孫有王者而于齊梁則曰不王者未
之有以齊王猶反手正以仁政得勢而倍速故齊梁
易而滕難孟子所謂仁政王道只有井田學校合是
更無他闊只可惜齊梁之國易行而君無志滕君有
志而國不足行若以滕之而有齊梁之國孟子之道
必行三代之盛復睹矣後世儒者亦習于功利詐術

之事自先信仁政必迂不及只在時勢利害上商量
直謂王道難行即損以就後世苟且之術旋且漸失
以為此即三代之意蓋至是而二帝三王孔孟之道
漸滅欲盡矣此永康事功之害朱子闢之與金溪同
凡熟講史學經濟未有不墮此坑塹者
封建井田之廢勢也非理也亂也非治也後世君相因
循苟且以養成其私利之心故不能復返三代孔孟
程朱之所以變而必爭者正為此耳雖終古必不能
行儒者不可不存此理以望聖王之復作今乃身為
流而自且以為迂更復何望哉若因時順勢便可為
功則李斯之法叔孫通之禮曹丕之禪馮道之臣皆

趙普之釋兵皆可以比隆聖賢矣此所謂曲學阿世
孔孟之罪人學者不可不慎也
有謂當復言井田不宜行於人衆之時以高祖初定天
下光武中興之後田曠人寡尚可為也然此言猶有
行於漢爾去古愈遠則雖開國之時亦不可行矣先
生曰井田之制謂繼世守成之君難行則有之然亦
顧其人何如耳真聖人定不難若開國之君無不可
行者今謂漢以後去古遠雖開國亦不可行最是僻
道焉知天不生聖人耶即萬世無聖人聖人之道不
可易況從來開國之君皆聰明有為其不能復三代
者皆輔佐之臣本領不濟不能導之止于至善耳亦

皆此種議論浩蕩潑鋪故本領以下學者不可不[illegible]
破此見也
有謂無輕賦之法而徒欲推兼并之徒則破壞富室又
皆人之所成也先生曰若不講井田輕賦亦止惠富
室耳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章
其徒數十人不是數十人從許行是許行要數十人從
已如山農心隱之殿爷納非專爲惑天下耳今日講
堂貫禁卒相鼓煽大率類此
水道不合一則古今邈絕一則而了行文取大段不
所作斷道亢也

自舜使益以下直至五穀熟而民人育方一歇此是聖
人養民之憂下人之有道也四句又與前天下猶未
平九句相對聖人有憂之與堯獨憂之句相對使契
爲司徒與使益禹稷相對乃聖人教民之憂也故契
爲司徒句則使字從而禹稷上不消加使字者益要
承上之使字一直讀斷而貫至此也
若夫匡直輔翼教化之法已備自得二句又加鼓舞作
新爲德字即上數句非德性之德故註作惠字又恐
人誤解作財惠故又于答問辨明即上文教化事關
從是處也之意者未有以人之是明惠之惠只是
處之以敎化上文匡直輔翼等是也彼使自得之
[illegible]
敎也

自得在民使之自得仍在司徒故謂强有以使之者固
非也謂任其自得之者亦非也
聖人之憂民如此論本節與聖人有憂之相照似應
承命契一件不知此句直從堯獨憂之說來作一總
結則統承爲得也
憂民如此緊與堯獨憂之句應使禹稷契皆舜使之矣
此處復舉放勳之詞正見大人勞心堯爲重也
堯舜之憂不同不爲所得之人有多寡大小蓋君相之
職分不同則其所憂之大小又有若看上文堯獨憂
之及舉舜舜使等句自明
禹皐乃總舉之詞益稷契即在裏非謂舜所憂不得此

在禹皐而益稷契不與也
第十節正應繳前第六節爲天下得人應大人之事仁
字應勞心
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此不是贊歎堯舜之仁只極言
勞心爲天下之大耳
上文數憂字是緊接勞心來此爲天下三字是緊接憂
字洛得人二字亦從此三字中生出
此仁字以恩惠言與論語如其仁之仁字同
所謂仁者原只是惠與忠之道耳惟其要盡人而惠之
忠之此其法非得人不可得人正所以爲天下也天
下兩字緊對上人字

有天下即有天下之人一世之人自足以治一世之天下特爲之得者無其人耳此堯舜之所以任爲己憂也天下字與上人字對看衆寡何如仁字與上惠忠字對看廣狹何如是之不變更有甚事

人不止是舜禹臯陶自舜禹臯陶推去所得之人皆堯所得之人也故曰堯獨憂之然堯只要得舜舜只要得禹臯陶此之謂大人之事有分殊有理一讀西銘便見得箇仁字完全

堯得舜舜得禹臯禹臯以下至庶司皆是勞心中人但其勞心有大小耳舜禹臯陶之勞心皆爲堯得之而後勞若未爲堯得則亦無從勞也論至此則堯之[illegible]

更急而勞心更大

古今來人主爲天下之心有公有私爲天下得人之事有發有利爲天下所得之人有大有小若一槩不論只爲天下得人便是仁則漢唐以後求賢察吏之君皆可與堯舜比烈矣

陳良楚産也居侏離之鄉而曰我自悅周孔而已必無是理所以爲陳良計只有北學一法耳許移齋位列台垣而以爲悅考亭之道吾未之敢信也

周正之秋乃夏正之五六七月也秋陽以暴之即似今人家曬物必以三伏者爲良耳非眞秋也

有謂神農以前無物可齊自無物不齊先生曰必無是

理塞宙已是皆物也有天地即有物即不齊此等議論亦從二氏寓言得病

墨者夷之章

異端之所以別於吾道者只是無等殺無等殺便無禮無禮便瀆天從此一串差去彼以爲等殺之禮聖人造作以教人苦人而不知其爲天也此是儒釋劈頭分路處程子所謂本領不是者此也俗士猶云末異本同三敎合一亦只坐不知天耳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三十五

孟子六

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

在溝壑喪其元志士勇士不必定設此境定立此見只是所守堅處耳聖人所取在志節不在輕生歎美處人與司馬遷傳刺客遊俠意天懸地隔

或云良借乘以害藏其用即匪人亦可比也就奚以陰玩奚就箇了以陰玩箇子觀其以乘始以不貫乘終良之爲良始終會愚人非自慙者也先生曰爲王良曲出其罪使良聲價十倍高之爲魯仲連次之不然爲東方朔寔可謂滑稽之雄矣然此說始於戰國而盛于晉放乎良知之學士大夫胸中皆有一說時玩世之意視天下事直行雲流水而禮法節義有所不必拘此其害有不可言者而天下皆以爲高其根中於人心者深文人尤難埽除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第二節只對定衍儀是妾婦之道丈夫且不是况大丈夫乎意側在女子之嫁一截丈夫之冠二句帶來引起話頭不即對大丈夫言也

妾婦而順道也衍儀而亦如妾婦之順不道也故妾婦而順或有合于大丈夫衍儀而亦如妾婦之順必見恥於妾婦矣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章

先下之道即上文舜受堯天下及下文爲仁義是也不單指存守而言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章

王者只爲義所以但望人好霸者只爲利所以但望人不好王者之於天下俟遲遲而後得之霸者亦遲遲而後取之然王者之遲遲者冀人之悔也霸者之遲遲者益人之疾也從用人心與三代懸絕只在這些子

征葛與伐夏兩不相蒙如文王伐密崇豈爲誅紂哉有謂欲伐夏而以葛爲端則不特伐夏爲大逆而征葛亦陰謀不道矣文字何足重輕秀才胸中所見如此卻害道不小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章

孟子下如知二字謂盈之原不曾知也什一去征說來一句做時須有幾許經營次第本末利弊在盈之如何知得不知而請輕待耳漢武兵欲云云故是設語耳

義利不兩立雖至義之事自計利者言之夜亦爲利如盈之之待來年其不能速已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來年亦不可已也故孟子直折其隱謂其原未嘗知

義義只是當下有箇是非便有箇可否斷決豈有
間不容依違瞻戀之義哉纔如此便知其原在利上
計較不曾知義也若知義便不利也須速已既決然
速已自然有已中商量經濟經濟隨已而具非萬全
而後已也萬全而後已即是利上計較使有不全也
待來年矣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

治亂是說主持斡旋事不是氣化上事雖主持斡旋也
是氣化然聖賢不得已心事正便是天地不得已心
事原不是兩件若泛說氣化則一治一亂自是常理
不幾聖賢多事乎此一氏之看治亂自以為橫出豎

出而不知其終不出治亂中正是不關治亂之一端
耳故治亂雖不列聖賢心事其有一治道一治都在
一亂中生出方見聖賢不得已用處
堯時一亂與後來人事感召之亂不同
山川崩涸日月薄蝕以數求之皆有定法常度然帝王
說不得定法常度以轉移氣數天人感應之繇責在
帝王無可推也小儒偶窺箸占之術便道天變不足
畏非愚即誕西人論戊寅熒惑守心謂當其畱不以
堯舜而避當其退不以桀紂而廻以故凌犯皆非災
一時士大夫皆信其說嗚呼驗竟何如也
水不行則不治四者乃所以之大道也水源于山而歸

于海中間無行道則亂而不治禹貢山曰自海曰同
而其治法全在行道所謂地中也
上句是渠說水無不治矣何乃指其最大難治者而言
問除湯放桀一案而言文武周何也輔慶源謂以類數
至紂而大亂無以復加想見夏桀時未必有飛廉等
與虎豹犀象之害此說亦似太泥孟子約舉古今治
亂之案不是定治亂之數且於此也只將從來變局
各提其大者而言堯舜時天地之變舉禹三代時放
伐之變舉周公春秋時道統之變舉孔子則言紂而
桀在其中言武周而湯尹在其中不可因文有詳略
而別生歧武周抑湯尹之論亦不可謂商周固一樣

而為欲夸張武周故且留湯尹也看篇終敘聖之
統又欠湯尹文王而不及武周豈又殺武周之道哉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詩人忠厚之
至而其嫉惡也必如是而後快飛廉所以必驅之海
隅而後戮之也
無[illegible]與之道即三代之行懼亂賊之取義即天子之
事充類至義之盡理自如此非謂假天子之權以行
其義也豎儒驚倒天子二字便道聖人正天下之僭
竊皆身為僭竊之事直是癡人夢中說夢也
天子二字原從作之君師說來指有此位之道而言非
凡有其位者之天子也凡有位之天子不能有其事

者多矣權未嘗不在無其道也春秋天子之事爲
道在焉未嘗使其權也充類至義之盡耳猶云三代
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腐儒不明人義見天子二字便
震於權位反謂孔子欲正人僭竊豈有身爲僭竊以
正人之理其迂戾不通如是豈足與論春秋聖人之
義哉

聖人作春秋爲天地古今衛道計而其事實與位違聖
人誠有不得已焉者非謂能諒此不得已者爲知我
不諒此不得已者爲罪我也知我者亦罪我罪我者
亦知我非謂分應此兩種人也只春秋天子之事也
一句內知罪兩種道理並到知我罪我合下道理如

此聖人只在春秋上講不管天下後世有此兩種
議論也若爲天下後世人知罪我想則似知我是而
罪我非望知我而病罪我矣不道聖人知罪二字只
作一例看乃見天理人情之極至

王者政教號令刑賞不行于天下而有弒逆之亂孔子
作春秋其所取義皆王者政教號令刑賞之道使萬
世皆知亂賊之不可爲故爲一治道理本自分明即
胡文定謂代天子行王法有何不是安得謂之僭竊
但胡傳中所指褒貶義例當時孔子之取義未必盡
然惜無從考辨耳若謂孔子定無筆削褒貶則仍是
魯史之春秋與乘與檮杌何異又何足以見孔子之

作而爲一治哉朱子曰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所謂
直書者即筆削褒貶也非於直書之外另有褒貶之
說字字有微詞隱義也湛甘泉乃云若筆之削之焉
在其爲魯史之文哉否則謂者無褒貶予削焉在其
爲竊取之義哉甘泉又云竊取之意行乎竊傳以傳
實錄而斷案足矣乃又云左氏事實而未純其餘皆
臆說然則三傳自家既不可盡信又何從觀傳以實
經而知聖人取義之旨乎要之胡傳義例固多牽強
未當然其大義炳然或悖乎聖人者亦渺矣今以其
小者而欲盡廢其大者則其視春秋猶夫王介甫所
謂斷爛朝報耳況孟子引孔子知我罪我之言正發

其取義皆天子之事也不然何罪之有甘泉亦自知
其說之不通而穿鑿遁詞以爲兩我字指天下後世
之人讀春秋者若美我刺我不知孔子當時安得預
料天下後世之人如此且孔子曰三字如何忽然接
下天下後世人口氣此細玩白文而其不通自見亦
不足與辨也近頗有宗傳其說以彈射先儒惑亂不
小故不可不辨

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此二句乃楊墨所以盈天下之緣
起也諸侯不放恣則處士不敢橫議處士橫議皆揣
摩諸侯以行其私有橫議而諸侯之放恣益甚矣然
後楊墨得傲然立說而無所顧忌其原皆始於無

無懼非無法也無天也孔孟之懼知天也後世陸王之橫議總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故懼之一字即千聖之心法所以達天之本

或云楊墨之言即堯舜禹與周公孔子之言先生曰此即二教合一之說王龍溪輩謂禪正是聖學也楊氏為我其初指但知自利即是無君墨氏兼愛其初指一本即是無父止為他本原處無君無父耳不是其道本害而立說有病流弊為害也且如佛教毀棄倫常為滅禮法真無父無君之至然其立說何嘗不勸人為善勸人忠孝哉以其勸人忠孝為會之言曰佛固未嘗不道豈不為其所欺試思普天下皈其教豈復有君父哉

有謂趙盾未嘗弑君以不討賊之故春秋斷而誅之曰趙盾弑其君許世子未嘗弑父以不嘗藥之故春秋斷而誅之曰許世子弑其父故楊墨雖無無君無父之心而至於其流無君無父之罪先生曰引例不當趙盾許止迹當罪而情可原楊墨則說似善而心必誅正相反也趙許之罪止以人理責之豈可以例禽獸之說哉

道近楊釋近墨猶是魏晉以前之釋道晉以後道亦降釋釋則兼楊墨而臨濟出并兼後世之儒矣彼其術益巧而難破白沙陽明天分儘高尚為所欺何況後生

吾為此懼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非為聖人之道懼也閑先聖之道乃所以治此懼者故兩句必須截講混說不得

自孔子以下以布衣任治亂之統與上王佐得位行事者不同故有東遷之亂則孔子懼而作春秋有戰國之亂則孟子懼而闢楊墨皆所謂不得已故懼吾為此懼四字與孔子懼二字相應正見其心法之一此句最重

三聖人不得已之心之事上文已一一詳列昔者節再總敘一遍正為我亦欲正人心句作引子耳

前面分列各節此只總敘大意以起我亦欲句昔者三字緊對我亦二字不是泛溯追敘也

三聖事功已分列上文自昔者禹抑洪水至周公所膺也總敘作過文

匹夫有何權空言有何益然畢竟亂賊懼他此非匹夫空言之足懼天地之大義存焉耳春秋以後亂賊之防縱則其義亦變賴朱子起而辨之而大義更明然至今攻訊朱子創為邪說者不少彼攻訊者皆懼朱子者也綱目以後天下之行只變而義不明者又誰為之闡明乎

或云自秦以後臣弑君少矣以君尊臣卑故也余謂此論

大謬春秋侯國多攻篡弒多削天子未嘗遽[illegible]
人心之必須正楊墨之必當距此是生民天理上事非
儒者自爲其教興廢自欲成就事功也故纔著些作
用權術與矜張意氣便不是聖賢意旨學者須細辨
此義
孟子之好辨即所以正人心非謂先正人心而後可使
從吾說也孟子何嘗別有正人心事功當時人心亦
何嘗便正而人皆爲孟子用乎只是能言距楊墨便
是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都在這
裏直至吾輩今日猶得執以辨異端之非可知吾欲
正人心非虛言也

異端之說古粗而今精其爲吾道之害古淺而今近[illegible]
家邪說必是最粗至楊墨則已精至老莊則又精然
其言尚有岸略至釋氏直指人心則彌近理而不可
捉摸其說尤精矣然楊墨老釋猶各成一家至陸象
山則陽儒陰釋更難識破然索性決裂到底至陽明
出則變幻權譎晚年定論又包羅活脫於朱陸之間
矣譬之劫賊始猶持挺而來容易辨識今則巾襴矣
始猶自門外入尚可防禦今更屋裏入矣近來多講
朱子之學於立身行己未必得朱子之真其要有以
爲者開堂說法未開口時先已不是又何論其講[illegible]
語錄哉故今日學人當於立身行己上定個根腳[illegible]

朋友實下爲己工夫窮村之士便不可講有用世之
志者便不必講不開講還令得節我守了講則我便
是邪說我便是詖行我便是淫辭更誰息誰距誰放
聊此理亦易明不然妄倡妄和毫無當于朱子之學
而他日爲朱子之學者未必不反爲所累同志者試
審思吾言而共誌之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章

仲子非不欲充其類也不能耳若充之必將不食不居
故曰蚓而後可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章
審思吾言而共誌之
而他日爲朱子之學者未必不反爲所累同志者試

孟子七

離婁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章

人謂任心者逸講求法度者勞不知其説正與聖賢之説相反人心雖至明亦止一人之明若法度則自從前許多聖人積纍下來以一人而較多人之智以未經歷人而較已過來人之智其勞逸可不辨而明也良知家欲騁其私智而廢從古聖人之道謂周公制作危勞何不先盡爲而待周公必遇其時方有其亦故但須心明不須講求不知周公若不會講求堯舜之道雖遇其時心仍不明如何制作故夫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周公之逸於制作者正以其能監前古也黄老清淨與良知家惡講求俱是棄逸而取勞其所爲皆苟偷滅裂而釀亂無窮安能治天下故

第三節承上文起下兩節意重在仁政一邊故下句與上句有實在欲側之務

第四節只是從愆忘行先王之政重在過字

法之當遵上下文説盡此節重重過字引詩正取不愆忘以決遵之必無過耳

下節方説先王之法之善此只決遵法之必無過耳當時説士力破王政以爲必不可行如今人謂井田必不可復猶是戰國學術故孟子先破此説遵重過字過字從彼意中看出須在遵後言不是遵字前議論也

過字帖愆忘説

第五節三段有大小非窮主也看註中耳目心思未嘗分別故慶源謂皆聖人所作故作一統説也仁覆天下亦包聯其用不窮總是此節只重制爲法度耳

政便是聖人心思以有不忍人三字在也聖人心思之既竭亦何從見之只就政之委曲詳盡處可以使千萬世見其心思此正是繼字之妙不是竭了後繼去繼繼政外別有個聖人心思也

仁覆天下註補及後世二字其義乃圓而於上下文尤緊

古人所抱之道大故視天下無不可爲之世無不可爲之君孔孟栖栖皇皇似與後世術爲者同然其道斷不可貶故所如不合若可貶即非道也後世人臣本自無道但從利祿起見安得不爲諂媚之言諂媚似乎極恭不知其下者敗國行私其上者以智術相籠絡正不恭之甚者也彼妄論伊川之折柳閒疾考亭之誠意正心爲迂濶不合進説正是諂媚不恭議論耳

朱子謂陳善閉邪即是敬邪首無底工夫故就上句中
緊一步說是正解
此句所重在閉邪然不知閉之之道則矯拂而不入故
必開陳善道以曉之則邪不難閉矣
此兩句只是恭敬兩字落得好若只云謂之忠則使不
見斯義也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
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哲宗
戲折柳枝伊川謂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豈合孟
子之意溫公謂之不悅豈可便謂之不忠若於恭敬
兩字分截則煞有未盡在劉安世之徒者大以為不
然至蘇氏則竟成嘲謔矣古義不明可勝三嘆然今

日朋友間也只講得容悅一法所云責難陳善閉邪
者或未之見焉一有之大為迂怪而又何君臣之云
乎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章
至字作極字解不作到字解惟規矩為方員之極故天
下方員皆有未盡將規矩一照便見規矩立於此天
下許多方員必須從此做出若云已至未至能至可
至則是規矩下別有許多方員式樣矣
至字訓極字不可作到字解若云凡人不至而聖人獨
至聖人既至則凡人可至皆隔靴爬搔也
至字該法字其中變化無窮

聖人原不為人法而然而人之法已盡
後世人倫都倣聖人至處辨別出來
知有至然後能法不知至便下達無底
至之道日在目前人自不由也
人之不求人理大都云聖人不可學而至及其論為人
也則又不在而講權术正直而講圓通變化又似滿
街都是聖人則是任其意為方圓無非規矩也可乎
故天下不方員之物定畏規矩數人倫之人定畏聖
人從畏生逃從逃生倚總不出孟子自暴自棄兩病
然兩病又只一病惟其自棄耳如朱子張子從小便
道聖人可學是甚志識

有堯舜而道之至乃見堯舜者至道之體質也
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而已矣者再無別樣也亦無所
不盡也只道此了也苞攝在裏也
欲為臣盡臣道舜之所以事君方為臣道之至孟子曰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此所謂以舜之所
以事堯事君也說個道字便有多少實理事件試看
舜徽庸時五典克從百揆時敘四門穆穆烈風雷雨
勿迷上祭而百神享上事而事治百姓安察齊曆象
時熙帝后任用禹稷諸臣多少下成事理皆所謂盡
臣道也乃所謂當法者也人每謂不必論其事而但
論其心如此則何必以舜為至而法之哉或曰照下

文仁與不仁似論心亦是曰誅云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盡以盡道不盡道分仁不仁不以仁不仁分法堯舜不法堯舜也故中言心而惟視道便成顛倒謬誤便失孟子本旨人倫日用必皆求止至善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人皆可爲堯舜未嘗放鬆一活路令人可以假借胡行亂定也只是後人自靠定不能居仁由義妄謂堯舜不可由只要得其心心是無形無據底如何去法徒借此說以自便其私總由一點自棄之心以造自暴之論學者所當深戒也

不敬二字自權臣至奸佞到此二字都無辨處

有謂相其君而代其位舜之於堯爲可法先生曰何必說到此果然是舜之所以事君而堯禪之又何不可總曹不等非其人耳

孟子言必稱堯舜謂人皆可爲道揆到至處不肯關方便法門故引孔子道二之言正言不爲堯舜即爲幽厲中間更無別路耳有謂法其至者不爲堯舜必不爲幽厲如其言則道三矣總爲後世庸劣者等出路將不甚而身危國削者皆于暴之甚者即凡此等見識仰是孔孟門下罪人等者不可不辨

有謂爲君爲臣必如堯舜而後可則無以處湯武矣先生曰必求如堯舜乃能爲湯武耳

今日人品卑下大都謂古人可法者多何必出於聖賢一路只此說一誤墮落無底之淵耳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章

有謂身正進一步講方得言中自治益詳意不知自治益詳乃指皆反求諸己句非另有正身之功即所謂皆反求諸己亦抑在前面說到盡處耳非謂仁知禮之反猶區區而此更進一步也

其身正即在反求內天下歸仰在身正內節節要倒縮上去方得言之意其身正二字當重讀是重難語下十句當急讀是找足語此而字轉與他處不同是歸併上半語

引詩重自求不重永言

孟子曰人有恒言章

三句魚貫而下身字本粘定家說但一氣讀看則壹是皆以身爲本意隱然言下

此是孟子得曾子大學真傳借恒言發明其本領極大其用意深切著明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章

孟子德力皆天之說極精天有理有氣有道之机役天之常理也無道而順強大天之氣運也天心固以理爲主然有道無道是在人爲人失其職天亦無如之何但有氣運之治亂而已看三代以後天下之存亡

皆以強弱大小爲斷可見孟子之說精不然則三代
以下無天矣若謂強大相役便是天理此却不然朱
子所以辨同甫漢唐之論也

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不是訶其不受命正訶
其爲弟子不是怪他恥正是怪他師正是怪他失所
恥正是要他知所恥

師文王者行仁政也若謂陰謀柔節以圖大仍是師大
國仍是無道天下之講究正與下文兩節意反矣其
誤從史家陰行善錯解來

有謂善取天下者有所以屈人而非力爭失天下者有
所以予人而非弱仁不可爲衆孔子蓋爲周尊而發

爲商辭也先生曰三代前總未嘗有謀取天下之事
歸仁去不仁自是定理聖賢去就予奪皆以仁爲斷
非謂勢不得已而從之也如其言將曹瞞當文王遇
道當微管子熟了從世之史而閣了聖人之經反以
今評古此凡爲史學之大患也

此章原爲當時諸侯取見役而不能自爲強弱言故無
敵二字須指侯國講不指民下歸往也國君天下之
辨言爲此耳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章

衆欲勿施惡即仁也

玩爾也二字有惟其如此但要如此必須如此之意

首節是上截下第二節是下應上說應正所以滿足感
下之理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章

此章有上天下人說者有仁爲天下人說者當如何曰
讀有文自見日下若求難明對當時邪說功利諸家
今中根本言道言事故將地指畫箇目前現成道理
與他看非今日當上立教擇術者言不是家喻戶
曉也但求何以就天下人身上看正見道理只得如
此故立教擇術更無事外求耳

上二句是喚醒他歧途末句是指示他本地指示正所
以喚醒也

親親長長而天下平此就現成本然之理示人擇術不
事他求耳若要到人人親親長長又須有使之之道理
在但此章只重指點知所求處故不重此從

此只在道理上說不在功效上說若說功效則到人人
親親長長豈是容易有一人不親親長長不可爲平
是舜猶病是反成迂遠難矣蓋邇易二字專就求遠求
難者言堯舜之道人皆可爲不可求差了自走遠難
耳不是說親親長長也不費工夫也

帝王制度文爲都只是親親長長中條目耳

人人便是天下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平只就上面分出
箇景象名目來絕非兩件方見得邇易而字是

直指語非轉關語亦非推一步語也

玩全節語氣於此句下應有然則何不求邇易而求諸遠難哉之意然與文卻只此縮住令人自悟千載下猶若見其當前指點是孟子文章之妙

陳卧子云儒者之攻異端愼莫以其精者與之爭勝而已蓋其精者或有非吾儒之所及而其粗者亦卒無以易吾儒也佛老之興皆始於士大夫好言性命總學耳此卽孟氏近邇之說乎昌黎原道諸篇子瞻指爲慕其說而不知其味此確論也然聖賢之道使人人能慕其說而爲其行足矣又何用知其味乎先生曰觀此語可知其惑溺于佛老者甚淺鋼而聖人之

道不明久矣方以精者遜佛老而自處於粗謂衞道精非吾儒所及但不可以平天下吾之粗僅可以處家國天下而不足與爭性命之學其蹉謬如此則國已屈膝乞命于其庭矣而又曰吾儒也例當與之強辨則辨其不可以平天平而已上自天子下至公卿上庶無不以人道爲不得已之俗緣而別有一明心性離生死轉禍福之妙道視爲極至惜爲俗緣所累不得而究也嗚呼其亦勿思甚矣聖人之道其所以能平天下者惟其窮理盡性至命之至精也異端之所以不可以平天下者正其不精於性命之學也秀才未嘗明聖人之道其胸中所見更出異端之下而

又冒儒以淵釋則其爲斷也適助之焰而已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

首節從事勢挨推有此節次到誠身則順親信友獲上並無節次要之誠身原不爲順信獲而後誠之也聖賢從人情物理指點出歸根用力處須如此分明耳

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只是一箇道理離人身看著人身看有此各樣耳因人人不能完得此理在人身上難見故另提出說及至人完得此理時原不曾另有一件雖聖人亦未嘗有毫末之加也離人身看只有理著人身看只有心然心不卽是理故必能思而後理得思是人誠仍是天原無二道也從思

誠至至誠是以人合天工夫從至誠覩感動是以人合天功用惟同此天故思誠者無不至惟同此天故至誠便能動

孟子只換得一思字將中庸博學之節已槩括在內蓋明善乃思誠之本也

中庸天人後面分說開去其合處互見故中庸至誠專就天道邊說多此處不分天人卽接至誠二字是卽思誠以極其誠由人以合天如中庸致曲節之至誠也中庸至字不說功夫此至字兼功夫說

至誠根明善誠身來有多少工大火候全體大用學問不是一真心便了也真心感人雖尋常忠厚人亦有

之非至誠之動也

至誠自然動物非欲動物而思誠也

孟子曰伯夷避紂章

有仁天下之心有治天下之學有邁越天下之才識有歷練天下之精神方承當得天下之大老五字

天下之父從天下之大老來大老名德之盛民望所歸故如父之統子而大老之歸又從文德之至皆天理無私自然感化上市非後世養賢圖大杖策從王之比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章

天將開治必以殺戮弭亂殺戮必假手于殘暴之人凡

猛將謀士皆天所用亦皆天所必誅故往往開國功臣不能善終者人多歸過人主猜忌不能保全實則其道有是自取者亦天理之所必然也惜此輩不知昔耳若諸葛武侯郭汾陽曹武惠雖奮戰其知免矣爲滔者何可不審耳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章

有謂滔略之士不尚恭謙廣大之君不急纖朴恭儉是必不得已而後出於此先生曰此論悖矣孟子要眞恭儉豈抹撥恭儉哉有對豚文言爲國者及賢君必恭儉後列仁政恭儉乃之不貴小德哉

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章

所以不援即是以道惟其以道故人見謂不援耳以道不援作兩層說便隔

孟子曰事孰爲大章

不失能事不是兩件

有謂次節只申明上文大字意似矣而未盡其解大字只講包括本字纔推究其實正是所以人處須從事親守身推究到凡爲事凡爲守者無不貫無不盡中間次第精密周通方得本字之義本對末而言由本至末中間正有條理

可者僅可之詞孝到十分只盡己分內事纔少一分便是不盡分耳細心體貼程子之意方知可也兩字極

下得穩

異端毀性滅親而曰超度爲孝俗宦絕養奪情而曰顯揚爲孝人類幾何而不滅也

今人輒以貧無以養爲辭反責望於遺背是父母當自養并當養子孫也異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章

君心之非所以爲適間者也格君心之非所以治人政者也

格字有本有用德盛而自化本也知微而潛移用也人多說得一邊耳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章

說到此等處於人情物理之變無微不暢可知聖賢
合體究來只是照管自己儀至自化不若庸人以私
生機耳若謂聖賢不知世間有機事是以愚視聖賢
也
註中修己觀人補出言外大意見孟子此章用處非僅
作一番不平慨歎也三義中又修己爲重
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毀之則自以爲不
足近日奔競之徒不足言即自號名流闇然有聲于
時者大槩不出此語背特凡人直顛倒于下流之毀
譽耳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章

孟子欲學者不自足而求進然後可以爲聖賢盡人道
若好爲人師則志氣浮躁而滿假淺隘不復可以成
人故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非指數人師之弊也
[illegible]患淺而學究訓詁之
[illegible]非毀禮法而猖狂無
[illegible]而中無實得之患
[illegible]謂禮儀規範必本忠信
[illegible]規範而專求忠信實德也
[illegible]實德子試看程朱之後雖數傳
失其旨[illegible]接受直至宋景濂方希直雖不能
大有所爲而卓然尚有可觀靖難殺戮後此學方絕

耳若隆[illegible]靜一傳而門人罵坐打人傳子淵以失心
死矣王伯安一再傳而門人狂悖無行顏鈞以詐財
繫獄梁汝元以不軌捕斃李贄以左道伏誅矣此其
爲天下後世之大患不昭然可覩耶而猶有祖述其
言者亦可怪也
孟子謂樂正子章
徒餔啜便不可況今之求薦引說事過錢爲子弟營進
不止於徒餔啜者耶
孟子曰仁之實章
朱子謂此實字是華實之實蓋五者之用甚廣惟此爲
之實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極其盛

即有子本立道生之意也
實字只作本字解非與仁義作對待說若以名字文字
等翻剔便似仁義假而事親從兄眞其害道不淺
仁與事親義與從兄兩邊不得精粗大小遠近判然膠
粘不上皆因中間不見關捩處故註中補出愛敬二
字蓋仁義是性事親從兄是事若不明愛敬實地關
捩豈盡分疏終成兩件
人但謂知二者是也禮二者是也而已不知知勿去與
節文乃是智禮而知斯二者與節文二者乃智禮之
實也若人言則天下無所謂仁義智禮樂只有事親
從兄而已仁義智禮樂皆懸空虛名爲害道之具矣

奚可哉

禮自禮二者自二者節文斯二者乃禮之實非謂三千三百非禮而孝弟爲禮也若謂禮盡於孝弟卽不[illegible]孟子之言矣

功夫到樂處乃盡故曰成於樂又曰不如樂之者手舞足蹈不徒作形容語老萊子衣斑斕跳躍作嬰兒狀莫認作有心做作也曾子母嚙指而心痛何手[illegible]之不關父母兄弟耶

天下道理無不根原于孝弟此五段所同也然其實是有上二段下三段又因上二段生出故曰知斯二者云云下三段正所以完全上二段者也粗心人泛[illegible]只是仁義智禮樂盡于事親從兄眞大顢頇矣[illegible]仁義知禮樂五者不是平列也不是隨意凑似粗心者看做一樣若云天下道理其實只一孝弟大段亦未[illegible]爲不是然失其旨矣仁義兩件並立亦一亦二知[illegible]樂又從上兩件見三者又不是平排亂拈由知而[illegible]而樂道理相生與工夫節候皆有次第說到樂之實處道理似禮而工夫節候極深微神妙知此方見朱子總註之精與緊爲人處

奚可哉

孟子八

離婁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章

合符節者心之理也

末節已推開說是揆之謂

揆一固是道然與道字不同一即道也揆之無不同道
正于此理上見孟子立說皆從實證如三子不同道
而趨一先列其平生及所謂一則仁也趨非仁也此
章之所謂一者道也揆非道也言以事理度之而無
不同正指得志行乎中國句人直作其道一也則無

矣

度之而無不同故人皆可為舜文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世亂澤竭民不聊生為連帥方伯者能搏擊貪暴興舉
廢墜則民生實被其仁若煦煦孑孑以壺餐為德乎
反為計而養合大奸恩僉人而不問此失大臣之職
雖清謙自守口惠流傳其實與殘民病國者同罪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章

君臣以義合合則為君臣不合則可去與朋友之倫同
道與父子兄弟比也不合亦不必到嫌隙疾惡但志
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去稍是君臣之禮非君臣之變

也只為後世封建廢為郡縣[illegible]若逆但有
進退而無去就若無道則行君臣之禮上下
相隔懸絕有進退亦制于君而無所逃而千古君臣
之義為之一變但以借決相嗣而君子行義之道幾
以失其有言及去字者皆謂臣嫡子概以一心大逆律
之不知古君臣相接之禮當然也

後世人臣只多與十萬緡東坡居子便稱身荷國恩矣
諫行言聽膏澤下民與彼卻無干涉

有禮是君待臣之道其情文至如此所以起為之
服義若說做兒例故事即成虛矜若說惟恐大臣人
議其薄即成矯飾若說所以勸勉招致即成權術如

何能感人為服哉大槩人總說著禮便多擺設在外
面自晉人以後讀書人眼孔只得如此

孟子曰非禮之禮章

箇箇禮便具變化之理道箇義便具神明之用

大人察理之精又與大賢以下不同所謂可與權者也
禮便是事之理義便是時之宜禮義之原雖在吾心然
無其事非其時禮義亦無從見一有事一當時便有
箇禮義在分析不得若說以禮從事以義徇時卻是
是兩件也有是迹即有是心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
義在其人之為之者亦自其心認以為禮義而誤故
曰察理不精非拘迹者乃為非禮非義而會之心者

方為真禮義也良知家看得天下一切有為之迹皆
是外假惟吾心之知覺為良知為天理是即名禮義
不知聖賢之禮義正在事與時上看事得其理時中
其宜吾心之禮義乃完若于事與時察之不精遽忘
妄斷冥行自是正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此處
正須辨析
不為非禮義之禮義言其於禮義知之極精也平常中
自有至精之禮義苟異眦略中亦多非禮義之禮義
豈必不事小節驚駭非常而後為大人之禮義哉存
外面有非在裏面亦有非大處有非小處亦有非惟
窮理知至乃為大人耳若只到得暫人禮豈為我哉

設除下何足與語大人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章

孟子此言真勘得人心術學問盡天下妄作苟取之徒
勦以豪傑自命曰成大事者不顧小節此為作用權
變試問作用權變之大古今有如伊尹者乎然孟子
推其本領止言非義非道一介不取與得百里之地皆
能朝諸侯有天下非作用權變盡頭乎然推其同處
正在行一不義殺一不辜皆所不為由是觀之聖賢
門下豈有有所不為之豪傑哉惟禪與良知家自謂
門風廣大無所不可故此一流下梢無不收拾其中
反謂程朱淺隘留人不住遂皆歸彼而仇此但觀今
日詆毀程朱之學者察其生平未有不無所不為者
也
不為有為四字最活隨人所見高下移動如不事生產
而成大業之類錯解其極如沈宏袾之七筆勾有
不為人倫而學佛作祖矣故朱子引張子仁義
之說以實之而此箇關係在所見上辨故程子下
知[illegible]
人必見[illegible]而後[illegible]有所不為則於公私
義利是非大小取舍可否之間均然截然無毫髮
疑故可以有為非俾謂消泊寧靜抑紛守素也程子
知所擇二字義極精道極大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

看者也何法是指示誘人使近而不失二字中藏有擴
充知能實際若體認不真竟墮良知一家坑塹矣
其字仍在大人身上說
不失赤子之心正指大人之平實非拐大人之神奇也
道理不失正從學問擴充經綸精細處看出非從其
不學不慮也曰不失謂全其赤子時純一無偽之體
非以赤子之心作比喻也後人講來渾是莊列瞿曇
之說如所云嬰兒與婆娑和和者直與孟子之道冰
炭矣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深造有剗入意有積漸意有不已意
之以道有兩層深以道是爲學入第條目工夫深造
乃道取不已玩語意兩層中又側重在以道上故註
下面必以其道者句其意甚明蓋必以道乃有所持
循而能自得不則深造箇甚人多略以道而單講深
造卽有及之者亦是說得箇漸進意如云君子深造
之以漸不知註中進爲之方方字確有意正在此處
看得混帳下面儘他說玄說妙都無是處
深造以道是自得之本孟子正鞭策人做以道深造工
夫非敎人忽然尋箇自得也脫却深造講自得深造
脫卻以道講深造亦非

學者到左右逢源直是一團天理受用不窮然要非從
強安排之所能致也只涵泳三則字神情便有默識
心通自然而得氣象
到左右逢源處更不分內外精粗亦不見生熟甘苦之
迹卻自不離故處
自得之中其火候間自不同及到左右逢原地位又只
形容得自得二字之極耳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章
學必至反約乃爲自得然非博而詳說則無由約也
博約是對待盡頭其中用力却在詳說說之貫通處卽
約非博之外別尋箇約也博而不詳說與不博同病

頓悟直指與訓詁記誦總無是處今人每謂學何必
講只行去便是不知其行處都是錯也不然夫子何
以又憂學之不講乎卽以文章論之空疎與餖飣總
謂之不通通者約也空疎則無可講究餖飣則不知
講究多讀書而精講究則通矣
博學詳說非旁雜之謂
有謂聰明之有餘者抑之使但從事於身心其氣必有
所不降准縱之使往而無所覩則力已疲而意亦悔
先生曰聖賢何嘗誤人如是苟一力不疲意不悔豈
不陷之耶直是亂道
昔之邪說但有約而無博近知其說之不通又變爲先
約而後博謂聖門一貫是初入大門工夫得此頭腦然
乎然後去格物窮理自以爲包羅巧妙不知其與聖
賢所言處處背謬學者平心體會自見其妄不須深
辨也
孟子曰以力服人者章
戰國但以併吞爲事諸侯相尚以力其所效法并是桓
文之粗者故上孟以力德言此章卽前意而深之講
到桓文精處凡其定周朝王急內攘外無非以尊服
人到底亦有服來此正說得精微所得王霸徹霸以
桓文爲極王以湯文爲極皆主諸侯服諸侯言故人
字斷指諸侯講

孟子服人皆言王霸之辨故朱子云以善服人如張[illegible]
謀吳恐其更立令主之類養人如湯遺葛牛羊爲之
耕之類張南軒亦以齊桓首止晉文踐土証服人則
人字自當指諸侯言爲是
養字只是公其善欲人同歸非忘其名使人不知之之
謂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章
從原而漸進而放海節節有工夫境界
秪是說水而雨未即水也雨所以爲水者似雨爲水之
本矣而雨之來無端此無本之水之始耳未可以[illegible]
即是水而固不得謂水之本也人之得聲聞亦猶[illegible]

其固而固即無本猶夫雨也不可謂聲聞[illegible]
聲聞過情便已足恥固不必俟其潰敗決裂也然潰[illegible]
決裂必隨其後如響之于聲影之于形所以君子不
敢蒙過情之名此方是聖賢爲己之學
君子之恥本不爲愛護聲聞因洞可立待而益加儆動
耳
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古人之所謂聲聞
也今人以臭腐尾瀸之物亦名之爲聲聞已足恥矣
况又有不實者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章
幾希只言所爭無多耳 村學究竟解作寔字遂有云

希之統者豈不大謬
幾希二字前輩謂是形容少字義非指一事一物故不
可作名目然如時解動云存心則更謬矣本註謂全
其性尹氏總註謂存天理從章註謂天理常存未嘗
有存心之說所謂愛勤惕厲亦就存字不指所存者
也
存之之字指幾希之理而言非心也即下章總註愛勤
惕厲之意亦謂列聖以此去存之耳非謂存此愛勤
惕厲之心也
不但包貫下章帝王師相實孟子自任道統之重在此
存之二字正有憂危心事惕厲工夫

明察雖生知不廢功力看中庸大智節自明
舜之由仁義行如規矩之於方圓合下便如此只緣聖
人踐形其耳目口鼻四肢渾是一團天理所以如此
人若意推高大舜便似以仁義爲糟粕蟬蛻却又錯
了要之舜便是仁義不是仁義之上更有舜之精妙
在也
生安只在明察由行處不同庶物人倫仁義人人未嘗
虧欠
孟子曰禹惡旨酒章
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尚是刺害第二節義只當下
便有明是聖人存心之密

説定所指示處古一言所指…過人處事而言其
義該矣有謂岐數迴形轍衛邊如克商週卜世三十
卜年八百邊而是粗整哉者又欲講究而歸之心傳
更入非細矣又有謂武丁不只此一事不可精定邊
邊亦不然程子云恐人幾然反疑聖人互有得失
故於古外發此意耳非謂不泄邇忘遠可作通融影
子話頭也
邇邇有人有地有事有候不泄不忘正指聖人心法精
微無所不到處
此心同此理同二語人多誤混人心最是不同事理亦
甚不同所謂心同者只同其憂勤惕厲處所謂理同

者只同此事物當然之則聖人正於不同處看
盡執兩用中惟精惟一故其同為真同孟子説周公
所以能兼施正妙在其有不合一句此正千古聖人
相傳本天之學也異流本心起教便將此不同之心
認為良知天理自以為憑此施設無非聖人作用更
不須講究事物之理儼然横衝直撞可以宇宙由我
不知只此一點恣肆無忌憚之心已與聖人絶遠矣
既不同矣何從而得理之同乎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

王者之迹熄不是説詩因迹熄而詩亡詩亡後王者之
事不行其是非得失無復著於天下傳於後世故孔
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所以存王
迹之熄非以繼詩教也如專為詩教亡而作則孔子
自有刪詩之功與春秋無涉人但講經義相比附代
起大義行矣若謂詩教則至今存當時亦得亡故
註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正以見王迹之熄也
春秋繼王迹不是繼詩詩亡只是天子下夾於諸侯而
雅降為風所以降為風緣天子無政教號令行於天
下不過王國一國之詩故只可列風而不可入雅也
若謂詩篇亡則東遷後之詩仍有若謂詩教亡則孔
子自有刪詩之功春秋不可以存詩教也即雅降為
風亦道理自然不可易不然聖人刪正詩教何難升

風而為雅蓋升降之故在政教號令不在詩也
詩亡只是王迹熄之徵不重詩也若謂詩與春秋義
並重則孔子未嘗不刪詩詩何嘗亡哉王風降而雅
亡政教號令更無行者此春秋所以存王迹非繼詩
也

王迹熄後詩尚多見于經者不可謂詩竟亡也第雅亡
而王國之詩降為風非其降也亦非刪詩者能降之
蓋王政不行則朝廷無制作公卿無獻納獨有民俗
歌謡猶存不得不繫之風耳　一
人見註中雅亡二字便道詩以雅為重可謂粗矣雅亡
者王降為風也王降為風而雅亡因政教號令不行

只是今之春秋耳

古人說經各有所發明然其發明都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中來故門戶不同而指歸若一總以羣言淆亂故折衷於正耳今人未嘗見古人稿輒便好論經所必訓駁先儒逆其穿鑿傅會之膚說是既正之後又生淆亂也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也學術之壞總由不信先儒無知力行耳何嘗有踰先儒之經說而得過者乎故余每見今人著書說經便心知其非

孟子曰君子之澤章

聖人之澤不在五世而斬例內孟子只取其去聖之近耳

歷敘羣聖至此自任得統意已自分明卻仍歸重孔子謂幸而世近有傳人得開大道其自任意正在自謙處即未爲世未遠居甚近意

看私淑諸人四字則曾思以來雖源流井然不足當此任也明矣朱子之學受之延平推而上之豫章龜山亦源流井然然序統則直承程子蓋龜山豫章延平亦所私淑之人也

玩兩也字有歎恨意有欣幸意有自解以興起後世意

逢蒙學射於羿章

此章正羿之罪非正蒙之罪蒙罪固明也[illegible]

取友者不重所取之友

第二節孟子引此止取其取友之得報以証羿亦有罪之義庾斯所處之是非固不論也

第二節只就取友上說程子曰學不講文義全背道去理會又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意人卻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章

此章論智非論性也開口便道天下之言性未嘗言天下之性也繫便是天下之言性便是所惡於智者只反覆說明此意

此章謂爲智而發以開口便說天下之言性也言性而不知言故不知故之本利即是不曾知性而穿鑿以求勝耳

或疑此章上言性不專爲智而發不知從來言性者既不因用智穿鑿錯卻孟子言四端便是故言乍見入井便是利乃所以爲大智也然則程子專爲智發之云正對告子及荀揚韓蘇諸言性者而說耳奈何看成兩件乎況既知言性爲主便不是性爲主矣智字止從言字生來如何以不相析耶

大意爲智者而發如余從慈湖江門餘姚其不識性字總坐穿鑿之病耳

與端言性節從無處說存腦卻從有處說故孟子言性只就輪字到排了去

孟子言性只言情言端正是故與利處

故者以利為本不是既有故又有利只凡為故者必利

但言故者必當指其利處言之耳凡人為惡必滿為善必滿為惡必曲為善必由乍見孺子入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忽然而感卒然而應斷非意之能使為不利亦非意之能使為利也荀子言性惡只坐不知利因不知有故耳

荀子言性惡彼亦以為故也故必以利為本

利不是人去做造出來止是自然如此

險阻艱難亦是利

利只是人之生也直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心是活物有道有人人從道則聖道從人則狂仁禮即道心也以仁禮存心即吾心中提起道心為人心之主非外面別取箇仁禮以強制此心也但以字說得若道有字講得粗疎反做成義外矣

以存 字人每以淺求失之猶言其存心以是耳

悻悻於禽獸者固偏中之小丈夫以禽獸付之悠悠者亦非以仁禮存心之君子也君子 自反中所以救技禽獸者至矣及其筆擇何辦君子甚思甚痛更思有安余制之道原未嘗於自反外增 一分自是絕物之念也

禹稷當平世章

平世亂世只在聖賢失職不失職上看

孔孟顏子只無用之之人耳此可以為亂世也

禹思天下四句是推出所以 過不人之故不是虛論聖人心事也若虛論心事顏子未嘗不思但無由之意耳

此思字是職分之思非仁民之思仁民之思顏子之所同職分之思禹稷之所獨故思字須帳定由己講不啻泛泛講

有謂此與劉京章思字有別彼是未任事之思此是既任事之思未任之思要見其重故重在天下既任之

思要見其急故重在己字先生曰須知伊尹雖未任事然已有个湯在湯又有三聘在也即是當平世也

華陰蘇門亦日名世任道者不知之矣故此二思須總在道當任事上看

同道下單說禹稷而不及顏子此是孟子文章省文之妙只用是故如是其急也一句而顏子之所以不急已明

正在時之異地之異處看出道之同其之樂即禹稷之憂所謂同也此猶兩人說如伊尹畝畝之樂即納溝之憂豈有異哉

須知禹稷顏回同處在本領有此本領然後當平世能

已飢已溺當亂世能不改其樂無此本領便世用我
何以救鬪即閉戶只成箇閒人耳
須看得道字分明聖賢千變萬化只是其道一耳故論
聖賢者當審其地以明其道為聖賢者却只審其道
之在其面地之宜然自得不專主審其地也
上節說禹稷更不中說顏子如此節之專重顏子也禹
稷易地為顏易信顏子易地為禹稷難信故皆宜詳
勢側在顏子辨顏子者孟子自處之道亦見
禹稷對副宜舉孔子而舉顏子者何孔子三月常發人
猶及信顏子平生未見施為尤難信也禹稷同顏子
人所易知並意固側重顏子單舉顏子則孔子不消
說孔子不消說則孟子自任可知矣
大意側重顏子之同禹稷以禹稷之同顏子天下曉然
不消說也未必信顏子耳顏子之急生民其道固無
歉亦須易禹稷之地乃得見謂簞瓢陋巷時即是急
生民須推進一層說不然却看小了道字也知道則
急生民在其中急生民不足以盡道
通章大意原為顏子一邊人發故語脈皆側注道邊講
禹稷處顯明講顏子處含蓄正是側重也被髮纓冠
只喻急字是以如見其急上文已說明末兩節正喻
顏子之是以如是其不急結明大意耳
合理上已說盡此只以喻結之兩兩相形其義自見

是孟子文章醞精處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章
是則章子已矣此何止對通國皆稱不孝言上之反覆
辨白其不孝之說却說他做了不得此何只道他
不孝是不孝之所由孟子之與遊禮貌是不絕不是
取之亦是不答之答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
戒孟子特發此論不是痛罵世人還是惆悵之意居
多炎錦之聲而泉之響使人猛省發憤加激勵若
一味罵倒聖賢不如是絕人已甚先生曰不然罵至
乞痛罵之極矣大聲疾呼以痛罵之人尚未之或醒
故痛罵耳是惆悵非絕人已甚也罵至乞人而尚不
是罵必如何而謂之罵耶昔人問乞恩例程子曰只
為如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動不動又是乞也以
是觀之其不以乞為罵也亦久矣夫
人只是志趣不同君子志聖傑惟恐聖傑之不盡小人
志勢利惟恐勢利之不盡志聖傑不盡得則讀書尚
友以求之志勢利不盡得則鑽刺營援逢迎脫識直
學所不為矣齊人尚屬虛言今人竟成行實
求取露眉之驕滿面都是富貴相既取露後之驕滿面
都是乞兒相究竟富貴之於乞兒亦何分別近來直
以乞驕人又驕術之一變

孟子九

萬章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章

慕少艾慕妻子慕君各自有慕相然一言斷之總不慕父母耳人當慕此三者時幾不知其有父母矣江陵棄禮戀位當時猶共非之後乃習爲故事了不足異矣此人倫之極變也

不言得於君則熱中而言不得於君則熱中寫盡窮秀才巧仕宦躁妄之念此時不知置父母於何所熱字正如桀糞之蠅爭骨之狗

終身之慕即少時之慕譬如樹之萌芽甲拆而干霄蔽日之勢已具及至干霄蔽日仍是萌芽甲拆者而已

終身兩字正有多少閱歷多少鍛鍊多少引誘而慕如故所以難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方論舜之不告忽轉到堯之何以不告此正是古人論事精細四面八方眼光皆到處

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聖人作事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正自如此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萬章胸中不曾有此識見有此鍼理有此至性左思右想只有一僞字耳然則語氣

得如此今人見人纔學好做得一件好事便忖必無此心便指他人爲僞此即荀卿性惡之說其壞人心術不淺不道以僞道學加人人誠未必若辛也已不先坐定其僞曾乎聞其言可以辨其類矣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章

黃閣菴云鯀雖殺及天下而原其殺之者出於治水是終與殺人有殊其罪未可與共驩並論也惟苦其形神而不殊其首領所以聖子嗣興無疑其爲幹蠱之地又云殛流放竄不言殺字爲何鄭玄注周禮則云殛以馭其罪殛猶放也舜殛鯀于羽山是也陸德明釋云殛誅也曲禮齒路馬有誅以言語責之非有

刑罪也今以尚書竄縣于羽山證之則鄭陸之說良是但鯀死於竄所故洪範云鯀則殛死春秋傳云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也以殛爲殺向屬治洪

先生曰按祭傳殛則拘囚困苦之亦未嘗訓殺然洪範云鯀則殛死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其非輕罪可知蓋共驩三苗害在一官禍及一方鯀之禍害及天下故共驩三苗曰流曰放曰竄而鯀曰殛則鯀罪重於共驩三苗非輕也故謂殛非殺則可謂鯀罪輕而曲爲之出脫則不可其所以必欲曲爲之出脫者以禹故也不知鯀殛禹興皆天理之所當然非若後世刑賞德怨之私又何礙於禹而爲之曲說乎近世

論者以爲鯀若伏誅則禹與舜讎必不肯臣舜而服事此說至悖周官曰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不人殺之而義止不可讎況聖人而作君乎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以舜誅鯀有不受者乎舜之誅鯀天道也天可讎乎凡君誅臣臣之子必讎君則爲天下君者亦不勝讎矣父子之仁君臣之義並行於天地之間皆天也故皆仁也知有父而不知有君是知仁而不知義則并其所爲仁者私心也非仁也告子外義以生爲性釋氏本心以理爲僞皆不知天而無忌憚此等說數原出於此自以爲仁孝之至而不知其爲大逆不道之論也

親之欲貴愛之欲富自是合下如此固未嘗有斟酌計較也封之有庳方是斟酌計較出曲全之法此舜之所以處象然亦必遂其所欲而始已耳今人著眼便先是斟酌計較一片私心此即是後世弱支夫偪之意仁人固如是乎

金正希云有謂象化於舜自不干預國事非舜制之者象兇暴舜亦不能制也其說似迂蓋舜當日處象朋是放之孟子曰封亦戰國談鋒耳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雖親愛奚至差別若此聖人爲天下而棄其子是何等肺腸又云象此時已無能爲但無道以束縛其手足則象之性斷不能無所事事惟梏桎之處置之伺察之使不得有爲於其國而象眞可以不必殺矣先生曰看不得二字固知象自不干預之說爲迂然遂謂舜有梏桎處置伺察之法純從利害起論然則充類盡義舜亦曰以殺象爲事矣至引聖人爲天下棄其子以證實放象不知聖人不以天下與其子亦正是高貴之而不得有爲於天下耳中庸所謂子孫保之正見聖人親愛其子而使之得所原未嘗棄也總之倚向均使該與他天下看象便該殺輕也須放此是後世猜人肺腸如何可與論聖人聖人於子弟本皆無商量安頓然總在親愛中曲成如正希所云盡是私心作用矣此亦是禪學流弊看得人

心即道心人欲即天理乃謂孟子之說亦戰國談鋒其悖道慎義皆由信凡情而不信聖賢也正希先生文章節義自足千古而惜乎其熟於禪讀其臨終與家人書令其兄與子女學佛此自謂親愛而不知其甚於放殺也朱子稱富鄭公趙淸獻爲人自其質性非禪之力亦先生之謂與

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

正見其似放處看下何由接放謂之放其意自明直至雖然欲見何又轉出親愛意然時人爲辭似放之故竟將後世監制親藩不仁之術入說則盡失孟子立新之旨矣故註中即補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

愛之心此義最好方見其似放處正是仁人親愛纔
管
總是推論所以致或曰放焉之由皆從形迹疑似上來
虞舜當時只一片愛弟之誠而愛民之仁成物之智
又未嘗不周見聖人仁至義盡知明處當正辨其不
是放時人純於作用上起見反説做眞實是放而體
統非放皆後世封鍘親藩猜忌殘薄之私與聖人心
術正相反矣
舜之待象純乎天理仁義上事後世只在人欲利害上
計較此有天淵之隔
世間讀書人自謂能識道理及至一事至前不覺首是

衛決手足無措只是讀書時於處事接物不去[illegible]
書自書人自人不相關涉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章
孝子之至四句只虛論情理下四句纔照舜事故尊至
竟位尚歸自天子以下至大夫士更推之爲聖賢
僕之父皆尊親也尊至爲天子父尊止矣而舜幸
之在舜當時亦不敢及此然至此舜亦只如固有
孝子之分有定而心無窮天下有一步尊處孝子
欲尊之心必不斷餘算不是定以爲天子父爲孝之
至也爲天子父亦從道德功業來有舜之聖而後
尊親爲天子父此豈人所得而妄覬者哉

咸丘蒙只疑孝子可以臣父原不曾道舜不是孝子故
孟子只以孝子所以爲孝之常理折之則臣父可不
辨明矣
爲孝子而至尊親天下養乃爲至耳非尊親天下養即
爲至孝也漢高心善家令言乃尊太公故是分粲餘
智耳豈得爲至孝哉
大意在辨臣父故説到尊親盡頭處然須知聖人正以
孝致之不是必以得此爲孝不然操莽昭炎之所爲
皆可援孝以自解矣
但以尊養之極爲孝則叛臣亂賊皆可取其志乎惟舜
之尊養皆從大孝得來其至德協帝處便是尊養之

至處及其尊養亦不過止於尊養不以亂天下之統
經大義方見聖孝之仁至義盡
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舜之尊養適合當然未
嘗以私先天下之公知此則濮議大禮之是非見矣
孝思思字即從上兩至字生來不説如何尊親如何
親而獨曰孝思維則此方是至也纔説至便已不得
至
舜以孝得天下不以天下得孝孟子於天子父天下
下即下此三句正要人活看上八句只論心不論
事有窮時心無盡處以要見至孝之心斷無臣父
理耳不是勸人生妄想也不然篡逆僭竊皆可爲

思耶如此看中庸說舜說武周道理都成一片

引詩二句照上孝子之至四句作結也是籠統說不專指舜之尊養亦不是教後人以舜為則尊親備養總是孝思所致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即所謂孝子之至其為尊養自能極盡可以為天下法如舜者即詩所謂能長言孝思而足法者也豈有臣父之理哉蓋尊養乃孝思中事非以尊養盡孝思亦非尊養難致而孝思易法也若云舜之尊養不可及而止取其思則失語意矣

引詩以證尊親養親之至明臣父之說之妄重一則字此則字即從上文兩至字看出見此理是亘古亘今

横塞宇宙不易之常道則齊東鄙瑣之說正如白日出而爝火息自無可置喙處矣

則字即人倫之至至字孝中大孝中孝小孝層級正不同必至此方盡盡處幾是則若是遮上面還有一層便不可以為則引詩只明此意以見孝到極盡處斷無臣父之理不是扯武王來陪論亦不是借武詩類舜也

引詩只斷章取義非以武舜較尊養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有謂洪荒以來皆傳子至唐虞而傳賢先生曰謂傳賢在傳子之後則人言當云至禹而復古不當云德衰矣此亦以後世疑上古之弊

有謂擧不拘不百歟舜陶於河濱器不苦窳堯舜之德至于格鳥獸被泥土了之質祇鳥獸與泥土則有間矣何至皆然無所感化哉先生曰鳥獸聲理不知天下原有可感之鳥獸泥土而有不可化之人雖聖人無如何也

有謂聖人以道統為宗祀故堯以舜為子舜以禹為子先生曰禹止欲與賢適賢在子耳故謂與子原是與賢是實義非巧說也因而回互說堯舜亦是與子是欲作巧說而不知其謬於義矣蓋宗支世系是父子一倫中事帝王授受是君臣一倫中事一從仁性一

從義生自是天地間並行兩大事合併不得天位原只有傳賢禹未嘗差差在啟以後耳後來竟將天位作父子傳授家當混看此濮議大禮之所以紛紛謬戾也此等處關係極大不可不辨又曰道統自道統宗祀自宗祀聖人原無混合之理只有和尚之教道統即為宗祀付法者即為嫡嗣此正是無父無君孟子所謂二本故然耳要之此一種議論說論亦自禪學得來近日講學者又學和尚各建宗立譜源流支派為興端兒孫而欲篡聖賢統位更可畏矣

啟能繼禹之道全在一敬

全為解說禹德之不衰與益所以不得傳之故歸之天

命其說已盡然天命是渺茫渾論語匹夫以下數節
又惟明天命所以然之理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割烹要湯時人據此說專爲自己苟且卑汚解朝爲[illegible]
進退言又爲孟子守禮義不見諸侯規諷
聖賢於出處去就辭受取予上不肯苟且通融一分不
是他不識權變只爲經天緯地事業都在進退予上
做毫釐差不得耳自作用之學興竟分體用爲兩截
更精而講合一則索性以作用爲本體引得一班苟
且無忌憚之徒妄作妄取輒以英雄自命曰成大業
者不顧小節外間雖所不爲只不管自己身心如何

雖其中亦雅俗高卑之不同然下稍總歸於小人[illegible]
說所稱光棍耳且道自古來作用之奇且大有過於
伊尹者乎看孟子說他本領却只得非義非道則天
下弗顧千駟弗視一介不取一介不與若不是從來
一番事功也定說他有體無用矣
介之不取與即是伊尹通身本領體用全副在此不
是一介取與小後來任天下之重乃大也道義只是
一箇道義在一介不曾欠在天下不爭多不待推廣
勘驗方見其大只爲後世盜賊之行皆可以爲君相
看得此理不同遂謂成大事者不顧小廉曲謹一班
無恥無行雖所不爲皆以英雄豪傑自命不道聖天

闊地一箇極奇極大功名作用之聖人其本領却只
在一介上做起若一邊純是道義道義不分大小一
邊純是利利便有大有小矣
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云云句是伊尹止爲堯舜
之道非計正見其出處之正非爲身與君民功名事
業起見也先儒入汝道箇皆做到狀元便了却道
上面更有事在又云天下事非甲爲則乙爲豈伊尹
也不及此
民中便有予在等民也只覺處分先後耳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
而誰也須體貼出聖人一片赤心本天直下不徇己

私亦并不徇天下即有罪不敢赦罪在朕躬之意當
時君臣一德是何擔任是何敬畏此三句正見顧諟
明命之旨若一點私情渣滓便是後世英雄自負大
言與聖人分上無涉不涉聖人分上便純是私意其
自負大言正是猖狂僭偭矣
誰字見聖賢赤心不是妄自尊大孟子舍我其誰亦是
實話痛切語
思字是孟子從他前之樂道後之伐夏體貼出來
思字向堯舜之道來出并不在民身上
思字是孟子設身處地相見處
堯舜之澤指除亂與治兼教養實事若學講學字便客

易蹉入霸去

此際之憂便是向來之樂因時過而分路其實本皆分也讀朱子感春賦云樂吾之樂兮誠不可以終極憂吾之憂兮識知吾心之未傷歎聖人心坎中憂樂同原而自具一箇天地後世學者胸窩只有一副私心以得喪爲憂樂如何見得這箇道理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此句最易說入豪士意功名英雄試驗蕩者一分意氣便不識聖人心事天下之重正在堯舜之道在我堯舜之澤亦在我更無可諉處耳

天下之重只在道上看自任只在天上看如此方見就

湯伐夏却是正己潔身內事

自字與下己字對天下之重與下正天下對但有正己以正天下無正天下以爲己之理故任天下之重全在一自字

只完全一箇自己便是任天下之重

如此一句慎重之詞非分大之詞重字乃不敢苟且意非不肯做小意方是闊潤意本義蓋此句原兼處畎畝說就湯說就湯因爲任重邪頼鼎俎與囂囂却聘非正爲任重也人只說得後半截耳正己乃所以正天下人不是己分內事天下不正於正己尚虧欠兩邊夾說方盡

伐夏救民正是畎畝樂道中事堯之憂民舜之不與禹稷之飢溺孔子之疏水顏子之簞瓢孟子之好辨其揆同其趣一也

放桀放太甲兩是開闢來未曾有之事自伊尹敢犯手創爲之只緣伊尹胸中有箇堯舜之道在堯舜之道中有箇天在道得箇伊尹不敢不犯手做後世把不些後見有問不能學效於篡奪無忌憚至以作用爲師一代者人伊尹之罪人也

既無堯舜之道便不可謂之要矣而云要者此是孟子辭辨亦借因人口氣如此承認要字正是辨自要字

癰疽侍人或謂孔子於衞主癰疽章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此二句原從上有命二字推補出聖人栖栖須知聖人不是一切委之數命其知命也正以禮義存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而栖栖卒老於行此豈委心任運者耶故此二句指平生大段說不指處衞一事禮義亦不專在進退上用

觀程朱立朝進退之法便知孔子

聖人不言命間或言之特爲下等人說法使易開明耳於此中略存趨避計較之意便非今人不信命固不可若一向委之於命而不修人事尤極壞事須知命字上又有一層人惟見不到上一層故并信不察下一層耳

門戶厲階至今爲梗此古人所以謂去朝廷朋黨難也然使爲人君者能識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四句正可從此辨出種類耳只要辨得一正、閣部大臣便可辨朝士使可辨外僚矣復何難耶則此方知歐公朋黨論猶未得其要領

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章 一

百里之忠君與宮之奇同而見幾明決又高一著若養做避辭自全隱默圖利是奸也非智也

出脫百里奚只在知虞公之不可諫一句下面但反覆申明此句耳

好事詆奚正爲當時苟且干進者地耳由其言必道以

名教節義爲桎梏以與人去就爲浮雲故孟子直舉其入秦之故辨之令好事者更無指摘處 一

百里奚相秦事功他無可考於春秋見穀之師而秦穆之誓聖人取之經此頌君傳後之實可知一部春秋大旨與六經同歸凡爲聖君賢相事功莫大於此自戰國開功利之說後世詐多學術門徑總出不得此二字闔了欲爲君者不論篡弒僭竊因逆取而順守欲爲臣者不顧喪身失節只枉尺而直尋孟子一生所憂所關只在此故弟子皆以不見諸侯爲疑割烹癰疽食牛數章問答之意有在非泛作一卷史論辨疑也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三十九

孟子十

萬章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聖人所爲便於天理人心有絲毫未當處便不可謂之聖又何有於清清字從聖字看出謂其於聖人中較分明發露則清處爲多非謂其以清爲聖也

清字從倫常義理界限分明處看方是聖之清

聖之下加箇清任和時纔見孟子辨析之精言語之妙聖所同也清任和時所獨也若說孔子以時爲聖則時字便小聖亦不大惟清任和各露在聖外故皆見其偏惟時字加出聖外故獨見其高并聖字亦高疊矣卽是下文聖出於智之義

時之義正在變化不同處見有統看有拆看統看者亘古只如一時而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無所不有拆看者一時各有一天而治亂寒暑晝夜呼吸無所不分

有謂時非聖人不能用先生曰時字是聖人斷語道着用便不是聖人亦無用時意

有謂講此句不必拈出中字先生曰時之妙正在中不知中而言時未有不流於猖狂縱恣矣此種說數似乎高老莊以惑後故辨之又曰有末節注三子智不足及時中道理自得

自古未有以聖稱三子者稱之自孟子始是孟子實能見得如是故足爲千古定論世人妄謂孟子欲尊孔子故聖三子以極尊之是三子之聖出於一人之私而非萬世之公并孟子亦權用而非尊信之實矣此等議論最害道爲管論三代以後聖人惟明道文公爲第一等惜無孟子其人出而定之耳

孟子直學孔子而其任處氣象實似伊尹故其稱尹處尤極精采割烹太甲二章闗論嚴正微言可見或謂孟子抑齊梁爲湯武爲不可訓此小儒齷齪之論也伊尹孟子所見在天命民心小儒所見但在名位此正有伊尹之志與無伊尹之志分辨處霍光學伊尹而安漢王莽學周公而篡漢若伊尹孟子不可訓則周公道不足法與

集大成集字包衆小成在內

金也三者在衆音之外只一用而已

凡樂皆有終始惟金聲玉振爲衆始終之始終凡聖人皆有知聖之事惟孔子知聖之事能包函羣聖人知聖之事時人止道得聖人必以知始以聖終一層不是看得孔子與三聖無異便看得三聖人於知聖之事有虧欠矣三聖原無虧欠只是孔子更全備變化耳

凡聖皆以知行爲始終但非集大成之始終耳

二子自有條理之始終卻與始條理終條理之始終不
同
上是疏集大成二字說衆說此上方轉合到孔子身上說
亦共曉也忘却條理二字一往說知說聖總不切孔
子一句矣蓋條理各有始終惟金玉又總始之總終
之猶三聖各有知聖惟孔子能包衆之也此言分明
下節聖由於知之義已見
節分列聖號言各造其極聖字之理已明此突出個
智字正分別孔子之所以兼三聖處在乎此
理無不全只是人心之明收拾不盡便有欠缺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章

五兵作而殺戮多封建制而爭戰烈聖人豈不知之然
必不可已者其利害有大小也後世不知聖人深意
以一姓之私廢天下之公究其子孫受禍尤酷流未
有之病於無窮則何益矣此余讀史至秦之銷兵爲
郡縣宋之杯酒去藩鎮未嘗不痛恨切齒也而腐儒
猶以爲不可行以彼爲妙用何不識死活哉其亦
未之思耳
自柳州著封建之論都以私意窺測聖人遂使後生謬
之謂封建爲必不可復余以爲先王之經理制成不
過度量宏分寸明耳然則雖一家一邑非此不治况
天下乎張子朱子必不吾欺也

聖王制度皆本天秩之自然以爲防閑其理當如此不
從勢力相制起見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聖人盡
中原無私爲子孫世世爲天子之謀雖上下相馭之
道未嘗不在其中然非其本義也若爲子孫謀從勢
力起見斷無出於廢封建爲郡縣者矣然秦以後有
天下者反不及三代之長其子孫受禍亦慘於三代
之革命而儒者猶言封建不如郡縣并誣三代聖人
之制亦從勢力相駕馭上商諸豈不悖哉
有謂子孫不安則天下受其亂內勢不重則子孫不得
而安先生曰只是天下不安子孫亦受其禍耳內勢
之重亦天理自然之等殺豈爲安子孫而重哉後世

舉天下皆私其子孫子孫又何嘗得安哉
重內輕外此老生之常談而後世經國者亦只講得犬
牙相制然則立制之初已純是一團權詐又安望其
後世之無弊也
後世如唐重藩鎮宋重禁軍都是私意
末節原只爲庶人在官者定制祿之準則從此推之則
君卿大夫士之制祿義亦盡此而凡祿之制皆起於
農則爵位之原亦起於農天生民而立君師義皆包
舉矣此言外微意也
耕者二字直起原從上文代耕二字生來代耕之義上
通於君公直至天子亦不過代耕之盡其天生蒸民

俱合一夫百畝特人各效其能以相生故有君卿太夫士之祿君卿大夫士俱合一夫之食特其功大者其食倍耳皆所謂代也參看並耕章此義更分明

爵祿從上看來似推到庶人往不知從天降下民看來其禮原從庶人始直推到天子往耳天子亦代耕之極地也

不是先王於極細碎處皆寓深心天下大道理原從此起如九章之始於九九七政之始於日行器律之始於管吹先王建法必從此起凖明耕者所食之等分以之起算直至天子之祿皆由此定但言庶人在官者以耕者以上貼身一級人言也庶人在官者與下士貼身一級即中士由此節節推上次第分明到底可見先王井田封建之原都只從耕者立義而天降下民之意與聖人不天制度之道亦昭然可見矣

天生民而立之君必是以濟斯民而後享斯民之養故自天子以至於一命之奉皆謂之天祿天祿本於農祿自農生故若仕農始由庶人在官者逆推至天子止此一義故以此經通章不僅解在官一類也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皆視其祿位為君事今則皆視為樂事恒以為樂而民生之患有不可言者矣

祿由農差則爵亦由農差上次五等即五等六等之上次也

周官一書安頓府史胥徒幾許人孟子此章言制祿之法大國次國小國必說到庶人在官而此節又提出另說以為差等之始竊謂周官孟子何切切以此輩為言自今觀之乃知天下惟此輩極難安頓後世天下不治只坐此輩無處置法耳後世上自公卿下至守令總不能出此輩網羅刑名錢穀書出其手典故憲令出其手甚至於兵糧收發遲速進退無不出其手公卿守令猶傀儡也而彼實其牽線提掇者也使一刻無此輩則宰相亦束手矣是以老吏蠹胥螟蛉衣鉢并為一拳牢不可破如此則天下安得復治乎然後之儒者商之亦久矣如差役雇役總無良法周官孟子之遺意難言之矣

即據周禮中府史胥徒討之已有不少外而侯國家臣要多可知想當時必先安頓此一輩而後其上可得而安也則周制授田多於古亦或其一端

此惟正要安頓得法亦須體量其意三代致治未有不由此也

俸薪工食之不薄正所以責其廉也

自封建變郡縣仕官如傳舍而胥吏坐長子孫仕官素不練習而胥吏皆諳熟典故朝廷一舉一動必不能出此輩之手天下者胥吏之天下耳然猶五方雜用自朱丞作相盡以其鄉人布列各衙門而緣衆始

一更雖踈淺固不可破矣

天下任道則重在師儒公卿大夫皆師儒也故天子亦曰作之師天下任法則重在吏胥公卿大夫以上無非吏胥之術矣此患由井田封建廢來代耕者之義井田封建之本也秦以後純是在官者用事只是任法不得不然非三代不用吏胥亦不是三代吏胥天生好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章

論交在責善但有勢利耳此挾不賢以為賢彼挾不貴以為貴綠貨謁客煽訶成風詩文講學為離落之吹嘘布衲幅巾為馬首之舞拜相誇為交友之大榮括

不知耻引得一輩小才後生都顛狂嗚呼其亦可哀也已

中庸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親親之殺易知尊賢之等雖知然二者皆天也既出於天則其輕重差級固有一定而不可移易假借者矣是故高之非亢卑之非諂惟世不明此義遂有謂費惠公語未句難安頓并有増出一番斡旋者皆小兒強解事也

凡書中而字之上必有一讀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句略逗斷讀語意乃醒

備云天子友宰相諸侯友諸侯友匹夫天子友天子天子友孝子慈親兄弟相友猶未為奇惟天子而友匹

大逆成答語

自秦之尊君抑臣纔以漢家叔孫之禮迄今遂不復古至如宋朝之寬仁有禮而殿上坐講當時猶以為怪豈勝歎耶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章

充類至義之盡也本句解猶盜之言外見非盜之義非是端促端促即從不體流露但有大小微顯之分耳其於大道外另有隱曲周旋作用也

或云檄大不存義盜以愧其心先生曰後儒之解春秋每有此論朱子辨之明矣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章

此章論聖賢出仕之大略盡於是矣頑人之自處何如耳已義本微而言伊川不為妻乞封其義一也

逕之事臣論來叔司議書俱從此章脫出

學者果有不領便自無所不可只問今日我當自處何等當如何盡職耳總說有輕世玩物之心便非聖賢學問日非自甲子又曰大事不糊塗小事糊塗只是本領不濟耳

仕原主行道為貧而仕者仕之變而行道之體用本始不在其中原不在道外可以苟且得者但責任大小輕重不同耳是亦道也人講兩而已矣語意直是輕忽不知會得當生平節制長中有絕大本領在聖人

論古之嚴正是爲己求精亦以愛天下後世耳卽如
楊子雲未嘗不稱其好學而賢然使不爲莽大夫不
更賢乎好譏彈者私也惡也辨析研窮以求至當使
後世可法此公也當也此之謂能論世知人此之謂
能尚友友當者以友求當也非私其相好亦非周旋
古今也

春秋之書亂而折衷於孔孟漢唐之書亂而折衷於程
朱論世不得聖人之義是非衡決徒以書禍天下耳
今日議論亂甚矣其孰從而折衷之乎

古今讀書弊病大約不出穿鑿附會

齊宣王問卿章

庸君心亦覺得利害切身又是不可言之隱被田舍翁
不曉事唐突說此又不敢直叱其言之非又自以爲
有容忍令左右不洩不測不覺默然時已露出勃然
變色之狀矣

古今也
能尚友友當者以友求當也非私其相好亦非周旋
後世可法此公也當也此之謂能論世知人此之謂
更賢乎好譏彈者私也惡也辨析研窮以求至當使
楊子雲未嘗不稱其好學而賢然使不爲莽大夫不
論古之嚴正是爲己求精亦以愛天下後世耳卽如

孟子十一

告子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章

先單說義欠缺說仁義便是告子仁內義外根苗陳建字以爲脫一仁字猶顛倒在

先說義後言仁義告子意中先有義外論頭在故其爲字亦指義字居多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只是仁義告子岐而二之便不是然其以杞柳桮棬爲喻而輕輕下一爲字亦自包裹得好孟子從爲字中抉出戕賊二字便覺鋒穎百出不攻而自潰

順字對爲字故者以利爲本惟其順也

告子天資剛傲看其詞氣絕無商量故孟子只就彼說直折其非而不明言其所以然蓋亦至於太原之意也然理必極明辭必極快理明處只是入情辭快處要在刺骨

有謂告子此篇仁義者其外仁義凡以明性也先生曰爲何定要出脫告子以其本師也秀才有性善便道孟子不得已撰造立教如此其實心服告子之說爲本真推而上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總是孟子一流其爲健順五常禮樂刑政諸道理總是性善一例猶所謂聖人添入者也不若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爲正法眼藏自莊列告子五宗禪家象山陽明皆以此爲宗秀才已皈依而化之矣安得不回護本師哉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章

水非可以指性也水之必下者其性也人非可以指性也人之必皆善者其性也若但以水言以人言則水有多少水人有多少人豈復有定體哉告子本領在生之謂性一句看水之流便是性看人之心便是性其病只在此陽明謂能視聽言動的便是性即是此意不知能視聽言動的這個正是無分於東西之水也故其宗旨亦只在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若聖人之所謂性則必視之明聽之聰言之叉動之爲禮所謂水之必下也人之性也

告子屢設譬喻以言性即佛老家之寓言閃爍支離不可方物其實皆遁詞耳儒者只與格物窮理則終無遁處孟子知言本領在此程朱關佛只與論迹迹從何來亦此意也告子先不識杞柳湍水馬炙等物之理如何識性孟子知性知天其於知言也何有方知杞柳湍水馬炙之理皆吾性所有以格物窮理爲務外此所謂義外也倘安若普格竹了竹子亦未必不可以言道其不識良知先不識竹子耳

陳賦予云聖賢之言性深辨其自然者柰何而已苟說

予人之所爲豈得尚號爲性耶而必以性爲善者此教人之道也無善之說近道而垂疑天下之心性善之說似偏而可定天下之志聖賢教人言此不言彼也又云善治水者任其勢善治人者任其性性可任予則固已斷其善矣此權辭也先生曰以任性自然爲說此本之老莊即以無善爲宗雜合二氏之言顯攻孟子不知不而又以爲教人之道如此若反爲回護者即陽明所云不忍牴牾朱子不得已而委曲調停以爲朱子晚歲已大悟也此等說數浸淫於學士大夫胸中老大不然孔孟何况程朱

告子曰生之謂性章

陳卧子云告子與孟子論性不合者一欲知其本一欲立其教也告子無辨難之才而徒執本然之語則事之可疑者多矣故孟子設機變以窮之而庶以全我教又云生之謂性是指方生之際言萬物之性皆出於此時也非言萬物之性一無所異也然其說大有類是者故孟子謬其旨變其辭以難之以全我立教之本意先生曰告子正爲不知本故理窮卧子却以爲其辯拙而理不窮及其代告子辨也則運告子所生之說都失之告子本以知覺運動言生猶陽明所云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卧子却以生死之人嵩之界斷則孟子亦不盡以白之謂白折之而告子

然之矣竊恐告子辨才遠勝卧子十倍卧子尚未知告子言安能知孟子言竊其情然敢以告子爲是而直非孟子謂告子理是而辯拙孟子理不足而辨勝是告子誠而孟子黠也此一種無忌憚之病非小小罪過也嗚呼此非陽明之害與又曰告子生字亦不指例弊墮地時如其言只初生時有性而後遂無性予又曰告子原說生即是性故不得不然孟子之詰使其口不然孟子固又有以折之矣

陳卧子云告子之於性意在獨知而已故知其本而忘其末知其所以然而不知其所當然是以取喻事物而爲孟子之所窮先生曰聖人盡性便盡人物贊化育豈僅獨知而已獨知性只是二氏之說然二氏亦使以此立教未有忘末而謂之知本不知當然而謂其知所以然也

有謂天下莫尊於同莫賤於異天地萬物盡同也先生曰孟子道性善正爲同然耳犬牛與人性有同有不同正爲生中有不同耳

生之謂性經孟子如此辟闢後人猶祖其說謂告子未嘗不是孟子爲流弊立教故爲矯枉之言者嗚呼使無孟子幾何其不以告子爲聖人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章

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此正如禪家潑活

縱奪句同中有異不離故處已逼千灘祇是一箇主
賓有時一喝只作一喝用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分
明只在轉機處為取耳此可以得言語之妙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章

孟子言性皆從端倪發見處溯洄而上故極明顯其實
所謂求故以利者也乃若其情二節虛虛發凡下節
因者之心方是疏情之言非思求舍半段方是疏非
才之罪

性為中涵尚竊其未必盡善見情之流動攻取者頃刻
萬變何足以証乎孟子所言之情只指人心猝乍感
觸不知不覺發露處雖凶人暴客無不然者此為最

眞所謂孺子入井之惻隱與牽牛之不忍乎且好惡
之相近孩提之愛敬無非此意止就這端倪上指
以見人之為人心之自有不說情之流變亦不執此不
知不覺處為究竟工夫如良知家所云也

惻隱羞惡情也其根之而發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能
惻隱羞惡發揮至仁義不勝用才也知其固有而欲
得之思也

諸說之非總只在物上起見謂物即是則如後世金溪
姚江皆是此說孔孟却以則為主有物有則明分兩
件有物必有則歸併一件歸於則不歸於物也則在
物之先物之上但離物則則亦不見耳孟子引此以

證其即情驗性之說也在必有故好四字

理在氣先亦即在氣中惟程朱分得明白故其合一處
渾然無間後來欲說即氣是理其所謂合一非孔孟
之合一也孔孟之合一重在則謂物必有則後來之
合一重在物謂物便是則此正後說之非與孟子性
善作頭敵矣

有物句是證結性善民之秉彝二句是證結情與才之
善即性善孟子立說主因情而見性故引據之意重
好德句

明道先生嘗言詩不曾章解句釋下字訓詁有時只轉
却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其法蓋得之此

節

或云孔子贊詩只統說知道中夾人性二字不得余謂
此論甚泥拙假如大學引文王詩作敬止義其實詩
人止字是助音耳可因傳者文理不通乎孔子說詩
時不必知人性字孟子引証卻不妨坐定人性況云
生物則秉彝懿德詩人已明具人性義與敬止例又
不同何故孔子口中反不許他說性哉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章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若如後世講學當云
理義之所同然者何也謂心也矣湛甘泉改註云在
心為理處物為義只改一物字便是義外之病若以

物爲外是分內外之道非皆備之言也如此說義又何嘗不在心求要將理字說高反將心與理與物盡成三片此求合而得離也大約禪學最怕拈著理字後來便要拈理字以明其非禪只打開物字則理字便好活用此正僧杲教張侍郎所謂卽用儒家言語改頭換面接引人去之術也姚江格物之說正是此法乃反以程朱之說爲義外試思合外內者義外乎分外內者義外乎亦易辨耳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鐵板註腳程子分解二字如此正爲兩箇也字破疑耳其實止是一串故急接語云體用之謂也若呆煞分看便是告子義外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若謂故意放低聖人引人卽成自棄若謂滿街是聖人滿胸中原是聖人要人笑受卽是無忌憚掃除兩路方見孟子喫緊爲人處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章

此章心字是仁義之良心與他處單心字不同故說心便須根仁義氣清時可驗良心之萌櫱所重不在氣故說氣便須根心好惡是心所發處相近幾希處是良心萌櫱非無仁義而但有好惡也故說好惡便須根相近幾希此數字都單舉不得

氣字千古惟孟子發明而氣之生於息見乎平旦於此章尤精氣根於理理根於心惟主靜而理與心一氣之用自行此周子之圖說卽從孟子息字得宗也

氣日裏也生只是夜間稍靜不耗散耳

平旦之氣兩句非幸之危之也前既是放失之餘旋卽是旦晝牿亡隨其後然則所稱與人相近幾希者一瞬耳

不足以存言不足以存仁義之良心非云夜氣不存也日間牿亡循環不已則夜氣所生息者漸漸消泯牿亡只指日晝所爲不是夜中亦復牿亡

夜氣之不足以存爲良心消且絕也惟良心之消且絕故違禽獸不遠若只歸咎夜氣便失之萬里矣

心之形質無出入其理體亦無出入其可以出入言者

乃運乎形質而載夫理體之活物惟其活故有存亡出入存亡出入卽生乎操舍其爲物原無出入也孟子通章所指皆仁義之心無出入者也孔子所指却只是單心字孟子借以證其不可不養重在操舍字要之心存則仁義存亦初非二物也若只重神明不測之體言便易陷禪宗去

孟子所言心字與孔子不同孔子是說心之爲物孟子前後數章心字皆指仁義之良非虛說心字也然仁義之所以放失皆因心之爲物最活風吹草動便起發作故不可頃刻不操此節引來只重一操字耳

孟子引此以見心之易放而難守欲人用力養之耳若

實孔子之言心與孟子心字微有不同孟子言仁義
之心指本然之良者即堯舜之所謂道心也孔子則
說心之爲物最活變不測惟其活變不測故有道心
人心之殊存亡出入已指人心之危矣其理雖一而
所言各有指
程子論出入二字按得以操舍言然此四句總言心之
活變難把捉以儆人不可不操耳以心之自然上論
爲正不必粘煞操舍也無時與莫知其鄉平看若側
串講似因無時故莫知其鄉多一轉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章
王之不智在道理上說如仁義之與利行王政之與好

勇好貨好色伐國救民之與火熱水深說時未嘗不
足用爲善而卒不能改從故道理到底不明白不足
與有爲孟子之所以歎蓋歎道也非歎其身不用鄙
王不能卻己而爲智也孟子此篇都講性道爲學之
旨看前後章自明若從己之用不用說王之智不智
義小而私非此章意也
第二節似咎與之者然所以引喻之久者王心原自有
病故下節云云
不專心致志正是弗若緣故有因章末二句語氣謂誰
弗若之矣亦不宜老實說明者與俗論也不專心致
志則不得也孟子已說淸在上故章末只用反辭也

之意已足耳今人非惟不識孟子道理抑且不識孟
子文字何處與他說起耶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章
萬鍾於我何加焉世人惟將萬鍾與我合而爲一孟子
只將萬鍾與我分而爲二
自本心喪失但爲利欲所驅使爲境遇所遷移萬鍾非
人行乞亦非人也忽然萬鍾便講作用忽然行乞又
仿講禮復此等人往上正復不少胸中總舍箇萬鍾
不得彼禁戒者無論已　荒貌取禮義之徒退入高
隱即於高隱求萬鍾退入佛老即於佛老求萬鍾退
入理學即於理學求萬鍾退入方技即於方技求萬

鍾尤爲失心之甚者也
譏訶笑罵世人儘尖儇明白不知到自身上便全不照
管心口相違前後異狀即以問其人亦自不可解此
不可解處即孟子所謂可已而失本心者也五鼓寒
鐘一炊熟夢念此更應怔省
孟子曰仁人心也章
義爲人路異端遂指爲外不知路在外而所以由者仍
在內也事父則宜孝事君則宜忠豈亦在外乎知此
則路亦不是外物異端自打成兩橛耳
放心者心之仁放失也求放心者以學問求之也故曰
學問之道無他心便指仁求便指學問言入爲求放

如是或謂說立便是工夫此陽明本體即工夫邪說也或謂如是則當於立字中講出實功曰孟子不曾說得如何代爲補然則畢竟如何曰孟子以孔子子思爲宗者也看孔思所說工夫自得之矣不是不可補須補得與孔孟本中下太爲難耳

所以必當先立之故不必更求枝節也上文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又云心之官則思則已明言之矣然則先立之工夫如何只此孟子之引而不發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章

畧者不識得人字想他英雄才智壓倒在氣數之命下分氣數之命即人爵也不知上邊還有箇天命之性

在此是氣數沒柰他何底聖賢只爭這些子耳孟子特提箇人爵已將氣數之命俯視在百尺樓下然是實理非虛氣也請看孔孟程朱今日又何嘗無人爵故曰大德者必受命

天爵二字是孟子自撰語然知是真實義非寓言名目也天位天祿天秩天敘天命天討無非天者天即理也只人字不明異端橫起其最下者至袁黃了凡造爲感應功過格附會太上不根之語謂以此求科名得壽子女貨殖之屬無不應願而得者只是勸人爲貪夫所爲貪者何公也貪也惡者何私也利也以自私自利之心而僞行善事此勸人爲惡非爲善也即使盡如袁黃所勸正孟子所謂要棄必亡者耳三代以上未嘗有此勸法而爲貪者衆自漢以來爲因果報應之勸者日益精工而人心益下不可謂非彼說之罪也今日雖有聰明長厚人無不爲所惑亂矣爲孔孟之徒者不可不起而正之更無辭耶

棄者不但以是修字中事如何說人天爵不知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是天理合下當然此古人修而不要也只覺他可以爲要人爵而修便已不樂那得不要何況更有病根早已生成也今人讀書作文何嘗有所樂在焉只爲富貴利達由此不得不然耳則是初上學時早已棄絕天爵矣故先儒每教人尋孔顏樂處

孟子此章大段爲有人爵者言令其猛省而求爵者已在其所有者未節惑之甚甚字及終必亡句自見故註中補出已惑已最宜熟味古人始終只是一箇修天爵從字極輕初非古人之意也今人始終只是一箇要人爵修字亦極輕其所修亦非古人之修也若謂孟子有以人爵歆動令人意則修天爵以要人爵者與古人又何別耶

是處纔落明命作用便看此章道理不徹末節要曰棄前半截如此後半截如彼大道是兩截人我道原是一截由後半截看來知他前半截已不好了也故

讀書人終身志節全在初上學時立心便須端的不然才人名士下稍頭都靠文字不著便是要棄必爲榜樣

成弘以前人尚立品即科舉亦等他出來故其人尚可觀不似而今一概乞丐相

真讀書而科名不尚是修從中事自萬曆末年揣摩之說熾士人日以文爲敲門甎以得售即棄之也試問敲門欲何爲取美官多得錢廣田園長子孫耳然則修敲門甎時已習成貪賤之心安得復有人品事業哉故凡爲揣摩墨裁之人不獨其文醜惡其人必下流鄙夫也有志者可不戒與

由其可棄知其修時是要由其爲要則其所修亦非眞仁義忠信矣朱子謂孟子時尚有修天爵以要人爵者今並糜天爵以要人爵如五霸假仁義今之諸侯幷不假矣就時文言之降爲以前先輩崇尚實學視制義極重自萬曆末年至今日視制義日益輕士大夫無不以時文爲爛惡不堪之物當其開催試葉時已棄之惟恐不速矣只緣要公卿大夫在此不得不爲耳此豈非要棄實證乎於是有時作時文不會者不知先輩時文何嘗如此爛惡不堪識故做好文字與做醜文字其立心便有人禽之分此便是兩修字不同處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章

良貴即上章天爵孟子以仁義爲宗良貴者仁義也引詩但取飽字大意德即仁義也仁義之在中爲飽其彰著於外爲聞譽

此只下惟恐不好名此言大誤後生疾沒世而名不稱一代皆不好名所好名所以名之實甚之代下之好名但在榮華榮利上起見正與古之好名相反其所謂名止就當世僥倖貴顯　時亦乞憐嘖嘖以爲快意不知此正古人之所鄙恥而痛惡者一好此名終身墮落坑塹雖有作爲只如無有矣須知令聞廣譽從仁義來原不是外邊事

看今人營營只是自己看得輕賤全靠外邊做貴重畢竟外邊如何貴重得我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章

熟字原從美字中轉出看註中特其美與爲他道之有成兩路夾俊出熟之只在這條路上做去便是至美適熟字亦有名象無程期故曰熟之而已矣不曰熟而已矣此便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數句道理都包在之而已矣四虛字中

熟下著箇之字則熟字是用力字非功候字也自始至終由淺及深都是熟之中事亦不僅本後一著也只此二字中便見必有事焉勿忘勿助長直到鳶飛

魚躍活潑潑地道理具在

熟之非已熟也故只在用力上說然熟字是火候境界盡處又須見得之字纔有著落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四十一

孟子十二

告子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章

章大力人禮者義也理食色而是也欲食欲色人情也不欲紾兄臂不欲踰東家牆亦人情也為情屈非為禮屈禮之名先王作其稱以範懸民耳艾千子云此章乃孟子精義之學也權衡輕重雖與人復起無以易不知大力何故極口詆之總由學問疎淺不細心讀聖賢書耳先生曰禮本天來情本心來禮未嘗不合於人情然必合於人情至當之則乃所謂天也因人情而權衡輕重其等殺節文經權正反皆天也故明禮則情得其宜任情則天理可悖此聖道與異端分界原頭此處　若以下更無是處自良知之說熾學士大夫皆以本心為宗而以本天之理皆屬外假彼為陸沉為萬世大患大力諸公皆為所惑亂蓋文人尤易陷溺以其詖淫邪遁近乎文章之詭幻也當時有千子一爭雖不能障其橫流然亦狂瀾一砥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章

有謂性一孝弟而已先生曰此卻說不得孝弟是性所行處故程子曰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幾曾有孝弟來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章

只論詩不論人論理不論事處平王之地作平王之詩只有一怨字為至怨至便是窮之大宜此論理也小弁之可取正在能怨此論詩也宜臼非能怨之人其傅亦本當導以處怨慕之事此又當別論不以小弁論宜臼也宜臼與小弁分開看則詩教史法兩敘相發而不相礙矣

離騷非忠臣不能作小弁非孝子不能作皆以其能怨也非怨字不足以見忠臣孝子之隱蓋其所以能怨者與忠厚和平之極也

有謂平王之保有伊洛者以其能怨也其視有覆亡之過而子不怨則視其父如路人矣假令處布衣之列則亦如凱風之詩人無可怨也先生曰此乃孟子論詩不是論平王只論小弁之詩其理正當怨不是說平王能怨亦不是說有此小弁之怨平王便可稱孝也至謂人主之孝與庶人異重在社稷是以功利奪天論也論語分兩件看孟子竊負而逃章又如何作解此等議論苟學者胸中後來生心害政不是小事不可不辨也

有謂平王之得國也君子猶許之而何論於靈武之事先生曰君子不但許平王平王負弑逆之罪肅宗尚有恢復迎奉之功肅宗即不得為孝豈可與平王同

四書講義卷四十一

獻耶

凱風何以不怨何以是不解之詞然非不解凱風之不怨正不解小弁之當怨也

其實高子之怨與孟子之怨不同高子怨字內即帶不可磯意孟子怨字內即帶慕字意如此則不曾去而簡中矣

怨不僻倚今乎哉子知也驪山之前驪山之後有幾何感格而升平園功用都在怨字中由虞舜只以怨而致允若孟子所以引之作結也不然即使小弁實是平王自作亦只算不怨耳此怨慕與怨懟所由分也

宋牼將之楚章

說秦楚罷兵之說孟子與牼未嘗不同只所爭者號耳所謂號者只在針鋒之間辨之然而究其所歸如是則王如是則亡如冬夏之不可同日而語也

只君臣父子兄弟相接處是仁義之原便是王道之極只被戰國諸上論然一個利字雖外面相接而裏面已不相接矣請看今人家父子兄弟間利則相親不利則相怨以至弒奪者不少然成時興變究有不得不相接者也只是仁義二字畢竟去不盡耶豈天性之相接如是乎故懷利相接與懷仁義相接相接兩字雖同其情狀迥別也

於利邊有絲毫去不盡即於仁義懷之不真猶之於仁義有絲毫去不盡亦於利懷之不精也孟子特加去去利二字煞有精義

孟子居鄒章

交際乎受應之道觀其誠意以為衡皆有精義存焉所謂可與權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章

政[illegible]字前照[illegible]子說不必又進一格先生曰亦非為[illegible][illegible]子故仁字不必淺講也淳于髡雖為去就名實故孟子說三子亦只敍其用處仁字原只在這上邊說理本如此然正須識得仁字全體方能不淺講而道理自是只說出處而聖人之精微自存此又不可不知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章

只霸便是無王的文之王定拜享未嘗不陽尊天子其實目中無有將天命天討之本一齊廢却此摟伐之罪也若戰國諸侯并不用陽尊以稱摟伐矣故第二至當講諸侯者無王不講諸侯之無天子無天子乃今之諸侯之所同也

當看本不當不論用人才然其所為正三王之所必誅豈有變乎即後世亦未嘗無處讓然只在權法上論雖自天子出亦總是私心非王者之處讓也王者之政道從上天生民出來與富貴為馭權衡正相反

此是王霸分界處朱子所以不肯輕可放過也
者曰王霸桓公爲強則林殺桓公之功君臣有功桓公
爲賢則論却桓公之罪妙在落、亦字則功有罪兩
俱在內矣
看了取其能之亦只取其在命尚之義理耳不是贊其
功之盛亦不貶其信於禮義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章

儉字非儉嗇儉陋也註云由而合道之意故從來寫足
字之義後世如秦之郡縣唐之藩鎮或要外而或變
內重只一不解。足字之義而自逞遂不可復矣
有功而寧無功有利而寧無利此是聖賢打算後壁本

領會此而求必濟便是飃所不爲先自處於蠅狗一着
江都之稱爲儒臣亦只解道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
功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亦只解道成敗利鈍非能
逆睹今世俗細士習聞陽明後人顛鈞李贄之悖論
輒以無忌憚傚自命終其身狙狂奔競自陷於極惡
而不知者蓋不少也嗚呼爲孔學爲王霸爲儒釋爲
朱陸爲人獸只在此間辨取毫釐可不慎哉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有謂白圭富貨殖正爲多取之計先生曰聖賢論事只有
箇是非是非當下便明而成敗利害自在其中二十
取一必如貉之去人倫無君子而可如是則當下便

不是不必博算到多取也看多取甚於去人倫無君
子亦只是利害也見重於是先生此爲史學者必坐
此病故朱子力與永康諸公辨論其失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

有謂爲政在乎得士遂稱商鞅管仲蘇秦博稱騶衍足
三子者亦嘗稱先王之治言兩聖之書以干當世使
有人焉好之而盡其說則彼抑非無益之可採者先
生曰樂正子好善非好士也好善則正與縱橫捭闔
一輩相反今只作好士看故要化用此輩不知此輩
即可化用亦須仁漸義摩啟行俗入如何一時便化
用得如商鞅蘇秦等先陳帝王之道故是愚人之詐

術耳豈真知帝王之道者哉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自古窮愁悲憤至不堪之處多踏脚走入差路去此正
氏之所以日盛而人道之變也佗也道是大事因緣
真仙法器儼然亦以爲大任而不知此正被大任苦
勢有所壓倒而自入於禽獸非類之道中所謂傾
者覆之耳
行爲拂亂都只在倫理言行上說方與下動心忍性有
會若就天下妄求名利之人而拂亂之不過走入差
路耳又何動忍之有
不曰有所能而曰增益所不能當大任人須是才全德

備猶有闕欠定到墮坑落壍
增益不能正動忍得力處似微有次第然所以三字直
貫語氣無側折蓋動忍其心性而增益者其才也作
三平調聲固無害
所以二字是豪傑自命責任天下許多苦餓困拂人到
底據頭不是原非豪傑也
貧士不教誰非困苦者然其所志只贓進弋獲美官多
錢飽啖狗苟至老死而不悟人以爲伏櫪非志吾以
爲及駒逐與并五品四維從頭不識到底又何曾動
忍增益乎

孟子十三

盡心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章

知性只作窮理兩字看正指零星精細切實工夫若說認本體便看要說高一層便與知字膠粘不上不知零星精細切實處其非性也正其非天也如此看者更見其高要另說高一層卻非正是所見低也

有謂心之前於中含者不可以性言一有性之可言卽已非性然試從一物未接之始有恍然可識其為性者是卽萬物之所以具也先生曰心之中含者正是性此誤解程子才說性便已不是性意程子謂人生以上其理在天既生後已墮形氣不全是性之本體耳孟子知性是格物窮理非宗門明心見性也說得過高便易錯

知性是物格盡心是知至故盡字大知字零星若要從無物處恍然悟得本體此卻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說程子所謂吾儒本天釋氏本心正指此也性卽理也天卽理也不曰心卽理也故恍然無物謂心體則可謂知性則非近日講師有闢宋儒之性卽理為非者亦皆惑於良知之說關係邪正不小不可不辨也

知性則知天而能盡其心故朱子云知天只在知性裏說

橫渠先生心統性情一句道盡朱子所謂虛靈不昧卽指心體具衆理卽統性應萬事卽統情也心是活物惟其虛故能具性情亦惟其具性情之德故其虛皆有實體釋氏止截天理日用倫常人事曰事障曰理障把截只取虛靈不昧者為本體達磨所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八字卽此是佛性[illegible]謂其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實連心都不是他只見得活處不曾見得極處便與天體不相合下面都無用故必知性知天則見得極處方是能盡其心若楊簡之言下忽省此心詹阜民之下樓忽覺澄瑩王守仁之龍場恍若有悟皆止見釋氏之妙圓空寂而非聖賢之所謂心亦止到得他覺字悟字而非聖賢之所謂知與盡也故此節知天只在知性裏說若倒說在盡心後便天在心外失其所謂心矣

張子心統性情四字真千古獨發不是此心則此理無藏向處但不明所與藏之理則心雖有而不盡禪學所謂明心見性必先亂斷事理而後能真見本體是必去天而可以明心也故羅整菴謂其有見於心無見於性不知離卻性天心已不虛安得謂之有見於心故聖學只說知性知天從無曰知心者盡心無[illegible]

用只知知性天正爲盡此心耳盡得此心下面方[illegible]
存養不然又存養箇甚故此節工夫重知性而所以
欲知性者只爲心下節心性並言而工夫用處亦只
在心聖學未嘗槩看心也但必合性天而後謂之心
耳
或問禪學亦言見性不只說心是如何曰聖人之所謂
性指健順五常日用事物之理而言禪學之所謂性
則指其虛無中妙明圓淨者而言總要打破事理始
得與其所謂心仍是一樣非吾之所謂性也後來陽
儒陰釋所稱如主靜良知知本慎獨等皆名是而實
非同是此術陸子靜謂儒釋差處止是義利之間[illegible]

子曰此猶是第二著吾儒說萬理皆實佛說萬理
皆空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別今學佛者云識
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按此知吾儒惟知
萬理皆實故能誠敬以存養之禪學惟知萬理皆
空故得其無忌憚下稍一切無用直敢說諸天供事[illegible]
皆以倫大小於心也不知性故心亦放失如此[illegible]
此節性字作格物窮理看人道是說向外與心天二
膠粘不上與下節存養關會不過不知此病却正[illegible]
分內外爲二看得外面一切道理與裏面本體無[illegible]
不但性非其性即所謂心亦非聖賢所盡之心也
他說明心見性四字便要掃除一切以爲講心性

極精微不知他只是不識得性字正是極粗淺處[illegible]
賢纔說性便是合外內之道曉得外邊的便明得內[illegible]
邊底初非二事但如時下講格物窮理只說得博物
閱覽玩物喪志一流却又不是聖賢之所謂格物窮
理正墮落詞章訓詁之學其端所指爲支離者此則原
與心天隔膜不上與存養關會不過又出其端之下
無惑乎其降伏於禪和也故此節只要道得性字不
差知字自有着落
三知字微有別知性兩指知之無不盡而言然第一箇
知字中只有格物功夫在到第二箇知性則純指功
夫全備時所謂物格也第三箇知字乃是盡頭處所

謂知至也
集註於此節及言游過矣節皆從極難體會處曲盡其
理微妙人神也只在語句文法中所得却在語句文
法外前輩言聖賢心口相貫接
知行雖微分先後然不是待盡心知天了方去存養此
故先後二字不宜說煞
存養便是事心性便是天是徹始徹終事若必判純然
後方算存養存養了方見事天則天在心性外事在
存養上求合轉離矣
存養得一分事得一分存養得十分事得十分不必到
存養自然後方爲事天養性固在存心下然亦是存

得此心便發得此性非謂存時粗淺到養才精深也
不是存心養性要去事天也不是心存性養了方好事
天也不是極存養之至足以事天也不是下面存養
忽然上極事天所以二字乃直捨合一語非進一步
追原語也
中庸首章自天命說下先戒慎恐懼而慎獨直捨工夫
在未發已發未言自下學立心說上先內省不疚而
不動不言直歸到無聲無臭明此則先存心而後養
性皆所以事天之理了然心目間矣
王伯安謂知天如知州則一州皆己事知縣則一縣皆
己事是與天爲一者聖人之事也事天則如子事父

臣事君猶與天爲二者賢人之事也由其言思之但
知他不曾知天猶看得與天爲二在蓋心性即是吾
命故知得心性便是知天從事於心性便是事天此
分言之而理合一者也如彼之言必如知州知縣爲
攝得天方是與天爲一若事父事君敬畏着天便是
與天爲二那箇天看做外邊底物事要與他比並箇
高下只此便是不知天命而不畏不知聖賢之所謂
天只在心性說而此一點敬畏之心正天之精微聖
人之極功也若謂君父非己事則州縣又何與己事
州縣而知即是己事則君父而事豈反非己事哉又
謂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尚屬賢人之事

尤非也存養功夫徹上徹下其純熟神化處便是聖
人降而三月不違以至日月至焉皆存養也即[illegible]
一息一端之反求亦是存養亦即是事天但爭久
生熟耳其心性無分其天無分也
立命即下章所謂順受其正也非謂自我作主不由造
物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能知
生即知死能事人即事鬼於日用云爲盡合天理此
之謂立命惟其不以生死爲事故曰殀壽不貳也若
氏但以生死爲事故求脫離生死一生精神工力都
用在臘月三十日只怕[illegible]向[illegible]邊滅便
道是佛性不毀以聖賢視之乃其所謂弄精魂也[illegible]

才見識低汚看得生死事大已落在他脚底矣[illegible]
諱殀所貳何處得有立命來
立命不是化吉爲凶轉禍爲福亦不是知其無可奈
而安之若命要之此命字不是術家二氏命字道
孟子曰莫非命也章
凡不能安命皆坐不知
孟子曰求則得之章
聖人不言命孟子此章與論語富而可求章俱是爲中
下一等人立言耳有點醒語有指示語只論有益無
益點醒語也有益何故以其在我無益何故以其在
外指示語也然在我者雖無益亦當求在外者雖有

益亦不當求此是前一層之理也
無益云者非是必不得也只是不相關耳如今日以醜
累體求過其不過者甚多贏得一醜耳然則即有過
者亦並醜之力乎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猶事也古人訓物字皆兼事物而言不止動植形器
之物也故曰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言其理
無不具耳若單指對已有形之物則皆備義不全亦
說不去如釋氏問石頭在心內否曰在曰行脚人著
甚來由放塊石頭在心內也
物字訓事物而此章又指事物之理言非人物之物也

今人如未有我先有物既有我即有物物物各一我我
亦一物諸語俱囈夢耳
此物字指事物之理言非人獸昆蟲草木之謂也看物
字錯便生出用我奪我二氏之言矣
此言吾性中無理不具耳非謂與萬物相關通也理本
具我則萬物皆在裏以我包攝無窮則萬物原在外
究總之不叫萬物只是一箇理字總他說衆說數說
應感都打成兩開於吾義宅無著落也
註中兩備理字各有義理之本然理字是合物我說猶
統體一太極也當然之理理字是在物為理猶物物
各一太極也

此與中庸誠者自成也同例只要分立此句吃緊正在
下面
物字包羅事物道理無所不在人止將做人物物字看
自然粗淺鄙小并將仁字作萬物一體之仁連仁字
亦粗淺鄙小矣要之衆并不識得儒者萬物一體之
理只和佛慈悲普度諸佛衆生同根盡之耳
末節從其有未誠轉下是原不曾恕在做氣力全在強
字
恕之盡頭便是仁行不欲無加與不欲勿施分別無加
便是仁勿施便是恕無二理也故恕字用力全在強
字強即勿施也而強字却在行上見近字亦在求上

見時說但似強恕則近仁耳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章
不著不察所以不知若察是行習時格致之功人之不
著不察或自以為已知或畏難而不下窮理之功或
心粗而不能入或誤於異說而不求知或用功而走
入拘蔽之路可知有多少病痛在行只說近而易忽
故不著察止見得一樣病耳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章
恥未足恥也無恥乃可恥耳
苟有可恥而止於無恥由無恥之甚而至不以無恥為
恥今即以作文喻之凡作惡劣文字者其初未有不

識羞者也巾箱本頭惟恐人見既而稍出示人而皮
漸老便公然刊梓行世始不識羞矣今有人從旁大
聲疾呼以罵之曰若輩之爲是惡爛文字真不識羞
之甚其人初聞此言亦覺赧然愧而聞之稍熟便復
怡然答曰我固不識羞者耶何事聊於是遂不以無
恥爲恥而終但始亂矣然則要其可恥必先去其無
恥之意要去無恥之意又必先去其不恥無恥之意
耳作文之心即爲人之心也可不猛省乎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章

今世非無才俗才滿眼只是無志所以無志總緣無恥
罵之爲禽獸非人莫不勃然怒發及其爲禽獸之事

則又欣然安之卒之爲聖賢莫不色然喜而反[illegible]
俗汚下亦不以爲非是皆無恥之甚者無恥安能有
志志不立何以成人
偕大一箇世界係人爲以上不立志也志之不立由於
不知恥人必恥爲下流而後能向上故曰知恥近乎
勇士大夫以[illegible]禄索爲傳游俠[illegible]以鑽刺欺詐
爲術下至[illegible]布衣無不甘心爲之行習醜惡之丈
但求贏得功名貨財入手便以爲天下之至巧曰豪
傑曰作用方略之士方慶幸獨之惟恐其不及幾與
此正孟子所謂無所用恥者乎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章

當時遊說者但知有功利其術揣摩似乎竊充其實亦
符極卑賤孟子以囂囂節句踐正是敎利王霸之術
當時卑乞求性不講道義今又以道義爲卑乞之具
逾下矣
達不離道本領正在窮不失義中窮不失義本領全在
尊德樂義處
末節四句須一氣連讀併看互看朱子詩云浮雲一任
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胡先生恐其無意於用不
知此是精舍中體用一原它無所欠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獨言文王或因作人先生行之然不重文王也即易文

王爲堯舜禹湯亦無不可大意只貴重人當自奮興
耳待字後與雖無猶字字精神都注學人身上與王
敎戒最[illegible]
興字謂興起學道感發有爲在聖賢路上說若但講
業功名便是三代以後之所謂豪傑正孟子之所[illegible]
皆陳同父欲以漢唐[illegible]三代朱子辨之最精即是此
義

孟子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因豪傑正即行路上人後
世有錯此二字於聖賢之外另立一種於鬼神法敢
爲不道者曰豪傑不知湛恐不才乃無忌憚之小人
非豪傑也因誤解二字後世小才欣然自以爲有此

美名何必聖賢門下此漢唐以後治術人品事功必
不能復返於三代之病根也學者不可不辨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章
看得韓魏之家不足以重我而自視欿然必於已分上
已有所見故曰過人遠此論學識不是氣可蓋才可
辨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章
王者是三王人說得太高遠做成無懷葛天世界非對
霸者之言矣漢治尊黃老正是雜霸豈復有皞皞景
象乎黃老申韓自是一氣此等處須辨得分明
王者爲之有實際在皞皞只於不知二字形容氣象耳

若作標枝野鹿觀則是洪荒世界黃老家言矣王
所謂王者蓋指三代也
前稱王者末節換君子君子者聖人之通稱兼有位無
位而言如孔子綏之斯來云云是也攜見王道之極
如此得此道者即君子也其功用亦如是
通章只在王者功用上說末節即就上文極力形容所
是一意說到底初未嘗分上文爲民風此節爲主德
也纔說業則德在其中德之盛正在業上見故註云
德業之盛與天地之化同何嘗專說德哉
人以上文分民風此節分主德看入君子心性中去不
知通章止在王者功用上說以辨霸者之非一路

到廣大處未嘗收向裏來也過化存神只重化神
字人或誤看所存句不見朱子云亦是人見得他
此若重在所存豈人所見乎即如俗解又當與所
句分出淺深矣上下句亦是極言其功用之妙直
乾坤運旋不是補苴罅漏此句當緊對下句霸者
求了語若空空贊頌君子似天地便與書意風馬
矣或云註謂德業之盛今如子言不脫卻德字乎曰
纔說業便脫不得德體用一原程子之言所以至也
章意都止說功用與霸者對不重德也若說德則
文又何嘗不兼德業來
化神只在及物處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章
此章仁言善政皆王道中事但有本末淺深之辨耳
別章霸術名法不同
善政得財與霸者任地聚貨法取富強之術不同此
論語道之以政章大意相似直分王霸非也
看註得民財云百姓足而君無不足則知善政亦指
制之外迹原在仁聲中說非後世桑孔新法之屬也
以苛政取民財民但苦之耳何畏之有通流叛亂
亦必亡所謂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并不能得民財
辭謂之善乎
善政不是刑名新法得財不是横征暴斂善教只在

德明倫得心只在格心化成若作感動悅慕套語便
復上民愛矣
只愛財心總是孟子點醒世主說法若人君若意在此
便入驩虞假仁一路此正誼明道不謀利計功江都
之所以爲儒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知者章
孟子時人皆以仁義爲僞故孟子將此等言語點醒其
自有之良心非謂知能之良專在不學不慮也不學
慮其言其固有之耳然要擴充此仁義知能非學慮
不可若此理不明則廢學慮之說自孟子始矣後來
單衆良知作宗旨不特惑亂後人且枉誣孟子莊子

所謂并與仁義而竊之使果可竊也豈真仁義哉
只爲當時不明仁義之實反以爲外鑠無復於孝弟用
功者故孟子爲指其固有之良使之保守擴充以全
其本然其重在點醒故不及用功非謂惡學慮之害
良而欲廢之也
兩良字只在無不知愛敬存出無不爲字使是達之天
下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通節關鍵在及其二字之前二字之後混作一件
不得打作兩截又不得時下誤解只緣看得木石居
鹿豕遊時虛寂窈渺講到聞善言見善行則又攙入

逆水搬柴頭竅是道耳總皆禪學也若聖賢云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固不可謂是一件事亦不可謂是兩
截事也不是云寂便是感感便是寂亦不是云寂時
舜一面目感時舜又一面目也讀者參之可也
總是形容聖人之心萬理畢具無聞見時不可得窺一
有所觸全體皆露及其以下正是形容上截之妙非
謂聞見後有此充達也
及其下截即在上截中不可分作兩概固也然深山云
云乃孟子設言只形容闇無聞見時渾然景象耳俗
解便要坐實舜與野人同在深山比較煞是可笑或
云始終皆指歷山時不成升庸後便不沛然然則舜

負面逃定往河濱雷澤去麼豈不痛至此豈非癡
前不得話夢乎
不是聖人之妙只在感應作用上也不是聖人感應
用之妙全在深山不異野人時墮此二界不入禪
即入江西矣聖人全體大用在深山不見聞時無
窮技就其見聞沛然處可見聖人渾然一善深山中
已無所不具隨感而出聖人原不分寂感也故及其
是回合語不是分界語
天下有是體便有是用可分便不成體用若謂迹如是
心不如是則迹從何來欲辨邪異之非只看合[illegible]
大講師善知識其所爲立身行事處如何到此却[illegible]

公不得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章

無爲無欲正講擴充擱截工夫便知有爲所當爲欲所當欲在若此是強制不行外強中乾坐病正淺如此而已矣例說不去

有云以爲設不可勝用而發然任之未有不至於爲不爲欲不欲也時時提惺無爲無欲其不可勝用矣先生曰說之能反是心擴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正爲時時提惺於此中究竟不盡克制不盡亦受用不盡故曰如此而已矣原無發然任之之意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章

窮困無聊人東觸西礙步步逼入斷頭死路饒汝奇才異能到此無復擺布只有怨天尤人耳略一轉身墮落披毛戴角去亦且顧不得豈知疢疾中境界儘自縱橫自在何故自投坑陷也只是見識低無志氣耳雖然如是且道德慧術智便如何到手須從今日豎起脊骨猛著精神去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章

悅非廢幸之意乃嚮慕之誠也安社稷與社稷安不同社稷安安字爲景象安社稷安字有許多謀猶事功在正於憂勤惕厲鞠躬盡瘁不見社稷之安處見其以此爲悅

者天民三字便是畎畒樂堯舜之道不肯輕仕者固非枕流漱石閒人亦非淵愧林慚客也講可字而後字有身分幾得註中不見知不悔之意

達可而後行謂度其君民時勢因緣足以行吾之道而後出如伊尹耕莘樂道三聘幡然就湯數言是也先度其身是學人分上事亦是未能樂堯舜之道時事雖曰行道本乎身却不是現成天民達可行之道理言有似是而非者此類是也

末節西字中有無心化成神速不測二意

註云上下化之則物字兼君民講無疑而人每混過惧君不可用物字也不知其爲物不貳則天地亦稱物

豈唐突天地耶

凡講此等書再攀不得大話一攀大話便知是乞兒矣功業之於且大莫如伊尹然其本領只在非道義一介不取與三代以下人物推諸葛然自謂苟全性命又曰先帝知臣謹慎故知真大人定不說假大話其不說假處却真是大話也趙普謂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取天下便是村學究扯空頭不待其貢德修業而後議其無相度矣秀才胸中須常將此意體貼然器識不同

有云聖賢議論有定品者有歷數者有例及者何嘗分高下後人遇此必欲鑿生見解巧立名色過[illegible]

輕殊非本旨先生曰如其言此章爲歷數耶爲偶然
耶恭定品也曰定品則何得無高下耶輕看穗註云
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
正意亦如此隱然示人進取之極此何害於白文耶
必欲盡去之耶使人抹是非而輕於叛註是亦論者
之過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章
大旨說君子全其所得乎天即程子所謂孔顏所樂何
事故世間窮達不能加損即到堯舜事業亦只得管
雲過太虛此是何境界
定字是王者不成富教事非三代下之天下一統太平

無事景象也漢唐以來養不成養教不成教制度不
成制度事功不成事功此朱子所謂千五百年架漏
牽補過了堯舜三王周孔之道未嘗一日行於天地
間也然則三代後之太平都是氣化中自然治亂以
君子視之憂方大耳何樂之有
成己成物者性也無人無我乃禪家之所謂性而非君
子所性也正希論性有云生之謂性即太極生兩儀
以下諸生字後世以其言出告子而不謂然耳又曰
性命之學拱手而讓之方外之士蓋明以禪學之性
爲是故說到本原處定走作
此與其爲氣也相似兩起句文法雖同實義自別上節

是所性之分下節是所性之蘊體驗甚然
讀書人每自命不凡一經些小得失利害便和身倒拋
何消說到大行窮居耶故分定功夫全在根心上乩
硬寨做乃得
心是虛器性是實理仁義禮智正是性之四德有是器
即具是四德之理分開有此名目合之只一物也但
性屬理故不雜心屬氣便有清濁理欲之雜唐虞所
以言人心道心也此理本人人共足纔有人心之雜
理便喪失故君子復性之功正爲培植此理於心耳
此言君子所性之蘊仁義禮智凡人本來原統於心但
爲氣稟拘物欲蔽雖不絕萌蘖卻不能使之根於心

不能根於心安能有生色云云之妙不能有生色之
妙安能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得所性之存哉註中
所謂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四德根心積盛發外
可知根字不是自然同然
君子所性不是說本然之德故特下根於心三字兼生
色工夫在生色以下不是效驗正是根心滿足處所
性到此方盡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根心體段雖說孟子特下其生色四句正就所性充足
處指示實際非說根心應驗也外面風吹草動都是
根裏緣由張子十年學節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知
有多少病痛在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

踐形

動容周旋中禮方是聖人之盛德古人云十年學箇恭
而安不成此正是聖人之不可爲處若有意要說得
自然便入莊周嘐嘐晉人風流不啻去而萬里

孟子曰易其田疇章

兩其字指民兩之字卽指富
至足便無有不仁不是足後方求其仁專就富養上說
不及教一邊看王道之成祗世後仁須兼富教方得
將足字淺看此仁字說有理若謂孟子所該甚廣則
所以仁民之道有未全矣新安陳氏曰豐年富心卽所謂仁也使食粟如水火之多則民皆能推有餘以濟不足必不至於慳吝不仁矣有餘則易公其有所以禦不仁不足則各私其有易得不仁夫聖人治天下政事亦多矣然其大務在養民而已民以食爲天使民足其食之天不在乎他在使民務本以豐財之源儉約以節用之流而已孟子言治鑿鑿皆實如此
焉有不仁是富民之效如此非富後又去做出仁來如
旣富加教之說也
民富則性良而俗厚此仁字只在菽粟中推論見民富
之妙耳非卽富足致亦非富不必教也但如水火之
求無勿與卽便是仁仁字正不得淺看方得叠句
口語意
民貧則私吝殘刻爭奪之意自然而生此便是不仁民
富則有無相通緩急親睦之情亦自然易發此便是
仁仁字卽富中自然之驗是極言富民之妙推論及

之要之此章原不重仁字說也
此不是說先養後教亦不是說卽養是教只是說治天
下重在使民富足富足則恒心自生仁只是富足之
效與叩仁仁字相似原是帶說故不曰民仁矣而曰
焉有不仁也
此章仁字卽在富足相通處見非聖人教化漸摩之仁
也謂此便是教仁不必更有王道卽失其旨
聖賢論治有舉其全有舉其重如對梁惠齊宣滕文所
言舉全也此章所言舉重也原未及教民意謂富足
不必教民者固非謂富足卽所以教民者亦非也總
因慢看仁字便意上二節說養下節說教相似不知
此三節只是一意若說教民須另有綱目在不止易
薄四句矣
或云孟子不言功利此却言富言財當有分曉予謂只
在可使富與財不勝用二句看眼便似言功利若向
易薄四句看眼正見孟子行仁無實本領與功利家
天壤地隔倒須更用分曉予惟其政爲仁政故其富
是亦是仁治中之富是民心之仁厚有不期而然者
矣
聖人只欲民遂其生此便是仁字根源故其經制不求
富而民已富不爲財而財已足所以民無不仁若聖
人治法只求富足財用則上下之征利不仁之甚矣蕭

道成爲治十年可使黃金與土同價亦可與聖人使
菽粟如水火同語乎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首節總只言聖人之道大以起下學聖之法與中庸大
哉聖人之道三節相似逆聖人二字亦是從道字帶
來原不爲孔子贊頌也近來紛紛指定孔子又分上
兩句在孔子身上講下兩句爲學者身上語都自討
支離
此節只是贊聖道之大難爲言亦猶小魯小天下耳

孟子曰雞鳴而起章

間字有鵩界有幾候但知鵩界而不知幾候則省察處

不切實矣有指點有工夫但知指點而不知工夫則
下手處不切實矣
且如做時文亦有利與善之分要講明義理作好文字
須是爲善便是舜之徒若只要夫剽竊決科便是利便
是跖之徒顧其間亦當從雞鳴時辨取可耳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章

楊墨之分不同出處楊經世也只是爲我衆偕身也只
是兼愛子莫執中也不是出處之間
墨子兼愛究竟不能兼如佛說普度衆生究竟不曾度
他只借此立說分遡令人信從耳要之異端門戶雖
別其本指只是一箇自私自利楊墨佛老原是同根
生也
執一謂彼自有其一非聖人之一執中亦彼之所謂中
非聖人之中
金正希云學問到極處有何楊墨有何中道任他做出
有何是非道學家開口要得權柄在手所謂權也孟
子斷楊墨誤了天下萬世許多了見早已見其端矣
先生曰他只看差了權字作懽柄之權謂縱橫妙用
儘繇自家耳不知此却是無忌憚非權之謂正如無
星之秤任意輕重却與物之本然分兩不合權者秤
錘之謂正在秤星上推移得箇沒走趲與實本然分
兩耳從漢儒不識權字程朱辨析至精已明白無疑

矣而後來又從新惑亂道之難明如此
異端之害朱子謂其彌近理而大亂眞然佛老猶自立
其說與儒者爭勝今則儒者反竊其緒餘曰聖人之
道本如是其爲亂也更甚矣荊川文集有云六家九
流與佛之與六經孔孟並也門外之戈也其竄入於
六經孔孟中而莫之辨也室中之戈也其言痛快明
切有衞道之功乃晚年爲王畿李贄所煽惑一折而
入於羅剎鬼國甚矣文人雖能言多無當於道也後
有作者須之哉

孟子曰饑者甘食章

借飲食以明心故有些難亦有轉折其實飲食之害即

心害也但所指甘飲食之不正乃氣上事不是理上
事故得如此道耳勘破此義分合說來都是若陳王
一班講心曰氣即是理都是孟子支離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章

此正與孔子不由不恭參看知其為如是之介必不由
不恭正辨其為聖之和非專指其介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章

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其道理不二也
人皆可為堯舜是言其理堯舜性之是言其氣要之氣
不可強而理無不介故皆可為堯舜必須從身之下
手假氣拘出假之者耳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章

大人之事只是仁義故大人之事備者備於志也若將
從來營業功名了鋪張只翻得窮秀才門面大話
耳究竟與大人沒交涉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章

衆人眼中無一件不倒置仲子之流不過就衆人意中
顛倒得是很人之黠者耳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章

此只設辯以窮理人處病之道耳皐陶不能執之而舜
禁則害民舜聽皐陶執之則廢法又害仁推皐陶自執
不以天子父廢此為義之盡舜自竊負而逃不以天
下易父此為仁之至道理到此已盡人又要推論舜
逃後皐陶如何行法天下又如何迎舜直是痴人說
夢矣若依他推論恐皐陶必須出境捕拏舜須毀形
變名姓即迎舜返國後亦須斷燒埋銷案耳

孟子曰食而弗愛章

當時上下只用得血拘之法其不可指僅孟子一人耳
此法不止戰國後世取士用賢總不出此義要之世
間君子不多自不得不謝陳簡討求聘君陳布衣
不肯應科舉有志者且然況聖賢乎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章

形色只是形色其各有自然之理即天性也此天性即
在形色上存是從道理說不從心說

此與告子生之謂性陽明能視能聽是性正有是非邪
正之辨

有謂念之自內而起者必外緣形色而後可以接於物
發之自外而觸者必先感形色而後可以通於故形
色之於天性一耶二耶先生曰此是內外交接之故
不是形色天性之義即形色之理是天性非形色能
通性也形色與內相通處爭說心矣
心亦只是形色其作[illegible]之理則天性也
若云形色即是天性則是口之於味鼻之於臭目之於
色四支之於安佚皆可謂天性也其弊必至於猖狂

恣肆無忌憚而後已故註云人之有形有色莫不各
有自然之理乃所謂天性也此柴陽有功後學之極
也蓋目能視耳能聽而聰明乃天性也父子君臣其
仁義乃天性也故曰有物必有則曰惟聖人然後可
以踐形合下如此反身而誠無所欠缺生安之聖人
之踐形也克己復禮主敬強恕學利困勉之聖人之
踐形也

踐字在聖人是現成字面在學聖人即是用力字面
人講此節須補出聖人不過踐形耳以爲得引進衆人
意不知先失語氣看惟字然後字一一何鄭重正要見
踐形之難也但看後世講學說心出玄入妙扛得兩

脚不若地然於視聽言動上何曾肯用工夫來做其
看得踐形粗淺耳孟子此章正爲此症下針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有如時雨化之者此是第一等人教法甚言當下點化
之妙不指平日積漸之功也平日積漸之功即下面
四種亦同非如時雨化非其人不得在聖教亦希有
雜觀者若說聖人概化之以時則不須復有下四種
於

自時雨化至答問其品遞降有若至私淑艾者原別然
一法不可謂其品在答問之下也要之私淑艾中亦
有上四種在如孟子程子朱子如時雨化之一等也然

外諸賢成德達財甚多若訓詁箋註之儒亦答問之
流也孟子以此一條置末自有處之義亦理當另起
耳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章

丑既知高美而又欲孟子少貶須知原不曾識得道在
夫道豈孟子囊橐中物而可意爲高卑顯秘乎世之
師以欺其弟弟以疑其師如此者正復不少乃知庸
人見識千古如一

公孫丑差處只在一使字大道何物也豈教者所能使
乎云何不使爲可幾及然則所云不可及者彼亦疑
孟子之使也今日初學作文不肯要好而只怨亂前

輩之何不下一格者如此不通議論豈不哉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章

戰國時縱橫名法皆貴富强之術皆爲逢迎人君好貨
利淫欲武暴之心而造爲一種說數以爲道理當如
此或竄托黃老或近祖桓文皆所謂以道殉人者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章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二句有三樣親用之親有
用之民愛用之物施之各當一也親親仁民愛物以
次第推之有序二也仁民愛物總只在親親用力
此處原一分下稍有一分歸於一本三也

親親仁民愛物層次雖有三等而君子之爲道也然亦

一本親親十分到愛物纔有一二分若親親只五六分推到仁民處已不足況愛物乎故君子欲盡仁愛之量只在親親上加厚親親厚則放之仁愛益周此之謂務本道生韓退之原人亦能言篤近而舉遠他便見得箇大頭腦處但於細分不精實故一視同仁句便籠統去於原道亦云博愛之謂仁其見處大略如此平生最闢佛氏却不道此處正落他圈䙡若無橫渠一篇西銘此理終古欠分明矣

親親仁民愛物必如此剖別分明纔成箇渾淪一件所謂仁也異端不如此理以平等普度無別擇爲廣大不道正是其不仁處譬之人身自首至足官骸分位高甲活潤適然各用却只是一體然必如此分位各用乃所以爲一體若倒顛出口鼻舌置尻豈復成人故異端究不能自平其首足官骸之等即可以信其理之必無而滅之不可行矣

只理一分殊四字自是天生如此非聖人強爲差排分別也但不相關持齋放生之人即使孝親敬長已自降其親長與雞豕同等不可以言孝敬矣然持齋放生則無不殺逆父母叛君兄弟刻薄宗族親戚者其立說顛倒謬所必然也

儒者理一而分殊只是推得去異端一本而無分只是推不去兩句中兩而字正是說推得去也

異端所不解在分殊處我不解在理一處故講此章者不怕不明等殺但不能於等殺上見得箇渾淪一件耳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章

孟子開口便說無不知也無不愛也有此二句立在前則篤近舉遠之理不必詳解出來而言下大意已解此二句說在前即是活句移置急先務親賢後作補足語即是死句矣何之死活豈有他哉惟在人移置先後之間耳

[illegible]

明君落直截痛快令人勿曲為之說曰不盡信正所
以盡信意若孟子此言有所大其面必待我之為斡
旋者皆不識孟子何如人而待公等斡旋耶朱子之
於程斷然不信古本大學於高斷然不信小序何嘗
依違躡嚅於其間哉其所以不依違躡嚅者以其務
求此理之當初非有立說翻案之私意存焉也惟陽
明借古本之名而又恐天下之疑其異而不之信也乃
為晚年定論以斡旋之改竄裂以就其說思以塗
天下之耳目抑此為欺天罔人矣尚何論其學乎佛
氏者說多援聖經阿狥如韓歐程朱及扯入護法伽
藍宗杲謂張侍郎云足下得此把柄入手即用儒家

言語改頭換面接引後學去無非此故智吾故曰此
講斡旋者必小人小儒也
當時必有爭地殺人者藉口武成故孟子發盡信書不
如無書之論
孟子不盡信書必不說信處今試讀武成篇諸公且道
孟子所取二三策安在
孟子曰好名之人章
當時好名人難嶔能讓千乘安得不驚世若近日何謂
如此口談性命之人皆失色於簞豆者也其妻子
徒且心鄙之況能欺天下乎然雖高低迥絕總只是
此一點心腸裝扮古之名高則好者亦高今日名低

則好者亦低耳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章
此章專就聞風興起處指出清和之聖將來鼓舞天下
人作古未有以聖人目夷惠者有之自孟子始當楊
墨鄉愿陷溺類靡非得一番振興不足以救之惟夷
惠行高迹著以之廉頑立懦寬鄙敦薄效速而及廣
故專舉以立之表是孟子千古特識此章之微旨在
此但有揚而無抑故不但與衰氣大成二章之論不
同并與隘不恭章專論夷惠者亦別看朱子各對兩
條正發明所以不及孔子之故非於此章補足願學
意也隘與不恭章言外有願學意此章並無言外有

世之師正極力推崇以鼓舞人興起然則孔子非與
起百世者乎看孟子凡說聞風但及夷惠而不及伊
尹孔子伊尹有事功不用風孔子道大不可以風言
也聞孔子而興起者止有　孟子後只有程朱耳豈
可望之人人乎惟夷惠以高行偏勝一聞人皆有風
風便易動人春之和秋之清皆風也故變化萬物最
速四時元氣流行豈得以風當之哉故此章言外無
孔子
論夷惠有指其弊言者隘與不恭是也有比論聖人之
極者願學孔子是也有引其同道者趨一是也有
顯闡幽以見各聖不肯不全者柳下之不易介百

之不念惡是也各章自有義絶不相通此章不但不指其弊不論其極不引其同并不關理德之全正要說他偏勝處見其制行之高足以感動百姓耳

孟子學孔子而屢歎夷惠何也朱子曰若桂大黃雖非中和然其病之功爲捷參苓芝朮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使病未必優於此所以屢稱夷惠而不及孔子也今日人品文字皆不能卓然有所樹立而概講渾融則誦正犯羸弱之疾非大有以滌蕩之雖參朮不能補益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章

此章大意見解者仁道二字歸重人身爲正從來有重

仁字者有重道字者有重人字者重仁見此理本然親切重人見其重踐形意朱子兩下互說正是合字之行故二說皆可若重道則是倒說非本義也言字兩重然論之如是體之亦如是非有二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有人倫日用之事即爲君臣父子之道人不合仁無從爲道不合仁與人亦無從言道也至講章謂上句未有合意至下句方合之以見所以爲道其說極支離又有謂首句便自合矣何必至上架屋其說似更甚不知也者人也此句說道理自然人必合之而後爲道必合而言之而後明其爲道首句中連合字也說不得

此與中庸仁者人也義絶不同看中庸下句便云親親爲大又對分出義理來激人字指生意愛理而言此下文云合而言之道也何見人字指所以爲人之全理而言看白文自分明今一概作中庸義解不但仁字誤并道字亦說不成合矣

仁者所以爲人之理人身乃仁之體質以此理合此體質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

仁者所以爲人之理合而言之便是率性之謂道都就人身本然而言非謂道於人物也人看得仁字粗後以慈愛爲仁看得道字粗後以酬酢交接爲道竟將此理都說在外面如其言將靜坐一室不與物接則

竟無仁無道耶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章

或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孟子此言終是激論此其說尤爲於小人之甚者也今試以後事論之自從以來道學蔽於考亭而考亭今乃不理於口矣自宋以下禍莫烈於新建而新建今乃理於口矣且如論朋黨東漢之世以李膺范滂爲是其得更理於曹節王甫之口乎如論僞學當以儒爲是其得復理於韓者之口乎人惟以理於口爲純粹中正於是於門戶始有調停兩是之說於學術始有異同合一之說此非小人之尤者乎故吾嘗謂以爲世之爲聖人者斷

靈不測之物存有與之存焉者耳荆川答王遵巖書自謂四十年前所聞於經書師友與其意見窺測者皆為隔壁聽話於是放捺抹撒見得些影子原是徹天徹地靈明混成東西至謂孔顏一生工夫只完養收攝得此物其說之可笑如此故知明明德不講得止至善一綱領誰坐被蒲團跏趺翻臀甃未有不墮入鬼窟者也

須知口鼻耳目四肢渾是一團天理纔說欲便是不好此與虞書人心不同故周子之說謂當寡之又寡以至於無而朱子又曰只漸減少便存得此心則周子之說捌精而朱子之說又較畧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章

有謂狂者又不可得此何回護甚難上云琴張曾晳牧皮皆狂者也此云又不可得將諸賢於何地耶先生曰琴張曾晳牧皮固狂者一流然終不知所裁不足以與大道之傳故曰不可得此何又何須回護如顏子早夭不及見其大成即不算與之不然不得道行何又置顏子於何地

人鄉看鄉愿做庸鄉一流非也其見頗高其術甚狡庸鄉之言行恐菲惑亂天下耶老釋正得此秘故蹈於動人因思稽阮之徒似乎狂狷行徑也只是鄉愿法嗣與狂狷正自背馳皆從生斯世也為斯世也

二句得宗者也

反復之也正復其所也聖賢大學教學第一義俗到得此理復明處是人人所自有不是聖賢別將一件換去也不是別有所修改加減於上面也惟其如此張他管商申韓儀秦佛老告子象山同甫伯安百般惑亂日新月盛到底消滅他不得令日提起便在只根無積了反之使正以奏興起之功耳

經在天地間亦當當不無不正只緣異端惑亂之後故必反之而後正耳

正字中分量亦復不同從孟子反經必須到盡處方是孟子之所謂經正如漢以後闢二氏功莫大於韓退之

然於經尚粗有正不盡處必至程朱而後謂之正即程門弟子於經亦微有不盡處得朱子為之辨而後無所不正故反字在經字上正見人人可以用力反得一分即有一分之興至正字在經字下非孔孟程朱之功不足以當之也

經正民興原不辨明學術上說然已下是非則自無所則有人字則正興都就知一邊看若泛作政教感化講失之遠矣反經之任豈獨與孔孟共之能言距楊墨者即君子也若當今日猶得說此理以闢邪說亦賴程朱一番經正耳

經與民原流合一故正與興氣息相關此節性情之旨

也正者正其善與亦與其善君子不是別有个道理只就此中分辨出似善而非者耳異端之亂道亦未嘗敢道个不善故只好說个無善無惡為本體也今人動云佛氏亦勸人為善陽明亦教人為學人然則墨子一書亦言修身尚賢以治國平天下同是堯舜同非桀紂辯退之只惑其說矣何以孟子獨斷个無父禽獸之極罪乎故後世講學只是是非不肯分明纔不分明便釋不得其正身入於邪慝而不自知其非也

今人最怕是是非二字一切要包羅和會圓融含糊辨白分明便曰矯激曰刻露凡做文爲人無不如此甚至三教必求合一朱陸必求同歸推其意孫楊墨告子與孟子不分優劣爲得此正是鄉愿之術中於人心淪肌浹髓牢不可破看孟子一生用力亦只於是非二字分別得盡其所謂邪正直不謟似是而非者絲毫假借夾帶過不得耳

註中魄起於管殷宜既管仲經也商鞅之說精則民與於功利楊墨老佛之說精則民與於二氏科甲之說精則民與於文章之說精則民與於無恥

彼皆發憤努力以由之求始非與也但不與於浮耳眾皆悅之四字便是與字命根異之庶民原無曰不與悅鄉原處亦誤以爲皆耳而不知其非也若有與會式樣示之其恍更可知矣孔孟不再無怪其惑於佛老飛朱不生無怪其溺於陳上天下紛紛總緣未得箇反經君子耳於民乎何尤

君子與邪慝所爭者正此庶民耳爲以文字喻之今日俗爛惡腔不領書理相習成風此邪慝也只爲天下秀才隨人腳跟不能知恥自振此庶民不興也有識者從而變之志得一二讀書者有以使之翕然興起亦甚易此孟子好辨正人心本懷即孔子思狂狷章意也

毀狂狷者只有鄉原破鄉原者亦必須狂狷望君子曰反經庶民曰興皆奮發振起之象即思狂狷本意也稱夷惠為百世師能興起人而不及孔子朱子謂治闇蔑危惡之候姜桂大黃優於參朮正是此旨

此章原論狂狷因及鄉原因及邪慝邪慝二字包舉楊墨與諸異端說客者流在內故註云鄉原之屬

前只是論狂狷而及鄉原鄉原者狂狷之反對也狂狷似偏而實近中道鄉原似中道而實爲賊故反經經正專指鄉原言至邪慝句則所包者廣註所謂並起不可勝正皆日新月盛其出無窮而害學既明則眾邪皆自熄也

或云孟大夫實見戰國以後士大夫陷溺已深不可與入賢聖之道漢興治法不純用儒者轉見教所讀萬

石君傳自見唐用詩賦宋尊經學士氣愈[illegible]
衰明初誠見及此遂舉人材彷彿孝舒功用多有布
衣攷爲尚書者矯枉如此尚致後來文弱之弊孟夫
子一眼爍破千百年來衰氣運令日今後轉而襲制
舉試大見其可也先生日士大夫附淺言可與入
道正爲無眞讀書做者可漢與之鄙陸何假國試士
也叔孫通公孫弘關斯之徒也萬石君與其子建慶
難稱恭謹一味阿世取榮正鄉原的傳史遷與彼巧
之直不疑處謂之周仁同傳淡識之也然則漢治之
畢正爲用鄉原不用儒者耳經學明於宋而宋實不
不能尊用之故衰豈可與晋之清言同案哉後聚儒

功人品之壞皆由學術之不明制令雖尚程朱而大
大夫講學者叛之若譬敵即嘉隆以來講章制藝可
見此經不正而邪慝興釀致生民之禍制舉雖非不
易之良法然實非其罪也今不明正學術之是非而
欲罷制舉行徵聘吾見一班有錢不識字鄉原舜冠
上場耳何補於治道哉

此章反經以孔子之是非爲宗以入堯舜之道下章即
繼以列聖相傳之統由堯舜至孔子則反經君子其
任固有所屬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章

聖人無五百年一興天地氣運使然顧天地之氣運亦
有厚薄堯舜湯文皆在上位是值氣運厚時及周之
衰孔子不王是值氣運薄時天地反不受聖人不起
耳

見知聞知之分大段有不可曉朱子謂以同時言之則
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爲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
後聖當以前聖爲師大義已盡近時講學必系師傳
正坐異端緇衣傳衍之習不過以此爲標榜招牌耳
責與聖學無干學者不爲其所惑可也要知上幾節
文勢直注末一句是孟子歎道統之無屬而隱然有
自任之意

凡邪教家傳非大道之公故必以衣鉢源流爲証聖人
之道若大路然不必有所付受爲支派也吾將若
則千歲千里若合符節所行所言天下後世皆可共
質如其不然雖親依聲音門牆於此者無毫髮之淡
也